中華道藏

張繼禹 主編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四六册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册主編　張繼禹

華夏出版社

目録

001 太上混元真録……一
002 混元聖紀……一一
003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一二四
004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一二九
005 太上老君金書内序……一五三
006 玄元十子圖……一五五
007 漢武帝内傳……一六〇
008 漢武帝外傳……一七二
009 太極葛仙公傳……一七九
010 紫陽真人内傳……一九〇
011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一九七
012 上清侍帝晨桐栢真人真圖讚……二〇三
013 華陽陶隱居内傳……二一〇
014 華陽陶隱居集……二二五
015 桓真人升仙記……二四〇
016 周氏冥通記……二四五
017 洞玄靈寶三師記……二七二
018 唐葉真人傳……二七五
019 葉浄能詩……二八八
020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二九六
021 章獻明肅皇后受上清畢法籙記……三〇八
022 皇明恩命世録……三一〇
023 漢天師世家……三四〇
024 翊聖保德傳……三七一
025 地祇上將温太保傳……三八二
026 孝道吴許二真君傳……三八九
027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三九四
028 許真君仙傳……四二〇
029 許太史真君圖傳……四二六
030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四四七
031 吕祖志……四八三
032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五二九
033 雲阜山申仙翁傳……五三五
034 廬山太平興國宫採訪真君事實……五四〇
035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五八四
036 南嶽九真人傳……六一九
037 南嶽小録……六二二

001 太上混元真録

經名：太上混元真録。一卷。
編撰者不詳。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老君在殷周之時，或出或處，凡經二百餘載焉。每以心爲無心，以身爲無身，以太虚爲上，存真爲寶。歷思天門之奥，浮遊八荒之表。呼吸生氣，與神相保，無小無大，無醜無好，榮禄代光，視如芻草。是故以無心之心、無身之身，包裹天地，養育萬物也。夫心非心者，大也。身非身者，廣也。凡此數者，不可勝也。取之於無事，故能以道豐國，和柔百姓。所以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康王崩，太子瑕立，是爲昭王。是時太上復命老君開化西域天竺、維衛、大秦、安息、罽賓諸國。以八天隱文授於昭王，昭王自謂居自然之運，代五帝之氣，錯綜陰陽之理，不崇天文。老君知周之衰，乃收天文，因而退官歸居故里。於是隱遯閑居，欲往流沙。其時天西北有絶滅之國，去崑崙山九十萬里，國名長引，其國中人身長四十尺，壽八千歲，皆有道德。欲往從之，言歸崑崙。到無極元年，歲在癸丑五月壬午，乃爰駕青牛馭黍音反車，去周西度焉。其時王道微缺，政教不行。故牽成叔《老君頌》曰：

深哉李氏，誕此聖姿。研精玄奥，蘊寶藏暉。述幽讚神微。抱質懷素，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潜初九，抗志浩然。於邈遐風，逝將高蹈，超然小兹五嶽，隘此九州。漸紫氣先浮。玄門洞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先浮。玄門洞啓，神化潜流。

論曰：竊按經史，周秦以前帝王諸侯並無年號，皆云元年二年而已。近至漢文始立中元後元，武帝之時方號元光、元朔。今據《太玄經》及《節解》、《内解》、《文始内傳》、《道德經序》並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為周師，到無極元年癸丑去周西度者，此乃鬼谷子、郭子、張天師、葛仙公等，引諸天年號以配人間時代者也。自非得道真仙，孰能洞究之焉。亦如開皇、赤明、朱靈、上和等號，固非流俗所知矣。或云去周西度者，此正言去周官而歸，然後潜度函關，非謂仕周之日便即公然西適也。是時周居豐鎬，關在其東，故《文始内傳》云：法有聖人，經過京邑。故掃路燒香，以候天真入境是也。若言周在關東，便是天真出境，何謂入境歟？由是而論，尤明老君發自瀨鄉而來，信矣。或云見周衰者，謂屬昭王政化微缺之時也。而諸經論或云幽、厲、平、敬之時西度者，斯並穿鑿，誤之深矣。

是時老君浮紫氣，乘青牛車，薄版爲隆穹，從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北郭先生西邁，道經函谷關。其關在陝州桃林縣南一十二里，有故關墟是也。

關令姓尹名喜，字公文。其父避紂淫亂，乃潛遊秦州天水，因遂家焉。其先積德累仁，流慶所萃，而乃誕焉。母氏曾晝寢夢天降電流繞其身，見有長人語令嚥之，既覺，口有盈味。及生時，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内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堂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及誕，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然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易，善於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情狀。大度瑰然，不修俗禮，榮慼不形於色。懷道逍遥，有遠遊之志。其後果歷涉山水，考詳川谷。睠言此地，知必成真。乃結草爲樓，精思至道。康王聞之，拜爲大夫。以其因樓觀望，故號此宅爲樓觀。今之雍州終南山陰，盩厔縣神就鄉聞仙里中，有草樓罳壇、仁祠靈宇，歷代崇護，于今尚在。時關令務行陰德，不求聞達。而逸響遐宣，京師美之，乃入侍東宮賓友。至昭王時，瞻見東方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乃求出爲函谷關令。以物色而遮之曰：夫陽數盡，九星宿值，今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念真，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其時先敕關卒孫景云：若有異服古人之狀乘青牛薄版車，今之朔内融風三至，東南真氣狀如龍蛇而西渡漢，此真人之徵也。西行過昴，今之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念真，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其時先敕關卒孫景云：若有異服古人之狀乘青牛薄版車，勿聽過關。其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果遇老君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關吏曰：明府有教，願大人少留神。喜少好讀墳易，及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風雲之應未嘗不驗。前望見紫氣西邁，夫陽數極九，復九十日當有聖人之狀，聖姿超絶，乃天上極尊。何邊夷微服乘青牛車，從東來求度西關。喜曰：老君又曰：子見何祥，乃能知之。此三試也。喜答曰：往冬十月天里之星來，今歲在寅，太白入昴，昴畢天綱，主邊兵，今年當有大兵，故知之耳。老君又曰：子之有可往觀乎。願不惑言，少垂哀愍。喜又曰：適有一老公丈人之狀，乘青牛薄版車從東來度。自爾已來，夙夜存思，夢想真人有日久矣。今睹大人容貌瑰然，聖姿超代，喜自少及長未嘗所見。以喜所知，君豈非上古真人者乎。老君三試之皆過。乃怡然笑曰：吾知子念道，故來相試。子有神通之明，當得度代也。或云老君乃執敬若斯，謬亦甚矣。老君故謙辭，聊復試之，未肯以昇就道。喜又曰：大人豈取薪，願暫留神駕。老君翁耳，居在關東，田在關西，欲往取薪，首曰：大人豈取薪，願暫留神駕。老君君又曰：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存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或云：吾聞大秦有古先生，東方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乃求出其道無爲，故往觀焉。路由於此，何妄而事之，命作名厨盛饌以進老君焉。留耶。此二試也。喜又曰：今睹大人

名甲，日雇錢一百。先與約語，須吾行達西海大秦、安息國，歸以黃金頓備錢限。甲既見老君方欲遠遊，疑遂不還其直。因美女誘之，乃舉辭詣關令，訟老君求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已二百餘歲，應還七百二十萬錢。汝命早應死，所以常生至今，賴我太玄生符在身耳。言畢，見太玄生符飛從甲口出，還老君前，文字新明。甲已成一聚白骨。喜見甲違心便死，有意愍之，復欲觀老君能起死人不。因曰：喜當代還此直。即具錢來，曰：伏願大人赦甲往罪，賜其更生。老君愍喜慈捨，曰：善復。以向符投其枯骨，甲即還生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致死耳，今還汝錢矣。因乃禮遣之。老君既二三試，關令皆度，知其必得道。乃停關下百有餘日焉。

關令稽首曰：晚生淺識，耳目滓滯。迷惑代俗，沈淪聲色。今見聖人，投身委命，願聞如聾得聽，如盲得視。投大道焉。老君曰：微哉，子之問也。夫大道守真三品，爲則以一爲度，以正爲德也。又問曰：道有三品，要得昇仙，其以何行乎。老君曰：以一爲數。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欲，入奥室錬金，食氣爲第一。子能知之，守莫失。喜於是踴躍稽首，問曰：錬金奈何？曰：神方也。自玄元清虚，莫不由金符而得道，履九幽而入杳冥。上下虚無，因神明而俱升。喜復稽首，曰：願聞之。老君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入錬九轉還丹伏火之訣》焉。其方曰：金液還丹仙華一刀圭，飛昇天宮。身堅食氣，乃得神仙。汝當欲神乃存其神，即時昇仙，上爲真人。汝不服還丹金液，虚自苦耳。爲寒温、風湿、鬼氣所擊，司命不能救也。道之如此，可不勉哉。汝善温衣少食，適體守虚，虚無自然，鬼亦不能殺也。年壽盡竟，即自死耳。何以言之，以其不堅無神故也。譬猶萬物之生，非欲故求死，但自老朽枯槁腐死耳，人亦如此矣。吾以此喻汝，汝自努力存神作丹，早自防衛。得此道者，長生不死，役鬼使神。苟非其人，萬金不傳。不得以示愚人、口是心非不信之人，令訕毀神

道，益子之過。度世在己，無鬼神也。嗟乎，行屍雖富有，萬物貴爲天。王而快意，從欲不滿百年，成一器之土，甚可哀哉。合作神丹，若須臾耳。一成便仙，與天相畢。恣心所欲，樂何央乎。

關令稽首，又問曰：食氣如何？老君曰：食氣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如雲無足，水之無根。元氣混沌，變化太清。審而握之，久久自靈。知之甚易，行之甚難矣。夫修生之人，故德以形爲車，道以氣爲馬，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户。形動德散，氣越道叛。精消魂損，目動魄亂。是以聖人靜形閉氣，畜精愛視，道德虚疑，魂魄固守。形一神萬，道乃成就。道成變化，臨危不懼。子能修之，得道大要。夫生不再來，故導之以氣也。寶氣則得道，得道則長久。神者，精也。寶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氣行之則爲寶也。行氣一名鍊氣，一名長息法。正偃卧握固，漱口嚥之。三咽行氣，鼻但内氣，口但出氣。徐縮鼻引之，莫極滿，滿則難還。初爲之時，人五息已一息可吐也。每口吐氣，欲止輒一吐之。安其身，和其氣，無與息事。若不和且止，和乃爲之，當守之勿倦。氣至形安，鼻息和則清氣來。至自覺形熱，熱則汗出。且勿起安養，務欲久久，則三蟲自去，意想分明也。常以夜半鷄鳴，祝曰：東方青牙，服食青牙。飲以朝華，三嚥止。南方朱丹，服食朱丹。飲以丹池，三嚥止。中央之野，仰太山，服元氣。飲以醴泉，三嚥止。西方明石，服食明石。飲以靈液，三嚥止。北方玄滋，服食玄滋。飲以玉飴，三嚥止。如此三十日，三蟲皆死，正神正氣自安定，伏尸不復還心中，子自仙矣。於是爲作《玉曆中經》三篇五十五章，本在上皇藏之金匱玉曆筒中。今將付爾，慎勿妄傳。其要在於抱一而無離矣。一日之道，朝飽暮飢。一月之道，不失盛衰。一歲之道，夏瘦冬肥。百歲之道，節穀食棗。千歲之道，獨男無女。是謂長生久視，道莫有數矣。故據《神記》。

論曰：其三篇，乃元氣之祖。酌自然之和，其要在於抱一而無離矣。故據《神記》、《自然經》、《歷藏經》及《黄庭經》，内祕嚥氣、吞精、存真、固齡之道。

關令稽首曰：敢問大道如何？老君曰：子骨相應真，眼有日光，項負圓耀，五藏有文面、有七星。上象天文，下順地理，莫不備足。故寄慧鍊神，挺生末劫，當爲真人之長也。此由先代行善故也。吾今傳子大道，上可以舉身昇遐度世，不死不生，至真無上，欲教化隨意自在，度人無量代。中可以爲國王之師，下可安身、全家救護。天人命終受化更生，福禄久久，咸使入道，反自然也。爾豈不願奉之乎。

喜稽首曰：今聞至道豁然，已歷萬劫而更生，誠宿命之遇也。願天尊大人賜爲我著書説大道之意，喜得奉而修焉。老君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喜於是退官託疾，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邀歸本第，至二十八日受五千文於斯地矣。今之樓觀即尹大夫關令故宅焉，其望氣草樓及老君所乘車今猶在矚。老君曰：《道德經》正文有五千言，然其中配讚語勢凡二篇，有五千餘言也。故《史記》曰：老子爲關令説五千餘言，申道德之意是也。夫道因言以明無言，因形以觀無形。故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聖人之意，則冥符大道之心乎。大道何心哉，以天人之心爲心。吾此經淳真，表裏洞虚彌綸。十方廣大周備，天地及萬物生乎其中。散則爲無形，見則有文章。故聖人體而則之意可見矣，大道之化可觀矣。因象以見無象，因形以觀無形。此經可以觀上古之始則可知矣。自然有三萬六千威神侍衛經文天地兩儀象，此二篇大包天地，細入毫端，八十一章當九州四海天地之數備矣，故能藏崑崙於黍米也。此經可以静祈難、以言辯千文。次第節解以授之焉。其要曰：道者，謂泥丸也。名者，謂脾也。母者，謂丹田也。泥丸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降下，下至丹田。脾者，中黄太一也。黄氣徘徊，理中宫其神，太白守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丹田者，玄牝也。却著脊膂，居下元中。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幽、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夜半之時，一氣下降。周旋三宫，妙謂守虚無也，異名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曰液，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人死氣絶於口，故曰衆妙之門。夫朝食其美，暮爲屎，故曰惡也。人行道將以備死，故曰不善。朝爲善功暮爲惡，故曰斯不善已。有無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精與氣也。長短相形，肝與肺也。高下相傾，心與腎也。音聲相和，口與耳、腸與胃也。先後相隨，兩足也。無爲之事，謂守自然也。萬物作焉，謂六甲錯身也。不死，上古所重也。關令又稽首曰：道德二篇，法象天地。將欲内修，其理如何？老君曰：夫道者，虚無自然。德者，不處成功。修之者昇天，位爲真人，長生不去謂道一行於形中，不行則形死，次謂死罪。喜雖小鄙，貪慕神仙。乞授一言，得以生活。老君曰：善乃爲注五

心行一。心神赤赤，氣生五色。過幽關，入明堂。上至絳宮華蓋之，下向窮關入紫宮，故曰尚賢。年少之時，氣脉充盛，精神備具，自謂常生。及至身老，神明皆去，故曰難得之貨。虚其心，謂無所思。實其腹，謂常閉氣。强其骨，謂不洩精。則上下氣通，身體之中無不理矣。其例略如此也。老君曰：吾道甚深，不可妄傳。生道入復，六甲相連。徘神明皆存。百節關孔，徊身中，錯綜無端。胎息守中，上與天連，名曰大道。行之立仙，上昇太清，拜爲真人。關令稽首曰：喜受命矣。天道甚重，不敢洩言。思惟道君，哀愍元元，老君又曰：欲傳吾道德經及節解者，當以甲子之日，以金錢九千、五綵各一匹，作四分出黄壇歃丹爲約，上告皇靈。以天地爲信，日月爲盟。子傳吾文，勿妄示人。傳不得人，殃及其身，身死名滅。下流子孫，可不慎焉。吾道虚無自然，玄静守一，非代庸庸之人所當見。聞子欲長生，務入深出。令形體不死，萬代長存。關令跪受，遂得長生之道焉。

或云殺白馬以爲誓者，蓋僞文，今非取限也。

關令又稽首曰：大道微妙，自然深遠，特希開悟耳。老君乃於關令宅南望氣臺上，説《道德經》。其要曰：告子道要，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聲相聞。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是以故談，以言相亡存。譬如瘖痴者，不能傳人言，爲聾弹宫商，其人豈能聞。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其辭，情猥不能宣。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原。告子生道本静在虚淨，故曰道自然。俱出於太素，虚無之始端，髣髴之精光，微妙之上玄。譬如萬丈坑，下有淡流泉，視之甚濁微，徹見底亦難。窈窈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者去，不見其靈魂。淳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氣呼吸元，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首先，身死名滅。下流子孫，可不慎焉。吾道非一類，一切人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神。含養陰陽道，隨所倚爲親，生起音者，掇弦手動傳，宫商角徵羽，口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思，愁毒憂煩。吾拘於身，知爲非人，本出於虚無，感激生精神。譬如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吾尚白

首，衰老孰年。吾本棄俗，厭離世間。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榮官。子能不動，神靈得安。子能捐欲，舉事能全。子能無爲，知子志堅。今爲子説，露見敷陳。散解剖判，真僞列分。子當諦受，重道殷勤。出，經爲學先。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疏親。學不得明師，焉能解疑難。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上代始已來，所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唯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道言微深，子未能別。略，慎誡勿失。先捐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静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經非不達，中有虚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無必有，子未能決。但當按行，次來次滅。道有真僞，福有凶吉。罪有公私，明有纖密。占往知來，不如朴質。夫身意者，我所患也。無心，我何知乎。無身，當何憂乎。是以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以制志意而還思慮，故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内知而抱玄。夫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欲言亦無所道，欲食亦無所味。淡泊寂寂哉，不可得而言，復歸於無物。若常能清静，形骸全、天地充，實長保年。此非託於天地，亦非託於鬼神天，非託於萬物也。常以虚爲身，以無爲心。此兩者同謂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鳥獸狼，蟲鳥獸狼自來歸之。深川河海非欲魚鱉蛟龍，魚鱉蛟龍自來歸之。人能虚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夫道甚深奥，虚無之淵。子雖聞説，心不微殫。所以然者，書不盡言。著經處文，書不盡意。撮取於學以相然。子當寶之，内念思惟。自然之道，不與子期。喜即稽首，敢問學之奈何？老君曰：善爲書述者，必綴其文。善論達其事者，必通其言。勉而勤之，得道矣。爲正無處，正自居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爲道，道自助矣。不要解，凡百餘篇。關令稽首曰：今聞老君説經訖，又曰：慎而行之，寶命矣。

老君曰：藏之五内，慎勿洩言。吾將而懷之。藏之不期自會也。古先生者，吾之身遠遊，不終不始，常存自然。應運也。化乎竺乾，今已返神。還乎無名，入無爲。不終不始，常存自然。應運輪轉，隨時爲名。經天歷地，無所不之。昔嘗下教，觀乎天竺。徧覽羣俗，兇獷相殘。血氣厲空，痛傷吾情。於是返神，還乎無名。太上有命，應爲周師。吾懷往念，是以西旋。開化天竺、大秦諸國，雜俗之人也。吾今逝矣，亦返一原。關令曰：願從聖尊遠遊觀化乎。老君曰：我行無常處也。或上天、或入地、或登山、或入海，或之大國、或往小國，或見天王賢人、或見聖人帝王，或見下賤凡夫、或見采女美人，或見奴婢卒伍、或詣胡夷戎狄傖吴楚越氐羌蠻貊非人之鄉，鬼神之封、巉難之中，觀化十方出入無間，或坐在立亡。子以始受道，諸穢未盡，焉能隨吾

遠行耶。關令稽首曰：上天入地，登山渡海。願從大人，無所難忌也。老君曰：子道未成，豈能得遠遊耶。子有宿德，以道相傳。子能隨我，但誦二篇。精研萬偏，身入自然。方可與子同遊，上登九天謁見吾師，下化諸國摧伏兇羣。今告子道要，訣其微言。勤能修之，真道自成也。道成之後，七祖父母皆當生化蓮華之中。天厨日至，自然飛行。耳洞聽，目洞視。入水不溺，入火不灼。六通四達，真道既成。靡不周備，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乃可從吾遠遊，觀化十方，推度萬物，豈不善哉。子道欲成時，自當相迎，今未得去也。往劫諸真人無不從此經得六通道矣。關令復稽首受命焉。

老君以甲寅年四月八日於宅南山館臨欲昇天，重告關令曰：子當千日清齋，修習吾經。三年之後，往成都市青羊之肆尋吾，乃可得焉。言訖，關令稽首禮謝，忽然不見。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黄。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以一見授吾一要，得以守元。即仰視睹懸身坐空中，雲光之上，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面放五明。存亡恍惚，老少無常。乃有九玄高仙，五帝直符，與正一使者持節來迎，皆身生光明，洞照四方。自然化生，神王、力士、青龍、白獸、麒麟、獅子列在前後左右。喜見天威，不覺悲惶，因稽首而立。老君告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淨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言訖，與諸仙昇乎太微焉。其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鑱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斯即老君欲西化胡之先兆也。是時關令受言誡深，泣涕追慕。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恬惔思道，歸志守一，極虚本無。剖析乙密羅縷妙言，内意不出。於是心開意達，寶而行之。其初日之中，寐夢飛往太山之巔，二日夢仙人隨而侍之，三日夢有神光，四日夢天下皆來師而事之。内觀夢寐，知五千文之有道，乃清淨而行之。

論曰：按《西昇經》云，開道竺乾有古先生，欲往昇就者，誡關尹之言也。下文云古先生吾之身者，此正前寓言也。夫希仙之法要在尋真，故假稱彼有先生，欲往昇就。然授道既訖，不假祈求，恐執教之人不明權實，故於茲下章云吾身是也。或云古先生吾之師者，亦寓言也。而或執之以為實録，誤之甚矣。何者，若古有其人，不應今欲昇就。如彼方見在，何謂滅身絶有乎。以此詳之，寓言稱師審矣。況夫無名有古，並是老君之號者歟。謂前所言吾之身者，信矣。或云化乎竺乾，久將返神，吾今逝矣。亦返一原者，蓋明化彼化，此俱是一身，此返彼本來無二。猶恐不明道，力信悟未深。故顯以神通，光燭天下。將示去來自在，聖德無倫。用以警發真人，令其不厭。尹真云：今睹聖姿超絶，乃天上極尊，何邊夷之有。斯言微矣。此山阜上，關令先立臺館，以瞻星候

氣。老君於中昇虛，後人遂呼為老子陵。蓋非墳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此之謂矣。

老君曰：存三一之法，先存當兩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泥丸，此上丹田宮也。上丹田中有赤子，字曰元先。一名帝卿人，長三寸，赤幘赤衣赤履。次思心中名爲絳官，此中丹田也。其中真人，字子丹。一名光堅人，長三寸，服色同前。次思臍下三寸爲命門宮，此下丹田也。其中嬰兒，字元陽。一名谷玄人，長三寸，服色同前。思見下一坐金牀玉几，常以金鑪玉匕。攪精訖，思上一來住中，一左下。一手持金鑪玉匕立在中，一右先。以精哺上一次，哺中一計，令人得十飲口許。便思上一還所住，次哺下一次，思下一復還所住訖，便止。次又思白氣如車輪，大以自覆。次思赤氣覆白氣，訖，便可卧。白氣大如雞子，光如月照所在。凡次上法常當晝夜存之，故曰：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坐亦念一，卧亦念一，行亦念一，入山林亦念一，入軍念一，無不得願也。老君曰：飲食念一，有疾念一，有憂念一，無不得願也。老君曰：夫人欲修身養性，行道終始無窮者，要當清静。故天静以爲政，地静以爲寧，神静以爲變，人静以爲生。故清則感，静則應也。將静之時，反聽内觀，還念形中。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然後乃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崇。神景爲之臻，和氣爲之應。心則降，福德爲之聖，意則明。好夢善隱，能睹求於徵夢，則正睹於未然。如未睹者，由精誠未至，至則通矣。

老君曰：子欲入静室，常用除日。先沐浴齋戒二十五日，然後乃可入室，精鍊己身。身中魂魄和平，乃可入室耳。神不和者，則人煩亂，内外躁動，不能自安也。故爲後賢叙説變事焉。

老君曰：入室之時，有丹蛇來著人心。不驚恐者，當與真人語。或見西王母乘鳳凰車，後駕六赤龍車，前三朱雀。見之勿驚，與人語慎勿答。若見恚亦勿恐怖，恚不止，真人自代子語矣。西

王母去後，大道來見。見時上有日月星，或有天師與真人來倡樂萬端，勿視也。仙人玉女，慎勿觀也。龍蛇禽獸或犯子者，慎勿驚也。此並子形中精神所爲，非真也。汝見之但安心定意，此物自去矣。或有老婦女及異形者，勿與語，勿交往，乃吉矣。入室二十五日，有兩女來欲與子語，慎勿與語。四十五日當有一書生來欲與子語，亦勿共語。六十日室上有兩明星，躊躇經三日，亦勿怪。八十五日有白首老公乘白鹿來呼子，子曰吾有先人罪負，未能致賢也。百五日有天師來考子祖宗功德，子對曰先代以來，罪過未盡，是以故於室中精鍊耳。百二十五日去室三百步有千乘萬騎，子勿怪之。百五十日邪神稱子父母妻子來試子，故非子父母也。子但正身定意精心，百八十日後室自明知國中安危存亡，自是之後，具列身中官府顯見。日之後，形中惡病皆除，邪氣不加身。千日已後，金瘡痍瘢灸斫自滅，遂爲真人矣。其九室者，第一室是去邪思也，三神爲其守，太陽居左教之，太陰居右與之，太和居内利之。第二室是正身思也，與精氣合爲理，鬼物俱居外，瞻視可成不也。第三室是致正思也，精氣鬼物皆合爲一，若居都市中，神居其外，勿怪之。第四室是大正思也，人精得與神小合也。第五室是極正思也，真神得入其内，精氣次之，鬼物居其外，方曰去也。第六室是深正思也，神精正，行氣正，以得其所，故氣鬼物邪惡以除去也。第七室是正真思也，大真神至，衆邪畏之，悉除去，獨有真神在也。第八室玄洞思也，身與真神都合爲人也，旦夕未嘗念地上俗間一事也。第九室是大洞思也，已成真人也，隨氣而卧大洞，道備矣，主埋神仙事，不得復知人事也，宜慎之焉。然後堅閉門，慎不得與俗相見也。須食置於户外，令之自取，若不復取，勿令人動摇，當易其形容，自有去時矣。

論曰：夫入室者，意在清齋誦經，或服藥行氣，或思真鍊神，志唯求道。精懇愈切，專想不二，則能洞感、變形、易顔，以至仙飛。其有不然者，由於精誠不至，至不能久故也，豈徒委形幽室而已乎。關令奉教修行，三年事畢。顔容更少，面有金色者，蓋精之至也。道成之後，乃往成都焉，所言成都者，示其學道都成者耳，蓋指事以為喻矣。

太上混元真録

（王書獻點校）

002 混元聖紀

經名：混元聖紀。九卷。宋謝守灝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參校本：《重刊道藏輯要》本。

混元聖紀序

懷英嘗爲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脱儒冠去爲道士，以推尊孔氏者推尊老子。於是爲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微言散見於百家者，摭拾詮次無遺，爲《聖紀》。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於道家者。儒者嗜仕，即不得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嵓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夫人推尊之，故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爲道士，則此書將爲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説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豈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而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墳羊楛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其迹熄，六籍既出而周孔之業興。粤在漢唐之盛時，咸尚黄老之至教，聖賢間時哉難得，道不虚行。臣守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切以九霄之上素號帝鄉，六合之外具存聖典，三墳不存則羲農之語神怪不取者。然則使懷英不去爲道士，將爲書尊孔氏，則亦以《六經》斷百氏，必不能騁其博如此。余以是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因以爲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紹熙四年八月日陳傅良序。

進表

臣守灝言：太清顯蹟，悉資信史之洽聞。浩劫遺編，必俟熙朝而大備。時哉難得，道不虚行。臣守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切以九霄之上素號帝鄉，六合之外具存聖典，三墳不存則羲農之迹熄，六籍既出而周孔之業興。粤在漢唐之盛時，咸尚黄老之至教，聖賢間作，元化誕敷，世道交興，斯文弗墜。惟混元之上聖，寶妙道之大原，生天生地而莫睹其端倪，神鬼神帝而孰窮其畛域。先延康赤明之劫，既歷代爲師。泊有商蒼姬之時，復分身應化。有教無類，則西胡成道。至道不測，則東魯見龍。惟其知之者希，無怪言之弗究。舊傳第測管而窺豹，後學益多岐而亡羊，蔑聞藏室之全書，兹實教門之闕典。臣材非入室，學愧顓門，詎能馳騁乎翰墨之場，不過涉獵乎藝文之囿，研精而髮半鶴，染翰而手屢龜。搜羅三教書，編叙而爲《聖紀》。稽考百家説，

訂正而合真經。計餘十萬言，分爲一十卷。抑亦古人之糟粕，庶爲後學之筌蹄。雖道不在於書，而捨書則其道曷傳，猶迹固出於履，而索履者非迹何代。然欲記久而明遠，要當辯妄而歸真，希開海宇之昏蒙，必藉風雷之號令。恭惟皇帝陛下離明繼照，天德出寧，運陰陽不測之神，行清靜無爲之化，祖禪父而父禪子，振古無雙，人法地而地法天，與道爲一，邁唐虞、成周之盛，見典章文物之隆，矧片善之不遺，苟寸長而必録。臣聿懷千載之遇，輒效一得之愚，藐爾涓埃，儻容著丙部之録，美兹芹菽，覬獲塵乙夜之觀。臣尹文操編《聖記》八所編《太上老君混元聖紀》，謹隨表投進以聞。臣守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紹熙二年三月　日觀復大師高士臣謝守瀛上表

混元聖紀卷之一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瀛編

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萬教之宗元，出乎太無之先，起乎無極之源，經歷天地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徐整《三五歷紀》云：元炁肇始，有神人號天皇，時老君降世，號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唐翰林學士承旨樂朋龜撰《青羊宮記》云：太上玄元老君，應運降跡，與天皇爲師。班固《古今人表》、劉向之載列仙，嵇康、皇甫謐之叙高士，與夫葛稚川之《神仙傳》暨《集仙》、《總仙》等傳，例皆❶略，如司馬遷《史記》、百二十章，賈善翔傳《猶龍》，析爲百篇，雖記述頗詳，而枝蔓旁引，首尾失次，其間取舍，未免乖違，二三其説，覽者滋惑。每一披卷，爲之感慨，誠教門之闕典也。今不揆愚陋，編考三教經典傳記，究其源流，仍序歷代崇奉之事，編爲《聖紀》，冠以年譜。若夫五太之初，九皇之始，真文未兆，載籍叵詳，今始纂書史所載老君應世之歲月，述其年譜於左。

天皇

皇甫謐《三五歷》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徐整《三五歷紀》云：元炁肇始，有神人號天皇，時老君降世，號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唐翰林學士承旨樂朋龜撰《青羊宮記》云：太上玄元老君，應運降跡，與天皇爲師。

❶ 略，如司馬遷《史記》、劉向之載列仙，嵇康、皇甫謐之叙高士，與夫葛稚川之《神仙傳》暨《集仙》、《總仙》等傳，例皆

地皇

老君下降爲師，號有古大先生。唐紀云：是時乾象猶低，坤形仍薄，立極定位，敷化建功，我太上老君屑跡下降，與地皇爲師，分配剛柔，制定寒暑，地增博厚，天益高明，聖力無窮，神功靡測，萬木甲坼，萬草勾萌，

羽族毛群區分於兌離之位，介蟲鱗類支分於坎震之宮。

人皇《春秋緯》作九頭紀　老君下降為師，號盤古先生。《三五歷紀》云：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在其中，後乃有三皇。此三才之始也。唐紀云：已踰青海之年，又離青海之歲。二聖既理，四表生光。我太上老君博施濟衆，與人皇為師，三百六十之川初分血脉，一萬五千之策乍配偶奇，三壬三乙之神離胎於水木，六丙六辛之將出孕於火風，一百五十六代，四萬五千餘年，始稱通玄天師，再號金闕帝君，三名盤古先生。

五龍紀五姓，玉皇通一歷勾龍紀。《春秋緯》及《河圖》、《五皇歷》皆作連通紀。

連通紀六姓，或作連遥紀。

合雄紀三姓《春秋緯》作含雄紀。《初置天地經》作合雄紀。

五姓紀《河圖》云：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春秋緯》有攝提紀，而《五姓紀》又序次《羌一紀》。

叙命紀四姓，《置天地經》作厚紀。《玉皇歷》作玄命紀。

修飛紀九姓，《河圖》作居方氏。

因提紀《河圖》作提挺紀。

禪通紀七十二姓，《河圖》作通姓紀。

流訖紀《史記索隱》三皇紀云：流訖紀當黄帝時，制九紀之間。

按《河圖代姓紀》：太古者，生民之始也。男女姤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號三世。合雄氏没，子孫相傳，記其壽命，是謂叙命紀。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群居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群居連通，是謂連通紀。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凌，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群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通姓氏之後，有有巢氏，天下九頭咸歸而尊事之。有巢氏生燧人氏，燧人氏生伏犧。《河圖》及《三五歷》云：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柏黄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而不知其姓氏世次。三墳載天皇、伏犧氏，《策辭》云：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生我圖文，代我咨告於四方上下，無或差忒。後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木王於卯，二月乃集衆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后女媧氏、无懷氏輔君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群居於外。皇曰：栗陸子居我飛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毋或失時。曰：大庭子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創其居，無或寒冷。曰：陰康子主我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陸。曰：混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犧虎之類傷殘生民。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憂，惟愛於民則位不危。又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

民危子危，其子念哉。以三墳之書考之，則伏犧氏爲後天皇氏，女媧、无懷其后也，朱襄、昊英其子也，共工、皇亘其相也，栗陸、赫胥、昆連、葛天、大庭、陰康、混沌，皆其神也。居内則其六卿分職以治其國，在外則爲四方君長以牧其民，所謂九頭者是也。然皆一時人，初無世代之異，而歷代典籍所載，多列爲先後，何也。意者伏犧氏没，其后嗣及其九頭之臣皆享遐齡，且迭爲君主耶。不然，則其臣之子孫咸祚有國，因祖命氏耳。《韓詩外傳》以爲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其首有無懷氏，則知其伏犧之前帝王世代先後不可得而識者，蓋亦多矣。《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雄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叙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紀當黄帝時，制九紀之文，製之以代結繩之政。今自周敬王之三十九年，《春秋》魯哀公之十二年庚申西狩獲麟，逆數至黄帝元年丁亥，纔三千九百三十歲。自黄帝推而上之，至於開闢，當有三百二十七萬二千餘歲，其間帝王年代莫得而考，雖間見於諸子、圖緯之書，然疑相傳，無所折衷，今姑存而不論。

伏犧

太昊，姓風，木德。初造曆，元年起甲寅。女媧繼之，子孫相承四萬五千六百年。

《河圖代姓紀》云：伏犧氏，燧人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龍馬負圖，始畫八卦，命飛龍氏造六書，命潛龍氏作甲曆。伏犧制牛冶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頭爲九牧，因龍出而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其首有無懷氏，則知其伏犧之前帝王世代官，因鳳來而作樂，天下之民號曰天皇太昊。伏犧時，老君降世，居荒之以正萬機，明之以辨百穀，變飲血茹毛之化，移塊桴土鼓之音，毁穴焚巢，上棟下宇，範金合土，燔黍擘豚，王天下也，我太上以道弘濟，降跡爲師，教之以畫八卦，指之以分三才，製耒耜以濟兆民，作陶冶以利萬物，助之以造書契之文，製之以代結繩之政。

祝融

炎帝，姓姜，火德，起丙辰，始教民陶冶，故號炎帝。

按《禮記謚號記》，先祝融，後神農。餘注則先神農，後祝融。切謂祝融爲炎帝之祖，以火德王，必不後於神農，今當以《禮記》爲正。其高陽氏之子黎爲火正，故亦號祝融，至今爲南方司火之神。《月令》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則祝融爲火德之祖明矣。時老君降濟陰，號廣壽字。

神農

連山氏，祝融之後，始教民耕種百穀，故號神農。子孫相承五百三十年。

《河圖代姓紀》號爲人皇。時老君降于濟陰，號大成子，唐紀云：連山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救時屈己，下爲帝師，付之於五運，分之於四時，助之以正萬機，明之以辨百穀，變飲血茹毛之化，移塊桴土鼓之音，毁穴焚巢，上棟下宇，範金合土，燔黍擘豚，製耒耜以濟兆民，作陶冶以利萬物，天雨粟以呈瑞，地芒稼而彰稔。

黄帝

有熊氏，姓公孫，土德，起丁亥。子孫相承共一千五百二十年。

《河圖代姓紀》號為地皇。時老君降世，居于崆峒山，號廣成子。唐紀云：有熊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隱身於崆峒之中，放心於杳冥之外。帝乃親降輦輅，禮展師資，既摳衣以趨隅，遂屈膝而問道，當是時也，榆岡凌虐，蚩尤作亂，化魚鱉為兵士以助王師，變雲霞為神祇潛扶軍陣，能弭兵於涿鹿，偃戈於阪泉。東遊青丘之鄉，北到洪隄之境，受丹經於玉室，登蒼冥於鼎湖。屈軼既生，蓂莢復出，若非大道，孰可致斯。按《玉緯經》有三種，三皇有前中後之異，故稱九皇。《洞神大有經》云：三皇治各三千六百年。又《小有經》云：三皇治各萬八百歲。詳此二說，《大有經》止論一代三皇，每一皇治三千六百年。《小有經》乃統論三代三皇，每一皇治萬八百歲也。若通論三代九皇，則共經三萬二千四百年矣。或言萬八千者，蓋百字誤為千耳。今據《老子內傳》所明，正與《大有》、《小有》相符。又前三皇、中三皇各經九千九百億萬歲者，乃計一共四百年。

老君復降于崆峒，號隨應子，一號太劫之大數，非止言三皇之身也。所言後三皇者，傳記所載亦多不同，如《洞神經》與項峻止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而三墳書以伏犧為天皇，神農為人皇，黃帝為地皇。而皇甫謐注《春秋運斗樞》，鄭玄、高誘注《呂覽》，以庖犧、女媧、神農為三皇。《禮記謚號記》以伏犧、祝融、神農為三皇。孔安國、韋昭、陶隱居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尚書大傳》以燧人、庖犧、神農為三皇。聊氏以有巢、燧人、伊祈為三皇。《帝系譜》、《中經》、《出塞記》、《瀨鄉記》以伏犧、神農、祝融為三皇。所見不同，難遽加雌黃也。而梁武帝以伏犧、神農、燧人為三皇，以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為五帝，謂舜非三五，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其說尤所不通。歷世紛紛，莫有定論也。

少昊

金天氏，黃帝之後，金德，起辛未。子孫相承共四百年。

老君復降于崆峒，號隨應子。唐紀云：金天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乘九龍之輦，降以為師，極先生。唐紀亦多不同，如號太極先生，說莊敬之典，教之順時也，我太上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而三墳書以伏犧為天皇，迎氣，昭配神明，羽族呈休，命之鳥官，理分九扈，以統百師，景合璧以表靈，鳳銜圖而示貺。悉由至道，彰此帝謨。

顓帝

高陽氏，姓姬，水德，在位七十八年，元年辛卯。

老君降于衡山，號赤精子。唐紀云：高陽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教之解紛塞兌，治國安民，滌蕩九黎，陟明八凱。有龍野紫髯之兇醜，有蛇身赤髮之渠魁，力拔不周，首觸山碎，天低西北，致日月之西行，地亞東南，使江海而東注。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經，教之以大順之道。乘蒼虬之迅駕，或適幽陵。御素螭以遐遊，或臻蟠木。

帝嚳

高辛氏，黃帝之後，木德，在位七十年，元年己

酉。

老君降世，居于江濱，號録圖子。唐紀云：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敷道布化，濟代為師，談黄庭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録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命，作六英之樂，封勾芒以佐蒼帝，敕蓐收以翼白方，封岱嶽而印金泥，照寰區而開玉鏡，飲太活之井，遊不夜之鄉。

帝堯

陶唐氏，姓伊祈，火德，在位七十年，元年戊戌。

老君降世，居姑射山，號務成子。唐紀云：陶唐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暫垂至理，下降為師，講玄德之經道以匡於玄化，應丹陵之瑞名冀列於丹丘，披鹿裘以食糲饌，端拱於土階，掛鶴氅而飲流霞，凝思於瑶圃。

帝舜

有虞氏，姓姚，土德，攝位三十年，在位五十年，元年戊申。

老君降世，居河陽，號尹壽子。唐紀云：有虞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談無為之理，講離合之經，三苗克悛，四罪咸服，百揆時序，五典謹微，懷明神之珠，賜照華之玉。按《孔子家語》季康子問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維勾龍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共工氏之子曰黎，為祝融。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則稱五祀，不得同帝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商、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維勾龍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共工氏之子曰黎，為祝融。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則稱五祀，不得同帝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商、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皞帝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顓帝配水也。康子曰：太皞之始以木，如何。孔子從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故自太皞以降，逮為顓頊，應五行而王數非宋朝劉道源《通鑑外紀》於舜紀叙曰：《六經》皆不稱三皇五帝三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繼世更王而無三五之數。或以庖犧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至舜為五帝，孔子未嘗道者，不可附會臆説也。《管子》稱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孔穎達謂《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録，非本書也。或謂《莊子》、《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者宗其文辭論議，

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其論辯雖若可取，然考之實故，亦未為通論。又其所載帝王世數歲月，考之歷代紀傳及長曆，皆抵捂不合，推之甲子又參差，抑傳寫者之誤與，其固欲求異於人與，抑第究其大體而不暇計其細與，特未可知也。且如宰我問孔子以上世之傳，孔子猶曰略聞其説而已，況去古逾遠而才不逮聖人者乎。至於季康子五帝之問，則對以昔聞之老聃云，未嘗敢謂古無其人也。此亦見聖人信而好古之意。唯司馬遷《帝紀表》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彰矣，願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與淺見寡聞者道也。夫太史公博極群書，歷訪古迹，其為良史宜矣。

夏禹

姒姓，金德，元年戊戌，建寅正月。子孫相承共四百三十二年。

商湯

子姓，水德，元年庚戌，建丑正月，在位一十三年。子孫相承共六百一十三年。

老君降世，居商山，號真行子。唐紀云：夏后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克匡王道，爰作帝師，談德行之經，行為國之法。

老君降世，居商山，號錫則子。唐紀云：成湯之王天下也，我太上權離左極，下為王師，説長生之經，體自然之道。

以上事迹，互見于《帝系譜》、《帝王世紀》、《洞神大有經》、《玉歷經》、《出塞記》、《地理志》、《春秋》、《國考》、《神仙傳》、《郡國圖經》云。老君雖分身下降，隨世立教，事竟則隱，故在世未有誕生之迹。

外丙元年癸亥，在位二年。
仲壬元年乙丑，在位四年。
太甲元年己巳，在位三十三年，號太宗，亦號祖甲。
沃丁元年壬寅，在位二十九年。
太庚元年辛未，在位三十五年。
小甲元年丙午，在位一十七年。
雍己元年癸亥，在位一十二年。
太戊元年乙亥，號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仲丁元年庚寅，在位一十一年。
外壬元年辛丑，在位五年。
河亶甲元年丙午，在位九年。
祖乙元年乙卯，在位二十一年。
祖辛元年乙亥，在位一十六年。
沃甲元年辛卯，在位二十二年。
祖丁元年癸丑，在位二十二年。
南庚元年乙亥，在位二十九年。
陽甲元年甲辰，在位一十八年。

十七年庚申，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炁，託孕於玄妙玉女。

盤庚元年壬戌，在位二十一年。
小辛元年辛卯，在位二十一年。
小乙元年壬子，在位二十年。
武丁元年壬申，在位五十九年，號高宗。

九年庚辰二月建寅十五日，商之二月望，今之上元節也。《通鑑外紀》云：自夏之前，皆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湯革、夏命，乃以建丑爲正月也。老君降生。自陽甲十七年託孕，至此八十一年。

劉向《列仙傳》云老子生於商時。嵇康、皇甫謐云生商末。唐朝以生日為真元節。樂朋龜記云：商高宗御極之世，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彩結成於金骨，不拆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世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四十三年甲寅，老君降，乘白鹿，登庭檜之杪而飛昇。今有昇天鹿迹在亳州太清宮。

祖庚元年辛未，在位一十七年。

祖甲元年戊子，在位一十七年。

亶辛元年乙巳，在位六年。

庚丁元年辛亥，在位二十一年。

武乙元年壬申，在位四年。侮慢上天，暴雷擊死。

太丁元年丙子，在位四年。

帝乙元年庚辰，在位二十七年。

辛紂元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終癸酉。

二十一年丁卯，老君降于岐山之陽，號燮邑子。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世本云：老子在商為柱下史。鄭玄注《論語》云：老彭，商之賢大夫也。孔穎達疏：言老是老聃。

周武王

姬姓，木德，建子爲正月，起癸酉，滅商，即位九十六年。子孫繼立者八百六十五年。

遷老君為柱下史。《史記》及劉欽《七略》皆云為周守藏史。葛洪及固注云：周柱下史老子也。烈王有太史儋，儋亦老子也。太史為周下大夫，謂職為太史官，即下大夫也。史記稱張蒼好書歷，秦時為御史大夫，主柱下方書。據《周禮》，陽為大夫，謂五史之任總之太史，記言記事，嘗在君前柱下，即史官所立之處，因為曹局之名。而韋昭云：伯史。世本云：老子在商為柱下史。鄭玄注《論語》云：老彭，商之賢大夫之長，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藏之於室，故謂之守藏史。周幽王時有伯陽父，唐諸侯亦有國史，故《禮記》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左史書之。左史視禮，內史、太史為諸史之長，掌四方之史所掌，此秦官不與周同也。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蓋文王以侯服事商，未得稱一周耳，則先為守藏，後居柱下無疑矣。劉向按揚雄《方言》云：嘗聞伐輶軒之使，皆考證於老子，故曰徵藏。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之。蓋仲尼將為他史，當老子時，復更免歸。烈王之時，又為太史，一居周世，時歷數王。故亦遍叅諸史，是以守藏、柱下前言往行，故先訪之也。按《周禮》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史，先後不同。班固云：老聃者，周之

老史，遊於柱下，以究高年。據固之言，則為累代史官，故稱老史。隋內史薛道衡撰《祠庭頌》，其序云：爰自伏犧至於周氏，綿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市朝累易，容貌不改。

成王

元年戊寅，在位四十七年。

老君仍為柱下史，號經成子。授道周公，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按《老子內傳》云：伏犧時號鬱華子，神農時號傳豫子，祝融時號廣壽子，軒轅時號廣成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唐堯時號務成子，虞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寧真子，作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又文王、武王，凡為十二帝師。梁黃門侍郎蕭子雲撰《清虛館》碑亦云：太虛遼廓，迹絶言象，應感攸通，緣物致稱。伯陽降娠，垂髮皓素。堯曰務成，舜曰尹壽，赤精當生於顓帝，録圖出自於神農。得一含元，百王資始。又曰：遨神九天之上，遊精魏闕之下，巍巍蕩蕩，莫得而名云。舊記並以老君在神農時為大成子，帝嚳時為録圖子，此碑獨謂録圖出自神農，而《內傳》又謂神農時為傳豫子，諒未能無少誤，要當以經傳為正。抱朴子葛洪作《神仙傳》，疑歷代為帝師，謂皆見碎書，不出仙傳正經。又謂不應背澄清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且曰：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耶。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欲推尊老子，故有此説耳。唐昊天觀主尹文操嘗著論駁之曰：抱樸撰傳，意在顯述。老君起自修成，將以訓誘後人，令其勉力，故云若謂老子是得道之人，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則非可學也。斯其臆見耳，殊不知開闢之始，因學而得道者必有自然聖降而為師，隨機傳受焉。《定志經》云：昔天尊造大慈之初，行應自然，暗與理合，自然玄悟，本無文字，撰集成經，以教將來爾。由是觀之，則老君自然學道，而世世為師，亦何疑焉。既為大慈之父，亦何辭捨尊就卑，和光臭濁乎。老子謂關尹子曰：上世以來，所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却，自惟甚苦勤。《太玄經》亦云：老子積學輪轉，位登上聖，應接無方，不可稱述。近世出老子葛洪作《神仙傳》，疑歷代為帝師，謂皆見碎書，不出仙傳化，生乎殷末。虞宣《出塞記》云：老子凝神太玄之卿，分靈散景，世世下教。鶴山崔元《瀨鄉記》云：老子代代有之。葛仙公云：開闢以前，下為國師，世世不休。文始、鬼谷、張輔漢並云：老君生乎太無之先，經歷天地，不可稱載。此豈謂碎書與晚學淺見道歟。稚川特未之思耳。

康王

元年乙丑，在位二十六年。

老君復歸于周，號郭叔子，復為柱下史。

昭王

元年辛卯，在位五十年。老君去官歸亳。

二十三年癸丑五月壬午，老君西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或謂老君出

關雖在周癸丑歲五月壬午，恐非昭王時。有言幽王時者，今檢幽王庚申年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滅，其時無癸丑歲也。或謂宣王四十年癸丑歲也。前漢劉向《列仙傳》云：老君復分身降生於月十八日壬午者，推其歲月四十三年丙辰，老君在渭川，告宣王以周將衰。幽王二年三川震，老子曰：周將亡。幽王即宣王之子。若宣王四十年出關，則四十三年不得尚在渭川震也。平川，幽王時亦不得見三川震也。乘青牛車去王四十三年，歲亦在癸丑，而五月又無壬午，姚長謙《年帝記》謂景王十年丙寅為孔子師，敬王三十二年癸丑度關。夫孔子生於靈王之庚戌，至景王丙寅年方十七，未應往師老子也。況穆王西遊，已聞尹喜於青羊肆，將去化胡。故唐紀云：青羊肆老子，得道飛昇。由是欽慕遺風，遂修樓觀，置道士，以奉祠事。則知老子度關，決不在穆王之後也。惟《內傳》之文與仙公之言符合，自餘紛紜之論，終於理義乖違，固不可摭以為實。

二十四年甲寅，老子傳道尹喜，授以《道德》五千言，即於喜宅南小山上昇天。是時有五色光貫紫微，井水皆溢。自商高宗九年至此，凡二百七十四歲也。

二十五年乙卯，老君復分身降生於蜀國李太官家。前漢劉向《列仙傳》、《北史西域傳》並云：老子生於商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時稱為隱君子。仲尼見之，知其聖人，乃師之。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關令尹待而迎之。秘康、皇甫謐皆云老子生於商末，葛孝先乃謂周時託神李母者，正謂降生於李太官家之時也。或為商祚將盡，周祚已興，所以商末時生，亦何言周時託化此胎，未必然也。

二十七年丁巳，老君會尹喜於青羊肆，將去化胡。故唐紀云：青羊肆老子，得道飛昇。

二十八年戊午，老君同尹喜真人降于天水啓靈山，今秦州有西昇臺、聖容殿俱存。

穆王

元年辛巳，在位五十五年，壽一百有五歲。

老君化胡已，即昇天。

四年甲申，老君復降於中國，東遊扶桑，會大帝，校集群仙。遂遊西海，至蘇鄰國，號為大光明使，尋即復昇天。穆王聞尹喜真人得道上昇，乃為修樓觀，立道士七人以奉祠事。見《穆王內傳》及《樓觀先生傳》。

共王

元年丙子，在位一十二年。

懿王

元年戊子，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

元年癸丑，在位一十五年。

夷王

元年戊辰，在位一十六年。老君與玄古三師降于蜀綿竹之三學山，授李真多以飛昇之道，今號真多治。

厲王

元年甲申，在位三十六年。二十一年甲辰，老君降于樓觀，授道士宋倫以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并靈飛六甲素奏丹符。

周召共和

起庚申，時厲一流于彘，太子幼，相和協共理國事十四年。厲王崩，乃立太子，是爲宣王。

宣王

元年甲戌，在位四十七年。四十三年丙辰，老君降于渭川，告宣王以歲星北遷，言周將衰。後二年而幽王立。今渭側有伯陽川，是其處。見《地理志》。時有採薪行歌者，人莫能識，以問老君。老君曰：此活國人，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唐《歷代

幽王

元年庚申，在位一十一年。第二年辛酉地動，涇、渭、洛皆震，老君言周將亡矣，不及十年，數之紀也。後果為犬戎所滅。出《史記》。

平王

元年辛未，在位五十一年，東遷洛邑。三十三年癸卯十二月，老君復出關，開化諸國。遂至西海流、麟等洲，考校群仙。事訖復還中國。出《西昇經》。

威王

元年壬戌，在位三十三年。

莊王

元年乙酉，在位一十五年。九年癸巳四月建卯初七日夜，釋迦佛生。釋氏《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半生。此用周正也。又《過去見在經》云：二月八日生。此用夏正也。老君時年六百一十四歲。釋迦生於周莊王九年，乃《春秋》魯莊公之七年，當夏四月，常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出《魏書釋老志》及《隋書經籍志》。《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鑑。見梁昭明太子《文選》齊王巾作。梁邵陵王上表云：常星不見，周鑑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見唐僧《法苑珠林》。

僖王

元年庚子，在位五年。

惠王

元年乙巳，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

元年庚午，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

元年癸卯，在位六年。

匡王

元年己酉，在位六年。

定王

元年乙卯，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元年丙子，在位一十四年。

靈王

元年庚寅，在位二十七年。

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一日，孔子生。

景王元年丁巳，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立五月。

敬王元年壬午，在位四十三年。

十七年戊戌，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將往矣。明年遂與敬叔俱至周，見老子。按《莊子》云：孔子行年五十，乃南之沛，見老子。計是此年也。其問禮及藏書等事，雖見《禮記》、《孔子家語》及《史記》，而皆不繫年月，故莫知其先後也。然《家語》所載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惟達德者能原其本也。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月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也。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介，鱗夏食而冬蟄，虧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晝生類父，夜生類母，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之老聃，亦如所言。由此觀之，則孔子謂老聃博古該今，故無所不就學焉，何止問禮及五行五帝而已乎。

四十一年建壬戌，孔子卒。見《孔子家語》及《左氏傳》。老子時年八百二十四歲。

北王

元年乙丑，在位八年。

正定王

元年癸酉，在位二十八年。

哀王

立三月。

思王

立五月。

考王

元年辛丑，在位一十五年。

威烈王

元年丙辰，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

元年庚辰，在位二十六年。

十八年丁酉，秦獻公立。

夷烈王

元年丙午，在位七年。

二年丁未，老君還秦。秦獻公授館致禮，問於歷數，老君遂出散關。出《史記》。

顯王

元年癸丑，在位四十八年。

八年庚申，秦孝公立。老君東還，遊赤城、蒙山，重過扶桑，較集群仙。已而隱于景山、太室、少室。出王子年《拾遺記》。

愼靚王

元年癸丑，在位六年。

赧王

遷都西周，元年丁未，五十九年乙巳，盡獻其邑於秦，西周遂亡。秦昭王立。老君與尹喜九年乙卯，春諸仙西遊女几、鷄頭、天柱，復出散關，遂昇崑崙，還紫微上宮。昭王聞之，乃於老君所經遊處為置城邑，以表聖跡，故立老君停驛、尹喜城。謹按《老君本記》并諸史傳記並云：老子以商武丁庚辰生於亳，尋乘白鹿

而昇天。後一百八年帝辛丁卯，降于岐周。今以長歷推之，武丁元年壬申九年即庚辰也。傳記云：老君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武王時遷柱下史。推武王以癸酉，凡一百七十四年，通前凡六百一十四年也。傳記云：老子以周昭王癸丑五月壬午將去周，七月十二日到函谷關，度尹喜。推昭王元年辛卯，二十三年癸酉，自癸酉至癸丑，凡一百有一年，通前凡二百七十四年，乃西度也。傳記云：老子甲寅年四月，於樓觀昇入太微。次年乙卯，分身生於蜀。後二年丁巳，與尹喜會於青羊之肆，遂同往西域。至穆王元年，復還中夏，東過扶桑大帝之所，較集群仙。自昭王二十三年癸丑，至穆王元年辛巳，凡二十八年，則老君化胡訖，復還中夏之時也。《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三川震，老子言周必亡。自穆王辛巳至此辛酉，凡二百二十年，通前凡五百二十二年也。平王二十三年癸卯，老君復出關，遊西海，較集諸仙。《魏書釋老志》云：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常星不見是也。按莊王元年乙酉，即九年癸巳也。自幽王辛酉至此癸巳，九十二年，而後佛生，至匡王四年壬子入滅。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自莊王癸巳至此庚戌，凡一百三十七年，通前凡七百五十一年也。景王十五年辛未，南宮敬叔生，時孔子年三十五歲。敬王十一年壬辰，魯定公即位，始命敬叔為大夫，辭以先人❷遺命使事孔子。至定公七年戊戌，孔子年五十，乃南之沛，見老子。即老君應化諸方訖，復還中夏之時也。自靈王庚戌至此戊戌，凡四十九年，通前凡七百九十九年也。傳記云：秦昭王聞老子過，為散關修城邑。據昭王立五十一年乃滅周，推周赧王元年丁未、九年乙卯，乃秦昭王即位之年，是時老君將昇於崑崙還紫微之時也。自敬王戊戌至此乙卯，凡一百九十七年，通前計九百九十六年，

怪誕，故但云莫知所終，説其未嘗死也。唐尹文操論云：老君乃積劫得道之大聖人也，故能寄惠人間，和光幽顯，千變萬化，今古常存。惟莊子假設秦失參號之説，將以逆蕩凡淺執生者耳。而梁武帝遂以老君為尸解之仙，謬矣。遍尋老子始終，竟無解蜕之迹，而莊周獨云爾者，亦猶雲將、鴻濛之類，並傲吏之寓言。若以為實，則孔子見盜跖亦可為實事耶。按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子至周之末，居于景室之山，嘗云我常在人間，不去須臾。或為凡，或為聖，但流俗之人不知之。人行善惡，各有罪福，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若能思真念善，自可與我相遇。以此詳之，尤明其不死審矣。又按《龍蹻經》云：老子於大羅天明霞觀中告九天丈人曰：吾今應相，境界通身，上顯諸天，下應萬象，歷劫演化，開度兆人，有道上賢，降為師授，或生下界，與物混冥，託質通凡，浮沉莫辯，與道通化，應接有緣，潛行救度，不恃有恩。既其神通自在，世世隨機降應，何生死之能累乎。兒曹以管窺天，果不足怪。或云老子受學於容城，或問道於常樅，此蓋至人好賢樂善，以多問寡，亦將造端於師資以垂世立教耳，豈真有所授受耶。舊傳記其子孫顯仕繼世不絶者，此又至人不欲索隱行怪以驚世駭俗，故示幻迹以和光同塵耳。今慮後世貪縱之夫，認幻為真而託道為姦者，將授以藉口，故皆删之。至十六變之説，事迹隱晦，亦無述焉。

秦始皇帝

元年乙卯，在位三十六年，庚辰初并天下爲皇帝。

二十八年壬午，封禪泰山，乃建老君祠於樓觀之南，躬行饗祀。老君降于祠，授帝以《鬼林經》策使鬼神之符。出《樓觀傳》。

前漢文帝

元年壬戌。

老君先降于陝河之濱，號河上公，亦曰河上丈人，帝親訪之，老君授以《道德經》也。今陝州府北有河上廟并文帝望仙臺存焉。出《史記》及抱朴子《神仙傳》。或作景帝，誤矣。

成帝

河平元年癸巳。

河平二年甲午，老君降于琅琊郡曲陽淵，授干吉《太平經》。出《後漢書》。

後漢明帝

佛法初入中國。

章帝

元和元年甲申。

元和二年乙酉，老君再降，授干吉真人一百八十戒。

安帝

永初元年丁未。

永初三年己酉，老君降于泰山，召江夏史劉圖較定天下簿籍，因示罪福報應之事。見唐《記聖賦》及《應現圖》。

順帝

永建元年丙寅，後六年改元陽嘉，又四年丙子改永和，又六年壬午改漢安，又二年甲申改建康。

漢安元年壬午，老君降于蜀之鶴鳴山，授天師張道陵《正一盟威秘籙》。五月再降，賜《秦清中經》九百三十

卷、符文七十卷。建康元年甲申，老君再降于閬州雲臺山，授天師三洞衆經及超度九祖齋直之法。見《天師傳》及《蜀圖經》。

桓帝

建和元年丁亥，後三年庚寅改和平，又一年辛卯改元嘉，又二年癸巳改永興，又二年乙未改永壽，又三年戊戌改延熹，又九年丁未改永康。

永壽元年乙未，老君降于成都，授天師北斗削死注生之法。今成都府玉局化即其地。又降于鹿堂山，授以制六天斬邪文。見《天師傳》及《蜀圖經》。

延熹八年，帝遣使詣陳祀老君，命邊韶撰碑文，九年，帝親祀老君於濯龍宮，用郊天樂。並見《後漢記》。

靈帝

建寧元年戊申，後四年壬子改嘉平，又六年戊午改光和，又六年甲子改中平。

光和二年己未，老君降于天白山，授仙人葛玄《上清》、《靈寶》、《大洞》等經及三籙七品齋法、《勸戒法輪》、《轉神入定》等經。見《天台山記》及《太極仙翁傳》。

魏陳留王❸

咸熙元年甲申，老君降于隴右臨洮郡，謂王始曰：天下不久當太平。見《晉書》。

晉安帝

隆安元年丁酉，後五年壬寅改元興，又三年乙巳改義熙。

元興元年壬寅，姚秦洪始五年也。老君吉善行，令奏聞云：我帝祖也，今唐下降，按行山嶽，至華山，敕仙人成公興，令移居嵩山，仍賜以仙藥。見《後魏書》。

後魏明皇帝

永興元年即位，十五年改元神瑞，又二年改元泰常。

神瑞二年乙卯，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也。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雲中音誦新科之戒》。泰常二年丁巳，老君再降，賜寇謙之符籙七十卷。見《後魏道釋志》。

太武皇帝

太平元年，老君降于嵩山，命寇謙之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遂改元太平真君。出《魏書》。

隋煬帝

太業元年乙丑。

太業十三年丁丑，老君降于終南山，語山人李淳風以唐公受命之符。出《金鎖流珠記》。

唐高祖

武德元年戊寅。

武德二年己卯，老君降于羊角山，語得聖治，社稷延長。出《唐記》。

五年壬午，老君再降于廟所，告以破賊之期。出《唐記》。

高宗

永徽元年庚戌，後七年丙辰改元顯慶，又五年辛酉改元龍朔，又三年甲子改元麟德，又二年丙寅改元乾封，又二年戊辰改元總章，又二年庚午改元咸亨，又四年甲戌改元上元，又二年丙子改元儀鳳，又三年己卯改元調露，又一年庚辰改元永隆，又一年辛巳改元開耀，又一年壬午改元永淳。

龍朔二年壬戌，帝幸洛陽宮，建清廟於北邙治，以祠老君，設醮慶讚。老君降于殿上，二真人夾侍，光耀階壇，衆咸瞻仰。宮闈令權大力等列狀奏聞，照依所見圖寫為瑞像。見《洛

陽録事》楊護師奏狀。

乾封元年丙寅，帝封岱嶽，駕至亳，朝謁老君，御製册文，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為先天太后。出《唐書》。

儀鳳三年戊寅，帝敕建齋於陽清廟。時老君降于壇上，祥光照映，乘白馬，履壇石，皆有跡，衆所瞻仰，登時奏聞。賀表云：金相玉毫，彩奪夜明之景。白駒丹鬣，跡留天駟之誕。見朝散大夫孫瑞奏狀。

則天武后

嗣聖元年甲申，二月改元文明，九月又改光宅。攝位二十二年，乙巳改元神龍，元一十八年。

文明元年甲申❹，老君降于虢州皇天原，命鄔元宗，令傳言武后，不可草命。出《唐書》。景龍四年庚戌，為　平内難疑決，老君為白衣老父，賣卦於春明門外。象曰：宜取天下，吉。利在三日内。後於其處立廟。出《洛中記異》。

玄宗明皇

開元元年癸丑。

後二十九年壬午改元天寶，又三年甲申改年為載。開元十七年，老君降于蜀州新興寺，隱景於佛殿柱中，宛如刻畫，削洗愈現。本路文武官及道、僧、俗、尼同狀奏聞，有云：現處。又乘白鹿降于利州昌嶺上，以示收山之兆。詔於所現之處立自然觀。並出《唐書》。

肅宗

天寶十五年丙申改元至德，又三年戊戌改乾元，又二年庚子改上元。

至德二年丁酉，老君降于通化郡雲龍巖，自地接天，儀相炳然。詔圖其本。明皇御讚曰：晝現珠相，空浮瑞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申命藻繪，示諸郡國。見唐《太上皇瑞讚序》。

敬宗

寶曆元年乙巳。

寶曆二年丙午，老君降于太清宮前御路，指示長安縣鄭剪陷井之處。見柳公權書韋處厚所撰碑。

懿宗

咸通元年庚辰。

咸通十年己丑，龐勛領三千餘人欲劫奪太清宮，時士庶數百餘家在宮避難，咸見老君乘空而行，須臾黑霧

昏暗，賊迷路，自相蹂踐，龐勛亦溺水死。見汴州節度李尉奏狀。

宋真宗皇帝

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駕幸亳州，謁太清宮，親奉册寶，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出《宋朝事實》。

徽宗皇帝

政和元年辛卯。

政和二年壬辰，老君乘白馬駕祥雲，降于茅山玉晨觀，授梁光映加句《天童經》。其餘降現事迹，紀傳不繫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復載于譜也。

混元聖紀卷之一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

太上老君乃大道之宗祖，三才之本根也。太極之先，寥廓何有，道源肇啓，炁母混成，澒洞溟涬，兆朕胚渾，中有真精，自然而生，是爲神明，强名虚皇。潛司玄化，道運御世，一炁分三，爲玄元始。三炁混合，氤氳漸著，爲萬象之端。莫知其先，强目曰元，莫知其初，强目曰始，故曰元始天尊。三炁相生，九炁混合，化生諸天，成就世界。莫知其大，强目曰太，莫知其高，强目曰上，首出無極，仰之曰老，宰而無我，主之曰君，故曰无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焉。初自一炁而分三炁，是爲三天。三炁合生九炁，是爲九天。

自大羅天生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三清境也。自三天下生鬱單天、禪善天、須延天、兜術天、不驕樂天、洞元天、梵輔天、清明天、無想天，此九天又各下生三天，合三十六天。其外諸小梵天，悉係屬於此大梵天也。九炁乃融炁、炎炁、演炁、昊炁、景炁、道炁、混炁、洞炁、浩炁也。

次四種民天，

太極平育天、龍變梵度天、玉隆騰勝天、太虚常融天，爲種民天，亦曰種人，謂開劫之初降爲人種也，釋氏呼爲四禪天。此天上取太清境三千三百萬億炁，下生八梵天五千五百五十五萬炁，凡一炁三千里。此天出十五萬炁，爲三界之上，超陰陽之數，故無年壽之限，水火風灾所不能壞也。

次分三界，

次八梵天，

始青天、青元天、始丹天、太丹天、始素天、太素天、始玄天、太玄天也。

次人間世。

北方清静世界，東北長安世界，東方納善世界，東南用賢世界，南方棄賢世界，西南仁静世界，西方浄行世界，西北延賢世界。

❶『疏』字原作『踈』，據《重刊道藏輯要》尾集六《太上混元聖紀》（下簡稱《輯要》本）改。

❷『人』字原作『入』，據《輯要》本改。

❸『王』字原作『主』，據《輯要》本改。

❹『甲申』原作『申甲』，據《輯要》本改。

下置九地，結爲山嶽，融爲海瀆。第一壘潤色澤地，第二壘剛澤色地，第三壘脂色澤地，第四壘潤澤地，第五壘金粟澤地，第六壘金剛鐵澤地，第七壘水制地，第八壘大風澤地，第九壘洞泉無色綱維地。每壘一重土，一重水，一重風，自上而下也。

陽精爲日，陰精爲月，分日月五行之精爲星辰。二炁交會，則動植萬彙更相産化。

按《開化置品經》曰：吾於無形無名濛澒溟涬之中，開道玄黄，分靈散炁，從大羅下生三境，次生九天，立九帝為三寶之玄律，二十七天為境界之修品，三十六部為三境之玄根，下為三十六天之域宅。次三十二天，三十二帝，潛運開化，下分三界，傍貫璇璣二十八宿，五星躔度以明五方，清炁上騰，重濁下凝。下生九地，中生九人。天地人物，無不備焉。故陽和正炁化生上聖高真，柔和沖静之炁化生元君聖后、仙妃玉女，剛烈英勇之炁化生天丁力士、神兵將吏，陰陽五行之炁化生男女，雜謬之炁化生飛禽走獸。咸承一炁，萬種不同，隨其化生也。

大劫之末，九地之上至無色界，三灾大作，萬象消化。種民天之上，灾所不及。元炁復合，再爲混沌。歷劫重開，復命天人降爲人種，爲君爲臣，洪道建法，隨時布化。已經無量浩浩之劫，悉皆如是。

按《上清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度為陽孛，地紀推機三千六百度為陰蝕，天綱三百三十日運關一周，地紀三千三百日推機一度。九千九百度為天地炁交，名大陽九、大百六，亦名大劫大運也。以數乘之，大凡三百三十年一度陽孛，此為小陽九之灾。一百八萬九千年即天綱運關，三萬三千周地紀推機，三千三百度大運之交也。夫天動地静，陽躁陰遲，故有孛、蝕之異耳。此時天氣窮於太陰，地氣極於太陽，陽極則孛，陰極則否，陽極則其精化為水，陰極則其精化為火。先焚為大火，次漂以大水，上至九天之下，下至九地之内，金玉消化，毫末無遺，然後元氣復合，謂之混沌。混沌再分，則三天上聖，四天種民，下世教化，亦如此劫之初，三皇五帝相承而治矣。如此變革，總名為元炁離合。老君歷此離合之數，經無量劫，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此之謂也。《風俗通》曰：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十垓曰載。載者謂地不能載也。又按《九天生神章》曰：大運將期，數終甲申，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筭功過，善惡當分。自赤明以來，至上皇元年，依元陽玉匱受度者，應二十四萬人。開皇以後，數至甲申，諸天選叙，仙曹空廢，官僚不充。依《元陽玉曆》，當依三代，更料有心，積善建功，為三界所舉，五帝所保，名在上天者，取十萬人以充其任。又當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儲官。三官相應，皆逆注種名。謂合生四天爲後劫種人也。又九幽之府，被東

華青宮九龍符命，使拔九幽男女死魂，宿名有善，功德滿足，應受開度者，取三十二萬人，以充甲申驅除之後，開大有之民。劫歷皆然，悉稟命於老君也。

天地之狀，象類雞卵，元炁繞之，如日之暈。如是天地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重，各於其中立天文地理，運陰陽五行，列神祇，產萬彙，秉生成之柄，鎮造化之原。故在天爲衆聖之尊，在世爲萬教之主，謂之老子者，道之形也。應既不一，號亦無量。或三十六號，或七十二名，或號九天上皇，或號洞真帝一君，或號高上玉帝，或號長生大帝，或號太平正真太乙妙炁皇君，或號九玄帝君，或號太千法王，或號九靈老子，或號太上左玄真人，或號上清金闕三洞妙經大法師，或號高上大法王，或號玄一真定光，或號金闕後聖君，或號九老仙都君，或號九炁丈人，或號太上丈人，或號千二百官君，或號無爲父，或號太平上景君，或號萬物母。其降生之時，十方天神空中稱讚，尊號有十，曰太上老君、圓神智、無上尊、帝王師、大丈夫、大仙尊、天人父、無爲上人、大慈仁者、真元教主。天人稱讚，亦有十號，曰無爲之君、無上玄老、太上老君、高上老子、天皇大帝、玄中大法師、有古大先生、金闕帝君、太上高皇、虛無大真人。復有至真無極大道、自然元始太上天尊、道君、無上天真、天老、天師、黃老、玄宗、世師、神人、真人、仙人、至人、大人、道人、聖人之號也。

老君洞真極聖，本無常形，消則爲炁，息則爲人。或於太虛之中凝爲真容，體大無邊，相好備足，上無所攀，下無所躡。或在雲華之上，身如金色，萬真侍衛，百靈宗奉。或坐蓮花之內，建七曜玲瓏之冠，披九色離羅之帔，項負圓光，照曜天地。或處寶堂金殿，珠玉帷帳，萬帝朝禮，神兵衛軒。或金容玉姿，黃裳繡帔。或素服玄冠，乘朱鬃白馬。或下治十天，封掌兆民，居太微、勾陳、紫房中，爲天皇大帝。或春化爲衣玄黃二炁之服，青錦飛裙，手執虎符，坐七色之雲。或夏化爲老翁，戴九龍之冠，衣黃紋之衣，服黃羽之裙，手執金板，立紫雲之上。或秋化爲童子，衣五色之衣，或乘獅子，或坐青雲。或冬化爲蒼玄青三色之光，光明混沌更相纏繞，此則返金闕之炁，更受鍊飛玄通晨之精也。或化身爲玄天大帝，經云八十二變爲真武。故佑聖真君啓請有云：仰啓玄天大聖者，北方壬癸至靈神，金闕真尊應化身，無上將軍號真武也。

其神通自在，隨感則現，能白能黑，能方能圓，能屈能伸，能修能短，能老能少，能一能萬，縱橫反覆，厥體靡常。或爲千二百老子，應現諸天。或爲百八十道君，接引凡世，分靈散景，倏忽周徧，而真一之身湛然常寂，常在太清太極宮也。老君嘗以上和元年歲在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化生於鬱單北玄玉國天罡靈鏡山李谷之間，上玄靈母九玄之房。初，母之始孕，夢玄雲日月纏其形，六氣之電動其神，遂有妊。

既誕之辰，有三日並出，乃以谷爲氏族，用曜景爲名。一名弘，字子光，一名玄水，字山淵。

上和乃天上之紀年也，如赤明、朱靈、清漢、天漢、開皇、上皇之類也。而世俗之士秖知甲子造於大撓，年號始於漢武，便以上和等號皆謂之妄，殊不知上天自億劫以前，紀年不廢，世人無從而知耳。自鬼谷子、北郭子、張天師、葛仙公等方引諸天之號以配人間時代也，不然則諸仙博古該今，窮幽究微，豈不知秦漢之前未有年號耶。至如開闢之初，建立法度，及世代因革，悉由上天數定，非世人時遣天真降教以傳人世耳，能先天而肇造也，學者詳之。

於是斂魂研魄，守胎寶神，録精鎮血，固液凝筋，吞光飲霞，咀嚼飛根，内德圓充，外累遠判，形分百萬，變化無窮。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八景瓊輿來迎，以登上清宫，授藥剛丹玉鳳璽，金真玉光，給神虎之符及飛行之羽，朱錦龍裙，青帔虎帶，戴圓容神冠，受書爲金闕後聖帝君。

老君於龍漢元年分身於中央大福堂國，出真文赤書以化其民，民皆長生。又於南極赤明之國出火煉真文，故號洞陽之庭，有流火之池，人煉其形，皆成金色。上置南昌之宫，下立朱陵之館，以主生成。

老君以龍漢、赤明、上皇、延康、開皇五劫皆運始青、丹光、中靈、素華、玄陽之炁，輪轉而爲玉曆、龍漢以來，渺渺億劫，混沌之中寥廓無光，載籍巨考。赤明開圖，然後經典始可得而推也。真文者，五方真炁之精凝結成文，八角垂芒，或爲雲篆之形，或成飛走之狀，即今之符文，天真之信契也。以上並互見於三洞真經也。

又於東極碧落之天，浮黎之國，書真文於空青之林，成紫字之文。其林身生文章。人得風聲成音，鳥食其葉，其民長生，安樂無其羽，即能飛行。其民長生，金精流映，人挹其水，身生金光，與天相畢。又於北方鬱單之國，書真文於洞靈之觀，以度兆民。其下寒池靈津，自然流澳，人得飲之，無有終極。此五土之内，皆禀老君靈寶之教，以得長生。因命五老上帝，以鎮五方。行道垂教，和寧群品也。

《隋書經籍志》云：元始天尊生於太無之先，禀自然之炁，沖虚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所説之經，亦禀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浄，積而修習，漸至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

體。宋張商英《道德經》云：劫運悠曠，太少格塞，邪炁失元，散著群生。因其九竅，發生情識。情流識蔽，宛轉顛倒。因流起愛，蔽愛生憎。憎愛交攻，前伏後起，棄明趨昧，積昧為陰。陰結為幽，入幽為鬼。神正為人形，傍為異趣，啖食陵暴，性不得靜，命不得延，黑炁慘霾，干犯霄極。三清化主，三帝天君，鑑觀在下，一念興悲，自然妙炁，絡繹成文，靈風鼓奏，自成音聲。至慈度厄，至仁好生，至正摧邪，至明破冥。上列曹官，下設獄洞，衆真受職，列仙分統。真機既漏，玉字乃出，火煉洞陽，筆著空青。玉檢金版，符籙呪訣，教授仙衆，威制魔群，煉度魂魄，役召萬靈。太上道三，上真道七，中真道六，下真道四，金口所説，三師所授，瑤函寶笥，祕蓄天臺，遺落人間，太倉一稗，修真之士，集為三洞。無無上真，名曰洞真。幽深微妙，名曰洞玄。靈奇隱顯，名曰洞神。非真之真，泯寂無文。非元之元，妙體孤存。非神之神，欻忽無垠。此明三洞真文之旨趣也。

老君又化身號靜老天尊，行教五方，遂於東華山九合玄臺説法，以授東極始老國王。其王妃、王子、大臣五千餘人，同修其道，俱得地仙。乃建習仙宮，習靈、七正二館，令學仙者居之。二百年中，國内白日昇天者三千餘人，其王昇爲妙梵天主。

按《青童内文》云：始老國在東海之外也，一名清和國妙梵天主，後以逸樂過度，謫下人間，為罽賓國王，老子化之為佛者是也。

老君在天皇時，號玄中大法師，亦曰通玄天師，出《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下教人間。在地皇時號，有古大先生，出《洞玄經》一十二部，化人以無上正真之道。在人皇時，號盤古先生，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人以太平無爲之道。

在伏犧時，降于田野，號鬱華子，授《天皇内文》，又降河圖八卦之文，教人以順性之道。在祝融時，降于恒山，號廣壽子，授《人皇内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陶鑄爲器，以變生冷。在神農時，降于濟陰，號大成子，授《地皇内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植穀果，以代烹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略見唐紀。在黄帝時，降于崆峒山，號廣成子。帝即位二十九年，憂天下之不治，乃往見廣成子而問曰：聞子達於至道，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觀陰陽以遂其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亦以荒矣。而佞人之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余將語汝。夫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清必静，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少思寡欲，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

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謹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謹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也。黄帝再拜稽首曰：吾子之謂天矣。廣成子又謂黄帝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民皆以爲終。彼其物不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乃授帝《陰符經》。

老君於三皇時説經，世謂之三墳之書，久失其傳。兼累世所説經，多藏瓊室瑶臺，或秘龍宫海藏，神真保護，世莫得聞。今所傳者，太山一毫芒爾。

久之，又命西王母授帝元始天尊玉像，帝置於高觀，以敬奉之，常有綵雲覆其上，故號爲道觀。道觀之號，自此始也。

按《太平廣記》所引道經云：在昔道炁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炁，理於東方，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炁化而生金母，以主元毓，神玄奥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炁，結炁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炁，而毓養天地，陶鈞萬物，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號曰西王母焉。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木公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故男子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時往謁九靈金母，一歲再遊其宫，共較定男女真仙，皆品功行以陞降之。天地劫歷，陰陽代謝，時運興廢，陽九百六，舉善黜惡，靡不由之。總其籙籍而上奏元始，中關玉晨以稟命於老君，故老君授道於黄帝，乃命金母示以元始之像焉。

老君又命帝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飛雪爐火之道。帝遂鑄鼎荆山，煉丹成，服之有雲龍來迎，帝乘龍上昇。時群臣、侍女同得昇天者七十有二人，其餘小臣不及上，爭持龍髯，攀墮黄帝弓與鼎，皆抱之號泣，世謂之烏號之弓。臣民無所追慕，遂取其遺物於巴山，造墳以藏之，號。又於橋山葬其衣冠，號黄帝陵。巴陵。

鼎所墮處，謂鼎湖焉。

今處州縉雲縣仙都山，其巔有鼎湖，無路可緣，上生金蓮，其葉嘗飄墮於雙溪，故名金華縣。古以帝氏縉雲，故以名其邑，信不虚也。

初，老君垂世立教，故示有修證之訣，師資傳授之格，乃以上皇元年甲子七月二日出遊西河，時見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三素飛雲，導從群仙，浮空而來，同會西河之上。天尊吐洞玄内觀玉符，以授老君。老君

稽首，承教服符，三部八景神身中並見，金書玉字二十四圖，空中自明，洞徹無窮，羅縷自然。即命主圖上仙依而畫之，金書紫字，丹簡玉章，於此成立。自南極上元九光太真王夫人、東西二華、南北真公、五嶽神仙、清虛真人所授真文，並出於老君焉。其圖分爲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神仙沐浴七千，備于玉闕，金晨玉童、素靈玉女各三千人，侍衛靈文。衆真宴禮，萬聖朝軒。玉晨大道君常謂老君曰：大劫之周，擇授上賢，自無其人，累劫不傳。後學求仙，不知道原，徒勞思存，損疲形神。夫欲尋本，當歸其根，失根求生，萬不得全。上皇玉文，子擇人而傳，其法寶祕，深不可言，當依明科承而奉焉。中皇元年壬戌三月一日，老君又傳太虛真人南嶽赤君，使君於玉天瓊房推較本元，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以授東海方諸宮青童大君，使傳後學玉名合真之人。大君既受寶經，位登上相。金華玉女、紫晨玉童各三千人，俱侍衛焉。秉靈符之節麾，命魔靈旛，逍遥紫虛之館，徘徊青華之房，滅六天於末運，剪萬精於群山，採後學於金簡，校青籙於方諸，延萬帝於曲宇，讚寶訣於妙章，撰獨立於齊真，嚴四極以檢運，普統九天九地，五嶽名山，億兆萬真，莫不咸隸，生死圖籍，細無不關。末學之子欲受經及修行，皆宜先奏金簡於青宮，投玉札於上清，典籙玉司，常陰察人精麤，其有勤苦，乃得玄授焉。

老君又傳天真皇人、太真王夫人等。又傳太虛真人南嶽赤君，使授學道宿有金名玉字高閣刻名當爲真人者。又傳太虛真人南嶽赤君，使或封於西玄王屋山中，或刻於蓬萊府北室金柱玉壁上。又以五色玉爲簡，各封五嶽石笥中，須壬辰告會，後聖君來下，當出以付四輔，使教上真之才。

按《後聖李君列記》云：後聖李君四輔上相方諸宮青童大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真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凡欲求仙，當尋其文，得其本原，道無不成。苟不知道所出與寶訣所生，謂之投暗，而學無有祖宗，真不爲

慧素經》，凡《上清大洞真經》召靈威魔神符玉章，莫不掌録焉。此經皆結飛玄自然之炁以成，其道高妙，衆經之尊，總統萬靈，匡御群仙，祕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鑄金爲簡以撰靈文，刻玉丹書以明其篇。或藏太微靈都瓊宮玉房之内，咸衛以巨獸，扞以毒龍神虎七千，備于玉闕，金晨玉童、素靈玉女各三千人，侍衛靈文。衆真宴禮，萬聖朝軒。玉晨大道君常謂老君曰：大劫之周，擇授上賢，自無其人，累劫不傳。後學求仙，不知道原，徒勞思存，損疲形神。夫欲尋本，當歸其根，失根求生，萬不得全。上皇玉文，子擇人而傳，其法寶祕，深不可言，當依明科承而奉焉。中皇元年壬戌三月一日，老君又傳太虛真人南嶽赤君，使君於玉天瓊房推較本元，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以授東海方諸宮青童大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真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凡欲求仙，當尋其文，得其本原，道無不成。苟不知道所出與寶訣所生，謂之投暗，而學無有祖宗，真不爲

降，道亦不行也。

老君曰：夫三洞寶經皆三清上道也，吾昔授之於元始天尊，于今七億萬劫，天地成壞，萬品生滅，惟吾道獨存，今猶修之於景雲之上，常以玉清玄簡出付真公，於無量壽天又付方諸青童大君。依九天品格，萬劫一出，自開皇以來，傳付後學應爲真者，九千年聽傳三人，或四十九年中遇有其人，聽頓傳人。欲受吾經，當依《四極明科》齋信詣師，受以佩身，閉心修行，慎勿輕傳。考之經科受經之格，年限不同。蓋上古淳和，萬劫一出。末代澆薄，拯救尤切，四十九年得人即傳。皆以齋戒為先，陰功為務，以拔九祖之罪，以度群品之厄，後及己身，立功布德，上遵天憲，以期超昇。故有二十七品齋科，三十六品醮法，上即以清虛簡寂為用，次即以吐納服御為階，末即以洗心悔過為宗，普即以後己先人為要，功行三千，白日登天，斯言有證者也。

又曰：欲修行上法，宜先修高上洞真三元齋直，三元合真，上應九祖。凡欲修行《大洞真經三十九章》、《雌一玉檢五老寶經》、玄母八十二上願、佩神虎金虎符、豁落七元流金火鈴銷魔隱祝威制萬靈，飛步五星，存注七元，方，太上將保爾登仙也。戒全而誦寶經、佩大符而行事，若復不仙，則天下無有不死之道矣。我之所慨，世求其人難得耳。夫有經而無戒，猶涉海而無舟楫，猶有口而無舌，何緣度兆身耶。夫道要在行合冥科，積善内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弗能爾者，皆爲徒勞於風塵，無益於生命之修短也。

老君復授青童大君靈書紫文修行二十四事，其略曰：採服飛根吞日氣之法，先服開明符，常思見日初出時，叩齒，陰呪日魂之名、日中五帝之字。存見日中五色流霞來接一身，呪嘘如法。當覺體生玉澤，面有流光。次採服陰華吞月精之法，先服太玄陰生符，常思見月初出時，叩齒，陰呪月魄之名、月中五夫人之字。存見月中五色流晶來接一身，呪嘘如法。當覺體生玉光，目有飛精。次拘三魂，以三魂棄

身遊遨，颺逝本室，或爲他魂留制，或爲魅物收録，當拘而留之，使無遊逸。其法常存心中有赤炁轉大以覆身，變而爲火，洞照内外，叩齒呼呪如法，則三魂拘留矣。次制七魄，以七魄流落，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屍相關，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魄之疾也。其法生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鼻端有白炁漸大，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呪如法，則七魄制煉矣。又人身中有三元宮，上元丹田泥丸宮，其神赤子字元先，一名帝鄉。中元丹田絳宮，其神真人字子丹，一名光堅。下元丹田命門宮，其神嬰兒字元陽，一名玄谷。此三一之神，上一服紫衣，中一赤衣，下一黄衣，皆如嬰兒之狀，欲拘制魂魄，當先陰呼其名，并存服色，次第分明。又命門宮中有大君，名桃康，字合延，衣朱衣，冠芙蓉冠，三魂侍側。暮卧，常存大君，祝守如法一十八年，大君能左激三田，右御三炁，呼陽六甲、召陰六丁來侍人也。又行鬱儀結璘奔晨之道，服靈飛六甲陰陽符，佩神虎金虎銷魔豁落流金之章，誦大洞真經，存三部八景二十四神，服琅玕華丹，挹黄水月華，徊水玉精環剛之果，即頭生七色之炁，分形變化，千乘萬騎，白日昇天。

按經云：始自大羅天開張萬範，攝生十方，先立九聖，各分九等。從凡遷仙有八十一等，本為三界迷暗參差，故立三乘以為修品，上中下殊，普令開悟。昔於龍漢初時，以聖道傳九天丈人、九天真皇。次於赤明傳虚皇玉帝。次於上劫時，以其道傳萬始先生、太真玉皇。此上聖傳其道也。太易時，以魔豁落流金之章，誦大洞真經，存三部八景二十四神，服琅玕華丹，挹黄水月華，徊水玉精環剛之果，即頭生七色之炁，分形變化，千乘萬騎，白日昇天。次於開皇時，授太微帝君，太極時授太微天帝、太素時授金闕帝君、上相青童君，此中真傳其德也。下代傳教者，應化法門十二等事：一者三洞本文，二者神符告信，三者玉訣祕諱，四者靈圖圖寫，五者歷代授道，六者真天帝玉清君口傳之訣，以紫玉爲簡，青金爲文，乃太微天帝、紫微上戒律防非，七者威儀庠序，八者方法皆學道修行要文，二者侍香，玉童結篇，名曰《靈書紫篇》，以付上相青童大君，使下授玄宮玉名爲修行，九者術數隱景，十者記傳傳示，十一者讚詠歌頌，十二者章表奏請。三洞通達，應感符證，此下代傳其教也。

老君在少皞時，復降于崆峒山，號隨應子，説《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在顓頊時，降于衡山，號赤精子，説《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在帝嚳❶時，降于江濱，號録圖子，説《黄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執九光之節、景雲之符，下牧德臺，授帝嚳以九天真靈三天寶符，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遺，下以營人，使年命無墜。帝乃祭天於北河之壇，藏符鍾山之峰，後昇天爲玄宮真人。老君是時傳道與

赤松子、被衣子、王倪、齧訣。略見唐紀。

按《魏書釋老志》云：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先天地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問長生之訣，尹喜授道德之旨。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洞靈之説，如此之文，不可勝記。魏證《隋書經籍志》云：自古黄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又曰：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為之，不通其旨，多雜以迂怪，斯所以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

在帝堯時，降于姑射山，號務成子，説《玄德經》，教以謙遜之道。在帝舜時，降于河陽，號尹壽子，説《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又傳道與彭祖。唐紀。

按《太平廣記》載《集仙録》云：女道士王妙想居蒼梧九嶷山，辟穀服氣，時念黄庭，朝謁精誠。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震空，光燭壇殿，千乘萬騎，浮空而來，旌幢鶴蓋，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見一仙官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妙想即往瞻謁。仙官謂妙想曰：吾乃往昔有虞氏之君帝舜也，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掖後人，使之知道，而世無可教授者。夫道在於内，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曰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也。頃者地司奏汝居此山三十餘歲，初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精誠，遵禀玄戒，若無所成證，此蓋上聖高真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又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尤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皆欲成人，人皆欲度之，但世人福德卑微，道氣膚淺，不能精專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道棄人也。以精誠一至，期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證，不怠不退，深可愍也。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貫萬物，為行化之要，修證之本，非言可喻。但世俗浮詐，嗤謙光為懦怯，輕退身為迂劣，笑絶聖棄智為荒唐，鄙絶仁棄義為逕庭，蓋末世之迷妄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宗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已立，澆競自祛，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不在他人。玄經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物物皆欲成人，人

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覽四表，俯睇岑巒，固不得而知也。勉之修之，佇俟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圖》授之而去。自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後數年，妙想白日昇天，所居觀改為營道觀。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老君嘗以《道德》授舜，於此可驗。故河上公云：吾者此書，已一千七百歲也。

在夏禹時，降于商山，號真行子，教以勤儉之道，授九疇書。又命宛委山之神玄夷使者，授以玉書《靈寶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劾召鬼神之法。初，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往，陰相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損，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餘、黃麾、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嘗謁雲華於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游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煞有寒暑，雷電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禀浮乎上，而衆精散于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禀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則物不可存也，非修則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煞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也。

吾昔於紫清之關受書，寶於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之太微，則雲輪上往，神虎抱關，振衣瑶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此名山則天人詣房，萬神奉衛，千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静則宴處金臺，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颺輪，渡飛砂而無雲軒，陟阪塗而無所輿，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絶，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谷而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將授汝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千邪，檢馭群兇，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於天矣。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仍命狂童、巨靈等神助禹誅爲民害人力不能制者，戮防風氏於會稽，鑠淮渦之神無支祁於龜山，皆其力也。禹後入陽明洞天，爲紫庭真人，藏真文於包山之墟。

按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乃太上授禹靈寶真文之所，遺迹存焉。今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吴王闔閭十二年正月，登包山之上，命隱者龍威丈人，入包山之洞，究其深遠。見金城玉屋，題曰天后别宫太陰之堂，於玉室几上得素書一卷，凡百七十四字而還。闔閭不識其書，使使問仲尼焉，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吾昔遊於西海之上，聞童謡曰：吴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窴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强取出喪國廬。丘按謡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銜，非丘所知也。吴王懼，復歸其書也。

在商湯時，降于潛山，號錫則子，説《長生經》，教以恭愛之道。今潛山天祚宫前龍堂之址，即其所也。

老君雖歷代應見，而未有誕生之跡，將欲和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爲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玄妙玉女即無上元君也。靈飛本皋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歲餘，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餘歲，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歲，老君自太清仙境分神化炁，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爲五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爲五色珠，大如彈丸。因捧而吞之，覺而有娠。今亳州天静宫有流星壇，即其處。

由是容顔益少，神炁安閑，所居之室六氣和平，冬無凝寒，夏無祁暑，祥光照室，衆惡不侵，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庚辰歲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聖母因攀李枝，忽從左腋降生。

仙傳所載，皆云在胎八十一年，唯《内傳》云：上帝之師元君感日精入口因娠，經七十二年，剖左腋而生。

二説雖或不同，然亦有由虞宣《出塞記》云：老子復命胞中七十二年，舉候九年。則亦八十一年也。

是時陽景重輝，祥雲蔭庭，萬鶴翔空，九天稱慶。玉女跪捧，九龍薦水以浴聖姿。龍出之池，因成九井。

按漢伏滔《北征記》云：老君廟中有九井，水皆相通，故每汲一井，九井皆動。降生之初，即行九步，步生蓮花。因指李樹曰：此吾姓也。

老君嘗於多劫之前，降生於北玄玉國李谷之間，因以姓李。今又降生李氏之家，李木之下，生而知其姓，故指以示人，非今方以李爲姓也。

謚曰聃，

老君耳高於項，厚而且堅，下有垂珠，中有三門，天神之表，與凡迥異，故以爲謚。或作儋者，漢字通用也。故《史記》亦作太史儋，如今儋州曰儋，耳也。或作耽者，音訛也。或謂其吐舌聃然而謂之聃，此又傳聞之謬也。

名耳字伯陽。或曰伯陽父者，尊老之稱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

按《九宮經》、《三五經》、《元辰經》云：人各有厄會，若易名字以隨元炁之音，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又《列記》云：老君在世最久，故名字稍多。嘗告尹喜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也。

老君降生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如天，面光象日，伏犀蟠起，玉椀穹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如北斗，其色翠緑。虎鬚龍髯，素結如絲。耳有垂珠，中有三門，高平於頂，厚而且堅。河目日月，方瞳緑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脣赤如丹。舌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如銀，數有六八，如玉，其響如金。顴高而起，頤方若矩。日角月淵，金容玉姿，龍顔肅肅，鳳視閑閑。額有光象，三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頰有白誌，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紋，其指纖長，各有策文。爪有玉甲，身有緑毛，胸有偃骨，背有河魁。臍深餘寸，腹軟如綿。心有錦紋，腹有玄誌，眼有輪文，足蹈二卍，指有乾坤，身長丈二，偏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體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雲，足履蓮花，項負雙景，五明耀日。身有圓象，動照九天，兼全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寄胎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生而皓首，故號爲老。古人稱師爲子，又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號老子。

一説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故謂之老，又是初生，故謂之子。又乃白首，故兼二儀而稱之曰老子也。

唐尹文操論曰：老子者，即道之身也。迹有内外不同，由能應之，身或

異也。其内號者，即至一、真一、玄一、皇一、元一、帝一、太一、天一、正一等是也。至一者妙而無質也，真一者淳粹湛然也，玄一者通靈不滯也，皇一者光明無上也，元一者萬道之長也，帝一者百神之聖尊也，太一者長生之大主也，天一者司陰之真宰也，正一者明威之法王也。謂兹九義，同出異名，既契玄機，故咸言一矣。其外號者，則鬱華、大成、廣壽、廣成、隨應、赤精、録圖、務成、尹壽、真行、錫則、燮邑、育成、經成、郭叔等子是也。鬱華者道化光盛也，大成者玄德普資也，廣壽者怡神術贍也，廣成者攝生功博也，隨應者感通無礙也，赤精者矜靈丹著也，録圖者符命冥合也，務成者庶績充遂也，尹壽者公正身康也，真行者精誠淳粹也，錫則者仁惠有方也，燮邑者風教變俗也，育成者牧養克諧也，經成者廓清累代也。此並隨教得名，既降為國師，故同稱子也。

居于東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

按《史記》云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皇甫謐《高士傳》《列女傳》》云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或曰譙人，瀨或作厲。其説不同者，蓋其地乃太皞伏犧氏之墟，宛丘之側，顓帝亦都焉。《禹貢》屬潁州之分，商湯復都之，謂之亳商。周武王克之《北征記》、酈善長《水經》》、闞駰《十三州已并圖經》》皆作賴，為其地近渦水，俗遂轉而為瀨焉。

聖母既誕育道身，將返天闕，復元君之位，欲示世人以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炁之清者聰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學之人鍊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炁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鍊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學，則邪魔鬼入身，百痾競生，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内求，内密

則道來，能致靜以學真，積虛以通神，則仙日近矣。苟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曠明，徒積稔索道，道愈遠也。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耳，若能攝炁營神，辛苦注真，久將得道，則與天地共寄寓於太無中也。能洞虛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涇跡塵寰，欲常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秘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炁者秘寶，非聖不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君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奧，深不可識，匪有匪無，匪聲匪色，視之不見，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人無極，近在諸身，莫知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君曰：其道亦有衛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術者變化❷之玄技，道因術以濟人，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爲而自然，術之秘者，符與炁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其信也。炁者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人雖得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一事未畢，要資符藥道乃訖。此吾之秘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炁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質，猶陶家坯也，坯木冶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不得不然也。惟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炁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出自然，乃能長存。得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灾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者，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得長生者，神靈佑之乎，將藥之力也耶。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其心，不履罪過，神明佑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爲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强生之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神丹道成，不惟長生而已，亦可作世之寶也。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炁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質，猶陶家坯也，坯木冶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不得不然也。惟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炁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出自然，乃能長存。得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灾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者，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得長生者，神靈佑之乎，將藥之力也耶。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其心，不履罪過，神明佑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爲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强生之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神丹道

勤。長生之要在神丹，知之甚易爲寔難，于能行之可長存。此之道成立得仙，吾亦學得非自然。老子再叩頭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切聞求仙不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直要。元君曰：大哉子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爲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爲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服金液者入口，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昇天爲仙官矣。凡欲服之，維先長齋，斷穀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玄中之籙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九丹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凡有千二百訣。吾於往劫塵沙天地之先，受之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居無上元君之位。吾昔以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汝，爾其勉之。老君受記，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道廣濟，如何。元❸君曰：悠悠之徒，躭榮嗜欲死者，若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傷。然道不虛行，必授真人，此道高妙，秘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行，貽諸玄籙玉名耳，自非宿命骨相合仙之人，不得聞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

《聖紀》讚曰：老君體寂太無，德資愚人多過，烏得違天科而妄傳乎。吾道盡止，將去矣，當遣太和元君語汝。

言訖即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迎之昇天。

今《太清神丹經》其法乃出於無上元君，其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咸由之，猶言服丹所致也。

老君乃遠遊山澤，求煉神丹。行經勞山，果遇太一元君乘五色班麟，從官十人。老君從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還丹金液耳。遂且授秘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大一元君，因謝神丹之方。元君曰：君是群仙之尊，萬道之主，玄靈秘術本玄分也，奚辱謝焉。老君曰：凡民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藥，令皆長生，若墜石投大賢及孝順篤信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令皆長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

《聖紀》讚曰：老君體寂太無，德資妙有，成道億劫，造化萬天，自然而然，不由積學。降九皇而設教，委歷帝以為師，獨立紫清，誰與為先。今乃請聖母而寄學，從元君而訪道，欲顯真道玄妙，非學不成，神仙高奇，修之可獲。俾夫尊師貴德，存牝守柔，表上聖之靈規，垂將來之妙範，所以隨機示教，獎善懲迷。文始、抱朴既述之於前，今更讚之於其後。

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抱一、煉丹復炁，然後乘空陵虛，出有入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一日乘白鹿履庭檜而昇天。

混元聖紀卷之二

---

❶『譽』原作『譽』，據《輯要》本改。
❷『變化』原作『變他』，據《輯要》本改。
❸『元』字原作『無』，據《輯要》本改。

混元聖紀卷之三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

商王紂二十一年丁卯正月十有二日丙午，老君鑑紂荒虐，生靈塗炭，周文王爲西伯，有仁心，將輔有德而拯斯民，遂分炁化身，乘飛颺之輪，降于岐山之陽。今鳳翔府東北十八里有啓聖宮，乃其所降之地，有西伯受道臺，遺迹並存。

號燮邑子，説《赤精經》，教人以仁信之道。西伯聞之，召爲守藏史。武王克商踐祚，遷爲柱下史，改號育成子，作《璇璣經》。在成王時，號經成子，説《廣化經》。又以道授周公旦，乃退而閑居。因出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自號古先生。至康王時還歸于周，號郭叔子，復爲柱下史。

按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蓋文王尚以侯服事商也。

老君潛龍卑秩以綏周道，至昭王時，老君知周室之將衰，乃以八天隱文授王，令保鎮國祚。昭王自謂居自然之運，稍怠於守成，將縱心於巡幸，不崇天文。老君知王之將不令終也，乃收天文，歸休故里。

老君居周雖久，常以自隱無名爲務，外和光同塵，内實清虚，不令名位之顯也。

後漢邊韶製《老君祠碑》云：老君樂無名，守不德，危高官，安下位。其定也。但隴關、散關皆在秦隴，其函谷關即在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有故關墟存焉。考之《圖經》及古老相傳，咸云老子所度正是函谷故關，昔周武王居鎬京，成王雖營洛邑，猶返西周。至平王東遷洛邑。《樓觀内傳》稱周康王拜喜為大夫，《尹喜内傳》稱喜出為關令。若以康王時喜為散關長，昭王時老君出關與喜相遇，亦於文為便。但《内傳》云出關乃至喜宅，喜宅在函谷關之西盩厔縣，若出關，則無喜宅矣。蓋函谷關在鎬京之東，老子又在函谷之東。仙公本其西駕之意，乃云去周西度，言將去周，故西度也。若言老子見化潛流。蓋言將化西域也。《出塞記》云：西度函谷。李亢《函關銘》云：尹喜邀老君，留作二篇而藏之。玄靜云：西出隴關。催浩云：喜為散關長。秦《圖經》載散關傍有尹喜城，亦疑周康王時喜嘗為散關長。蓋以史傳但言度關，不言所度之處，故後賢各以意言，亦猶巢、許飲犢之所非止一處，夷、齊首陽之山不知所在。

得設函關而言散隴也。按秦之遠祖非子始居太丘，與戎雜處，即岐州之地。孝王使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有功，初賜邑於秦，即隴西秦亭也。厲王時，秦仲誅西戎，因賜之太丘之地。秦仲不能有，還處秦亭。及襄公送平王東遷，王賜之岐西之地。秦又東獵至汧渭之間，感其先得封之由，乃卜居隴東。穆公敗晉于韓原，闢界東至于河。獻公漸東而都櫟陽，孝公乃營冀闕，謂之咸陽。由此推之，秦自隴東而西居秦邑，又從隴西而東處汧渭，則孔子後隴、散即秦之中地，何事於此置關。散關所以有尹喜城者，蓋赧王時老君與尹真人將昇崑崙，取道於此。秦昭王命於其處置城邑以表之，故有老君停驛、尹喜城也。説者見此有尹喜城，即疑散關是喜任官之處。既已周關在此，則不得言過關乃至喜第也。考之驗事尹喜為令之所，老君逢喜之地，當以函谷關為定。唐天寶元年，於此獲老君所藏天寶靈符，詔改桃林縣為靈寶縣，於其地置靈符觀。明皇親禮，御製碑銘立于觀内。宋朝真宗皇帝亦嘗御製《度關碑銘》刻于石云。

初，尹喜志慕道術，少好三墳八索之書，善天文緯候，乃結草爲樓，仰觀乾象，精思玄道，號爲樓觀。喜於是瞻見東方有紫炁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爲函谷關令，王從之。

喜字公文，康王朝為大夫，後召入東宮賓友。按《内傳》稱喜母曾晝夢天絳霞流繞其身，咽之。及喜生，靈光飛其側，眼有日精。少好墳索，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逸響遐宣，召為東宮賓友，出補關令。劉歆《七略》云：關尹子者，關吏也，名喜。《史記》、《列仙傳》皆言關尹喜，未知尹是喜之姓，是關之長。如《莊子》云子列子問關尹，則尹為長也。今有姓尹者，當承喜之後，則喜為關之尹，以官命姓尹乎。然玄妙玉女降生於天水尹氏之家，《内傳》及《神仙傳》皆云關令尹。按《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以此考之，則下士掌啓閉之人，司關為諸關之長也。《莊子》有門尹，《禮記》有里尹，《國語》云：敵國賓至，門尹以告。是門長、里長、關長，通謂之尹也。但喜為諸關之長，故得迎候老君耳。然周之關尹止是上士，非大夫，而劉向《列仙傳》云：關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内傳》云：善天文秘緯。按《周禮》有馮相氏、保章氏，皆掌天文，秩並中士。惟太史是下大夫，亦總天文氣候之事。喜善天文而為大夫，或是周之太史乎。即其在朝常任大夫之職，其出則兼上士之任，蓋喜知老子將至關，故求出為令尹以候之也。今終南山陰盩厔縣神龍鄉聞仙里中有草樓觀先師傳》及《樓觀記》並云：按《樓觀先師傳》及《樓觀記》並云：周康王時為大夫，至昭王時遇老君

得道，遂侍雲輿西邁。其後穆王敬尚遺塵，乃為建祠修觀。故其碑文曰：樓觀者，周康王時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以其結草為樓，故因以為號。又曰：周昭王西巡，秦文東獵，並枉駕回輪，親崇敬道。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帝立宮於觀北。晉、宋謁版，于今尚存，秦、漢廟户，相繼不絶。由是觀之，足驗老君度關在昭王時也。或云東周時也，蓋後人但見孔子時老君猶在，故為此言，不知老君化胡之後復還中夏，其度關屢矣。然無事可紀，故略之。今為尹真人授道之始，且為化胡張本，故特書以表之耳。

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内有大聖人經過京邑。乃先勑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即預期齋戒，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候天真入境。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乃入白喜，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天人暫留神駕。老君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此一試也。凡先聖度人，必先歷試。關尹既三試皆過，老君乃告以實曰：喜復稽首曰：天人豈是取薪，久承大聖人當來西遊，勞神暴露，少憩神駕。老君曰：聞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永存綿綿，是以升車就道，經歷子關，子何苦而見留也。此二試也。喜又曰：今睹天人聖姿超絶，乃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託言，少留。老君又稱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吾之身也，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綿綿常存。此《西昇經》末章之旨。

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吾。此三試也。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斗中有天理四星，主統理萬物，老君居焉，故《混元聖德賦》云：或耀魄於勾陳，或韜光於天理是也。昴星，正西方之宿也。

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青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喜少好墳易及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故知必有聖人度關。夙夜存思，未嘗暫息。今以有緣，果遇仙駕，願垂愍誨，開濟沉冥。老君既三試之皆過，乃怡然含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神通之見，當得度世

也。喜忻躍，再拜叩頭曰：敢問大聖人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悉説。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進盥櫛，行弟子之禮。

甫里先生論曰：觀老氏與尹生，豈不警悟先機耶，而猶如此執謙辭者，欲教世耳。

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出關者，計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令汝御車，還當以黄金計直償汝。甲如約，及至關令，飯青牛于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輒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顧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矣，汝已久應死，吾以太玄陽生符與汝，汝所以得至今日，汝奚不念此而訟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憫甲違心至死，乃爲甲叩頭請命，願赦其罪，得以更生，乞爲出錢償之。老君重喜慈捨，曰：善。乃復以太玄陽生符投之，甲即立生。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道自去汝，故死耳。今償汝錢。喜即以錢給甲，而以禮遣之。甲請留，不許，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恩曲赦罪戾，今此柘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老君竟不許。老君爲喜留關下百有餘日，喜齋戒，叩頭再拜，跪請曰：塵凡孺子，幸遇聖人，投身委命，願聞大道。老君曰：微哉子之問也，夫大道守真三品爲則，以一爲制、水火之候奈何。老君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均，腹三臍，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内一百，善調匀。陰火白，黄芽根，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即歸一，還本原，至一周，甚殷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甚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子午沾，浄魄魂，得長壽，入仙村。樂道者，尋其文，諦思之，勿須論。又歌曰：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回則高矣妙矣，未學未究，願賜指示。老君曰：一者是鉛鉛爲君，二者是汞汞爲臣，若鉛不真，其汞難親，若鉛是親，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將軍，和合兩姓，異族同群。白汞作腦，黄芽爲根，化鉛爲粉，煉汞爲塵，陰居陽位，陽數陰匀，月盈日昃，寒暑區分，開設法象，赫然有文。唯吾此道，天地常存。喜拜曰：藥物之旨敬聞命矣，鑪鼎之候奈何。老君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

此。水銀一味互成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爲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又歌曰：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黄之物成須臾，當時雄雌紛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童玉女與我俱，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沉浮。汝其震敬必來遊，金液之訣盡於此矣。丹成，作金以爲食器，亦得長生。先試作金，金成乃可服，故曰金丹可作世可度也。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八鍊九轉還丹伏火之訣焉。老君復謂曰：審欲神仙，先當服還丹金液，汝不能服還丹金液，虚自苦耳，爲風寒雨濕鬼炁所繫，司命不能救也，可不勉哉。努力作丹早自防衛，勿示愚人，令謗毁神道，益子之過。嗟乎，行屍雖富有萬物，貴爲王侯，不滿百年，成土一簣，甚可哀也。合作神丹，勞苦須臾，一成便仙，與天相畢，恣心所欲，樂何央哉。喜曰：天地之精華，炁，道有二乎。老君曰：天地之精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氣交會而成者，謂之外丹。含和鍊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宮，採於五石以哺百神，此内丹也。含和鍊氣，修道之士，得内丹者可以延年，得外丹者可以昇天。三一九思者，内修之要也。九丹金液者，外丹之極也。合而修之，道成決矣。

漢天師撰《金液神丹經序》，其略曰：神仙之趣，要妙之言，無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已備載於淵宗，非雲門，下固靈根，知者甚易，行之甚難。夫形動德散，氣越道叛，精消魂損，目一毫之所宣也，其神德之狀，感興所動魄亂。是以聖人静形固氣，畜精收視，則道沖虚紀道者也，其道德虚凝，魂魄固守，形一神萬，由，以制經設教，紀載異聞，彌綸大道乃成就。常以半夜之後，偃卧握固，鼻納清炁，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以兼忘，咸稱有德，統之以無待，利九思，神定炁安，仙道近矣。因授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喜曰：三一之用出入，群生莫見其端，百姓日用，常善不知所以。此其權見其於清旨願賜指示。老君曰：三一之道，神明，而為萬物津梁者也。其道焉，其仙所重，世莫得聞，子其秘之。兩眉間德焉，推宗明本，窮洲極妙，總衆枝却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以真根，攝萬條於一要，繼然而不絶泥丸，上丹田宮也，中有赤子字元先，名帝卿。心中爲絳宮，中丹田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光堅。臍却入三寸爲幽變，龍化靈昭，其含枯絶者返生，挹生氣者無遼，登景漢以凌邁，遊雲嶺以逍遥。迺至面生玉光，身育奇毛，吐水噀火，無翮而飛，分形萬變，恣意所為，塞江川不以覆簣，破山梁不煩斧錐。其神難紀，其妙叵遺，大哉靈要，不可具述。

命門，下丹田宮也，中有嬰兒字元陽，名玄谷。皆長三寸，同服赤幘，赤衣赤履此三一也。一云上紫、中赤、下黄衣，皆是嬰兒之狀。下一座金牀玉几，常以金鑪玉匕攪精華以哺上一、中一，當晝夜存之也。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炁變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真人然后爲赤子，此真一也。又曰：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可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静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❶守一。常以虚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獸歸之，人能虚無無爲，非欲爲道，道自歸之矣。餘見《西昇經》。乃授喜太陽金真九鍊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政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身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洞玄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即與太陽合形，同臻於道。喜皆得其秘，再拜稽首，敬佩玄旨。

論曰：聖言至簡，元理不繁。如上所述，乃關尹累日懇請，太上玄機酬答之言，纂集其要，以示來世，非一朝一夕之談也。

喜於是力辭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他日請曰：蠢愚不知所問，願請益。老君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形，結氣成神，終始無窮者，莫先乎静。故天静以爲變，人静以爲生。聽内觀，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教，神景爲之降，福德爲之臻，和氣爲之應矣。子欲静神，先沐浴齋戒二十五日，然後精鍊己身，魂魄和平，乃可入室。入室之后，或丹蛇來著子心，或試子耳，但勿驚怖，有問勿對，有所傷犯亦勿爲懼，但安心定意，其物自去。經二十五日、四十五日、六十日、八十五日、一百五日、一百二十五日、一百五十日、一百八十日，並有神來，皆是試子，但安心勿對，不能爲害，若生怖懼，爲試不過，則失道矣，戒之慎之。一百八十日後，室内自明，安危存亡之事，無不預知，身中宫府，一一顯見。二百八十日後，衆病皆除。一年之後，瘢痕皆滅。千日之后，形神俱妙，爲真人矣。即授喜《妙真》、《内解》、並《太清》、《上清》三洞真經、靈寶符圖、太玄等法，俾教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母❷斷絶。喜稽首禮謝。乃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即吾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綿綿若存。今吾逝矣，亦返一原。老君將欲西適，喜叩頭乞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戲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可得焉。喜曰：入火入淵，入地上天，灰身没命，願隨大仙。老君曰：得道之士，目能洞視，耳能洞

聽，變化不測，隱顯莫定，尚未能隨吾遠適。子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安得變化隨吾聖身。喜再拜曰：通神變化之道，可得聞乎。老君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有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語變化之道，子能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子行化諸國。再越二十八日，喜復焚香再拜，請曰：喜幸聞至道，欣喜難言，願賜著書，闡揚道旨，以詔後世。老君曰：善，汝應爲衆真之長，當於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即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曰：吾此文未嘗輕以授人，凡經千載方一傳爾，子其勉之。喜拜受欣躍，持誦奉行。道成矣，遂傳後學云。

按劉歆《七略》，劉向讎校中《老子》書二篇，太史書一篇：臣向書二篇，凡中外書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複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二四十四章。此則校理之初篇章之本者也，但不知删除是何文句，所分章何處為限。中書與向書俱云二篇，則未校之前已有定本。參傳稱老子有八十一章，共云象太陽極之數，道經在上以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經在下以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而葛洪等不能改此本章，遂滅道經常無為一章，繼德經之末，乃曰：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上下經以應九九之數。嚴君平乃云：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其彼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此又出自君平，無所依據。今檢類衆本，有依文連寫者，亦有分題八十一章，若古詩之章句，每章分別，於文為繁，則其所擇科段可了，不復每有舊書。故《老子》亦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亦其義也。是以孔子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老彭之嘆。今檢他書，所引《老子》，或曰玄經，及韓非之述謂《老子》，與今見行之本，文字微有不同，猶《論語》之有齊、魯，《尚書》之有古、今，聞見異辭，未足怪也。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望安丘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家之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五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註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文為繁，但不滿六千則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死，稱為《黃帝書》曰，則五千之字或有舊書。故《老子》亦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亦其義也。是以孔子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老彭之嘆。今檢他書，所引《老子》，或曰玄經，及韓非之述謂《老子》，與今見行之本，文字微有不同，猶《論語》之有齊、魯，《尚書》之有古、今，聞見異辭，未足怪也。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望安丘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家之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五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註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文為繁，但不滿六千則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

大數矣。唐陸希聲《道德經傳叙》云：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憂民之不厎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怡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所不能易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為教之謂也。文之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為教之謂也。質之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也。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搥提仁義，絶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不可以為治。於戲，世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跡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嗚呼，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無迹，故老氏本源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説仁義，下陳禮學之道之不行也，或危身歷聘以天下為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失，刑攻之繁，言其馴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終於天下，如此迹無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於身心，形於家國，終於天下，如此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其備也。而惑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出，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厚誣者哉。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家，以《道德經》為首，可謂知本末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機，探至精之歸，斯所謂至神者矣。奥，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詘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且仲尼親見老氏，嘆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誠無間然。記傳後世不能探其意，是以異端之説紛紛然，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作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旨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微，使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太道用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與孔子合其權冒天下以道德之化，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時，良有以也。且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無迹，故老氏本源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道之不行也，或危身歷聘以天下為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迹無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經》為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詘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且仲尼親見老氏，嘆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誠無間然。記傳後世不能探其意，是以異端之説紛紛然，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作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旨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微，使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太道用

其名，執古以御今，致理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莊子》云有秦失弔之語，蓋齊死生為治少得其道，惟漢文耳。其他反之寓言耳。夫帝王之墓曰陵，混元傳詭説，皆不足取也。

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退身吏隱，以慈儉為本，而此陵周回將於喜宅南山阜上辭決昇天，喜悲戀五里，高逾十丈，孰為老君為之乎。請留。

老君所以未便適西，復昇天者，姑俟因混元於此陵昇天，故以老君名也。喜道成，同往化胡也。

當昇天之時，五色光貫太微，徧及四方。昭王問太史吉凶之證，太史云：小山曰陵。時俗不知，謂為陵墓。且史籍之中，並無老君死處，唯

老君重告喜以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之旨，戒喜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矣。言訖，聳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現金光，洞照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黄，良久乃没。喜目斷雲霄，涕淚攀戀。其日江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徧及四方。太微，《史記》作紫微。喜遂以老君所説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滅欲之言，叙而編之，爲三十六章，以將昇西極之際所演，故名《西昇經》焉。

論曰：老君所乘薄奮車，歷代寶之，至今猶存。其昇天臺在樓觀之南，今人相傳，呼為老君陵。《爾雅》云：小山曰陵。時俗不知，謂為陵墓。且史籍之中，並無老君死處，唯《莊子》云有秦失弔之語，蓋齊死生之寓言耳。夫帝王之墓曰陵，混元退身吏隱，以慈儉為本，而此陵周回即囑其童曰：煩爲我告太官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廣，湧出蓮花之座，老君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耀之冠，衣晨精之服，按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之上。舉家見之皆驚怪，老君曰：吾太微是宅，真一爲身，太和降精，耀魄爲人，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尹喜匍匐，歔欷悲啼，踴躍喜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顔，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老君從容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秘要，粗得其妙，恩濟祖先，咸受無量之慶。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氣，三年功畢，已造其妙，心結紫絡，面有神

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保於紫房，炁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曰：汝之玄分致然。即令❸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洎諸仙衆，倏忽之頃，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勅五老上帝、四極監真授喜玉册金文，賜以《道德》五千言自喜傳受方行於世，故曰文始先生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襭緑袖，交帶霓裳，羅紋黄綬九色之節，及金童玉女各五十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衛僕御之徒，喜之願也，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顧何德以秖承，敢辭。老君曰：子慕道積久，隱德昇聞，修鍊勤勞，玄功已遂，非吾有私於子也，子其勉之。喜辭不獲，乃再拜受命。自此方得飛騰虚空，叅侍龍駕，遊行八方。老君遂爲太官聖母説《无陽經》，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昇天。老君以太官家世積功德，昇聞上天，緣合昇舉，故託化於其家。

今成都府有青羊宫及降生臺、元陽臺之址存焉，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樂朋龜奉勅撰其略曰：原夫八十一天，比太上之半壽。六百萬歲，當无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氣結成於金骨，不析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執長生之文，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為萬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氣結成於金骨，不析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執長生之文，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為萬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氣結成於金骨，不析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執長生之文，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為萬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氣結成於金骨，不析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執長生之文，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為萬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氣結成於金骨，不析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執長生之文，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為萬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氣結成於金骨，不析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執長生之文，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為萬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氣結成於金骨，不析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生，過期者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執長生之文，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為萬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故知大道者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一神顥顓以俱來，鑿開造化。三氣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渾。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而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遥之輦，徐甲執御，從先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物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之盡遂。又曰：當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為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是勅青帝之青龍，化青羊於蜀郡，乘雲紫於紫府，降紫氣於王宫，將停不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

頓止嬰啼。爰從赤子之身，却變白頭之士云云。銘曰：洪源肇開，浩劫無際。恍惚大道，希夷象帝。太初能隱，太始來繼。玄黄在殼，清濁未蜕。天地之前，億千萬歲。設教隨機，應變無滯。三皇益明，五帝增睿。率土皆泰，群生咸濟。樓觀發軌，函關掛轡。屬賓闡化，身毒布惠。無狀之狀，無聲之聲。去莫可送，來莫可迎。强字之字，强名之名，太虚之上，黄金為城。杳冥之内，白玉為京。煥赫亡極，牢籠八紘。萬國同酌，百川成傾。莫得而竭，莫得而盈。淺而行者，長居利貞。深而行者，永致太平。又曰：鑿開天地，刳剔胚渾，把捉日月，包裹乾坤。萬象俱盡，唯道獨存。三教爭長，惟道獨尊。唐中和四年九月勑西川節度使立碑青羊宮，見今猶存。

混元聖紀卷之三

---

❶『如』字原作『知』，據《輯要》本改。
❷『母』字疑應作『毋』。
❸『令』字原作『今』，據《輯要》本改。

混元聖紀卷之四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

老君謂尹真人曰：子昔欲從吾遠遊，今道已成，可以遊觀八紘之外也。乃吐八方隱文授之。喜奉受訖，即致八景雲輿，老君乘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黄天丹節，蔭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颺輪，師子啓途，鳳凰翼軒，策空東遊，真人與四天王從焉。至日窟常暘之山，掇扶桑之丹椹，散若木之朱華，觀碧海，挹東井，過鬱池宮，暘谷神王、東海青童、仙衆陳丹椹朱實、金津碧醴。次登祖山，觀芝田，採養神草，息蓬萊宮。復南遊風山，登青丘，過紫府，太元夫人、紫府先生獻九光甘液、白文王英、青林白子。此山一名蕭丘，出九光芝英、火浣之布。登長離山，越赤津，入太丹宮，南極夫人設瓊花玉酒、赤靈火棗。至絳山，觀流火之鄉，息朱陵之闕，太和玉真華蓋上公列炎岡朱髓、飛

丹紫桃、雲浪之液而奉焉。乃西遊龜臺，入七寶園，觀飛玄紫文。過流精闕，九靈金母太素元君進玉文之棗，其實如瓠，命侍女陳返魂靈香、玄光碧桃、金紫交棗。次泛弱水，登鳳山，挹玉池，息昆吾山，白帝天君採七名石芝、流精玉膏、金光丹醴進焉。北遊崆峒山，過洞陰宮，北極真公獻千結神草、玄雲李空洞瓜。其瓜四劫一熟。登玄丘，觀朔陰八煉池，息廣寒墟，太玄仙伯奉絳樹丹實、三玄紫桮進焉。復登中嶽崑崙山，

此非人間之五嶽，海上之神山也。東嶽曰廣桑，南嶽曰長離，西嶽曰麗農，北❶嶽曰廣野，中嶽曰崑崙。

遊玄圃瑤臺，入閬風，觀七寶瓊林，聆九苞鳴鳳，盼日月星辰交輝，下覽四天下如指掌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天帝神王之下遊處也。一面有二百四十門，有珠玉七寶之林，紫華丹實，碧葉瑤英，琴瑟相和，皆應律吕，太玄九室真人居焉。皆自然天厨，出入任意，天伎雅絶，樂難可勝，實宇内之清都，神真之盛觀也。尹真人初受童真之任，隨侍老君遊此宛利天下五嶽名山、洞天宮觀及四海江河洞源水府，其主者或稱聖帝，或稱真王，或稱飛鶴之蓋，仗日精命真之旗旆、月華命公或侯，有所諮啓，多論二儀三景、陰陽氣候、劫運賒促及帝王命録脩短、安危興廢、兆人禍福，並學道進仙階級黜陟之事，調和炁序抑消陽九百六灾會之法，或問道德宗源希夷之旨，老君皆如所請酬答，言辭隱奥，不可測識。

葛仙公曰：吾昔授之於上玉晨太上大道君。於是道君賜喜環為西王母説《常清静經》，亦此西遊龜臺之時。

東華帝君，東華帝君授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授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録之也。

老君謂喜曰：吾將與汝上朝玉晨，遊歷帝鄉。作是語時，靈音八會，雲炁四合，冉冉昇虚。遂徧歷九天，諸天帝君皆來迎老君。老君入其宮宇，設瓊英玉實、月液雲漿、靈芝仙果，光華映席，天樂繁會，靈唱妙絶。諸天帝真皆禮拜，請問自然無上玄妙至真帝一之道。已而上元大有真公、中元太極仙公、下元太清仙伯，乘碧霞黄素雲輿，駕蒼虬麒麟師子，張交輝流霞鸞鳳飛鶴之蓋，仗日精命真之旗旆、月華命魔之節、星光命仙之旗，侍從神仙靈官十五萬，（駕及蓋、旆、旗、節之類，謂上元七萬、中元五萬、下元三萬，所乘花，浮空而至，稽首拜迎老君上昇上清日闕丹城藥珠宮，老君乃命喜朝拜高上玉晨太上大道君賜喜環剛丹果、隱伏龍芝、珠英玉醴共一十二事。乃從老君下降于天水之靈山，遂之西域。

今秦州啓靈山也。見有西昇臺、聖容殿，並在巖下。

初，老君去周，嘗西化大秦、安息、月氏、烏戈、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其國王及臣民皆奉教行善，變强獷之俗，崇揖遜之風，乃還中國。

按《唐通典》云：大秦一名犁靬亦曰拂菻，去長安四萬里，其地平正，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其人長大有類中國，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

者。老君先已開化諸國，世莫知之，故傳記不載。今因將尹真人行化，遂有記述流傳中國，劉向《列仙傳》云：老君好養精氣，居周久之，去入大秦。至《尹真人傳》云：喜與老子俱遊流沙時，然後得俱遊也。葛洪丹序云：洪少欲詣拂菻，備聞海外諸國風境，説大秦國清浄奉道，人民淳和，王法甚正，見商賈者皆目曰周人。又唐時遣使入朝，戴冠穿鞾，嘗謁老君像，捨錢修觀，寫明皇御注《道德經》、《黄帝陰符經》歸其國。足驗老君嘗至其國。

今復與無上真人尹喜至罽賓行化，暫止于近郊山谷。初，清和國王即東極始老國也生天爲妙梵天王，每遇老君遊行經歷，即遥拜發願云：惟願慈尊濟度弟子，於當來世常與弟子爲師，於當來世得爲高真。其後享天福報，盡降生人世，尚以餘福得爲羌胡之主，即罽賓之煩陀力士是也。既生人間，忘其宿命，殺害無度，頻出遊獵。老君不忍違其前願，乃於此教化之。時王出獵，至山有五色光炁貫日，怪而尋之，乃遇老君。王問曰：公是何人。老君曰：吾是修道之士。

至人通玄究微，應諸天諸地異域方言以至異類音聲，莫不洞解，故與胡王問答，皆隨其國之方言而與之言。當時隨侍衆真，即以正音紀録之，還傳中夏，後人目曰《化胡經》也。猶齊人能爲楚人言者，遇楚人則操南音與之言，及其紀之於册，則必用齊語矣。事出一人之手，不待翻譯也。

王曰：道是何物，誠爲我説之。老君曰：道者元炁虚無，混沌自然，無表無裏，無有高下，天地從之而生，萬物資之而形，不得而名，故强爲之稱曰道也。王曰：吾自建國以來，不聞有如是事，公何所從來而居此乎。老君曰：觀王風俗，人懷悖戾，更相誅戮，虐及含生，邪淫貪慾，日造惡業，自取沉淪，一欲生得全壽，死無殃考，宜修浮屠之法。

内外剪除而不傷形體，故曰浮屠也。

王曰：其法云何。老君曰：先去人我，止烹殺。衆生蠢蠢，皆愛形命，

王今好獵，殺害無度，天道好生，甚惡殺傷，王欲保壽，願勿畋獵。王艴然變色曰：異哉，是欲亂我風俗，乃疾我遊獵，禁我殺生耶。我自有國以來，代代弋獵，亦保天年。公有所須，當遣供給，毋出此語，亂我國人，使之失業。遂馳還。後出獵，復到屈山，又遇老君，問曰：殺有何罪，乃禁我獵，身死空無，將何受報。老君曰：王之好獵，不問四時，不避胎養，是何逆天暴物，法當滅祿奪筭。天有司殺之神，紀人過惡，一朝命終，地司追其魂神，禁繫考掠，永淪罪獄。王曰：未知殺外更有何罪。老君曰：殺罪至重，積寃成業，五道四生，緣對不絕。如驕恣暴逆，耽酒淫色，貪婪欺罔，信用妖巫，亦皆有罪，死入地獄，魂神受苦。王欲改過，信奉浮屠，生則富貴康寧。死則魂魄不拘，喜悅無量，不亦善乎。王曰：老君曰：甚善，公試爲我分別說之。浮屠者，削去鬚髮，著壞色衣，偏袒徒行，以制其形，持戒止惡，中食悔過，常習止觀，以檢其心。能修之者，上可全身保國，下可免離苦趣。王曰：善則善矣，但我智識淺劣，積習既久，未能持戒止觀，又不能惡衣徒行。然軍國事重，猶希福祐，請且修中食，漸省殺生，可乎。老君曰：可。王遣來害我國。不然，必是鬼魅，若不早獵，以化國人，可乎。老君曰：可。王曰：未解其方，請公教之。老君欲化其國，令悉信向，乃謂王曰：今請爲王設中食，願率群臣衆庶悉來會食，因觀老君及隨侍仙衆，驅逼入火。將兵圍繞，不令左右沉之深淵。老君入老君與諸仙怡然赴火，隨煙出沒，身更精明。又令左右沉之深淵。老君入水，淩波越流，身放光明。王益發怒，又燒大鑊，令煎煮之。老君忻然入湯中，談笑自若。胡王始驚，知不可殺，然業已行此，恥不能殺，乃急遣使以告鄰國曰：有一妖魅，或老或少，變化不常，處吾國山谷中，我投之水火，皆不能殺，恐更興妖害及諸國，請速興兵相共誅戮。旬月之間，胡兵並集，共圍老君，吹具扣革，彎弓按劍，四面合圍。于時老君宴處圍中，怡然不爲恤，亦無怒意。俄而風雷四合，天地震動，胡兵矢石皆自反中，戈矛摧落，金革無聲。胡王戰慄，乃勑海內群仙皆來赴會。來者相續於路，月餘不絕。王倉庫將竭，齋未及半，乃生悔心。王召群臣謀曰：道士徒衆何乃果多耶，予設中食，本祈益國，今乃傾我倉庫，恐是鄰敵姦謀，故遣來害我國。不然，必是鬼魅，若不早圖，恐損國。汝等急宜焚殺，以全予國。於是群胡積薪外郊，煙焰亘天，乃將兵圍繞老君及隨侍仙衆，驅逼入火。老君與諸仙怡然赴火，隨煙出沒，身更精明。又令左右沉之深淵。老君入水，淩波越流，身放光明。王益發怒，又燒大鑊，令煎煮之。老君忻然入湯中，談笑自若。胡王始驚，知不可殺，然業已行此，恥不能殺，乃急遣使以告鄰國曰：有一妖魅，或老或少，變化不常，處吾國山谷中，我投之水火，皆不能殺，恐更興妖害及諸國，請速興兵相共誅戮。旬月之間，胡兵並集，共圍老君，吹具扣革，彎弓按劍，四面合圍。于時老君宴處圍中，怡然不爲恤，亦無怒意。俄而風雷四合，天地震動，胡兵矢石皆自反中，戈矛摧落，金革無聲。胡王戰慄，

調群胡曰：其老翁等安知非大聖人，今欲事之，何如。群胡曰：大王既已燒沉煮射皆不能傷，豈非聖人耶。但恐其積怒，將滅王國，願王早爲之謀。王曰：誠然，吾今正爾自詣其前，求哀請命，庶蒙赦宥。於是面縛至老君前，五體投地，叩頭千百，求乞哀宥。是時老君欲堅其信心，語之曰：吾是太上老君，生乎無極之先，經歷塵沙劫運，度人無量，爲三十六天之尊，統領三界，制御萬靈，報應罪福，莫不由吾。汝積惡鍾身，萬悔何及，諸天神兵將滅汝國，絶汝種類。語未竟，胡王衆等皆見天丁力士、神王甲卒不可稱計，乘龍跨虎，俱在空中，怒聲震地。王及庶等驚怖哀號，叩頭出血，跪伏謝曰：我生邊戎，受性狂愚，不信道法，凌辱天尊。伏量此過，萬死尚輕，一國同誅，不足償責。惟乞赦罪，重賜全活。願受前法，至死不悔。舉國奉身，不敢終怠。老君曰：且止且止，雖叩頭泣血，猶未可保，恐汝後悔，當何以爲質誓耶。王曰：若天尊大聖見赦我罪，與我更始，請以舉世男女一世不婚不娶、髡剃鬚髮以奉教法，若違誓約，當身死爲證。老君曰：可矣，汝今誓重，諒可憫也。時來至，稽首長跪以俟。尹真人適赴然汝兇惡日久，甚不足恤，吾滅汝國土，令入地萬丈，化爲微塵，猶彈指耳，不足爲難。但吾好生，故赦，汝當一如吾戒，不得後負。王拜曰：敬奉命。既而神兵匿景，天地清寧。老君乃戒王曰：今釋汝罪，汝宜奉浮屠法，永世受福，常生人道。王及群胡莫不懽喜，頭面著地，合掌禮謝。老君於是注慈惠光降照王身，王忽追省前因，悔悟悲泣，涕淚俱下，再拜叩首曰：我從無量劫來，惡根未滅，雖得超生，旋即墮落，頭出頭没，如汲井輪，不遇天尊大慈仁者，憫念宿緣，特賜救拔，終淪惡道，無有出期。今願棄國入山，以奉太戒，爲國人謝罪祈福，終希度世，永離輪迴。老君曰：善，汝欲居山學道，妻子、群臣任其去留，留者令奉五戒十善，隨入山者則奉六戒。王曰：唯唯，是誠所願。老君曰：汝審欲聞法者，可清潔修齋，齋竟同集，當授汝法。王禮謝而退。即捨王位，傳授其子，乃率國中臣民男女發善心者一萬二千五百人，俱時來至，稽首長跪以俟。尹真人適赴老君指尹真人示胡王曰：此吾之弟子無上真人，命爲汝師。乃令王與偕來之衆，先懺悔三業六根，自從無始以來所造陰罪陽過、十惡五逆、信用邪見外道一切罪犯，以至積世父母眷屬所造諸業，悉皆懺悔。懺悔已畢，乃謂：汝等各各攝念靜神，諦聽吾言，今爲汝授五戒十善。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飲酒，三不偷盜，四不邪淫，五不妄語。能持此戒，當有二十五戒神護之。十善者，一曰孝，二曰忠，三曰慈，四曰忍，五曰施惠，六曰精勤，七曰供養，八曰信向，九曰勸化，十曰靜定。能行此者，當有十天善神衛之矣。授已，即復爲王等説十戒、十八戒、二十四戒、二百五十戒、女人五百戒。又令一歲正

月、五月、九月謂之三長月齋。又每月六齋，初一、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二十八、二十九日謂之四天王齋。又每月十直齋，初一日念無量太華天尊免火車地獄之苦，初八日念玄上玉晨天尊免溟泠地獄之苦，十四日念度仙上聖天尊免鑊湯地獄之苦，十五日念玉寶皇上天尊免風雷地獄之苦，十八日念好生度命天尊免銅柱地獄之苦，二十三日念玄真萬福天尊免火翳地獄之苦，二十四日念太靈虛皇天尊免屠割地獄之苦，二十八日念太妙至極天尊免金剛地獄之苦，二十九日念真皇洞神天尊免普掠地獄之苦，三十日念玉虛明皇天尊免三界冤報之苦。是日，十方諸天下降，觀人善惡，當一日一夜素食誦經，可免九獄之苦、三界冤報之罪，不能齋者，許食自死肉。仍謂四衆曰：王今已得受度，我將行化諸國。王復再拜啓曰：天尊大聖今將遠遊，覬集良難，舉國受恩，慨戀無所，欲請天尊洎我師徒衆行道三十日，然後送別，唯垂許可。老君曰：善。王遂與世子群臣人民大建道場，廣陳供養，歌唱詠讚。會日告滿，猶欲延留，真人謂曰：善哉善哉供養矣，吾將侍師行化諸國，弗可得而留也。於是胡王攝衣而起，跪行而進，再拜長跪，合掌白言：我師將捨我去，無所諮請，願授要旨，終身受持。真人謂曰：吾語子，夫戒律雖非至道，誠爲入道之階，能堅持不懈，泰定從此生，智慧從此起，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又曰：汝國風俗獷戾，阿修羅之氣習未除，我師立教柔弱處上，汝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汝能無爭，三昧則於見在世當爲人中第一，未來世中當證善果。王受教已，稽首禮謝。真人重告王曰：子來前，子知上何人耶。曰：太上聖人。王曰：汝太上今安在。曰：自罽賓國行化至此，近在山下。王即勑左右迎之。既至王宮，王即延坐問曰：人言老翁是聖人，吾國有一大山妨路，萬民患之，願聖者謂我除之。老君曰：諾。王即與衆入山修道，遞相訓導。老君遂至條支國，其國王奉事外道魔師，魔師恐王

因此不復信用，更求自却。王曰：善。於是魔師三千人俱作法，用盡其術，終不能動。王曰：師法盡矣，請老翁除之。老君即把九節之杖撥而去之，如去塊土，水乃順流，地亦平正。王叩頭再拜，求爲弟子，不復奉事魔師，舉國臣民莫知敬仰，咸願皈依受化。老君還於樹下，王請就館王宮，老君不從。王益加信仰，於是匍膝行，叩頭請問曰：竊聞聖者不違人心，伏願爲説妙法。老君曰：吾聞王者悉非常人，德蔭萬物，行合乾坤，開化人天，爲國之君。君能行道，國土長全，寢甲休兵，安濟萬民。於世無道，國土傾淪，多嬰灾難，毒及臣民。王宜盡心奉道求真，身無灾害，嗣續詵詵，鄰國畏服，姦惡不侵，命壽長永，與天相傾，日不晝昏，父不哭子，臣不背君。王宜體之，尊道敬天。王曰：願乞哀憫，留神賜教，示以道要。老君曰：王於是召群臣萬民，七日七夜修齋供養，各持綵繒黄金以爲信誓，手持香花，叩頭百拜，慇懃三請：伏聞大聖開化罽賓，遠近諸國咸受正真。我今劣弱，未蒙垂慈，使得同然耶。真人曰：生不能動。王曰：師法盡矣，請老翁除之。老君即把九節之杖撥而去之，如去塊土，水乃順流，地亦平正。王叩頭再拜，求爲弟子，不復奉事魔師，舉國臣民莫知敬仰，咸願皈依受化。老君還於樹下，王請就館王宮，老君不從。王益加信仰，於是匍膝行，叩頭請問曰：竊聞聖者不違人心，伏願爲説妙法。老君曰：吾聞王者悉非常人，德蔭萬物，行合乾坤，開化人天，爲國之君。君能行道，國土長全，寢甲休兵，安濟萬民。於世無道，國土傾淪，多嬰灾難，毒及臣民。王宜盡心奉道求真，身無灾害，嗣續詵詵，鄰國畏服，姦惡不侵，命壽長永，與天相傾，日不晝昏，父不哭子，臣不背君。王宜體之，尊道敬天。王曰：願乞哀憫，留神賜教，示以道要。老君曰：王於是召群臣萬民，七日七夜修齋供養，各持綵繒黄金以爲信誓，手持香花，叩頭百拜，

慇懃三請：伏聞大聖開化罽賓，遠近諸國咸受正真。我今劣弱，未蒙垂慈，使得同然耶。真人曰：生不能動。王曰：師法盡矣，請老翁除之。老君即把九節之杖撥而去之，如去塊土，水乃順流，地亦平正。王叩頭再拜，求爲弟子，不復奉事魔師，舉國臣民莫知敬仰，咸願皈依受化。老君還於樹下，王請就館王宮，老君不從。王益加信仰，於是匍膝行，叩頭請問曰：竊聞聖者不違人心，伏願爲説妙法。老君曰：吾聞王者悉非常人，德蔭萬物，行合乾坤，開化人天，爲國之君。君能行道，國土長全，寢甲休兵，安濟萬民。於世無道，國土傾淪，多嬰灾難，毒及臣民。王宜盡心奉道求真，身無灾害，嗣續詵詵，鄰國畏服，姦惡不侵，命壽長永，與天相傾，日不晝昏，父不哭子，臣不背君。王宜體之，尊道敬天。王曰：願乞哀憫，留神賜教，示以道要。老君曰：王於是召群

臣萬民，七日七夜修齋供養，各持綵繒黄金以爲信誓，手持香花，叩頭百拜，請

制御天地，符圖寶籙，玉璽金書，萬術千經，開化後學，皆因宿根清浄，禀氣淳和，好道樂真，精誠不退，身心相應，方堪付授。如汝國人積生剛勁，宜以浮屠之法制煉身心。如能精勤不懈，命終之後，受福生天。道法玄妙深微，縱教於汝，亦難解了，非吾所惜也，良由衆生自無始以來，慳貪嗜慾，啗食無厭，養其膿血，彌益罪根，生老病死，惡風毒炁，百病來侵，受生禀質，各各不同，日夜循環，萬生萬死。或居母腹不得出生，或至分娩即便死亡，或一歲二歲念念改張，一日之中無少安樂，良由廣食穢濁，骨肉薰蒸，損傷臟腑，金玉化銷，身形難久。吾不飲不食，抱道自然，變化無方，長生不死，常説經教，開度衆生。凡夫遇迷，不能信用，吾常憂念，憫痛在茲，故使持齋，減其病苦，能行之者，獲福無量。王曰：聞有佛陀，近在罽賓出世，傳法度人，莫是聖師否。老君曰：此浮屠教法，西域諸國王、人民咸已歸依，止殺除淫，調柔其性，當得果報，常生人天。今汝奉行，不得懈怠，内外清浄，心照圓明，罪既不生，福亦自長，歷劫之中，常得快樂。王大信服，敬禮受命。

混元聖紀卷之四

❶『北』字原作『比』，據《輯要》本改。

混元聖紀卷之五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瀛編

是時老君在于闐國謂尹真人曰：吾所行化，遍此西方，攝伏外道，令歸正法。其諸國土，已得度者及未得度者，我於此時，咸令集會，俾其開悟，歸入法門。語已，即有九色神光遍照西方無極國界，光所及處，無有遠近，俄頃之間，毗摩城中自然寬平，地化金色，建大法座，百寶莊嚴，三界衆真，諸天靈神，俱時來集。時于闐國王及罽賓國、條支國、安息國、大月氏國、朱俱半國、渴叛陀國、護密多國、骨咄陀國、俱密國、解蘇國、扵汙那國、久越得犍國、悒怛國、烏拉喝國、失范延國、護時健國、訶達羅支國、波斯國、疏勒國、碎葉國、龜茲國、拂菻國、焉耆國、弓月國、琵匿國、康國、史國、采國、似没盤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護國、烏那葛國、尋勿國、火尋國、西女國、大秦國、波羅奈國、帝那勿國、伽摩路國、乾

陀羅國、烏萇國、曇陵國、多勒建國、大食國、殖賦國、數漫國、怛沒國、俱藥國、嵯骨國、迦葉彌羅國、不路羅國、泥婆羅國、獅子國、拘尸那揭羅國、毗舍離國、劫毗陀國、室羅伐國、瞻波羅國、三摩怛吒國、嗚茶國、蘇剌吒國、信度國、烏利尸國、扈利國、色伽栗國、漫土漫國、尼拔國、越底延國、賒彌國、小人國、軒渠國、陀羅伊羅國、狼揭羅國、舍衛摩竭提國、臨倪國、天竺國等王，已上共計八十國土。

按《通典》云：塞王居罽賓國，在度山之西塞，種分散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屠損毒之屬，皆故塞種也。損毒即婆羅門國，或曰摩伽陀漢，謂之損毒，亦曰身毒。顏師古云：身毒即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胡音有輕重也。身毒有別國數十，如舍衛、波羅奈之屬，雖各小異，而俱名天竺，故有五天竺，亦曰五印土。

及諸羌酋部落，不可勝數。遥睹光相妙麗希有，晝夜瞻仰，歡喜讚歎。老君運妙有神通，悉皆攝受，令俱得至道前，老君宴坐寶座之上，諸胡國王及其后妃眷屬各各燒香，散花奏樂，圍繞禮拜供養，願聽法音。老君乃爲説經。時舍衛國王、摩竭提國王等，

按《通典》云：摩竭提乃天竺之屬國，其都臨恒河，有山曰靈鷲，胡語曰耆闍崛山，蓋有青石山頭似鷲鳥，故以為名。

出班再拜，胡跪請曰：敢問皈依大道，信奉佛陀，其法云何修何恭敬。老君曰：善哉問，奉吾法者當作淨舍，恭肅無疑，朝夕焚香，傳授經教，念念相續，自悟悟他，興建福田，齋講開悟，親近明師，鄰愍後學，厭離俗纏，不矜功德，常思濟物，願見明時，念施法藥，願道流行，不妄興利，不慕榮觀，不欺卑賤，一切恭敬，恤老矜孤，平等親疏，不妄殺戮，永斷諸業，常興道合。能如是者，見世獲福，過去生天，慶流後嗣，時舍衛、烏萇、摩竭等國王皆願捨位歸心修道，會中無鞅數衆，悉發善心，稽首唯唯，信受奉行。尹真人將侍老君復還中夏，群胡留戀，不忍辭決，願留於此國土，教化衆生，祈懇再三。真人曰：汝等以相見我，我本無動，寧有去來。汝必欲以身相見我者，宜以五色土木金玉彩石置像吾身，禮拜供養，吾當應現，爲汝説法。復告之曰：汝等同受天地一元之炁而生，皆具足真常之性，於未來世究竟當得無上正真徧知至道，善自護持，無犯戒律，過中勿食。食已欲起，先作念言，處世界如虚空，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稽首禮無上尊。念已即起。時會衆等，悉皆歡喜，頂禮信受。是時彼國又有外道九十六種，善惑人心，人莫能覺，老君悉皆化之，令歸正道。

老君將還中夏，乃與群胡辭決。胡衆攀戀不已，老君不違其善意，乃喻之曰：我暫歸天上簡定人鬼之録，尋當下降，百年之外，當遺佛陀生汝國土，施教後人。言訖，老君駕八景雲輿，尹真人乘白鹿，群仙跨鶴，仙樂駭空，天神導從，昇天而去。

按《唐通典西域總傳》云❶：于闐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八百餘里，户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後漢、魏、梁、後周、隋、唐正觀中，並遣使通中國。自商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此國貌不堪胡，頗類華夏。自漢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册符節，悉傳以相付，敬而存焉。國西五百里有毗摩寺，云是老君化胡之所。

群胡仰望，再拜哀泣，倏忽之間，無復影響，乃各還本國。惟罽賓煩陀王入山居精舍，積修苦行，堅持戒律，化其國人，捨惡從善，死後上生梵天。既生天已，能知宿命，每念前因，願聞大道。老君不違其願，乃命尹真人下降，授以真空常寂之道、神仙解化之法。

《後漢書》裴楷上書於桓帝云：臣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老君西入夷域，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爾。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故知浮屠立教之初，煩陀王率先捨國入山修行，又能堅志不破戒律，宜其終聞大道而證佛果也。魏明帝製《老君化胡經讚》云：混元未始，老君為先，長於太初冥昧之前，無師無祖，誕生自然。渝真散朴，乃微乃玄。仰而攀之，耀乎淵源。敷二儀以布化，燭三光以列天。其性無欲，純粹精也。體虚抱素，妙難明也。皎之不清，幽之不昧，顯之不榮。誰謂地厚，重泉可洮。然道也，標之不高，洮之不浚。物受其形，莫鑑其源。人稟其中，莫識其全。美哉乎道，為萬物之宗，天地之始。吾欲書之，非筆可紀。吾欲體之，無形可擬。又曰：深啟後世，託下於陳。為周柱史，經九百年。無極之際，言歸崑崙。化被胡域，次授罽賓，後及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竺，於是遂遷，文垂後世，永乎不泯。

老君化胡已即昇天。至穆王四年甲申，降遊東海，至扶桑，會大帝，校集諸仙品位高下。復分身降于西海王蘇鄰國，號長生甘露無上醫王大光明使，度化人天神鬼。凡教法所未暨處，皆令得度。俄復登天。

穆王少好神仙之道，感西王母降其宫，又獲八駿之馬，王乘之，命奔戎爲右，造父爲御，導車涉弱水，魚鼈黿鼉爲梁，遂登春山，觴王母於瑶池之上而歸。在位五十四年，壽一百四歲。時尹喜既適流沙，其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追慕靈跡，命駕諸馬，爲修觀建祠，延杜外等七人爲道士以奉同事。冲字玄逸，閑居幽室，吟詠道德，常攝護炁液，吐納光華，經二十餘載，忽展真人降其靖室，將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於左右，沖拜手求哀，蒙授以《九華丹經》一函。謂沖曰：老君與文始先生於東海八淳山召大帝校集群仙，天下山川洞室仙人，無遠弗至。時有地司保舉子勤勞，老君勑我付汝仙方也。沖依法令服，

身生玉光，五臟充實，僅容氣息。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之，甚得其驗。遂解胞釋結，保命凝真，領攝群神，洞觀衆妙，祛策虎豹，役使百靈，通達冥顯，莫測其涯，年百餘歲。穆王十九年己亥，老君遣上清元君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任王屋山仙王。

文始先生之徒茅軌字公度，少學天文兼通讖緯，文始授以道經丹訣凡百餘篇，皆蒙口訣。文始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沖等同於樓觀修習。時年二十有八，絶粒行氣，修煉神丹，道成上昇，老君賜任太和真人，命下統仙僚於杜陽宮，軌時出遊，帶神丹歷天下，濟度有緣之人。或煉金銀以賑貧窮，或行丹樂以救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

李脱學長生之道，穆王時來居蜀金堂山龍橋峰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後復回龍橋峰下，煉金鼎還丹。丹成，已八百歲矣。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

彭宗年二十學道，師事杜沖，受《道德》五千言，行雌一之道，能三日三夜通爲一息，能一氣誦《道德經》兩偏。年一百五十歲，老君召爲太清真人。

老君與玄古三師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故其山號真多化，即古浮山治也。

厲王二十一年甲辰，洛陽人宋倫棲止樓觀，抱一沖和，不交人事，日誦《道德經》，居終南山。老君遣真人彭宗駕白虎降其室，授以《太上隱書》。至平王時，昇仙爲西嶽真人。

宣王時，馮長任柱下史，年四十休官入道，常誦《道德經》，居終南山。老君降其居，仙童六人輔真執籙，倫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有中景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負真保遐，長生回齡，子能修之，立致雲軿，出有入無，徹幽洞明，三光並照，二炁齊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今以授汝。倫拜受教。乃開寶蘊，出靈丹六甲素奏丹符以付於倫。倫修之，乃自然通感，常有童子六人更迎侍之，飛昇上清，今川，是其處也。是時郊野採薪者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翕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識，老君曰：此活國中人，其語祕矣，斯乃修習無上至真之道也。

幽王二年，西周地動，涇、渭、洛三川皆震，老君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亂之也。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其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周不亡何待。昔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乎。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斃褒姒，老君曰：周亡矣。昔夏之衰也，二龍止於庭而言曰：余爲褒之二君。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厲王發而觀之，漦化爲黿，童妾遭之而生女子，懼而棄之。宣王時有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王聞有夫婦賣其器者，使執而戮之。懼而夜逃，聞童妾所棄女子啼於路，哀而收之，奔褒。褒人有罪，請入此女以贖，是爲褒姒。王愛之，生伯服，立爲太子，乃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老君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尋爲犬戎所滅。

平王三十三年，老君復出關行化諸國，遂遊西海，至流、麟等洲，召十方神仙及初得道地下主者、遊散仙人、至孝至忠經歷度者八萬餘人，校其功行，授以仙職五等、仙官二十七品，隨高下付之，乃復昇天。

老君自與群胡辭決，已逾百年，煩陀王昔罽賓胡王也下生身毒國爲王子，是謂浮屠教主。實莊王九年癸巳四月七日夜半，從莫耶夫人右脇誕生。

周之四月即今二月也。釋氏《過去見在經》云二月八日生，《因果經》三月七日生，《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半子時生。按《唐通典》載晉、宋間《浮屠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屠太子，長曰羅睺羅，次曰憍陳如。又十二年，因遊四門，見生老病死之相，乃忽驚恐，憶念前因，遂棄家踰城，徑入雪山，棲止阿藍花樹下，修尹真人昔所授之道。胡人因名其樹曰菩提，中國譯曰道也。備歷艱苦，六年道成，身相金色，類佛陀像，號曰釋迦牟尼。至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解化。

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又《隋書經籍志》云：釋迦當生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姿相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謂之淨覺云。

鬚髮皆卷，多力，善射。年十七，父王爲納瞿夷耶輸鹿野三女爲夫人，生二子，長曰羅睺羅，次曰憍陳如。又十二年，因遊四門，見生老病死之相，乃忽驚恐，憶念前因，遂棄家踰城，徑入雪山，棲止阿藍花樹下，修尹真人昔所授之道。胡人因名其樹曰菩提，中國譯曰道也。備歷艱苦，六年道成，身相金色，類佛陀像，號曰釋迦牟尼。至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解化。

時以建子為正月。昔之二月，乃今

之十二月也。西域呼佛滅為涅槃。《金光明經》曰：云何如來壽命短促，年方八十。此之謂也。或謂老君是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生，佛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生，穆王十三年滅。蓋謂佛生滅在老君出關之前，欲證非老子化胡成佛也。按劉向《列仙傳》云：老子生於商時。又世本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隋薛道衡制碑云：在文王、武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倘生於定王時，豈得在商為西伯藏史乎。釋迦之生滅，亦今昔所共知，不可易也。按《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並云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又云齊王簡棲撰《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鑑。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今寺與碑猶在鄂渚，梁昭明嘗編入《文選》矣，五臣註云：佛生於周莊王、魯莊公時，佛法漢明帝時來，晉明帝時興，故云二莊、兩明。夫蕭昭明學佛者也，使其言或非，詎肯編入《文選》也哉。後人學不師古，妄起異端，忽欲遷其生滅之歲月，躋十有三王，越三百四十餘年而先之，欺罔甚矣。且自東漢以來，胡僧入中國者不為不多，皆已據實吐露矣。至姚秦時，已歷三百餘歲，其間未聞有乖異之論，而好勝之徒一旦輒欲盡廢前人據實之言，而從己之說，人孰汝信哉。如《唐書藝文志》子録，首叙道德，次述神仙，東載釋氏總目為道家之流，未嘗別立門類也。歐陽文忠公修《唐書》，其載老釋事甚略，惟《天竺傳》載其貞觀中來獻異物土地圖，請老君像，或者不悟，猶謂老君何不化胡成道而乃成佛耶，殊不知佛師矣。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説是經，必無誑語。為其不欺心，不叛師，而直述其所自來，此其所以為佛也。雙林傅大士，世稱彌勒佛也，猶以道為尊而釋次之，故天竺言菩提即華言道也，釋書亦言冠道冠而披袈裟。天台寒山子，文殊之化身也，文殊乃七佛之師，有頌曰：家住緑岩下，庭蕪更不芟，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又云：寒山一傑書捨王位，奉事仙人，經于千載，仙人為説《妙法蓮華經》。今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成等正覺。故古禪師述序分云：釋迦自引昔為求經捨國、捨榮奉仙學道，故有《提婆達多品》，張無盡《合論》亦云：佛事仙人者，示善知識之難遇也。仙人教佛者，法以口傳而佛以心證也。夫瞿曇昔於多劫之前已事仙人，則知仙道其來久矣。仙人為説經令得六波羅蜜，以至成等正覺，則仙人足以為佛師矣。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説是經，必無誑語。為其不欺心，不叛師，而直述其所自來，此其所以為佛也。雙林傅大士，世稱彌勒佛也，猶以道為尊而釋次之，故天竺言菩提即華言道也，釋書亦言冠道冠而披袈裟。天台寒山子，文殊之化身也，文殊乃七佛之師，有頌曰：家住緑岩下，庭蕪更不芟，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又云：寒山一傑書捨榮奉仙學道，故有《提婆達多品》，張無盡《合論》亦云：佛事仙人者，示善知識之難遇也。仙人教佛者，法以口傳而佛以心證也。夫瞿曇昔於多劫之前已事仙人，則知仙道其來久矣。仙人為説經令得六波羅蜜，以至成等正覺，則仙人足以為佛師矣。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説是經，必無誑語。為其不欺心，不叛師，而直述其所自來，此其所以為佛也。雙林傅大士，世稱彌勒佛也，猶以道為尊而釋次之，故天竺言菩提即華言道也，釋書亦言冠道冠而披袈裟。天台寒山子，文殊之化身也，文殊乃七佛之師，有頌曰：家住緑岩下，庭蕪更不芟，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又云：寒山一傑書捨王位，奉事仙人，經于千載，仙人為説《妙法蓮華經》。今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成等正覺。故古禪師述序分云：釋迦自引昔為求經捨國、捨榮奉仙學道，故有《提婆達多品》，張無盡《合論》亦云：佛事仙人者，示善知識之難遇也。仙人教佛者，法以口傳而佛以心證也。夫瞿曇昔於多劫之前已事仙人，則知仙道其來久矣。仙人為説經令得六波羅蜜，以至成等正覺，則仙人足以為佛師矣。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説是經，必無誑語。為其不欺心，不叛師，而直述其所自來，此其所以為佛也。雙林傅大士，世稱彌勒佛也，猶以道為尊而釋次之，故天竺言菩提即華言道也，釋書亦言冠道冠而披袈裟。天台寒山子，文殊之化身也，文殊乃七佛之師，有頌曰：家住緑岩下，庭蕪更不芟，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又云：寒山一傑書

《法華經提婆達多品》云：佛言我於多劫之前，嘗為國王，為求法故，捐

賊。又《嘆世頌》云：埋著蓬蒿下，晚日何冥冥，遮莫咬鐵口，無因讀老經。竊觀前哲皆知尊老子而重道德，後世學者不究本原，乃毀師叛道，良可哀也。

釋加寂滅之後，上生三十二天，昇賈奕天，居延真宮，爲種民天之長，號善惠真人。

按《本相經》云：結習已盡，心識兼忘，超出三界，昇入種民。《本始經》云：佛滅上生三十二天，常在素天奎星之位。奎有三十六星，其中一星是也。第三十二天乃種民天之界，曰平育賈奕天，其天中有別宮，號曰延真，賈奕天之炁下生奎宿也。《後魏釋老志》亦云：佛者昔於西胡成道，今在三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唐李淳風注《金鎖流珠》云：善惠真人乃天竺國佛之後身。豈無所據而云哉。

混元聖紀卷之五

---

❶『按』字原作『安』，『云』字原作『去』，均據『輯要』本改。

混元聖紀卷之六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

老子之門人辛鈃，一名計然，範蠡之師也。道號文子，其著書號《通玄真經》。其先晉公子也。嘗請問於老君曰：何謂道德仁義禮。老君曰：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同鄰，道也。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德也。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仁也。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義也。爲上恭嚴，爲下卑遜，退謙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禮也。故修道則下歸服，修德則下從令，脩仁則下不爭，修義則下平正，修禮則下遵敬，五者皆修則家國安定，此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無道則下叛，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五者不立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文子復問曰：治國之本何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修身，儉以養生，則下不擾而民不怨，是以天覆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明，五星合度矣。故爲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無爲。夫無爲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事，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猶水行用舟，山行用橇，因高而田，因下爲池，非吾所謂有爲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衆暴寡，智欺愚，勇侵怯，懷才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絶域殊俗不得被其澤，故立諸侯以鎮撫之，是以

天無不任，時無不應，官不隱材，國無遺利矣。是以先王之法，不殺胎，不麛卵，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畋。豺未祭獸，置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罘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於林。孕育不殺，鷇卵不探，魚不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若蒸氣。此先王所以得時修備、富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人亂，上多欲則下懷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不理其本則求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懷，保真抱道，而天下從之如影響，故曰無爲也。文子曰：無爲之治既聞命矣，敢問不言之教可得聞乎。老君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非有言也，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者也，神明接、陰陽和而物自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絶之教也。文❶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喻之，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曰：來，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政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養生之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言之末也。人能養其本，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得，邪炁無由入。夫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方，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於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景星現，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流，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强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天炁，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善，若生諸己，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文❶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敬聞命矣，治身之本奈何。老君曰：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閉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養其本，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得，邪炁無由入。夫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方，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於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景星現，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流，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强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天炁，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善，若生諸己，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文❶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敬聞命矣，治身之本奈何。老君曰：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閉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養其本，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得，邪炁無由入。夫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方，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於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景星現，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流，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强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

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誠何能馳騁而不乏，是以聖人守内而不守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内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視聽聰達，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意炁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炁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是以飾其外者傷其内，快其情者疲其神，見其文者弊其真，須臾不忘自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是以静漠恬淡所以養生，和愉虚無所以據德，外不亂内即性得其宜，静不干動即得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修年，可謂體道矣。夫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内，始於柔弱，終於剛强，治於短寡，成於衆長，故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是以真人體之故虚無平易，清静柔弱，純粹素朴，不與物雜，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夫虚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用也，純粹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涯。老君漠然不應，士成綺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子呼我爲牛而我爲之牛，呼我爲馬而我爲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則受其殃。吾服常服也，吾非以服爲鄰，倚不机之柱，行不闕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故無往而不遂，有服也。於是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奈何。老君曰：爾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若機，察而審智巧而睹於泰，凡以爲不信，近境有人焉，其名爲竊。成綺慙而退。

老君西遊於秦，陽子居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大人仰天而嘆，弟子欲請問，大人行不閑，是以不敢。今

閑矣，請問其過。老君曰：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聞命矣。其往也，舍者將迎，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他日再見老君，老君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子居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君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不恃有德，而不稱其名，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君之弟子庚桑楚，即亢倉子也。偏得老君之道，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豈無得而然哉。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聖人之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南榮趎問曰：趎之年已長矣，將惡乎託業。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情性而無所自入，可憐哉。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思慮營營。趎勉聞此道，達於耳矣。庚桑子辭盡曰：奔蜂不能化蠆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材有巨細也。今吾材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耶。南榮趎乃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君所，老君曰：子自楚所來乎。趎曰：唯。老君曰：子何乃與人偕來之衆也。趎懼然顧其後，老君曰：子不知乎吾所謂乎。趎俯而慚，仰而嘆曰：何謂也。趎良久復問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乎此三言者。老君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固已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何規規然若喪父母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罔罔乎汝欲反其情性而無所自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而復見老君。老君曰：汝自洗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桑子辭盡曰：奔蜂不能化蠆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材有巨細也。今吾材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耶。南榮趎乃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君所，老君曰：子自楚所來乎。趎曰：唯。老君曰：子何乃與人偕來之衆也。趎懼然顧其後，老君曰：子不知乎吾所謂乎。趎俯而慚，仰而嘆曰：何謂也。趎良久復問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乎此三言者。老君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固已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何規規然若喪父母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罔罔乎汝欲反其情性而無所自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而復見老君。老君曰：汝自洗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韄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捷，外內韄者不可以虧而捉將無有。謹守而勿失，與天爲循。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韄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捷，外內韄者不可以虧而捉將無有。謹守而勿失，與天爲循。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曰：然則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也。夫至人相與交食于地，而交樂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故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烏有人災。趎再拜致謝而去，精神曉靈，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智略天地，察分秋毫。

定王問老君曰：方今在世神仙可得知乎。老君曰：東嶽有展禽先生，南嶽有匡續先生，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余是也。續字子孝，老君之弟子也，修道於盧山七百年，至烈王時白日登仙。王聞其名，遣使徵之。使者詣其所，空存靖盧，因奏請以南嶽山爲靖盧山，復以先生姓呼爲匡阜。

按《爾雅釋名》云：土山曰阜。此山本名南嶂，言上有三天嶂也，古祀潛山為南嶽，而以南嶂為儲福，故亦呼南嶽。漢武帝元封五年巡狩，祀名山大川，射蛟潯陽江中，顧問此山何神主之，劉歆奏曰：匡續先生得道於此。帝因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于祀典，至東晉桓伊守九江，好奉釋氏，乃從鴈門僧慧遠之請，徙先生祠於山口，而以其地為僧居，今東林寺是也。

先生上昇之後，老君授以真人之位，令主吳、楚水旱，乃賜以主瘟之印，統攝八部瘟神，俗因號爲和瘟匡阜先生。

宋朝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勑封靖明真人，遇祈禳，例降御前祝版，遣郡官詣觀行禮。

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該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焉。敬叔曰：謹受命。乃言於魯君曰：臣受先君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益恭，載諸鼎銘。臧孫訖有言，聖人之君若有當世，則必有明達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蓋以乘資之，臣請以往。公曰：諾。孔子曰：未也。老子曰：子惡道乎。孔子曰：未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孔子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君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而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君，拜而問曰：今者宴閑，敢問大道。老君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去子之驕盈梁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君而語仁義，老君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蚤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物植固有立矣。吾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吾子其亂人之性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風雲而上天，吾所不能知也。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古今言老子者多矣，未有如孔子之所言也。

子貢請問於孔子曰：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賜亦可得觀乎。孔子曰：夫白晏遊盪，衆人莫不欲見，隆然而天，冥然而雷，勃然而雨，各捧其首。賜，汝何能觀乎。子貢遂以孔子之聲見老君。老君方據牀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哉。子貢蹴蹴然立不安，老君曰：小子可歸矣。汝之師名丘，相諫三年而後可教矣。子貢反，孔子曰：汝已震矣。子貢懷慙，無以答焉。

楊傑序《老子記》云：老子先天地而生，不知其誰之子，後天地而老，强名一炁之父。生而華皓，壽以久也。弱而能言，非習教也。莊而能嬰，專致柔也。胎于尹母，降于仁里，子孫繼之，與人同也，指李為姓，無所係也。賜亦可得觀乎。孔子曰：夫白晏遊盪，衆人莫不欲見，隆然而天，冥然而雷，勃然而雨，各捧其首。賜，汝何能觀乎。子貢遂以孔子之聲見老君。老君方據牀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哉。子貢蹴蹴然立不安，老君曰：小子可歸矣。汝之師名丘，相諫三年而後可教矣。子貢反，孔子曰：汝已震矣。子貢懷慙，無以答焉。

孔子見老君，弟子從焉，老君曰：前者爲誰。對曰：仲由勇且多力者也，次曾參孝者也，次顏回仁者也，次顓孫師武者也。老君曰：吾聞南方之鳥其名爲鳳，戴聖纓仁，左信右賢，力善濟厄，超萬化而以隱君子稱之。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

日有食之，老君曰：丘，止柩就道左，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反葬。孔子問曰：夫柩不可以反也，日有食之則豈如行哉。老君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孔子問曰：下殤用棺，殮禮歟。老君曰：吾昔見史佚有子死，下殤也而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殮於宮中。佚曰：吾敢乎哉。言於周公，公曰：豈不可。佚乃行之。下殤用棺三年之喪，自佚始也。孔子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禮歟。老君曰：説者流於昔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徐戎作難故也。孔子曰：古者行師必遷廟主而行，何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入廟必蹕禮也。

孔子問曰：聞古之祀天有五帝之神尸之，有諸。老君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協佐上帝，生成萬物，真神謂之五帝。孔子曰：敢問何謂五帝。老君曰：東方青帝威靈仰，執規以司春。南方赤帝赤熛弩，執衡以司夏。西方白帝白昭矩，執矩以司秋。北方黑帝叶光紀，執權以司冬。中央黄帝含樞紐，執繩以司四季。故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德更始，終始相生。故其爲明王者，死配享於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也。

孔子問曰：甚矣道之難行也，丘比執道委質於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不能知，口闢焉而不能言，嘗爲議其將。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成物之紀，莫見其形，消息盈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是非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君曰：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者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汩，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耶。孔子退就舍，三月不出。復見老君，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腰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君曰：可，丘得之矣。孔子一日又往見老君，老君新沐，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歟，其信然歟。向者先生形骸掘若槁木，似遺物

棄隸者若棄泥塗之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哉。爲道者，解乎此矣。孔子曰：大人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君曰：不然，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夫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顔回，曰：丘之於道，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孔子將反魯，老君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既不能富貴，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勿以有己，爲人子者也，勿以有己，爲人臣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其道彌高，遠方弟子從者至三千焉。

按唐享《孔廟迎神樂章》云：通英表聖，問老探真，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云《大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王廣頌曰：無為有宗，虛為實源，老子清寂，寄意不言，遂為孔子之師，守一長存。陸士衡頌曰：孔丘睿聖，配天弘天，風扇玄流，恩深神寶，明發懷周，興言模老。信非虛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也。太史公又言：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夫商鞅以法治秦，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或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之。法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叔孫曰：吾國有聖人，子知之乎。大夫曰：非孔丘耶。曰：然。曰：何以知其聖。叔孫曰：吾聞顔回，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孰謂聖人。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即庚桑楚也，其著書號《洞靈真經》。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

聽。叔孫以告魯君，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以致之。亢倉子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傳之者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腑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君大悅。他日以告孔子，孔子笑而不答。

商太宰蕩見孔子而問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曰：三皇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其真聖歟，真不聖歟。太宰默然計曰：孔丘欺我哉。

老子之和光同塵，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孔子慕其聖而往師之。諸侯也。故皆稱為周西方，未嘗遠且如亢倉子，衆猶稱為聖人，而況其師于。魯表東海，周在魯西，時老君指流沙之外也。至於陰陽家云某神在周，孔子居魯，故指其方，述其德煞在西方，乃指在墻壁間，豈遠所乎。又如孔子南之沛見老君，老君稱為北方之賢，豈在獯鬻、玁狁之類哉。

夷烈王二年，老君過秦，獻公聞之，郊迎授館，致禮問曰：敝邑鄙遠孤處，人誰獲安。此亦《周書》也。歷考古之所謂西方者，指言周耳。孤竹，遼西之國也。魯、衛、齊，東方之不肖，先生幸臨寵之，軍旅之事不敢瀆聽，天之曆數可得聞乎。老君曰：老夫何足以知此。公曰：孤願聞之，先生無讓。老君曰：秦始與周合而中離，離五百載而復合，合七十載而霸王者出焉，過此以往，未可問也。公悅，曰：願先生少留，使得師事之。明日，老君不謝而行，遂出散關。

秦孝公時，老君東還，又與尹真人等遊于上虞赤城蒙山，重過扶桑大帝之所，校集群仙。已而隱於洛中景室山。時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鶴，或衣

羽，手執青筠之杖，相與共談天地之數，世無知者。老君著經書垂十萬言，傍有二神人，捧金壺，盛墨汁，狀若淳漆，其墨灑木石間，皆成篆籀之文。

王嘉《拾遺記》云：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帝釋也，景室即太室山也。

秦昭王時，老君與尹真人諸仙遊女几、地肺、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還紫微上宮，返乎太玄之鄉。王聞之，恨不及見，乃於西麓下老君經由之處爲修城邑，以表聖迹。今有老君亭驛、尹喜城，故墟尚存。

秦孝文王畋于殽、函之間，親詣樓觀禮祠焉。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本吴郡人，學道於西蜀，能救人疾苦。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路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導從甚衆，皆朱衣仗節。問羲曰：君是處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騎士曰：處士陰功及物，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黄老今遣仙官來迎，乘白鹿車者侍郎薄延也，青龍車者度世君司馬生也，白虎車者送迎使者徐福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册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遂載羲升天。時路間鋤耘人皆見之。須臾大霧，霧散，但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有識其牛者，以報羲家，其子疑爲邪魅所攝，乃將數百人分布百里之内山谷間搜求之，不獲。至後漢殤帝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其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説家有仙人，今來歸耶。留數十日，説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宫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是童子。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避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之聲，四壁熠熠，有書著之。老君長可丈餘，體有光耀，不可正視。老君令玉女持金桉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勿謝。筆賜棗二枚，大如雞子。復以符一道及仙方一首賜羲。今且還人間，救人疾苦。若欲上升，可以此符掛竿杪，吾當遣使迎汝。語已，羲奄然如睡，覺已在地上。竇太后疾，嘗遣使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秦始皇建老君祠於樓觀之南，世給廟户，親製祝文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老君去則西遊，返則東顧。朕方有事蓬瀛，願垂影響。始皇躬行享禮，俄見老君降于座，帝驚喜再拜，罄折求道。老君笑而不答，命授以《鬼林經》、策使鬼神之符。猶懇請不已，老君忽不見。始皇瞻悵而還。其所製文，筆札尚存。

混元聖紀卷之六

❶『文』字原作『父』，據《輯要》本改。

混元聖紀卷之七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

老君憫周衰之末，俗益澆訛，乃分身住世，以拯救時，遞迹陝河之濱，不顯姓字，人因呼爲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嘗以道授安期生，安期生後授馬鳴生，馬鳴生授陰長生，陰長生授爾朱先生，後莫知其所傳。

馬鳴生一作明本姓和字君賢，為縣吏捕賊，被重傷，垂死，遇太真王夫人以藥活之。君賢念無以報，乞備役使，意欲求其治金瘡之方耳，不知為神仙也。服勤歲久，夫人見其敬仰靈氣，廉謹如初，乃謂之曰：吾所行之道非高真不可傳，不可以教初學者。安期生有金液還丹之法，明日生來，吾當以汝付之。汝隨之久，當得其道也。明日，安期果至，夫人遂以君賢囑之。君賢隨安期生去，事之幾二十年，遂授以丹訣。鍊成服之，白日昇天。陰長生，後漢陰皇后之親屬，少好道術，聞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久執奴僕之役十有餘年。明生不教以道，而但談俗事。同事之者十二人，皆怨恚辭去，獨陰君禮敬彌篤，明生乃告之曰：子是真得道者。乃立壇歃血，授以神丹之訣。後於忠州平都山修煉服之，白日昇天。其自序云：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則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氣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少延，不得永度以致神仙。子欲聞之，參用其術，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漢孝文皇帝及竇太后皆好《老子》言，詔諸王大臣，悉令誦習。其本師曰河上丈人，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巨公，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又善修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術，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漢孝文皇帝及竇太后皆好《老子》言，詔諸王大臣，悉令誦習。

《史記儒林傳》云孝文帝好刑名，景帝黜儒術，竇太后好黃老。《漢書外戚傳》云竇太后好黃帝老子之言，景帝與外戚不得貴尚之。據此乃景帝好之，今言文帝何也，豈非竇后之所以好者亦由文帝好之歟。班固《揚雄傳讚》云：老聃著虛無之言二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皆有是言，則文帝亦好《老子》，但不如❶好

刑名為切耳。

每搜訪遺逸之士解其義者，或告曰：河濱有老人，人莫知其姓名，呼爲河上公，嘗誦《道德》二篇，詣試咨之。帝聞之，乃遣使問以經旨，老人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帝乃命駕詣之。帝降輦致恭，公倨坐於草廬之中，帝不懌，因謂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太高乎。公撫掌大笑，坐躍去地數十丈，止於太虚之中，俯而答曰：予上不在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帝乃知其爲神人，即稽首禮謝曰：朕以寡德纂承先業，材小任大，懼不克堪，雖治世事而心勤道德，直以愚昧，厥未燭禮，惟蒙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帝素書二編，即《道德》正經也。帝乃知其爲神人，即稽首禮謝曰：朕以來一千七百餘歲，凡傳三人，并子四矣。言畢，雲霧四合，天地晦冥，失公所在。出《史記》及抱朴子《神仙傳》。

今有河上公廟在陝府之北，并文帝望仙臺遺迹並存。《神仙傳》謂河上公騰虚，又言起霧而去，或以此言為誕，因為老子説經當周昭之時，至文帝之日無千七百年，併以為非。然漢邊韶作《老子祠堂碑》，稱老子自羲皇以來世為帝者作師，而《内傳》載舜時為師，號尹壽子，作《道德經》，即是經其來久矣。尹喜雖請老君著書，何妨老君重述舊典乎。公所授素書二編，即《道德》正經也。既蒙惠光加被，則心靈自悟，何假詮説。今世所傳河上公注《老子》者，蓋後人誤以著為註，遂依放而託之者。唐劉之幾修《三教珠英》，亦謂老子無河上公注。蓋秦漢以前經典並無注解，況云吾道甚易知，又安用自加詮釋耶。

孝武皇帝好道慕仙，徧祀名山，冀有所遇，而黷武不已，縱欲無厭，老君命西王母與上元夫人同降其庭，察其精誠，隨機而開誨之。王母謂之曰：夫欲脩身，先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也，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易不益，不離死厄。行益易者，常思念靈寶，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受精固氣，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髓，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益氣，二年益血，三年益精，四年益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矣。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汝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禱河，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也，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事，徒爾自勞，但得小益以自搘拄耳。若自今已往，寫汝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茲念務寬，惠貧恤寡，薄賦愛身，常爲陰德救濟死厄，去諸淫，養汝神，放諸奢，處至儉，勤齋戒，節飲食，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耳。乃遣侍女紀羅容到扶廣山，勑青真小童出三天太上所撰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欲以

授帝。青真回報曰：阿昌言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臭濁，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羅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妃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且徹雖有心，寔非仙才，詎宜以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所，見有上言之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絶域，興師歸而族有功，忘兵勞而縱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闇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慕仙道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百，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千。徹念道累年，心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脱，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志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破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起立，執玉笈鳳文之蘊，仰天而呪曰：九天浩洞，太山耀靈，神照玄微，清虚朗明，清靈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違犯洩漏，禍必旋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戒禍，敢告劉生。言畢，夫人以一手摘所施用節度以示焉。王母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併以寶函奉安於栢梁臺。帝自受法六年，意氣清暢，自謂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遣，欲告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至德，更興臺館，勞弊萬民，殺伐不休，路盈怨歎。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灾栢梁臺，《真形圖》并《靈飛經錄》十二事及自撰所授凡十四卷并函並失。累祈王母，不復降矣。至天漢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復遣衛叔卿來見帝。時帝閑居殿上，忽見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至，驚問爲誰，答曰：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忽然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栢至中山推求之，不得見，但將其子度世還見帝。帝問云：汝父今何在。對曰：臣父少好仙道，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年矣，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復遣梁柏與度世共至華山尋之，至絶巖之下，望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巖上，紫雲覆之，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持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何爲來。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今故遣使者梁柏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我前爲太上所遣，欲告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强梁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黄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柏還奏，帝悔之。

太史公司馬談尤明老子之道，嘗論六家之書《要指》，著于《史記》，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為陰陽者拘而多畏，為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為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苛察而善失真，唯老氏之教稱為大道焉，曰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救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有為。有度無度，因物與合。賢不肖自明，白黑乃形，在所欲用，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輝天下，復反無明。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大勞則弊，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是以先黄老而後六經焉。出《史記》。

《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趙榮、歐陽文忠公《崇文總叙》云：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而治，不可易也。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

孝元皇帝初元五年丁丑四月三日，老君以天皇大帝命賜仙人茅盈神璽玉章。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生於景帝中五年丙申。年十八，委家學道，入常山採芝术而食，常誦《道德經》及《周易》。六年，聞西城總真王君有道，徑往求師。登高涉峻，超榛冒險，卒遇之，遂得執巾履之役凡十七年，不敢懈怠。王君使盈主領衣書圖籙。後三年，乃將盈同乘九蓋之車，造白玉龜臺，謁西王母。王君稽首而退，王母曰：總真今乃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君笑而不答，因目盈起拜請乞奇要，盈乃叩頭再拜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朝菌之質竊求積朔之期，是以負笈幽林，貪師所生，王君悟於行尸之身。王母授以《玉珮金璫之經》、太極玄真之法。修習三年，王君又賜以九轉還丹一劑，謂之曰：子道已成，可以返矣，後當授爾仙任於吴越也。君乃辭，歸侍父母。其鄉里先有枉死，雖久葬者，皆敕地司令其還生。在家晦迹❷五十三年，後父母俱終，行喪如禮。二弟固、衷，並仕漢朝。固爲武威太守，衷爲上郡太守，同日之任，餞送者車馬塞途。盈時已得王君密旨，報以昇舉之期，因偏告送客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來年四月三日，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衆皆欣然相諾。時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期而集，數倍於前。是日，老君以天皇大帝命遣逸域宫繡衣使者冷廣子期授盈以神璽玉章，太微天帝君亦遣三天左宫直御管絛賜盈以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以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曜靈飛夜光洞草，使拜而

食之，佩璽，服衣，正冠，北首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位爲真卿。食金闕燕胎玉芝者，位爲真卿。食東宮流明金英者，位爲司命。食東宮流明金英者，位爲司録。食長曜靈飛者，位爲真伯。食夜光洞草者，主總左右御史之任。子已盡食之矣，壽同天地，當爲司命上真東嶽卿。君都統吴越之神仙，綜帥江左之山源也。言畢，使者各去。須臾，五帝君各乘方面色車，從群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盈司命東嶽上卿之册，加九錫，以紫玉爲版，黄金刻之，文曰：惟盈虚挺遠朗，幽耽玄妙。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静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絶塹，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乃授靈篇，翦髮祝跪音去，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饑寒，所適唯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故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髦之節，藕敷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九德既備，感積太微，天人虚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獨往，離親樂仙，契闊嶮巇，冬徂山川，今故報盈以繡羽紫帔、丹青飛羣，使盈盈心神方期，四靈所棲，丹誠啓煥，秉授盈位爲太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磬，可以和神虚館，樂真舞靈。君饑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感，千邪不能毁其淳，今故賜盈紫林之腴、玉漿金醴，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瓊也。

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愆憚，今故報盈以班龍之輿、素虎之輧，使盈游宴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盈以曲神寶蓋、瓊幃玉室，使盈遊盼九宫，静神温密。君遠利遁榮，無疲於心，潜形幽嶽，静思萬林，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君貞心高静，淫畏此去，或釋官委禄來尋我，今當映，内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繡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旌幢鬱鬱，參駕龍虎，浮空而去。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金鐘玉

君標領清玄，紫緯八映，心輝重離，神躍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爲號。君九德既備，感積太微，天人虚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期，四靈所棲，丹誠啓煥，秉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宫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蒞之，動静以聞。時年百二歲，君既受策，將駕龍輿，顧謂人曰：真道隱跡，不應表顯，動耀視聽，吾今所以爾者，欲以誘勸二弟，令其追慕也，且令天下有心者皆知向道耳。二弟聞吾此去，或釋官委禄來尋我，今當權停江水之東句曲山也。言畢，乃登羽車，旌幢鬱鬱，參駕龍虎，浮空而去。二弟聞君昇仙，皆棄官還家，永光元年，渡江尋君於句曲。君教以變枯潤骨之法，二君精勤備至，積二十四年，盈又啓王君賜以九轉還丹，服之成道。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乃將二弟同詣金闕下，請聖君受書。於是太上遣朱

宮使者齎紫策中君曰：太上天真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名當仙，位爲定録，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蒞，四極法令，宮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勗之，動静察聞。又曰：盈、固弟衷，挺業該清，雖晚反正，思微徹誠，斷鹹六天，才穎標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導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蒞治百鬼，典崇校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録玉漿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使者授書訖，盈與二弟辭金闕而歸所治之鄉。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司命君與二弟別曰：吾今去，當任職，不復數相往來，要當一年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邀吾師及南嶽太靈赤真人來過此山，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有以教訓之。乃與王君並駕，同之赤城玉洞。

舊傳載司命受錫飛昇並在二弟金闕受書之後，竊疑傳誤。且如之句曲登羽車、杖紫髦之節，文武官數百人，未受錫命，安得有此。已未飛昇，如何將得二弟詣金闕耶。

孝成皇帝河平二年甲午，老君化身下降，遊于琅耶郡曲陽淵。

今閩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亦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干吉與其弟子宮崇並琅耶人，干室後改名吉，世好道術，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能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爲賣藥翁下，當教卿愈疾之方。明日雞鳴，吉往到其處，而帛已先在，怒曰：不欲愈耶，去，明日夜半時來。於是吉初夜便往，候之久而帛至，乃出素書二卷，赤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以授吉，曰：此太上老君《太平經》也，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踴躍悲感，其疾頓愈。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出《後漢書》。

按《後漢書》云：初，順帝時琅耶人宮崇詣闕，上獻其師干吉於曲陽淵水上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皆縹素，朱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言吉親受於老君。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界。道，首幖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也，廼丹青之信也。青之者主生，仁而有心。赤之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

吉得其旨，遂以修身養性，消灾治病，無不驗者。其要曰：夫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中和付之以炁。人能保精愛神護炁，内則致身長生，外則致國太平。又曰：人臣之行，當上愛其君。欲以長生，爲人子者當

念父母，畏其將老，風化其意，使之入道，常爲求索奇方殊術以奉君親。爲人弟子者當念緑師恩，夫人生於父母，成道德於師，得尊榮於君，每念君父師將老，無以復之，或行學更事賢明，求奇方異法而資益之。此乃應太古上皇最善忠臣孝子順弟子也，人皆爲之，則天下太平矣。有心之人所作皆善，言行精實，心自尅責，洒心易行，感動於上，受天施恩，輒言報謝，精專不怠，得致神仙。其方曰：吾字十一名爲士，丙午丁未爲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潜龍勿用坎爲巳，人得見之壽長久。居天地間活而已，治萬百人仙可待，善理病者勿期紿，樂莫樂乎長安市，使人壽若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蓋神丹奇又出科戒祭酒策可以奉君父師者焉。又之法以付吉，吉後奉經行道，分布弟子，置男官、女官，廣化人民，四方歸嚮。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老君復降，詰責吉曰：吾前授汝道，助國扶命，憂念萬兆，而頃以來，諸男女弟子託吾位號，貪財縱欲，驕倨自大，嫉賢妬才，更相是非，皆不當爾，故來語汝。吉稽首伏地，叩頭百下曰：唯唯，願太上赦既往之罪，容臣修將來之善，從今日已往，不知當何以救諸男女弟子之譴謫。老君曰：汝善聽，汝善聽，人生雖壽萬年，不持戒律，與老木久石何異，寧一日持戒爲道德之人而死，不忍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補天官，尸解昇仙。世人雖爲王公，上至帝皇，脱有重罪，無益魂神，可不❸痛耶。乃爲説一百八十戒。訖，又語吉曰：往古仙聖皆從此得道，道本無形，從師得成，道不可廢，師不可輕。吉稽首受命，再拜而謝。

按《後漢裴楷傳》云：楷，孝桓帝時復上書言：前者宫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嗣不興。楷言多切直，帝不能用。章懷太子注引《太平經》興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其可聞耶。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炁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民。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靈帝即位，以楷言為然。太傅陳蕃舉楷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清平中，與荀爽、鄭元或作玄字俱以博士召，不至。范曄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裴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吉後寓居會稽。孫策平江東，見士民事吉如神，遂招爲客，留軍中。將士多疾疫，請吉噀水輒差。將士咸崇

仰吉，旦先拜吉而後朝策。吉，責數曰：天久旱，水道不能，君安坐船中，作鬼態，東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日中大雨者，當相原，不者加誅。俄而雲興，雨大注。策竟殺吉，將士涕泣，欲收葬，俄失其尸。策尋爲許貢伏客所傷，覽鏡見吉在鏡中。策大驚，擲鏡大呼，創裂而死。吉尚周旋人間百餘年，然後仙去。已上元未注所出，此略見《太平經序》、《太平經》本文。

安帝永初三年己酉二月，老君降于泰山，遣泰山使者雅羽以車騎召江夏善士劉圖，欲使校定天下簿籍。圖至，見老君當殿，南面而坐。太上居東，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極天君居西，東向，命圖與官屬校定天下名籍，三日而畢。老君欲示圖以罪福報應，乃令羽將圖入地獄，凡至八十一重，圖見父在獄受苦，出告老君爲父哀求，乃命釋之。又令將圖至天堂，見大清宮中金臺玉殿，音樂自然，仙真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誦經文。觀畢遣回，圖因此得道，遂爲道士，後亦仙去。見《唐史紀聖賦》及《應元圖》。

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正月十五日，老君乘雲車，群仙侍衛，降于蜀之臨邛鶴鳴山張陵修鍊之所，敕神人呼陵至前，謂曰：子祖張良積功致德，垂福後嗣，子命應爲道士。即授以新出《正一盟威秘籙》，俾除蕩六天故炁，以清化天下。及朝拜日月高奔鬱儀結璘之訣，令修習之。自是百姓翕然，奉之爲師，弟子至數萬。民有疾患官灾，隨事可往受之。乃入石室中，果得天文寶輸米、絹、絲、綿、雜器、紙、筆、樵薪之屬以贖罪，并疏其過惡而懺謝之，誓不敢復犯，灾難隨解。由是民皆樂從，莫敢爲非。今信州龍虎山是也。和帝永元四年壬辰，就拜諫議大夫，辭疾不拜。帝復以三品印綬駟馬車徵爲太傅，封冀縣侯。陵語使者曰：爲我謝天子，九霄之上、無何有之鄉金闕帝君，某已于雲錦山。

初，陵後名道陵，字輔漢以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十五日生於餘杭之天目山，七歲能誦《道德經》。後爲書生，博綜五經，通河洛象緯之文。章帝元和二年乙酉，以博士召，不起。時年五十二，自謂儒學無益於年命，乃歎曰：人生幾何，老死將及，不能復經生死之苦。遂散其門人，行學長生之道，隱居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內見五藏，外集萬神。乃三步九跡，交乾履斗，隨罡所指以攝精邪，戰六天魔鬼，奪二十四

治，改爲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師爲陰官。先時，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爲市，擅行疫癘，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摧伏之後，陵斥其鬼衆散處西北不毛之地，與之爲誓曰：人主於晝，鬼行於夜，陰陽分別，各有司存，違者正一有法，必加誅戮。於是幽明異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有鬼市，並天師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其誓蓋指此爲約，謂天地合日月明乃許汝出也。）五月一日，老君再降，授陵以《太清中篇經目》九卷、《金液丹經》三十六卷、《太清中經》二十四卷、《玄女祕妙經》、《室中祕要》二卷、《五行經》、《素真經》、《始陰經》、《九鼎變化經》、《玉策山紀錬真玄洞之法開明大經》、《圖籙》、《山海大戒河洛圖讖》、內外《黃庭》、內外《太清》、《玉策幽經》、《五行精微東井沐浴經》、《天鏡》、《明鏡》、《山鏡》等經，《變景經》、《合景內視經》、《九天元譜》、《九天元洞九真中經》、《五老寶經》、《丹簡黑籙》、《上下齋品戒文》、《太一金液經》、《三元中胎素靈中經》、《金闕帝君青童內經》、《洞玄真經》、《三皇內文》、《宣化思道成敗觀戒》、《三五飛步罡玄經》、《遁甲山圖》、《明禁地籙》、《鬼曆諸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文七十卷，合一千卷。

老君復命陵驂侍龍駕，至崑崙閬風金墉七寶臺。時玉晨大道君遊處其間，老君將陵朝禮玉晨，於是敕青童付陵天師印綬，使按千二百官，仍賜雌雄二劍、二儀交泰冠、驅邪帔、魚鱗服、符錄契令、經戒法律，使助國扶命，養生制惡。陵拜畢復還。

建康元年甲申，天師徙居閬州雲臺山。十月十五日，老君再降，授以《正一盟威經》、三業六通之訣及三洞衆經、歲月二齋法，皆披《靈寶五篇》自然天書大字爲旨要妙經。今宣教十方天人，并甲子、庚申、八節、三元、五臘、三會，皆當沐浴齋戒，設獻禮念，祈謝愆犯，落滅黑簿，超度九祖齋值之法。已上見《天師傳》及《蜀圖經》。

桓帝建和二年戊子正月七日，天師納趙昇爲弟子。又降十二神女，化鹹泉爲鹽井。後因名郡爲陵，以旌其功。（後改爲仙井鹽，今爲隆州也。）

永壽元年乙未歲正月七日，老君再降，命陵同遊成都。老君駕龍車，陵乘白鶴，頓下五雲，至太昊玉女修丹之所，地祇湧出，同捧一玉局，高可丈餘，以爲寶座。爲説北斗削死注生之法。至十五日，又説南斗陶魂鑄魄之功。《南北二斗經》乃二侍真人叙述其事而爲經也。老君既去，玉局尚存，地陷爲井，今在成都子城内，號玉局觀。（後又至鹿堂山，授陵以制六天斬邪之文。）

永壽三年丙申，陵一百二十三歲也。九月九日日中，老君遣五帝使者持玉策，降雲臺山，授陵正一真人號。繼有五色雲龍來迎，遂與弟子王長、趙昇同昇天。（見《南北二斗經序》。）

延熹八年乙巳八月甲子，帝夢老君乘華蓋寶車降于殿庭，乃遣使詣陳國苦縣致祠禮焉。敕陳相邊韶撰碑文，其詞云：老君爲周守藏室史，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季陰陽之

事監喻時主。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生，問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一百餘歲。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謂周太史儋爲老子，莫知其所終。其二篇之書，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厥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義可知也。或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子離合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爲終始，觀天作讖，昇降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矩三光，四靈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仙化，蟬蛻度世，自羲黃以來，世爲聖者作師。班固以老子絶聖棄智，禮爲亂首，與仲尼道違，述《漢書古今人表》，檢以法度，抑而下之，與楚子西同科。二者論之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尊德弘道，含弘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而尊祀之。于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材薄思淺，不能測度至人，辯是與非，按據書籍，以爲老子玄虛守靜，樂無名，守不德，危高官，安下位，遺孔子以仁言，辟世而隱居，變易名姓，唯恐見知。夫日以幽明爲節，月以虧盈自成，損益盛衰之原，倚伏禍福之門，天道惡盈而好謙。蓋老子所以見隆崇于今，爲時人所享祀，乃其逃禄

鎮國祚，玉籙齋保佑后妃公侯貴族，黄籙齋拔度九玄七祖，永辭長夜之苦。七品者，曰明真齋，超度幽爽，解諸冤對也。曰自然齋，普爲衆生請福謝罪，學仙修行之法也。曰三元齋，自謝犯戒之罪，解考於三官也。曰八節齋，謝玄祖及己身之罪，滅黑簿之法也。曰洞神齋，以精簡爲上，求仙保國之法也。曰指教齋，以清素爲貴，救疾禳灾之法也。曰塗炭齋，以苦節爲功，悔過請福之法也。并《勸戒法輪經》四十五卷，《無量通妙》、《轉神入定》等經以授玄，俾行化於世。曰：子應常思虚無真人高上大法王大千世界號曰老子，是玄中大法師焉。玄字孝先，威帝延熹七年甲辰四月八日月，父漢爲尚書。玄始生，有支道紀者，高道之道，謂其父曰：吾昨聞通玄真人從大羅天下也，君家當爲神仙宗伯，非常兒比。其父曰：仙人變化不可測，願得壽考以爲宗嗣足矣。玄大而秀穎，性識英明，經傳子史靡不該覽。年十❹餘歲，俱失恃怙，忽歎曰：天下有常不死之道，何不學焉。因遁迹名山，參訪異人，服食芝术，得從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經》。玄勤奉齋科，善治病劾鬼，兼吐納導引，精思念道，故感老君親降，授之經法。又示以天府所定世人罪福條目，即《太上感應篇》。又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玄稽首禮謝。今天台山桐栢觀有法輪院三真經之處及仙公役鬼所築受詰壇存焉。

吴赤烏二年戊午十月朔日甲子日中，老君命九天帝釋持太上三天金簡錫文賜玄爲太極左仙公，其文曰：揚州丹陽郡句容縣葛玄，先世苦行，累劫立功，損身布施，濟度危亡，轉輪聖域，鍊神守精，志竭道源，事師恭肅，勤修匪懈，積感太上，注名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惠，誕降德門。所以才質玉秀，馨蘭清發，天姿逸穎，卓然挺拔，道謨淵偉，獨步群萃，高辭世榮，抱朴尚質，注心真仙，含元守一，散髮林藪，倚岩爲室，得意山林，觀此蓬蓽，過中不餐，齋不虧日，燒香誦經，拜禮靡缺，慈心度人，經營不輟，志窮微賾，大法周悉，教世賢愚，莫不解説，謙謙和顔，常懷欣悦。今錫子以丹錦繡帔、飛羅之裙、天寶羽服、芙蓉晨冠、金真神虎仗、命魔旛，所爲在意，役海召山。玄慈受《九丹金液仙經》。玄勤奉齋科，善治病劾鬼，兼吐納導引，精思念道，故感老君親降，授之經法。又示以天府所定世人罪福條目，即《太上感應篇》。又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玄稽首禮謝。今錫子以丹錦繡帔、飛羅之裙、天寶羽服、芙蓉晨冠、金真神虎仗、命魔旛，所爲在意，役海召山。玄慈心度人，經營不輟，志窮微賾，大法周悉，教世賢愚，莫不解説，謙謙和顔，常懷欣悦

下貴賤形名之殊。乃於天台山立壇，授道微法蘭《五嶽真形圖》告曰：太上傳命之信，執之遊八方名山，三界奉迎。又以《太上金丹經》、《靈寶自然五稱寶曜文》、《三皇内文大有妙經》、《天師旨教金書玉字》等凡十卷，並太極龍騰芝草一莖，告盟仙官，各令佩身，命入室弟子鄭思遠具宣口訣。又惠以仙藥一粒，令辟穀除五味之類，可以遠遊名山。道微等既受寶經靈藥，不饑不渴，願得少留侍奉聖尊，仙公曰：子心存我，我即可見，不必依戀。子應登嵩高，彼山諸真後五年復當傳子祕訣，成子道矣。

仙公嘗謂諸儒各講明經論，張昭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其旨如何。仙公曰：老子演自然之道，化行天下，孔子歷聘諸國，仁及齊民，其歸一揆。太子登嘗問仙公：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何也。仙公曰：六合之内，囿於形象陰陽之數，猶可致詰。六合之外，人所希見，渺茫之中，太虚之表，聖人罔述，故存而不論也。登稱善。

七年甲子歲，仙公年八十一，八月十五日，太上命從官乘龍麟，執九光之節、景雲之符，驂駕九龍八景雲輿，垂蔭華蓋、龍旛虎旗來迎仙公，仙公飛轡雲間，停駕太虚，作五言歌詩三篇以遺世人。其一曰：真人昔遺教，愍念狐疑子，嬖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死而名滅，悔恨何所以。罪大不可揜，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庶當已。轉輪貧賤家，或復爲役使。六根或不完，蹩躄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始。吾今巍巍尊，立功所得耳。三界稽首禮，從容紫宫裏。停駕虚空中，控龍飛鳳峙。臨訣屬素翰，粗標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便昇天，依依諸儒英。大道體虚無，寂寂中有精。觀者皆云昧，窈窈不至誠。一詠，玄音徹太清。太上齊應聲。十方散香花，燔煙旃檀馨。皇娥奏九韶，鸞鳳儀哀鳴。龍駕翳空迎，華蓋耀杳冥。蕭條劫仞表，帝釋欻降庭。八王奉丹液，挹瀨身騰輕。逍遥有無間，流朗人形名。神童夾侍側，自然朝萬靈。其三曰：飄飄八景輿，飛輪涉天京。優游七寶宫，相與樂未英。七祖昇福堂，先賢亦獲公，仙公飛轡雲間，停駕太虚，作五言生。王侯能信謹，終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散誕遊山水，吐納和靈津。練氣同希夷，靜詠《道德》篇。一心栖玄漠，冥感今乃宣。飛駕轡九龍，飄飄乘紫煙。暫迁蓬萊宫，倏忽已昇天。偉偉衆真會，眇眇凌虚玄。體固無終劫，金顔隨日鮮。若人弘衆妙，輕舉昇神仙。歌畢，雲輿冉冉昇天而去。

魏陳留王時咸熙元年甲申，老君降現於隴右臨洮郡襄武縣，身長三丈，著白衣，垂素髮，戴金冠，告縣人王始曰：天下不久當太平。及武帝受禪，果天下一統，帝乃令於所現處造太平觀，即李宗之故居也。見《晉書》。

吴興戴洋年十二時，死五日而蘇，説死時天使爲酒吏，授符籙，給吏從，

旛麾將上蓬萊、混崙、積石、太室、常、廬、衡等諸山，既而被謫遣歸。洋自此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托病不仕。嘗至瀨鄉，經老子祠，追思境物，皆是洋昔死時所見處，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年前，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祠不下馬，未達橋而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悉與洋同。蓋洋由此被譴而謫還人世也。

道士梁諶修道於樓觀，精思積年。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太和真人尹軌降其室，授以鍊氣隱形之法、《日月黃華上經》、《水石還丹》、《六甲祕符》等經，諶遂能飛行變化。三年丹成，白日昇天。

後魏道武皇帝好《老子》言，誦詠不倦，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説之。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

晉安帝天興元年壬寅，姚秦之洪始五年，仙人成公興因行秦土，遇道士寇謙之，遂師事之，乃隱居華嶽。山神忽見，告公興曰：老君將下按行山嶽，子可加齋勤修。公興惕然加勤香火，仰候天文。十一月二十三日戊子夜，北斗魁中紫陽文昌赫然而開，乃見老君乘白麟冉冉而下，足躡蓮花，雙幢舉高三丈，侍從仙人玉女甚衆。老君臨駕顧敕公興曰：汝今遊處中嶽，可得仙度。公興再拜，起已不見。明年癸卯二月，乃依所敕上曰其師寇謙之，遂同過關往嵩高少室居焉。老君又降河南穀水里，停駕空中，語公興曰：吾去歲於華山東崖，今汝來居嵩鎮，子自到此，意復如何。公興稽首禮謝，老君曰：嵩少河洛，集仙之府，遊龍之淵，不可遠去。即敕玉女取藥賜公興。公興再拜，跪而服之。老君曰：子服吾藥，補填五臟，神心開朗，無不通鑑矣。昔以張道陵繼天師並代干吉，道陵昇天之後，鬼魔復作，中國統絶，非子師誰可任也。見《後魏書》。

按《後魏釋老志》云：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絶俗之心，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觀其姨，見公興形貌甚强，力作不倦，請回賃公興代己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棘田。謙之樹下坐筭，公興懇發致勤，時來看筭，謙之謂云：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筭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公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而近筭《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公興曰：先生試隨公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公興固辭不肯，但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謂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公興隱遁乎。謙之欣然從之。公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謙之食藥，不復饑。乃將謙之入嵩山，寇恂之，遂師事之，乃隱居華嶽。山神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

年，公興謂謙之曰：公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但得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公興還，問狀，謙之具對，公興歎惜曰：先生未便得仙，止可為帝王師耳。公興專事謙之七年，忽謂謙之曰：公興不得久留，明日中午當去。公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公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杖，謙之引入至公興尸所，公興欻然而起，著❺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為寇謙之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公興乃仙者，謫滿而去。

公興事謙之凡七年而仙去，謙之守志嵩高，精專不懈。元魏明元皇帝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有二神人衣翠羽之衣，冠紫金之冠，乘龍持節告謙之曰：太上老君至矣。須臾，聞音樂之聲漸近，仰望見玉衡車一乘，金剛為輪，驂駕九龍，威儀赫奕，神仙導從彌滿虛空，集止山巔，仙官五人侍立於前。謙之見有五宮門忽然而開，仙樂交奏，坐白銀花之座，敕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謂曰：往辛亥年吾得嵩嶽鎮靈集仙宮主趙洪政等表云：自天師以來，地上曠職修善之人無所師授，以卿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堪處師位，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任，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戒》。吾有經戒，自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宜宣吾新科，清整吾教，佐國扶命，以化群生，除去三張之弊、租米稅錢及男女合氣之術。時老君停駕雲中三日，賜謙之經戒凡九卷，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氣閉鍊。又遣玉女長容等十二人，教以服氣導引之訣。自是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太常二年丁巳正月十五日，老君再降，賜以新科符籙七十卷，號曰並進。八年癸亥歲十月十五日，又遣玄孫上師真人牧土宮主李普文降嵩嶽，延謙之入仙宮，授以天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化民師、繼天師等四籙，及賜仙冕天衣、符籙圖文并壇治，又授以《太平素經》一百卷，皆真文大字，上師手書，令以甲子年奉經入國行化。又賜以天果六枚，食之遂絕火食。見《後魏釋老志》。

按《後魏釋老志》云：李普文，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嵩嶽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童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指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化民師、繼天師四籙，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二

弟子。文籙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日正房真官，四日宿宮散官，五曰並進籙生。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籙圖真經》，付汝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真天宮靜輪之又地上生民來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鍊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鍊金丹雲英八十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寫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辨，婉而成章，大旨與世禮相准，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有三十六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至大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次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弟子，與群神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一一告焉。

太武皇帝始光元年甲子歲，師遵教敕奉其書獻之，四方翕然歸向，而朝廷猶未全信。司徒崔浩，博達之士也，奇其言，因師事之，遂上疏曰：臣聞聖人受命則天瑞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對接，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有。昔漢高祖雖復大聖，四皓猶不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而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常談而忽上靈之命乎。臣切懼之。帝欣然嘉納，即命有司詣山奠幣，因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帝見師不食，甚加禮敬。又見符籙，心彌欽信，乃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依儀大會。師與弟子皆服仙衣天冠，光儀璀璨。帝欲授師洎弟子以高爵，皆確辭不受，乃處以方外之禮。敕師及門弟並列在王公之上，不聽，稱臣。於是顯揚新法，宣布天下，大闡清靜無爲之化。別擇大家子弟有德業者一百二十人爲道士。

十七年庚辰，師於高嶽立壇行道，爲帝祈福。老君命授帝太平真君之號，賜冠服符籙。師還具奏，遂改元爲太平真君，大赦天下。三年壬午歲，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遂親至法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皆向青，以從道家之色。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受籙焉。

出《後魏書》。

混元聖紀卷之七

❶『如』字原作『知』，據《輯要》本改。
❷『迹』字原作『迩』，據《輯要》本改。
❸『不』字原作『以』，據《輯要》本改。
❹『十』字原作『人』，據《輯要》本改。
❺『著』字原作『者』，據《輯要》本改。

混元聖紀卷之八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瀛編

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除浮屠教，悉毀經像。又下議欲廢道教，詔道士嚴達問曰：道與釋孰優。達曰：主優客劣。帝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域，得非客乎，道在中夏，得非主乎。帝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達曰：客歸則有益於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不亦可乎。帝嘉其對，然業已建議，遂併斷之，止留五嶽觀廟而已。六月丙午，帝將視朝，忽見黃衣使者自空中持玉版丹書告曰：太上有敕。帝愕然，不覺下拜。使者以詔示帝曰：告宇文邕，大道經教，亘古長存，所以保制天地，濟度生靈，何關爾事，而輒行廢黜。以爾爲世主，乃蔑棄天命，自絕於天，非天棄汝，胡爲稔惡，將速厥辜。帝覽之再三，使者曰：天命靡常，不可久稽。即收詔，騰空而去。帝驚懼累日，乃復建通道觀於都城，命嚴達主之，仍召諸山方士講《道德經》。戊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玄幽。但岐路既分，源流愈遠，淳漓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祛靡息。今可立通道觀於都城，聖哲微言，金科玉篆，祕賾玄文，可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婁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海之泓澄，不亦可乎。及下並節級授銀青光祿大夫，以摘其合於道者，並付《道藏》。

隋大業七年辛未，煬帝親駕征遼，樓觀道士岐暉謂門弟子曰：天道將改，吾猶及見之，不過數歲矣。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但恐微軀不能久保耳。後數年，隋果亂。

大業十三年丁丑，老君降于終南山，語山人李淳風曰：唐公當受天命。淳風由是歸唐。出《金鎖流珠》。

唐高祖皇帝初起義兵於晉陽，帝

女平陽公主，柴紹妻也，亦起兵應帝，屯於宜壽宮。暉逆知真主將出，盡以觀中資糧給其軍。及帝至蒲津關，暉喜曰：此真君來也，必乎定四方矣。乃改名爲平定以應之，仍發道士八十餘人向關應接。帝嘉之，乃下詔曰：今東應義旗，西開幕府，設官分職，本在忠誠。道士岐平定，鏟迹求真，銷名離俗，恬淡榮利，無悶幽閑，而能徹損衣資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贍軍糧，忠節不嘉，理須標授，平定宜受紫金光祿大夫，已下並節級授銀青光祿大夫，以酬其義。平定力辭曰：草莽之臣應接聖君，心崇道本，黃冠不貴金紫，玄教豈向銀青，雖奉殊私，理恐非愜。帝曰：師且受，俟得京城，別有進止。時隋戒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大上老君使謁唐公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我哉。八月辛巳❶，高祖引師趨霍邑，

斬老生，遂平霍邑。十一月初八日，遣使詣樓觀設醮祈福。是夕，白雲如幕，蔭覆壇場，與香交映。又有白鹿一雙來傍殿門，長鳴數聲乃去。馳驛以聞。明日果克京城，因改元義寧。

唐武德元年正月，劉武周遣❷宋金剛舉兵十萬侵晉、絳，秦王世民擁塵絳州。州民吉善行素朴直，時避地於晉之臨汾縣大通堡，衆令善行往羊角山探賊，方行至西北嶺上柳柿兩株間，望見坡上有人乘白馬來，善行異之，即走回到甘棠叢下，其人已至，從後呼善行：住，汝勿怖。回❸頭乃見老人鬚髮皓白，素衣烏冠，執紅拂，乘白馬，駿尾及蹄皆赤，有二青衣年少裹巾赤韡，侍立左右，老人謂善行曰：與我語唐天子李某，今得聖治，社稷延長，宜於長安城東置安化宮而設道像，則天下太平。言訖，騰空而去。至四月二十七日夜，善行在家，似有人召之。明旦，不覺至前所立處，復見老人戴金冠，衣服乘馬如前，謂善行曰：吾前語汝記得否。答曰：並記得。老人曰：汝即入奏天子，道我所言。善行曰：貧無路糧，又無文書，如何得達。老人曰：前程自有，汝不須憂。善行曰：見天子乃非細事，未審到京將何爲信。老人曰：汝到京當有獻石龜者，可以爲信。善行言訖而隱。善行往見晉州總管府長史賀若孝義言之，時五月三日，孝義即留善行。至十一日，引見秦王，具言老人現所言事。十三日，秦王即差左親衛帥都督杜昂隨善行於所見處設祭。拜并束帛。二年五月，敕樓觀令鼎新修營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廟，應觀内屋宇，務令寬博，稱其瞻仰。并賜土田十頃及仙遊監地充莊，仍於觀側立監置官檢校修造，即以岐平定主觀事。三年春，帝親詣老君於祠庭，平定率道衆迎駕，仍具千人之食以獻。帝召平上，二青衣童子來侍，後有黄衣力士控馬。老人問曰：天子喜否。曰：大喜，但疑不知聖者姓名。老人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字伯陽，號曰老君，即帝祖也。亳州谷陽縣有枯檜再生，可以爲信。語已，忽不見。善行復以告賀若孝義。孝義差襄陽縣主薄席通與善行馳驛入奏，高祖賜善行御袍一領并束帛。二年五月，敕樓觀令鼎新修營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廟，應觀内屋宇，務令寬博，稱其瞻仰。并賜土田十頃及仙遊監地充莊，仍於觀側立監置官檢校修造，即以岐平定主觀事。三年春，帝親詣老君於祠庭，平定率道衆迎駕，仍具千人之食以獻。帝召平定及法師吕道濟、監齋趙道隆等，並賜坐。遂令百官悉就坐飲食，謂曰：朕達獻石似龜，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千萬年。乃同入奏，高祖大悦。七月六日，詔授善行朝散大夫，敕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八月二十五日，善行至廟所，復見老人在二樹間，張大帳，坐牙牀，憑玉几，珠花羅網垂覆其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觀中修補。

宗聖觀乃尹真人之故宅也，按《宣室

志》云：尹真人將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不得輒啓。大曆中，有清河崔君為犍為守，既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官屬曰：辛垣平之詐見矣。即詣觀，且命破鎖。道士顏申白曰：真人有遺教曰：啓吾函者且有大禍。幸君侯無犯真人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向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命破其鎖，堅不可動。崔命以皮絚繫函鼻，用數牛拽其絚，鞭而祛之，石函乃開。中有符籙數十軸，黃縑丹書炳然如新。崔君觀畢，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遂復緘鎖而去。是夕暴卒，後三日而蘇。官屬悉詣謁，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憊，未嘗聞神仙事。前者開尹真人石函，果為冥官追攝，初見一紫衣吏語吾曰：我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之憂，欲以辭免，然不覺已與使者俱去。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為開尹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果何如哉。已而召掾吏，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曰：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削十五年壽，今獨二年在矣。於是聽還，後二年果卒。

五年三月，吉善行至羊角山廟前，見老君坐堂上，憑玉几，仙官列侍，神丁侍衛，龍虎騎從，幡幢旌節，翳空滿廡。傳呼善行前來謂曰：亳州廟中枯檜已更生，吾孫當王。已遣周公旦將神兵助國討黑闥，期在四月，必破。孝義差司兵叅軍馬敬卿馳驛入奏，敕令善行乘傳往洛州軍前示諭，至期果平黑闥。出《唐書》。

七年甲申十月，帝詣樓觀祀老君。初，高祖詔玉清觀道士王遠知授朝散大夫，賜金縷冠，紫絲霞帔，以遠知嘗奉老君旨預告受命之符也。

遠知，陶隱居之弟子。初，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其國土所有，云西有毗摩伽藍，相傳是老子化胡之所，戎俗柔服，使者繼至，遠知遂來謁見，斯須而鬢髮變白，王懼而遣之。尋復如舊。

也。

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窮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行肇於邃古，原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理，返朴還淳。至於佛教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代，崇信滋深，人覬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於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湧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番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兹累歲。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出於柱史，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功，天下大定實賴無爲之德，宜有改張，闡兹玄化。自今已後，應齋供行立至於稱讚，其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庶厚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告報天下，主者施行。二十一年，詔譯老子《道德》二篇爲梵文，以賜天竺諸國。初，唐將受命，老君嘗敕華山素靈宫仙官馬周下佐聖孫創業，而周沉湎于酒，汩没風塵間二十年，栖旅困餒。聞袁天綱善相術，因詣之以卜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直東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灾可除矣。周如其言，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周默隨其後，已有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時貞觀中，勑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因代郎將繚繞村徑登一大山，至山巔，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彫淪，旦夕將死，而不修省耶。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宫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入宫闕，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理。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省愆自訟。叟與所司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思久之，忽有五人衣五色之衣立於前曰：我等先生五臟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請閉目，當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志明悟，頓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間矣。復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已有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時貞觀中，勑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因代郎將常何上封事，太宗大悦，即日召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至中書令數年。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一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並出《唐史》。《太平廣記》所載，正與此同。

高宗龍朔二年二月，幸洛陽宫，忽然有感，因令詢問側近有何古聖靈跡，父老奏曰：皇城北山先有老子祠，每祈請，立有福應。即勑洛州長史許力士就祠更建清廟，掘基得石案及故碑，碑題云：真人白君之表。即仙人白仲理所

立，漢天師立北邙治之所也。其石案長四尺，廣二尺，厚二寸，高八寸，兩頭各有二脚，上面鐫太上老君字。立殿畢，建道場慶讚。醮訖，忽白光偏殿，照耀階壇，老君現於光中，二真人夾侍，良久方隱。時監宮闍令權大力、洛州録事叅軍楊護帥等一十三人同見，列狀奏聞。有旨依狀圖寫爲老君瑞像，百官表賀有云：柱下靈姿，散其光於壇宇，允應至誠，棟間仙侍，流異景於階庭。台宜符睿德，豈可與虞致榮光、漢延嘉氣、靈禽降祀、膚葉興封者同年而語哉。後至明皇朝，命吴道子繪列聖御容於殿，及徧畫廊廡宫墻。

杜工部《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云：山河扶繡户，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吴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絶動宫墻。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皆秀發，旂旆盡飛揚。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即此廟也。宋朝歐陽文忠公《集古録》有《謁玄元皇帝廟詩跋》云：唐玄宗撰碑文并書，予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鵝鴻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考之此跋則明皇當有御製詩，今未及見，故不載。

乾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己未，帝自東封岱嶽禮畢，回駕亳州，朝謁老君，册上尊號爲太上玄元皇帝，御製文曰：大道混成，先二儀而立稱，至人虚己，妙萬物以爲言。粤若老君，朕之本系，爰自伏犧之始，暨乎姬周之末，靈應無象，變化多方，遊元氣以上昇，感日精以下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丹青妙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俱縣。屬交喪在辰，晦迹柱下，大弘雅訓，垂範將來。雖心齊於太虚，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絶聖棄智，安神寡欲，寂寞杳冥之際，希夷視聽之表，淡爾無爲，悠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以還淳，滌玄覽而遣累，邈乾坤而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矣哉，固無得而名也。況夫大聖所資，克昌寶祚，上德所履，允屬休期。朕嗣膺靈命，撫臨億兆，總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惕，盡孝敬於宗祧，罄懷柔於幽顯，行清静之化，承太平之業，登介丘而展采，坐明堂而受記，飛煙結慶，重輪降祥，鶴應九歌，山呼萬歲，越振古而會休徵，冠帝先而爲稱首。大禮云畢，回輿上京，肅駕瀍鄉，躬奠椒醑。仰瑞栢而延佇，挹神泉而永歌，如在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彌切，宜昭元本之奥，以彰玄聖之功。可追上尊號爲玄元皇帝，聖母爲先天太后。祠堂廟宇，並令修創。置令丞各一員，以供薦饗。仍改谷陽縣爲真源縣。

儀鳳三年戊寅四月四日，敕遣道士鄭元隱於洛陽北邙山清廟，與羅務先等二十四人建齋行道。至五月一日丑時，至殿東門，乃見老君乘白馬朱鬣，并二青衣童子降于壇上，祥光照映，顧道士寇義待與語良久乃隱。宫苑北面監朝散大夫孫瑞檢得壇上馬跡有實登，即奏聞。百官上表賀，有曰：

玄元皇帝見於廟所，金相玉毫，彩奪夜明之景，白駒丹鬣，跡留天駟之衢。青童曉引，應瓊鍾而降節，紫云霄布，籠銀漢而高昇，固以克昌厥緒，惟新景命，恢我皇度，光乎兆人。所以道冠百王，慶隆萬葉，永綏寶祚，克享無期者也。帝大悦，敕道士自今後宜隸宗正寺，可班在諸王之次。見朝散大夫孫瑞奏狀。

儀鳳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道德經》並爲上經，貢舉人並須兼通。

則天文明元年甲申，廢中宗爲廬陵王，欲王諸武。二月十八日，豫章人鄔元崇以詔詣闕，至虢州閿鄉縣龍臺鄉皇天原，忽有六仙人皆乘赤龍，著雜色衣，二人執珠幢，四人執霓旌錦傘，從西北彩雲中來，俯謂元崇曰：太上老君來。言訖便過。須臾間，異香芬馥，乃見三青衣童子執香爐雲中過，又見二青衣童子執紅拂如意微笑而過。須臾，五色雲中見一道士，著淺黄衣，鬢髮皆白，頭戴花冠，作金色，乘白獸似騾，髮尾皆赤，俯謂元崇曰：我是太上老君，汝帝之元祖。元崇即拜，老君曰：汝隨我來，我與汝語。元崇不覺已在雲中，去地數丈。老君令傳言天后，説我國家曆數綿遠，不得輒立異姓。見後有六仙人，並乘龍佩劍，花冠大幘，雜彩之衣，光明燦燦，手執別物，皆不能識，分侍左右。後有雲車一乘，雜彩莊嚴，上有大寶蓋，花旛垂下，五色雲炁圍繞。又有乘龍執節持幢侍從無數，從人皆長大，亦有音樂導從。時往來人及閿鄉百姓官吏五百餘人同見，莫不遥禮。斯須，元崇不覺已在地上。既至長安，通具奏。天后不悦，遂遭禁錮。尋以閿鄉行宮爲奉仙觀，后亦終懼此言，不敢立武三思，竟復辟於中宗，故改元神龍，二年復改元景龍，敕天下諸州各置景龍觀，又改爲中興觀。至明皇開元中，降敕曰：洪州人鄔元崇往在文明年中，傳玄元皇帝真誥於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因兹淪喪。自非忠義之士感激過人，孰能不避死亡之誅，竟違神靈之命，宜與追贈，以慰泉壤。其子瓊亦依資授一官。故洪州人鄔元崇，往者來應嘉招，次于虢略，忽觀玄元皇帝，俾之昇雲空中與言，使戒天后，表國祚中興之運，示寶曆無疆之期。遂能不顧其身，來傳此旨，竟遭幽繫，諒可傷嗟。自非竭節本朝，孰肯犯顔兹日，宜加追贈，用慰幽魂。可贈棣州刺史。

萬歲通天元年丙申，東都福先寺僧惠澄表乞除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集成均監弘文館學士詳議《化胡經》議，太中大夫守秋官侍郎上柱國劉如璿議曰：李釋元同，未始有異，法身道體，應現無方，降跡誕靈，各行其化。且老子發自東方，遠之西域，雖莫知其終，而事見之前史。謹按《後漢書》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化。《高士傳》曰：老子化戎俗爲浮屠。《皇朝實録》云：于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伽年中，傳玄元皇帝真誥於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因兹淪喪。自非忠義之士感激過人，孰能不避死亡之誅，竟違神靈之命，宜與追贈，以慰泉壤。其子瓊亦依資授一官。故洪州人鄔元崇，往者來應嘉招，次于虢略，忽觀玄元皇帝，俾之昇雲空中與言，使戒天后，表國祚中興之運，示寶曆無疆之期。遂能不顧其身，來傳此旨，竟遭幽繫，諒可傷嗟。自非竭節本朝，孰肯犯顔兹日，宜加追贈，用慰幽魂。可贈棣州刺史。

萬歲通天元年丙申，東都福先寺僧惠澄表乞除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集成均監弘文館學士詳議《化胡經》議，太中大夫守秋官侍郎上柱國劉如璿議曰：李釋元同，未始有異，法身道體，應現無方，降跡誕靈，各行其化。且老子發自東方，遠之西域，雖莫知其終，而事見之前史。謹按《後漢書》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化。《高士傳》曰：老子化戎俗爲浮屠。《皇朝實録》云：于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伽年中，傳玄元皇帝真誥於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因兹淪

簡定人鬼之録，尋當下降。焉。然則歷考經典，煥乎可矚，則知化胡是實，爲經不虚，浮屠即佛陀也，化俗豈無經乎。但聖人設教，應物施行，況復中人上士性分有殊，道佛二門隨性開化，洪通兩教，不亦宜乎。因立此祠

宣德郎行右補闕弘文館學士張思道議：曰老君見形東土，演教西方，事著前書，跡彰往諜，化胡是實，爲經不虚。言包天地之先，理起文範之表。或則恂恂接物，爰開柔弱之宗。或則隨機設教，察察繩非，乃挫剛强之力。隨方感應，妙旨難量，應病施方，聖功莫測云云。

朝散大夫行太子宮尹兼弘文館學士張元簡議曰：大道圓通，隨方感應，在胡在漢，只轉我身。居中夏則暢清淨之真風，適西戎則現神通之變化云云。

中散大夫行太子曲膳郎上柱國張太元議曰：道本中華，釋垂西域，隨方設教，同體異名。且老君變化無方，易形改號，或在天爲帝，或在世爲師，隨物見形，靈應難測。縱使史籍無據，釋教不異老君云云。

成均監大學博士吴揚昊議曰：《史記》云：老子，楚人也，生於商時爲守藏史。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者，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淫欲，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也。孔子歸，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君，其猶龍耶。老❹子出關，尹喜曰：子將隱矣，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經》五千餘言，莫知所終。或言老子一百六十歲，或言一千二百歲，罔知其然。又劉向《列仙傳》云：老子好養氣，重無名，久而入大秦。乃知真聖人也。又《西域傳》云：老子與尹喜俱至流沙，莫知所終云云。

成均監大學博士王方回議曰：《史記》云：老子過關，爲尹喜説《道德經》五千餘言，而莫知所終。又劉向《列仙傳》曰：老子好養氣，重無名，久而入大秦。乃知真聖人也。又《西域傳》云：老子與尹喜俱至流沙，皆稱化胡云云。

弘文館大學士仍守諸王侍讀崔元悟議曰：據佛《普曜瑞應》、《長阿含》等經，并《中元記》、《高士傳》及晋宋齊梁周隋等十餘家書傳，並云：佛生周莊王九年癸巳歲四月八日云云。

萬歲通天元年六月十五日敕旨：老君化胡，典誥攸著，豈容僧輩，妄請削除。故知偏辭難以憑據，當依對定，僉議惟允，倘若史籍無據，俗官何忍虚承，明知化胡是真非謬云云。

按《唐書藝文誌》丙部載《議化胡經狀》一卷，云：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毁《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

葉法善，處州人也。年七歲時，嘗溺於水中，其家以爲死也。後三年而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引朝太上老君。老君領而留之，故久耳。弱冠，身長九尺，性淳潔，

不茹葷。常獨處幽室，或遊林澤。自仙府歸還，已有役使之術，遂卜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衆共驚異。嘗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老君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録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於子，宜勉之焉。言訖而去。自是誅蕩兇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至京，拜上卿，不就，請度牒爲道士。則天召至神都，中宗復位，武三思尚秉國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歲餘入洪州西山，養神修道。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蒼三神人又降，傳太上之命云：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迹山岩，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預以告。其年八月，果有詔赴闕。後平韋后，立相王，睿宗、玄宗繼統，凡吉凶動静，必預奏聞。會吐番遣使進寶，函對題曰：請陛下自開，毋令他人知機密。自是朝廷默然，唯法善曰：自是凶函，宜令番使自開。玄宗從之，函中弩發，中番使死，果如法善言。詔改羊角山爲龍角山，改廟額上。詔改羊角山爲龍角山，改廟爲慶唐觀，御製碑文。塑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聖御容列侍焉。

按《太平廣記》所載與此正同。

中宗景龍四年庚戌六月，韋庶人既害中宗，復擅朝政，又將不利於睿宗。明皇時爲臨淄王，謀平内難，疑不能決。老君乃化身爲一白衣老叟，賣卜於春明門外。王請筮之，俄有蓍一莖突然飛出，挺立空中，老叟笑曰：此卦宜取天下爲君吉，餘並凶，利在三日内。王乃與劉幽求、鍾紹京入定謀誅韋后，立睿宗。即命搜訪賣卜老叟，莫知處所，亦不知其爲老君也。遂於其地立廟，號阿父神，親制碑詞及書之。長安之人至今祀之。《洛中紀異》。

玄宗開元三年二月十五日丁卯，以老君降生之辰爲玄元節，御製《玄元皇帝讚》曰：爰有上德，生而長年。白髮垂相，紫氣浮天。含光默默，永劫綿綿。萬教之祖，號曰玄元。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法，累聖攸傳。函谷關右，經留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親以紅粉版八分書，置老君殿寶帳額上。詔改羊角山爲龍角山，改廟爲慶唐觀，御製碑文。塑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聖御容列侍焉。

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景龍觀主。

三日，置石幢於景龍觀，命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依蔡邕石經三體書寫老君《道德經》鐫之。今有漆版本在天台山崇道觀，亦子微親札也。

十一年癸亥，蒲州奏因建玄元廟，開地獲玉石，形如半月，後有仙人搗藥

之狀，扣之其聲清越。敕送至太原府玄元觀，號偃月磬，非齋醮不得擊。後東都留守張琦奏汝州魯山縣修仙居古觀，獲玉瑛，扣之聲聞數里。命置於太清宮聖祖殿齋壇中用，今雲版之類也。又衢州建觀，穿地獲一魚，長三尺，狀如鐵，微紫碧色，其光瑩如玉，雕琢殆非人工，扣之甚響。其魚亦不能名，遂獻于朝。帝宣示百僚，莫能辨者，帝命呼爲瑞魚磬，命置於太微宮，遇齋講則擊之。於是諸宮觀競以木石模之，以代集衆。宮觀有木魚，自兹始也。

十四年九月制曰：玄元皇帝仙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於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山。近日廟庭屢彰嘉瑞，虔荷靈應，祇慶載深，宜令本州擇精誠道士七人於龍角山廟中潔齋焚香，以崇敬奉。

十七年四月八日，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設齋，有一道流後至，就坐。僧衆輕之，不爲設食。道流徐起，入殿中，久而不出。齋罷，衆人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現形像在殿柱中，隱起分明，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鬢髮細如圖畫，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鴛鴦，足下方頭履下有蓮花，花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雲片蓮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於左，周身光焰，雲葉天花上有大花如蓋，覆蔭其身。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云：當管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木文隱起，爲一老君聖像，頂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各有雲葉天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王大鍾驗覈得與蜀州刺史李忠詢、別駕盧昉、縣令李韶、道士僧尼等一百三十人同狀云：自然木文真容隱起，神迹殊妙，洗削愈明，非圖畫所能成，非雕刻所能及。伏以太上老君先天大聖，變化不常，潛現難測。又云：瑞花旁繞知芳輝之不歇，華蓋上浮明魄寶之常貴，現於殿柱杳疑作史之年，照彼佛祠緬若化胡之日。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豈若仙祖降靈，聖孫膺運。伏望册歡九廟，昭配兩儀，編付史官，布告天下。表奏。五月二十四日，差內侍林昭隱就蜀迎取像柱，令分明，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鬢髮細如圖畫，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鴛鴦，足下方頭履下有蓮花，花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雲片蓮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於左，周身光焰，雲葉天花上有大花如蓋，覆蔭其身。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云：當管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木文隱起，爲一老君聖像，頂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各有雲葉天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王大鍾驗覈得與蜀州刺史李忠詢、別駕盧昉、縣令李韶、道士僧尼等一百三十人同狀云：自然木文真容隱起，神迹殊妙，洗削愈明，非圖畫所能成，非雕刻所能及。伏以太上老君先天大聖，變化不常，潛現難測。又云：瑞花旁繞知芳輝之不歇，華蓋上浮明魄寶之常貴，現於殿柱杳疑作史之年，照彼佛祠緬若化胡之日。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豈若仙祖降靈，聖孫膺運。伏望册歡九廟，昭配兩儀，編付史官，布告天下。表奏。五月二十四日，差內侍林昭隱就蜀迎取像柱，令分明，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鬢髮細如圖畫，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鴛鴦，足下方頭履下有蓮花，花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雲片蓮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於左，周身光焰，雲葉天花上有大花如蓋，覆蔭其身。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云：當管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木文隱起，爲一老君聖像，頂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各有雲葉天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王大鍾驗覈得與蜀州刺史李忠詢、別駕盧昉、縣令李韶、道士僧尼等一百三十人同狀云：自然木文真容隱起，神迹殊妙，洗削愈明，非圖畫所能成，非雕刻所能及。伏以太上老君先天大聖，變化不常，潛現難測。又云：瑞花旁繞知芳輝之不歇，華蓋上浮明魄寶之常貴，現於殿柱杳疑作史之年，照彼佛祠緬若化胡之日。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豈若仙祖降靈，聖孫膺運。伏望册歡九廟，昭配兩儀，編付史官，布告天下。表奏。五月二十四日，差內侍林昭隱就蜀迎取像柱，令分明，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鬢髮細如圖畫，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鴛鴦，足下方頭履下有蓮花，花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雲片蓮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於左，周身光焰，雲葉天花上有大花如蓋，覆蔭其身。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云：當管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木文隱起，爲一老君聖像，頂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各有雲葉天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王大鍾驗覈得與蜀州刺史李忠詢、別駕盧昉、縣令李韶、道士僧尼等一百三十人同狀云：自然木文真容隱起，神迹殊妙，洗削愈明，非圖畫所能成，非雕刻所能及。伏以太上老君先天大聖，變化不常，潛現難測。又云：瑞花旁繞知芳輝之不歇，華蓋上浮明魄寶之常貴，現於殿柱杳疑作史之年，照彼佛祠緬若化胡之日。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豈若仙祖降靈，聖孫膺運。伏望册歡九廟，昭配兩儀，編付史官，布告天下。表奏。五月二十

編入史策，宣示天下。帝手詔報曰：朕虔守宗祧，祇膺曆數，夙夜兢惕，懼不克勝。求賢臣而委之謀獻，延學士而咨其博洽，用扶不逮，雅致咸和，既内平而外成，且刑清而訟息。端拱多暇，留意典墳，以爲道者玄妙之宗，德爲教化之本，講諷微旨，稽詳秘文，庶無爲而政成，不宰而物應，豈敢比德堯舜，論功禹湯者哉。然必先正其心，深思逮於遐邇，務惟齊俗，亦欲申於兆庶，必若同歸清静，共守玄默。所陳編示，良用多慙。

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夜，帝夢神人謂曰：吾是九天使者，受玄元正真玉皇帝命。帝即汝祖太上老君也，命我爲隨運採訪九天九地十方三界總司。九天丈人居蜀之青城，吾居江之廬山，皆可立廟。五百年後，福及生靈。帝晨興焚香，望空禮謝。忽復見於雲端，衛從靄空。即命吴道子依所見圖之，遣使齎本於三山，創立祠宇。

二十一年癸酉春正月庚子朔，制曰：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策一兩條，准數加老子策，俾尊崇道本，弘益化源。今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侍中裴光庭等奏曰：伏見昨日一敕，教示百僚，爰及兆庶，聖恩溥洽，德澤如天，亦既生成，載加誨勗，莫不遷善，咸知向方。臣忝及《道德經》，遞爲表裏，詳其所指，觸類繁多。既問廣成之道，復得方明之在樞衡，未有弘益，忽承天奬，曠若發蒙，雖羲軒上皇、堯舜至德，無以加也，相，況之今日，千載一時，故弘斯義以喻卿也。文武百官、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蕭嵩等奏曰：伏見去年以來，有敕令集賢院學士工部侍郎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迥質、膳部郎中馮朝隱等，每日侍講玄元皇帝《道德經》及《周易》、《尚書》、《莊子》等，以今月二十四日講畢。臣聞堯收上代之文以成其聖，舜觀古人之象以著其明，是知道有可尊，禮忘於貴，不唯聚學，將以軌人。伏惟皇帝陛下明實天聰，舉惟聖作，道風遠被，更自兹始。況以事因四海，念運堯舜之心，稽古則憲章攸備。鉤深致遠，不疾而速。陶鈞庶類，品物之歡幸寶深。弘奬大猷，簡策之輝光載遠。臣等叨陪獻納，竊奉徽音，慶耀之誠，倍百常品。伏望宣布史官，騰芳盛烈。帝手詔報曰：《尚書》雅誥，《周易》精微，朕幼奉師資，未窮奥義，故時令講及《道德經》，遞爲表裏，詳其所指，觸類繁多。既問廣成之道，復得方明之相，況之今日，千載一時，故弘斯義以喻卿也。文武百官、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蕭嵩等奏曰：伏見去年以來，有敕令集賢院學士工部侍郎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迥質、膳部郎中馮朝隱等，每日侍講玄元皇帝《道德經》及《周易》、《尚書》、《莊子》等，以今月二十四日講畢。臣聞堯收上代之文以成其聖，舜觀古人之象以著其明，是知道有可尊，禮忘於貴，不唯聚學，將以軌人。伏惟皇帝陛下明實天聰，舉惟聖作，道風遠被，更自兹始。況以事因四海，念風允洽，文教克成，尚猶以廣生知，以從積學，事必稽古，書皆造微，尊祖而習老經，體天而觀易象，追廣成之説則

問以莊篇，考唐郊之舊則詳於堯典。日者北祠后土，東幸温泉，或地涉風沙，或天將寒雪，而講筵必集，帳殿如初，足以知好學之志，彰克勤之德，雖庖羲畫卦，夏禹受書，曷以臻茲。臣等忝在朝列，預聞帝道，伏請宣付史官，頒示天下。帝手制答曰：爰聞集賢引進儒道，退朝講讀，蓋亦其常。歲月周旋，頗尋章句。其雅誥則稽之於古以質于今，其《道德經》則取之於真不崇其教。理國之要，可不然乎。宣付史官，依卿所請。

二十三年三月癸未，親注《老子》並修疏義八卷，及制《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相蕭嵩等奏曰：臣等准敕牒問百司并宣示道俗，各得報稱，咸以爲玄言造微，字統該洽，刊成代則欽若聖規，觀妙知常與埏埴而爲體，宿疑前失，區條流而畢正，足以發揮道教，弘長儒風，既已化人，且聞端本。雖旁求異義，載佇天心，而四海同文，一辭寧措。並請編入史册，藏之秘府。許之。二十七年十二月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曰：臣等伏睹皇太子送十二月德音赴史館。伏承陛下前月五日將欲巡幸渭北，是夜夢玄元皇帝曰：明日子欲遊乎北，神在此，事宜止。五更當自有應。且子之享國多歷年所，何必此日。陛下二更即降制停渭北之行，至五更果烈風大起，際暮方定。伏以玉真體妙莫之源，何嘗不禮敬虔誠爲蒼生祈福，故大於皇極，盛明致理孰盛於吾皇，由是感而遂通，聖與神合，言不測之事，示與夢協。且興慶宮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名而相會，陛下之祚，更表無疆之休，若符契之徵驗。臣以上自開闢，博考圖書，神靈效祥，帝王膺慶，未有若斯乃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啓無疆之休，論大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爲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殊常之禮將萬福而俱臻，無外皆覃及億兆而同此之昭著者也。臣等何幸，親詣瞻禮，自然相好，史官，預聞德音，不勝抃躍。

二十八年四月，帝夢老君告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可遣人求之，吾合與汝於興慶相見，汝當大慶。旦日，謂宰臣曰：朕臨御海内向三十年，未嘗不雞鳴而起，禮謁真容，爲民祈福。近因禮謁，曉色未分，靜坐假寐，見玄元皇帝即遣使與道門威儀蕭元裕尋訪，遂至盩厔屋縣樓觀山間，見紫雲垂覆，白光屬天，乃穿其下，果得老君玉像高三尺餘以進。其日上適在興慶宮，遂親迎謁，置於内殿，果與夢中所見無異。因命宰臣入視，上表賀曰：玄元皇帝即遣使與道門威儀蕭元裕尋訪，遂至盩厔屋縣樓觀山間，見紫雲垂覆，白光屬天，乃穿其下，果得老君玉像高三尺餘以進。其日上適在興慶宮，遂親迎謁，置於内殿，果與夢中所見無異。因命宰臣入視，上表賀曰：玄元皇帝即遣使與道門威儀蕭元裕尋訪，遂至盩厔屋縣樓觀山間，見紫雲垂覆，白光屬天，乃穿其下，果得老君玉像高三尺餘以進。其日上適在興慶宮，遂親迎謁，置於内殿，果與夢中所見無異。因命宰臣入視，上表賀曰：玄元皇帝即遣使與道門威儀蕭元裕尋訪，遂至盩厔屋縣樓觀山間，見紫雲垂覆，白光屬天，乃穿其下，果得老君玉像高三尺餘以進。其日上適在興慶宮，遂親迎謁，置於内殿，果與夢中所見無異。因命宰臣入視，上表賀曰：玄元皇帝即遣使與道門威儀蕭元裕尋訪，遂至盩厔屋縣樓觀山間，見紫雲垂覆，白光屬天，乃穿其下，果得老君玉像高三尺餘以進。其日上適在興慶宮，遂親迎謁，置於内殿，果與夢中所見無異。因命宰臣入視，上表賀曰：

殿，兼之大慶，允屬朕躬。稽之道經，以兹爲寶。當孳育萬姓，承答神明。卿等宗臣，宜同朕意，願揚嘉應，安敢讓焉。

五月庚戌，命有司圖畫真容，分布天下。乃下詔曰：大道混成乃先於天地，聖人立教用明於宗極，故能發揮妙本，弘濟生靈，使秉志者開悟，迷方者知復。以此救物，故無棄人。其孰當之，粤若我烈祖玄元皇帝矣。朕纂承寶業，重闡玄猷，自臨御以來，罔不夙夜每滌慮凝想，齋心服形，禮謁於真容，未明而畢事，將三十載矣，蓋爲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上達，睿相垂鑑，頃因假寐，忽夢真容。既覺之後，昭然以瞻，殊相自然，與夢相協。誠謂密降仙府，永鎮人寰，告我以無疆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昊穹幽贊，宗社儲休，豈朕虛薄能致兹事。若便寢之，乃乖其敬。宜令所司即寫真容分送諸道採訪使，今當道州轉運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用充齋事之費。自今已後，常令講習道經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篤勸，使有盛益，是知真理深遠，弘之在人，不有激揚，何以勵俗。諸色人中有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等，委所由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奬。今者真容應見，古所未聞，福雖始於邦家，慶宜均於士庶。親王、公主、郡縣主者及内外文武官等，並量賜錢。至三皇之時，兆庶淳朴，蓋由其上以道化人，自兹厥後，爲政各異。我烈祖玄元皇帝，稟大聖之德，蘊至道之精，著五千文用矯時弊，可以理國家，超夫《彖》《繫》之表，出彼明言之外。朕有處分，令家習此書，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慮兹下士未達微言，是以重有發明，俾之開悟其弱喪而知復，弘善貸於無窮。兩京及諸路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生徒於當州學生數内均分量置。令習《道德經》及《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每年准明經舉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由州長官於諸色人内

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奬。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中九井湧氣成雲，五色相映。

二月辛卯，帝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薦獻於太清宮，貴異於九廟也。又幸懷州開元觀及閿鄉奉仙觀，爲王公萬姓所請，親禮《道德》二經，作大石幢對峙之，一如太清之制。九月御興慶門樓，親試《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問。策曰：朕聽政之暇，常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義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理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用嘉之。夫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不爲，行邃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絶，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絶學無憂，則乖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璧襲無贏，具申其義。《莊子》曰恬與知交相養，明徵其言。使一理混同，二教兼舉，咸不易之則，付虛佇之懷。有姚子彦、靳能、元載等對策入第，各授之以官。十二月，敕曰：朕每念黎庶，無忘鑑寐，冀其家給而足，富而且壽。弘濟之方，莫如道教。天聖垂範，微言粲然，遵而行之，其應何遠。況時將獻歲，萬物發生，既協陽和，或存惠養。宜令天下諸觀自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已來，常轉《本際經》，老君所降，以富國安民者也。漢天師女孫玉蘭夢天降赤光入口，覺而有娠。人疑之，乃剖腹以自明。有物如蓮花自腹中出，中有金篆素書，即此經。

天寶元年正月甲寅，忽有紫雲降於丹鳳門外，老君乘白馬，侍仙童子各二人，駐立雲端，俯詞陳王府參軍田同秀曰：我昔與尹喜將往流沙之日，藏一金匱靈符在桃林故關尹喜舊宅，汝可奏帝取之，用以鎮國。同秀以聞，乃帝令列十部樂，自通北門迎入寶符。於興中放五色光，洞照天地。帝登丹鳳樓，被衮冕，執金爐，拜迎奉安於靈昌殿。是夜，樓閣林木之上、虛空之中，悉有神燈。時文武百官及家子道差内侍李志忠監同秀往陝州桃林縣之南函谷關故墟求之，俄有紫雲白兔現於尹喜宅西枯桑之下，隨手穿掘，下至水際，乃得石函金匱，玉版朱書細篆。老以至懇誠不已，前後相黄，兼彼耆❺仍，願加天寶之名，用易開元之號。顧惟菲薄，曷以當之。然則玄訓在乎欽

承，人心難以推拒，順天從衆，義協至公，敬依所請，實用多愧。斯蓋上玄厚載，爰及百神孚祐效靈，協於睿祖，幽贊惟新之曆，克彰永成之祥。宜遵祀典，式陳昭報。可於來月十五日附玄元皇帝廟。於是置玄元聖帝廟於大寧坊，東都於積善里舊邸。二月辛卯，享玄元皇帝於新廟，京城斷屠宰。丙申，追號莊子爲南華真人。庚子，帝曰：莊子號曰南華真人，其文、列、庚桑宜令中書門下更討論聞奏。宰臣等奏曰：莊子既號南華真人，文子請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其數子並望隨號稱經。從之。是月二十日敕：昊穹眷命，烈祖降靈，休昭之儀，存乎祀典，莊子、庚桑子，列在真仙，體茲虛白，師玄元之聖教，洪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絶等夷。其莊子依號曰南華真人，文子號曰通玄真人，庚桑子號曰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改爲真經。崇玄學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一百人。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日恩制，以莊子號南華真人，書曰《南華真經》，所説皆理身之要，發明奥義，有十萬玄言，祖述道經，含五千微旨。昔嘗侍講，跪演真文，至于七篇，陛下顧謂臣曰：其篇有《養生主》，已悟長年之術。其次有《德充符》，豈無非常之應。臣稽首對曰：陛下德充於内，行應於外，發言之後必有大慶以應之，後篇之中所謂《應帝王》之篇是也。今玄元皇帝果降靈符，彰寶祚無疆之福，含真道知來之禮，曠古未聞。臣於陳其象設，希代之禮，瞻古未聞。臣於此經宿願深重，受持讀誦三十餘年，作禮焚香，庶裨聖化，獲逢殊慶，倍百常情。望宣付史官，以昭靈應。許之。

三月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詔亳州真源縣先天太后及玄元廟各置令一人。四月戊寅，詔曰：化之原者曰道，道之用者曰德，其義至大，非聖人孰能章之。昔有周季年，代與道喪，我烈祖玄元皇帝乃發明妙本，汲引生靈，遂述玄經五千言，用救時弊，義高《象》、《繫》，理貫希夷，非萬代之能儔，豈《六經》之所擬。承習前業人等，以其卷數非多，列在小經之目，微言奥義，有十萬玄言，祖述道經，含五千天下應舉除崇玄學生外，其餘所試《道德經》並停，仍令所司更詳一小經代之。其《道經》爲上經，《德經》爲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凡在遐邇，知朕意焉。

混元聖紀卷之八

---

❶『巳』原作『巴』，據《輯要》本改。
❷『遣』原作『遺』，據《輯要》本改。
❸『回』原作『曰』，據《輯要》本改。
❹『老』原作『若』，據《輯要》本改。
❺『耆』原作『者』，據《輯要》本改。

混元聖紀卷之九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瀛編

九月，置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例爲太清宮，先天太皇、先天太后廟亦改爲宮。

太清宮制度：南開三門兩重，東西各開三門一重，每門安戟，正殿前後八間，置卯階、午階、西階及布甎，置龍墀、沙墀及置皇帝齋宮、公卿及行事官齋宇、御厨、齋厨及官吏公宇焉。十二月戊戌，帝幸華清宮，忽見老君現於朝元閣爲降聖閣。帝見靈符有天寶萬載之文，天寶二字已應改元之號，遂詔改年爲載以合之。又改桃林縣爲靈寶縣，置天寶觀，立御製《靈符銘》於其處。四載四月癸巳，詔曰：尊祖奉先必在於崇敬，辨儀正禮所貴於緣情。伏以大聖祖玄元皇帝御氣昇天，長生久視，體重玄而不測，與玄化以無窮，真容屢現，天寶仍集。恭惟孚佑，實表常存，比太清宮行事，皆具冕服。爰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筴祝，既非事生之禮，豈是降仙之儀。且真容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後每於太清宮諸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板，其告獻辭及所奏樂章，以祝板爲青詞，用青紙朱書，御署稱嗣皇帝臣某，永爲常式。

七載閏六月丙寅，帝親謁太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丙辰，詔曰：玄宗妙本，實備微言，垂範傳學，將弘至化。朕所以發求道之使，遠令搜訪，因聞政之餘，親加尋閱。既刊訛謬，爰正簡編，必有闡揚，以崇勸道。令内出一切道經，宜令崇玄館即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内諸道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至郡，親勸持誦。聖人垂訓莫先於道學者，宗本必有其師。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爲教首，雖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問禮叙經跡彰親授，思廣再三之義，用崇混一之尊，宜於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儀像，與四真人列侍左右。是日大赦，制曰：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庥，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上香以代三獻。

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採白石爲玄元聖容，又採爲玄宗聖容，行立於右，皆衮冕之服，繒綵朱玉爲之，今又琢玉爲老君聖祖像及帝真容於啓聖宮。

九載庚寅，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得玉石函《上請護國經》、寶券、紀籙等，帝乃命刑部尚書王倕往訪之，遂取以進。

十載辛卯春正月乙酉朔，帝親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

十一載壬辰，三山饑死者十五六，多採野葛、山芋而食。忽有二青童降于劍州女冠王法進之庭，謂曰：大帝以汝夙稟仙骨，志不忘道，敕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法進不覺騰身凌虛，逕達帝所。夫老君下理十天，撫掌兆民，則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也。於是法進朝拜，老君命以霞漿賜之，徐謂曰：世人厭棄五穀，爲天神所責，汝宜歸世間告諭下民，使其悔罪。乃命侍女授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範》一軸，俾傳於世。曰：可相率於高山幽靜之所致齋悔罪，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衍矣。龍虎之年，當復召汝。乃遣還。今蜀中所行天公齋是也。法進以十二載復昇天。

十三載二月癸酉，帝親朝獻太清宮，加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敕有司每年四孟及五臘修薦獻上香之禮，天下州縣永依此式。十五載，帝辛蜀，玄元見於漢中郡三泉縣黑水之側，帝親禮謁。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在之處，在秦望驛南六里。

又於利州益昌縣嶺上見老君乘白鹿而過，忽去其角，變爲白獐，以示收祿山之兆。詔封其山爲白衛嶺，於所現之處置自然觀。

初李泌幼有神仙志，嘗遊嵩山參訪道術，老君敕安期生戒之曰：國祚將危，時方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主，廣❶濟生靈，方可脫屣登真耳。泌乃還，遂佐肅宗剪除暴亂，恢復王室。歷輔三朝，然後仙化。

按《太平廣記》所載云：李泌母周氏，有娠三年寤而生，生而髮至眉。為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有道人云：此子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親族聞之，以為憂。或空中有異香及音樂之聲，時有綵雲掛於庭樹，其家乃作蒜虀，令人登屋潑之。後遊嵩山、衡山，因遇桐栢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之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絶粒服氣，修黄老谷神之要。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忽兩日冥然如寐，忽其身自頂踴出，長二三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助者，足將及頂，及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者責曰：情知未得，固欲令來，使勞靈仙之衆。跪者對曰：不然，宜教伊近天子。遂寤。十載，玄宗召入內，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及講《道德經》，敕與太子諸王為布衣之交。楊國忠嫉之，遂遯入名山。安禄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虢王為河洛節度使。人求得泌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即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内，動靜顧問，規畫大計，寢則對榻，出則聯鑣。嘗與泌論諸將功賞，因曰：若臣之所願，

特與他人異。上曰：何也。泌曰：臣絶粒無家，禄位與茅土皆非所要，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請行宫，收管鑰，奏報然後車❷駕至寶定郡。泌稍疲，先於本院寐。上至，不令人驚之，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❸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尤加愴異。是乃佐四聖而脱屣也，斯言驗矣。夔州道士王法明生而舌長，呼字不正。及入道，乃日誦《道德經》。數年後，忽夢老君為剪其舌，既覺，語言遂正。

肅宗至德二年丁酉三月十八日，通化郡人爲國祈福於雲龍巖，建大齋會，忽有祥雲異香氤氳不散，移時漸開，有神光照天，乃見老君立於山前，務光坊光天自地接天。其山雖高，不及其肘。左觀聖祖院果有黑髮老君之像，一如夢中所見。帝大悦，乃出御容畫像，令侍立於像後。仍頒天下普令供養。

代宗大曆五年丙午八月己巳朔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説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言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説，故秦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仙，漢武帝以女妻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即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悞。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其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

暫往衡山，話三朝之事慘然，久之乃別。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

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

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峰中岳先生，賜朝天玉簡，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

恩渥隆異。而兀載、李輔國之輩嫉

謀正救，動合玄機，所以代、歷四朝

也，栖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

相繼而至，遂克復兩都。泌之居山

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

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旬日

曰：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

定郡。泌稍疲，先於本院寐。上至，

不令人驚之，登牀捧泌首置於膝。

良久❸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

尤加愴異。是乃佐四聖而脱屣也，

斯言驗矣。夔州道士王法明生而舌

長，呼字不正。及入道，乃日誦《道

德經》。數年後，忽夢老君為剪其

舌，既覺，語言遂正。

肅宗至德二年丁酉三月十八日，

通化郡人爲國祈福於雲龍巖，建大齋

會，忽有祥雲異香氤氳不散，移時漸

開，有神光照天，乃見老君立於山前，

自地接天。其山雖高，不及其肘。左

觀聖祖院果有黑髮老君之像，一如夢

中所見。帝大悦，乃出御容畫像，令侍

立於像後。仍頒天下普令供養。

代宗大曆五年丙午八月己巳朔乙

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

李藩對曰：神仙之説出於道家，道家

所宗，《老子》五千言爲本。《老子》指

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

子神仙之説，故秦始皇遣方士入海求

仙，漢武帝以女妻方士，求不死藥，二

主受惑，即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藥，

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藥求神

仙，多爲藥所悞。誠哉是言也。君人

者但務其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

贊無爲。巖谷增麗，丹青罔追，神光爍爍，淑景遲遲，當朝稱慶，列郡來斯，福祚流衍，千齡在兹。

乾元二年己亥，帝夢二青童導從至一宫闕，謁見老君，冠九鳳冠，衣雲霞衣，鬢髮皆黑，凭玉几，執拂，真人、童子、玉女、力士侍衛極衆。帝衣絳衣，秉珪立侍其後。遊涉山海，經歷甚遠。及旦，宣訪諸像，乃於務光坊光天觀聖祖院果有黑髮老君之像，一如夢中所見。帝大悦，乃出御容畫像，令侍立於像後。仍頒天下普令供養。

代宗大曆五年丙午八月己巳朔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説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言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説，故秦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仙，漢武帝以女妻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即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悞。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其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

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德宗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果州南充縣金泉山女冠謝自然修道功成，老君命召之，白日上昇。後三月，再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爲壁，上皆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凡神仙入謁見老君，皆四拜焉。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暫來語君。言訖，遂即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

按《太平廣記》云：謝自然性穎異，少不食葷血。母令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求歸。又令隨尼日曉數月，亦求還。其家在大方山下，山頂有石像老君，自然因瞻禮，顧謂母曰：此兒所願居也。母從之。乃遷居山頂，常誦《道德經》、《黄庭内篇》。居久之，年十四歲，因食新稻見是蛆虫，自此絶粒。其父寰，官遊多年，及歸，見自然不食，怒曰：我家世業儒，何得有此妖惑。固鎖閉室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寰方驚異之。既而東嶽夫人與諸仙時降其家，令以香湯沐浴，不得用乳頭香。又云：上天自有真仙，非鬼神之類。上界無削髮之人，得道之後，悉皆冠履仙裝也。又自然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得相見。其書跡存焉。李堅述《金泉道場碑》及傳，具載其本末。昌黎韓文公愈詩云：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絶，父母慈愛捐。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像設儼盤互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觀。驅車領官吏，盱俗事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蜕蟬。皆云神仙事，爍爍信可傳。蓋謂此也。

敬宗寶曆元年乙巳七月，命左僕射平章事李逢吉攝太尉，充孟秋薦獻大聖祖于太清宮。寶曆二年丙午正月，帝有事於南郊，朝獻太清宮。御駕將至，老君化爲一白衣叟，指示長安縣主簿鄭翦曰：當此路有智井，可速實之。俄失老人所在。駕至，具以聞，百官稱賀。詔兵部侍郎韋處厚撰碑，起居郎柳公權書之，置於實井之側，仍編付史官。立碑之際，忽有勁風颯然而起，旋颺不已。衆仰視之，乃見老君紫衣金冠，蹁金履立於白蓮之上，右手執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見光明如金色。公權與鐫碑人瞻睹良久，因以物畫地，記其形像。及畫畢，老君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散，乃騰空而去。衆皆注目，須臾漸遠，没於雲中。遂以事奏聞，詔編事跡入碑。見柳公權書韋處厚所撰碑。

大和七年癸丑八月，文宗詔曰：聖人立極，教本奉先，王者配天，義惟尊祖。我大聖祖玄元皇帝肇開寶運，垂祚有唐，致六合於大同，躋群生於壽

域，保茲鴻業，實賴貽謀。如聞亳州太清宮頻經水潦，頗似摧毀，永惟聖誕之地，敢忘崇奉之誠。宜令宣武軍節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清宮使，乃委漸加修葺，以時致敬，稱朕意焉。

開成二年丁巳五月，中書舍人高元裕爲閬州刺史，於州北九里嘉陵江上小山之前，忽有崖壁間光彩有異，近而觀之，石上有自然文成老君之像，眉髮巾履服飾，無不周備。傍有一人，寬衣大袖，持爐薰香。後一童子雙髻高束，謹若聽命。皆非人力圖繪鐫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禱，即紫炁上浮，又有靈泉自湧。士民請福，無不立效。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仍圖畫進呈，詔編入史。

武宗以開成五年庚申正月即位，二月敕玄元皇帝降生日宜爲降聖節，休假三日。宣宗大中四年七月一日，老君遣真人韓衆賜河中永樂縣道淨院道士侯道華姓李，賜名內芝，命住上清宮善進院。

按《宣室志》云：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成，留一合藏於院內。後周悟仙主院事，有侯道華者，洒掃隸役，無所不為，諸道士常奴畜之。然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人或笑之，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一旦刳去門前古松之枝，衆咸怒之。時大中五年五月二十日也。明旦，道華留詩與周悟仙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必空飛。他年鍊得藥，留著與內芝。悟仙主院事，有侯道華者，洒掃隸役，無所不為，諸道士常奴畜之。然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人或笑之，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一旦刳去門前古松之枝，衆咸怒之。時大中五年五月二十日也。明旦，道華留詩與周悟仙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必空飛。他年鍊得藥，留著與內芝。

玄煉丹成，留一合藏於院內。後周悟仙主院事，有侯道華者，洒掃隸役，無所不為，諸道士常奴畜之。然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人或笑之，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一旦刳去門前古松之枝，衆咸怒之。時大中五年五月二十日也。明旦，道華留詩與周悟仙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必空飛。他年鍊得藥，留著與內芝。

大中二年戊寅，天台山僧陳惠虛久居國清寺，因與同侶遊山欲過石橋，水浚苔滑，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至夕不回。惠虛至石壁外，見微有小徑，稍稍平闊，遂見宮闕，花卉萬叢，臺閣連亘十里許。見三門相向鼎峙，其中門題額曰會真府，左門曰金庭宮，右門曰桐柏宮，皆有金樓玉窗，高百餘丈。入右門內之西，又一高樓廣門，題曰右弼宮，周顧數千間，屈曲相通，瑤階玉陛，流渠激水，處處華嚴而了無人跡。又入一院，見青衣童五六人相顧笑語而去。再三問之，但問張老。須臾回顧，見一老人功行品第，乃神仙所都，非羅漢所居也。問曰：王君爲誰。張老曰：周靈王之太子、浮丘公之弟子，位爲上真

矣。惠虛曰：神仙可學否。張老曰：積功累行，肉身昇天，在於立志堅久耳。汝得見此福庭，亦是有可學之望。惠虛又問曰：仙道以何門而入。張老曰：後瑩所居悉無所損，及方誅殄罷兵。內以保神鍊氣，外以服餌丹華，凡爲仙者，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適遊東海，騎衛若還，恐有冥責。因引之使出門。行十餘步，已在國清寺矣。惠虛自此慕道，常好丹石。晚居終南山捧日寺，漸衰老，其心愈切。寢疾月餘，羸憊且甚，忽有老叟負藥囊入寺，大呼曰：賣大還丹。衆僧皆笑之，乃指惠虛之門，戲謂老叟曰：此僧頗好還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詣之，留藥數丸，惠虛便服之。老叟即去，衆相率來問，言已買得還丹吞服之矣。遥指衆僧曰：勿前，覺爾等有臭。頃間易新衣，忽飛登殿簷，揮手相別，冉冉凌空而去。

懿宗咸通元年庚辰二月，草寇仇甫攻掠越州，奔突縣邑，官吏奔駭，因據剡縣城。詔八道會師討之，居民潛竄。有沈瑩者，家奉老君像甚精誠。瑩聞兵至，倉惶鎖門而逃，誤鎖小童在舍中。却回，欲開門則營幕充斥矣。七月，寇淮南，將焚太清宮，市肆焚爇。無幾，十餘月後勝敗不常，市肆焚爇。無幾，十餘月方誅殄罷兵。後瑩所居悉無所損，及開鎖，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並無驚怕，但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來云：老君令我嬉戲。又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食啗纔如半日許，即聞老君令添香火。纔炷香了，即聞門聲。瑩入門時，香猶未熄。

十年己丑九月，徐州賊龐勛來寇亳，領其徒三千餘人趨太清宮，欲據爲營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人咸在宮內，忽望見老君自宮中乘空而南，須臾黑氣自九井中出，良久昏曀一川，賊黨迷路，自相蹂踐，龐勛溺水而死。逡巡開霽，無孑遺矣。汴州節度使李蔚奏聞，尋遣使詣宮告謝，仍下詔曰：苦縣舊里，聖祖故鄉，宮宇具嚴，廟貌斯設。昨者餘妖奔突，縱火焚燒，陰霧覆蔽於晴空，狂寇顛迷於道路，散逸鹿野，遂至夷平。緬惟玄功，申茲靈貺，內出青詞，虔申告謝。布示中外，仍付史官。

僖宗廣明元年庚子三月，黃巢攻劫郡邑。七月，寇淮南，將焚太清宮，忽陰風四起，變暑爲寒，賊衆駭散，卒不敢攻而去。又有群盜欲劫掠宮庭，行至近境，忽陰雲昏蔽，迷失路徑。乃回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擊甚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設拜，以祈救護。頃之，黑霧自宮中來，周旋城外，腥毒即聞老君令添香火。纔炷香了，即聞可畏。俄密雪交下，寒凍異常，賊死者十五六，而城內晴景晏然。復有神鴉銜接，賊懼，乃解圍去，尋亦散滅。潘稠令道士馬含彰、孫棲梧等上奏云：太清宮自乾符已後，累有逆寇，少或逾千，多或萬餘，皆窺伺太清，欲爲焚劫，或來攻城邑，或傍犯縣城，凡一百八度。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濃雲，或祛以雲風，或擊以雷電，率皆顛沛，尋至敗亡，庇護邦人，莫知其數。請移縣治就宮安置。詔答曰：恐移縣就宮，必多穢瀆，縣仍舊所，淮萬年例陞爲赤縣。仍降表詞告謝。帝望宮稽首拜而遣之。

八月十二日敕：亳州太清宮是玄

元降聖之地，名高道祖，福蔭皇基，九龍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蹤在木，累代之祺祥可紀，近年之感應尤彰，所宜嚴盛於福庭，安可荒涼於淨宇。潘稠能施善政，久染真風，廣出俸錢，備修宮觀，垣墻棟桷無不精新，像設丹青彌加煥麗。觀圖考事，深可慰嘉。其住宮威儀道士吴重玄可賜紫，仍號凝玄先生。道士馬含彰、孫棲梧并賜紫，潘稠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餘如故。

十一月，黄巢陷東都。駕幸興元。賈湘隸職計司，有老君畫像，常持以自隨，所至處雖一日，亦設香火之位。黄巢陷長安，湘挈家避難，居龍角山下。忽有群賊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賊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入門，賊猶拜稱罪過。湘哀之，持贈帛慰勉之，一無所取而去。或問賊何所見而反拜，曰：我見賈君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懼不得命耳。自後外户不扃，人無敢犯。成都楊鬧兒奉祀老君精勤不怠，嘗於金堂把截被虜往南山寨中，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一童子引之，送於平地。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日，父母已作百日齋矣。

二年辛丑三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奏：據晋州申龍角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栢樹上瑞葛枯死重生，是武德中老君應見，後於二樹間立殿宇。逾年之後，栢樹上忽自生葛蔓，長十餘丈，榮平中和灾。

九月庚辰，西川節度使侍中陳敬瑄以聞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順天，應圖撫運，凝懷至道，屬相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己。深仁旁達於下土，至德昇聞於上玄，符讖永臻，禎祥間出，降太上臣扶之命，靖中和寇孽之灾，迺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聖壽無疆，克知攸復之期，便是清寧之日。中書侍郎平章事章昭度、户部侍郎平章事蕭遘、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畋、御史中丞張濬、宗正鄉曹王龜年等表賀曰：伏以霍蒲嘯聚，車馬省方，天灾流行，國家代有。陛下成

八月二十九日戊辰，宗室李特立命道士李無爲於成都青羊肆玄中觀設醮，忽見紅光如毬，出於殿基東南竹林中，跳躑入殿西梅樹下，忽不見。遂穿其地，入三尺許，乃得甎一口，長一尺一寸五分，闊七寸四分，一邊厚一寸三分，有花紋，一邊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鐫刻瑩潔，迨非人工。其文曰：太上

湯罪己之詔，徵王者有征之師，顧彼兇妖，即當殄滅。清平既彰於嘉兆，幽贊爰睹於祕文，赤雀銜書貺豈同於天上，玄龜負卦慶難比於平灾。況因宗室齋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躑之瑞，其爲感現，可謂丁寧。又復奏云：伏自翠華南指，黄道西分，山行則六鳳翔軒，水渡則雙龍負檝，劍飛峭壁，芝秀行宫，祥文泛木於湘川，麗日交輝於蜀國，蓋由聖神所祐，謙抑不居，遂令感動玄穹，發揮厚土。青羊故里，精思盤石之臣。白馬新蹤，默啓靈甎之篆。仙家祕密，景祚延洪，周旋六字之中，契合千年之運。魏代之始管宫廟，玉璽效祥，舜朝之流眄，庭除金車，迥出方於貽賑，難繼斯文云。樞密使李順融、十軍十二衛都指揮使田令孜表賀曰：今者爰有維城，來斯仙觀，至誠才發，嘉兆俄呈，現此時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關之紫炁。及穿積土，果獲古文，驗逸勢之龍蛇，知即平其梟獍。來於幽邃，理頗昭明。既太上今已平灾，知中和永昌厥祚。所現全因聖祖，掘得又自皇枝，驗此靈蹤，可明天意。且玄元聖祖每逢多難皆有殊祥，惟彼明徵，備書正史。昔於丹鳳門上告田同秀以天寶復國之期，今者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還宫之慶，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官。從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書，李無爲賜紫，仍各賜縑帛二百匹。二十一日，詔曰：太上玄元大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便乘雲駕，俱入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摽載。自周昭至于此日，曆數約二千餘年，景象寂寥，基蹤罕落。今因巡幸，靈貺昭彰，殊光跳躑於庭前，靈篆甲明於樹下。甎含古色，字驗伏徵，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禎符乃現，足表玄穹降佑，聖祖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須傳簡册，兼示寰區，以付史官，備令編録。仍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其觀可改號青羊宫，仍置殿堂屋宇。側近屬觀田地約有兩頃，近來散屬黎甿多植葱蒜。清虚之地，難使薰蒸，已賜錢二百貫，便令收贖，仍給公驗，永歸靖廬。宗子特立除官，道士李無爲以賜紫。所宜昇奬，用慶靈休。敬瑄位冠公台，風行郡國，效節於延洪之代，修心於道德之鄉，遂令境内銷兵，地中呈寶。其如休美，倍可嘉稱云。

十月七日，敕高品鄭遵泰監建青羊宫土木，工用並内庫宣賜。自獲靈瑞之後，至是月癸丑，近蜀群寇相次擒戮，旬日之内，遂致清平。駕幸青羊宫，頒賜有差。李特立賜緋，授龍州録事參軍。

三年癸卯，下詔曰：太上垂祥，青羊應現。禮宜崇飾，用答殊休。諸道州府紫極宫，宜委長吏量事修飾，仍選差有科儀道士祭醮。

五月丙寅朔，劍南西川節度使成都尹陳敬瑄准詔設醮，詞文云：伏以上聖誕膺寶命，丕纂鴻樞，自出震以來，至御乾之後，何嘗不納隍在慮，馭朽勞思，惠布寰區，恩覃動植。雖志期清浄，而運偶艱難。旋屬盜據宫闈，毒流士庶，震驚宗廟，沸蕩山川。是用勞天步以禳灾，王蜀都而罪己。伏賴玄

祖垂佑，靈符降祥，垂六字之明文，表千年之聖祚。今則果潰元惡，爰收九重，指鳳闕以非遥，返鑾旂而有日。臣虔奉綸旨，精按科儀投玉板以陳詞，潔金壇而備醮。伏冀群真效祉，大道垂休，蕩邪炁於六天，掃妖氛於九有，保安社稷，永息兵戈。即仰荷大道覆育之恩，尋收復京城，誅黄巢秉黄業及同惡等，海内清晏，大駕還宫。敕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樂朋龜撰《青羊宫記》。

四年九月八日，中書門下奉敕牒西川節度使立碑于宫云：金闕降祥，紫炁接度關之狀，遥壇秘瑞，赤光騰發地之祥。粤有玄符，留于古篆，當午夜而龍蛇摇動，六字分輝。後一年而狼武蕩平，八紘無事，克昭靈貺，獲啓中興。考帝祖之徵言，顯神功於景運，得不標於道觀。銘在蜀川，流傳千百萬年，紀我一十八葉。樂朋龜職司内翰，首冠近臣，妙迴擲地之金，鏤入他山之石。鋪陳盡善，蔡邕當患於先知，述作無遺，子建何勞於獨步。宜刊盛事，以證斯文。按成都，秦惠王時方通中國，混元西會之日，尚是封城之外。秦通以來，古跡多不録。成都府西南二里，有古青羊肆，老松修竹，崗阜連延，人或居之，率多變異，不可陘犯。民間因立屋宇，奉香火以敬事之，號玄中觀。自大唐受命已來，聖祖遺迹罔不崇奉。北邙瀨鄉、岐山天水，皆建宫宇以旌聖功，而青羊肆獨未興葺。僖宗幸蜀，獲平賊之符，始出内庫錢建其宫。碑記石刻見存，備載本末焉。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遷車駕於洛陽。至哀帝天祐二年乙丑四月，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畢，請改爲太清宫，從之。詔曰：玄元皇帝肇基聖緒，敷佑神孫，璿派靈長，共乾坤而莫極，瑶圖貞固，與日月而無窮。是以我朝追崇，奕葉昭祀，禮因尊祖，爰陳恭敬之文，事匪求真，且異虚無之旨。比者常如九廟，别置一宫。東遷以來，欲修奉而未暇，北觀之内，遂薦享以從宜。每備粢盛，靡稽古實。祝史正亂而追遠，雖屬猶龍，宰臣肅拜於當陽，如求罔象。徒陳玉斝，莫對瓊儀，璨練達舊章，振舉重職。爰思改作，頗謂協宜，庶不愆而不忘，致來顧而來享。又尋玄圃，如得瀨鄉，古殿密清，橋木陰翳，可以仰規紫府，使號清宫。捨短從長，斯爲智士，尋源正始，實賴賢臣。合議允俞，殊可加奬。

梁開平二年戊辰，改天下太清宫、太微宫、紫極宫皆爲老君廟。吴越王錢鏐奏請復兩浙、淮南道老君廟爲真聖觀，仍親製碑文曰：若夫真聖之教，大道爲先，恍惚難名，虚無罔象，韌極於玄黄之始，施功於融結之前，籠罩九有❺，森羅萬物。可大可❻久，玄之又玄，豈推步之能窮，非名言之可載。太上老君者，神凝太素，氣積混茫，誕形雖感於星精，崇德實標於道祖。當驪陸犧軒之代，則同出而異名，洎陶唐殷夏之年，乃殊途而一貫。抗世立法，爲師爲臣，恢張沖漠之風，振蕩希夷之迹。及乎姬周建國，仙聖膺期，託孕玄姝，寓形楚國，指李言姓，視耳傳名，雙柱三門，式表儀形之異，厖眉鶴髮，更

彰耆耋之尊。然而隱迹公朝，韜光柱史，魯宣父起猶龍之嘆，尹先生知望氣之祥，莫不經演五千，齡高八百。唐朝將基王業，遠託直源，廣啓玄關，累崇紫極爲名，冀以奉行齋醮，當府頃嘗建置，歲月已深。後因大盜經過，恣其煨燼。緬惟道館，久曠真風，因爲重興，俾延多福。竊詳載籍，靜究源流，但以老君稟虛無精，應混元氣，託神明之質，先天地而生。在三皇五帝之時，則自號鬱華、廣壽，及殷商成周之代，則官居柱史王師。出入自然，應期而現。後以周王之世，再誕於苦縣瀨鄉，道震中華，化行西域。然而位居大乙，尊號帝君，統御十方，施生萬物，配三光而普照，綿萬劫以長生。前朝欲濬靈源，仰攀仙系，寧同血胤，聊比宗祊，則老君自是大道之至真，非唐家之枝派。夫軒轅大聖必問道於崆峒，周穆至仁亦學仙於瑤水，是以追崇道教，廣務勝因。絳闕朱臺，遠比蓬萊之境，星壇月殿，大新焚醮之場，必冀玄功克臻靈貺。其餘隙地，間植松筠，白鹿青羊，自遨遊於春嶺，清風皓月，更縈帶於秋江。立吳都玄教之觀名，千秋不朽，改越國紫宮之真聖，萬載永隆，足使大道常興，真風不墜，大顯玄元之教，永資邦國之休。宜刻貞珉，式揚光烈。其所錢塘真聖觀，宋朝改爲天慶觀。其所薦明，燕人也，少爲儒，遊學河朔，漁獵老莊，故性與道俱。其後雲衣星冠，奉立碑，見存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敕朱温所改老君廟並復舊額爲宮觀。八月左補闕趙明吉上言曰：竊見天下宮觀久自然之教。帝素尚玄元，御極之初，數數召見。帝問曰：道可治世乎。薦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爲道，得之中者爲仁義，得之下者爲禮智信，而失之非人也。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豈止乎世者也。帝遂延入内殿講老子《道德經》，召宰臣馮道授卷而聽。道曰：道士講《老子》，僧人受具戒，今古有之，不可輕也。帝遂禮之爲師，益加崇重。嘗聞宮中奏時鼓乃曰：陛下聞鼓聲乎，守一而已。夫絃匏金石，其聲十二，其黄鍾也，唯合於黄鍾，其不應者五十有九，出乎多門也。鼓之爲音也，奚其間然，無宮商，

修飾道宮，既復其名，固難無額。宜令所司依舊造太清宮牌額懸掛，兼京城内金真觀仍改名崇道宮，亦准上給換牌額。以朱梁改爲廟額故也。

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召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錫以繒綵。薦明，燕人也，少爲儒，遊學河朔，漁獵老莊，故性與道俱。其後雲衣星冠，奉立碑，見存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敕朱温所改老君廟並復舊額爲宮觀。八月左補闕趙明吉上言曰：竊見天下宮觀久自然之教。帝素尚玄元，御極之初，數數召見。帝問曰：道可治世乎。薦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爲道，得之中者爲仁義，得之下者爲禮智信，而失之非人也。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豈止乎世者也。帝遂延入内殿講老子《道德經》，召宰臣馮道授卷而聽。道曰：道士講《老子》，僧人受具戒，今古有之，不可輕也。帝遂禮之爲師，益加崇重。嘗聞宮中奏時鼓乃曰：陛下聞鼓聲乎，守一而已。夫絃匏金石，其聲十二，其黄鍾也，唯合於黄鍾，其不應者五十有九，出乎多門也。鼓之爲音也，奚其間然，無宮商，

三年正月，中書奏休假，令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聖節休假三日，准。會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伏請准。近敕從之。

四年十二月壬子，敕：尊崇聖祖，

無角徵，無羽無變，和而契之，其一故也。人能混成於心，則與天地俱矣，何患世之不淳哉。帝由是致心虛靜，尊道貴德，故每一召見，多所頒賚。

五年五月，賜張薦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

周世宗顯德五年戊午六月，出御衣并錢帛修太清觀。

六年二月，觀成帝駕幸焉，禮謁老君畢，因觀所賜鍾。觀在乾明門外。初，帝聞濮州有一鍾，聲甚砉，每擊之聞數十里，乃命徙之，以賜太清觀。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庚申，遣使詣亳州，祠老君。又建建隆觀於閶闔門，其觀即周世宗所修太清觀，帝改賜今額，仍舊奉祠老君。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壬午，謂輔臣曰：朕讀老子《道德經》，謂侍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致治，深得老子衛生之旨。

九年，謂宰臣曰：朕每日所爲自有常節，辰巳間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既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更便就寢，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毋自欺於攝養也。

淳化二年辛卯，遣内侍李守倫、李廷訓、羅懷中等下兩浙軍州選擇良才，重新修建亳州太清宫。自是凡水旱必遣使祈禱，屢有感應。

三年，帝嘗誦老子《道德經》，謂侍臣曰：清淨致治，黄老之深旨也，朕當力行之。昔汲黯卧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則黄老之道也。宰臣吕端曰：行黄老之道以致昇平，其效甚速。吕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

四年，遣中使部丁匠修太清宫，至道元年十月畢役，自後命使臣二員監宫及洞霄宫，洞霄宫奉先天太后，後漢永興元年置廟，唐改爲宫。每三年而代。每歲老君生日、三元及誕聖節并修齋醮，著于今。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壬寅，遣内侍陳延慶重修太清宫及洞霄宫，各給兵士洒掃。景德二年乙巳，詔禁兩宫四面樵採。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詔左右街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典。至三年，又令於崇文院集館閣官僚詳校，命宰臣王欽若總領之。初，太宗嘗訪道經，得七千餘卷，命散騎常侍徐鉉知制誥，王禹偁校正，删去重複，寫演送入宫觀，止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至是，欽若沿舊三❼洞四輔經目，增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撰成篇目上進，賜名《寶文統録》。帝親製序云：夫混茫未闢，兹謂之無名，文字云生，於是乎有作。矧乎希夷之旨，沖妙之音，法於自然，生乎太極，所以述洪荒之始，叙天地之心，宣至真之言，介群生之福。若乃刻之瑶版，貫之金繩，封以琅函，固以瓊

蘊，萬靈翼衛，與環極而同遵，億世仰觀，方珠躔而不昧。其久也，盤石有時而鑠矣，其異也，烈火莫得而燔之。所謂神之至神，大之爲大者也。言思往古，以迄後時，開基纘服之后王，代工具瞻之卿輔，穆清垂拱，以致太和，廊廟緝熙，用成大定，莫不奉其訓而成治，遵其教而流行。至于嗇炁凝神，澡心練行，累德增善，通幽洞靈，上賓於九清，下延於萬壽，遊方之内故莫得而詳，象帝之先寔於斯而睹。

丕曆，欽奉元樞，藝祖淵嘿以教人，神宗清静而致治，隆興玉字，遠募銀題，大致闕文復出前古，載惟眇質，祇紹慶基，仰受河圖，下迁颺馭，代宗昇燎，鄭壤鴈琮，渦水順風，國陽肆類，民歸淳朴，物無荐瘥。豈止宗祐之靈以恢盛則，抑亦虚無之助用浹多祥。期闡真風，在揚妙旨，惟發揮於閟籍，可啓迪於懷生。復以載祀屢遷，篇章至廣，授於帝嚳、伯禹，不其近歟，傳於龍漢、赤明。蓋夫遠者倘靡伸於詮次，即何罄於夤恭。由是詔朝宥密之臣總司厥任，擇柬校讎之士各效其官，輯丹室之寶章，訪紫臺之祕迹，正奇字於古篆，駕至函谷關，御製《度關銘并序》曰：夫聖達之心無適無莫，神化之考方言於軺車，索隱造微，鉛黄之妙曲盡，群分類聚，甲乙之次罔差，豈止班跡或闇或彰，倘遺烈之昭然，即生民之志之九十三篇、仙記之三十六法而已仰止。函谷關者，老君西昇之途也。若夫含真上德，闡教强名，居藏室以棲真，涉流沙而匿影。仲尼問禮既吐於微言，尹喜授經復占於真炁，斯並存於前載，播厥方來。若乃萬壽之年，至神之道，臻乎妙有，豈易殫云。踐華之郊，疏河之境，仙馭所歷，車轍如存。揭以關梁見崤函之阻，紀斯縣邑彰靈寶之休。所謂人往而教存，世殊而地久。朕恭祠坤載，因舉時巡，淵嘿之風永懷於瞻望，清静之治靡捨於宗師，將以奏封，獻兹篇目，願裁序引，式謹歲振清塵，俾刊翠琰。銘曰：教父潜真，神龍比德，方事神遊，爰符默識。聖言秉昭，生民有則。載望函谷，永存轍迹。元妙無疆，清輝罔極。齋輅云經，貞珉乃刻。

祥符五年，遣三司使丁謂詣宫禮天檜已久枯，至是再榮。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帝祀后土于汾陰。駕至函谷關，御製《度關銘并序》曰：夫聖達之心無適無莫，神化之考方言於軺車，索隱造微，鉛黄之妙曲盡，群分類聚，甲乙之次罔差，豈止班跡或闇或彰，倘遺烈之昭然，即生民之志之九十三篇、仙記之三十六法而已仰止。函谷關者，老君西昇之途也。若夫含真上德，闡教强名，居藏室以棲真，涉流沙而匿影。仲尼問禮既吐於微言，尹喜授經復占於真炁，斯並存於前載，播厥方來。若乃萬壽之年，至神之道，臻乎妙有，豈易殫云。踐華之郊，疏河之境，仙馭所歷，車轍如存。揭以關梁見崤函之阻，紀斯縣邑彰靈寶之休。所謂人往而教存，世殊而地久。朕恭祠坤載，因舉時巡，淵嘿之風永懷於瞻望，清静之治靡捨於宗師，將以奏封，獻兹篇目，願裁序引，式謹歲振清塵，俾刊翠琰。銘曰：教父潜真，神龍比德，方事神遊，爰符默識。聖言秉昭，生民有則。載望函谷，永存轍迹。元妙無疆，清輝罔極。齋輅云經，貞珉乃刻。

祥符五年，遣三司使丁謂詣宫禮天檜已久枯，至是再榮。

七年甲寅正月，車駕詣太清宮朝謁，親奉册寶，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御製《老君讚并序》曰：若夫先二儀，生庶物，是謂之至道，首三辰，敷元命，是謂之高天。若乃居道之大，侔天之崇，迹處於範圍，可思而不可測，功逾於陶冶，可知而不可言。其應期也，無爲而無不爲，其隱景也，無往而無不往。是以存靈躅，運神遊，或恍惚而來同，或杳冥而高蹈，九清宴處，與元始而均尊，億世仰瞻，稱太上而垂裕。洪惟老氏，實曰真人，所以綿區靡不攸賴，況後昭昭福地，寔再誕之鄉，奕奕仙祠，蓋炳靈之域，宜乎積精之所屬，丕佑之所祈，徇輿誦以來思，揆元辰而祇若者也。太清宮者，介譙都之列壤，濱渦水之洪淵，固降聖之名區，誠集真之淨館。成湯之國，疆理相望，太皞之墟，次舍密邇，土風純固，地利膏腴，高阜層岡，總形勢於千里，茂林嘉樹，呈鬱葱於四時，足以爲曲密之庭，靈仙之宇者焉。矧惟太上混元上德皇帝，稟混茫之炁，含杳冥之精，挺元化而無垠，冠懷生而資始。故能先太極而有，後太極而無，先來年而終，後來年而在。若乃感日而受娠，指李而辨宗，始育而能言，未孩而皓首，此至靈之兆也。晦迹於樹下，遠涉流沙，欽承錫類，祇答降康，故將擇吉壤於神皐，伸大報於春序，念至教之父始，妙用於三才，景亳之郊峙，靈墟於九郤❽。顧茲協契，深慰予衷。乃議於仁壽，日月所照，庶洽於穆清。由至誠之感通，果祥徵之昭格。暨乎神明告瑞，諜頒大禮，誠純禧集，九霄之馭俯降於宸圍，百世之祥縷聞於帝緒。欽承錫類，祇答降康，故將擇吉壤於神皐，伸大報於春序，念至教之父始，妙用於三才，景亳之郊峙，靈墟於九郤❽。顧茲協契，深慰予衷。乃議於僕望。顧茲協契，深慰予衷。乃議省巡，用諧人欲，由是發明詔，戒攸司，擇元辰於攝提，詣殊庭於誰左。爾乃千車萬騎，九游八鑾，按轡乎皇衢，弭蓋乎真館，百執措事，萬國充庭。先時洗盥，徇乃齊之訓，質明酌獻，勵如在之恭。鍾磬之諧，簠簋斯潔，預奉寶册，所以增崇名，次祓壇墠，所以待靈遊也。若乃星漢杳杳，宮殿沉沉，期颺駁以成邠，冠列辟之丕聲，茂著鴻靈，貽沖載惟眇質，獲纘睿圖，恭佩聖言，肅遵人之纘服，敢不寶慈儉，持恭嘿，尊五道祕。非敢溺方術，求神仙，蓋以宗希千之訓，安億兆之民。書轍所通，期登

夷，化區宇，緬追於淳古，大庇於蒸人。而六廟降衷，三靈流貺，故能膺天賜，交神歡，大曠之儀以之累舉，景鑠之事罔不彰明。由合宮之齋居，成峒山之順拜。既遵道而闡化，復尚德而教人。警蹕言旋，顧禮容而斯備，琬琰攸刻，庶風聲而靡渝。讚曰：譙都之壤，渦水之濱，是爲福地，寔誕聖君。含茲衆妙，佑彼烝民。藏室問禮，尼父依仁。函谷望炁，尹喜知神。颺駕雖往，鴻應常新。福壤斯在，風烈無垠。緬瞻珍館，俯徇輿人。羽旄款謁，舊典遐遵。蕭鄉肅薦，精意虔伸。考聲名兮大備，期昭感兮交臻。祝威靈兮不昧，冀介福兮相因。將述宣兮茂則，聊刻鏤兮貞珉。序凝禎兮三檜，昭邁德兮萬春。

仍敕彩繪殿宇，又御製《老君古玉石像讚并序》云：夫聖真之迹實浹於無方，神明之區必彰乎尤異。眷言肖像，成自古先，睟表可觀，祥徵丕顯。發乎輝景既協於禎期，飾乎棟梁用昭於精意。驂騑雲駐，忻獲仰瞻，琬琰斯刊，庶垂不朽。讚曰：洪惟教父，生此靈墟。述宣道德，隱景虛無。光肖像斯在，明徵而六廟降衷，三靈流貺，故能膺天賜，交神歡，大曠之儀以之累舉，景鑠之事罔不彰明。由合宮之齋居，成峒山之順拜。既遵道而闡化，復尚德而教人。警蹕言旋，顧禮容而斯備，琬琰攸刻，庶風聲而靡渝。讚曰：譙都之壤，渦水之濱，是爲福地，寔誕聖君。含茲衆妙，佑彼烝民。藏室問禮，尼父依仁。函谷望炁，尹喜知神。颺駕雖往，鴻應常新。福壤斯在，風烈無垠。緬瞻珍館，俯徇輿人。羽旄款謁，舊典遐遵。蕭鄉肅薦，精意虔伸。考聲名兮大備，期昭感兮交臻。祝威靈兮不昧，冀介福兮相因。將述宣兮茂則，聊刻鏤兮貞珉。序凝禎兮三檜，昭邁德兮萬春。

允敷。發茲靈耀，協乃禎符。聿修毖祀，言駐乘輿。載刊樂石，永讚洪圖。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祕文，標示明時正月二十日也。是日，日重暈，甘露降，仙鶴翔，五色雲現，黃雲如蓋下屬。面命賦朝謁太清宮詩，授筆立成。帝心成誦，結念奉持，固可却厲蠲邪，臻和致壽，類羲經之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妖，不逢魑魅，愈凶灾於六極，集戩穀於百祥。因模寫以頒行，乃標題而叙引。所期寰海共樂生成云爾。

此檜昔題者甚衆，唯石曼卿為絶唱，又得福唐林迥詩尤佳，句云：古殿當年欲葺時，槎牙高檜礙簷楹。人間斤斧不容手，天上風雷為轉枝。煙色并來春已重，月華饒得夜相宜。真皇一駐鑾輿賞，從此佳名萬世知。蓋紀實也。

帝御製《太上太清天童護命經序》云：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爲而靡不爲。是以瓊簡瑶函，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祕文，標示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佐助洪鈞，爲善教之筌蹄，導含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冀廣真詮，潜滋庶品。《天童護命經》者，太清密誥，金關珍符，素有前徵，播於别録。其或洗

初，召自英詣闕，二聖眷遇甚隆，賜號觀妙先生。建乾元、天聖二觀，以旌其功。

按《三茅山二十二代宗師觀妙先生朱君碑銘》有曰：方帝三葉之慶祥兮，屬春宮之位虛，祀高禖以詔弓韣兮，洞天輟司命之友于。蓋謂是也。

仁宗皇帝天祐四年丙寅，宰臣王曾言《道藏》經其中有詞語淺俗者，帝曰：《道藏》多説飛煉金層，修合方藥，豈得皆如老氏五千言。宰臣張知白曰：《道德經》乃治清静之術，與諸道經不同。帝曰：今搜訪道經，當精細詳校乃入藏。至和二年乙未正月，帝不豫，召建隆觀道士劉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宰臣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讋。從善遲久方起曰：章已達，太上有敕令，聖駕回矣。俄而帝甦，即傳宣問：葛將軍是何神。從善對曰：即三天門下中元將軍也，主人間章奏之事。復傳宣令速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謂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門，有葛將軍者，自門内出曰：皇帝未合來，急索馬送回。遂寤。時有旨特建葛將軍觀於郊壇之西，仍賜從善御服、金帛甚厚。

范文正公仲淹通判陳州日，郡守為母疾請道士拜章，公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因來問疾次，遂令其奏章。伏地久不動，人捫其軀，則僵矣。直至五更方起，謂守曰：得太上旨，太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公詰其伏地甚久之故，道士曰：上章罷將回，適會張明年試進士榜，群仙聚觀壅隘，欲出不能，是以久。公疑其妄，曰：法師曾見榜否。曰：狀元是誰。道士曰：姓王，名上是拱字，下一字墨塗之，又注一字於傍，天門高，望之不可辨。明年，果王拱壽作大魁，御筆改為拱辰。

嘉祐七年，帝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遂平，乃詔徧訪神祠，無有合者。帝後於所受《太上正一籙》中得之，乃三將軍也。八年三月十六日詔曰：神理至幽，必有驗於顯，誠心至著，必有達於微。音容相交，符應若合，上仙隱景，唐將軍上靈飛形，葛將軍直使飛真，周將軍列仙游，名在真籍。頃，朕違預漠而感通，孚佑有加，康復如故，不薦美號無以隆其稱謂，不嚴祕閣無以宅其威靈，唐將軍加號道化真君，葛將軍加號護正真君，周將軍加號定志真君。仍於在京宮觀内建置殿宇，庶殫精衷，庸答休證。

神宗皇帝元豐三年癸丑，從張君善奏，自今補道職，試《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義。

五年，詔增神仙封號，又詔釋氏水陸道場設三清上帝等位，與幽冥鬼神爲列，褻瀆高真，仰所在官司，嚴加禁止。

哲宗皇帝紹聖五年戊寅二月十五日夜，亳州太清宮道衆朝禮次，見老君像兩眉間紅光浮浮而出，漸照滿殿，通徹瓦屋，上連霄漢，入洞霄宮先天大聖后殿。遂巡光定，左右二道，爛若紅霞，中間一道，皎如白練，輝華連屬，亘

若虹橋。數百里間，光明如晝。遠近居人，皆出户仰望，燒香瞻拜。至二更已後，光影浸移，尋入天門而去。宮主觀妙大師張景先并道衆韓惟吉等一百四十人、洞霄宮主女冠王景素等八十一人狀，并監宮兼谷陽鎮監酒税李翔、繳連到市户王靖等一百一十一人狀，申州知州事喻陟等亦睹靈光之異，遂以奏聞。有旨就宮開建金籙道場一月日，差守臣喻陟代拜命，左街都監道士賈善翔率其屬從事。

善翔嘗至太清宮，衆請講《度人經》。至説經二徧，盲者目開⑩。時會中有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目明。至醮之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為太清宮主者。後數日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備載其事。

三月十八日丁卯，降青詞：嗣天子臣某謹遣入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幹御藥院臣蘇珪，請道士三七人於太清宮開啓祈福道場一月，罷日設普天大醮一座三千六百分位。臣謹上啓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太清玉陛下：伏以謏、亳奥區，聖真所宅，發祥降祉，神光屬天，現於眉間，照耀千界。顧德不類，獲承天休，夙夜祇嚴，罔敢怠忽。二十日將晚，執珪陞殿燒香，忽見老君及道教功德并歸道觀，遷宣聖赴隨處學舍，以正名分，以别教像。

大觀元年丁亥正月初四日，尚書省劄子准敕道士序位在僧之上，女冠在尼之上。致和二年壬辰，建康府有鄉民梁光映久患癩疾，其家畏其傳染而棄之。乃於茅山玉晨觀捨身，逐日擔水以給道衆，夜則睡於三門外龍虎君之下。如是者數載，一日給水之際，忽一人皓首素衣，乘白馬而朱鬃，紫煙彌覆其上，身放光明，照映山川。前有二人持節，叱梁曰：太上老君來。梁再拜叩頭，老君曰：吾有《天童護命妙經》流傳於世久矣，汝聞之乎。曰：不識。老君曰：吾今授汝，汝可記之，誦以呪水沐浴，則汝疾當愈，亦可以濟人也。乃誦經。今世上《天童護命妙經》是也。

六年八月詔：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字伯陽及謚聃，並見在於經傳，見今士庶多以爲名字，甚爲褻

瀆，自今後並令禁止。

十一月詔曰：周室衰，中國有聖人焉，著書九九篇，以貽後世，淡然獨與神明居，豈得而窺之。漢司馬遷、班固，皆小智自私，作傳則同於韓非、申不害之徒，叙古今人表以爲第三等列子游、子夏之後。表而揚之，實在今日。《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自爲一秩。《前漢古今人表》叙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昨注《道德經》可視倣唐制，命大臣分章句，書寫刻石于京神霄萬壽宮，以垂無窮焉。

司馬貞《史記索隱》以老子與韓非並傳為史遷之失，謂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説，故其序云：伯陽清虚為教，韓子峻刻制法，静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今詔昇於列傳之首，自為一秩，又盡善也。又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序為九等，乃置老子於第三，後漢邊韶曰：班固以老子絶聖棄智，禮為亂首，與孔子道違，故抑而下之，與楚子西同科。二者之論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又曰：夫大人之度，非凡所訂，九等之序，何足累名耶。唐陸希聲亦云：仲尼親見老氏，從之問禮，誠無間然。而班固乃品：

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良士正七品方士從七品逸士正八品居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以從九品。

其揆一也。

二十日詔：道無乎不在，由漢以來，析以異之，世流於末俗，不見大全，使由是以隱。朕作而新之，究其本始，使黄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於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黄帝内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校登科人充，禮部置籍差注如吏部法。山林高蹈之士，令監司、守令依八資任請給，各隨品官法。神霄玉清萬壽宮、天慶觀及其餘宮觀知、副，並以行法以禮延入州學，並以名聞。其後禮部尚書薛嗣昌奏從禮部出給印紙所屬，批書從之。

同日詔：莊周、列禦寇，令神霄玉清萬壽宮司設像，並配於太上之祠，以稱朕欽崇道妙之意，是先聖政録。編修官王禮言莊、列功不在顔、孟下，竊見朝廷推尊孔子而顔、孟配祀，爵皆封公，至莊、列獨以諸子百家爲稱，未有旌異。乞講究崇祀之禮，故有是詔。

宣和元年六月九日詔：莊周封微

妙元通真君，列禦寇封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册命。八月，編修道史官言編修道史所止年代，詔自龍漢止五代爲《道史》，本朝爲《道典》。

宣和三年十一月三日詔提舉道録院見修道史，非可以常史論。自《史記》、《漢書》以來，體制有可采，當以爲例。則史表一門，不須徒設。道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爲首。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三皇而下，女真自爲天、地、宫府、品秩、輿服、符籙、儀範、禁律、修煉、丹石、靈文、寶書等十二志。男真自風后、力牧而下，及凡臣庶之得道者，九靈、元君而下，各以世次先後爲傳。

方諸宫青童大君撰《金關後聖李君紀》曰：夫二炁離合，理物有期，二道虧盈，出處因運。期之至也，因而適之，運有來矣，就而撫之。承唐之年，積數有四十六丁亥，從此後復有五十六丁亥，之間主有縱横九一之名，建光延昌元年，其後甲申之歲，前後種善人，除殘民疾疫，洪水交其上，兵火繞其下，惡惡並滅，凶凶皆没。好道陸隱，善人登山。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金關聖君來下，光降於兆人矣。當是時，聖君發自青城，出隴西雲北，察燭龍之外。

北方黑國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冰雪，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乃燭龍所居。燭龍，北方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赤其服，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明照。

西旋九流之關，東之扶林晨落，南視朱山，空中乘三素飛輿，從虛輦萬龍，天光總照，神鑑三辰於焉，滅惡人於水火，存慈善以爲種民。始學者爲仙，使得道者爲仙官，若能精洞房於上元，修九真以彌勤，步隱書於七靈，窮八素之用誠，既得涉三灾而不傷，必觀更始於太平。又得賜書爲仙官，神真長生也。然後聖君當復斷其麤妙，擢以補官僚者，或位爲仙伯，或拜爲仙侯，助聖牧人，理氣布德，或對掌一邑，委政一國。若奉鬱儀以召日施，結璘以攝月詠，大洞之上經，存七變之轉章，按金關之真書，佩神虎之大符，施八道以拘神，啓紫文以駕浮，誦金根以長存，設九赤以封丘，命曲素以招神，役紫度以昭無，服五行以呼魔，挹琅玕而不休，經嶮試度無疑，履兵火而不憂者，皆位爲左右仙公、左右大夫，或爲卿相之司、上國仙侯也。所以聖君從虛輦萬龍者，以視衆仙，隨材而授給也。聖君雖封掌兆民，下盼萬生，故自逍遥金關，宫館上清，棲形太虛，遨遊五城，察照十天，百方太平也。諸見太平者，皆是慈心仁人，守善不已，或學道修真可教之士，或靈人受書，守精保胎，或得道得仙，精誠之夫，或玄簡録名，七代有德，祚及子孫，當爲仙者，或生有青骨，通神接真，或才性偉寂，天分淑邁，至忠至孝，至正至廉，作仙之品，高下數百矣。聖君皆隨才署置，以爲大小仙侯，皆各有秩，以君種人也。仙侯一年一朝上清，見聖君以受事也。聖君五年一下遊，以幸仙侯、察種民而

考仙治焉。蓋老君於將來運親降爲太平真君也，故亦號金闕後聖君。世間拜表上章，露刺投詞，皆乞逕御太平金闕後聖玄元上道太上老君太清玉陛下，蓋老君號千二百官君千二百官章之主也。封章用九老仙都君印者，老君亦號九老仙都君也。以至上士澄心注想，隨祈而應，靈感之迹接於見聞然形於紀録者，蓋大地之一塵爾。其周流三界，濟度無窮，或示仙姿瑞像，爰及肉身，或飛或步，或尊或卑，或朝或野，或夏或夷，應已則隱，不可測量，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洞有洞無，周徧一切，真身化身，一歸妙有。稱讚所不能及，記述所不可既。姑摭經史前聞，編次以爲《實録》云。

混元聖紀卷之九

（盧國龍點校）

❶『廣』字原作『之』，據《輯要》本改。
❷『車』字原作『軍』，據《輯要》本改。
❸『久』字原作『人』，據《輯要》本改。
❹『尺』字原作『欠』，據《輯要》本改。
❺『有』字原空缺，據《輯要》本補。
❻『可』字原作『子』，據《輯要》本改。
❼『三』字原作『二』，據《輯要》本改。
❽『郤』字原作『却』，據《輯要》本改。
❾『一』字原空缺，據《輯要》本補。
❿『開』字原作『門』，據《輯要》本改。

003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

永嘉謝守灝編集
隱山李致道校正

經名：太上老君年譜要略。一卷。宋謝守灝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參校本：《重刊道藏輯要》本。

老君在天皇時降世號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徐整《三五曆》云：歲起攝提，元氣肇始，有神人號天皇。地皇時降爲師，號有古先生。《春秋緯》作九頭紀。

人皇時降爲師，號盤古先生。《三五曆》云：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後乃有三皇，此三才之始也。

伏羲時降于田野，號鬱華子。

祝融時降于恒山，號廣壽子。

神農時降于濟陰，號大成子。

黄帝時降于崆峒，號廣成子。

少昊時復降崆峒，號隨應子。

顓帝時降于衡山，號赤精子。

帝嚳時降于江濱，號録圖子。

唐翰林承旨樂朋龜《青羊宫碑》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老君以道弘濟，降迹為師，仰觀圓蓋之文，俯察方輿之理，教之以畫八卦，指之以分三才，助之以造書契之文，製之以代結繩之政。泊乎神農氏之王天下也，老君敷道布化，濟世為師，談黄帝堯舜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録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樂。

帝堯時降于姑射山，號務成子。

帝舜時降于河陽，號尹壽子。

夏禹時降于商山，號真行子。

殷湯時降于潜山，號錫則子。

以上事迹互見於《帝系譜》、《帝王世紀》、《洞神大有經》、《玉曆經》、《出塞記》、《尹氏玄中記》、崔玄山《地理志》、譙周《古史考》、《神仙傳記》、《郡國圓經》。老君雖分身應化，隨世立教，事竟則隱，故在世未有誕生之跡。至殷朝第十八王陽甲庚申之歲，自太清仙境分光化氣，乘日精，迎氣，昭配神明，羽旄呈休，命之以鳥官為理，分布九扈，以統百司，景合璧以表靈，鳳銜圖而示貺，悉由至道，彰此帝謨。逮至顓帝之王天下也，老君教之以解紛塞兑、治國安民，蕩條九黎，陟明八凱，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經，教之以大順之道。及乎高辛氏之王天下也，老君以道弘濟，降迹為師，談黄帝堯舜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録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樂。

帝堯時降于姑射山，號務成子。

帝舜時降于河陽，號尹壽子。

夏禹時降于商山，號真行子。

殷湯時降于潜山，號錫則子。

以上事迹互見於《帝系譜》、《帝王世紀》、《洞神大有經》、《玉曆經》、《出塞記》、《尹氏玄中記》、崔玄山《地理志》、譙周《古史考》、《神仙傳記》、《郡國圓經》。老君雖分身應化，隨世立教，事竟則隱，故在世未有誕生之跡。至殷朝第十八王陽甲庚申之歲，自太清仙境分光化氣，乘日精，迎氣，昭配神明，羽旄呈休，命之以鳥官為理，分布九扈，以統百司，景合璧以表靈，鳳銜圖而示貺，悉由至道，彰此帝謨。逮至顓帝之王天下也，老君教之以解紛塞兑、治國安民，蕩條九黎，陟明八凱，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經，教之以大順之道。及乎高辛氏之王天下也，老君以道弘濟，降迹為師，談黄帝堯舜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録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樂。

帝堯時降于姑射山，號務成子。

帝舜時降于河陽，號尹壽子。

夏禹時降于商山，號真行子。

殷湯時降于潜山，號錫則子。

以上事迹互見於《帝系譜》、《帝王世紀》、《洞神大有經》、《玉曆經》、《出塞記》、《尹氏玄中記》、崔玄山《地理志》、譙周《古史考》、《神仙傳記》、《郡國圓經》。老君雖分身應化，隨世立教，事竟則隱，故在世未有誕生之跡。至殷朝第十八王陽甲庚申之歲，自太清仙境分光化氣，乘日精，迎氣，昭配神明，羽旄呈休，命之以鳥官為理，分布九扈，以統百司，景合璧以表靈，鳳銜圖而示貺，悉由至道，彰此帝謨。逮至顓帝之王天下也，老君教之以解紛塞兑、治國安民，蕩條九黎，陟明八凱，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經，教之以大順之道。及乎高辛氏之王天下也，老君以道弘濟，降迹為師，談黄帝堯舜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録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樂。

帝堯時降于姑射山，號務成子。

帝舜時降于河陽，號尹壽子。

夏禹時降于商山，號真行子。

殷湯時降于潜山，號錫則子。

以上事迹互見於《帝系譜》、《帝王世紀》、《洞神大有經》、《玉曆經》、《出塞記》、《尹氏玄中記》、崔玄山《地理志》、譙周《古史考》、《神仙傳記》、《郡國圓經》。老君雖分身應化，隨世立教，事竟則隱，故在世未有誕生之跡。至殷朝第十八王陽甲庚申之歲，自太清仙境分光化氣，乘日精，迎氣，昭配神明，羽旄呈休，命之以鳥官為理，分布九扈，以統百司，景合璧以表靈，鳳銜圖而示貺，悉由至道，彰此帝謨。逮至顓帝之王天下也，老君教之以解紛塞兑、治國安民，蕩條九黎，陟明八凱，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經，教之以大順之道。及乎高辛氏之王天下也，老君以道弘濟，降迹為師，談黄帝堯舜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録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樂。

玉女天水尹氏。已而孕歷八十一年，當殷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降誕於亳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即今太清宮也。殷以建丑為歲首，殷之二月十五日，即今之上元節也。《青羊宮碑》云：殷高宗御極之世，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彩結成於金骨。不坼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祥，過期者二萬餘晝。至甲寅歲，歷三十五年。一日忽乘白鹿、履庭檜而昇天矣。今昇天檜太清宮猶存，歐陽文忠公詩云：青牛西出關，老子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記三千年。當時遺蹟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

帝紂丁卯，老君降于岐山之陽，號燮邑子。時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武王克殷，遷為柱下史。

隋內史薛道衡《祠庭頌》云：爰自伏羲至於周世，綿歷歲代，易號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室、柱史之職。市朝屢易，貌不改焉。

成王時號經成子。

康王時號郭叔子，仍柱下之職。

昭王時去官歸亳，以二十五年癸丑五月壬午西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明年甲寅，授喜《道德》五千言。是歲四月，於喜宅南小山上昇天，即有五色光貫紫微，井水皆溢。二十七年乙卯，復出關，開化諸國，遂至西流、麟等洲，九年丁巳，會尹喜於青羊之肆。唐記云：青羊肆者，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

穆王四年甲申，復還中國，東遊扶桑，會大帝，校集羣仙。《穆王內傳》云：穆王聞尹真人得道上昇，乃為修樓觀，置道士七人以奉祠事。

夷王元年乙丑，老尹與玄古三師降于蜀綿竹之三學山，授李真多之道。

顯王八年庚申，老君東遊赤城、蒙厲王二十一年庚子，老君降于岐山，過扶桑，校集羣仙。已而隱于景山之太室、少室。

赧王九年乙卯，秦昭王立，老君與道士宋倫以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并靈飛六甲素奏丹符。

宣王四十三年丙辰，老君降于渭川，告王以歲星北遷，言周將衰。後二年，幽王立。唐《歷代應現圖》云：周聖迹，故立老停驛、尹喜城。見《天師傳》及

宣王時有採薪行歌者，人莫能識，以問老君，老君曰：此活國人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

幽王二年辛酉，地動，涇、渭、洛皆震，老君曰：周將衰矣，不及十年之數。後果為犬戎所滅。

平王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老君復出關，開化諸國，遂至西流、麟等洲，考校羣仙。事訖，復還中國。出《西昇記》。

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該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與敬叔皆至問禮。

威烈王二十二年丁未，老君過秦，秦獻公授館，致禮問以曆數。

顯王八年庚申，老君東遊赤城、蒙山，過扶桑，校集羣仙。已而隱于景山之太室、少室。

赧王九年乙卯，秦昭王立，老君與尹喜諸仙西遊女几、雞頭、天柱，復出散關，遂昇崑崙，還紫微上宮。昭王聞之，乃於老君所經由處為置城邑，以表年，幽王立。唐《歷代應現圖》云：周

《蜀圖經》。

老君應感無方，變化莫測，或昇或降，莫能究悉。今考傳記并長曆，推計自殷武丁庚辰至周赧王乙卯，凡出入隱顯綿歷九百九十六年，在殷一百七十四年，正與史傳及諸經典相合。魏明帝贊云：爲周柱史，經九百年。大學博士吴楊昊亦云：老君變通，靈應難測，既生商日，又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歲。此皆舉其成數也。《史記》稱或百六十歲，或云二百歲者，是據孔子時人斟酌老君之歲數云爾，不能知其實，是以每事言蓋言或也。劉向贊之曰：德合元氣，壽同兩儀。據諸傳記説雖不同，莫不贊其長壽。蓋儒者以長生升天之説爲誕，故但云莫知所終。

秦始皇二十八年壬午，封禪泰山，乃建老君祠於樓觀之南，躬行饗禮。前漢文帝初，老君先降于陝河之濱，人號爲河上公，亦曰河上丈人。帝親訪之，老君授以《道德》二經。今陝府北有河上公廟、望仙臺存焉。見《史記》。

成帝河平二年甲午，老君降于瑯琊郡曲陽淵，授干吉《太平經》。出《漢書》。

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老君降于泰山，召江夏吏劉圖校定天下簿籍，因示圖罪福報應之事。見唐《紀聖賦》及《應現圖》。

順帝漢安元年壬午，老君降于蜀玄山《瀨鄉記》。

陳留王咸熙元年甲申，老君降于隴右臨洮郡，謂王始曰：天下不久當太平。見《晉書》。

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老君下降，按行山嶽。至華山，勑仙人成公興令之鶴鳴山，授天師張道陵《正一盟威祕錄》，五月再降，賜《太清中經》。建康元年甲申，老君再降于閬州雲臺山，授移居嵩山，仍賜以仙藥。見《後魏書》。

後魏明元神瑞二年乙卯，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雲中音誦新科之戒》。

太武太延元年乙酉，老君降于嵩山，命寇謙之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遂改元太平真君。並出《魏書》及《道釋誌》。

武帝太昌元年壬子，遣散騎常侍六天斬邪之文。見《天師傳》及《蜀圖經》。延熹八年乙巳，帝遣中常侍左悺詣苦縣祀老君，命邊韶撰碑文。九年，帝親祀老君於濯龍宮，用郊天樂。見《後漢紀》。

靈帝光和二年己未，老君降于天台山，授仙人葛玄《上清》、《靈寶》、《大洞》等經及三籙七品齋法。見《天台山記》及《太極仙公傳》。

隋文帝明皇六年丙午，詔亳州刺史楊元胄重修老君廟宇，勑内侍舍人薛道衡撰碑及《祠庭頌》。見《隋書》。

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老君降終南山，語山人李淳風以唐公受命之符。出《金鎖流珠》。見《瀨鄉記》。

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老君降于羊角山，語吉善行令奏聞云：唐得聖治，社稷久長。出《唐書》。五年壬午，老君再降于廟所，告以破賊之期。出《唐書》。

太宗真觀元年丁亥七月丙午，勑修亳州老君廟，給户二十以供洒掃。出《通志》。

高宗龍朔二年壬戌，帝幸洛陽宮，建清廟于北邙山以祠老君，設醮慶贊。老君降于殿上，二真人夾侍，光曜階壇，衆咸瞻仰。宮闈令權大力等列狀奏聞，詔依所見圖寫爲瑞像。見《洛州録事》、楊濮師奏狀。乾封元年丙寅，帝封岱嶽，駕至亳，謁老君，御製册文，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聖母爲先天大后。出《唐書》。儀鳳二年戊寅，勑建醮於洛陽清廟，老君降于太白山，語山人王玄翼以寶仙洞有妙寶真符，上命刑部尚書王俙等往求，果得之。十三載甲午二月癸酉，帝朝獻太清宮，加上老君尊號曰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老君見于漢中郡黑水之側，帝命刻石諸石。以老君降誕日爲玄元節，御製贊文，書于寶帳額上。見《實録》。開元二十九年辛巳閏四月，帝夢老君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上遣使求之，果得老君玉像，迎至興慶宮，命畫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出《通鑑》。天寶元年壬午，老君降于丹鳳門外，語田同秀曰：我昔將入流沙，藏一金匱靈符在尹喜舊宅，可奏帝取之。帝遣使求得之於函谷關故墟。出《唐書》。天寶二年癸未正月，上老君尊號曰太聖祖玄元皇帝。九月制改譙郡紫極宮爲太清宮，此太清宮得名之始也。見《唐書》。十二月，帝幸華清宮，老君降于朝元閣上，遂改朝元閣爲降聖閣。見《唐史》。天寶七載戊子，上老君尊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九載庚寅，老君降于太白山，語山人王玄翼以寶仙洞有妙寶真符，上命刑部尚書王俙等往求，果得之。十五載丙申，帝朝獻太清宮，加上老君尊號曰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老君見于漢中郡黑水之側，帝命刻石像於所見之處。老君又乘白鹿降于利州益昌嶺上，示收禄山之兆，詔於所見之處立自然觀。並出《唐書》。

肅宗至德二載丁酉，老君降于通化郡雲龍巖，自地接天，儀像炳然。詔圖其本，明皇御製贊曰：畫見殊相，浮空瑞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申命藻繪，示諸郡國。見唐《太上高皇瑞像贊序》。

敬宗寶曆二年丙辰，老君降于太清宮前御路。見柳公權書韋處厚所撰碑。

懿宗咸通十年己丑九月，徐州賊龐勳來寇亳，領其徒三千餘人趁太清宮，欲據爲營壘。時士庶數百餘家在宮避難，咸見老君乘空而行，須臾黑霧昏曀，賊迷路，自相蹂踐，勳亦溺水而死。見汴州節度李蔚奏狀。

僖宗廣明二年庚子七月，黄巢攻劫郡邑，將焚亳州太清宮，忽陰風四起，變暑爲寒，賊衆駭散，卒不能攻而去。見《唐書》。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遣使詣亳州太清宮致祭。

太宗淳化四年癸巳，遣内侍李守

倫等下兩浙選擇良材，重修亳州太清宮，詔水部員外郎和濛撰碑。

真宗咸平五年壬寅，遣内侍陳延慶增修亳州太清宮，仍給衛士。大中祥符五年壬子，遣三司使丁謂代謁。七年甲寅，駕幸亳州，謁太清宮，親奉寶册，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已上並出《宋朝事實》。

哲宗紹聖五年戊寅，亳州刺史喻陟奏太清宮屢降瑞應，遂遣内侍蘇珪就宮建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仍詔本路轉運司，凡宮宇弊壞者，隨即繕完。

徽宗崇寧元年壬午，詔翰林學士張商英撰《亳州太清宮碑記》，徽宗御篆額，賫于碑首。出《宋實録》。政和二年壬辰，老君乘白馬，駕祥雲，降于茅山玉晨觀，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經》。見《句曲志》。其餘降見事迹，記傳不繫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現瑞靈應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于譜也。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

❶『苦』字原作『若』，據《重刊道藏輯要》本改。

（盧國龍點校）

004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

經名：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宋謝守灝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上

廬山清虛菴道士臣謝守灝編

龍漢、延康以來，盤古、太極之際，老君降世不一。洪荒之世，載籍叵詳，今存而勿論，姑氏於天皇氏焉。

天皇氏子孫相承，治天下一萬八百歲。

地皇氏子孫相承，治天下一萬八百年。

人皇氏子孫相承，治天下一萬八百年。

五龍紀五姓，治天下七萬三千年。

攝提紀七十二姓，治天下共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年。

合熊紀七十二姓，治天下共三千二十年。

連遥紀六姓，治天下共六千四百三十五年。

肆姓紀四姓，治天下共一萬四千年。老君時下降，號玄中法師，又號有古大先生，亦號盤古先生，並皆隨世行教。

伏羲木德，初造曆，元年起甲寅，子孫相承四萬五千六百年。老君時降，號鬱華子。

祝融火德，起丙辰，子孫相承共五百三十年。老君降世，號廣壽子。

神農，祝融之裔，始教民耕種百穀，故號神農。老君號大成子。

黄帝土德，起乙酉，子孫相承共一千五百二十年。老君降世，號廣成子，在位三十年。元年甲辰，十七年庚申，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炁，託孕於玄妙玉女。出《聖紀》及《仙傳》。

盤庚二十九年，小辛十八年，小乙十一年。

武丁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元年

壬申，九年庚辰，二月建寅。商用地正。

《青羊宮記》云：商高宗御極之世，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彩結成於金骨。唐翰林學士承旨樂朋龜奉敕撰，刻石在成都府。

《論語》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古註云：老彭，商之賢大夫也。疏云：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蓋文王尚未侯服事商，未得稱周也。

祖甲在位十年。

祖庚在位六年。

亶甲在位三年。

庚丁在位一年。

武乙在位二年。

太丁在位二年。

帝乙在位八年。

商紂在位二十七年。

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再降于岐山之陽，號變邑子。今鳳翔府啓聖宮即其處。

時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史。紂無道，武王滅之。商有天下，共六百二十九年。

癸酉，誅紂滅商，即天子位，遷老君爲柱下史。隋內史薛道衡奉勑撰《祠庭頌》，其序云：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綿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故唐記云：青羊肆者，太上混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商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迹，東離魏闕，西度函關。尹喜占知道君之必至，潛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爲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將離蜀土，欲化胡風，遠適流沙，長移獷俗及身毒、罽賓之國。教煩陀阿柱之王，八十種之獫戎皆歸清化，二千國之獷悍永革昏風。

魏明帝製《老君贊》云：深憫後世，託下於陳，爲周柱史，經九百年，無極之際，言歸崑崙，化彼胡域，次授罽賓，復及天竺，於是遂遷，文垂後世，永平弗泯。

又《北史西域傳》云：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北去代郡九千八百里，其地方圓千里，連山次城。都方九百里，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倍重佛

法寺塔僧尼。其西南五百里有毘摩寺，云是老子化胡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外風俗與龜茲同。事兼見於《魏略西戎傳》及《漢疏》。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元年辛巳，老君化胡已即復還中國，東遊扶桑，會大帝，校集羣仙。王聞尹真人得道上升，乃爲修樓觀，立道士七人以奉祠事。見《穆王内傳》及《樓觀記》云。

共王在位十二年，元年丙子。

孝王在位十五年，元年癸丑。

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元年戊子。

夷王在位十六年，元年戊辰。

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元年甲申。

周召共和在位一十四年。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元年甲戌，時有採薪行歌者，人莫能識，以問老君，曰：此活國人修習無上正真之道者也。

幽王在位十一年，元年庚申。二年辛酉，地動，涇、渭、洛皆震，老君曰：周將亡矣。果爲犬戎所滅。事出《史記》。

平王東遷洛邑，在位五十二年，辛未。三十三年癸卯十二月，老君復出散關，開化蘇國，遂至西海流、麟等洲，考較羣仙功行，補授官，事訖復還中國。出《西升記》。二君降于道士朱倫之室，宣以靈飛六甲素奏丹符、中景通真之經。

威王在位二十三年，元年壬戌。

莊王在位十五年，元年乙酉。三年丁亥四月，魯威公薨于齊，莊公乃即位。次年春秋方改元。魯莊公之七年，即周莊王十年也。

建卯初七日夜，釋迦佛生。此用周正也。

云：四月八日夜半生。此用周正也。

又《過去見在經》云：二月八日生。還用夏正也。《北史西域傳》：焉齊國與婆羅門俗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生齋戒行道。《左傳》曰：夜常星不見，夜明也，中星隕如雨於兩階也。故蕭齊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元年丁巳。

悼王在位五年。

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元年乙巳。

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元年庚戌。

頃王在位六年，元年癸卯。

匡王在位六年，元年己酉。四年壬子，佛入涅槃，年七十九。釋氏《金光明經》云：壽命短促，方八十年。蓋舉成數也。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元年乙卯。

王問老子以在世神仙，老子對以中嶽有大古先生，即子是也。出望祠官張僧鑑《潯陽記》。

簡王在位一十四年，元年丙子。

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元年庚寅。

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一日，孔子生。

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元年丁巳。

悼王在位五月。

敬王在位四十三年，元年壬午。

十七年戊戌，孔子見老子問道，見《禮記》及《莊子》。或恐在前，雖見《禮記》，《孔子家語》及《史記》皆不繫年月，故莫知其先後也。四十一年壬戌，

孔子卒，年七十三歲。

元王在位八年，元年乙丑。

正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元年癸丑。

哀王立三月。

思王立五月。

考王在位十五年，元年辛丑。

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元年丙辰。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元年庚辰。

十八年丁酉，秦獻公立。

夷烈王在位七年，元年丙午。二年丁未，老君遇秦獻公，授館致禮，問以曆數。老子遂出散關。出《史記》。

顯王在位四十八年，元年癸丑。八年庚申，秦孝公立，老君東遊，還赤城、蒙山，重過扶桑，集羣仙，已而隱遊景太至少室。注《拾遺記》。

慎靚王在位六年，元年辛丑。赧王遷都西周，在位五十九年，元年丁未。九年乙卯，秦昭王。老子與諸仙西遊女几、雞頭、天柱，復出散關，遂渡流沙，升崑崙，還紫微上宮。昭王聞知，乃於老君所經由爲置城邑，以表聖迹，故立老停驛、尹喜城。五十九年，西周亡。自商武丁九年庚辰老君降生，至周赧王九年乙卯還歸天闕，其間出入隱顯凡九百三十六年，故魏明帝贊云：爲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太學博士吳楊昊亦云：老君變通，靈應難測，既生商日，又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此舉其成也。

秦始皇帝元年乙卯，二十六年庚辰，老君降于成都，授天師削死之文，今玉局化是其地也。又降于鹿堂山，授以制六天較鬼之文。

靈帝建寧元年戊申，後凡三改元，光和二年己未，老君降于天台山，授仙人葛玄《上清》、《靈寶》、《大洞》等經、三籙九品齋法、《勸戒》、《法神》、《入定》等經。

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後凡一改元，元興元年壬寅，姚秦洪始五年，老君降，按行山嶽，勑仙人成公興令移居嵩山，仍賜以仙藥。以上並互見於史傳及《洞天福地記》、諸郡圖經。

後魏明皇帝永興元年即位後五年，凡改元三，神瑞二年乙卯。

順帝永建元年丙寅，後凡四改元，漢安元年壬午，老君降于蜀之鶴鳴山，授天師張道陵《正一盟威祕籙》。五月再降，賜《太清中經》九百三十卷，符文七十二卷。建康元年，再降于閬州雲臺山，授以三洞衆經及超度九玄之法。

威帝建和元年丁亥，後凡一改元，永壽元年乙未，老君降于成都，授天師削死之文，今玉局化是其地也。又降于鹿堂山，授以制六天較鬼之文。

靈帝建寧元年戊申，後凡三改元，光和二年己未，老君降于天台山，授仙人葛玄《上清》、《靈寶》、《大洞》等經、三籙九品齋法、《勸戒》、《法神》、《入定》等經。

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後凡一改元，元興元年壬寅，姚秦洪始五年，老君降，按行山嶽，勑仙人成公興令移居嵩山，仍賜以仙藥。以上並互見於史傳及《洞天福地記》、諸郡圖經。

後魏明皇帝永興元年即位後五年，凡改元三，神瑞二年乙卯。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也，老君降于圖《罪福新科》報應之事。

嵩山，授道士寇謙之《雲中音誦新科之戒》。泰常二年丁巳，再降，賜以符籙七十卷。

隋煬帝大業元年乙丑，大業十三年丁丑，老君降于終南山，語李淳風以唐公受命之符。出《金鎖流珠》。

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二年己卯，老君降于羊角山，語吉善行令奏聞云：我帝祖也，今得聖治，社稷延長。五年壬午再降，告以破賊之期。出《唐史》。

高宗永徽元年庚戌，龍翔二年壬戌，帝幸洛陽宮，建清廟於北邙治祠，設醮慶讚，老君降于殿上，二真人夾侍，光耀階壇，衆咸瞻仰。宮闈令權大力等列狀奏聞，詔依所圖寫爲瑞像。見《洛州録事》、楊護師奏狀。乾封二年丙寅，帝封岱嶽，至亳謁老子，御製册文。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爲先天大聖后。儀鳳四年，勅建齋於洛陽清廟。老子降于壇上，祥光照映，乘白馬而朱鬣，履壇石皆有跡。衆所瞻睹，登時奏聞，故賀表云：金相玉毫彩奪夜明之影，白騎丹鬣跡流天駟之庭。見朝散大夫孫瑞奏狀。則武后文明元年甲申，老君降于虢州皇天原，命鄎元宗令傳言武后不可革命。出唐《聖記》。

玄宗明皇開元元年癸丑，開元十七年，老君降于蜀州新興寺，乃入佛殿，隱景柱中，宛如刻畫，洗削愈現。本路文武官及道俗僧尼同狀聞奏，表文云：現於殿柱，杳疑作史之年。照彼佛寺，紇若化胡之日。見益州長史張敬忠奏狀。開元二十九年，老君降于丹鳳門外，語田同秀曰：我昔將入流沙，藏一金匱靈符在尹喜舊宅，可奏帝取之。帝遣使求得之於函谷關故墟。出《唐史》。天寶八載，上聖祖老君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九載庚寅，老君降于太白山，語山人王玄翼曰：寶仙洞有妙寶真符，汝可奏帝取之。上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去取，果得之。出《唐史》。十三載甲午，帝朝獻太清宮，又上老君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出史記。

肅宗至德二載丁酉，老君降于通化郡雲龍巖，自地接天，儀相炳然，詔圖其本，明皇御製贊曰：畫現殊相，空浮瑞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申命藻繪，示諸郡國。見唐明皇《瑞像贊序》。

懿宗咸通十年己丑，龐勛領三千餘人欲奪太清宮，時士庶千餘家在宮避難，咸見老君乘空而騰，須臾黑霧昏曀，賊黨迷路，自相蹂踐，龐勛亦溺水死。見汴州節度使李尉奏表。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甲寅，駕幸亳州，謁太清宮，親奉册寶，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出《宋朝事實》。

徽宗政和二年壬辰，老君乘白馬、駕祥雲降玉晨觀，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妙經》。自有記。

其餘降見事迹，記傳不繫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也。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上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中

廬山清虛菴道士臣謝守灝編

太上老君乃元氣之祖，萬道之宗，乾坤之根本，天地之精源，混沌太無之中，凝自然之真而爲體，廣大無邊，應化莫測，非陰非陽，能微能彰，不古不今，不存不亡，常於無量劫運之端，太初、太易之前，肇布玄元始而生太極，判太極於三才，至劫終於六合，俱消混沌爲一。又復分判，凝輕清以爲天，積重濁以爲地，陽精爲日，陰精爲月，日月之精爲星辰。運行四時八節，安鎮名山大川。二氣交會則動植萬彙更相産化，初自一氣而生三氣，合生九氣，是爲九天。注：自然之氣生鬱單天、禪善天、須延天，即清徽之氣生也。禹餘天之氣生兜術天、不驕樂天、洞元天。太赤之氣生梵輔天、清明天、無想天。此玄元始三氣各下生三天，合爲九天，各下三天，合爲三十六天。其外有諸梵天，悉係屬於九天主也。次生四種民天，亦曰種天，謂開劫之初降爲人種也。釋氏呼爲四禪天。此天上取太清境三千三百萬億炁，下生八梵天五千五百萬炁，凡一炁三千里也。此天出三界之上，超陰陽之數，故無年壽之限，水火風三災不能壞也。

次分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天。

次布八梵天、始青天、青元天、始丹天、大丹天、始素天、大素天、始玄天、大玄之柄，鎮造化之源。故在天爲衆聖之尊，在世爲萬教之主，先塵運劫而行化，後無輕極而常存。道運御世，開闢玄通，故號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焉。老子者，爲之應形也。應既不一，號亦無量，或號三十六號，或號七十二名，或號九天上皇，或號洞真帝一君，或號高上玉帝，或號太平正真太一妙炁皇君，或號九玄帝君，或號大千法王，或號九靈老子，或號九玄帝君，或號上左玄真人，或號上清金闕妙經大法師，或號高上大法王，或號玄一真定光，或號金闕後聖君，或號太平上景君，或號無爲父，或號萬物母。其降生之時，十方天神空中稱讚，尊號有十，曰太上老君、高上老子、天皇大帝、玄中大法師、有古大先生、金闕帝君、太上高皇、虛無大真人。復有至真、無

極、大道、自然、元始、太上、天尊、道君、無上、天真、元老、天師、黄老、世師、玄宗、神人、真人、仙人、至人、大人、道聖人之號以上號名二字。降生在世，名字凡有九，名耳字伯陽、名雅字伯宗、名志字伯光、名石字孟公、名重字子父、名定字元陽、名元字伯始、名顯字元生、名德字伯文。或曰伯陽父，老，尊老之稱也。

老君嘗以上和元年歲在庚寅九月五日甲子卯時，降生鬱單北玄因天剛靈鏡山李谷之間、上玄靈母九玄之房，乃以谷爲民，旌名弘九，一名玄水，嘗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也。論曰：上和乃天上之紀年，如赤明、朱陵、清漢、天漢、開皇、上皇之類是也。而世俗之士祇知甲子造於大撓，年號始於漢武，便以上和等號皆謂之妄，殊不知上天自億劫以前紀年不廢，世人無從而知耳。自鬼谷子、北郭子、漢天師、葛仙翁等，方引諸天之號以配人間時代也。不然，則諸仙博古該今，窮幽究微，豈不知秦漢之前未有年號耶。且如開闢之初，建立法度，及世代因革，皆上天素定，時遣天真降教以傳人世耳，非世人能先天而肇造化也，學者詳之。

老君洞聖極真，總司萬化，故能變名易號，降德屈尊，化身下降，遊行萬方，扶世立教，或爲國君，或爲師友，咨請問難，互相發明。或爲要旨，經圖戒律，應運施行。出幽入虚，無不經歷，説化諸國，調伏羣魔。時亦上朝元始，中謁玉晨。賞校九宮，主領神人、真人、仙人、聖人，下統三界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仙宮靈洞福食之曹，無幽不顯，莫不仰隸之焉。或下理十天，撫掌兆人，則太微、勾陳、紫房，中爲天皇大帝。即勾陳六星中有一星帝座是也。或春化爲上景君，長九千丈，建七精寶華之冠，建即戴也。衣玄黄二炁衣，服青錦飛裙，手執虎符，坐七色之雲。或夏爲老翁，戴飛龍之冠，衣玄文之服、黄羽之裙，手執金枝，立紫雲之上。或秋化爲童子，衣五色之服，或乘獅子，或坐青雲。或冬化於蒼玄青三色之光，光明混沌，更相纏繞，此則通金闕之炁，更受鍊玄通晨之精也。惟神通自在，故能白能黑，能方能圓，能屈能直，能强能弱，能輕能重，能短能長，能老能少，能高能深，縱横反覆，無不能焉。或爲千二百老子應現諸天，或爲百八十道君接引凡界，分靈散景，倏忽週遍。而真一之身湛然常寂，常在太清太極宮也。

老君在初三皇時，號玄中大法師，下教，歷九千百億萬歲，運當劫交，更立元始。是時龍漢、延康劫終也。延康之前，載籍叵考，赤明之年也。號有古大先生，授《三皇内文》下教，歷九千九百億萬歲，復令劫交。後三皇時，天皇、地皇、人皇之世乃闕皇之年攝提紀也。定位，配四海於四神，付五行於五帝，授《五靈五老靈寶五篇真文》下教，歷萬八百歲。至宓羲氏大樸漸散，法度未立，乃降於田野，號鬱華子，授《天皇内文》，又降神龜河圖八卦之文。在祝融時，降于恒山，號廣壽子，授《人皇内文》，教以安

神之道，俾陶鑄爲器以變生冷。在神農時，降于濟陰，號大成子，授《地皇内文》，教以好生之道，俾種植穀果以代烹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禮記》、《謚號記》並無祝融而後神農，注則先神農而後祝融，爲炎帝之祖，以火德王，不必移於神農。今當以記爲正，其後重移爲火正，亦號祝融。在黄帝時，降于崆峒山，號廣成子。帝即位二十九年，憂天下之不治，往見廣成子而問曰：聞子達於至道，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觀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所欲觀者物之殘也，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以荒矣，而佞人之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余將語汝。夫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毋勞汝形，毋摇汝精，少思寡欲，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子乃長生。慎汝内，閑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觀，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也。黄帝再拜稽首曰：吾子之謂天矣。廣成子謂帝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不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參天地爲常。乃授帝《陰陽經》。老君於後三皇時説經，世謂之三墳之書，久失其全篇，兼累世所説經多藏瓊臺琅函或祕藏龍宫海藏，神真保護，世莫得聞。今收傳者，太山一毫芒爾。又命西王母授帝元始天尊玉像，帝置於高觀。古人謂高臺爲觀，可觀瞻四方。道觀之號自此始。老君命帝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飛雪鑪火之道，遂鑄鼎荆山，鍊丹成，服之，有雲龍來迎，帝乘龍上升，時羣臣侍女同得升天者七十有二人。其餘不及上争侍龍髯，攀墜黄帝之弓與鼎，皆抱之號泣，世謂之烏號之弓。民無所追慕，遂取其遺物，於巴山以曆墳之，號巴陵。又造陵於橋山，以曆其衣冠，鼎所墮處，謂之鼎湖焉。按《玉緯經》云：有稱三皇，亦稱九皇。《洞神大有經》云：三皇治各三千六百年。又《小有經》云：三皇治各至萬有八百歲。詳此二説，《大有經》止論一代三皇，每一三皇治三千六百年。《小有經》乃説論三代三皇，每一三皇治萬八百歲也。若通論三代九皇，則共至三萬二千四百年矣。或萬八千者，蓋百字誤爲千耳。今據《老子内傳》所明，正與《大有》、《小有》相符。又前三皇、中三皇各至九千九百億萬歲者，乃計一劫之大數，非止言三皇之身也。後之言三皇者，亦多不同也，如《洞神經》、《玉緯經》與項峻止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而皇甫謐註《春秋運斗樞》、鄭玄、高誘注《吕覽》，以庖犧、女媧、神農爲三皇。《禮記》、《號謚記》以爲宓羲、祝融、神農。《白虎通》以爲庖犧、神農、

燧人。聊氏以爲巢、燧人、伊耆。《帝系譜》、《中經》、《出塞記》、《瀨鄉記》以爲伏犧、神農、祝融也。在少皞時號曰隨應子，説《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在顓頊而降於衡山，號赤精子，説《微言經》，教以大順之道。在帝嚳時號録圖子，授《黄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在帝舜之時降于河陽，號尹壽子，授《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在夏禹時降于商山，號真行子，教以勤儉之道，授《九疇靈書》、《靈寶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檄召鬼神之法。今本山洞天遺迹存焉。在商湯時降于潛山，號錫則子，説《長生經》，今天祚宫前龍堂之址即其所也。教以恭儉之道。抱朴子作《神仙傳》，以世教第一，然復疑其歷爲帝師，謂皆見於碎書，不出仙傳正經。又爲不應舍尊適卑，背澄清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且曰：有天地則有道術之士，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耶。皆晚學之徒，淺見之士，好奇尚異耳。唐昊天觀主尹文操論曰：抱朴撰傳，意在顯述。《老君記》自修成，將以訓誘後人，令其勉力，今據載歷古爲帝王師傳者，乃出《太玄經》、《正一經》、《太清經》、《玉歷經》、《元炁經》、《出塞記》、《尹氏玄中記》、《崔山地理志》，皆真經良史，豈得悉謂之碎書。抱朴又云：若謂老人，則人必勉力。若謂之神靈，則非可得也。此抱朴子私見耳，殊不知開闢之始因學而得道者，必先有自然之聖降爲之師，隨機傳授焉。《定志經》云：昔天尊造化，行應自然，暗與理合，自然玄悟。本炁文字，撰集成經。以將來則老君自太清境分身化炁，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入玄妙口中託孕。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漸小，從天父，亦何辭舍尊就卑，和光臭濁乎。老君謂尹喜曰：上世始已來，所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太玄經》亦云：老子積學輪轉，位登上聖，未可依憑者也。

老君雖歷代應見，而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同光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爲天水尹氏之女，乃無上元君之化身，唐朝追尊爲先天元君。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靈飛李皋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真之道。父慶賓，年百餘歲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升天。靈飛感父升天之事，徐隱不仕，内修大道，亦百餘歲，老君未誕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十七年庚申歲，老君自太清境分身化炁，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入玄妙口中託孕。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漸小，從天而墜，爲五色珠，大如彈圓，因捧吞之，覺而有孕。今有流星坠在亳州天静宫。容顔益少，神炁安閑。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炁和平，冬無凝寒，夏無酷暑，祥光明室，靈氣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商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以建丑爲正，商之二月乃夏之正月也，聖母因攀李樹，忽從左腋降生。是時陽景重輝，祥雲蔭庭，萬鶴翔空，四靈翊

衛，玉女跪捧，九龍吐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今在亳州太清宮，每汲一井，九井皆動。降生之後，登行九步，步生蓮花，指李樹爲吾姓。論曰：老君常於歷劫之前降生於北玄玉國李谷之間，以李爲姓。今又降於李氏之家，李木之下，生而知其姓，故指以示人，非今方姓李也。舊記有云：老君於生登行九步，目顧四方，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吾獨尊。愚切以爲不然。夫老君雖爲三界之至尊，本以謙慈柔弱設教，決不肯虛驕恃氣以誇强自大。況釋迦生於西域兇横之外國，于時雖有浮屠教法，殺父害母，視爲常事。設或有子初生遽出不遜之語，胡王必曰是子纔生早無君父，壯將若之何，時可忍而育之乎，其殺而棄之必矣。以此知其不應有是言也。故今皆削去之。其謚曰聃。老君耳平頂厚面且堅，下有垂珠，中有三門，天神之表，與凡迥異，故以爲謚。或謂其吐舌或作儋者，字誤也。或作耽者，音訛也。聃聃然而謂之聃，此又傳聞之誤也。居乎陳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陽。或云楚國者，其地連楚，熊繹之始封也。或稱相人，或言樵人者，蓋亳北近桐城，瀨水之東四十里有譙城故也。鄉名賴，音亦以水而得其名也。陳則大皞之墟也。宛丘之側，《禹貢》樂豫水之分，武王封舜後胡公滿於其地，因曰陳國。後漢章帝時改爲陳郡，今爲亳州，商湯之故都也。苦縣，唐封元年改爲真源縣，今爲衛真縣是也。降生九日，身有九變。一變身長六尺六寸，冠魚鵲之冠，衣黄紫八綵鳳衣獸文，混沌自生。第二變身長七尺七寸，冠重疊冠，衣素衣，赤領袖。第三變八尺八寸，冠通天冠，衣五綵衣。第四變長九尺九寸，冠辟邪冠，衣羅袿衣。第五變長一丈三寸，冠龍蛇冠，衣黑綵洞衣。第八變長一丈五寸，冠無極之冠，衣朱玉之衣。第七變長一丈七寸，冠虚無之冠，衣朱衣。第六變長一丈二尺，冠自然無忝衣。第九變長一丈二尺，冠自然羽衣。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頂圓爲天，面光相日，伏晨蟠起，玉枕穹窿，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有北斗，其色翠綠。虎髭龍髯，素如潔絲。耳有垂珠，中有三門，高平如頂，厚而且堅。兩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其音如玉，其響如金。顴高而起，頤方若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各有策爪，有云甲。身有綠毛，胸有偃骨，背有河魁。庭平坦，金匱充盈。頰有白痣，頤有玉門，高平如頂，厚而且堅。兩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其音如玉，其響如金。顴高而起，頤方若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各有策爪，有云甲。身有綠毛，胸有偃骨，背有河魁。庭平坦，金匱充盈。頰有白痣，頤有玉

幼作之號，欲謂之老又是初生，欲謂子又乃白首，故二義而稱之。唐尹文操論曰：老子者即道之身也，迹有内外不同，由能應之，身或異也。其内號者，即至一、真一、玄一、皇一、元一、帝一、太一、天一、正一等是也。至一者妙而無質也，真一者愚癡兒虐，明者因修以成其性，昧者恣慾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性之根也。是故修行之人鍊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炁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鍊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若不修學，則邪魔入身，百痾從此生，夭逝因茲致，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内求，内密則道來，能致靜以合真，積虚以通神，則去仙日近矣。苟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静喪精，耳目曠明，徒積稔索道，道逾遠也。

者玄德普資也，廣壽者怡神術贍也，廣成者攝生功博也，隨應者感通無礙也，赤精者矜靈丹著也，録圖者務成者庶績克遂也，尹壽者公正身康也，真行者精神淳粹也，錫則者仁惠有方也，變邑者風教變俗也，育成者牧養克諧也，經成者正訓常全也，郭叔者廓清累代也。此並皆隨教得名，既降爲國師，故國稱子矣。

聖母既誕育道身，將返天闕復元君之位，而欲示世人有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氣之清者聰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兒虐，明者恣慾以傷命。性者虚通之至真，術者變化之玄之根也。是故修行之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爲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炁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炁者陰陽之和炁，藥物之靈爽也。人雖得一，事未畢，要資符藥，道乃詫。此吾之祕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子曰：身者得道之器也，炁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得可聞乎。元君曰：稟骨肉之質，猶陶家坯也，坯未冶則敗速，身未鍊則命促，理固然也，縱使德冠羣有，神疏大玄，而身猶恐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惟藥能鍊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子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奥，深不可識，非有非無，非聲非色，視之不見，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無極，近在諸有，莫知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元君曰：至道亦有術以致之，術有三品，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將信將疑，下士聞道，大笑不信，不笑不足以爲道。上士聞道，即能洞虚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混迹塵寰，欲長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祕寶，非聖不

性逸，形固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炁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存。得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栽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長生者，神靈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祐之乎，將藥之力耶。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不履罪過，神明佑之，作丹必成，成丹入口，壽無已矣。天地明察，道歸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爲虛誕，從朝至暮，但求作死之事，豈能長生之乎。悠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神丹道成，不特長生而已，可作世寶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爲。人有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不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倏忽有紫雲而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仙人涓子侍之。元君復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水火汞液金丹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子。或云其經今已不得其傳，世所録者皆無師授，僞誤相半。仙經云：盜道無師，有翅不能飛也。其文曰：爲玄白，生金公，太陽流珠入華池，斤内五兩文萎蕤，赤鹽白雪成雌雄。五符九丹，得之飛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五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轉還丹，二曰雌雄九轉還丹，三曰黄華九轉還丹，四曰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轉還丹，九曰九鼎極耀丹，須有仙骨在身，仙名在天。金液入口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升天爲仙官矣。凡欲服之，須長齋斷谷一年，乃得升天。自非玄中之籙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九丹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畢矣。此吾祕寶也，凡千二百訣。吾與往劫塵沙天地之先，受之於元始天尊，奏而行之，得居無上元君之位。吾昔已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爾，爾其勉之。老君受記，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道廣之可長生。此之道成立得仙，吾亦學之非自然。又曰：上士服之升爲仙官，中士服之棲集崑崙，下士服之在世長年。汝但勤之，吾不虛言。老子再拜叩頭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切聞求仙不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其要。元君曰：大哉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爲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爲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二年、一年、半年、百日，或六十日，不可定限，服之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

妙，祕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行，貽諸玄籙玉名耳。自非宿命骨相合仙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烏得違天科而妄宣乎。吾道盡此，將去矣，當遣太和元君語汝。言訖，即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來迎，白日昇天。今《太清神丹經》，其法乃出於無上元君，其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道，斟酌寒暑，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迎隸焉。人之生死咸由之，猶言服丹之所也。老君乃遠遊山澤，求鍊神仙。行經勞山，果遇太乙元君乘五色斑麟，侍官數十人，老君從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者，在乎還丹金液耳。遂具授祕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太乙元君，因謝神丹之方。元君曰：君是羣仙之尊，萬道之主，玄靈祕術本玄分也，何謝之有。應運期更百餘年，可詣金闕受事。老君曰：凡民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藥令皆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賢及孝順篤信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有宜生，惡有當除，不足給藥令皆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

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鍊，欲垂法以勸來世，故服佩符章、合神丹，今亳州太虛宮有鍊丹井存焉。習真炁，今宮有虛無殿，乃服炁之所。及修綱步等法，然後乘空凌虛，自然天丁神王侍衛，嘯命主致，徵召萬靈，攝制魔鬼，決斷生死，身出水火，變化萬端。或分身混跡，出有入無，神通自在。一日乘白鹿履庭檜之杪而升天。今有升天鹿檜迹在亳州太清宮。

聖紀讚曰：

老君體寂大無，德資妙有，成道億劫，造化萬天，自然而然，不由積學。降九皇而設教，委歷帝以爲師。獨立紫清，誰與爲先。今乃親聖母而寄學，從元君而訪道，欲顯真道之玄，非學不成，神仙高奇，修之可獲。俾夫尊師貴德，存牝守柔，表上聖之靈規，垂將來之妙範，所以隨機示教，獎善懲迷。文始、抱朴既述之於前，今更讚之於其後。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中

初，老君欲垂世立教，故示有修證之訣，師資傳授之格，乃以上皇元年正月二日出遊西河，歷觀八方。時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九色玄龍、三素飛雲，導從羣仙各執華幡，獅子白鶴嘯歌嗈嗈，浮空而來，同會西河之上。老君稽首請曰：昔蒙訓授天書玉字二十四圖，雖得其文，未見其像，妙理難詳。今遇慈尊，願垂成就。於是天尊口吐洞玄內觀玉符以授老君，老君稽首奉承教旨，具依天儀，長齋服符，三部八景神身中並見，金書玉字二十四圖空中自明，洞徹無窮，羅絡自然。即命主圖上仙依而畫之，金書紫字，丹簡玉章，於此成立。自南極上元九光大真王夫人、東西二華、南北真公、五嶽神仙、清虛真人所授真文，並出於老子焉。其圖分爲上中下三品。上品：

廬山清虛菴道士臣謝守灝編

圖》，三、《通靈訣精八史圖》，四、《六甲通靈圖王九宮紫房圖》，六、《元始太清圖》，七、《真道混成圖》，八、《西昇寶籙圖》。中品：一、《神仙微化圖》，二、《攝虛九靈圖》，三、《九變天圖》，四、《常存圖五守一養身圖》，六、《守神合景圖》，七、《寂嘿養真守志圖》，八、《芝英玉女圖》。下品：一、《六陰玉女圖》，二、《九九道仙圖》，三、《導引圖》，四、《洞真洪保圖》，五、《變化隱惻圖》，六、《採芝開山圖》，七、《明鏡圖》，八、《無極太一圖》。並同玄元始之炁化生也。

老君嘗爲玉晨大道君，典領《神仙虎符圖》、《智惠素經》，凡《上清大洞真經》召靈滅魔神符寶章，莫不掌録焉。此經皆結飛玄自然之炁以成，其道高妙，衆經之尊，總統萬真，匡御羣仙，祕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鑄金爲簡以撰靈文，尅玉丹書以明其篇。或藏太微靈都瓊宮玉房之内，咸衛以巨獸，扞以素龍，神虎七千，備于玉闕，金晨玉童、素靈玉女各三千人侍衛靈文，衆真宴禮，萬聖朝軒。太上道君謂老君曰：太上真，自無其人，累劫之周，擇授上仙，不知道源，徒勞存不傳。後學求仙，夫欲尋本，當歸其根，思，損瘦形神。上皇文字，擇人失根求生，萬不得全。上皇文字，擇人而傳，其法宜祕，深不可言，當依明科告會，後聖君來下，當出以付四轉，使教上真之才。凡欲求仙，當尋其文，得其本元，道無不成。苟不知道所出與寶訣所生，謂之投暗，而學無有祖宗，不爲降道，亦不行也。老君曰：夫三洞寶經皆三清之上道也，吾昔受之於元始天尊，于今七億萬劫。天地成敗，萬品生滅，唯吾獨尊，今猶修之於景雲之上，嘗以玉清玄簡出付真公於無量壽天，又付方諸青童太君。依九天品格，萬劫一出，自開皇以來，傳付後學諸，延萬帝於曲宇，讚寶訣於妙章，撰獨立以齋真，嚴四極以推運，普統九天九地、五嶽名山，億兆萬真莫不咸隸，生死圖籍細無不關。末學之子欲授經及修行者，皆宜先奉金闕於青宮，投玉劄於上清，典録玉司常陰察人精麤，有勤苦乃得玄授焉。老君又傳太虛真人南嶽赤君，使授學道宿有金名玉字仙閣剋名當爲真人者。又傳天真皇人、太真王等。或封於西玄山王屋山中，或刻於蓬萊府北室金柱玉壁上。又以五色玉爲簡，各封五嶽石笥中，須壬辰

經》、玄母八間十二上願佩神虎金虎符、豁落七元流金鈐、銷魔隱祝威制萬靈飛步五星存注七元思真行道，上求天仙，合服神丹飛騰靈丸，當修上元之法九日九夜，清齋念神，未至一日五香沐浴，宿結齋心，上至九人，下至三人，主客同到，每事精勤。欲修中元齋值六日六夜，以贖己身積滯之愆，解過於天真，謝罪於三元，宿愆既散，高上降真，書名玄閣，剋成上仙。學而無法，徒勞損功，無感於自然。欲修下元之法三日三夜，解拔七祖，令死魄更生，出離三塗，上升南宮，釋結解滯，斷滅惡根，七祖既度，身自成仙。其法高妙，非真勿傳。齋值畢，然後修奉行上道，常當沐浴清齋，盛潔法服，并嗽蕩口腹，令内外清虚，口無餘味，腹無餘臃，眼無餘穢，體無餘塵，淡泊靜嘿，唯道是身，然後修行焉。夫學上道，不奉三百大戒，而請經行呪、佩符思神、合丹服藥、隱處山林求升仙之舉，恐未可希也。若能戒全於内，和光於外，乃庶幾名標之崖矣。非修道難，奉道難耳，子能全之，餘及十方，太上將保爾登仙矣。戒全而請寶經，佩大符而行事，若復下仙，則天下無有不死之道矣。我每慨世求真人難得耳。夫有經而無舟楫，猶有口而無舌，何緣度兆身耶。夫道要在明科，積善内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弗能爾者，皆爲徒勞於風塵，無益生命修短也。

老君復授青童道君《靈書紫文》修行二十四事，其略曰：採服飛根吞日炁之法，有無服開明符，常思見日初出時，叩齒陽呪曰：日魂之名，日中五帝之字，存見五色流霞，來接一身。呪曰：如法，當覺體生玉澤，面有流光。次採呼其名，并存服色，次第分明。又命門服陰華吞月之法，先服太玄陰生符，常思見月初出時，叩齒陰呪曰：月魄之名，月中五夫人之字，存見月中五色流精，來接一身。呪曰：嘘嘘如法，當覺體生三光，目有飛精。次採三魂棄身遊遨，飆逝本室，或爲他魂所見留制，或爲魅物所得收録。當拘而留之，使無遊逸。其法常存心中赤氣轉大以覆身，變而爲火，洞徹内外。叩齒如法，則三魂拘留矣。次制七魄，以七魄流落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尸相鬥，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魄之疾也。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鼻端有白炁漸大，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存呪如法，則七魄制鍊矣。又人身中有三元宮，上元丹田泥丸宮，其神赤子字元先，一名帝卿。中元丹田絳宮，其神真人字子丹，一名光堅。下元丹田命門宮，其神嬰兒字元陽，一名玄谷。此三一之神，上宮服紫衣，中宮赤衣，下宮黄衣，皆如嬰兒之狀。欲拘魂魄，當先呼其名，并存服色，次第分明。又命門宮中有大君，名桃康，字合延，衣朱衣，冠芙蓉冠，三魂侍側。暮卧常存大君，呪守如法一十八年，大君能左激三田，右御三炁，呼陽六甲，召陰六丁，當來侍人也。又行鬱儀結璘奔晨之道，服靈飛六甲陰陽符，佩神虎金虎消魔豁落流金之章，請《大洞真經》三部八景二十四神，服琅玕華丹挹黄水月華徊

水玉精環剛之果，即頭生七色之炁，分形萬變，千乘萬騎，白日昇天。皆學道修仙要文，乃太微天帝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正傳之訣，以紫玉爲簡，青金爲文，龜母執筆，真童拂筵，天妃侍香，玉童編名曰《靈書紫文》，以付上相青童大君，使下授玄宮玉名爲真人者。於是青童大君清齋千日，稽伏膝行，捧首北面，依科明授以還方諸青宮。其後傳西城王君，使下教骨相之子焉。

老君以商紂荒虐，生靈塗炭，哀憫斯民，將下而拯救之，乃以紂之二十一年丁卯歲正月，上謁太上玉晨大道君，曰：商辛淫亂，水運將窮，西伯應昌，可往佐之。老君受事訖，即以是月十有二日丙午，分炁化身，乘飛飆之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降岐山之陽，號燮邑子，西伯周文王也召爲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至武王時，號育成子，遷爲柱下史，作《廣化經》，乃在成王時，號經成子，說《虛隱。在康王時，號郭叔子，復爲柱下史，潛龍卑秩以綏周道。至昭王時，老君慮周室將衰，乃以八天隱文授王，令保鎮國祚。昭王自謂居自然之運，稍怠於守成，將縱心於巡幸，不崇天文。老君知王之不令終也，乃收天文，因而致仕，歸居故里。老君居周雖久，常以自隱無名爲務，外和光同塵，內實清虛，不令名位之顯也。後漢邊韶製碑銘云：於惟玄德，抱虛守清，樂居下位，勢禄弗營。爲繩爲直能直是正，屈則可縈，守一不失，爲天下真。處厚不薄，居室舍榮，稽式爲重，金玉是輕，絶嗜去欲，還歸於嬰。浩然歷載，莫知其情，要以無爲，大化周成，進退無常，乃綜其貞。以知爲愚，冲而不盈，大人之度，非人所聆，九等之序，何足累名。

論曰：考經史所載老君生時及仕周之年月或有不同者，蓋由始皇滅先世典籍，漢初編緝頗綱，或問古老以爲記，或因缺史以爲録，存其略者缺其詳，載其末者虧於本。厥後史籍重興，道經間出，或得之者多隱而不傳，致令晚學失其宗旨。今按《老君本記》及《樓觀生，以帝辛丁卯歲正月十二日，爰自金闕降於岐山之陽，爲之五師。又云：西伯時爲守藏史，武、成康時爲柱下史。其言信矣。或云周時復寄神李母者，蓋謂降生於蜀青羊肆李大官之家時也。若止生於周，則安得於文王守藏史乎。劉向《列仙傳》云：生于商時。然向謂初於柱下史，後爲守藏史，而皇甫、嵇康等遂亦遵向之言，因以柱下爲先，唯隋薛道衡撰《老君祠庭碑》云：當文王、武王之時，爲藏史、柱史之職。斯言可當之矣。無極元年，太上道君復命老君開化西域，即昭王之二十三年癸丑歲也。老君五月晦日壬午駕青牛之車，薄版爲隆穹，徐甲爲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北郭先生從焉。將西度函關，尹喜志慕道術，喜字公文，康王朝爲大夫，後召入爲東宮賓友。少好三墳八索之書，善天文緯候，乃結草爲樓，仰觀乾象，精思志道，號爲樓觀。今

終南山盩厔縣神龍鄉間仙里中有草樓闕壇祠宇，即其故室也。周穆王再加修飾，召幽逸之人爲道士。自爾相承，至今不絶焉。喜於是時見東方有紫炁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爲函谷關令，關在陝州桃林縣十二里，故墟存焉。王從之。按《樓觀先師傳》及《樓觀記》並云：周康王聞喜有神仙度世之志，乃拜爲大夫。至昭王時，喜遇老君得道，遂侍雲輿西邁。其後穆王欽尚遺塵，乃爲建祠修觀。故其碑文曰：樓觀者，周康王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以其爲樓，故因以爲號。又曰：周穆西巡，秦政東獵，並枉駕回輪，親崇教道。始皇建廟于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板，于今尚存。秦漢廟户，相繼不絶。貞觀二年，改爲宗聖觀。由是觀之，乃驗老君度關在昭王時也。或云東周時者，蓋後世人但見孔子時老子猶在，故爲此言，不知老子化胡之後，復還中夏幽隱，孔子乃得師之也。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炁狀如龍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時周都鎬京，在函關之西。乃先敕關令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即預期齋戒，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人入境。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乃入白，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大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後穆王欽尚遺塵，乃爲建祠修觀。故其碑文曰：樓觀者，周康王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以其爲樓，故因以爲號。又曰：周穆西巡，秦政東獵，並枉駕回輪，親崇教道。始皇建廟于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板，于今尚存。秦漢廟户，相繼不絶。貞觀二年，改爲宗聖觀。由是觀之，乃驗老君度關在昭王時也。或云東周時者，蓋後世人但見孔子時老子猶在，故爲此言，不知老子化胡之後，復還中夏幽隱，孔子乃得師之也。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炁狀如龍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喜即預期齋戒，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人入境。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乃入白，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大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久承大聖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稽首曰：大人豈復取薪，久承大聖當去官遠適，驅來索錢。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今汝御車當以黄金計直償汝。甲如約。及至關，令飤青牛于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輒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廢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官卑家貧，無所役使，故以太玄生符與汝，汝所得至今日。汝奚不念此，而訟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憫甲違約致

死，乃爲甲叩頭請命，願赦其罪，賜以更生，乞爲出錢償之。老君重喜慈捨，曰：善。乃復以大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老君曰：吾不負汝，汝負本約，道自去汝，故死耳。今償汝錢。喜即以錢給甲而禮遣之。甲請留，不許，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恩曲赦罪戾，令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老君竟弗許。老君爲喜留關下有一百餘日，喜齋戒叩頭，再拜跪請曰：塵凡孺子，幸遇聖人，投身委命，願聞大道。老君曰：微哉子之問也。大道守真，三品爲則，以一爲度，以正爲德。喜曰：道品有三，要得升仙，其可得乎。老君曰：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慾入奥室，鍊金食氣爲第一，子能知之守勿失。喜踴躍，稽首曰：願聞其旨。老君曰：紅鉛黑汞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髓，解取赤黑藥無比，用赤入黑保長生，用黑入赤因神明而俱升。喜復稽首曰：願聞其文，諦思之，勿須論。又歌曰：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還甚著明。前三五兮後三五，五六三十復還生。復還生兮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互推遷，萬象友銖都在此。水銀未究，願賜指示。老君曰：一者是鉛一味番爲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於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又歌曰：金液還丹仙花流，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黄之物成須臾，當時雌雄紛亂珠，可以騰變到行厨，靈童玉女我與俱，出入無間天地符，其精凝霜無沉浮，汝其震敬必來遊。金液之訣，皆盡於此矣。丹成作金以爲食器，亦得長生。先試作金成，乃可服，故曰金可作世可度也。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八鍊九詩還丹伏次訣焉。老君復謂曰：審欲求仙，先當服金液還丹。汝不服丹，盧自苦耳，爲温寒風濕鬼氣所聽繁，司命不能救也，可不勉哉。努力作丹，早自防禦，勿示愚人，令訕毀神道，益子之過。嗟乎，行尸雖富有萬物，貴於王侯，不滿百年成土一匱，甚可哀也。合作神丹，勞苦須臾，一成便仙，與天相畢，恣心所欲，樂何央乎。喜曰：鍊金、食炁，道有二乎。老君曰：天地之精華，陰陽之根本，二

炁之謂也。陽龍陰虎，本液金精，二炁交會鍊而成者，謂之外丹。舍和鍊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宮，採於五石，以哺百神，此内丹也。修道之士，得内丹可以延年，得外丹可以升天。三一九思者，内修之要也。九丹金液者，外鍊之極也。合而修之，道成決矣。食炁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知之甚易，行之甚難。夫形動德散，炁越道叛，精消魂損，自動魄亂，是以聖人静形固炁，畜精救視，則道德虚凝，魂魄固守，形一神萬，道乃成就。常以半夜之後，偃卧握固，鼻納三一，入室九清炁，口徐吐之。復守三一之道，神思，神定炁安，仙道近矣。因授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畢。喜曰：三一之旨，願賜指示。老君曰：三一之道，神仙所重，世莫得聞，子其祕之。兩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泥丸，上丹田宫也。中有赤子字元先，名帝卿。心中爲絳宮，中丹田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光堅。臍却入三寸爲命門，下丹田宫也。中有嬰兒字元陽，名玄谷。皆長三寸，同服赤幘赤衣赤履，此三一也。一云上紫、中赤、下黄，皆嬰兒狀。下一座金床玉几，常以金爐玉匕攪華池以哺上一、中一。當晝夜常存之。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炁變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真人然後爲赤子，此真一也。又曰：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終，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静處，精思齋室。常以虚爲身，以丹書萬人，不如守一。常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神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虫魚鳥獸，而虫魚鳥獸自歸之。人能虚無爲無，非欲爲道，道自歸之矣。余見《西升經》。乃授喜《自然經》、《黄庭經》及入室存思之要。喜稽首再拜，敬佩玄旨。論曰：聖言至簡，玄理不繁。如上所述，乃問今累日懇請，老君隨機酬答之言，纂集其要，以示來世，非一朝一夕談也。喜於是辭疾去官，十二月一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今樓觀即其故宅也。望雲炁草樓及老君所乘車，歷代寶之，至今猶存焉。老君將欲西適，卜叩頭請侍行，老君語喜曰：吾遊乎天地之表，戲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于欲隨吾，不可得也。喜曰：入火入淵，入地上天，灰身復命，願隨大聖。老君曰：得道之士目能淵視，耳能洞聽，變化不測，坐在立甚，尚未可隨吾遠適，子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學日淺，未能通神變化，豈可隨吾耶。喜再拜曰：通神變化可得聞乎。老君曰：有生之炁，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化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語變化之道。子能精

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子行化諸國耳。越二十有八日，喜復焚香再拜，請曰：喜幸聞至道，欣慶難言，願賜著書，闡揚道旨，以貽後世。老君曰：善。汝應爲衆真之長，當於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即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曰：吾此文未嘗輕以授人，凡經千二百載方一傳爾，子其勉之。喜拜授欣躍，持誦奉行。道成已，遂傳後學。唐陸希聲《道德經傳叙》云：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之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所不能易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爲教之謂也。文之爲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爲教之謂也。質之爲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惟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問述老氏之用，失於大過，故務欲絶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固謂老氏之旨，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搥提仁義，絶滅禮學，病其道德則曰獨任清虚，不可以爲治。於戲，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時，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説仁義，下陳禮學之失，刑政之煩，言其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爲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詆老子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詆，而道可貶乎哉。且仲尼親見老氏，嘆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誠無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正，致柔守静而統之以大，此以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天子合其權也。此三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爲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天人，蓋同以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術未足克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無迹。故道不行也，或危身歷聘，以天下爲其憂，或藏名肥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迹無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爲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詆老子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詆，而道可貶乎哉。且仲尼親見老氏，嘆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誠無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

探其意，是以異端之説紛然，蓋迷之者不窮其源，故作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旨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羣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理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爲治少得其道，唯漢文耳。其他反傳詭説，皆不足取。尹文操論曰：班固謂清虚之道養性延年，不及於物，殊不知清虚者法制之本，無爲者萬事之根，道覆天下而不爲主，德施萬物而不爲厚，乃聖賢所貴，家國所願，豈止養性延年而已哉。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修其鄉其德乃長，以敢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則此萬古不刊之道也。他日，喜謂曰：憃愚不知所問，願請益。老子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形，結炁成神，終始無窮者，莫先乎静。故天静以爲正，地静以爲定，神静以爲變，人静以爲生。將正之時，反聽内觀，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教，神景爲之降，福德爲之臻，和炁爲之應矣。子欲静神，先沐浴齋戒或二十五日，然後精練己身，魂魄和平，乃可入室。之後或丹蛇來着子心，或王母來降，或道身應見，此皆身中之神試子耳，但勿驚怖，有問無對，有所傷犯亦勿爲懼，但安心定意，其物自去。經二十五日、四十五日、六十日、八十日、一百五日、一百二十五日、一百五十日，並有神來，皆是試子，但定心勿對，不能爲害。若生怖懼，爲試不過，則失道矣，戒之謹之。百八十日後，室内自明，安危存亡之事無不預知，身中及十方。論曰：關尹宅倚山阜上，先立臺館以瞻星候炁，老子於中升虚後，人遂呼爲老子陵。《尔雅》云大阜曰陵，非謂墳陵也。又訛而爲塚，良可嘆也。喜乃於樓觀千日清齋，屏絶人事，研味真經，餌丹服氣。精思三年，心凝形釋，無有飢渴，不畏寒暑，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老君令毋斷絶。喜再拜稽首，禮謝叩頭而退。

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喜宅南山阜上昇天，喜悲戀請留，老子未適西而復天者，姑俟尹喜道成同去化胡也。老君重告喜曰：吾將俟子於蜀，汝能除垢止念，守一千日，清齋修習吾經，合服神丹，鍊形入妙，則可尋吾青羊之肆矣。言訖，忽聳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色，身現金光，洞徹十方。神王、力士、青龍、白虎、麒麟、獅子列於左右前後，九天高仙、五帝直符、正一使者持節來迎，冉冉昇天太微勾陳（天皇大帝耀魄寶是。）星宮。良久乃没。喜目斷雲霄，涕泣追慕。其日江河泛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徧及十方。論曰：關尹宅倚山阜上，先立臺館以瞻星候炁，老子於中升虚後，人遂呼爲老子陵，非謂墳陵也。喜乃於樓觀千日清齋，屏絶人事，研味真經，餌丹服氣。精思三年，心凝形釋，無有飢渴，不畏寒暑，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老君令毋斷絶。喜再拜稽首，禮謝叩頭而退。

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喜宅南山阜上昇天，喜悲戀請留，老子未適西而復天者，姑俟尹喜道成同去化胡也。

忽一日，失羊所在，兒啼不止。太官乃令守羊童子處處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諸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是耶。因問此童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翫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却尋得，將欲還家。喜即囑曰：煩爲我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其家庭宇自然寬平，湧出千葉蓮花之座，老君忽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耀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于蓮花之上。舉家見之，皆驚怪，老君曰：吾太微是宅，真一爲身，大和降精，耀魄爲人，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尹喜甫歔欷，悲啼踴躍，喜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處安否。老君從容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祕奧，粗得其妙，恩濟祖先，感受無極之慶。老君曰：喜，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未久，深染恩愛，初授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炁三年功畢，已造其妙，心結紫絡，面有圓光，金名表於玄圖，王札係於紫房，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飛升天。老君曰：此亦汝之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曰：此亦汝之玄分，非吾功也。於是舉手彈指，即有四天王、三界衆仙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勑五老上帝、四極監真授喜文始先生號，受任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青羽裙、丹襴緑袖、霓裳交帶、羅文黄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五千人，位居四天之上，統領八方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爲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高崇，禮文優渥，顧何得以祇承，敢辭。老君曰：子慕道積久，隱德升聞，修鍊勤勞，玄功已遂，分合得此，非吾有私於子也，子其勉之。喜辭不獲，乃再拜而授。自此方得乘雲駕龍，飛騰虚空，參侍龍駕，遊行八方。

老子復爲太官聖母説《元陽經》，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飛升天。

老子以太官家世積功德，升聞上天，緣合升舉。故托生其家。今成都有青羊宫及降生臺、元陽臺之址存焉。唐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樂朋龜奉勑撰宫記，其略曰：道渺邈以難窮，體希夷而莫窺，在無象無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二神贔屭以俱來，鑿開造化。三炁氤氲而互進，朴散胚暉。玄黄流而未凝，清濁分而不結，道爲萬炁之祖，德爲百物之宗，以二儀兩曜爲子孫，以四象五行爲枝葉。又云：移世界以納壺中，吞維摩方丈之室。縮地形而藏術内，奄息達王舍之城。桃源蓬島，從古有而今存。槐市杏壇，見朝榮而暮落。身駕德車，輪轉於混茫之内。手持壽柄，指揮於開闢之前。寂爾無爲，澹然自得。化其不化，則萬化生其不生，則羣生而盡遂。幽原既開，九炁陶蒸而未已。玄化大

闡，六虛流轉而勿休。設不二之教門，稽正一之宗本。前逍遥於青運，青運既到。後出没於赤明，赤明復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彩結成於金骨，七色金蓮而隨步，千年白鹿以呈祥。七百弟子指扶桑於故林，九五帝君開日宫於舊館。詳其元始，稽彼厥初，俯窺溟涬之前，下視渾淪之後，應變無方，隨機設教，作萬古之楷模，應三界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青羊肆者，我聖祖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室之爲百王之軌範。故大道者三界之冠冕，上德者百王之宗元。青羊肆者，我聖祖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自殷道否閉，周德陵夷，歷藏室之同塵，棄柱史而隱迹，東離魏闕，西度函關，徐甲執御，從先帝以聿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别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於八百年齡，永依黄老。潜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爲百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又云：將離蜀土，欲化胡風，遠適流沙，長移獷俗及身毒、罽賓之國，教煩陀、阿柱之王，八十種之獯戎皆歸清化，二千國之獷悍永革昏風。銘曰：

洪源肇開，浩劫無際，恍惚大道，希夷象帝。太初既隱，太始來繼，玄黄在殼，清濁未蜕，天地之前，億千萬歲。設教隨機，應變無滯，三皇益名，五帝增睿，率土皆泰，羣生咸濟。樓觀發軔，函關掛轡，罽賓闡化，身毒布惠，無狀之狀，無聲之聲，去莫可送，來莫可迎，强字之字，强名之名，煥赫六極，牢籠八紘，萬國同約，百谷咸傾，莫得而盈。淺而行者，長居利貞。深而行者，永致太平。又曰：鑿開造化，刳剔胚渾，把捉日月，包裹乾坤，萬象俱盡，惟道獨存，三教争長，唯道高尊。

唐中和四年九月，勅西川節度使立碑青羊宫，今見存。老君謂尹喜曰：子昔願從吾遠遊，今道已成，可以遊觀八紘之外也。乃吐八方隱文授之。喜奉受訖，即致八景雲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皇天丹節，蔭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駿控飆輪，獅子啓塗，鳳凰翼軒，策空東遊，真人與四天王從焉。天樂並作，悲笳駭空，至日窟、常暘之山，掇扶之丹椹，散若木之朱華，觀碧海，挹東井，過鬱池宫。暘谷神王、東海青童衆仙陳丹椹朱實，金津碧醴。次登祖山，觀芝田，採養神草，息蓬萊宫。復南遊鳳山，登青丘，過紫府，太元真人、紫府先生奉九光甘液、白文玉英、青林白子。此山一名蕭丘，出九光之英、火浣之布。次登長離山，越赤精津，入大丹宫，南極夫人、諸仙侍女設瓊花玉酒、赤靈火棗。至絳山，觀流火之鄉，息朱陵之闕，大和玉真華蓋上翁列炎岡朱髓、飛丹紫桃、雲浪之液而奉焉。乃西遊龜臺，入七寶園，觀飛紫文。過流精闕，九靈金母、太素元君進玉文之棗，其實如瓶，命侍女陳返魂靈香、玄光碧桃、金紫交梨。遊騖林，七靈丈人諸仙設雲漿玉英、震金玄膏。汎弱水，登鳳山，入龍穴，挹玉池，息昆吾山，白帝天君、五通諸仙採七明石芝、流精玉膏、

紫樂朱英、金光丹醴進焉。後北遊崆峒山，過洞陰宮，北極真公、四華諸仙獻十結神草、玄雲李、空洞瓜。其瓜劫一熟。登玄丘，觀朔陰八練池，息廣寒墟，太玄仙伯設絳樹丹寶、三玄紫柰。至鍾山，過集雲宮，北極太極真人、五通真仙奉玄玉芝、夜光洞草、雲膏玉液進焉。復登中嶽崑崙山，遊玄圃瑤臺，入閬風，非人間，非西蜀之崑崙之五嶽，乃三山海島神仙。觀七寶瓊林，聆九苞鳴鳳，盼日月星辰下照，照見四天下如指掌，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天地神仙之下遊處也。一面有二百四十門，有瓊林紫柰、萬歲靈桃，碧葉隆音如琴瑟相和，皆應律吕，太玄九宮仙人居焉。皆自然天厨，出入在意，天伎雅絶，樂難可勝，實宇内之清都，神真之盛觀也。尹真人初授童真之任，隨侍老君遊此宛利天下五嶽名山、洞天宮館及四海江河洞泉水府諸宮，上真下治之所，其經行處，皆預有仙官出境侍衛，送迎老君。所到皆入室堂大殿，當陽正坐。其主者或稱聖帝，或號真王，或君或侯，或公或相，皆俯伏稽首，側耳聽命。神仙玉女、地下主司、山水百靈，莫不雨集。衆真聖帝有所咨啓，多論二儀三景、陰陽氣候、劫運賒促、帝三命録長短、安危興廢、兆人禍福并學道進仙階級黜陟之事，調和氣序、抑消陽九百六灾會之法。或請問道德宗原、希夷之旨，老君如所咨請，事事酬答，各隨諸天之音，言辭隱奥，世莫可傳，不可測識。爲王母説《請浄經》亦此時。老君謂喜曰：吾將與汝上朝太上，遊歷帝鄉。於是靈音八會，雲騎四合，冉冉升空。遂遍遊九天，諸天帝皆乘輿建節，從官及玉童、玉女各數萬計來迎。老子入其宮宇，設瓊英王實、月液雲漿、碧醴流薰、蘭羞八徹、靈芝仙果，光華映席，天樂繁會，靈唱妙絶。諸天帝仙真皆頂有圓光，各禮拜請問自然無上玄妙至真帝一之道。已而上元大有真公、中元太極仙翁、下元太清仙伯仙卿仙官，乘碧霞黄素雲輿，駕蒼虬麒麟獅子，張映交暉流霞鸞鳳飛鶴之蓋，仗日精命真之旆、命仙之旗，侍從神仙靈官共十有五萬，上元七萬，中元五萬，下元三萬，所乘駕及蓋、旆之節之類。亦諸天諸仙稽首拜迎老君上昇上清日闕丹城藥珠宮。老君乃命喜朝高聖玉宸太上大道君，於是賜喜環剛丹果、隱伏龍芝、珠瑛玉醴共一十二事。乃從老君下降于天水靈山，遂之西域。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下

（盧國龍點校）

005 太上老君金書内序

經名：太上老君金書内序。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

老君爲道之宗，體於自然，在乎三清之前，象帝之先，爲玉皇帝，居玉清金闕。下界幽冥之中生空洞，空洞之中生太無，太無變化生玄元始三炁。三炁變化，經無數億劫，化生玉容神姿玄妙玉女元君。時三炁混沌，未有所分，元君上昇太清金闕，老君遂游乎太易之先，居乎太極之端，分判兩儀，遂生三才。三才既備，化生萬有。老君乃應號治世，無名君治、高上虚皇治、太上治、上三皇師、中三皇師、下三皇師、五帝師。從開闢至虞舜間，世爲師不絶，經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餘年。老君命宛委山之神玄夷使者，授禹玉書，禹發金簡銀編得治水之術，老君上昇玉清金闕。治水後，其文藏于林屋洞。舜後道德下衰，下界一千年運會，聖人合出。是時老君出爲世師，示其誕育，遂託於元君玉身瓊府。元君在太清金闕晝寢，夢日精大如流星，飛入口中，嚥覺有娠，下界八十一年。殷武丁三年庚辰二月十五日，元君與玉童、玉女各三十六人降於有亳之地，以有自然結煙雲之宮，千門萬户，復有天丁力士侍衛。是時，元君從左腋降誕老君。是時，九龍薦水以沐聖躬，天人葬之爲陵，因號聖母昇天陵。老君於亳亦以修行，有練丹井。帝辛昏虐，上帝思有麟迹。老君於金闕正座，上帝朝拜曰：帝辛昏虐，蒼生無主，惟西伯姬昌有道，伏願太上以慈衛之。老君允上帝之請，降於岐山之陽，爲隱士，西伯姬徵爲守藏室史。授帝王之道，與吕尚、周武王克商。元年舉爲柱下史。昭王二十有五年癸丑，過函谷關，將適西戎。初，康王大夫尹喜善星曆，退爲關令，結草爲樓，瞻星候炁。忽見東方有紫炁，狀如龍蛇而西度，喜勑關吏曰：聖人將過，如有古人白，故號曰老子。降誕其時，諸神仙虚皇君，八曰太上，九曰老君，十曰帝師。言畢，稽首禮老君而辭。其諸天神仙駕天仗，排雲蔽空，以迎聖母歸太清天。緣降誕老君之日，每至日焚香散花，聖母歸天時，在世間作天香空洞之音，學仙之士因而相受爲步虚之音，本即天聲也。履，天人葬之爲陵，因號聖母昇天陵。老君於亳亦以修行，有練丹井。帝辛昏虐，上帝思有麟迹。老君於金闕正座，上帝朝拜曰：帝辛昏虐，蒼生無主，惟西伯姬昌有道，伏願太上以慈衛之。老君允上帝之請，降於岐山之陽，爲隱士，西伯姬徵爲守藏室史。授帝王之道，與吕尚、周武王克商。元年舉爲柱下史。昭王二十有五年癸丑，過函谷關，將適西戎。初，康王大夫尹喜善星曆，退爲關令，結草爲樓，瞻星候炁。忽見東方有紫炁，狀如龍蛇而西度，喜勑關吏曰：聖人將過，如有古人白，故號曰老子。降誕其時，諸神仙虚皇君，六曰無名君，七曰高上皇君，八曰太上，九曰老君，十曰帝師。言畢，稽首禮老君而辭。其諸天神仙駕天仗，排雲蔽空，以迎聖母歸太清天。緣降誕老君之日，每至日焚香散花，聖母歸天時，在世間作天香空洞之音，學仙之士因而相受爲步虚之音，本即天聲也。履，天人葬之爲陵，因號聖母昇天陵。老君於亳亦以修行，有練丹井。帝辛昏虐，上帝思有麟迹。老君於金闕正座，上帝朝拜曰：帝辛昏虐，蒼生無主，惟西伯姬昌有道，伏願太上以慈衛之。老君允上帝之請，降於岐山之陽，爲隱士，西伯姬徵爲守藏室史。授帝王之道，與吕尚、周武王克商。元年舉爲柱下史。昭王二十有五年癸丑，過函谷關，將適西戎。初，康王大夫尹喜善星曆，退爲關令，結草爲樓，瞻星候炁。忽見東方有紫炁，狀如龍蛇而西度，喜勑關吏曰：聖人將過，如有古人白，故號曰老子。降誕其時，諸神仙虚

之咨。喜見，拜首稽首曰：臣先占紫炁之兆，今觀道君狀貌，豈非上古大神人者乎。吾能知吾，吾能知子。老君曰：子能知吾姓名。喜曰：敢問道君姓名。老君曰：吾姓名渺渺，從劫到劫，非可悉説。吾今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喜館之精誠，拜首稽首，敢請誨言。老君欲授道，使喜心至，忽飛行空中，爲丈八黄金之身。喜乃精異，拜首稽首曰：道君大聖大神，變化不測，臣血誕腥穢，幸會天顔，臣以惶以喜，敢請誨言。老君曰：汝敬聽我命，授汝《道德經》，克享昇天，爲仙師者師。喜齋心已久，沉迹浮世，實以宿慶，獲奉聖恩。再拜稽首受經，復曰：欽若玄旨，求惟進修，尅以終天，罔敢失墜。依盟齋誦，退官成真。後詣老君，命喜爲無上真人二十八天天主。初，老君示喜黄金身，後却復九天真形，與喜别，西適流沙八十一國。至于天竺，作浮圖之術，以化胡人，其國皆號老君爲有古先生。至四十四年壬申二月八日，釋氏踰城於我受道，其經每受一句，則身參太極，上帝遥禮。誦之萬遍，白日昇天。夫誦經當須清静之處，心神精一，存想元聖，九玄七祖皆得生天。其文祕在三清金闕及諸山仙洞，並金書玉簡，仙童仙女焚香侍衛，下界至大劫交運，天地歸盡，洞天之君收其文，送太清金闕。穆王五年甲申，老君復還中國，授王浮游仙駕空之術。宣王二十八年辛丑，三川震動，王問老君：是何祥也。老君曰：郊聞漢父歌曰：太白入昴國將衰。幽王年，岐山崩，老君授王《三天隱文》，王不崇天文，老君收文而去，王爲犬戎所殺。桓王三年甲子，東駕白鹿，與二十四仙人，鬼谷子爲駈，西登崑崙，重過函谷。時無上真人二十八天主知老君重過關，遂下天朝拜，隨駕至王母館而辭，老君令喜爲三十二天天主。襄王十有七年乙酉，老君還中國，王師之爲太史，更名澹然。敬王年，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其人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淫志，是皆無益子之身，吾是以告子若是。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可以爲繒。獸，吾知其能走，可以爲網。魚，吾知其能游，可以爲綸。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吾猶醯雞焉。孔子返魯，稱老子爲萬方聖人，不言而自信，不治而自化，可爲聖耶。孔子卒後一百一十九年，老君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年而離，離十年而霸王者出焉。時謂之周太史。老君從武丁時生，或出或隱，經九百年在世，然後登山上昇紫微。其山在盩厔縣界，因號老子昇天陵焉。玄師曰：余曾遍覽道記，求其指歸，然好仙士有妄爲撰集，爲勘其史册，多年代不同，究其玄跡則首尾汗漫，言空尚異，反喪其真。事既非輕，全並不録。余當外考典據，上符玉書，言其不刊之久，題曰《老子金書内序》，永貽真録，以革浮言矣。

太上老君金書内序（盧國龍點校）

006 玄元十子圖

經名：玄元十子圖。一卷。元趙孟頫作。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靈圖類。參校本：《正統道藏·玄品録》

玄元十子圖序

玄元十子，筆墨高古。長春路道通寓錢塘，集衆緣刻之。既成，以摹本至，稽首爲之贊。垂耽被素，熙然如春，瞠若十子親見。聖人鄭圃潦園，年徂人遠。瞻之在前，亦豈不見。月星明晰，上麗乎天。有此衆妙，方知又玄。趙子神遊而寓之筆，使張僧繇惘然若失。虚堂浄几，古鼎微煙。睟容咫尺，有聞其言。大德乙巳孟冬，嗣天師張與材書。

趙人路雲溪，以子昂集賢手圖十子刻本示江西姚雲曰：請賦之。嗟乎，仙與不可傳者俱往矣，此猶足存乎。生民望治久矣，庶幾往者之復來乎。乃於謳成，相以招之。古之至人，龍德天隱，霆車在淵，莫襲其軫，春行萬花，疇搏其影。示有十子，芳郁縑素，一水千月，千牖二宇。崖然侗然，言言亦寓。風御天縣，形形何故。集仙之人，覃思朱院，筆有幻力，截彼蓬苑，仙聖毒之，十子俱見。神遊精行，五嶽躅空。恍兮冥兮，墮阿堵中。路子三茅堂洒掃黄仲圭鎮仲稽首。

子肅然，如手貝璐。累金購工，刻玉葉楮，使千載人見此粲者，大道之行，三五之英，我武十亂，有聞無聲，可象可求，來燕治明。大德戊申上元日書。

玄元十子，猶宣聖十哲也。十哲從祀，今昔所崇十子於吾門中，則未之或究。蓋自修文輔教之科，鮮有習者，故十子之學晦而隱，否而塞。方今真風暢遠，玄俗還淳，孔老通家，道德同尚，集賢學士圖寫之，教主真人讚揚之，二妙並行，十子之學彰彰有光矣，南谷翁亦不負平生之志矣。噫，名山洞府，珠宫琳觀，無地無之，安得通玄究微之士，日講誦其間，使諸學徒皆有所矜式，而爲道德之歸，誠教門盛事。愚庶幾見之，毋徒觀言象而已。全真門人路雲溪嘗以《玄風慶會圖》、《七真傳》求着語，兹復有請，喜其衛道心切，勉爲之書。大德丙午立春日，正一弟子刻本示江西姚雲曰：請賦之。嗟乎，仙與不可傳者俱往矣，此猶足存乎。生民望治久矣，庶幾往者之復來乎。乃於謳成，相以招之。古之至人，龍德天隱，霆車在淵，莫襲其軫，春行萬花，疇搏其影。示有十子，芳郁縑素，一水千月，千牖二宇。崖然侗然，言言亦寓。風御天縣，形形何故。集仙之人，覃思朱院，筆有幻力，截彼蓬苑，仙聖毒之，十子俱見。神遊精行，五嶽躅空。恍兮冥兮，墮阿堵中。路子三茅堂洒掃黄仲圭鎮仲稽首。

子肅然，如手貝璐。累金購工，刻玉葉楮，使千載人見此粲者，大道之行，三五之英，我武十亂，有聞無聲，可象可求，來燕治明。大德戊申上元日書。

玄元十子，猶宣聖十哲也。十哲從祀，今昔所崇十子於吾門中，則未之或究。蓋自修文輔教之科，鮮有習者，故十子之學晦而隱，否而塞。方今真風暢遠，玄俗還淳，孔老通家，道德同尚，集賢學士圖寫之，教主真人讚揚之，二妙並行，十子之學彰彰有光矣，南谷翁亦不負平生之志矣。噫，名山洞府，珠宫琳觀，無地無之，安得通玄究微之士，日講誦其間，使諸學徒皆有所矜式，而爲道德之歸，誠教門盛事。愚庶幾見之，毋徒觀言象而已。全真門人路雲溪嘗以《玄風慶會圖》、《七真傳》求着語，兹復有請，喜其衛道心切，勉爲之書。大德丙午立春日，正一弟子三茅堂洒掃黄仲圭鎮仲稽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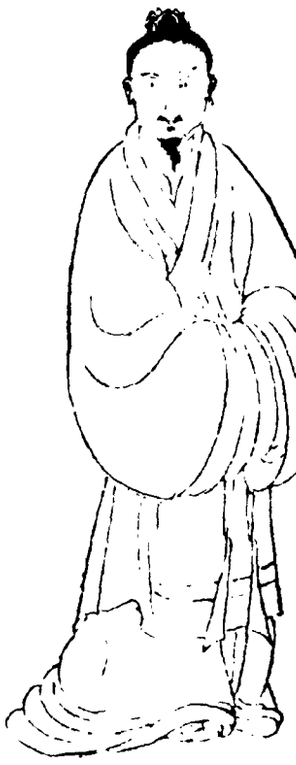
往年平潮之役，石翁獲從教主。後見南谷老師，袖玄元十子圖，傳以獻教主。不奪所好，書軸尾而歸之。後數年，長春路明真壽諸梓，於是四方學者，隱然得之。儀象之間，路爲余言。汴梁孫大方真人昨遊錢塘，摹本欲刻而未遂。此版將歸亳州太清，以垂永久。南谷之於宗陽也，規制壯麗，創玄元十子殿，實與此圖相表裏。盛哉，道之將行也歟。大德丁未六月甲子二十四，巖道士黄石翁稽首書其後。

關尹子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人者也。

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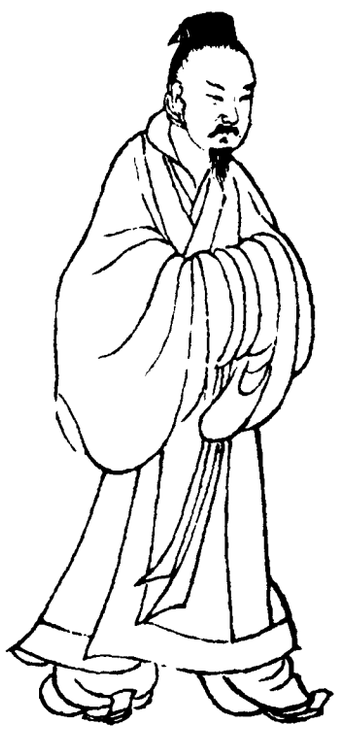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其紫雲關升元觀，即古乃故隱處也。其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庚桑子



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潔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遊吳，隱毗陵孟峰，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洞靈真人，書爲《洞靈真經》。

南榮子



南榮趎見老子，老子曰：何與人

偕來之衆也。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趎俛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



尹文子

初趎師庚桑子，子曰：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故趎見老子曰：願因楚而問之。

尹文者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爲道不累於俗，不飾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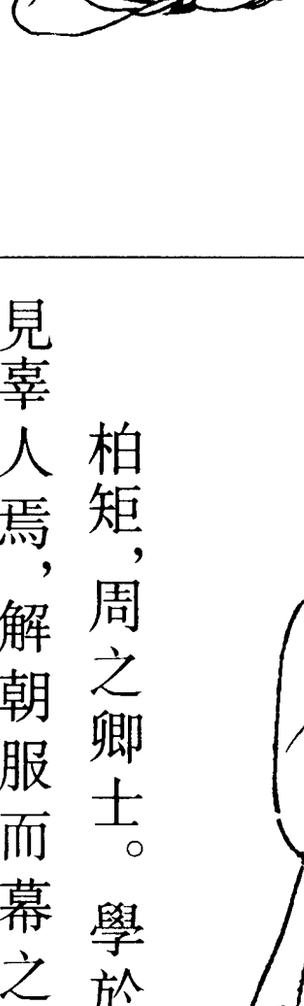
崔瞿子

崔瞿者，周之賢大夫也。問於老子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子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求竭矣。於是乎，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不亂。遠道而來，敢問修身。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困也。士成綺有得焉。



士成子

士成綺，周隱君子也。百舍重趼而見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願天下之安寧生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不忘天下者也。其書二篇，曰《尹文子》。



柏矩子

柏矩，周之卿士。學於老子，遊齊見辜人焉，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灾，子獨

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天下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柏矩之言，得於老子爲多。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有❶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

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爲《冲虛至德真經》。

莊子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南谷先生杜尊師，予自兒時識之，居昇元觀來十年。昇元，蓋文子舊隱，其地常有光怪，亦仙靈所栖勝處也。師屬予作老子及十子像，併采諸家之言為列傳。十一傳見之，所以明老子之道，如此將藏諸名山，以貽後人。予謂茲事不可以辭，乃神交千古，彷彿此卷，用成斯美。師名道堅，南谷其自號云，至元二十三年元日，吳興趙孟頫記。道無定體，聖無定名，惟無定，故變化無方，而有不可知也。洪惟先天道祖大聖老君，有始有形之老子，而不知無始無形之老子，又何知未始無始、未始无形之老子乎。嘗謂老子歷商周九百餘年，當時親見猶龍，如關尹子者，豈特十子而已哉，必有不可知者存。集賢學士趙子昂，本其有書、有言者，作玄聖十子像，將使學者瞻其像，誦其言，而求為聖人之徒。是誠

在我，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大德丙午元日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稽首恭書。

玄元十子圖

❶『有』字原作『爲』，據《玄品録》改。

（王書獻點校）

007 漢武帝内傳

經名：漢武帝内傳。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守山閣叢書》錢熙祚校勘本、《四庫全書》本。

孝武皇帝好長生之術，常祭名山大澤，以求神仙。元封元年甲子❶，祭❷嵩山，起神❸宮，帝齊七日，祠訖迺還。至四月戊辰，帝夜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侍，忽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❹爲王母所使，從昆山來。昆山，崑崙山也。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尊❺，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百日清齊，不閑人事。不治也。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女❻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室玉女，常傳使命，往來博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録，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齊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至七月七日，迺脩除宮掖之内，設座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帳，然九光之燈，設玉門之棗，酌❼蒲桃之酒，躬監肴物，爲天官之饌。帝迺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門之内不得妄有窺者。内外寂謐靜肅也，以俟雲駕。至二唱之後，即二更也。忽❽天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遥❾趨宮庭，間須臾，轉近，聞❿雲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復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棄音乘獅子，或御白虎，或騎白麏音麟，或控白鶴，或棄科⓫車⓬，羣仙數萬，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⓭所在，唯見王母棄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别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身長一丈，同執綵毛之節，佩⓮金剛靈璽，帶天策⓯，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古兮切，裾也，上服。容眸流眄莫見切，衺視也，作盼非，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着黄錦袷襴，上夾下蜀，無絮長襦也。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分頭之劍⓰，頭上大華結，上花下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眄之可年卅許，脩短得中，天姿菴⓱靄，雲⓲顔絶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拜跪，問寒温，畢，立如也。因呼帝共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設膳，膳精非常，豐珍之肴，芳華百果，紫芝萎蕤華盛貌，紛若填樏上音田，下音螺。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甘⓳氣殊絶，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子，形圓⓴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録核。録，留也。母曰：何謂？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過，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鼗之笙，又命侍女石

公子擊昆庭之鐘，又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侍女阮靈華拊五靈之石，拊，循也。石，如鳴球之類也。侍女范成君擊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之曲，其詞曰：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户。披雲沉靈輿，儵忽適下土。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冶。太真噓中唱，始知風塵苦。頤神三田中，五城嵯峨。仰上升絳納精六闕下。遂乘萬龍椿㉑，馳騁眄九野。

二曲曰：玄圃遏北臺，五城嵯峨。仰上升絳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庭，下遊月窟阿。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寤少與多。撫璈命衆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爲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真音辭無邪。歌畢，帝乃下地叩頭，自陳曰：徹武帝自稱名受質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政事多闕，兆民不和，風雨失節，五穀無實，德澤不建，寇盜四海，黔首勞斃，户口滅半，當非其主，積臯丘山。然少好道，仰慕靈仙，未能棄禄委榮，棲跡山林，思絶塵餌，罔知攸向。且捨世尋真，鑽啓無師，歲月見及，恒慮奄忽。不圖天顔頓集今日，下臣有幸，得瞻上聖。是臣宿命合得度世，願垂哀憐，賜諸不悟，得以奉承切己之教。王母曰：女音汝，後同。能賤榮昔，形亦漸凋，神亦廢落，是徹不得所遂不獲真驗，未爲巨益，使精神疲於往來，津液勞於出入，歲減其始，月虧其對，奢則心爛，慾則神隕，聚穢命斷。以子蕞在會切爾之身，而宅滅形之殘，盈尺之材，攻以百仞之害，欲此解脱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鷰，願鼓翼天池，朝生之蟲，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韻，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開悟，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兹道戒，思乎靈味，務施惠和，練惜精氣，棄却浮麗，令百競速游。女行若斯之事，將豈無彷佛也？如其不爾，無爲抱石而濟長津矣。帝跪受聖戒，請事斯語。養身之要，既聞之矣，然體非玉石，而無主於恒，炁非四時，而常生於内。政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循，形神靡錯，炁既隨宜，則魂魄不滯，若使理合其分，炁甄居延切，察也其適，則形可不枯，宅可不廢。昔受道書，具以施業之矣，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花之質，希晦朔之期，雖樂遠流，莫知以濟。塗路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仰之難，取笑於世俗

之夫。豈圖今日遭遇光會，一睹聖姿，而精神飛揚，恍惚大夢。如以涉世千年，救護死歸之日。乞願垂哀誥，賜徹元元。王母曰：將告女要言。我曾聞天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旅族。金瑛夾草，廣山黄木，昌城玉蘂，夜山火玉，逮及鳳林鳴酢音醋，西瑶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緑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菜，蓬萊文醜，濁河七榮，動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綺華，仰漱雲山之朱蜜，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瓜，四劫一實，宜陵麟膽，炎山夜日，東掇扶桑之丹椹，俯探長河之文藻。素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苹音萍芝，天漠巨草，南宫火碧，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保。其次藥有八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腴，鐘山白膠，玉屋青敷，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東英朱菜，九節交結，太微嘉禾，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絳璧，北汲太玄之酪，中握二儀之脉，雲瀆藂艾，昆丘神雀，廣夜苹草，流淵青狄，真陵雷精，玄都平蓋，左食神元，右閬玄瀨，上屈蘭圓之金精，下摘不脱則永久，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圓丘之紫奈，變載一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和，其壽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費，營索之劬勞者也。百姓日用，故上品逝。此天帝之所服，下㉒仙之所逮。其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游乎十天，飛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太清九我八外，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内，亦駐策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黄，東衆靈焉。夫始欲脩之，先營其炁，《太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瀛白香，炎洲飛生，八石十苹，威僖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受精握固，閉炁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宍音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㉓。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長享無期，上升青天，亦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顔，役使羣鬼，得爲地仙。要且録此藥别品，靈無奇挺，真仙有域，今不可謂呼吸六炁，安在一身，灌溉三宫，近出阿庭，淺薄其術，棄而不爲，其大戀者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足以不脱則永久，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其壽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費，營索之劬勞者也。百姓日用，故上品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游乎十天，飛我八外，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内，亦駐策衆靈焉。夫始欲脩之，先營其炁，《太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受精握固，閉炁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宍音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仙人。吐納六炁，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挹吞，從心所適。炁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

矣。此元始天王丹房之中微言所説㉔，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出，以相付子，善録而循㉕焉。於是王母言粗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㉖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廼止。王母廼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㉗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藏不淳，關胃彭勃，骨無津液，浮反外内，宍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語之至道，殆恐非仙才。吾久在人間，實謂㉘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不知上元夫人何神人也，又見侍女下殿，俄㉙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侍女答相㉚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顔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㉛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顛倒。先被大帝君勑使㉜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須臾少留。帝因問上元夫人由。王母曰：是三天㉝上元之官，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録者也。當二時許，上元夫人至。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女子，年同十八九許，形容是故精謁而魂銷；奢則使真離而魂㊲穢，是故本游而靈梟；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服亂；賊則使心鬬而口乾，是故内戰而外絶。五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鉞，雖復疲好於長生，而不能遺兹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猶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怨㊳，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身，恒爲陰德，救濟死厄，亘久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爾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絶五穀，去葷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翼㊱爾。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蟄蛄之窟，屈㊵霄虚之靈，而詣孤鳥之巢，且阿母至戒，妙唱玄發，驗其敬勗，節度明脩，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

女於玄都之墟，迎女於昆闕之中，位以仙官，游邁十方。吾言之畢矣，子厲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兇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迺天也。輒戢聖令，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元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戒言，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無忠志，則心疑真信，嫌惑之徒，勿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發我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殫，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捨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也？但當問篤向之志[41]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女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卷子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邪？不審其目可得瞻[42]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求請，當[43]過以付之，迺三天太上所出，其[44]文秘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女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遁虛玉女之錄、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49]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何以召山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羣精。諸仙玉女，聚於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迺因山源之規矩，睹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壠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號，畫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迎。女雖不正，然數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

靈，朝地神，總攝萬精，驅策百鬼，來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與真形，脩以度世。夫人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原告誨，濟臣飢渴，得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願賜指授。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扶廣山見青真小童有此金書祕字，云求道益命，千端萬緒，皆須五帝六甲靈飛之術、六丁六壬名字之號，得以請命延筭，長生久視，驅策衆靈，役使百神者也。其無六甲要事，唯守真形者，於通靈之來，必無階矣。女有心可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復廣加搜訪焉。帝固請不已，叩頭流血。上元夫人曰：吾無此文，所以相示十二事者，欲令女廣尋博求，以參真形之用耳。王母迺告上元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當[50]須精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之於劉徹也邪？直以孜孜之心，數請徹以真形，夫人今[51]當授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昔日與夫人共登玄壟朔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53]真之事，足以郤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是矣。然此子性氣淫暴，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言志矣。王子童[52]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應下授之於劉徹也邪？直以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脩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53]真之事，足以郤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是矣。然此子性氣淫暴，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言志矣。王子童[52]迺就吾請求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迺告徹以真形，夫人今[51]當授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昔日與夫人共登玄壟朔

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阿環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女受傳女，男受傳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阿環受書已來，凡傳六十八女子，賢大女郎抱蘭，即阿環之弟子也。阿環所授者，固不可以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往授[56]太微中元君五帝六甲靈飛遁虛、天光左右策精等方，凡十二事，與阿環所受者同文，一無異也。青真，男官也，未聞復有所授。此子先是阿環學入火弟子，今正勑取，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徹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今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既勤而獲，令知天真之珍貴，非徒苟執衒泄天道矣。本情如此，阿環主臣，願不鄙焉。阿母真形之妙，靈人傳信，天仙寶貴，封之金臺，佩入紫微，廼經行而前，衛門大虎，却伏抱關，出過太清，則振身瑤房，左遨滄海，長揖東蒙，右接常陽，下盼版桐。汎彼八海，則乘虯從龍，游此名山，則衆真奉迎。動有雲輪羽蓋，靜可長存永安，至術洪矣，初不傳地官，阿母今廼授於淫濁之尸，賜於枯骨之身，可謂太不宜矣。況阿環有六甲下術，唯驅策百靈，致日月之華精，藏匿形影，化生萬物，出入水火，唾叱杳冥，徹視反聽，收束千精，乘虎豹以驅馳，采月華以長生，隱淪八地，回倒辰星，久視輕身，與天相傾耳。安得及太上之靈書，八會之奇文乎？用之眇邈，可以游景靈之宮，紛紛飆飆，登流霞之堂，臣五嶽之主，揔蘂醴之觴，駕九龍以虛騰，落紫鴻而玄翔邪？王母笑曰：先失自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欲得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來以授徹也。弟子阿昌言：向奉詣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過玄光明曜，真華煒煥，云青真小童問訊。弟子阿昌言：向奉詣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過[57]八色玉笈鳳文之蘊[58]，須臾侍女還，奉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60]輒封一通付信曰[61]：徹雖有心求慕，實非仙才，詎宜以此術傳泄於行尸乎？阿昌近在帝處，見有上門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廼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59]如何？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欲得天真形之妙，靈人傳信，天仙寶貴，封之金臺，佩入紫微，廼經行而前，衛門大虎，却伏抱關，出過太清，則振身瑤房，左遨滄海，長揖東蒙，右接常陽，下盼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玄寂，向帝而祝曰：[62]擾黔首，淫酷自恣，

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必沉於幽冥[63]，必慎其禍[64]，敢告劉生，爾師主是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師真，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真小童之號。其爲器也，環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鑒，才爲真僊，游于扶廣，權此始運，宫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存師君，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隕。上元夫人祝畢，乃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示帝[65]。

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第二篇有六丁通真遁虚玉女之籙。

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

第四篇有左乙混沌東蒙之文。

第五篇有右庚素收攝[66]殺之律。

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之方。

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

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黄水月華之法。

第九篇有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

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禀十訣六靈威儀。

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真曲素之訣長生紫書地三五順行。

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視中方。

凡十二事都畢，因復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67]六位之通靈。太陰有潜空之妙，遁靈履機之神，秋含春挺，千真之生，動則寂應成波，静則川陵緬平，所以毫末不移，浩嶽可傾。赫哉，太陽之招神，策萬靈而驅馳。六戊飛而神暢，天光因景以揚暉，西鄉激電而砰磕，東桑空震以成雷。蓋陽靈之日，丙赫實九天之元威。左乙混洞，萬物始通，陽微其升，蒼暉應龍，輕雲揚景，飆胎潜風，神眇集於有宅，真感應而必鍾，萬春迴始，是爲東蒙。右庚素秋，斂散聚炁，攝萬神而我役，白虎動以彭勃，少女起而通真，延九天之眄視，金精地靈，來爲身衛，馘彼邪惡，故稱攝殺之律。壬癸六遁，沉淪無根，藏蔽萬鋒，移行丘山，隱地匿影，崩流塞川，八術六奇，萬勝常全，佩我六遁，久視長存。丙丁入火，凌煙雲漠，九赤龍書，翳蔚朗煥，爾用斑符，致千靈以朝謁，迺由丙神迴丹火以衝散，炎光上術，妙乎異觀。六辛入金，飛害銷磨，致日精，得陽光之珠，求月魄，獲黄水之華，能致八石之靈菌，能引扶桑之丹霞，酣雲漿於丹庭，騰碧川於玄河，其用少矣，有益蓋多。佩此六辛，必造我家。六巳石精，金液流光，變化萬端，千載孰當。佩我六巳，易形游行，長生畢天，無復始終，元哉已書，甚要難衝。子午卯酉，大神四界，方面峙鎮，八禀十訣，降靈之來，必由齋祭。

萬事取成於精慎，千神求通於此術，知我名字，天人可致。丑辰未戌，地真之符，游行五嶽，當用紫書，曲素訣辭，可以凌虛，三五順行，與靈同車。寅申巳亥，可禳飛灾，紫度炎光，内視反聽，神辭通達，六甲收攝，地司游天，踐地與真，不疑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祕慎之焉。王母曰：此皆太靈羣文，並三天太上所譔，或三皇天真所造校定，或九天父母真人赤童所出，此輩書符藏之[68]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蘊以蘭簡之帛，約以北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諸名真貴靈，下遊山川，看林岫以眇視，察有心之學夫。或告之以道德，或傳之以天符。諸學道未成者，受此書文，聽四十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千年可頓授二人。得真者，四萬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萬年頓授二人。昇太上者，四十萬年授一人。傳非其人，是爲泄天道。可授而不傳，是爲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爲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爲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之者身死道路，受土形而骸裂。閉則目盲耳聾於來生，命凋枉而卒没。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生棄疾於後世。復有愈茲罪者，則宗斷而族滅。同道謂之天親，同心謂之地愛。爲道者當相親授，共均榮辱，營守真一，珍惜精液，恭養和氣。氣全神歸，必齊靈會。爾癘。此皆道之科禁，今故相誡，不可不慎。然此法宜傳，但當以年限齊之，爾。若便有其人，不必須限訖而授之也。汝欲授五嶽真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欲行六甲靈飛左右之符者，可傳李少君。此二人得道者也。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與帝。靈賓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形書精明，俱如向巾器中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僊節信，由茲通靈。泄墜滅腐，實歸長生，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授帝。帝拜稽首。王母曰：夫始學道符者，宜別祭五嶽諸仙真靈，潔齋而佩之。今亦以六甲雜事，須用節度相與，可明依案之也。若女遂剋明正身，反惡修善，復[69]三年七月，更來告女要道也。須臾，殿南朱雀窗中忽有一人來窺看仙官，帝驚問：何人？王母曰：女不識此人邪？是女侍郎東方朔，是我鄰家小兒也。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此桃。此子昔爲太上使[70]，令到方丈[71]助三天司命收録仙家。朔到方丈，但務山水游戲，了不共營和氣，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蛟鯨陸行，山崩境壞，海水暴竭，黄鳥宿淵，妨農芸田。沉湎玉酒，失部御之和，虧奉命之科。於是九源丈人廼言之於太上，太上遂謫斥，使在人間，去太清之朝，令處塵濁之鄉。近金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比爲陳乞，以行原之。於是帝廼知朔非世俗之徒也，時酒酣周宴

言請粗畢，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調，清音靈朗，玄風四發，迺歌步玄之曲。辭曰：昔涉玄真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渌景清飆起，靈蓋映朱葩。蘭宮敞琳闕，碧空啓璅沙。丹臺結空構，暐暐生光華。飛鳳踶甍峙，燭龍倚委蛇。玉胎來絳苾，九色紛相拏。挹景練仙骸，萬劫方童牙。誰言壽有終，扶桑不爲查。

王母又命侍女田四飛答歌曰：

晨登太霞宮，挹此八玉蘭。夕入玄元闕，采藥掇琅玕。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朝發汗漫紫微何濟濟，璚輪復朱丹。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設猶存，奚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説，行尸言此難。歌畢，因告武帝仙官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別去。上元夫人謂帝曰：夫李少君者，專念精進，理妙微密，必得道矣。其似未有六甲靈飛之文，女當可以示之。帝曰：諾。於是夫人與王母同乘而去。雲氣臨發，人馬龍虎，威儀如初來時。雲氣勃蔚，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迺絶。於是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迺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亦有欲去世計數矣。而淫色恣性，殺伐不休，兆人怨於勞役，死者怨於無辜。其年作甘泉宮、通天臺，長安蜚廉館。朝鮮王攻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八月甘泉宮内生芝草九莖，詔曰：甘泉宮中産芝九莖聯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大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至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三百人。至元封四年，又行幸雍祠五畤。至元封五年，行内守，至於盛唐祠虞舜，于九疑登灊山、天柱山。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元封六年，行幸河東，詞后土。又先以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下降於武帝。王母授帝《五嶽真形圖靈》、《光生經》，上元夫人授六甲靈飛招真十二事。王母臨發，人馬龍虎，威儀如初來時。雲氣勃蔚，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迺絶。於是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迺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亦有欲去世計數矣。而淫色恣性，殺伐不休，兆人怨於勞役，死者怨於無辜。其年作甘泉宮、通天臺，長安蜚廉館。朝鮮王攻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八月甘泉宮内生芝草九莖，詔曰：甘泉宮中産芝九莖聯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大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至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三百人。至元封四年，又行幸雍祠五畤。至元封五年，行内守，至於盛唐祠虞舜，于九疑登灊山、天柱山。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元封六年，行幸河東，詞后土。又先以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下降於武帝。王母授帝《五嶽真形圖靈》、《光生經》，上元夫人授六甲靈飛招真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稱説，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乘虚之數，步玄之術，諸要妙辭，帝迺自撰爲一卷，及所授真形經書、六甲靈飛之事，帝迺盛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爲軸，紫錦爲幃囊，安着栢梁臺上。數自齋戒。整衣服，親詣朝拜，燒香盥漱，然後執省之焉。帝自受書已來，出入六年，意旨自暢，高韻自許，云以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强悍氣力，不脩至誠。迺興起臺館，勞弊百姓，坑殺降卒，遠征夷狄，路盈怨嘆，流血阜城，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夫人之妙誡，遂不復來也。到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73]，天火燒栢梁臺，於是《真形圖》[74]者凡四卷，共函燒失。王母嘗[75]以武帝不能從訓，故以火災之耳。但帝先承王母言，以元封三年七月齋戒，以《五嶽真形圖》授董仲舒登受。帝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元封四年七月齋戒，以五帝六甲靈飛十二事授李少君登寫受。此書得傳行於世者，先傳此二君以存矣。帝既失書，悔不行德，自知道

喪。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雲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再仰望[76]，大霧覆之，不知所在。帝愈懊惱，其年禪蒿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仰天自誓，重要靈應，而終無感。春還，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宮。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黄，數用五，定官名協律吕。此本王母意也。至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以太初三年正月行幸，東巡海上。還，脩封泰山，以太初四年起明光宮，改號天漢。元年正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至天漢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祠明堂。至太始三年五月，行幸東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道户錢五千餘，鰥寡孤獨者，人帛一匹。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祠西王母，求靈應。征和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清齋，祀王母、上元夫人，求應亦不得。還，行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改號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宮，效泰畤。秋七月，地震，湧泉。二年春，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賜宗室。二月，帝疾，行幸盩厔五祚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前殿。三月，葬茂陵。山陵之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過。又有芳香之氣異常。陵畢，於是墳埏間大霧，門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二物是帝所蓄用者，忽出在世間，人見其誌，告之有司[77]。有司詰辭，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詣郿市，見一人於北車巷賣此二物，責素三十匹，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名。昨來洛市，因見詰此二物。事實如辭，有司以聞。二武帝當恨吾祠祭之晚耳。又特更祭以太牢。

故，而書箱玉杖忽出地外。又物尚鮮盛，無點汙也。見之者，亦甚惑，不能名之矣。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練尸骸，度地户，然後迺得尸解去耳。按武帝箱杖、雜書，先並隨身入槨，迺從無間忽然顯出，貨杖於市，書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有如此者乎？明武帝之死，尚未可知，應運靈化。又王莽篡位，到地皇二年，莽使通祭漢家諸陵，言符瑞之意。使者到茂陵，聞地中大噫咤而長嘆者四。使者悚怖，以聞莽。莽曰：太牢。

所葬書目

《老子經》二卷　《太上紫文》十三卷
《靈蹻經》六卷　《太素中胎經》六卷
《天柱經》九卷　《六龍步玄文》七卷
《馬皇受真術》四卷

漢武帝内傳

❶《守山閣叢書》子部錢熙祚校勘本（下簡稱錢本）、《四庫

全書》本（下簡稱《四庫》本）『甲子』前均有『正月』二字。

❷『祭』字《四庫》本作『登』。

❸『神』字《四庫》本作『道』。

❹『向』字《四庫》本作『乃』。

❺『尊』字錢本、《四庫》本均作『禄』。

❻錢本『女』前有一『玉』字。

❼『酌』字據錢本補。

❽《四庫》本『忽』後有一『見』字。

❾『遥』字錢本、《四庫》本均作『逕』字。

❿『聞』後五字，據錢本補。

⓫『科』字錢本作『軒』。

⓬『或乘科車』後錢本有『或乘天馬』一句。

⓭『知』字據錢本、《四庫》本補。

⓮『佩』字據錢本補。

⓯此句錢本作『戴天真之冠』。

⓰此句《四庫》本作『腰佩分景之劍』。

⓱『菴』字錢本作『掩』

⓲『雲』字錢本作『容』。

⓳『甘』字錢本作『香』。

⓴『圓』字據錢本、《四庫》本補。

㉑『椿』字錢本作『輔』。

㉒『下』前錢本補一『非』字。

㉓此句錢本作『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

㉔『微言所説』錢本作『所説微言』。

㉕『循』字錢本作『修』字。

㉖『帝』下錢本補『下席』二字。

㉗『見』字據錢本補。

㉘『謂』字錢本作『爲』。

㉙『俄』字原作『仍』，據錢本改。

㉚錢本删去『相』字。

㉛『情係』原作『係係』，據錢本、《四庫》本改。

㉜錢本删去『使』字。

㉝錢本『三天』下有『真皇之母』四字。

㉞『年』字據錢本補。

㉟『帝』下錢本補一『拜』字。

㊱原文僅有『振根』二字，據錢本、《四庫》本補。

㊲『魂』字錢本改作『魄』。

㊳『怨』字錢本改作『冤』。

㊴『翼』字原作『異』，據錢本改。

㊵『屈』字據錢本補。

㊶『志』字原作『至』，據錢本、《四庫》本改。

㊷『眄』下錢本補一『否』字。

㊸『當』上錢本補一『今』字。

㊹『其』字據錢本補。

㊺此二句錢本作『立天柱而安于地理』。

㊻『靈』字《四庫》本作『陵』。

㊼『尊』字原作『遵』，據錢本改。

㊽『考』字錢本作『及』。

㊾『攝』字原作『撮』，據錢本改。

㊿錢本删去『當』字。

(51)錢本删去『今』字。

(52)『童』字原文作『立』，據錢本改。

(53)自『靈』下至『此』字，據錢本補。

(54)『向』字原作『問』，據錢本改。

(55)錢本『阿』前有『謹受命矣，但』五字。

(56)『授』字錢本作『受』。

(57)『奉』字錢本作『捧』。

(58)錢本『蘊』下有『以出六甲之文』等字。

(59)錢本『居』下有『比來』二字。

(60)『欲授劉徹』四字據錢本補。

(61)『信曰』二字據錢本補。

(62)『奢』字錢本作『煩』。

(63)此二句錢本作『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

(64)此句錢本作『爾其慎禍』。

(65)『示帝』錢本作『以示帝焉』。

(66)原文僅有『振根』二字，據錢本、《四庫》本補。

(67)錢本『甲』下有一『者』字。

(68)錢本删去『之』字。

(69)『復』字錢本作『後』。

(70)『太上使』錢本作『太上仙宮，太上』。

(71)『方丈』錢本作『方丈山』。

(72)『王母』錢本作『二真』。

(73)『乙酉』原作『乙丑』，據錢本改。

(74)『真形圖』後錢本有『六甲五帝靈飛經録十二事靈光生經及自撰所受』等字。

(75)『嘗』字錢本作『當』。

(76)『西北上，再仰望』，錢本作『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

(77)『此二物』至『告之有司』錢本作『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于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詩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告之有司』。

(78)『延康』錢本作『元康』。

(79)此句下錢本有『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等字。

(80)錢本删去『料』字。

（尹志華點校）

008 漢武帝外傳

經名：漢武帝外傳。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武帝既聞王母至言，説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並是人跡所不到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俗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帝書記之。朔對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内，抑絶俗之道於虚詭之跡，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絶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雲陵。帝甚哀悼，又下、月宫之淵，内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涉天光，極於是耳。未若凌虚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鈎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下臣所識，安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下當有奇女。天子拜之，帝使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絶，兩手皆拳。帝令開其手，數擘之，手莫能舒。帝於是自披手，即伸。由是得幸，號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宫。解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乃産，是爲昭帝。帝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後至甘泉，因幸，告帝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年必不得歸，願陛下自愛。言終遂卒。既殯不臭，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塚開視，空棺無尸，唯衣履存焉。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武帝至泰山，修封禪。石閭，泰山道士，號稷丘君，識之者云：且百歲而更少。封日，帝將上山，稷丘君乃冠章甫冠，衣黄衣，擁琴來迎，謂帝曰：勿輕上山，必傷足。帝不從，行數里，石促指折，乃止，但祠而返。

淮南王好學才藝，集天下道書，招方士，皆策神氣，能雲雨。百姓傳云：王能致仙人，與遊處，變化無常，或童子，或老人。王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嘉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帝怒，將誅淮南王。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去，不知所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帝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百姓，名爲淮南王。收其方書，亦頗得黄白之事，然非其要法，試之多不驗。帝既感淮南之道，乃徵四方有術之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矣。

齊人李少翁，年二百歲，色若童子。作諸方術，皆有驗。帝甚信之，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於甘泉宫中

畫太一諸神像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後可得昇天，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未驗，帝漸厭倦。少翁又使鬼神方，皆驗。唯祀太一，積年無應。帝性急峻，甚惑之，而少翁愈驕矜，帝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藉質從關東還，逢於漕亭，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勞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乃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簡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尸而藏之，乃收捕驗問，了無蹤跡。帝大悔誅。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一。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會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帝疑其山精。帝令在案上，召方朔。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短人不對，因指謂帝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帝大驚，愈知朔非世上人也。短人謂帝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後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帝愈恨，又召問方朔。朔曰：陛下自當知，臣不得說。終已無言。逼也。

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吾有師說祕書，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爲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謝曰：寶鼎事已訣矣，無所復言。公孫卿乃因鄜人平時奏之。有札書，言黃帝得寶鼎，宜侯問於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華，延年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帝迎日推筭，凡二十推，百八十歲，黃帝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協。臣昧死奏。武帝大悅，召卿問。卿對曰：臣受此書於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先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常告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焉。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得上泰山，唯有黃帝、漢主。當上上人也。黃帝且與百鬼戰，且學仙，百餘歲乃得與神通。黃帝郊雍祠上帝，宿齋三月，鬼區尸解而去，因葬雍。雍，今大鴻塚是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甘泉是也。昇仙寒門，谷口是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上龍。羣臣及後宮從上龍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墜帝弓。百姓仰望黃帝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後世號其塚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武帝於是歎曰：嗟乎，吾誠能及黃帝，視去天下如棄土。帝祠黃帝塚於喬山，顧問公孫卿曰：黃帝仙不死，有塚，何也？對曰：黃帝仙去，羣臣思慕無已，乃葬其衣冠，非真塚也。武帝又歎曰：吾後昇天，羣臣亦當思慕，持吾衣冠，葬於東陵乎？

魯女生者，長樂人也。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水，絶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世傳見之三百餘年。後採藥於嵩高山，忽見一女人坐山澗中。女生知是神人，因叩頭再拜，稽首乞長生之要。良久，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

者也。汝當得仙，故得見我。我將授汝寶文祕要，可以威制五嶽，役使衆靈。乃出《五嶽真形圖》以與之，并告其施用節度。女生道成，一旦與親知故人別，云入華山中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於華山廟前，顔色更少，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甚分明也。其《五嶽圖》與《王母文》正同。今得見於世間者，豈不由李少君、董仲舒及女生得之？仲舒臨去以傳欒巴，女生初時以圖傳薊子訓，訓後傳封君達，君達後入玄丘山，臨去傳左元放。

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黄連五十餘年，乃入烏鼠山。又於山中服鍊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三十者。常乘青牛，故號爲青牛道士。行聞有病殆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之。或爲下針，應手皆愈。世多得其效驗，都不以姓字語人，人通識乘青牛，因以青牛爲名。聞魯女生得真人《五嶽圖》，連年請求之。女生後見授，并具告節度。君達先在人間二百餘年，乃入玄丘山中，不知所在。

左元放者，漢末入天公山學道，得三皇內文遁甲之術，又得《青烏子》《三五中經》《萬一訣》《金匱》《玉函》《太一》《奇門》《六壬》《孫吳》《李牧》《虎鈐》《龍韜》《黄石公》《三略》《六韜》《軍勢》《陰陽》《八卦》《九宫》《風角》《星算》《孤虚》《長短》《相人》《相馬》《相牛》《逆刺》《占夢》《變怪》《請雨》《止雨》《治病》《傷寒》《金瘡》《百一》《雜禁》《解注》《養性》《房中》《神仙》《導引》《服食》《辟穀》《隱形》《分形》《召鬼》《役使》《厭劾》《百鬼》《萬物》《變化》《遁走》《水火》《兵法》《步戰》《騎戰》《車戰》《水戰》《用兵》《行軍》《營陣》《器械》《攻城》《圍城》《守城》《救援》《警候》《烽火》《金鼓》《旗幟》《符印》《法令》《賞罰》《權謀》《計策》《形勢》《地理》《山川》《城郭》《津梁》《道路》《水草》《屯田》《漕運》《算數》《九章》《六甲》《六乙》與服之，即起。少君於是臨去，以《五嶽真形》傳左元放。元放以傳葛孝先也。青牛道士受魯女生言：家有《五嶽真形》，一嶽各遣五神來衛護圖書。所居山川近止者，川澤神又恒遣侍官防身營家，凶逆欲見傷害，皆反受其殃。有相謀議已者，五神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玄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遂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齋戒，賣於市，商估六國，或時爲吏，或作師醫治病，或時煦賃。易姓改名，遊行處所莫知其有道。逮漢武帝之時，聞帝招募方士，待敬道術，而先貧不辦合大藥，喟然長歎，語弟子曰：老將至矣，死將近矣，而財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錢，必不致辦合藥。又吾亦羸劣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少君於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川，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玄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遂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齋戒，敬而甚於君父。每事宜有所施行，皆先於靜處燒香，啓五嶽君也。五君恒書道士善事，又司道士之奸穢，言人之不正。不正者禍身，奸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忌慎之。道士帶此文形，及執持以履山林者，百山地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形見光景，防護遏惡，尊貴嶽形，信逮我一身，鬼神猶執卑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之哉？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絶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少君於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川，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玄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遂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齋戒，敬而甚於君父。每事宜有所施行，皆先於靜處燒香，啓五嶽君也。五君恒書道士善事，又司道士之奸穢，言人之不正。不正者禍身，奸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忌慎之。道士帶此文形，及執持以履山林者，百山地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形見光景，防護遏惡，尊貴嶽形，信逮我一身，鬼神猶執卑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之哉？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絶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少君於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川，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玄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遂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齋戒，敬而甚於君父。每事宜有所施行，皆先於靜處燒香，啓五嶽君也。五君恒書道士善事，又司道士之奸穢，言人之不正。不正者禍身，奸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忌慎之。道士帶此文形，及執持以履山林者，百山地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形見光景，防護遏惡，尊貴嶽形，信逮我一身，鬼神猶執卑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之哉？

成服之，白日昇天，神仙無窮，身生朱陽之羽，體備圓光之翼，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已遍，駕白鴻而九陔立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鐘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逮有先師安期先生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於是引見，甚尊敬之，賜遺無數，爲立屋第。武帝自謂必能使我度世者。少君嘗從武安侯飲酒，坐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言與其祖父遊射處，老人爲小兒時從其祖父識有此人，一座盡驚。帝按少君望而識之，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乃知少君數百歲人也。然視之常如年五十許人，面色甚好，肌膚悅澤，尤有光華。眉目口齒似十五童子。諸侯王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老更少壯，饋遺之金錢無限。乃密作神丹，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凡十二事，帝以元封六年九月少君稱疾上表，云陛下思心玄妙，志甄長生，於是招誘道術，無遠不至，精誠感靈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適，熟能諧合？然丹方禁重，宜絶臭腥。仙法養物，仁充蠢動。而陛下不能絶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坂市者，乘青騾。帝聞之，便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釘亦不脱，唯餘履在道，未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虚瘵，又不獲躬親齋戒，預睹彭祖丹砂之變，於此邈矣。先師安期與議郎董仲相親，見仲宿有困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金丹之方而有徵，若按節度，奉法戒，爾乃可修用之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一而流精奪日，探霜雪而月光風卷，徘徊丹霞，九芝參差，五芽之根，百卉華醴，龍銜之草，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彫氣立反，爾乃駕神虬以上昇，驂雲車以涉遠，當驗此方之神，將明小臣之不妄矣。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困，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明日少君臨病困，武帝自往視，并使左右人受其方書，未竟而少君歿。帝發視其方，爲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歿病甚，又武帝數道其夢，恨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絶。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去耳。既斂之，忽失其所在。中表能諧合？然丹方禁重，宜絶臭腥。仙法養物，仁充蠢動。而陛下不能絶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坂市者，乘青騾。帝聞之，便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釘亦不脱，唯餘履在道，未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虚瘵，又不獲躬親齋戒，預睹彭祖丹砂之變，於此邈矣。先師安期與議郎董仲相親，見仲宿有困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金丹之方而有徵，若按節度，奉法戒，爾乃可修用之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一而流精奪日，探霜雪而月光風卷，徘徊丹霞，九芝參差，五芽之根，百卉華醴，龍銜之草，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彫氣立反，爾乃駕神虬以上昇，驂雲車以涉遠，當驗此方之神，將明小臣之不妄矣。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困，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明日少君臨病困，武帝自往視，并使左右人受其方書，未竟而少君歿。帝發視其方，爲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歿病甚，又武帝數道其夢，恨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絶。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

半，能行，身體輕壯，所苦了愈。藥盡，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還黑，形容甚盛。後八十餘乃死。臨死謂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懷恨黄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長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玉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爲説解其方意，所用物真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雞頭山中，不知竟得道不？同時卓元成、張子仁、吴士昇、蔡子盛、魏仲明、張元達服之，或得三百歲，或得五百歲，皆至死不病，不偃面，不皺理，齒不落，髮不白，房室不廢。此蓋少君凡弊方耳，猶使人如此，況其上方邪？少君當去時，密以六甲左右靈飛散，能夜書。在寢室還家，合服靈飛之術、遯虚招真十二事中，身生光，照左右。行六甲左右術，當死者，識與不識，皆能占吉凶天下。又役使鬼神，收攝虎豹，無所不爲。在鄉里與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浄，常閒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少君晚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逆知之。又役使鬼神，收攝虎豹，無所不爲。在鄉里與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浄，常閒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少君晚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術，按事施行，皆效。曾見比舍家抱一兒，從求抱之，失手，兒墮地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謂此兒命應不成人。行已積日，轉不能復思之。子訓因還外，抱兒還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復用。子訓曰：但取無苦，故是汝兒也。兒識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猶不了。子訓既去，夫歸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窓器中有泥兒，長六寸許耳。此兒遂長大。又諸老人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則明旦皆髮黑矣。亦無所施爲，爲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亦復

東郭延字公游，山陽人也。少好道，聞李少君有道，求與相見，叩頭乞得執侍巾櫛灑掃之役。少君許之。見延小心，良謹可成，臨當去，密以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術、遯虚招真十二事授延，告之曰：此亦要道也，審而行之，亦昇天矣。口訣畢而遣去。延遂還家，合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寢室中，身生光，照左右。行六甲左右術，能占吉凶天下。又役使鬼神，收攝虎豹，無所不爲。在鄉里與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浄，常閒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少君晚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術，按事施行，皆效。曾見比舍家抱一兒，從求抱之，失手，兒墮地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謂此兒命應不成人。行已積日，轉不能復思之。子訓因還外，抱兒還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復用。子訓曰：但取無苦，故是汝兒也。兒識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猶不了。子訓既去，夫歸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窓器中有泥兒，長六寸許耳。此兒遂長大。又諸老人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則明旦皆髮黑矣。亦無所施爲，爲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亦復

尹先生諱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以晉元熙元年入南陽太和山中，以諸要事授其弟子河内山世遠。延先承少君勑，初以靈飛術傳薊子訓，子訓亦受傳神丹經。

薊遼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悟治世俗綜理官無益於年命也，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漸久，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禮事少君而師焉。少君亦以子訓用心專，知可成就，漸漸告

有不使人髮黑者，蓋神幻之大變者也。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欲見子訓，而無緣致之。子訓比居有年少爲太學生，於是諸貴人共呼語之：卿所以勤苦讀書者，欲以課試，規富貴耳。但爲吾一致薊子訓來，能使卿不勞而達。書生許諾，乃歸，親事子訓，朝夕灑掃，立侍左右，如此且二百日。子訓語書生曰：卿非學道者，何能如此？書生曰：恭鄉里末流，長幼之道，自當爾。子訓曰：何以不道實而作虛飾邪？吾以具知卿意，諸貴人欲得見我，我亦何惜一行之勞而不使卿得榮位乎？便可還語諸人，吾某月某日當往。書生甚喜，到京師具向諸貴人說此意。到期日，子訓未行，書生父母憂之，往視子訓。子訓曰：恐我不行邪？不使卿兒失信，當發。以食時去所居。書生父母相謂曰：薊先生雖不如期至，要是往也。定後日書生歸，推計之。子訓以其日中時到京師，是不能半日，行千餘里。既至，書生往見子訓。書生曰：誰欲見我者？書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乞知先生所止，自當來也。子訓曰：不須使來，吾尚千餘里來，寧復與諸人計此邪？卿今日使人人盡語之，使各絶賓客，吾日中當往臨，時自當擇所先詣。書生如其言語貴人，貴人各灑掃。到日中，子訓往凡二十三處，便有二十三子訓，各在一處。諸貴人各各喜，自謂子訓先詣之。定明日相叅問，同時各有一子訓，其衣服顏色皆如一，而論説隨主人諮問，各各答對不同耳。主人並爲設酒食之具以餉子訓，皆各家家盡禮飲食之。於是遠近大驚，諸貴人並欲詣之，子訓謂書生曰：諸人謂我當有重瞳八采，故欲見我。我亦無所道，我不復往，便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道，到門，書生言適去東陌上，乘青騾者是也。於是各各走馬逐之，望見騾徐徐而行，各馬逐之不及。如此行半日而常相去一里許，不可及，乃各罷還。子訓既少君鄉里弟子，微密謹慎，思證道奥，隨侍明匠，將足甄綜衆妙矣。

王真字叔堅，上黨人也。少爲郡吏，年七十乃好道。尋見仙經雜言，説郊間人者，周宣王時郊間採薪之人也，採薪而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嗡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唯柱下史曰：此是活國中人，其言語貴人，貴人乃古之漁父也。何以知之？八百歲人，目瞳正方，千歲人，目理縱採。薪者乃千歲之人也。真讀此書而不解其旨，遂搜問諸所在道士，經年而遇有解其旨者，語真曰：此近淺之術也，爲可住年反白而已耳。乃語訣云：巾金巾者，恒存肺氣入泥丸中，徐徐以繞身，身常光澤。嗡玄泉者，漱其口液而服之，使人不老。行之七日，有效。鳴天鼓者，朝起常叩齒三十六下，使身神安。又夜恒存赤氣，從天門入，周身内外，在腦中變爲火，以燔身，身與火同光。如此存之，亦名曰鍊形。泥丸，腦也。天門，口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嚥之，名曰胎食。行之勿休也。真受訣，施行胎息、胎食、鍊形之方，甚有驗。斷穀

二百餘年，肉色充美，徐行及馬，力兼數人。自歎曰：我行此術唯可不死，豈及神丹金玉之方邪？乃師事薊子訓，子訓授其肘後方也。魏武帝聞之，呼與相見。見似年可三十許，意嫌其虛詐，定校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有少小見真者，乃信其有道，甚敬重之。郤孟節師事真十數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孟節，得度世。鄉里計真已四百歲。後一旦將三少妾登女几山，語弟子言合丹去，遂不復還。真一日行三百里。孟節能含棗核以不食，至十年又能閉氣不息，身不動搖，若死人，可至百日、半歲。亦有家室。此法是真所習郊間人之法也。孟節爲人質謹不妄言，魏武帝爲立茅舍，使領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魏武帝時亦善招求諸方術道士，皆虛心待之，但諸得道者，莫肯告之以要言耳。

劉京字太玄，南陽人也，漢孝文皇帝侍郎也。後棄世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歲，視之如三十許人。後師事薊子訓。子訓授京五帝靈飛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真形、諸祕要，京按訣行之，甚效。能役使鬼神，立起風雨，召致行厨，坐在立亡。而知人吉凶期日，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死。其不信者，至期亦死。周流名山五嶽，與王真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以雲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隆按合行服之，色理日少，髮不白，齒不落，年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未起，早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過，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諭其嶮墜矣。卿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慮隆不得度世也。

漢武帝外傳

（尹志華點校）

009 太極葛仙公傳

經名：太極葛仙公傳。一卷。原題『青書成於明正統丁巳年。元觀譚嗣先造』，實為朱綽據舊傳改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太極仙公傳序

仙道尚矣，繇神農氏雨師而來，代有人焉。至周老氏以清静無爲爲宗，學焉者奉之以爲教父，其道益顯白於天下。秦漢之君好長生，方士雲集，霧布飛騰變化者亦班班有人，載之傳記，不誣也。吾邑葛仙公，吴時得道而仙者也，距今蓋千二百年矣。種民相傳，觀宇祀事，逾久而逾盛，香燈晨夕崇奉如一日。然非夫道德有在亦烏能臻此歟？余宦山東秩滿丁家艱還鄉里，青元觀高士譚道林偕其同門友五人過余，袖書一通出以示余曰：此吾仙公傳也。觀本仙公故宅，仙公昇舉之後即宅爲觀以奉之，幾將千載矣。聞風訪道者恒至而問焉，患未有以語其詳也。先師竹巖翁有志於此有年所矣，間嘗語吾曰：夫蔭其樹者猶愛其枝，矧學其道而可不知所自哉。昔吕先生嘗撰《仙公傳》一卷，《道藏》之燬有間矣，訪求未之獲也。世遠而事逸，事之逸，兹非吾山中之甚闕典歟，僅得閣皂山所記《仙公傳》一卷，此書是已。將鋟諸梓，病其弗備而未果也。既而先師厭世羽化，弟子將圖踵成先志，以無忘先師平素眷眷攸念。惟先生爲加潤色，而傳諸好事者，則豈惟山林是幸，抑亦一邑神明之觀也。余再三辭不獲命，乃受書讀數過。顧其叙次繁蕪而尚多放失，於是重加編次，爲傳一卷。《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仙公之道神矣，學其道者，能修而明之，則真其人也，仙道亦烏有不可幾哉，道林勉之。竹巖翁姓貢氏，名惟琳。世家丹陽之柳茹，通儒耆，善鼓琴，慕仙公之道而學焉者。道林受業師也。道林名嗣先，世家丹陽之於溪。師弟子皆丹陽望族云。歲在丁巳二月朔朱綽序。

太極葛仙公傳

青元觀譚嗣先造

仙公諱玄，字孝先，姓葛氏，句容人也。《列傳》云：葛天氏之後，封于葛，遂以國為氏，歷代諸侯也。陶弘景《仙公碑》云：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張僊《句容誌》云：青元觀，梁天監七年建，在縣西南三百餘步，吴葛仙公宅也。鍊丹井在焉。

其先琅琊人，後漢驃騎將軍僮侯盧讓國於弟艾，來居此土。《抱朴子》曰：葛盧❶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在焉。《金陵誌》《別傳》云：高祖盧，漢驃騎大將軍，封下邳侯，讓國與弟艾，託遂南遊江左逍遥丘壑，適丹陽句容，見其山水秀麗風俗淳厚，因居焉。

云：《列仙傳》曰：本姓諸葛，遠祖征江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歎曰：獨身在此何諸之有？葛姓始祖矩安平太守黄門郎，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尚書。《雲笈七籤》云：父諱孝儒。《別傳》云：父孝儒，歷大鴻臚。

仙公生於漢延熹七年甲辰四月八日。按《別傳》云：仙公父素奉道法，即遣人詣本里玄静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欣然謂曰：吾昨夢通玄真人自大羅天下降，明日當往賀尚書生奇男。道紀曰：求兒看。父令抱兒出，道紀起敬，尚書驚問。道紀曰：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煥耀，當為神仙，非常兒比。尚書曰：仙聖寥邈，得壽考以為宗嗣足矣。

《列傳》云：仙公年十八九，東入括蒼省其叔彌，彌字孝公，時授業於其道紀因作禮十方仙聖，為讚曰：身雖輪聖化，魂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緣，昔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含真出。天龍漱香花，濯我鍊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玄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無想，放則大乘逸。頌畢長揖而出，倏然不見。

生而秀穎，英姿振發，天才超軼，性識明茂，學通古今，經傳子史靡不該覽。葛洪《神仙傳》曰：公備覽五經，又好談論。

八歲父薨，繼遭母喪，克盡孝道，每見飛鳥爲之悽鳴。服既闋，即有邁俗之志，居常好彈琴，誦《老》、《莊》，安閒淡泊，内足無求。年十五六名振江左，州郡欲辟爲掾，仙公笑曰：蔬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樂也，豈能以彼而易此哉。志欲遯跡靈嶽遐求異人，乃着羽服入赤城山，精思念道，常服餌術，能絶穀連年不饑。

結交。惟叔父遠弘道藝，講論五經，俾洙泗之風翕然，復振策名王室，亮天熙載垂裕後昆耳。彌曰：子絶穎離倫，超凡入聖，吾不及也。陶碑云：從祖彌，豫章等五郡太守。《別傳》以為叔，誤。

恒周旋括蒼、南嶽、羅浮、金精、玉笥、長山、蓋竹、天台、蘭風等山，雖歷游名嶽時還京邑，或止石頭四望山所，或游於烈州。恒與謝稚堅、黄子陽、郭聲子相隨。

《真誥》云：鹿跡山洞主有謝稚堅。又云：謝稚堅張兆期就毛伯道劉道恭請道，與之茯苓特行方服之，皆已數百歲，游行五嶽也。黄子陽者，魏人也。學道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黄水，後逢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晋初有真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也。

漢光和二年正月朔，仙公於天台上虞山感太上遣玄一三真人太極徐真人授以三洞四輔經籙，修行祕訣，金書玉誥符圖。又命王思真披九光玉蘊出洞玄大洞靈寶經典七品，齋目勸戒法輪無量通玄轉神入定等經以授仙公。

《別傳》云：今天台桐栢觀有法輪寺，三真降經之所存焉。李含光《大洞經序》云：太極真人徐來勒以大洞經授仙公。

吴初左元放自洛而來，仙公從受白虎七變太清九鼎金液丹經，鍊氣保形之術，治病劾鬼秘法，三元真一妙經，行之三年，於是五通具足化遯無方矣。

《真誥》云：漢建安中，左元放聞江東有神山，故渡江尋之。《神仙傳》云：公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

是時吴主愛賞仙異，尤敬憚仙公，欲加榮位。仙公不聽求去不得，以客禮待之，常共游宴，動相諮禀。一日與吴主坐樓上，時久旱，見道間人民所作請雨。吴主曰：百姓請雨寧可得乎？仙公曰：易得耳。即便書符令人着社中，一時之中天地晦冥大雨流潦，中庭平地水尺餘。吴主曰：水寧可使有魚乎？仙公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吴主曰：可食乎？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又嘗從吴主船行到烈洲，還遭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漂没，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吴主歎曰：仙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鉤船，船没已經宿，忽見仙公從水上步來，衣履不濕，既至尚有酒色。謝吴主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强牽逼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曝露水次。吴主欣然曰：先生爲神靈所招，道德所致也。

《吴越春秋》云：伍子胥伏劍而死，吴王乃取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

仙公一日之間能至數十處，嘗有客，仙公於坐上方與客語，門中又見有一仙公迎他客，而水側又有一仙公投釣，不能别何者爲真也。又嘗有客至，爲客置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客前，客飲不盡杯亦不去也。仙公性好酒，飲酒一斛，每飲醉便入深淵澗中卧，竟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亦積薪烈火而坐其上，

薪盡而衣冠不灼。畫流水即爲逆流十丈許。

《抱朴子》云：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又嘗與客對食，客曰：食畢請作一奇戲。仙公曰：得無促，欲有所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或集客身，莫不震悚，但不螫人。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嚼之故是飯也。又時天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天火共使得暖。仙公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中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又盛暑中，諸書生請仙公作可以戲者，仙公時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久，答曰：熱極不能，起作他戲。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床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仙公嘗行，卒逢所親，邀止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承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美酒也。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有好事少年數十人，從仙公游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仙公曰：符亦何以爲乎。即取一符投江中，即停如？客曰：吾投之亦能爾。仙公又取或有請仙公，仙公意不欲往，主人强一符投江，中流而下。仙公曰：何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言腹痛，止客曰：異矣。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支四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支斷，便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一處，仙公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浣衣怖遽走，告仙公家，見仙公故在堂上。女，仙公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遠死處，已失尸所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在。

中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又盛暑中，諸書生請仙公作可以戲者，仙公時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久，答曰：熱極不能，起作他戲。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床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仙公嘗行，卒逢所親，邀止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承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美酒也。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

陶碑云：公馳涉川嶽，龍虎衛從，詭譎倜儻，縱倒河山。《真誥》云：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

井中，以一器置井上呼錢令出，錢皆一飛從井口出，悉入器中。又嘗爲客夏致冰雪冬設生瓜棗，能拍床使行，指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弦節如人，止之即止。仙公與人俱行，能令去也三四尺，乘虛而步。人俱行，中流而下。仙公曰：何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上。曰：何如？

敢爾。以手指風風便止，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廟屋尋火起焚燒悉盡。嘗至武康過主人家，主人病祭祀道精，精人使仙公飲酒。精人言語不遜，仙公大怒曰：姦鬼敢爾。勑五伯曳精人付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離，精人故尚鬼語乞命。仙公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仙公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病者，果愈。又嘗過華陰，有大蛇爲妖，化美婦惑一士人。仙公乃作田夫驅黃犢而耕回，語士人以蛇妖狀，復引視古井中蛇所啖人骨，教令東走。其蛇在網帳中張口將向士人，仙公即時爲斬蛇，又誅小蛇無數，以符令士人服之，俄吐蚯蚓蝦蟆之類甚多，士人乃無恙。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已數百歲。仙公知其誑，後會衆坐，仙公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坐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期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仙公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知所之。

《真誥》云：公長於變幻。

初仙公嘗於荊門紫蓋山修鍊，值天寒衣服藍縷跣足而行。時有屈氏二女見之，憐其忍冷，夜作雙履次日往獻。暨至則仙公已去，所鍊丹鑪灰尚温，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分服之，自是即不饑，後俱隱去，時人以爲得仙。又在盱江麻姑山小有洞天修鍊，鑿五井以象五行，上應五星。至今其泉消息盈虛從一至五周而復始，若有度數焉。

《上清集》云：葛孝先初鍊丹時，常以念珠持於手中，每日坐丹鑪邊常念玉帝全號一萬遍。《別傳》云：仙公凡經行七十二處修鍊，皆有仙壇鍊丹靈跡。

最後於閣皂東峰建卧雲庵，築壇立竈以鍊金丹，于時瑞氣祥光照映山谷，嘗於洞口金沙池中浴丹，其泉忽然涌漲，金沙騰沸，至今丹池之内金沙自沸。又嘗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中擣藥，因墮藥一栗許，有飛鳥食之，遂不死，至今月夜其鳥鳴作丁當杵臼聲，世名擣藥島。仙人琴高嘗騎雙鯉訪仙公於卧雲庵，相與置酒酣飲醉而卧，及醒雙鯉已化爲石，仙公乃以雙鶴與之，琴高遂乘鶴去。雙鯉石至今在後山間。仙公鍊丹既成，乃藏之於東崖石室，曰：吾以待廣積功行，超度羣品，醮謝天地，然後服之。庶幾三天書名，九霄列職，無愧于心也。

《別傳》云：仙公丹成作頌曰：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羣書。披尋不悟，惟思若愚。焚遍金召，燒竭汞珠。資財蕩散，抱膝長吁。吾年六十，功效躊躇。賴師指授，元氣虛無。窈冥中起，恍惚中居。真陰真陽，一吸一呼。先存金鼎，次認五鑪。離火激海，坎水升虛。玉液灌溉，洞房流酥。天機真露，萬類難如。真人度人，要大丈

夫。天長地久，同看仙都。念茲在茲，語吾記吾。

仙公山居，嘗慨然念窮魂滯魄沈淪惡趣，於是删集靈寶經誥撰成祭鍊大法、生天寶籙、靈符秘訣等，奏聞天帝建立法壇，每於三元八節吉日良宵，普召地獄魂魄詣壇祭鍊，行持之後屢有感格。《別傳》云：甲午歲下元祭鍊時，有一鬼王長五丈衣緋袍稽首再拜，言曰：諸鬼每蒙真仙祭拔數百萬衆俱獲超生矣，且聞北帝勑示云：葛真人祭鍊年深，名書金簡上列天曹也。言訖而退。

吴主嘗清齋焚香延仙公，訪以仙道，于時弟子張泰言、孔龍、鄭思遠等侍仙公，對曰：仙道微妙，夫學道者從微至著自邇陟遐，國君萬機之餘能清心守一，其則不遠矣。吴主歎美其言。《別傳》云：吴主曰：朕以暗昧未達玄旨秘典，齋直修真捷徑，道經之品何者為先？符圖秘要何者為妙？仙公避席曰：學道求仙先修戒行方見漸階，道行既立乃可服食，靈藥導引元氣，嚥納和津，呼吸陰陽，如此可為地仙。救度灾厄却禍來祥者須齋直，此經出《太上靈寶洞玄大道無極自然真一五稱文》中。其文義趣弘深，難可槩舉，唯九轉還丹金液玉醴，皆得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如《大洞真經》誦之便可昇舉，《三皇内文》五嶽十地神洲七變七寶靈圖内篇皆上仙之所寶，至尊至重可度陽九百六之灾。真人超邁三界者由此道也。吴主書之金簡，封以玉函，終身欽奉焉。

太子登以仙公有道術，築别館延之，訪以長生之道，對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玄❷。此廣成子以告黄帝者也。今殿下位居儲副，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欲，遠佞尊賢，拔擢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序，撫育羣黎，此四海無疆之休也。太子善之。《别傳》云：嘉禾二年正月朔日，辭太子而去。

一日仙公辭吴主曰：山林微賤久藉恩庇，今當違遠丹陛，恐未有再見期，願陛下息兵子民推誠惠物永安宗社長享太平。吴主曰：卿名隸丹臺，豈久淹塵世者也。嘉禾三年正月一日登括蒼山，謂弟子張泰言鄭思遠等曰：吾比爲吴王所留未誦洞經，於是以所受上清靈寶諸經精心研誦。赤烏元年戊午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太上遣天吏以金簡玉書册文錫命仙公，第一錫命曰：

項生圓光，金章玉文以酬宿德，紀綱道門後賢仰止，秉持法輪太上尊教，三天所詮矣。第三錫命曰：無上學仙弟子葛玄，體德弘道開化未悟，普濟羣品俱超妙覺，功成名揚高真信伏，三界羣靈尊奉穆穆，恩盈十方咸濟所欲也。宜錫子位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六天大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經籙，給真仙玉童玉女各五百人侍真，左執九曜之華旛，右捧洞玄之真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典，天帝諱遠，奉勅命告行於霍童山。仙公乃謂門人曰：五芝吾已盡服，受書已定，當以七年秋八月十五日上昇也。

王氏《神仙傳》云：葛真人七世修積方證左宮仙公之任。《別傳》云：昔十方諸天啓請真王大帝演說《九霄大梵雷霆玉經》，勅元卿等可同太尉帝遂升元皇洞真之輦，諸天車從火鈴侍衛部衆詣三天門下，首謁太上玉京左宮仙公於天機省，次謁九州都仙於天樞省，後謁三天大法師於太玄都省。又元始天尊昔勅太清無上元君令九州都仙判雷霆太省事，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判雷霆玄省事，三天大法師判雷霆都省事，浮丘大仙僉書雷霆三省事。乃知仙公天職亦在三省矣。

黃鉞雷霆大使尚父等侍衛瓊輿，上登三境，奏聞元始求旨流傳。俄頃二帥還奏曰：百辟會集於三省。大赤烏二年正月一日，仙公登勞盛山精思念道，是日中感太上授以千真科戒，乃與衆真演說勸戒未悟流傳於世。時吳主於方山爲仙公立洞玄觀。

《別傳》云：于時李參蜀郡人，及王玄冲訪道鶴鳴雲臺嵩山少室間，聞吳有仙人葛公，往師焉。問曰：道

《金陵六朝記》云：仙公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山有洗藥池名白上池見在。《建康實録》云：今方山猶有仙公嘗煮藥鐺及藥臼在。

仙公弟子五百餘人，入室者張泰言、孔思遠也，及李參、王玄冲也。

《金書玉字》凡十卷，及大極龍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典，天帝諱遠，奉勅命告行於霍童山。仙公乃謂門人曰：五芝吾已盡服，受書已定，當以七年秋八月十五日上昇也。

王氏《神仙傳》云：葛真人七世修積方證左宮仙公之任。《別傳》云：昔十方諸天啓請真王大帝演說《九霄大梵雷霆玉經》，勅元卿等可同太尉帝遂升元皇洞真之輦，諸天車從火鈴侍衛部衆詣三天門下，首謁太上玉京左宮仙公於天機省，次謁九州都仙於天樞省，後謁三天大法師於太玄都省。又元始天尊昔勅太清無上元君令九州都仙判雷霆太省事，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判雷霆玄省事，三天大法師判雷霆都省事，浮丘大仙僉書雷霆三省事。乃知仙公天職亦在三省矣。

赤烏二年正月一日，仙公登勞盛山精思念道，是日中感太上授以千真科戒，乃與衆真演說勸戒未悟流傳於世。時吳主於方山爲仙公立洞玄觀。

《金陵六朝記》云：仙公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山有洗藥池名白上池見在。《建康實録》云：今方山猶有仙公嘗煮藥鐺及藥臼在。

仙公弟子五百餘人，入室者張泰言、孔思遠也，及李參、王玄冲也。

《別傳》云：于時李參蜀郡人，及王玄冲訪道鶴鳴雲臺嵩山少室間，聞吳有仙人葛公，往師焉。問曰：道

受《太清》等丹經，今悉以付汝，然上天禁重勿傳非人也。若有志心之士宜依四極明科盟跪授之。其諸品符籙洞真洞玄洞神真經等，是太極真人徐來勒授我。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飛仙守衛，吾昇舉之後可傳諸名山洞臺，勿閉天

道也。又以仙藥各一丸并流明七曜紫丸之丹與令服之，既服丹即神怡體輕不復飢渴，乃謂玄冲等曰：子等當還嵩山齋三年，復往王屋山精思大法也。玄冲等請留侍，曰：子心但存我我即可見，不必依戀也。嵩高諸真當復教子矣。後五年復當付子秘訣，成子之道，方得洞視無形如明鏡中物也。又謂曰：子等當處閬風臺三百年，然後乃升天耳。夫仙道有即時升天者，亦有十年數十年百年數百年，亦有千年數千年至萬年而後升天者，由其挺分與功行多少也。未得升舉之時，皆居五嶽名山，及八海中十洲三島，其中皆七寶宮殿瓊樓玉房，仙藥衆寶尤多，不可名狀，鸞鳳、麒麟交躍戲舞，玉樹、瓊林自然音樂，凡仙人之未升舉者，多居此諸名山也，要在勤而行之耳。

《別傳》云：玄冲等長跪曰：竊聞有七聖披七色法服，而二聖高仙或在終南、赤城、嵩山，不審何經所載，可得聞否？仙公曰：高仙是南極真人所謂十方神仙化形是正真也，《七聖玄紀》云：赤君下教變迹與六弟子俱皆顯姓名也。

仙公以升舉有期，當立壇醮謝天地山川百靈，乃於福庭之中築壇名八景，擇吉日登壇告謝天地。于時天花舞空神光燭天，至赤烏七年八月十五日，忽仙樂寥亮旍幢翳天麟駕羽車浮空沓至，仙童玉女左右擁衛，祥雲白鶴盤桓不已，於是仙公停駕空中，賦詩二篇，然後上升而去。其一曰：真人昔遺玉佩鳴珂，坐八景琅輿，霓旍絳節前後導從，仙童玉女左右擁衛，祥雲白鶴盤繞碧空，冉冉而升。弟子鄒明等攀戀不已，於是仙公停駕空中，賦詩二篇，其一曰：真人昔遺教，愍念孤癡子。蔽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掩，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蹩躠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始。吾令獲輕舉，修行立功耳。其二曰：我今便升天，愍念諸儒英。大道體虛无，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窈窈中昭明。莫言道虛誕，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上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承書依法啓迎，一如三天舊典，勑天帝諱遠奉旨告行於閤皂福庭。仙公受詔畢，跪服金丹，遂與弟子言別，登着衣臺身披離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三界盡稽首，從容紫宮裏。停駕虛无中，人生若流水。臨別屬素翰，粗標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便升天，愍念諸天大魔王之職，主行三洞四輔經籙事，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上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承書依法啓迎，一如三天舊典，勑天帝諱遠奉旨告行於閤皂福庭。仙公受詔畢，跪服金丹，遂與弟子言別，登着衣臺身披離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玉佩鳴珂，坐八景琅輿，霓旍絳節前後導從，仙童玉女左右擁衛，祥雲白鶴盤繞碧空，冉冉而升。弟子鄒明等攀戀不已，於是仙公停駕空中，賦詩二篇，其一曰：真人昔遺教，愍念孤癡子。蔽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掩，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蹩躠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始。吾令獲輕舉，修行立功耳。其二曰：我今便升天，愍念諸儒英。大道體虛无，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窈窈中昭明。莫言道虛誕，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上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承書依法啓迎，一如三天舊典，勑天帝諱遠奉旨告行於閤皂福庭。仙公受詔畢，跪服金丹，遂與弟子言別，登着衣臺身披離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玉佩鳴珂，坐八景琅輿，霓旍絳節前後導從，仙童玉女左右擁衛，祥雲白鶴盤繞碧空，冉冉而升。弟子鄒明等攀戀不已，於是仙公停駕空中，賦詩二篇，其一曰：真人昔遺教，愍念孤癡子。蔽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掩，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蹩躠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始。吾令獲輕舉，修行立功耳。其二曰：我今便升天，愍念諸儒英。大道體虛无，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窈窈中昭明。莫言道虛誕，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上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承書依法啓迎，一如三天舊典，勑天帝諱遠奉旨告行於閤皂福庭。仙公受詔畢，跪服金丹，遂與弟子言別，登着衣臺身披離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

騰輕。逍遥有無間，流朗絶形名。神童俠侍側，自然朝萬靈。飄飄八景輿，先亡悉超遊宴白玉京。七祖生福堂，冥感今乃生。王侯能篤信，必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其三曰：散誕遊山水，吐納靈和涎。鍊氣同希夷，静曜空衢，紅雲擁帝前。暫紆蓬萊宫，倏忽已賓天。偉偉衆真會，渺渺陵重玄。體固無終劫，金顔隨日鮮。歡樂太上境，悲念一切頑。誰能離死壞，結是冥中緣。悠悠成至道，無有入無間。微妙良難測，智者謂我賢。若能弘衆妙，輕舉升神仙。仙公上升時年八十一，仙公在世時恒凭一桐木几，及上升後其几化爲三足白麑，時出山上。

陶碑云：三足白麑百齡不異其質。

孔懌《會稽記》云：仙公得道後，几遂化為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中見此案几，蓋欲飛騰之兆也。

初仙公嘗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云經一神廟，廟神使主簿傳教語賈人曰：欲附一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著不可取。及達會稽輒以報仙公，仙公自取之，即得題曰：太極左宫仙公也。

賈善翔《高道傳》曰：乃東華小童君書也，字皆科斗古文。

仙公嘗著《道德經序》及《清静經傳授次第》，又著《斷穀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經》一十九卷，集《慈悲道場九幽大懺法》十卷云。

《唐書·藝文志》云：葛仙公録狐子方金訣三卷。

❶『盧』字原底本不清，據上下文義改。

❷『長玄』據文義疑作『長生』。

仙公鍊丹井銘

宋莆川方峻景通撰

仙公冲晦，營鍊長林。仙公顯明，海島流音。方臺白麑，丹砂黄金。神飛萬天，井存于今。碧甃函文，銀床半尋。涵清洌寒，滌慮洗心。德地不改，短綆汲深。我長斯民，知宗青元。周詢故里，景仰遺研。勒銘琳館，庸永闕傳。

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道冠兩儀之先，名絶萬物之始者，固言語所不得辯，稱謂所莫能筌焉。云何以文字述，云何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遂嘿也，將升摛其玉昏。是故出關導以兩卷，隱居不遠千里寓文，令懷靈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後，弈代間出雲篆龍章之牒，炳發於林岫，瓌辭麗氣之旨藻蔚於庭莚，其可以垂軌範著謠誦者迄于兹辰。昔在中葉甘左見駭於魏王象奉擅奇於吴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邁蓋其尤彰彰者矣。公于時雖歷游名嶽，多居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視則連峰入海，南眺則重嶂切雲，西臨江澨，北傍郊邑，斯潜顯之奥區，出處之關津。半尋石井，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鹿百齡不異其質，精靈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衛。麻衣史宗之儔，相繼棲託，後有孫慰祖亦嗣居彌歲山陰。潘洪宇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住餘姚四明隩國爲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絶既術識有用爲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相率與出制不由己，以此山在五縣衝要舍而留止，于兹十有五載，將欲移憩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爲蔭其樹者尚愛其枝，況仙公真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乃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名迹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公。故抱朴著書亦云余從祖仙公，乃斯石而鐫之。仙公姓葛，諱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抱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談，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誥》并《葛氏舊譜》，則事有未符，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説猶如執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徒見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同異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長往不返，恒與郭聲子等相隨久，當授任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察人祇，瞻望舊鄉，能無纍纍之歎，顧眄後學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真仙遺則云爾。

九垓夐絶，七度虚縣。分空置境，聚氣搆天。物滋數後，化起象前。翻琰之徒皆被挫斥，敬憚仙公動相諮稟。公馳涉川嶽，龍虎衛從，長山、蓋竹尤多去來，天台、蘭風是焉遊憩。時舊遂還京邑，視人如戲，詭譎倜儻，縱倒河山，雖投鳧履墜叱石羊起，蔑以加焉。于兹十有五載，將欲于時有人漂海隨風渺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仙公。令歸吴達之，由是舉世翕然，號爲仙公。故抱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談，云斯石而鐫之。仙公姓葛，諱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誥》并《葛氏舊譜》，則事有未符，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説猶如執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徒見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同異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長往不返，恒與郭聲子等相隨久，當授任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察人祇，瞻望舊鄉，能無纍纍之歎，顧眄後學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真仙遺則云爾。

九垓夐絶，七變鑪火九丹。於是五通具足，化遯無方。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内懷精害，

命隨形轉，神寄業傳。泉墟共往，霜野於衰，竹栢翠微。彭羨獨歸。生因事攝，年以學祈。如金在冶，如帛在機。仙公珪警，臨齠發穎。襄童比迹，項孺聯影。濯質綺闈，凝心黛嶺。虎變已攄，龍輈遂聘。碧壇自肅，懷古惻衷。褐來臺霍，偃蹇蘭穹。玉水不窮。巡芳沐道，表茲峻碣，永扇高風。蘭風寓憩，已勒豐碑。未鐫貞琰。今之遠裔，敬思刊樹，傳芳來葉。

宋勅封，勅云：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於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寄言立稱，咸造宗極，出入無畛，與道翱翔，壇宇琳宮，積有年矣。祈禳休應，美利在民，肆加褒榮，特建崇號。尚祈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冲應真人。崇寧三年。

勅云：莊周氏云：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仙之謂與爾，修于名山以成妙道，世傳飛升尚矣，在崇寧間，固已錫封。乃者部使者從邦甿之請，復以祀禱應響、歲事屢豐之狀來上。朕於方士，說無所嗜，嘉其有功於民，爰命禮官用衍稱謂。若夫乘雲御風，遊乎八極之表，何有於名，然姑以見朕褒表之忱，可特封冲應孚佑真君。淳祐六年。

太極葛仙公傳

（范恩君點校）

010 紫陽真人内傳

經名：紫陽真人内傳。一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參校版本：《正統道藏》太玄部《雲笈七籤》卷一百六《紫陽真人周君内傳》。

紫陽真人本姓周，諱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周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官。祖父玄，元鳳元年爲青州刺史。父祕，爲范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太守。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爲人沉重，少於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静處，不結名好。然精思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初，正東向立，漱口嚥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此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耳。至月朔旦之日，輒遊行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貧乏飢餓之人，輒解衣與之。時時登上名山喟然悲歎。或入石室之中，歡然獨笑。時陳留大多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沉美，咸修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輒辭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逼不得已，遂出相見。咸大發請問，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凝默内閉，斂神虚静，頷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陳留大荒，斗米千錢，路多飢民。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而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守之彌年，見教守三一之法，對萬物如臨赤子，斯陰積善德仁逮之施矣。又有黄泰者，寓在陳留，婦兒無有，單身隻立，了無親戚，人亦不知其所從來。常著故敗皮袴角皮褶，恒賣芒履在陳留市中。君常潜行經過市中，見泰衣束殊弊。君每曾聞仙方説云：仙人目瞳子正方。而黄泰雖復外形帶索，目方面光，密而奇之，中心猶喜。還歸，數使人買芒履，因以金銀錢帛著其物中，陰以與之。數數行之，如此非一。黄泰遂詣君，君見迎而拜之，將入静室，乃是中嶽仙人。泰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感於我❶，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蘇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岑先生見授鍊身消災之近術。後又傳❷仇公，仇公乃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仇公見告云：術識盡此，不能使子白日升天，上爲真官也。致吾於涓子。涓子者，中仙人也。守之彌年，見教守三一之法，曰：三一者，太微之玄真，上清之元圖，一曰洞真，二曰妙經，三曰素靈。東海小童君藏之於靈景之城、琳霄之室，非有仙籍者不授矣。此書淵祕，非賢勿宣，汝有至心，故以相付。八節存之，一則消除萬害，一則形軀不敗。能守之，致雲車羽蓋，坐造風雨，激電砰磕矣。乃地仙之美術，長生之真法。

吾因受之，得以遊翔名山，往來方諸之館，寢息丹陵之丘，看望八表，得意而栖，從容以來，數百年中良爲樂足，樂足而思此居。泰而不復否，非順天行化，與時消息之謂也。故以投身臭濁，觀化囂譁，賣履弊作，唯下是居，自謂庸庸，不能甄識朱碧於凡壤之中矣，而子猶有察真之鑒，數獲惠遺，非所悟也。欣子有尚，故來相詣。君再拜頓首，自陳少好長生，唯願登仙度世。夙夜靜思，願與真人相遇，沐浴素流，禀受奇訣。今靈啓神降，得接聖顔，千秋志願，慶莫大焉。乃復頓頭，請乞奇要。仙人曰：子坐，吾將告子。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服氣，吞景嚥漿，不復須陰丹内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❸在内，令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也。雖復穀斷❹，人體重滯，奄奄淡悶，所夢非真，顛倒飜錯，邪俗不除，皆由於蟲在其内，摇動五藏故也。殺之方，用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黄六兩、茱萸根大者七寸、术七兩、桂四兩、雲芝英五兩，凡七種。先取菖蒲根煮醲作酒、使清醇重美，一斗半，以七種藥㕮咀，内器中漬之，亦可不用㕮咀。三宿乃出，暴之令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暴之。須酒盡乃止。臼中擣之，下細篩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内疾實上氣，心胸結塞，益肌膚，令體輕有華光。盡一劑，則三尸枯，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填丸，加曾青、黄精各一兩，以斷穀。畢，可導引服氣，不得其理❺，可先服食衆草，巨勝、茯苓、术、桂、天門冬、黄連、地黄、大黄、桃糒及皮任擇焉。雖服此藥以得其力，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矣。爲可延年益壽，不辟其死也。君按次爲之，服食术五年，身生光澤，徹視内見五藏，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與太極真人爲友，拜爲仙官之主，其位可司真公、定元公、太生公，及中黄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位皆上仙也。或爲仙卿，或爲仙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或遊翔小有，羣集清虚之宮，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仙❻，下仙之次也。我受涓子祕要，善守三一之道，役使鬼神，受太極帝君真印封掌名山，以得不死，亦是金闕帝君真書之首，衆妙之大訣。但吾所學少，成地仙人也。子名上金書於方諸之宮，命登青録爲字，所謂金閭玉名，已定於天曹矣，必能乘雲駕龍，上造以紫陽太清，佩金真玉光龍衣虎帶，拜爲真人。我之道術，可教陸仙尸解之人耳，非子真人所可學也。且我是中仙耳，不足以爲子師。然守一鍊神，

雖非上真之道，亦是中真地仙之好事，亦能朝千山之神，攝川澤之精，吐故於七華之下，納新於三宮之上，禮乎赤子，謁乎真人，恭乎嬰兒。三真者，乃身宅之帝君，混二十四氣，分入太微，又分號二十四真。能善斯道於三寸之間，則三宮真人可見。見則雲車羽蓋、龍虎之袍未可得也。千乘萬騎可見而得乘御也，列名九圖，飛行上清。上元用立春，從東斗來還。下元用立夏，從南斗來還。中元用立冬，從北斗來還。三氣上昇，身亦存之，日之四節，一之往反也。其法鮮矣，其用浩矣，其事近矣，其生長矣。苟得其道，亦變形萬端，身出水火，收束虎豹，役使鬼神也。子亦復宜知此道，以漸升進耳。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菌、朱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道畢矣。不爲試子也，吾行當被玄洲召去三十日，近比者之頃，當時相詣，以啓子之未悟爾。自行哉，可遠索師也。必欲該道真妙，窮微極素。當艱苦嶮試，浮遊五嶽，雖遇真人，未即授子真道也。不百餘年，雲車羽蓋、龍虎之袍未可得也。君再拜受教，退齋，沐浴五香，七日七夜不寐，但危坐接手，存念至道。乃以平旦燒香，北向再拜，服此神芝。五年之間，視見千里之外。身輕，能超十丈，日步行五百里。能隱能彰，坐在立亡。能巡行名山，尋索仙人。聞有欒先生者，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蹻經》，乃追尋之。入蒙山大洞黃庭之中，遇衍門子乘白鹿，執羽蓋，杖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遇於黃庭。君乃再拜丹臺之中，何憂不仙乎？王屋清虛洞宮大多仙人，子始學，宜登此山。乃越江河登此，何索？君對曰：聞有欒先生得道此山，能讀《龍蹻經》，故來，欲見而受之耳。門子曰：欒先生，仙之下耳，子乃真人也。以真問仙，不亦煩乎？子遇真人，乃子之師也。中仙已下，非子所學。乃出《龍蹻經》以授之，《三皇内文》以召神靈，以劾百鬼。乃退齋少室山三月，乃遊登王屋山，發洞門，入丹室，大遇仙人，皆披素讀經，見君皆起立。有趙他子授君《芝圖》十六首，受《五行祕符》而退齋。復登王屋山，遇黃先生，受《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乃退登嶓冢山，遇上魏君，受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籙》、《右庚素文攝殺之律》。乃退齋三月，登嵩高山，入洞門，遇中央黃老君游觀丹城，潛行洞庭，合會仙人在嵩高山太室洞門之内，以紫雲爲蓋，柔玉爲床，鳳衣神冠，佩真執節，左帶流金之鈴，右帶八光之策，神虎俠洞門，靈狩衛太室，左侍者清真小童，右侍者太和玉女，各百餘人，捧神醴之琬，詠《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誦《大有妙經》二十一曲。其中庭有青腰玉女，執玄玉南震之燈，散花燒香，衛黃老君。黃老君既至，頓頭再拜，乞長生老君巾三華九陽之巾，手彈流徵雲珠素琴，被服金光，天姿嚴峻，眼有電精，口含玉膏。君既至，頓頭再拜，乞長生度世，願上佐仙宮。黃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内，見白元君耶？君對曰：實存洞房，嘗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

道未足矣，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也。子見白元君，未見无英君，且復行也。君再拜受教，復頓頭乞得侍接龍車，爲遊走之使。黄老君曰：洞房之内，至精之中，有大神不可名，安出紫房，遊戲丹田，上通太微，乃下洞玄。小有爲白元君，大有爲无英君。見白元君，下仙之事也，可壽三千年。若見无英君，乃爲真也，可壽一萬年。可精更存之，不試子也。君再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受《泰清上經》。退登峨嵋山，入中空洞金府，遇寧先生，受《太丹隱書》八禀十訣。退登岷山，遇陰先生，受《九赤斑符》。退登岐山，遇臧延甫，受《憂樂曲素訣辭》。乃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乃退登牛首山，遇張子房，受《太清真經》。乃退登九嶷山，遇李伯陽，受《李氏幽經》。乃遊登鍾山，遇高丘子，受《金丹方》二十七首。乃登鶴鳴山，遇陽安君，受《金液丹經》、《九鼎神丹圖》。乃登猛山，遇青精先生，受《黄素傳》。乃登陸渾山，潜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受《隱地八術》。乃登戎山，遇趙伯玄，受《三九素語》。乃登陽洛山，遇幼陽君，受《青要紫書》、《三五順行》。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命青圖》、《上皇氏紀籍》。乃登鳥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内視圖中經》。乃登曜名山，遇太帝候夜神童，受《金根之經》。乃登陸渾山，遇司馬季主，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乃登大庭山，遇劉子先，受《七變神法》。乃登都廣，登建木，遇谷希子，受黄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乃登桐栢山，遇王喬，受《素奏丹符》。乃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受《上元真書》。乃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受《黄水月華四真法》。乃至合梨山，遇皇人，受《八素真人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遇黄臺萬畢先生，受《九真中經》。乃登玄龍羽野，遇玉童十人、九氣丈人，得《白羽紫蓋服黄水月華法》。乃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真小童君，受《金真要訣》。黄老君曰❼：可還祕字》。乃退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龔仲陽，受《仙忌真記》。乃西遊登空室，遇李子耳，受《隱地八術》。乃登戎山，遇趙伯玄，受《三九素語》。乃登陽洛山，遇幼陽君，受《青要紫書》、《三五順行》。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命青圖》、《上皇氏紀籍》。乃登鳥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内視圖中經》。乃登曜名山，遇太帝候夜神童，受《金根之經》。乃登陸渾山，遇司馬季主，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乃登大庭山，遇劉子先，受《七變神法》。乃登都廣，登建木，遇谷希子，受黄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乃登桐栢山，遇王喬，受《素奏丹符》。乃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受《上元真書》。乃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受《黄水月華四真法》。乃至合梨山，遇皇人，受《八素真人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遇黄臺萬畢先生，受《九真中經》。乃登玄龍羽野，遇玉童十人、九氣丈人，得《白羽紫蓋服黄水月華法》。乃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真小童君，受《金真要訣》。黄老君曰❼：可還祕字》。乃退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龔仲陽，受《仙忌真記》。乃西遊登空室，遇李子耳，受《隱地八術》。乃登戎山，遇趙伯玄，受《三九素語》。乃登陽洛山，遇幼陽君，受《青要紫書》、《三五順行》。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命青圖》、《上皇氏紀籍》。乃登鳥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内視圖中經》。乃登曜名山，遇太帝候夜神童，受《金根之經》。乃登陸渾山，遇司馬季主，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乃登大庭山，遇劉子先，受《七變神法》。乃登都廣，登建木，遇谷希子，受黄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乃登桐栢山，遇王喬，受《素奏丹符》。乃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受《上元真書》。乃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受《黄水月華四真法》。乃至合梨山，遇皇人，受《八素真人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遇黄臺萬畢先生，受《九真中經》。乃登玄龍羽野，遇玉童十人、九氣丈人，得《白羽紫蓋服黄水月華法》。乃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真小童君，受《金真要訣》。黄老君曰❼：可還

見洞房之中有二大神：无英、白元君也，被服狀如在空山中者。黄老君笑而言：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此白日昇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授子上真之道。君乃還登常山石室中，齋戒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无英君、黄老君遂便授之《大洞真經》三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侍直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上詣太微宫，受書爲紫陽真人，佩黄旄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粘，飲金液之漿，治葛衍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宫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右，一月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嶓冢爲紫陽别宫，所謂洞庭潛宫也。嶓冢山有洞穴，潛行通王屋清虚小有天，亦潛通閬風也。

真人曰：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也。山腹中空虚，是爲洞庭。人頭中空虚，是爲洞房。是以真人處天，處山、處人，入無間，以黍米容蓬萊山，包括六合，天地不能載焉。唯精思存真，守三宫，朝一神，勤苦念之，必見无英、白元、黄老在洞房焉。見則長生成仙。家有三年三見矣，見則長生成仙。家有三一，長生不滅。能存三一，名上玉札。雲車羽蓋既來，便成真人。先守三一，能存三元，上爲乃可遊遨名山，尋西晨洞房，與天相望。能存三元，上爲言矣。真人周君曰：諸應得仙道，皆皇天上清金闕帝君所以乘雲迅先百過小試之，皆過，仙人所保舉者，龍，周行九天者，寔洞房三元真一之事也。吾食术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徊遊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忻鳥獸之相噉，川瀆吐精，丘陵蓊鬱，百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瀨，静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不逮，守形思仙二千七百餘歲，實樂中仙，不營當世。今卒被召，請從此别。云涓子是臨去之時著書與子玄别。玄丹者泥丸也，其義出《太上素靈經》。守三一得爲地仙，守洞房得爲真人，守玄丹升太微宫也。勤而行之，自得此書。此腹，獲金闕帝君守三元真一之法，於是遂隱於橐山，能致風雨。學道在世二言信矣。非賢慎泄之。真人之言：不千七百年，一旦告人云：被大微召補得見太平，有志道而隱者，可示此書仙公，遂去而不知所終矣。語子玄耳。子其慎之，寧勿宣。

摹召法主本，本是晉隆安三年太歲己亥正月七日甲子書畢。

又注云：周君後漢元鳳元年太歲辛丑七月五日己卯生，到元康元年太歲丙辰師蘇君受三一貞白條例，云有三千四百八十八字，今數有三千四百八十九字，不知何字是長，不容輒試。

周君所受道真書目録

《金闕帝君守三元真一法》，東海小童傳涓子，涓子傳蘇子，蘇子傳周子。

尋欒先生《龍蹻經》於蒙山大洞黄庭之中，遇衍門子受《龍蹻經》并《三皇内文》。在黄庭之中。

趙他子《芝圖》十六首，《五行祕符》。在王屋洞門丹室中。

王先生《黄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及二十四訣。在王屋山中。

上魏君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籙》、《右庚素文攝殺之律》。在嶓冢山中。

太和玉女《大有妙經》、《太上素靈經》。在丹城銅之内。

沙野帛先生《泰清上經》。在白雲山中。

甯先生《大丹隱書》八稟十訣。在峨嵋山金匱府中。

陰生先《九赤斑符》『在岷山中。

臧延甫《憂樂曲素訣辭》。在岷山中。

淮南子成《天關三圖》。在梁山中。

張子房《泰清真經》。在牛首山中

李氏《幽神經》。在九嶽山中。

高丘子《金丹❽方》二十七首。在鍾山中。

陽安君《金液丹經》、《九鼎神丹❾圖》。在鶴鳴山中。

青精先生《八表黄素傳》。在猛山中。

李子耳《隱地八術》。在陸渾山潜入伊川洞室中。

趙伯玄《三九素語》。在峨嵋山中。

幼陽君《丹字紫書》、《三五順行》。在陽洛山中。

司命君《經命青圖》、《上皇籍》。在大霍山中。

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内視中方》。在鳥鼠山中。

太帝候夜神童《金根之經》。在曜冥山中。

司馬季主《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在委羽山中。

劉子先《七變神法》。在大庭山中。

谷希子《黄氣之法》、《泰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在都廣建木山中。

王子喬《素奏丹符》。在桐栢山中。

南嶽赤松子《上元真書》。在太華山中。

九老仙都君《黄水月華四真法》。在太冥山中。

皇人《八素真經》、《太上隱書》。在合梨山中。

萬先生《九真中經》。在景山黄臺中。

玉童子十人、九氣丈人得《白羽紫蓋黄水月華》。在玄壟羽野。

青真小童君《金書祕字》在扶廣山中。

龔仲陽《仙忌真記》。在朱火丹陸之室。

中央黄老君《大洞真經》三十九篇。在常山中受。

右周君所受諸經書目。

二真人作詩曰

策駕玄中漠，庇素扶琳林。妙微

混沌邁，長翻朱煙岑。八景停玉輪，清軒覽明真。左攝飛行遊，右顧凌八天。洞豁辨協晨，仰感發皇人。至暢理自會，靈妙體豈珍。

西玄鬱絶根，高耀拂輝明。眇眇流遐澄，育光拔皓清。房素重離裏，安妙寄蘭生。命駕飛八景，迅集迴南傾。萬里誰云凌厲陽羽野，結嘯八極城。遐，我超不稽靈。誘會有素娛，端駕講所精。至道方朗豁，知來温新齡。

晨應載景陽，攀暉德所鍾。徘徊重玄巔，翻焉降飛龍。參騰八紘外，翱翔閶闔方。蓂風生丹室，雲合窈寥中。迭域谷希子，值素潜太空。長錦中有景，永煙被山容。空絶廣寒宅，混洞道沌同。積静八朗豁，素阿蒙長通。我汎陽寥景，虚煙動清風。

嗷嘈太微觀，崚嶒九玄所。中有執寂賓，洞嘯静寒處。西有六領師，尋輝與曉語。來非皇人賓，去非飛仙旅。我超騰羽蓋，徘徊清泠渚。豁虚八極上，清煙凌飄舉。

命駕出三玄，流鈴飛漢賓。皇皇太和庭，鬱儀清虚觀。結璘絶煙際，尋輝七靈煥。素遨凌紫天，洞遊無名館。龍旂迴瓊輪，四眼應景散。聊且期時通，温之至道旦。

周裴二真叙

江乘令晋陵華僑，世奉俗神，忽夢見羣鬼神與之遊行飲食。羣鬼所與僑共飲酒，僑亦至醉，還家輒吐所飲噉之物。數年諸鬼遂課限僑舉才，僑不得已，先後所舉十餘人，皆至死亡。鬼以僑所舉得才，有知人之識，限課轉多。若小稽違，便彈治之。僑自懼必爲諸鬼所困，於是背俗入道，詣祭酒丹陽許治，受奉道之法。羣鬼各便消散，不復來往。奉道數年，忽夢見二人年可五十，容儀衣服非常。後遂二人見，或一月三十日時時往來僑家靖室中。唯僑得見。一人姓周，一人姓裴。裴雅重才理，非僑所申。周似不如。此二人先後教授僑經書，書皆與《五千文》相參，多説道家誡行養性事，亦有讖緯。所受二人經書，皆隱祕不宣。周自作傳，裴作未成。裴所作樂序及周傳如

紫陽真人内傳

❶《雲笈七籤》卷一百六《紫陽真人周君内傳》（下簡稱《雲笈七籤》本）此句『感』前有一『誠』字。

❷據《雲笈七籤》本，『傳』應作『遇』。

❸『三蟲』二字，據《雲笈七籤》本補。

❹『穀斷』二字《雲笈七籤》本作『斷穀』。

❺《雲笈七籤》本此句作『若導引服氣，不得其理』。

❻『仙』字據《雲笈七籤》本補。

❼『曰』字據《雲笈七籤》本補。

❽『金丹』原作『全』，據上文改。

❾『丹』字據上文補。

（尹志華點校）

011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

經名：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曌經君，姓楊，諱羲和，南嶽夫人之弟子，許仙侯及帝晨度經之師也。以晋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爲簡文相府時舍人。衆真以興寧初多來降，至三年乙丑歲安妃下嬪，此後數數降集，事迹不顯，云應解劍隱化。以泰元十三年戊子歲，乃乘雲駕龍，西謁太素，北朝玉清。車軨執事，高佐四輔，侍晨帝躬，總括吴越鬼神之司，傳記未顯於世也。九華真妃，晋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欘，上丹下青，文采光鮮。腰中有緑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黄色，更相叅厠。左帶玉珮，珮亦如世間珮。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内，如日下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鬢鬢，整頓絶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銀，白珠約臂。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盛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一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飭非常。神女及侍者顔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初來入户，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户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羲和即起立，夫人曰：今日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作禮耳。羲和其夕先坐承床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牀坐東向，各以左手作禮。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虚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子也。太虚元君昔遣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爲安，名鬱嬪，字靈蕭。

紫微夫人又問羲和：世上曾見有此人不。羲和答曰：靈尊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因大笑：於爾何如，羲和不復答。紫清真妃坐良久都不言，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内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如梨耳。妃先以一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令各食之。食之畢，良久移時，真妃問羲和：年已幾，是何月生。羲和登答：年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也。真妃又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至道高妙，備寔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日得叙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羅之纏矣。羲和乃稱名答曰：沉淪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靈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蒙啓訓，以祛其暗濟，羲和元夙夜所願也。真妃曰：君今

語不得有謙飭，謙飭之辭，殊非所宜。又良久，真妃具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者，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羲和答：奉命。即登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曰：

靈關竪空上，瓊臺竦鬱羅。紫宮乘緑景，靈觀藹嵯峨。琅軒朱房内，上德煥絳霞。俯漱靈瓶津，仰掇碧榛華。濯足玉天池，鼓抱牽牛河。遂策濁雲駕，落龍轡玄阿。振衣塵滓際，騫裳步景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携雙清内，上真道不邪。

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

羲和書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勿云云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可微訪耳。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示一善事耳。羲和又辟紙染筆，夫人見授詩曰：

二象内外泮，玄氣果中分。冥會不待駕，所期貴得真。南嶽鑄明金，眇觀傾笈瓮。良德飛霞照，遂感靈霄人。乘颺桐衾寢，齊牢携絳雲。仰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宜。同目感恒象，高唱爲爾因。

書訖，紫微夫人取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於我，爲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嶽夫人當還，我當與妃共迎之於雲際間，明日不還者，乃復數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與真妃俱來詣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真妃小留在後而言曰：冥情未攄，意氣未忘，想君俱詠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羲和手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户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真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宫九華真妃，
羲師紫陽真人，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
茅中君，
清靈真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都未嘗見此人，來多論金庭山中事，與衆真共語。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人，共言平耳。又前後初有真人來見降者，初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也，都不與羲和語。又時皆自不即與其羲和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又羲和辟紙待受，真妃乃徐微言而受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虚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真於龜臺，受玉章于高上，荷虎籙於紫皇，秉瓊鉞於五帝，受書爲上真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扇九羅，足躡玄房。霄形靈虚，仰掇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躡三辰而俱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宫，訪搜紫童，求玉宫之良儔，偶高靈而爲雙，接玄引奇友于帝卿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曆數，俯景塵沫，叅龍下邁。招冥求之雄，追得疋之黨耳。自宿命相與，乃有默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携鴈而行，匏

爵分味。醮衾結裳，顧疇中會，內藏真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成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宜乎。然此自復是二象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化反淡，凝清虛，刃靈刀。七累遺任，太素保真。啓玉清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鞏流霄。使風歌雲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擲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烟，眼電激光。上寢瑕房，流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爲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奚必抱衾均年，有輕中之接，塵穢七神，悲魂狂魄乎。蓋是妾求氏族之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志懷真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北玄。同掇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閬園，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池之濱。紫華毛帔，日冕容冠。逍遥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徘龍臺。仰嗽金髓，誦歌玉玄。浮空寢宴，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母奏烟。齊首偶觀，携帶交群。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會，妾心無辭，且亦不得背實反冥，苟任胸懷矣。

　　啜畢，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詣，蓋豁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

　　紫微夫人曰：真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玄運冥分使之然耳。

　　南嶽夫人見啜書，曰：冥期數感，玄運相適，應分來聘，親構因緣，此携真之善事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迹矣。偶靈妃而接景，聘爾慎言濁生之下道，壞真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之益，益得而無傷絶之術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絶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慎言濁生之下道，壞真霄之正氣也。

　　紫微夫人曰：真妃有神虎内真違此舉，誤人不小。真妃之辭盡矣，論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絶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慎言濁生之下道，壞真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觀謂之黄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爲汝遘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慎復疑哂於心胸矣。

　　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上相携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真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曰：携手雙臺悟，歎良會景軿同，幾於此齊乎。

　　清靈真人啜書曰：黄赤之道，混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真流軿宴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於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

於淫氣，兼以行之。隱書者，適足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恃，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爲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黄赤存於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

雞鳴時，南嶽夫人受書曰：雞既鳴矣，論好之緣篤也。紫陽真人受書曰：太虛遠逸高畢，同接禮賢之義，著之於冥運，爾慎心係於黄赤之疑。

茅中君受書曰：玄摽觸景府，和塵藹玉振。微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

言畢，諸真人各去，真妃小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爲一辭也。而受書曰：忘懷簡素，暉心齊契。方當數親虔清宇德，與流景合冥觀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尚靈映，縱滯忘鄙耳。言畢，而見持手而下牀，未至尸之間，忽然失所在。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真妃受書曰：景應雙粲，雲會玄落。龍秀五空，採瓊閬臺。長歌靈慢，煥啓玉扉眇矣。遺事與世長辭，霞軟絳波，電赴紫棲。共携清響之外，同遊雲岫廣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

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清，玄氣赴霄。體邁玉虛，心遺艱鋒。雖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於寂波之表。夫餐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此若此人者，必能遊騰玄漠，同棲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謂體生玉光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如其心併愆浪，目擊色袂，動與罔罟共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啓，静與爭競爲分者，此乃適仙路邈，石，決牖之術，即能徹洞萬靈，眇察絶求生日闊也。子其慎之。

羲和書畢，取以見，與羲和，口答唯唯，乞請之。

六月二十九日，桐栢真人同來降三十日夜，九華真妃、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同降。真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令寫之。書題如左：

《上清玉霞紫映内觀隱書》

《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書》

右二卷名目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九華真妃、紫微桐栢清靈三真人、茅二君同降，良久，羲和乃自陳於衆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

靈，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真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日明君，夷質虛閑，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真内煥。標梯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録玉清。興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吴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虚音飆房，因運四覺，玄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朗内穎。乃受書乘氣，得爲真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勑酆山。又應相與携袂，虚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内攄因緣也。是故君生於楊，我得安。妾自發玄下造，君自受書於西宫，從北策景乘軿東轅，握旄秉鉞，專制東蕃。三官奉留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貴，真仙之盛觀也。三官中常有嗜謡云：楊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後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宫，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遂肥遯長林，棲景名山。咀嚼太極所旌。乃玄德上挺，不復用勤學福。超豁纏躬，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劬勞，涉足山川矣。若爲精勗之者，當奚足大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灾。向小神清瑩鮮矣，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今世俗縈網，貴賤之間，涉塵塗之臻神風，驅除臭氣。叅天明金，生穢於泥瀆，寶玉殺糞以招塵。騫裳振血，濁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真人所得經營。真虧真，玄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不乃自坦乎，艱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可耐風火之煙，欲抱真於幽林者，且尋解劍之道自盡，出默之會，隱顯之之否，誠戚顔也。此二感，發於顔色之迹，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至於内冥偶景，併守玄好輕輪塵藹，叅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臺，真契合景。形世室，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而是以言殫於辭，心訖於筆，妾豈獨歎於虧辱於當真之定質耶。夫陰陽者，對一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書訖，取否泰之用。二象既羅，得失錯綜，此皆以與羲和，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烝盛北登玄真闕，携手結高羅。香煙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散八景，玄風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旸霄陵阿。玉簫雲上唱，鳳鳴洞九遐。處無用於囂塗，乃得真之挺樸。任凡乘氣浮太空，曷爲躡山河。金節命羽庸以内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儷，是破骨之斧鋸，有似載罪之舟車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椿方

嬰牙。喪真投競室，不解可奈何。仰眄太霞宫，金闕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同津，總轡舞緑軿。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翻然塵濁涯，倏忽佳人庭。宿感應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鳳奏霄晨，共酣丹林甍。公侯徒眇眇，安知真人靈。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

（王書獻點校）

012 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圖讚

天臺白雲司馬承禎録

經名：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圖讚。唐司馬承禎撰。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讚頌類。
一卷。

夫得道成真，有隱有顯。質，多術多途。大茅君辭親入嶽，仙業備而歸來，坐致旂輿。白日輕舉。高丘子解形避世，丹藥就而不返。行馭龍鶴，遯景潛昇。見靈妙者，以獎諸道學之勤。混殀殤者，以息其生離之望。或命分有照冥之異，事不可違。或性樂有語默之殊，理從自適。古仙出處，兼此顯晦。時人記傳，罕能詳測。故迹有再三，述有前後。會通機變，方知至妙焉。桐柏真人王君，即周靈王之太子，子晉也。按史記云：太子聖而早卒。據列仙傳曰：隱而登仙。兩説不同，蓋有由矣。司馬公述乎國史，劉子政驗以道書。國史載其前卒之蹤，道書著其後仙之事。真仙相反，尚見異於同時。彼我相違，況與懸於數紀。且其特禀靈氣，已積習於前生。假孕人胎，暫應身於此世。幼而通聖，是習性之久也。誕而有髭，是身貌之昔也。知賓帝之一舉，錬神入微，謫仙促限。知賓帝乃冲形之旨，期師曠於三載。説賓帝乃觀仙傳，追伊洛之發迹。復披真誥，慕華陽之降形。輕運丹青，敬載圖象。敢爲讚述，庶表誠心。方以焚香啓翫，窺天洞於素牒。聽氣内思，奉光儀於絳府。自以在世，迄于昇真。凡有一十一圖。纂成一卷。

上清侍帝晨，領五嶽司，右弼桐柏真人王仙君真圖讚。

第一，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又曰：其興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玉晨策命，當侍弼之榮秩。金庭宰職，赴桐柏之名山。五嶽是司，群神所奉。八洞交會，諸仙遊集。周紫陽受素奏之符，夏明晨禀黄水之法。密契者，傳祕訣於同道。歸誠者，告幽遯之殊庭。靈墟信奇，丹水濟成神之域。福地旌異，黄雲靄不死之鄉。林宇巖房，存諸栖憩。石梁峰闕，紀其登遊。所以負笈幽尋，爲室静處。希夷尚閟，視聽罕通。乃觀仙傳，追伊洛之發迹。復披真誥，慕華陽之降形。輕運丹青，敬載圖象。敢爲讚述，庶表誠心。方以焚香啓翫，窺天洞於素牒。聽氣内思，奉光儀於絳府。自以在世，迄于昇真。凡有一十一圖。纂成一卷。

上清侍帝晨，領五嶽司，右弼桐柏真人王仙君真圖讚。

第一，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又曰：其興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

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大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又曰：佐饗者嘗，佐鬬者傷。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王卒壅之，其後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貞定王，遂卑。

圖畫周朝宮闕，作穀洛二水相合，而鬬稍毀。宮城處人，夫負土欲壅此川。作太子具冠服立於靈王前諫事。

讚曰

稟神幼聖，繼明英聰。咨諫壅水，切淨飾宮。如何不納，更事修崇。預言禍敗，果致卑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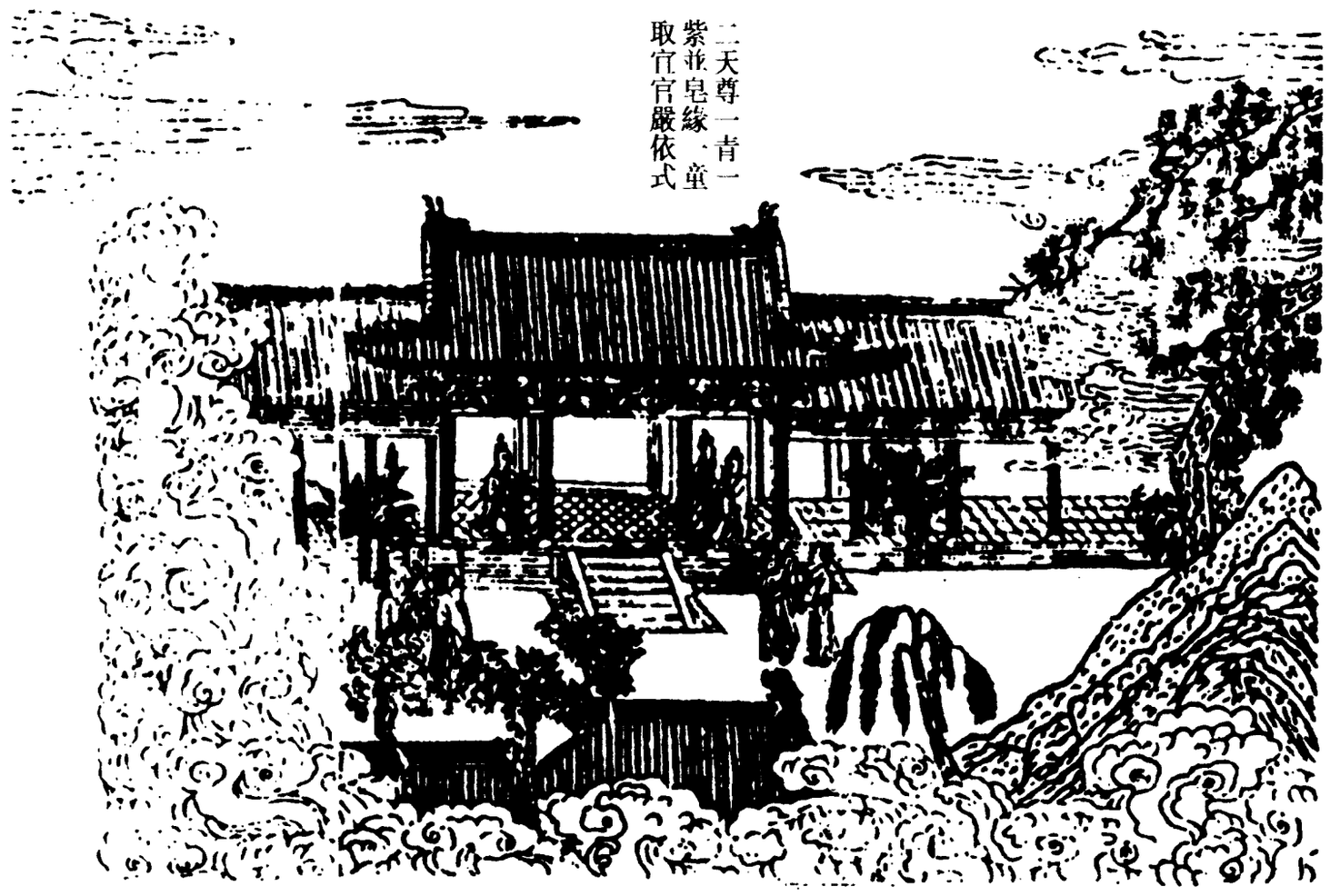
帝绛照皂缘外
并间金取宜装

第二，晋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三窮，逡巡而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又師曠曰：臣請瞑而往，與之言。既至乃問君子之行，堯舜之德，又問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於初。又問王侯君何以爲尊，何以爲下。下學以起，上登帝晨，乃參天子，自古誰也。太子皆應聲而答，辯折明理。師曠罄然，舉躅其足曰：善哉，善哉。乃蹙然而起曰：瞑臣請歸。太子問曰：聞女知人年長短，希我告也。師曠曰：女聲清汙，女色赤白火色不壽。太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師曠歸，未三年而卒。

圖畫東宮殿宇，作太子坐處，與叔譽、師曠問答事。其師曠乃舉躅其足。

讚曰

學聚該洞，辯物談述。叔譽斯窮，師曠匪詰。隱妙神性，謬測聲質。賓帝有期，瞑臣詎悉。



第三，列仙傳曰：太子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者。此時浮丘公初降授以祕術，修習既成，擬託卒尸解。所以預言於師曠，有三年之期。

圖畫太子吹笙，遊於伊洛間，道士浮丘公降接之事。

讚曰

位寓儲宮，字著仙閣。志淩雲漢，迹厭城郭。學鳳調篁，思真佇洛。浮丘降授，解形是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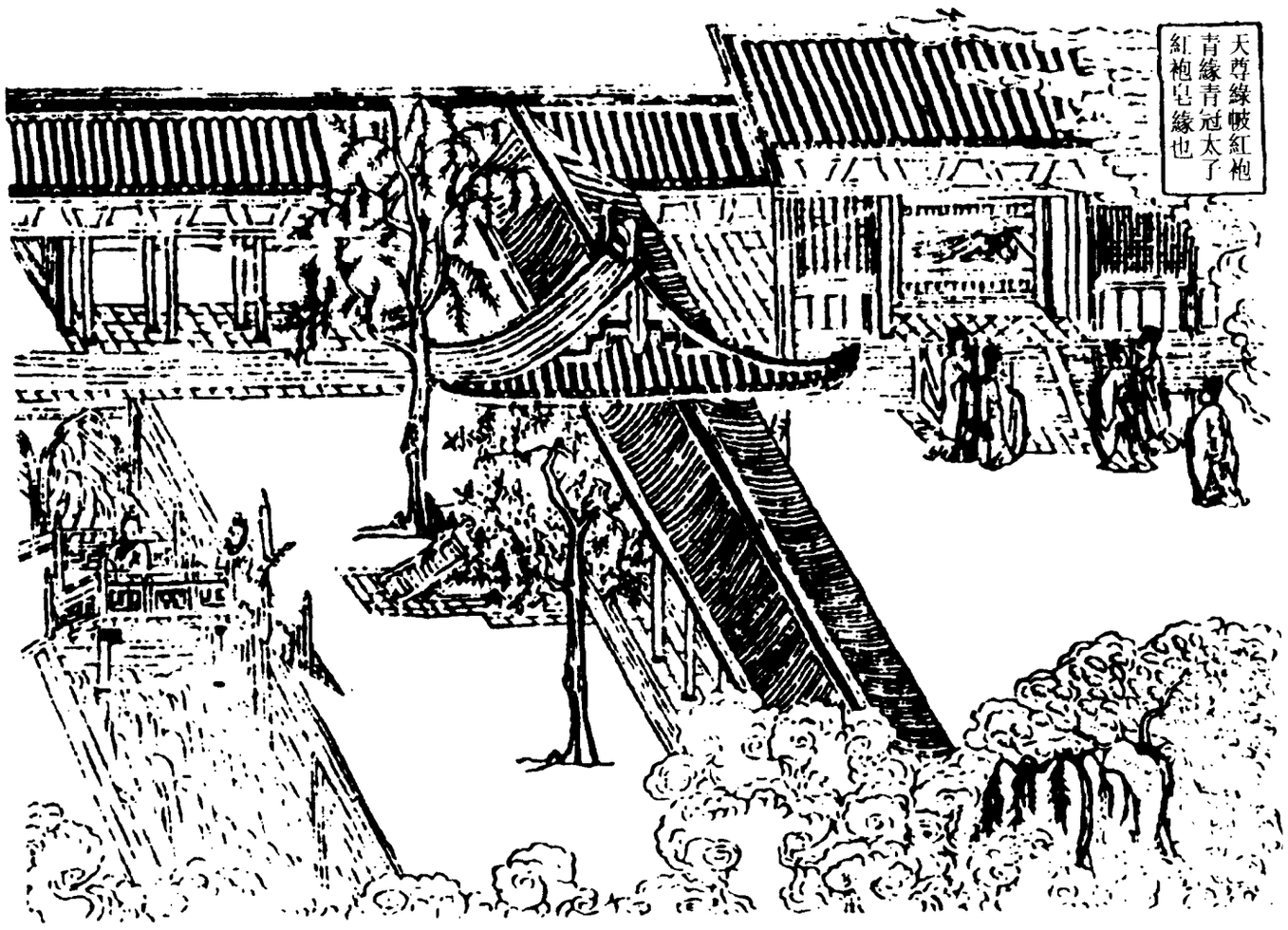


第四，與師曠言云：後三年，上賓於帝所者。謂三年之內，必先尸解，方乃上賓於帝，故通而預言耳。於是密蛻解形，空留劍舄，潛冥真體，隱適嵩山。使親忘我難，故示終以絶思。爲道既不易，故積學以登仙。

圖畫太子卧卒形，群臣嘯泣事，及太子共浮丘公東南行，向嵩高山事。

讚曰

劍杖有術，符藥多方。代形未化，蛻質默詳。尋師道長，辭親愛忘。隱山自逸，瘞墓徒傷。



第五，傳曰：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者。太子隱於嵩高，師於浮丘公。精思以鍊神，餌藥以變質。道業既就，仙舉有期。乃出見桓良，令報我家也。

圖畫嵩高山，作修學。巖林居處，巖中有經書、丹竈，浮丘公坐在其中。巖前作壇，王君坐在壇上，燒香精思事。又王君出於山，次見桓良共語事。

讚曰

棲山隱跡，學道鍊形。年淹數紀，業契群靈。告期七日，將邁三清。桓良返報，周國待迎。



第六，傳曰：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於緱氏山者，此則初卒而隱，後仙而顯。神化無方，靈變自適也。故能降謝緱氏，舉手留情。上登雲天，冲鶴滅景。時人永慕於餘跡，祠宇以存之。此可明於龜鶴矣。

圖畫王君乘鶴，駐在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并作周國帝王儀仗，及時人衆等，望不得到。及王君控鶴昇天事。

讚曰

傾人國内，駐鶴山巔。遥謝舉手，永絶歸年。留情數日，冲景三天。孤軒暢遠，衆被悲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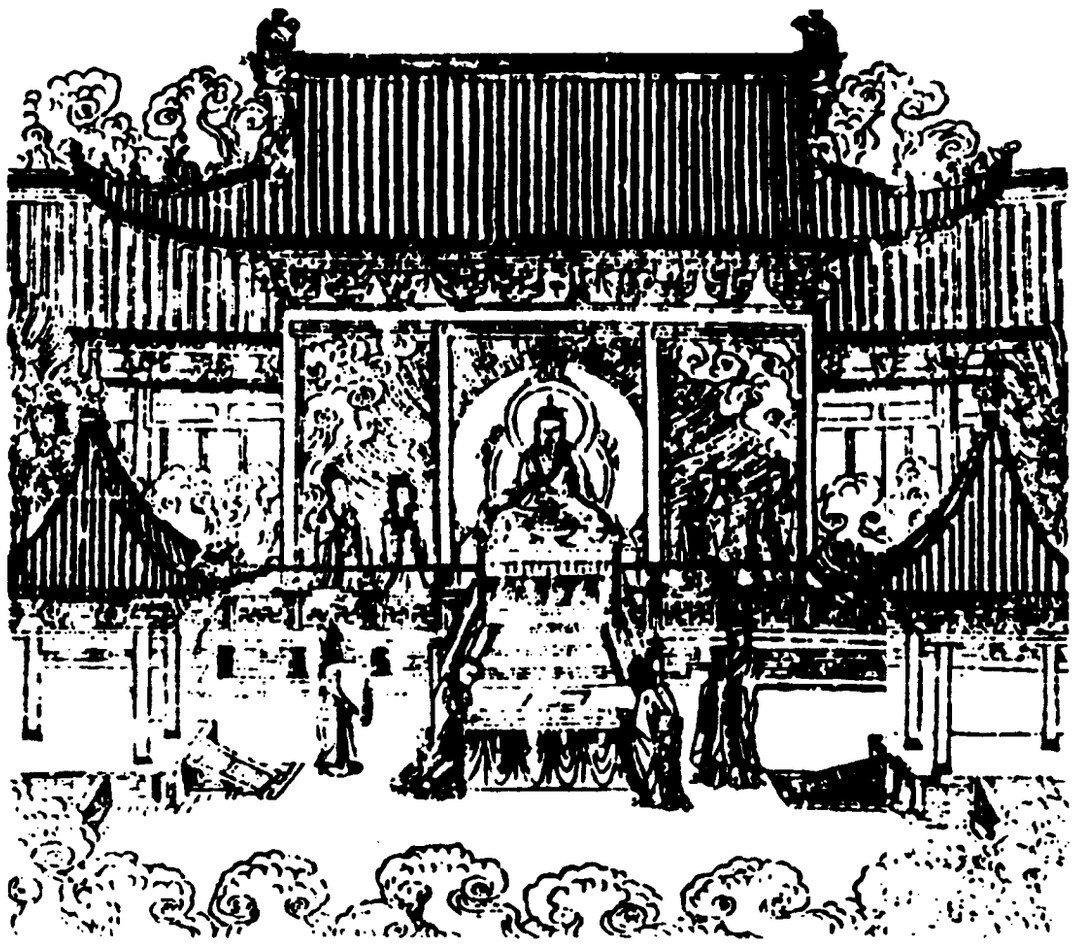


第七上清天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爲萬道之主。諸真之所尊奉，世學之所宗禀。得道登仙者，必詣金闕，而朝拜受事焉。於是分司列位，隨德業之高卑，章服法儀，因品秩以班錫。故冠帔殊製，旛節異色。輿蓋各形，龍鶴分馭。咸有等差，以資升降。王君是焉，敬承聖旨。

圖畫天上上清宮闕，作道君形像。仙真侍衛，作二童側立。共捧案，案上有玉策。并作一真人側立，宣付王君。

讚曰

形聲入妙，道備登真。奉朝金闕，禀策玉晨。德業爰叙，職位攸遵。二儀齊奉，萬劫凝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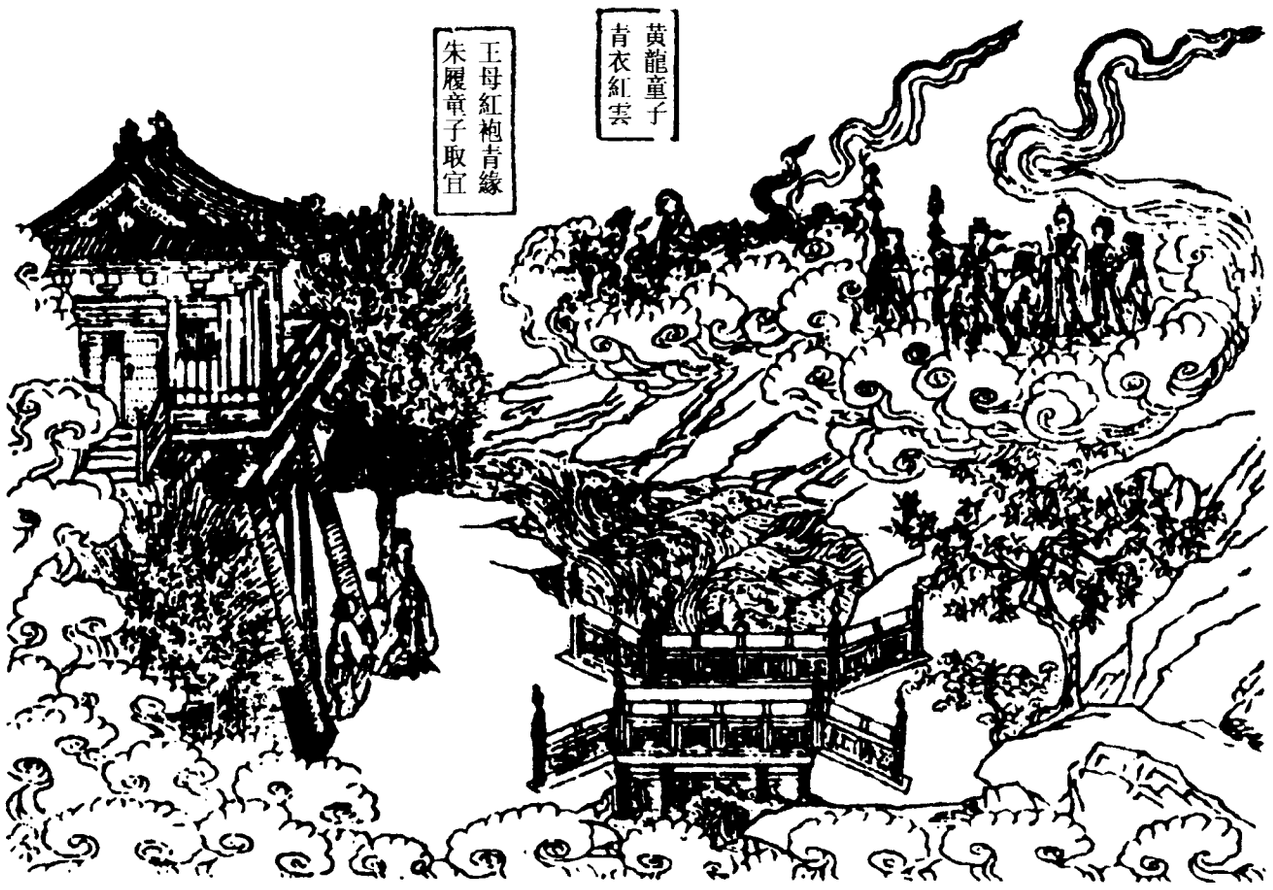


第八，王君於金闕拜受策命。號曰：侍帝晨，領五嶽司，右弼王桐柏真人。既承聖旨，將赴洞宮，羽節導前，龍輿降翥，鶴轡迴翔。神仙侍衛，笙璈奏樂。下太清而乘雲，指洞霄而穩駕。諒道氣之靈，景真儀之盛觀也。

圖畫王君乘雲車羽蓋，仙靈侍從，旌節導引。龍鶴飛翔，從天而降，欲赴桐柏山洞宮事。

讚曰

班錫所禀，羽儀咸備。雲景浮軒，龍鶴騁轡。旍節導從，雲仙會萃。自天乘階，瞻山赴位。



第九，天台山一名桐柏棲山。山有洞府號曰：金庭宮。精暉伏晨，光照洞域。瓊臺玉室，瑩朗軒庭。泉則石髓金精，樹則蘇牙琳碧。信謂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王君處焉，以理幽顯，侍弼帝晨。有時朝奉，領司諸嶽。群神於茲受事矣。

圖畫桐柏山，作金庭洞宮。王君坐在宮中，衆仙侍衛。并五嶽君各領佐命，等百神來拜謁。

讚曰

山有玉洞，宮曰金庭。九天通象，三晨伏精。侍帝斯任，弼王所貞。領司五嶽，統御百靈。



第十，紫陽真人周季山，作道士服於桐山。見真人王君，授以素奏丹符。又明晨侍郎夏馥，入桐柏山遇真人王君，授黃水雲漿之法。

圖畫真人周季山，見真人王君，王君以左手執素奏丹符，欲付周君，周君長跪而受之。作夏馥著古人衣，遇見王君。王君把一卷書欲付馥，馥長跪舉兩手受之。其周夏二人，皆作山人裝束。各作一笈，解在其人邊，石上著跪於王君。王君作真人衣服，并有三五箇仙人侍在左右。



讚曰

周君訪道，丹符見授。夏氏求仙，黃水之究。鍊形奇術，非師不就。幽感爰通，冥期可候。

第十一，晋興寧三年，有學道者楊君，處於茅山精思所感，多有諸真降授。以其年六月二十六日，桐栢真人王君，共諸真降於楊之所居，而未與之言。楊君記曰：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着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多論金庭山事於後。又降告曰：夫八朗四極，靈岸遼遐。奇言吐穎，瓊音燦振。晨飛淩霄，清玄氣赴。授職玉虛，心遺艱鋒。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者，必能旋騰寥漢，周歷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而見，降名可得立耳。如其心併僾浪，目擊色袂。動與網罟共啓，静與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路邈，求生日闊也。子其慎之。又降曰：有道者，皆當深研靈奥。棲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糟粕餘物，亦是享耳。又降有歌述等詞，此不備載。圖畫茅山楊君，學道壇宇處，王真人降見，着芙蓉冠，絳衣白珠綴，衣縫帶劍。楊君把紙筆附前而書。其衣作真仙之製，其劍骳依經中樣式。

讚曰

真仙匪遥，感通惟密。應彼幽志，降茲靈質。誡訓著言，詠歌兼述。見景非久，冲真返一。



上清侍帝晨桐栢真人真圖讚

（陳信一點校）

013 華陽陶隱居内傳

經名：華陽陶隱居内傳。三卷。
唐代賈嵩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華陽陶隱居傳序

薛蘿孺子賈嵩撰

或曰：貞白先生在《梁書·高士傳》，今而爲傳，何謂？《梁書》云：陶君諱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母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云云。齊高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不交外物。永明十年脱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禄。詔許之。公卿送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江東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歷名山尋詑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特愛松風，庭院皆植。及梁武即位，書問不絶，月常信數。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顔色不變，屈伸如常云云。今具此傳於注者，蓋明其簡略也。此又兼鄭暐、史隽《陶傳》同録於此。曰：《梁書》之傳先生，猶《史記》之述老氏也。其叙事頗删略，俾仙聖行業不得昭著而紛綸其間。韓非與老子同傳，論之者多矣。而《梁書》列先生在沈麟、阮孝緒、范元琰，馬之間矣。夫先生識洞古今，事炳山世，神棲寂泊，精騖玄樞，定三品以黜浮僞，分五域以鏡區貫，著《隱訣》以析綱目，述《真誥》以旌降唆。激揚隱微之外，馳騁清虚之際，乃玄中之董狐，道家之尼父也。況發揮墳典，游泳百家，窮天地星辰之文，究陰陽龜筮之術，至於鯨死彗出，麟鬬月蝕，銅山崩而鐘鐸響，蠶珥絲而商絃絶，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此性理冥濛，僉謂之感，先生商榷其微，非感非應。夫然將叔向、子産、京房、郭璞擬先生以爲人博乎？齊永明十年，謝詹事瀹自吴興聞先生棄官隱華陽，乃於道中作《傳》。謝詹事作《傳》云：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幼標異操，聽明多識，五經子史皆悉詳究。善書，得古今法。在人間便有乘雲御龍之志，不肯婚官。以資營未立，且薄游下位，爲宜都王侍讀。雖處朱門，恒獨居一室，罕接外物。晝夜尋寫、研集奇奥，二十餘年，稍就服食。殆通幽洞微，其事多祕，於是業用漸進，乃拂衣，止於茅山焉。觀其神儀明秀，眄睞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睞，顯然異衆矣。謝《傳》訖此。此《傳》並《梁書》彌爲脱略。吾不解謝瀹既聞先生隱山，甚懷嗟賞，乃忻然道中作《傳》，所宜詳究功行，而卒然如此也。陶翊乃云：王右軍作許先生傳者，正如此也。《傳》疏略不用，陶翊乃作本起録。至齊末遂已亦事多遺闕。翊先生，猶子也。本起録乃粗似詳究，而患文氣太卑，叙述繁雜。自云：今此未便爲傳，且撰行業以備遺失耳。不知何緣至永元元年遂絶也。其後潘泉文復踵其作，泉文，先生門人也。自云：陶翊本起録訖於齊末，從此已後二十餘年並未有題記，謹且隨年載録，後撰《傳》人自更詳述。始天監元年，至七年夏四月。于時先生改名氏，潜訪遐嶽，天監七年夏四月先生改名南遊，其事具於《傳》中。旁無知覺，於是泉文又絶筆於此。嗚呼！前二《傳》既太簡，謂《梁書》及謝詹事所作《傳》。門人編録復無條貫，俾君子辟世之道，清真養翮之跡，其幾乎磨滅歟？乃於《登真隱訣》及《真誥》、《泰清經》、先生文集揣摩事迹，作三卷焉。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上

薛蘿孺子賈嵩撰

先生諱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

《本起録》云：宅在白楊巷。

其命氏自帝堯。帝堯治冀州，世居平陽。西漢丞相青翟，東漢司空敦皆赫然有名，論董卓燒雒陽。十三世祖超始渡江，是爲丹陽人。七世祖濬仕吴爲鎮南將軍，

《本起録》云：即交州刺史璜之弟也。

封句容侯。吴滅，入北。永嘉之亂，南遷。

《本起録》云：世祖濬第三子也。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兵隨王出許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參軍。敦乃啓分屬籍，晚乃起爲車騎丞相參軍，不就。高祖毗，清拔尚氣不肯仕。曾祖興公爲郡功曹。

《本起録》云：多才藝，頗營産殖。舉❶郡功曹，察孝廉，除廣晉縣。祖隆，長七尺五寸，笑姿表，善藥術，以拯救爲勞。從宋武帝破姚泓有功，封晉安原豐侯。

《本起録》云：顔峻就求宅以益寺，弗與，因辭官。見讚削爵，徒廣州，後稍遷新會郡。

父貞寶，字國重，爲江東名人。由南臺侍御史作江夏孝昌相。

《本起録》云：亦善騎射，解藥術，博涉子史。美風儀。與蕭思話、王劍、劉秉友善。元徽四年冬，衡使虜庭，通鄰國之好。作游歷記并詩。

葛稚川《神仙傳》，見淮南八公事。

初，先生母郝夫人夢青龍自懷而出，拏空東上。

《本起録》云：有青龍忽從身出，直東向上昇天。

《梁書》云：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與此頗異。

《神仙傳》弟❷六

《本起録》云：鄉親鞠氏舍得葛洪《神仙傳》，是先生猶子翊所及終，有異焉。

夜抱卷與寢，乃曰：攀青雲白日，其何云遠？繇是躬重信悟，窅然有方外之志矣。神表孤邁，膚色皙澤。每出，路人輒聚觀，咸曰：陶郎是玉京中落仙。乃執羽扇以自障蔽，雖冬月不除。年十一，作王昊博士。

《本起録》云：昊是司徒長史劍之子。

作，其究詳事理，豈漏於史官乎？

逐視之，無尾。明日謂人曰：當生非凡男，然必無後。或對曰：無乃爲仙乎？

《本起録》云：既覺，密語周：旋必當生男兒，應出非凡也。

以宋孝建三年四月三十日夜半先生誕焉。

《本起録》云：歲丙申，日甲戌。此年閏五月。明旦便是夏至。

詰旦，母沐浴，體忘微苦，乃起。先生始生，無驚啼。始坐，殊警惠。五六歲時酷愛學書，雖戲弄羅前，唯執筆硯。八九歲時讀書千餘卷，頗善屬文。讀

州還，

《本起録》云：先生年十三，父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十五歸都，寓憩中外徐胄舍。

作尋山誌。

其《誌》云云，具集中。

先生既冠而不肯婚，

先生澡潔去嗜慾，蓋一生全不邇於聲色也。

且曰：吾欲蕭條其魂也。長七尺二寸，疏眉長額，右肩有紫誌如錢。

按《金闕後聖列紀》，青童君云：此皆仙相也。

右股有數十黑子，闌干如斗形。不樂葷羶，唯進青餽飯。

《清虛真人傳》内有方，以南燭為主，蓋上仙所服餌也。

酷愛松聲，居必手植。常嫌讀書未滿萬卷，乃以内書兼之。於是少出州府，辟召皆不起。初父與劉秉友善，秉爲丹陽尹，其子俁，少知名，酷好文學。先生復與之遊，出則共載，食乃同味。于時宋氏失德，蒼梧王遇害，

《宋書》云：廢帝昱，明帝長子也。既即位，荒亂酷暴，以齊高帝復為射的，既遇害，進謚蒼梧王。

蕭道成立，順帝仍執政。荆州刺史沈攸之擁兵不從，道成入守朝廷。

《宋書》云：順帝，第三子。齊高既專廢立，不從者半，齊高乃入守朝廷。

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劉秉預焉。遂奔石頭，以其屬隨。先生與韓賁、麋淡同管文檄。道成勒兵攻破石頭。

《宋書》云：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旋見覆滅。《本起録》云：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就袁粲建事。先生終始久要，不遺舊故，雖危疑患難，不求自退也。

先生乃得出，俁爲沙門間行，

《本起録》云：爾夕城潰，俁與第❸侅逃走向京。

爲人所獲，死建康獄。人莫敢視，先生哭其尸，躬自收殯。

《本起録》云：先生躬自收❹殯瘞葬，杳硎舊慕❺。

先是，俁與江斅、褚炫等俱爲順帝四友，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絶。至是遂亡其本。先生乃喟然歎曰：人無愚智，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

《本起録》云：劉俁既石頭奔潰，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為纂集，竟不能得。

明年，道成封齊公，假黄鉞，天命識所歸矣。先生既常結劉氏，内懷憂惕。

《本起録》云：先生自石頭出，仍欲棄世尋山，而正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世結劉樂，恒懷憂惕。

乃因紀真求見於新亭，大相推愛，俾居帳内。沈攸之平，從還東府，仍爲其子侍讀。

《本起録》云：沈攸之平，從還東府，使為弟五息曄、第六息暠侍讀，兼知公間管記事。時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

齊高帝既登極，除太尉豫章王侍郎。

《梁書》云：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誤矣。

先生知爲帝之左右者排逐，再除不授。明年，隨安成王出鎮石頭。世祖初拜振武將軍宜都王侍讀。齊世，侍讀皆總知記室參軍。先生於吉凶内外儀體疏牒莫不絶衆，凡濡毫落紙，人皆楷模之。

《本起録》云：先生於吉凶内外儀體表筆，爰及牋疏啓牒，莫不絶衆。數王書佐典書皆來承受，以為准格。

數王侍讀咸切齒讒忌，先生處之怡怡如也。桂陽王登雙霞臺，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從宜都豫焉。桂陽採名頒號，各令爲賦，賓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

其《賦》云云，具集中。

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澶漫，寧測其深。其心伏如此。

尋除左衛殿中將軍，時論稱屈。庾道經亟言於武帝，帝曰：先帝昔親作此官，裴松之從此轉員外郎，吾之重也，卿那不知。

《本起録》云：時年二十九。青溪宫新成，帝鋭意遊宴，先生拜表獻頌，于時稱絶。

忽一日於石頭恍然，若有所適，無所覺知者七日，乃豁然自差，云：睹見甚異事。祕不得知。

《本起録》云：年二十九，於石頭中忽得病，不知人，不服藥，不飲食，經七日乃豁然自差，説多有所睹見。從此容色疲悴，言音亦跋宕闡緩者矣。

是歲東陽孫遊嶽始授先生道家符圖，雖云相承真本，而歷經摹寫，意所未艱。每遇崩崖斷壁，但褰擐跋越。或逢幽巖深澗，便吟嘯盤滌，盤桓坐卧，諸名山無不探歷。身本輕捷，登陟無東陽長山、吴興天目，於潜、臨海、遂安來書疏，知所獲者猶多亡闕，更搜訪遠近，於是啓假而東，謁棲惠明於大洪山，遇杜京産於太平山，又尋沙門鍾義山於茆山，皆卑辭膝請，獲真人手跡十餘卷。遊歷二百餘日，乃還都。

《本起録》云：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

採掘花藥，洎猿鳥吟棲，尚不能去，往往獨宿麋鹿中。常言曰：見朱闈廣厦，雖是華樂，而初無欲往之心。望高巖廣澤，亦知此難立。正自恒欲往就，不解所以，必是緣使之然。還都，由振武將軍除奉朝請。先生爲兒時，每言君、紫陽真人周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及諸真仙並降楊君羲於茆山，及朝市非樂。既然長大，值宋齊相授，見時之未可，遂棲下位，盤桓風火，及是知兵灾紛起，乃振衣東顧，曰：去矣。常言大天之内復有三十六洞天。

《茅傳》云：大天之内有地中洞天三

十六所，又八海中諸神山皆亦有洞宮，或方千里、五百里，非三十六之例。

江左伏龍山乃其第八，謂之金壇華陽洞。漢有三茅君得道，實居之。吾其長往於此。仲尼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日義達，無復其方，請從求志之業。乃自稱華陽隱居。

《本起録》云：絓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

亦猶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是歲永明十年也。

《本起録》云：壬申年，時年三十七。行有日矣，約左右令先出都。吾辭省已，乃抱朝服掛神虎門，襲鹿巾，逕出東亭。因與王晏別，語及此事。晏云：主上性至存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脱致忤旨，坐自貽咎，便恐違卿山志，如何？先生默思良久，曰：吾本爲身，非爲名，若有此慮，亦奚如此爲？於是不詣省，直表辭而已。

鄭暐、史隽云：先生永明十年脱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禄，詔許之。此乃知其始，而不知其末也。表云云，具集中。

詔云云，具集中。

表既入，詔答。

將行，與宜都王别，彼此嗚咽，各不能發一言。左右莫能仰規。或謂宜都王云：王相愛重如此，那聽其去？王云：今爲天下勝事，天子許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鏡贈别，給在山吏役數人。

《本起録》云：先生昔為安成、宜都二王侍讀，而通與諸王少長款狎。武陵，鄱陽、桂陽、衡陽皆眷遇殊常，每一往，輒言話終日。永泰之世，慎避形迹，恒示疏退，由是無聲累。宜都幼有識度，且待啐最久，彌盡親密。先生亦竭誠陪贊。及聞先生當辭世絶俗，屢致涕泗，臨行告别云云。或謂宜都：那聽其去？王曰：吾本爲其君，於是乎知先生預見之明也。

仍停省？餞集明旦，裘鏡九種贈别，給衣、書、車乘出使，親侍左右五六人送至湖熟，吏役數人長給在山觸事管理，書驛旬朔。武陵、桂陽、鄱陽亦各贈詩并諸致遺人力經紀云云。

近武陵欲引其領郡五官，我苦論得免。慎之，三日不與武陵相見。今豈得以私情割其久為天下勝事，我豈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上

❶『舉』字原脱，據《雲笈七籤》卷一百七《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録》（下簡稱《本起録》）補。

❷『弟』應爲『第』。

❸『第』應爲『弟』。
❹『收』字原缺，據《本起録》補。
❺此句《本起録》作『查硎舊墓』。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中

薛蘿孺子賈嵩撰

初，先生以大茅、中茅間有積金嶺，其地可修上道，

《真誥》云：大茅、中茅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居室静舍。乃住，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也。

乃於嶺西立華陽上下館。

《登真隱訣》云：上館以研虚守真，下館以鍊丹治藥。

襲紫皮巾帔，三易綀條褐。

《集卷》云：有人遺紅絲帔，先生責而還之。乃云：近有人遺晉安三易綀條為之，左九條，右十條，法二景也。褐者著著為之，甚佳。

神棲寂泊，精騖玄極。雖蕭蕭獨往，眇眇真貴，而親舊書驛，遠近參同，蓋未能抑絶。常題桐葉作詩，寄宜都王。其末云：願為雙白羽，長拂翬前塵。未幾，夜夢宜都云已亡，復二年當受生。先生曰：何往？王曰：未知也。因問鬼神中事云云。乃相執悲别。先生更留，云指痛不得久停。明日俾出都參訪，已遇害矣。

《本起録》云：永明十一年，宜都出為南豫州，鎮姑熟。延興之末，例非天命。先生以十一月十八日忽夢王云云。先生眠覺，悲恒驚怪。明日使人出都參訪，云以此月十日致斃矣。

明帝即位，深相喜賞，詔勑日至，備安車厚禮迎出居蔣山。先生拒之，乃已。

《本起録》云：宋明帝三年二月，勑迎先生出居蔣山。先生固辭，并因江祐陳啓，乃停。從此使人往來，月有數四，餉賜重疊，隨意所求。先生亦每事抑遣。

乃於上館更建層樓。永元初，乃登樓長静。

《本起録》云：四年，築架層樓，規欲杜絶。永元元年移住，便與物頓隔。外間簡牘亦削去。

於是便與物頓隔，晨昏供侍一兩人而

已。潛光隱耀，蓋無爲而無不爲也。所居堂靜，榛蕪不生。常患去水稍遠，至是飛溜湧出，靈芝秀於下館，甘露被於昭臺，毛龜泳於前塘。白鼠見於藥屋，皆致真之鉅符，瑞聖之丕迹。是歲命弟子戴坦、秉策、執簡，授門人吴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并十齋。九者陽極，君世謂之錫，仙謂之齎。大之位也。十者陰終，以之制焉。孔子曰：周有大齎，善人是富。故以十齋稱焉。

爲棲靜處士。

其文曰云云，具集中。

時東昏不君，江表危動。

《齊書》云：廢帝東昏侯諱寶卷，既即位，殘忍酷暴，書契未聞，刳剔孕婦，格煞百姓，每一月凡三十餘出，往無定處，東行驅北。明旦應出郊，即驅逐吏司，奔馳叫呼盈路，鼓聲所聞，便徒跣奔走。犯者皆手刃，工商廢業，樵蘇路斷。或委病棄屍，不得殯葬。萬姓嗷嗷，甚乎塗炭之上。

征東將軍蕭衍軍次石頭，東昏寶臺城義師頗懷猶豫。先生上觀天象，知時運之變，俯察人心，憫塗炭之苦，乃亟陳圖讖，貽書贊奬。

《本起録》云：先生目永元已來深記向晦，聞義師西下，日夕以覲，及届于新林，便指亳贊奬，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傳送。行達皂莢橋，不能得造。至登石頭，復使李嗣公仰奏，即獲聞答。時十一月朔日也。臺堞猶自嚴固，時人懲崔氏覆匱，多懷猶豫，先生不疑，庶事必決也。

受封揖讓之際，乃與先生書曰：命，未知建國之號。先生引王子年《歸來歌》亟論水刃木皆是羡詞，兼引王君《回文讖》焉。榮牽三詩，並盛稱梁字為應運之符。及諸圖讖並稱梁字，爲應運之符。洎將昭告，復令用四月丙寅。

《本起録》云：至春末夏初，當就昭告，又請尅日。先生雖疏數日，而正據四月八日丙寅也。

乙丑夜凝云灑雨，朝廷懼之。詣朝昇曜，既而復雨。

《本起録》云：乙丑夜凝雲灑雨，朝廷深慮致疑。詰朝遲明，登壇焚燎，受終禮畢，鑾駕還宫，百司陪慶。冥夕之間，雨復滂沛。朝廷怳腕，莫不謂天命矣。

梁武帝即位，彌加欽重。使朱嗣之及舍人黄陸賚勑至山，因召先生。畫二牛，一在野，甚自得，一衣以文繡，有人扣刀執繩以隨。帝曰：是將學曳尾龜，寧有可致之理？乃與先生書曰：今萬乘爲累，欲東向修弟子禮，其可得乎？因問享國之期曰：吾曆數奢促如何？先生啓云：再環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則直上七七，然後乘彼白雲。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預軫來兆，皆此類也。先生眇尋上道，究括綱領，若梯景攀雲之速，無加刀圭。潛心注想，唯朱黄爲闕。

營九轉丹丹砂，雄黄最為主領。于時後魏及宇文泰强盛，武都路梗，雄黄不可致也。

天監三年，夜夢有人云：丹亦可得作。

是夕帝亦夢人云：有志無具，於何輕舉？式歌漢武帝。久之方悟。登使舍人黄陸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闕，宜及真人真心，無難言也。先生初難之：吾寧學少君邪？帝復以夢旨告焉，乃命弟子陸逸冲、潘淵文開積金嶺東，以爲轉鍊之所，鑿石通澗水東流矣。先生以謂丹品，蓋多黄帝九鼎九丹、

《登真隱訣》云：此方《泰清中經》而治變駁，非後人能究也。

王君虹景、

王君即清虚小有真人也。

左慈九華、

《真誥》曰：左慈得鑪火九華之益，即是也。方未顯於世。

五靈七變、神精召魂之屬。

此例凡三十許種，止還年及老遠為地仙耳。

或方法舛略，難可憑用。或品例卑近，不得高通。

前所列諸丹，皆泰清中小法，非上清太極。冲虚控景之術也。

復有二金液，亦營合有礙。

《登真隱訣》云：一者太一金液，抱朴子所注。此乃可就而闕在消石，兼無真人手跡，彌所未安。二者即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傳，而用鹵鹹始緣邊煥赤也。

虜鹽，此世難多，兼祭法用牢俎，以為憚礙之也。

高真上法有四，而四藥未顯。

世雖有其方，疑有假附。

琅玕淵重，

《登真隱》註具有其經，是上清法。

曲晨精妙，

《登真隱訣》具有經方，是太極法。

二法非唯下識未敢措心，亦並須虜鹽、消石，為難致也矣。

唯九轉所用藥石，皆可尋求。製方之體，辭無浮長，歷然可解，乃緘願畢志。

《登真隱訣》云：九轉神丹，昇虚上經，是太極真人傳長里先生，長里先生傳西城總真王君，王君傳太元真人也。

四年春，先生出居嶺東，使王法明守上館，陸逸冲居下館，潘淵文、許靈真、楊

超遠從焉。是歲有事于鑪燧。明年元日，開鼎無成。

《集卷》云：天監五年春正月旦開鼎，唯近上二黄輕華已飛，其餘丹青始緣邊煥赤也。

重九復燧，亟多不偶。

《本起録》云：九月九日復營，自起火鼎，多細坼，兼山中雷震，慮精華驚歇，更加補治，不敢烈火也。

限竟開鼎，復無成。

《本起録》云：年末限意開鼎，下鼎繞。

先生平居，凜然如齋戒。自攝心轉鍊，彌能謹篤。至於燃鼎，用陽燧日中取火，蓋其精如此。性少睡，未嘗晝寢。夜坐往往及曉。常於月明讀書，及是

《登真隱訣》云：四年初營，自起火至限竟，用礬穀糠凡一千二百斛。藥屋入夜復慮精物干觸，必宜閉户，其煙氣蓬勃可知矣。

火下欲不見字，帝知之，送波律燭。

《集卷》云：波律，外國香名，燒此可

以明目也。

先生以爲營非常事，宜聲迹曠絶，而此山密邇朝市，巖林淺近，人人皆云有望，是丹家酷忌。

《登真隱訣》云：此事朝野聲邇顯著，人人皆有望，此最犯戒忌之大也。

姑改服易氏，遐遁東邁。當去建晉中，以其山海深曠，民不知道，見所云爲，無關視聽。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濟小道。

委形枕杖，此尸解下法，蓋不得旋及故鄉，無由更議營合。

若脱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

啓梁武，梁武難之。

《集卷》有帝答書，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蓍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

先生撰意直往，不復疑異。唯是心計，旁無知覺。稱静齋五旬，一皆斷絶。乃以夜半出山，天大晦冥，人莫能見。負笈以從者二人，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兵。

真人所爲，非凡識所辨。此名氏官位當有玄旨耳。

初欲入剡，或度天臺，至浙江，值潮波甚惡，乃上東陽，仍停長山。聞南路有海掠不可行，稍進赤巖，宿瞿溪石室，夢人告云：欲求還丹，三永之間。乃自思惟，知是永嘉、永寧、永康之際。

先生初造朱陽，創立基址，在永明、永泰、永元之中。今夢旨當指此耳。

若是永嘉、永寧、永康，何營理之不證耶？

因是出訪，村人咸云：過此室，上百餘里，至永康蘭中山，最爲高絶。詰朝乃往經紀，山良可居，唯田少無議聚糠。

《集卷》云：此土居人合把稻，旦旦擣舂，以給日用，收糠不可得也。

後入楠溪青嶂山，愛其稻田，乃居。會荒儉連歲不諧，兼寇掠充斥。

《集卷》云：先生因以此行皆不偶，自緣海數郡，從來晏如，二三年來無人居，甚可營合。

《登真隱訣》云：八月至木溜，見其山不寇，先生亦儻田自作，復值歲飢。

乃曰：嘗聞《五嶽圖》云：霍山是司命府，必神仙所都。

《名山記》云：霍山在羅江縣，高三千四百丈，上方八百里，東卿司命茅君所居。

乃自海道往焉，過牛岑，出海口，東望扶桑，乃慨然歎曰：所謂觀海難爲水，游聖難爲言。

日一皆休矣。

隱隱如陣雲。

先生足躡真境，心注玄關，大有靈應感對，事祕不書。亦人稀田寡，復以無糠爲患。

《集卷》云：先生深歷四面，無議投足。

復自海道還永嘉，至太溜，形勢殊好。

《登真隱訣》云：壬辰年六月便乘海還永嘉木溜嶼，乃大有古舊田塘，孤立海中，都無人居，甚可營合。

會上使司徒慧明迎還舊嶺。

《登真隱訣》云：八月至木溜，見其自緣海數郡，從來晏如，二三年來無人可居，始上岸起屋。十月司徒慧明至，于時願得且停木溜，與慧明商

榷，往復積日，永不敢許，於是相隨而還也。

道中書勑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晉陵，辭以疾，乃還華陽。上使營朱陽館以居，先生三讓之，詔不從。

《登真隱訣》云：甲午年勑買故許長史宅、宋長沙館，仍使潘淵文與材官師匠營起朱陽館。

自於館東建藥屋靜院，云躡玄洲之跡。

《登真隱訣》云：昔李明於此下合九鼎丹，以外玄洲發掘基址，屢得破瓦器，乃其舊用。

自南霍還，鼎事累營，皆不諧。乃非都門人僉謂無彷彿，每開鼎，皆獲霜華。閒此爲成，先生驗丹家説，云：琅玕丹成，其飛華光彩三十七種；曲晨丹成，其飛華百雜亂色，光照流煥，玄炁徘徊；太清金液丹成，其飛華狀奔月墜星，雲繡九色，其氣似紫華之見太陽，其精似青大之映景雲；九轉丹成，則飛精九色，流光煥明，不爾未成也。累年所得，皆輕華霏霏，或光明廉稜如霜雪，無雜色。十八年所獲嚴鍔，光華過於前者，皆似五六出華，劍鋒鴈齒，而下滓枯礛浹黑，碎之如星，焚作朱黄煙炁。當猶火勢或羸或猛，朱黄不得飛翥。時有鄧郁之居南嶽，

《登真隱訣》云：宜都夷陵人，天監四年湘州刺史楊公則携下都啓聞進見，權住蔣山，後勑給九轉藥具，令還山營合。

勑給九轉丹具，令營合。限竟開鼎，上有鐘乳霜雪，光明照耀，永無雜色。鄧不以獻奉，自餌之，

丹經説云：乙未正月開鼎。云上有鐘乳霜雪，下滓作丸，紫黑色，多分人服之，而飛華都不與人，亦無獻奉，獨將往南巖間，一皆藏之也。

是夕攝心乞感，忽見有人來，朦朧如煙雲中，語云：不須試，試亦不得，今人多貪。忽聞金玉可作便求，竟毀天禁，忽暫明朗。

《登真隱訣》云：鄧先生初云顏色如正此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復作歎聲，故，後三日安與中停置，積日尸不毀云：世中豈復有白日昇天人？漸服自壞。

可知。言訖，颯然東去。於是乃不試。

丹訣云：丹成無雜光彩，是毒丹，餌當先生常云：去世之日如茅太元之發咸暫死，須臾起去。

丹經云：丹數限未，色診不全，皆名毒丹。故《太清》云：頓服一兩，亦即暫死。昔魏伯陽與弟子合丹成，共一人服，服亦死。餘人行走，比還，已去也。

《太陽》云：宜都夷陵人，天監四年湘州刺史楊公則携下都啓聞進見，權住蔣山，後勑給九轉藥具，令還山營合。

勑給九轉丹具，令營合。限竟開鼎，上有鐘乳霜雪，光明照耀，永無雜色。鄧不以獻奉，自餌之，

丹經説云：乙未正月開鼎。云上有鐘乳霜雪，下滓作丸，紫黑色，多分人服之，而飛華都不與人，亦無獻奉，獨將往南巖間，一皆藏之也。

是夕攝心乞感，忽見有人來，朦朧如煙雲中，語云：不須試，試亦不得，今人多貪。忽聞金玉可作便求，竟毀天禁，忽暫明朗。

《登真隱訣》云：鄧先生初云顏色如正此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復作歎聲，故，後三日安與中停置，積日尸不毀云：世中豈復有白日昇天人？漸服自壞。

可知。言訖，颯然東去。於是乃不試。

丹訣云：丹成無雜光彩，是毒丹，餌當先生常云：去世之日如茅太元之發咸暫死，須臾起去。

丹經云：丹數限未，色診不全，皆名毒丹。故《太清》云：頓服一兩，亦即暫死。昔魏伯陽與弟子合丹成，共一人服，服亦死。餘人行走，比還，已去也。

《登真隱訣》云：甲午年勑買故許長史宅、宋長沙館，仍使潘淵文與材官師匠營起朱陽館。

自於館東建藥屋靜院，云躡玄洲之跡。

《登真隱訣》云：昔李明於此下合九鼎丹，以外玄洲發掘基址，屢得破瓦器，乃其舊用。

自南霍還，鼎事累營，皆不諧。乃非都門人僉謂無彷彿，每開鼎，皆獲霜華。閒此爲成，先生驗丹家説，云：琅玕丹成，其飛華光彩三十七種；曲晨丹成，其飛華百雜亂色，光照流煥，玄炁徘徊；太清金液丹成，其飛華狀奔月墜星，雲繡九色，其氣似紫華之見太陽，其精似青大之映景雲；九轉丹成，則飛精九色，流光煥明，不爾未成也。累年所得，皆輕華霏霏，或光明廉稜如霜雪，無雜色。十八年所獲嚴鍔，光華過

約親友鄉人其日皆至，有珍殽異樂自空虛而至，既而從千乘萬騎，而南人皆瞻睹也。

趙廣信之翥剡白。

葛稚川《神仙傳》云：趙廣信於剡白山白日昇天。

欲以曉悟迷方，永題竹史。從來感遇，正恐挺運潛嘿，不得從志。至是乃歎曰：昔聞幽說，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登晨者，蓋三朝有浮名乎？南真高尊既非輕舉，南真，紫虛元君魏夫人也。以夜半解化矣。

小掾蕭邈復是變解，

小掾，許長史子玉斧也，因禮拜乃變遞。

玄師舊轍，誠宜仰遵也。普通五年，復塗鼎起火。明年正旦甲子開鼎，光炁照燭，動心煥目，形質似前者，而加以彩虹雜色。始天監四年初有志於此，及是凡七營乃成。先是，吏部尚書謝覽夢人告曰：華陽先生得道，未久職位且掌録籍。無幾何，有女子姪錢亦居華陽，師事先生，授經及符圖。忽一日辭，先生問何之？錢曰：上賓于金闕。先生曰：吾門人先吾去者數矣。錢曰：師當爲蓬萊都水監。先生乃過嶺送之，因贈詩云云。先生晚歲眸子忽爾正方，

《紫陽周君傳》云：君常於市中遇黄泰者，見其眸子正方，乃知是仙人，因求乞長生之術，乃自云是玄洲上卿蘇君也。或云眸子方，壽萬歲。

顧眄皆有奇異光象。文章氣調，彌更英逸。所居樓，雖入室弟子不許窺伺也。在世八十一年，以梁大同二年丙辰三月十二日癸丑解駕違世。其日詰朝作告逝篇，示其門人，

其篇云云，具集中。

已時恬然乃去，支體柔弱，顔色不變，異香奇靈繚繞山谷。將斂，乃見空衣。

變解之道，初宛然見尸存，存未幾，但冠劍及空衣存耳。

十四日窆虛柩於雷平山。梁武帝謚曰貞白先生。先生以猶子松喬爲嗣，仍居華陽。先生在世所著書：

《學花》一百卷
《孝經論語序注》十二卷
《三禮序》一卷　《汪尚書毛詩序》一卷
《孝子内外集》四卷　《玉匱記》三卷
《三國志贊述》一卷
《抱朴子注》二十卷
《世語闕字》二卷　《古今州郡記》三卷
《續臨川康王世説》二卷
《撰太公孫吳書略注》二卷
《員儀集要》三卷
《七曜新舊術數》二卷
《風雨水旱飢疫占要》一卷
《卜筮略要》一卷　《靈奇祕奧》一卷
《舉百事吉凶曆》一卷
《筭數藝術雜事》一卷
《夢書》一卷
《集金丹黄白方》一卷
《服雲母諸石方》一卷
《服食草木雜藥法》一卷

右一百六十六卷

先生在山所著書：

《登真隱訣》二十四卷　《真誥》十卷
《本草經注》七卷　《效驗施用藥方》五卷　《肘後百一方》三卷

《斷穀祕方》一卷
《消除三尸要法》一卷
《服氣導引》一卷
《人間却灾患法》一卷
右五十七卷

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一皆拒絶，唯徐勉、江祐、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子雲、沈約、謝瀹、謝覽、謝舉等，在世日早申擁篲之禮，絶迹之後提引不已。沈約嘗因疾，遂有挂冠志。疾愈，復留連簪紱。先生封前書以激其志，約啓云：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乃爾蹇簿。

夫樂鍾鼎者，以巖谷為擯逐。戀山林者，視紱冕為桎梏。若論臻其微，鍾鼎不及巖谷，明矣。脅肩於榮辱之途，翹足於羅網之間，與夫嘯傲林澤，咀嚼芝术，可同日而言？即以沈休文之貴盛，先生歎為蹇薄，是知道德貴矣。

唯奇謝覽。覽年少自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先生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天轉地靜，列宿度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宛與天會。云脩道所須，非史官家事。又因流水作自然漏刻，十二時循環自轉，無勞守視。先生冲深粹和，性不嚴毅，小大見之皆忻然樂悦，而真儀靈炁，自令人畏服。門人承奉祇肅，有如宮廷。入山之後，巾褐未嘗離體。每云：人之稟挺，命録實自懸天。桐栢之棄捨王宮，文成之褫斥侯服，三茅之違視絶胤，二許之遺室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迹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中五過啓禄，得輒差舛。今日之事。身中既有仙相，益使人守信彌篤。而思識精深，凡所尋閲，皆人不至。尤好五行、陰陽、風角、炁候、太一、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理、方國、物産，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畢該。常言、我自不能爲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齊桓霸也。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下

薛蘿孺子賈嵩集

宋宣和封誥

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樂，悦而真儀靈炁，自令人畏服。門人承奉祇肅，有如宮廷。入山之後，巾褐未嘗離體。每云：人之稟挺，命録實自懸天。桐栢之棄捨王宮，文成之褫斥侯服，三茅之違視絶胤，二許之遺室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迹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中五過啓禄，得輒差舛。今日之事。身中既有仙相，益使人守信彌篤。而思識精深，凡所尋閲，皆人不至。尤好五行、陰陽、風角、炁候、太一、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理、方國、物産，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畢該。常言、我自不能爲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齊桓霸也。

解真碑銘

夫夜光結緑，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穎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棲，滅跡於周代。盛德流風，有自來矣。應期而曜

邵陵王蕭綸撰

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此。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采之瑞。光被于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夐遠，系緒綿長。漢興，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荆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淩飆之雅資，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墻仞無以睹，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幼習墳典，公幹少讀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慚。是以岐嶷流聲，中黄著頌。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使人有淩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七，爲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牓道求賢，禁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辭才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谿舊館，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夤，春朝秋甲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絶。昔乃聞之夏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已來，嘗有勑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母❶爲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棲隱，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疏，括茲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爾。乃杖策遐征，遊踐名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棲托，往不知返，遂卜居焉。先生有勑遺左右司徒惠明徵先生還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達，無復其方，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刻徑爲門。懸岸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煙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逢，野獸不亂。逍遥閑曠，放浪丘陵。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命既否，水鬬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静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絶。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自天監已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來，嘗有勑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深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從南嶽，茲山也，闕閭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柱旁臨，九純間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勑遺左右司徒惠明徵先生還茅山，別給廨宇。軒君之降情天老，漢帝之致禮河上，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擾，魑魅莫逢。庭無荆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遥扶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次丙辰三

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遷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舄，比於茲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儀精贍，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寔忘勸沮，多行德惠。寶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羿射、荀綦，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闓等，慕遥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作銘曰：

留舄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炁，照曜丹林，厥跡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遊纓紱，頡頏搢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隔真。結宇崇巖，貞棲茂草。冰玉留年，精華却老。乃有令聞，康莊壽考，白水過庭，危峰臨洞，露綴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櫚席，花落窗甕，尚平未返，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變遷，豐碑有竪，遺芳萬年。

碑陰記

天台華峰白雲道士河内司馬道隱子微述

大哉道元，萬靈資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測，其生成也，氤氳可知。若夫禀習經法，精思涌感，調轉丹液，形神鍊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静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寔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禀靈氣，胎息見龍昇之夢；卓秀神儀，骨録表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鍾，虚受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於昭臺；奥義微言，咸訣於靈府。纂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龍章，闡幽前祕，擊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爲百代之明師焉。睹先生寫貌之象，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神密感之妙，鍊形化度之術，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修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真階。命分殊途，顯默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昇上清，弗可得而測已。然隱几云化，盧室仍存，代劍未飛，陰丘尚閉。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迺今無睹。朝代累革，山世轉暌。永懷仙烈，久增誠慨。子微將遊衡嶽，暫憩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邵陵撰製美具當年，今以書勒，言全往行。因運拙筆，聊述真猷，紀于碑陰，式昭年世。時大唐開元二十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墓誌銘

梁昭明太子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申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爲美，道以無涯爲真，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天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簉元良，屢禀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自昔固然。猗歟夫子，受籙歸元，梨傳宛吏，書因賈船。虎車照景，蜕拂凌煙。餘花灼燦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沈約酬華陽先生

三清未可覿，一炁且空存。所願迴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九丹贈，豈懼六龍奔。

早欲尋名山，須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忽聞龍圖至，仍睹龍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室。冠纓曾弗露，風雨未嘗櫛。鳴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慙無小人報，從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監不遑恤。

側聞上士説，尺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仙居多麗樵。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餐玉駐年齡，吞霞反容質。眇識青丘樹，迴見扶桑日。爛熳蜃雲舒，嶔崟山海出。

後湖蘇庠贊陶先生像

藥珠妙言，字照編簡。雲霾三館，其人則遠。世衰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扁。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下

---

❶『母』疑應爲『毋』。

（尹志華點校）

014 華陽陶隱居集

經名：華陽陶隱居集。明傅霄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二卷。文集缺亡，未有編録。

華陽陶隱居集卷上

昭臺弟子傅霄編集
大洞弟子陳楠校勘

江總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空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知紫臺青簡，緑帙丹經，玉版秘文，瑶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絶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録。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勑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尋山誌 年十五作

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遊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其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雖均因已濟，吾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嶽，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吴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真晦道，余所弗丞。襲衣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傅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荆門晝掩，蓬户夜開。室迷夏草，逕惑春苔。庭虚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争來。時復歷近，龍尋遠壑。坐盤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潀石而生文。草蕤蕤以拂露，鹿呦呦而來群。捫虚蘿以入谷，傍洪澤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蘭而佩蕙，及春鮮之未鳴。且含懷以屏炁，待惠風而舒情。乃乘興而遂往，遵巖路以達遊。竚天維而漂思，慨悦惚而莫求。眺回江之淼漫，眩疊嶂之相稠。日斜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嶔巖而起巘，值闊達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絶，岸懸天而似浮。緑蹬道其過半，魂眇眇而無憂。悟伯昏之條宕，躡千仞而神休。遂乃淩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鷺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汎濫，歸田兮翱翔。此翔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蟪之危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鵬鷃之異類，託逍遥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訴，思松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

仰彭涓兮弗遠，必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澗，深澗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曙，深澗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羅兮繽紛，雲停松兮欲紛。紛停雲遊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既窮目以無閡。先生去世後。久無人編録文集。至陳武帝貞明二年，勅令侍中尚書令江總，始撰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解駕，至是五十三載矣。文章頗多散落。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曰：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以招仙之臺。就瀛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知其所躋。超忽乎塵埃。

水仙賦

淼漫八海，泫泊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廼者，潼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娥英之所游往，琴馮是焉去來。或窮髮逸鵬，咸池浴日。隨雲濯金漿之汧，追霞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寧不踵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賓。苟之庭，卷綃乎鮫人之室。此真覆矣。至於碧巖無霧，緑水不風。飛軒紆鳳，淪形於無曉，與螻蟻而爲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吕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遥以長生。

華陽頌

樞域

河篇徵往册，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摽地英。

質象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虚形自成功。

形位

總神列三府，分除交五便。陰暉迎夜晳，晨精望曉懸。

摽貫

南峰秀玄鼎，北嶺横秦壁。表裏

玉沙津，周迴隱輪跡。

區別

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土懷何用顯，冥途自相知。

挺契

方隅游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北邙色，井洌鳳門泉。

迹號

郭干跱留岸，姜巴亘遠蹤，鶴廟或儻或似，七元乃扶胥。

機萌

聞響，別宅迺恒恭。

類附

號期行當滿，玄數未終丁。迨及唐承世，將賓來聖庭。

吳居非知地，越家詎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竈未嘗煙。

業運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迹

物軌

果林鬱餘奈，蔬圃蔓遺辛。熒芝可燭夜，田泉常澣塵。

誠期

刊石玄窗上，顯誠曲階門。動靜顧矜録，不負保舉恩。

遊集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舍真館，高會蕭閑宮。

才英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無與言。

學稟

摽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冲念，飛華當軫心。

授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坦，乘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棲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塗，而心摽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穎之志，歲月以深。至德有鄰，雲風相會。爾之來矣，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墀，挂冠朱闕，携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斲榦，越壟負卉。筋力盡於登築，炁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慊，寧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離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蒞之。右一

爾，以專慤爲性，恬淡爲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棲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右二

爾，基架館境，營獲授域。堂壇宏敞，棲路通嚴。官私行止，並有棲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雷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卧，顯祇遐福。右三

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植之宜，允瞻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沐風雨，於焉

猶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右四

爾，族惟舊緒，身忝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意。可以麾對賓僚，即名立事。右五

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笻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右六

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致懷所指，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二枚，薰陸副之。可以騰煙紫閣，招感上司。右七

爾，澡形潔藏，餚糧既去。宣道松术，實資芳醑。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右八

爾，敬事經誥，遵尚模楷。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右九

爾，真心内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鍮石澡灌，手巾自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右十

今賚爾十事，事准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來理。無或驕惰，以騫斯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上梁武帝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吟：贊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奬，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辯，唯覺勢力驚絶，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脱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録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唯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脱。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擊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横，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黑浮澀，多墨笨鈍。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比並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復以虚閑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録誠慊。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盡甲子，無論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

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又上梁武帝論書啟

一一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並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黄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有存否。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誰迹，又似是摹。給事黄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跡後又治癧貍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跡。

右四件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起，難復委曲。前黄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懷憂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涵。尚想黄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是謝安書。亦是王珉書。治欻方一紙。是子敬書。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右一十條非右軍書者，唯有八條。

梁武帝答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静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用。

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矣。偕老美晚，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故益得楷稱。下情懽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皆竚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脱蒙見此，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黄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梁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論書啟

逸少自吴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庖刀湯楺從養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説。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排竹栢之匹桐乎。先生領神玄門，學窮仙苑。必有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禀太始，俱服五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覬。

初，梁諸朝散大夫問曰：嘗竊觀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

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无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異竟寂滅矣。

登真隱訣序

昔在人聞，已鈔撰真經脩事兩卷，于時亦麤謂委密。頃巖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構，表裏洞洽，預是真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事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鍊經書，精涉道數者，率然覽之，猶觀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謂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上，便入山脩用動積，歲月愈久愈昏。此是未造門墻。何由眄其帷席。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説止試略問麤處，已自然，皆答言經説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流。若值智尚許人，脱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己見，或云承舊法永無肯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爲痛心。夫道生者也。當斯之時，人心素朴，嗜欲寡少，設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僞情澆，智慮日生，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病轉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祠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治，繁其類族。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逆設彼藥。或一藥以治，或百藥共愈一病。欲以排邪還正，爲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按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至於黄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列爲四經三家之説，遞

藥總訣序

上古神農作爲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醪醴。以備四氣爲弗服。欲其本立，十五種，

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殊途同歸者乎。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授，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繫，字義殘闕，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

肘後百一方序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人之所爲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迴野，遥山絶浦，其間枉夭，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用遍矣。昔應璩爲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余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達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效驗方五卷，且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脩省耳。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於方書，脱從禄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闈，晨宵隔絶。或羈束戎陣，城柵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

本草序

隱居在乎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説皆稱神農本經，余以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繫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黄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録。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録，説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估使相須。魏晉已來，吴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

區畛物類。兼注詔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録合爲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華陽陶隱居集卷上

❶『唯』原作『隹』，疑缺誤，據上下文義補。

華陽陶隱居集卷下

昭臺弟子傅霄編集
大洞弟子陳楠校勘

許長史舊館壇碑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跡可記，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羣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儻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内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亘涂水脉。闢闡風岫，通氣雲巘。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宫，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太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監十三年，勑貿此精舍立爲朱陽館，將遠符先徵定詳。火曆，於館西更築隱居住址。十四年，别創鬱崗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真軌。真人姓許，諱穆世，名謐，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乃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吴爲光禄勳，識宇亮拔，奕葉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吴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剡令，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子也。正生少知，名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爲餘姚令，勤恤民隱，惠被鄰邑。徵入凱闡，納言帝側。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内銓茂序。遐邦肅律，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冕輝華，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儻值晏駕。於焉告退，專静山廬，以脩上道。君雖搢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第四兄遠遊。永和四年，嘉遁不反，君尚想幽奇，歲

月彌軫，恒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真降楊備令，宣喻龍書雲篆，于茲必究，年涉懸僉然遍該靈謨奧旨，于茲必究，年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窆於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劍之墝在焉。謹按真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真傳未顯於世，莫得具述。楊君諱羲，事具真誥。

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翽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潔，特絶世倫。郡舉上計掾不赴，糠粃塵務，研精上業。即弘景玄中之真師也。恒居此宅，繕脩經法。楊君數相從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公，與谷希子併職。帝晨之仕比世侍中。君長兄揆，世名聃。次兄虎牙，世名聯，並亦得道。揆今有玄孫靈真在山，勑立嗣真館，以褒遠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來君此土，蕭育蒼祇，範鑄羣品。導法裁俗，隨緣開教。以隱居積蘊三真經誥，久棲華陽，宜還舊宅，供養修理。乃勑工匠，建茲堂靖。既仰祇帝則，兼闡大猷。東位青壇，西表素拱樹霜摧。脩庭草委。肇館華陽，歲塔。壇塔之間，通是基址。埋瓴揜瓦，躔二紀。永觀前猷，聿遵鴻軌。帝曰參差年代，綑縕名氏。書誥具楸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奐矣。勝殿密響，瀉瓶楊芬。瑶官碧簡，絢采垂文。瓊函玉檢，綺幕繡巾。蘭釭烈耀，金鑪颺薰。桐栢雙教，方諸兼北橫長壟。柳泂陽谷，俱會西垂。四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無，域之内，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且華且朴。結號虚皇，筌法正覺。藥所居，尤爲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騁，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欻怳，捫景帶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虹。振苦排鄣，還明反聰。物言是力，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我見無功。紛紜今古，汗漫兩儀。三石頌，永屬來賢。渾樞騖氣，方祇吐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虚。亦石幽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麗，功浹四溟。巡跡電滅，測體淵停。旋區岳立，亘海雲舒。搏風泳水，跡實憑天府地居。縈巒已曲，畫壤肺浮。五闡面啓，九涂環周。長隰旁嶺，交汧比流。迺稱龍伏。寔謂金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侍晨。參差年代，綑縕名氏。書誥具宣，精暉未弭。甄甀將淪，沉階已毁。拱樹霜摧。脩庭草委。肇館華陽，歲躔二紀。永觀前猷，聿遵鴻軌。帝曰楸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奐矣。勝殿密響，瀉瓶楊芬。瑶官碧簡，絢采垂文。瓊函玉檢，綺幕繡巾。蘭釭烈耀，金鑪颺薰。桐栢雙教，方諸兼北橫長壟。柳泂陽谷，俱會西垂。四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無，域之内，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且華且朴。結號虚皇，筌法正覺。藥所居，尤爲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騁，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欻怳，捫景帶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虹。振苦排鄣，還明反聰。物言是力，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我見無功。紛紜今古，汗漫兩儀。三石頌，永屬來賢。渾樞騖氣，方祇吐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虚。亦石幽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麗，天府地居。縈巒已曲，畫壤肺浮。五闡面啓，九涂環周。長隰旁嶺，交汧比流。迺稱龍伏。寔謂金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侍晨。參差年代，綑縕名氏。書誥具宣，精暉未弭。甄甀將淪，沉階已毁。

吳太極左宮葛仙公之碑

道冠兩儀之先，名絶萬物之始者。固言語所不得辯，稱謂所莫能筌焉。可以文字述云，何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遂默也，則生人長昏。是故出關導以兩卷，將昇犒其五文。令懷靈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後，奕代間出。雲篆龍章之牒，炳發於林岫。壞辭麗氣之旨，藻蔚於庭筵。其可以垂軌範著謠誦者，迄于兹辰。昔在中葉，甘左見駭於魏王，象奉擅奇於吳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邁蓋，其尤彰彰者矣。公於時雖歷遊名岳，多居此嶺。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視則連峰入海，南眺則重嶂切雲。西臨江滸，北旁郊邑。斯潛顯之奥區，出處之關津。半尋石井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鹿，百齡不異。其質精靈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衛。麻衣史宗之儔，相繼棲託。後有孫慰祖亦嗣居。彌歲山陰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住餘姚、四明、隩國爲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絶，既術識有用，爲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相率輿出制，不由已，以此山在五縣衝要，舍而留止。于兹憩。時還京邑，視人如戲。詭譎倜儻，縱倒河山。雖投鼠履墜，叱羊石起，篾以加焉。于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滒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愛其枝，況仙公真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迺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名迹以寄葛仙公。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代翕然。號爲仙公。故抱樸著書亦云：余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鐫之。仙公姓葛，諱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琅耶，後漢驃騎從祖仙。公乃抱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談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僮侯廬讓國於弟來居此土。七代祖公之位。如真誥并葛氏舊譜，則事有艾，即驃騎之弟，襲封僮侯。祖矩，安未符，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説，猶如執平太守，黄門郎。從祖彌，豫章等五郡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徒見接神役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同異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昇仙。長往不返，恒與郭聲子等相隨。久當授任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察人祇。瞻望舊鄉，能無纍纍之歎。顧盼後學，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真仙遺則。云爾九陔夐絶，七度虚懸。無方。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内懷猜害。翻琰之徒，皆被挫斥。敬憚仙公，動相諮稟。公馳涉川嶽，龍虎衛從。長山蓋竹，尤多去來。天臺蘭風，是焉遊

分空置境，聚炁構天。物滋數後，化起象前。命隨形轉，神寄業傳。霜野於衰，竹栢翠微。泉墟共往，彭羨獨歸。生因事攝，年以學祈。如金在冶，如帛在機。仙公珪警，臨齠發穎。襄童比跡，項孺聯影。濯質綺闈，凝心黛嶺。虎變已攄，龍輈遂騁。竭來臺霍，偃蹇蘭穹。碧壇自肅，玉水不窮。巡芳沐道，懷古惻衷。表茲峻碣，永扇高風。蘭風寓憩，已勒豐碑。此土舊居，未鑱貞琰。今之遠裔，仰慕清塵。敬思刊樹，傳芳來葉。

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穎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禄。恒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横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闕，故鄉就望。瞻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遄，無容躬詣。不任仰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詔答

卿遺累却粒，尚想清虚。山中閑静，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又別勑。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餌。

進周氏冥通記啟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編成事迹凡四卷，如別上呈。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啓。

詔答

省疏並見周氏遺迹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降歎。

告遊篇

性靈昔既肇，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淡悲欣。冠劍空衣影，鑣轡乃仙身。去此昭軒侶，結彼瀛臺賓。儻能踵留轍，爲子道玄津。

殘文

雲上之仙風賦

縹緲遥裔，亘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溥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葱關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浮虚入景，登空泛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綿括宇宙，苞絡天維。周流八極，迴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虚無爲之風也。

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之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榰紱之士，飾禮容於闈閤。耿介之夫，揚旌麾於山斋。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巡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留芳。

太平山日門館碑

日門館者，東霞啓暉，開巖引燭以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冠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構。棲集有道，多歷世年。

茅山曲林館銘

層嶺外峙，邃宮内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憂。揭來虞公，兹焉可邁。何爲棲棲。獨爲勁好。掩跡韜功，守兹偕老。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立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仲書

棲玄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兹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虚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絶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脩也。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何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聞。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究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而纔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揚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穎惠若神，僅至齠齔。或不辯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華陽陶隱居集卷下

（陳信一點校）

015 桓真人升仙記

經名：桓真人升仙記。一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西蜀華蓋山李桓仙君授道桓凱真人，仙君以名授弟子爲姓，故曰桓，元非其姓也。仙君一日謂弟子桓凱曰：金丹大藥，子得之矣，飛步隱身諸訣，汝皆曉了，但汝未聞大道耳。凱曰：弟子從先生三十年矣，素知先生妙處有三景真符、五神總要、八極羅圖、默朝上帝，諸弟子未敢請問，伏望仙君指示弟子至道，修證無爲，早達玄理。仙君曰：三景真符乃吞帶延年之術，五神總要、八極羅圖乃天中之靈典，默朝上帝乃昇舉之妙門，登雲之真旨，非子所可而聞於是。凱洗心堅志，香火愈專，勤苦五年，不敢請問。一日仙君喟然歎曰天地交泰，日月祥應，妙理備焉。山川秀發，明珠生焉，金玉露焉。草木鬱茂，芳草爭妍，芝英出焉。鸞鳳群集，瑞雲亘天，賢聖理焉。星文順序，日有重輪，景星出現，瑞應國祚，天地草木，山用禽獸，稟受冲粹淳和之氣，發祥現瑞。人生天地之間，但待死而後已。吾太上玄真之化、元始清靜之術在乎人間。百之間，真仙留不死之術，勞神役慮，愛惜苦千萬年或有學之者，營惱，妄想緣業，甘心而受。不知煙霞之中躍出。長樂國土無變之鄉，得如是外，有超真不夜之鄉；溟海之中，有返魂不死之藥。又豈知乘六龍而升八極，駕九鳳而遊崑崙。玉樹千年如春，金桃萬刻一結。廣寒宮冷，朱夏無搖扇之賓；紫府庭温，窮冬少燒薪之士。至於瓊臺蘭閣，寶宇層樓，鳳闕銀橋，綵城爛苑，珠光相射，快樂無何之鄉，翠蓋幢旛，悦懌無憂之國，凡夫行劣，知而不修，聲色六情迷而不返。先君❶如是歎畢，時凱進前稽首再拜，告仙君曰：切聞瑶池絳闕、閬苑蓬丘、紫府瓊宫，崑崙方丈、羣仙洞府自有長年之光景，日月不夜之山川，寶蓋層臺，四時明媚，金壺盛不死之酒，琉璃藏延壽之丹，桃樹花芳，千年一謝，雲英珍結，萬載圓成。又聞雪鶴舞階，靈仙歌舞，鸞翔翠羽，綵女吹簫，瑶池湧甘露之泉，玉樹綴天香之粟，玲瓏臺榭，輝光晃曜，瀟灑軒堂，煙霞縕繡，遊宴之處，鼓樂天音，鳳笛龍簫，飛仙吹拍，金烏玉兔，水晶盤上遊行，瑶馬青牛，靈芝圃之草，天樂自鳴，中有七寶赤蓮，引□池之水，不死之泉，能動法音。其音和雅，晝夜皎潔，光映三天，萬象森羅，悉

❶ 先君

❷ 泉出崑崙之山，東溟

皆照徹。雲馭風龍、舞鳳飛鸞，善惡衆緣，物物具足。若能究此之域，悟此之門，可日採千萬。朝真萬徧，功滿行備，飛行紫府。凱曰：此去遠近，可能至焉？仙君曰：此去不遠，在方寸兩眉之間，神光之户，玉門金柱相間而不通。得祕妙靈文，方可至矣。凱稽首再拜，躍然忻慕，願聞其旨。仙君曰：此去東南八千里有茅峰古跡，楊許二仙，山中有異人姓陶號隱居，梁朝貞白先生陶弘景也。有門弟子一千七百餘人，入室者三百人，得吾道者七人。謝錢汝其數也，子亦此君之弟子。吾當受汝至妙，汝當披髮跣足，執鋤爲畊夫，求爲圃者滿一十二年，修積陰功，勿示其道，保藏祕訣，每如常流，無使知覺。異日吾當保舉，上帝必詔子升雲天。是時凱再拜立誓登壇，散髮跣足受道。仙君曰：陶隱居聰明過人，彫琢文詞，勞神典籍，窮究經旨，好述異事，酷愛山水，栽種松筠，心念太高，望登雲天。上帝雖念，寔少真功，徒勞陰力，皆不及七弟子之學道耳。又曰：陶求真不一，潛神二門，好禪悦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根之論，只一二事而已。吾昔言玉京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又曰：陶之境、日月之山、崑崙之域，子還解斯義否？凱曰：未知是義。仙君曰：人有三是四非，天之罪也。一曰潛心大身中有三萬六千精光神，一萬二千魂道，主教玄門。梁國將傾，爲陶奉佛，晦神。泥丸之中有長生不死大君，二嘗祝帝祚，有孝道心。二曰博濟孤貧，多行孝行，紹述三茅、楊許真風，不負太上遺教。三曰苦心忘食，潔白精修，採鍊藥餌，研窮典教，不忘上真覆載之恩。有此三是，將補之職，緣有四非，以至風雲、雷雨、霜霧、雪雹、煙霞、草木、山川、靈椿、壽幹、魚龍、人畜、物化、胎變、天堂、幽冥，無不具足。蓋俗人六情妄起，三毒纏痾，入骨侵傷，無知無識，神昏識暗，魂魄沉迷，聲想色情，恩深愛染，未能脱灑，乃成異類，不得超生，轉增迷悶，四百四病，八邪四生，三災九橫，王法天嗔。是故太上闡三洞之典，開四輔之門，引論含生，同歸聖域，豈不勞乎？今子受吾太上真玄祕語，勿泄常流，生輕薄心，枉遭罪責。凱跪悚稽首再拜，受仙君祕語。仙君曰：夫日月者，天地中妙極，乾坤中精光，陰陽中獨曜。在天爲眼目，在海爲精光，在萬物爲精華，在人身爲魂

魄。今汝身中祕寶，頭曰崑崙，頂曰泥丸，中曰腦門。腦門乃神遊之地，天帝居焉。自日月崑崙之下，流光散於金池，與肝肺相通。肺乃金中之鼎，外應鼻。肝乃木中之華，外應眼。眼隨五色而欲，鼻隨五香而塞。金與木隔，流光於門，神珠散失，遂至死地。今吾授子不死之道，太上登雲之方，實非小淺。昔東華青堂山紫玄仙伯教吾此法，今七百年矣。須先修水火交接坎離二門，乃得長生。心不通靈，神不變化，難升雲天。昔許真君得西山丈人授此上道，即日乃登碧落，豈不樂乎？夫人頂骨閉塞，漏泄邪氣，鬼風吹合，崑崙神附心中，夜煎旦煮，肝腎注精施陽，敗損金鼎，神不能禁，真仙不居，上帝不降，甘受死地。今子迴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左目右眼，乃天中之日月，照於十二時中。仙君遂歌曰：金鼎天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真君自然來。三年結黃雲，千日成聖胎。九年登金闕，一紀升三台。龍虎自然交，上帝安金臺。衆神仰天表，忻慕心徘徊。子今受靈文，專心如死灰。積功十二年，功畢登雲梯。白光生圓象，紫氣冲雲霓。端虛念太乙，浩劫天地齊。是時桓凱心目如失，喟然自歎：多劫生死，不悟靈根，但指心王，便是真道。恨不識太空之表，有無何有之鄉，崑崙之間，有長生之景，日月之下，枉死無窮。今識元精不生不滅，是水火之根本，以心腎爲宗，道妙之門，實崑崙之上。凱稽首再拜，復進：日月之精光，如何照其天門，開崑崙之頂？仙君曰：以心注月想丹田片時，便回光直上返照天門，天門乃腦門也。但於時中，不問早晚，幹事含光默默而坐蓮花，此理亦近乎此義。但古人默，不離頂中，謂之默朝上帝法。祕之祕之。凡人心目馳騖於外，未嘗遊心於自己之內。又歌曰：內照返靈光，太乙含真芳。馨香散華容，鬱鬱生紫房。天門開上蒼，默然朝玉皇。仙君又曰：夫人入胎之時，先生兩目如水泡，餘四肢並無，亦無相貌。次生兩腎，內應精輪。而生天地亦然。天地未分之時，日月未照之日，混混之根，太陽之始，儒家、佛氏不言此理，但云心爲萬物之宗主，象帝之先直是無下手處，只得功勤香火，淡食去葷而已。中有吞符服藥，禮月瞻星，吐故納新，皆不得已而爲之。至於尸解逃形，出神胎息，絶愛忘情，逍遥自在，坐脱立化，托胎投胎，奪蔭逃數，藏身隱形，吞芝术，修釋氏蟬蛻空景，捨色行身，布施忍辱，種種利益羣生，各得而修之，未證玄理，百千萬門。惟向上乘修行大道，須是靈光自照，内境精明，今畫像多於頂門出白光，中現端嚴相，巍巍而坐蓮花，此理亦近乎此義。但古人童禍其間，且妙有真空，無想無愛，法體本無生死，但不能修大定力，遂致輪轉，錯入別胎，浪死虛生，億劫不了。雖遇至人，未肯遽然傳授無上妙義、大智圓通。乃至生安樂家，受報福田，爲國王大臣、大聰明人，心地慧聖，發明經典，不免翻成毒藥，因慧生想，流轉含識，情愛牽纏，邪見生謗，隨落魔境，爲魔著愛。所以百千萬劫，不悟真理。

是故太上以慈悲之旨，救度生靈，發明經論，令解真諦，度脫有情之衆，悉皈清浄之門。如是默契玄宗，大明心目。若不内發寂照，定慧雙修，真體圓明，未免生死。仙君又曰：今子往三茅山古跡華陽洞天，與陶氏家爲使用，藏真默守，無漏玄機，積行施功，默朝上帝，一紀功畢，須登雲天。凱曰：路遥水隔，江湖非舟楫安能得到？仙君曰：吾有通泉地脉靈符，子於今夜沐浴浄身，立華元館中，閉自静思，令子可到。此去華陽八千里，有大江水府帝君、楊子江、靈川谷、紫金白玉洞、眷屬三千六百人、部領神兵一萬、神龍五條、雷公風伯、雷神使者共五百人，下元水府都統吴越甌閩仙源，蓄水九千萬斛，潮三十六頃，雄師八萬人，雷鼓九百面，壽命十萬歲，與蓬萊都水使者同職。下元與中上水府皆主管江潮、天下水旱、人間之事。凱曰：華陽三茅之職何如？仙君曰：掌仙籍，統吴越之罪福，帝畿列土，分九州帝業事。三仙君有主報力士仙衆各萬人，并職九州，管天下學仙之士功行過愆。又曰；華陽第八洞天與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皆通穿四海、江瀆、蓬萊、十洲、崑崙之峰，下至酆都幽嶽，皆可往來。但凡夫染穢，色欲妄想閉障。若邪見不生，聖凡路通，乾坤六合内外皆可遊也。於是仙君用神鏡通泉之術，凱不可得而知之。凱遂閉目，不行而至，不速而往，欻然之間，如聞有人相問之聲，已渡江湖。或聞宫室異香，或聞歌聲，或聞仙樂，忽聞仙君曰：幾日離家？凱曰：昨夜離中，遂乃登岸。青山孤聳，碧海侵人，舟楫往來，皆非舊所。乃詢行人，曰：此間之丹陽也。遂問茅峰相去多少。行者曰：尚有二百里。凱問有宫宇輪，混混太虚中，不與衆生羣。崑崙十二峰，上帝朝萬巡。一日功行滿，升空謁元君。弟子莫識其語，急走報陶公。公喜，請入，乃見散髮跣足，狂怪異常。陶曰：子來有何意？凱曰：聞先生高人之歌，豈得識之。陶乃止。再問曰：子姓何？凱曰：姓恒名凱，川人也。陶曰：幾日離家？凱曰：昨夜離家。陶笑曰：狂生狂生。又謂凱曰：願爲圃者，莫不賤乎？凱曰：願聞道真陪貴，出入朱門，入吾室也。凱曰：中等弟子何如？陶曰：掌書狀，修問答，合湯藥，衣絹帛，服青餌飯，飲松醪酒，住吾庭之左右 授以法術，陪有道之士。凱曰：下等弟子如何？陶曰：衣絹帛，食五穀，合施藥，住吾舍，掃室焚香，禮星月，教以服氣，或與知識人往還，接賓客，種蔬菜草藥。陶曰：三跣足，唱詩曰：黄花生紫雲，日月周天與吾掃門，至午時有好客至，慎勿阻，急來報我。日當亭午，果有客至，披髮

等弟子，各有數百。凱曰：弟子非三等弟子之列，種圃汲泉，伐薪燒香，直厠淘井，可乎？陶曰：但恐子不肯爲此耳。再拜願爲燒香汲泉之人，陶留之。凱凡住陶家，寒温不問，貴賤不分，饑飽不嗔，勞苦不歎。弟子嘲弄不動，役使不懶。人未起先起，人已睡未睡。不燒香，不禮拜，不誦經，不忌葷。至無憎無妬，不華不艷，少言少語，不喜不怒。閑則掃地，忙則斫薪。動則燒火，静則浣衣。由是在陶家一十二年，陶亦不識。雖在目前，陶亦不顧。亦不撓陶。陶之宅有三層高樓，最上層近松之梢，每聽松韻，以弟子居二層之下，凡註書千餘卷。梁武帝有休咎，每遣中使來問，先生或畫牛答詔。又問社稷年祚，先生解註，知梁武社稷不遠，至庚子辛丑之年以朱筆暈之。武帝亦不曉。朝士呼陶爲山中宰相。先生道高德邁，四海皈依，弟子千餘人，入室者三百人。修朱陽館，創待仙樓、望詔閣，精脩香火，每嘗以扇遮面，恐黑氣籠罩神光。嘗曰：上帝若來詔我，當令此山爲瓊樓玉閣。先生時年八十四歲矣，筋力有餘，動作不倦，註解經書，日未嘗忘。好種竹栽藥，鍊丹於永嘉大弱巖木溜嶼陶山之巔。先生生而有異，面目光彩，長髭鬚，美容貌，身長七尺，秀目細眉，而氣清可掬，言語恬静。博通古今，精於藝術、天文曆、象、醫藥，諸家所爲，靡不洞曉。至大梁天監元年八月十五日早，大茅山上忽白光數條，俄頃雲翁鬱，林泉清明，天樂嘹亮。衆見紅霞五綵，仙鶴一隻，青衣童子執詔空中，五色霞内現霓旌羽節，仙童靈官百餘人侍一空車，狀若龍駕。童子與鶴俱至庭下，陶意謂上帝召己，仙童曰：無煩勞神，速令桓凱更衣、飲丹、宣詔。仙童曰：上帝若來詔，弟子千餘人，不虚起，求真道自成。日月照崑崙，晝夜透泥丸。靈真自然降，功畢登天門。

桓真人升仙記

存神養氣精，清静心光明。妄想峰司命主者保舉奉行。宣畢，乘鶴登雲，鸞鳴節動，飄颻而去。初更衣之時，陶祝凱曰：與吾於天禁中檢尋仙籍，幾時功畢，尚少何功，行過愆有若干。凱領師旨相別，陶有依戀之色，通夕如醉。桓凱升天，復留頌曰：

仙位。詔書到日，即登雲天。右遣茅

❶『先君』疑應作『仙君』。

❷『玉』原作『王』，據文義改。

（尹志華點校）

016 周氏冥通記

經名：周氏冥通記。四卷。陶弘景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玄人周子良，字元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冑族，江左有聞。晚葉彫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己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期歲，爲姨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愠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青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海上東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憩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今討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無私。求入山伏節爲弟子。始受《仙靈籙》、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字，託以方便，冒求搆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辨窗户牀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齎其上。果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卧，彌淪良久乃起出。姨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嘗見其愠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青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海上東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憩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今討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無私。求入山伏節爲弟子。始受《仙靈籙》、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字，託以方便，冒求搆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辨窗户牀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齎其上。果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卧，彌淪良久乃起出。姨母不解所以，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家廨，及

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浴，著諸浄衣，與文幸暮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日昳後便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三間，住東一間，西二間亦安兩高坐，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曰：於書案就齋去，日晡間其弟名子平往看，正見於仙屋燒香出，還住户，問子平何以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後廨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即還，汝可更來。仍見鐺中温半升酒。子平馳還説此，姨母驚怪，呼令走往，已正見偃卧。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絶。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貍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昳後殯，仍造礲塚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昳後窆，即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記》中，今略疏在世事跡，共所聞見如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末止。疏目録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可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内外怪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亦可是焚不責，不得不説。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説。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説。四者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不得不説。所可指的。唯此四事。自餘或有訪問，皆依違末略，初不顯詔。又師經一過，因辭訪移朱陽。及有所當事後，屢問蒙答，以不每云，未報，遂不顯言。今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料視，定已有答。尋此當是恐問便有酬者，則人人因託不少。若不爲問，則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録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末止。疏目録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末止。疏目録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末止。疏目録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末止。疏目録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末止。疏目録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末止。

被人責，若悉爲問，便忤冥旨，是以皆匿隱之。此《記》中多有真仙諱字，并諸教戒，便同依經誥之例，皆須浄案浄巾沐浴燒香，乃看之。若欲傳寫，亦應先關告衆真及玄人，不得皆悠悠外書記也。周所住廨，庭壇有數株大栢樹，其户前一樹甚豐茂，甲午年臘月望日忽見有如糖灑偏樹上下，中間尤多。于時晡許，華陽都講丁景達來看徐普明，并見之，驚問。見此甘露降下，家人不欲顯此事，仍戲言：向小兒以糖沃之耳。因共摘嘗，正如密味，咂折兩枝見示，以插户簾上，十餘日猶在。按《瑞圖》：甘露降竹栢，乃是瑞氣降。按説尋此庭壇邊諸樹略育，唯此對户者獨濃，必當是欲顯已應有神靈降引之事故也。又周所住屋南步廓夾兩邊種竹，竹根穿入廊下。乙未年五月十八日共其舅徐普明在中堂爲謝家大齋三日，竟，散齋。日中後其舅暫還廨，忽見步廊竹根生一筍，三寸已上分，爲二條，並抽筠籜齊長九寸。昨都不見，而今忽有，普明知是異，恐小兒拔弄，仍折取來中堂，遍示諸道士，咸共嗟歎未嘗有此。隱居深恨不置令成竹，又恐爛壞，乃炙乾録之，即日猶在。按竹是星精，多會神用。湘州人作同心竹，皆伺抽筍，因刻邊爲孔筍，乃帶創成四，此猶是一竿竹，唯中央兩邊凹耳。未嘗有一竹而分爲兩筍共本各未者。此月二十三日夏至日，便有感降事，當是復表其冥符合歡，有栢竹之德也。又周移朱陽館，於東立屋，積茅在屋東北，覆屋後殘茅，周往更斂積，忽見一白龜可長六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唯厭上有四黑文，狀如書字，不可識。捉取翫弄良久，乃欲將還，意不敢，遂放之。還即向其家説此。按龜本靈物，久壽先知，又出方遣潘中正出啓，上呈聖上，登於内殿，開讀四卷，委曲備小，事事顧問，亦隨事奉答。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令朱注詮詔。

夏至日未中少許，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在所住户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于時住在西阿姨母廨中，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爲救治，仍捨給爲道子。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載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鞶囊，鞶囊作龍頭。足著兩頭舄，舄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

勅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一，唯增讚歎。十二月二十日。神筆

右，此周去時，先生正在鬱崗隱齋葉限，不獲即得啓聞。後撰寫遺記畢，

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此髻法，寬根垂到額也。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靺，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駮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茹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户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户，便皺面云：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在按上，便自捉内格中，移格置北頭。所住屋是西廂，有兩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廊，子云太近，後恐是逼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北邊安户，五尺眠牀約西壁，即所畫寢者。頭首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即子平住也。一方五尺，安窗下，施書按東向，硯本在按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按安也。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曰：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未答。云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卧，仍仍不自解。仍問曰：今是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恒貪眠，又答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間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灾厄，暫寄道士間。夏月裸身出戲。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郎善姓徐，樂成縣人，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西，事不果。周是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即往驗，果有坎，已塞竟。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録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衍，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最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烋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户，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母

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洿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門是前，中隔閣，静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静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黄庭三一》供養《魏傳》、《蘇傳》及《五嶽》、《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别當向卿言。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自説病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冷，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杯大，從來醫藥所不能愈也。令春等去，便下階而滅。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遏穢賤者不可觸冒。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此承依别，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着名或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金玉草事。出《真誥》。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户，云范帥來。未應已進，脩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三人，衣色黑，晻晻不可别。户外有光，狀如把燭，不見光形。帥倚牀前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録府鬼神之司。定録、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名界有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弟定録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録。其任數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爲宜。卿向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是祆俗，丞大不悦，欲執卿爲無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周家本事俗神，禱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爲俗神所犯爾。日見其淪朴不已，乃具相戒約。既未達真旨，故不得不挾疑耳。子良曰：向實有疑，令敢復異？帥曰：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讜？兼向丞總領吴越，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而况穢身投片辭，亦自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墨耳。于時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作辭陳訴，故師此語以斷也。卿朝夕燒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相實，可依心答旨。二君兄是大司命太元真人，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往彼朝詳未反也。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辯真正，曲垂貸宥，實敢迴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録、保命三真君。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攡屐横在牀前，又不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横攡屐，横攡屐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脱履，令正背牀，蓋爲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狀如小單衣。法亦不得露髻寢也。子良又問：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下聲傍人聞。前共疑議，日司已白，令來取實，猶復求申，更恐其聞奏，故令

下聲，非必畏人聞。于時子早亦在別牀眠。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已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今又私與卿言，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爲卿益。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聞其履行看地。今日倉卒便於此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十一月八日定録告云：作屋處於卜葬不便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今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闇合先旨，雖非同此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録卜葬之告也。既云無解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安塚地耳。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不得落漠。留疏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爲依師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即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爲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邪？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本。由是言之，師資之結殊不容易。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炁不干，神明衛護，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諠之中，僕等難復數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快，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誥》中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亦摽挺。言未絶，聞子平覺，便欻去。

右一條即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滿。此范帥即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顔狀其❷可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黄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燭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牘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記月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須，又曰：紙記爲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放已。楊、許先迹亦是佗述故也。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既未能餐霞飲景，尅己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四體虚羸，神精悟塞，真期未可立待，即亦可旦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面形模若爲？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異餘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首向。子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安二星置綱之頭，當相告也。次安此問，是不答亦非二。又安乱更問，答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勿令人知。伺時人知則不可見也。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亦有

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户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簿，白麻相接續滿紙。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北君□。是嘗教學者。《真浩❸》中無此人也。伺北斗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求請。追恨不得以諸具經及楊、許真令一見之已。雖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髣佛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相對而談。某亦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紙。並與目録相見，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坐爲卧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黵易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事，大書小八白紙。並與目録相應無闕。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六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未法詮記。凡此端皆題紙，皆作乙未年。

六月一日夜，凡此端皆題紙，皆作乙未年。復見前丞來，乃著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麗，皆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柃，似繡而非。丞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爲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華陽之玉童，定録、保命二君令來相諭。又指西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原。應作此源。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虚，其中凌雲者，理非一人。定録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微當焚録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華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涉世之用。榮華疇應作籌字。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念，胸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虚豁之心者，則一志而

❶『弟』字疑衍。
❷『其』疑應作『甚』。
❸『浩』疑應作『誥』。

不及，一向而不迴，此二能得道？爾既無才學可稱，又乏至德之美，特是採緣訪命，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間，流連於親識，眷眄富貴，希想味欲，比並積罪之山川，煮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爲樂。若必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聞，而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爲人者，皆貪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也。述君言似訖此。今生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任袞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爲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便出户。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論。吾不得停，尋更來。下席便滅。言此而去。

右一條一日一夜所受記，書兩小度麤白紙。丞猶是趙丞，華陽童依後記云姓景名本期，紫陽童云姓鳳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人告，而後八日來説所改名。字，即猶是此童也。當是其今未敢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挺思合神，必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悦。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爲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酷不道，鞭打駕誓，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丞間爲散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爲正神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如此事，可不慎之。

右一條四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牋紙。去歲聞其家説，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爲書。其既始有通感，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姨母責罵甚苦。乃云：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沙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于時意色極不好，今有此告，當由斯源也。姨母以其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從此後得罵便喜笑悦，竟輒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於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今則文長、少連爲譬，當以在三之義均耳。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緣邊，背上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四人。二男二女，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應作澤字何期真聖曲垂，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善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遇，方事遊適，兩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受記事，一青紙。依後別記，鄧始得爲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誥》中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真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遷，太原人。宿命時父爲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得生爲人，復修功德，死爲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名爲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也。不改姓，仍取周也。此名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爲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質象含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爲靈。此表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奧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於世，且莫顯示。子良字元穌，此乃世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於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滕紙。其羣從兄弟皆以子字爲名，子良是其本父乍生便名此，無別小名也。字元穌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東嶺冠師爲作此字，燒香啓告以受之。按後記云，所改名即是青錄玉文者，當周名仍取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罩紫，蓋遊適偃房者，神仙之漸也。唯言此而已，意而言，是定錄神，君隱告也。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來者，爾識之不。答不聞。又曰：爾答不聞。丞曰：是真人爾，未宜見之，故遥相告爾。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帥及童來，而二君都未降，今此隱告，方爲其始也。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知。丞曰：是真人爾，未宜有垂降者，欲還住處仰俟，可得爾不？答曰：不識。丞曰：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子良言

從，未達此趣，以爲於色。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黄華冠，雲錦毛衣。侍者四人，執紫毛節，持流金鈴，此馮真人也，《真誥》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二人，執，則張子安也。《真誥》見。

一人芙蓉玄冠，緑繡衣。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真誥》無。

一人敷幘朱衣，紫草帶。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樂丞《真誥》者。

一人兩髻，亦繡衣。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子。

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修功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察，理當照其胸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路怡發，雖怡發字，並應作怠廢字。答曰：不怡亦不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爾懷抱不？子良答曰：枉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將相告。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第二即蕭閑仙卿張君，第三即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答曰：真仙方共歸。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曰：能察幽惻應作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既曲紆真降，願各爲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乃令子良襞紙染筆，口授列單心。應作厲丹字。當復有來林，清風散紫霄。仰携高真士，淩空馭緑軺。放彼朱霞館，造此塵中僚。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真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穢澆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申歲，控景朝太真。冥緣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張仙卿授曰：

寫我蕭閑館，遊彼塵喧際。騁景蓋飛霄，尋此人間契。周生一何奇，能感玄人輒。無使凌雲幹，中隨嚴霜折。

洪先生授曰：

靈風扇紫霞，景雲散丹暉。八素三即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答曰：真仙方共歸。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曰：能察幽惻應作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既曲紆真降，願各爲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乃令子良襞紙染筆，口授列單心。應作厲丹字。當復有來林，清風散紫霄。仰携高真士，淩空馭緑軺。放彼朱霞館，造此塵中僚。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真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穢澆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申歲，控景朝太真。冥緣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今知之。子良唯唯奉從。張曰：真君此言，可謂至教。若更能超踰往此，則二府希之難矣。蕭閑堂兮，將爲周子之遊館乎。洪君曰：仁功苟積，則選爲真人府中小丞，其亦未必止此。丞曰：其功已定，亦何必須勤勤。童曰：二君亦適人所爲，不必相逼。若能積業更深，則成真人功夫。若怠，猶當不失此。丞言畢，同辭別，徘徊户内而滅。

右一條十二日所受記，書四白紙。此中玉人，三人已經來，今降。案《真誥》有，西嶽真人馮延壽，疑此應猶是也。樂丞，字長治，成陽人，主灾害，四丞中之一也。夫仙真詩詠才辭，通皆相類，《真誥》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越者。尋此降集所受辭意，如似略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真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浄，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功，無嗟以滓穢爲辭，但卿六世祖眉爲譙郡時，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建卿，幸可慎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帥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未檢汝南周家譜，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爲譙郡。殺戮之咎，誠爲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爲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荷福，慶流子孫邪。此帥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依別記目，有六月十五日，中嶽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是修事與祕重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投藏計，此正應是卧斗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洪先生授之，聞其在西廨。及移朱陽，所眠一牀，絶惡人近身，少遊雜。夕輒別牀卧，如此必是修方諸卧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下仙之品。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帥語云：前故相告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旦何意往他人處食脯？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奉今旨，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❶白藤紙，其好全似楊君體。其十四旦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入嶺，亦見向説，如范帥語，于時即然許之。十五日旦，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共醮，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旦，即復見向説之。從此都斷惡。其今答語云：師賜此，亦復方便説，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至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噬。衆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一向絶之。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李飛華於嶺裏所告，十九日期於西阿者。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許，綵繡衣也，《真誥》有此女。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也，《真誥》有王進賢，恐是改名即是。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緑衣，《真誥》有劉春龍，而此不同，若云改名，恐非。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改字智安，年四十許，上緑下紫，衣科斗，恐許，此改即是許掾母。第五易遷受學李飛華，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者，上緑下碧衣《真誥》無此。前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説，説竟，四人齊坐，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

人腰各帶大符，符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細，不可識，並皆繒綾衣，紫絳爲腰帶也。衆仙自共語良久，似論子良事，不正了其旨。趙夫人乃見告曰：子冥契久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答曰：不以猥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仙啓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今來告劉夫人，爾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乎？子良答曰：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説之。爾生周逵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之會上録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以此事諮受録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宣説，令知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真。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虚微，不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遊無著，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事或生疑誚，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若能守道不動，服氣吞景以鎮蒙神降，豈敢自有賢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虚之趣，今粗爲説之。夫爲真仙之位者，偃息玄官，遊行紫漢，動則二景舒明，静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則飆輪靈軫。浮海歷嶽，遊眄八方。進無水火之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軒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真道不交乎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凡庸之疇也。王夫人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應作環字。之慮，瀟灑任理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賢之子也。儻有窮幽測遠，遠求師友，書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不及今來子，令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己，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氣吞景以鎮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静無方也。吾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真也。前服氣諸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疏矣，行當應曙，相與去，和諸人同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别。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

東華大司命，入月三是，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其間動靜，趙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尋此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觀夫議理亦聞，則其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端雅見敬，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雨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於此，當爲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報。子良曰：比風日赫烈，塘湖焫竭，五穀焦枯，草木彫落，方慮飢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輒從要旨。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斂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按此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晴，後共周於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廷壇自奏。二十三旦，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卒起，末達隱居，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溜，唯在一山周迴左右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覺耶。華陽隱居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氏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崔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愍黔首，霈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此是前所朱書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木，末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卧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以丹書黃上，不似筆跡當是織成。未嘗來也。侍者兩人，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仰候真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槨乎。吾今乃桐栢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之內，姓徐，字玄真。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復見。須臾，復夢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

恨不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太山，見尊府君送人夕來，乃始得除君死録，更紀生名，如此輩六人。尊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今故來爲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説，雖得化，化猶戀於委形，況在餘神鬼中乎。棺槨之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誥》所無，而不知何處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酆都所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去，一得受生，便連逮絶也。又按前劉夫人云：爾名上仙籙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斥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衣服如前持玉鈴，侍者二人，《真誥》無。一則桐栢仙人酆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真誥》無。

酆先言曰：久欲相詣，礙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録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謬荷靈啓垂受真法，但肉人頑疏，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審其事，比當與酆生往爲參之。答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酆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説，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侯是誰。酆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録，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酆生俱來，不爲遠別。下席同出户，侍者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按徐玄定録，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録君旨，授《太霄隱書》、《玄真内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相關，當酆領華陽四宮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謂男則童初蕭閑，女則易遷含真也，參簡之事，别在七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其洞房玄真二條事於目録中，唯闕此餘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❶『一』前疑缺一『書』字。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七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緑毛帔丹霄飛裳，佩流金鈴。年可五十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緑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鈴。年可四十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黄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帔，紫錦衣，佩流金鈴。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繡衣，佩玉鈴。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年四十餘，《真誥》云名太賓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錦衣，佩玉鈴。年四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執青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侍者五人，《真誥》有，凡此前衣服並丞，後見誥令識之。丞曰：今真人來，何不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稽顙，乞神仙之訣。

茅定録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録我所關。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爾。縈之經生死，一前六等，並真人前後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黄庭真人，治中嶽耳。保命問保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勤苦之弊，何可備言，曰：粗悉此位不，子良答：蒙承垂告，者，乃周生乎。已解。定録君曰：前遣景上期授子茅保命曰：《玄真内訣》，遂未修之邪。子良曰：所謂先苦後樂。《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王紫陽曰：蒙賜《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昔聞周生之名，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告曰：《洞房》乃好得益遲，修《玄真》固，良可知矣。應是嘉字。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女侍，猶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奥，識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淺而智深，已三生如此。我昔微遊於王君曰：子勤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襟布誠而施仁怠，亦未必得全此功爾。勿輕示人今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堪受法，夕來事。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爲欣。周大夫曰：得仙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拜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非遠，而之弟孫也。音與其於南海相遇便別，亦復爲遥，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別來已二百餘年矣。丞曰：將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君第二，紫陽古真人，治嶓冢山。王君周君傳乃云：紫陽有左右真人，亦不顯右是王君，不知何名字。第三，定録茅中君第四，保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保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唯馮君是黄庭真人，治中嶽耳。保命問曰：粗悉此位不，子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録君曰：前遣景上期授子蒙賜《玄真内訣》，遂未修之邪。子良曰：《洞房》乃好得益遲，修《玄真》告曰：《洞房》乃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君曰：子勤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全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非遠，而亦復爲遥，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

曰：子保舉既强，得業亦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旨一二，謹依。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姨屢有貤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允耳。定録曰：陶某名録多闕，穿處不的，由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中旬，間當與思和，此保命字也。往諸司命間論之意，此必無苦勿卒憂悒。仍云：吾等今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因以相隨而去。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一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句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月，唯遣侍童耳。《真誥》云：周太賓善鼓一絃琴，是教孫登者爲蓬萊右夫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内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兒法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宫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甚惻惻，徑向周説。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貤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窗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云屢有貤請，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絳緑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大符，黑。爲文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之，行輒有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餘者皆不識，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稍得新業邪，吾旦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上東華青簡，甚助爲慶。陶夫人曰：聞近齋而俟北斗，大不可言，訝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謂應作姬字，受口語音不得字體也。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女，《真誥》中皆無。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妃，故今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按：此即是前月所云，送學簿，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趙王。乃更有餘人兼申嘲謔，欲希之辭夫，以涵育兩儀，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偶，共相映協。自高真以下，減周斯義。既已久表昔記於令差非嫌惑。但長幼貴賤，年月賒促，各有終運，不必日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凝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諧。接文殊之感，現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寄，對扶桑諒，別有旨矣。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録君三人，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中，自共語良久。定録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吾天事頻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已上青簡，乃位爲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

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使移時。夫涉真境，便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此甚好，但恐以試爲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小試，或爲虎狼，或爲殊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憧惶也。若不過者，怪應作壞字。人功夫俄頃耳。周少來神瞻强正，小兒時，獨宿空屋，夜行林草，了無忌憚，未嘗魘驚。及來茅山，至移朱陽，晨夜闇路去來，恒獨行耳。始近間人説，從今八九月以來，館廨往反，必須一兩人相伴，小侵闇。則便執刀杖，人問何忽爾，亦爲作咿嗚相答，此當是去期。近密防諸試，只二十六夕移東廨宿，亦使一道士，窗下伴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數起，坐誦諸呪，説此復是臨時，猶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耳，而遂得免過，當由功力强。定録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徒，檢課簡録，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一，而況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兼運度已逼灾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録内格中，有上上真録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一落七人，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太極，控駕龍驎，不亦快乎。王君曰：上一人補耳。上下真者三百人，一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一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都成五十人耳。三人，一落七十人，十人退成下仙，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耳。上下仙者，四百三人，一落七十八人，二十人爲酆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録於太山，見此輩良爲可悲。並皆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日月不空，乃得無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妹兒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勸令其作方

周君曰：茅定録説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於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驎，不亦快乎。王君曰：茅定録及周紫陽所誡，實爲深矣，足爲子之實録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一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冲等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農墨點□，下仙之上，未解所以。既云久入，今當由怠替致降二階邪。范幼冲爲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已説句曲有四人，欲知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眼所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薛，女人中，有蔣宋，並久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有德行，或有信識，但於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雖先聖之胤，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遠令雖在林屋，先是舊句曲道士，甚有才意，今未知誰當會此三人之數者，但應各加精勤，庶充此限耳。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妹兒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勸令其作方

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此耻慨，致結氣病涉四年，育一男，便携還永嘉，從此離絶。至今十有一年，乃云，小來手未嘗殺蟲蟻，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恨性過嚴治於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挫辱於神鬼。故也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兩三生得以爲幸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前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虚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應作稱字。子良唯於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於俗人。天下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於爾。非直以挺命感真，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真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於許，其神凝志安，萬邪不能干，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受語於楊，今以示許也。爾今得見吾等，亦如與裴清靈去來華僑處，受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氣虚疏，不能隱祕。告其一法，迴而加增，逢人不問愚賢輒敢便説之。如此既多，便迴受於楊耳。僑乃流沉河水，身没異方，得脱以來始十四年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爾勿示人此事也。揚許及華僑事皆出《真誥》中也。

定録曰：昨見楊在東華，吾乃要來，其云欲來，礙以諸事，别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乃見許侯與紫微夫人及右英，共轡龍車，往詣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刻紫録，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因答已經詣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言别往看之，明年秋事令得去。

紫微夫人主下教者。

定籙曰：言語粗悉，足爲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繁多，明日望定。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憶也。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此條中，多説上落及宣漏諸事，全是欲嚴相誡，防恐脱言説，便致譴黜，既如此，伊何由敢顯，雖復王威加逼，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此中引楊許之諭，亦何必不别有所指，追恨不知早相共理，令闕佚漸加鑽訪，必不徒然往矣。如何猶冀於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栢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晨司，甚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説此事者，子良答爾諸真，亦粗説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恃蒙神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穌，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虚靈。以其生周達家，已上紫録，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法。

保命仍將往，共定録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虚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薄，因得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爲保晨司韓侯。仍作事曰：周太玄，字虚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今建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

太玄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

惟周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爲保晨司。此韓侯刻紫玉之簡，赤金爲文，以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問：不審此位，若爲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爲定，更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緑車玄羽之蓋，素毛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翮之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之鈴，六丁爲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丞也。故指來相報，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鄧曰：桐栢真君，乃欲來，須見太虚，司陰二真。既累去後，與兩小兒竟夕栟檔，恐明日人來，見縱迹於是，内外無知者，以至于今，唯密以啓聞耳，尋此便是前緣所招，或咎譴應至定録，趙丞灼然知見，而不可校也。尋既未知，應爲此位，那言不大欲爲，恐是懸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禀老君誡解，其性理習忘，相懷於一切有爲，無復執著。與時求道之志，便有濃淡，故以推心，知當不大欲爲耳。今既忘言於取捨，便亦不辭此任。但令得在能利益衆生，處雖卑雖苦，甘心爲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未能都去，此實神察六七往道中，猶煩惱未盡，汎此信忍，望都除邪。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夕殯，亦是所願，周生既已見捨，便欲促往尋之，依別記目録。此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令，且混人勿異迹行來動静，但意云此一條不顯出，恐是與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此條中便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但未知猶且領丞，任俟期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住邪。此非可意求，須有通感髣髴，乃可知耳。計今必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録趙丞俱來。定録曰：昨與思和至太元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爲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宫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問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復言合丹事云云。不知此所道弗聞，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月未當來，華當脱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十八日夜，見定録，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今居論灾，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此地本非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灾害，住與不住，無勝否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得知方將而言，

唯句曲可住，吴越名山乃不少，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覲之日爲申陳，如此，即是相酬之告，周竟不以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于時至尊垂恩，爲置宋長沙道士二廨，并左右空地於此廨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竊恐則近真縱。或以致譴，故二三因聞耳，追恨不得作方圖通辭方圖通辭則亦應方圖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勞苦，損人精神，悟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良問：不審住此廨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迴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自由，夫宦灾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廨自不須多憂，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最，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此夏旱，人情惡，山有尊長，但慮驚怖爲。故以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云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丞不知關唐也。記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遂，應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廨此後，至今顧蒙安隱也。依別記目録，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憂云云。此不顯，恐是不録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青白大小合十紙。於目録中闕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之四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七月末，月月悉記所通目録。其五六七月並具有，即前別三卷。自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有此年目録，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保命范帥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告伺二星。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醮。云云。

右四條，五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一卷。三條云見，一條云夢。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紫陽内宫玉童，各告治身之行。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栢仙人鄧君

來結冥友。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旨，改名字。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聞人隱告坐卧偃房事。云云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於東嶺宿，易遷女仙李飛華，告有五女仙欲來。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嶽真人馮君，蕭閑堂主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凡五人，告長生要言。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嶽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今闕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事，云云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因緣根本。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遣黄元平，告請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蒼梧仙人徐君棺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騰辭蒼梧去後。云云，今闕此事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黄元平告已落太山死籍。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録旨，授玄真經。云云，今闕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蓋鄧君，告名已上東華。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二卷。凡闕三條，今見十四條，並不言夢。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録保命二真君，周大夫，司馬括蒼，樂丞同來，大論語事，云云又及隱脆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遷有女仙來，云名已上青簡云云。

乙未年七月九日，二紫陽定録，告已進爲保晨司，并輪上落人數。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鄧二人來，云參定東華名説上事牒。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録君及趙丞告陶得停召合及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令但且混人世，勿爲異應行來，動静營爲，出入任意，但勿違犯正法耳。條真法時，但默行，莫令人知。神明不以萬里爲遥，不以山海爲難，戀行應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爲礙。云云，今闕此記。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録君云陶答語，及問所住。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丞告勿過勞神疲體。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丞告劫盜灾禍，不須防慎，不令有憂。云云，今闕此記。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闕二條，今見有七條，並或見或夢。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唯闕五條。從此後，並無別記，實為深恨。

乙未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真相就論説歡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觀。云云，此云來則非夢。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闕入，見司命君，見授夜光芝。云云，夜光芝是句曲五種芝限。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

府，後至定録間次往蕭閑探龍仙芝。云云。此則從北入而向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芝限。

八月九日，夢至定録，間見，問云事。云云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緣甚多。云云。周大夫，即乃同人齋邪。云云。爾日在中堂，王法明爲皇家塗炭齋。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録君於華陽内共乘車，侍玉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真於丹城，南真見告。云云。因又告太元，太元示以仙籍。云云。二真府並在大霍也。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録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云云。紫微治玄龍宮，應在北方。

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之術。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東宮，受書朱宮玉妃之賓友韓，出《真誥》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侯見告簿籍事。云云韓即前卷所云東宮典録籍者，名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某近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宮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云云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緣甚多。云云。周大夫，即大賓。《真誥》亦云：在蓬萊，司陰君主天下水事，事出馬君傳前，不知那治在蓬萊小方諸，多事道事，亦出《真誥》。

八月二十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大衡山，見南陵薛大夫，中黄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見一草屋，甚高大絶，有甘泉，雜生衆華。范監云：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云云。薛杜二大夫《真誥》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録，諮來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云云此其猶欲留世意。所以發此請，雖初云可爾，恐後復相詰，却審得申者，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録保命來見，告云明當復往東華過司命間，既是更爲訪韓侯論爾，不天事不復得同，當更迴異不。此前及復屢道名簡事，此則不可爲更。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録旨云：韓侯甚有懷於爾，簡録猶因。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重姓，景名上期也。

右十三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往。

八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八月五日，夢與范監趙丞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云乃至蓬萊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香而紫色，見告云：子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火棗交梨出《真誥》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宮，二宮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宮。童初，男仙宮。而未知東西列爲南北列耳也。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團，異於人間，山名爲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真。丹龍云在陽洛之南，是南真所治之宮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館，珠寶煥麗，宮室行列殊多。亦有青黄，盡相似。復云有金庭洞宮，自所

見者，非其限，乃衆仙之遊憩，典司之所治耳，非王真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別復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桐栢右弼，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内外並有宮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録來於朱陽，見携到司命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軿，從二十餘玉女，語定録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塵生，今來，亦是其冥。意言見笑爲塵生，不言是陳生。

定録答語。云云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不然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非可具記。此應有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云云。《道德》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真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爲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爲水母，乃可愁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思議，此九六之灾顯矣，人誰知之。張爲保命府禁伯，主請雨水，故以問之。

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事出《真誥》，張既善談虚無，每語輒入斯境。隱居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畢竟空也。但水解説，此何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

十月五日，夢見定録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禁節，勿縱志也。似應作恣字，既亟有上落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録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云云。未詳此出何經。

十八日，見定録，云：朱陽非爾所居處，若不能遠去，只朱陽左側，亦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此月十九日，隱居始移朱陽住，周亦同來，既是公館，當慮有日之事，以爲妨礙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真紫微。云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丞洪先生及星事。云云。猶應是司二星事耳。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爲陰城之宮，大有仙人，而自不識。未見陰城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二條云見，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闍星没，唯宜矚南山坐耳，此雖可瞻，而非求真之體。三日，應司二星既雲闍，亦不宜便眠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録，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爲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恨，下葬爲不便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若不爾，名爲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遺來者。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勿畏人不信，得不信，乃爲吾之快矣。東岡有兩大窠。皆可營墓，初本欲於西窠作廨恨廣大，更令就窠西立廨，近朱陽爲好，周今定葬東窠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某或信不信，多好試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想，可自節。此頻頻告云：陶或信不信，欲相試，今追思不意的，有不信事，自從遺想來。凡一切有爲，通無爾恨耳。於周事實，亦謙尚，亦不乖，芳背正自愜然。有時見其遇冗，既率意，嫌接神之體不應爾。至於周欲別立屋，便虚心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伊本顧即作三間堂，東西廂各二間，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互興言説，遂不成。復作廂，止三間堂屋而已。今日方見事迹如此，明非已立意

也。比者微有準擬，猶欲追爲起之，其留啓云止請留一間，既爲遊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蕪雜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即欲所居西北面，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往至彼處，見一人，形極醜陋。君曰：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朱陽館及彼廨以後，乃有兩三墎，狀似古塚，既林草榛蕪，亦可經人，埋塵不見。有巫場處所，云故氣，正當魂爽輩耳，既曰無苦，便不爲害也。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殊麗，上下青衣侍二女，至户内，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祝於二星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星，今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於雷平，直取伏龍，定録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雷早在館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昇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中事。一條云見，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隥應作鄧字。二君，言去。二十九日，桐栢府校籍頓誤上罪人典簿，三人被責。云云。便不了此事所以也。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云云。此所論殊高，□不略説也。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比者情志落落，彌入真相。云云。應是韓太華，始以七月度東宫爲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見拜温凉而已。

二十一日，定録告云，前來拜者，鄧都執法君蔡子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云云，保命府職僚，皆總治鄧岱巫位，彌相關涉上宫，當保籍任也。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故七月中，定録所歎，亦云方憂仙籍無人。

二十八日夕，見定録、趙丞、范帥三人。子良問所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直爾而已，更别餘語。云云。此中似别有事旨，不容備言，亦應是爲帥見有辭存。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五條云見，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韓夫人云：世上方無復蹤如可。云云。韓猶應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最前後事事也。云云。此亦勵怠耳。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其人尋來就上。其正月、欲戴屋而所顧，師永不來。乃云：欲作辭，告縣攝之帥，定尋自來，當由此。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曰：子欲仙。不答，實願仙。云：願仙，何不學之徒邪，唯各宜如履薄冰耳。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仙人干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於此邪。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江還。云於大雷，忽逢一人，乘小小鹿頸船，工劣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授與，忽云罷君會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姓彭，顧至都匆匆往廣陵，欲宣此消息，而無方於華監間，過嗣真館道士彊，文敬因疏寄具還如此，隱居唯聽其下，亦不以問周，周當是問彊説自私訪冥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録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内多勞，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三過如此。云云。伊蒙神真扶奬如此。不免三官所奏，汎庸庸所以也。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葛衍之東，水已加八十一丈，南衡山西邊，頓崩爲淵。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衆已復有事，今與鄧生往看之。云云。此詎不衆字惠期邪，衆亦云作霍林司命。

南真，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鵝卵，令嗽之。司命云：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六條云見，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條事。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二十九日來至此，並朱書大度色紙，並紙，黄書共一紙也。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造小有天，見王君云：爾何遑遑於人間，名已定，勿虧頓於世路。云云。此王屋山清虚王君，爲下教二十四真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帥，云：明是戊寅，上玄治建，可戴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又及洞經事。云云。其本欲取此日戴屋，而師不來。又小雨，遂不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録保命桐柏周君。周君云：爾不復翫真道耶，吾將去爾。子良未得答，定録乃云：其心不然，正是身廢耳，紫陽試之邪。保命云：爾何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云不取已爾，別當埤之餘，別自語所不能了。其此數旬中，爲起屋事恒憧惶不作，恐身既廢，心亦是急，定録訝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迹，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爲責。伊云：不取。神證云：取兩不應妄。又云：別當埤之思。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此宇，未足久便，已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劫尚復倏爾，此何足爲遠。不知是誰許長史立山宅，應是晉穆帝永和中，至今一百六七十年耳。

十七夕，見定録唐丞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北臺酆都北帝臺。

二十四夕，見定録君云：念真不密，穢氣無辯，自云研瑩之。云云。

二十七日，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説人事。云云。此當有所試，不知是何耳。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中事。四條云見，二條云夢。

三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云云。此復是司二星也，洪是授云，故屢屢言之。

九日，見趙丞云：比者情志，何甚

索索。云云。

十四日，見定録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宮東官人，亦並來，故逆示。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日事，見其此日亦有辭本存也。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此一字草漫，永不可識也。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見景上期來云：二君今往龜山，聊過令知如此所見，意氣欲動，前與人戲過，致使時魅相侵，賴得高監相爲，不爾幾致變。聞周在第中，忽輔痛恐是此意。高監不知誰，洞中不見此人也。又曰：裏屋人自稱不道士者，是北星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亟惑人，壞人真氣，可急詣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周在都仍就王法明同住南庾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諸木問事？故得此，告其還多有問木者，而都不説，此事實能慎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丞來云，還於舊居，便共覺蕭然，多論九轉事。云云。并二君令告。云云。其是二十三日，還至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轉事無聞，一何可歎也。

右六條，二月中書。五條云見，一條云夢。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餘事。云云。紫文仙忌云爾，止謂此一日耳。

八日，見趙丞云天下邪鬼之事，令慎之諸。云云。

二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云云。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並云見。

四月九日，見定録云前疏文辭殊雅，但恐心不必然耳。云云。不見此辭本也。

十五日，見三丞及洪君來，云：欲下都邪，勿不復反山，諸人自共語，多不了。其于時，欲出都定下，果六月□去耳。

右二條，四月中事。並云見。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録保命，及衆真並見，試以緣業事。云云，色不悦，又及應憂盜事，云當時相救。

十五日，夢到東宮，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見青君，而傳驛意氣，大見憐愍，韓侯接對如常耳。如此説者，前韓衆便非惠期也。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軍十人相助，遂不能都，此字草漫，不可識也。亦得可可耳。不解此何，若是前所云，憂盜相救助者，則不應言，亦得可可也。于時實都得寂然也。

右三條，五月中事。並云從正月來至此見，並黄紙書大度細色紙，凡四紙半，前紙按年末朱書後。

六月十日，於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魅横行，不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云云。周暫出都以此月九日曉，出山就埭宿。十日早發爾夕，應在胡熟方山間，此月中還，近多温病。

十九日，於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追檢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館宿，延陵嵇茂先亦入其多責，郭邑殽果食中，必有鵝膏煎煮之也。

二十八日夕，夢見紫微遊行。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一條云見，二條云夢。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處，東萊可不裝束，云云大多不可復載。，此中當説去留文會。

八日，夢司命三君，復夢見韓侯，紫微，楊君，定録等，多爲論性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許。不聞此，亦爲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灾

橫之事，亦甚多不可記。此事理難當説。

二十三日，見衆真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本，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云云。此條不顯爲恨最深。

右四條，七月中事。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六月初來，共紙一大度白牋紙也。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末，凡七月，中合二十八條。十八條云見，十條云夢。

右從目録，凡用墨朱黄三色書大度白及細紙，合十六番。八番白，八番色。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末，合一百九條。六十三條云見，四十六條云夢。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入今年來，月月所記，自疏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爲時近致希邪。周紫陽記，《九真玉瀝丹方》。云輕於九轉，易於九轉，此別一紙，無日月。

九莖紫菌琅葛芝一斤。出南閩，句曲北亦有。

丹朱玉漿二斗。出南閩，此間亦有也。

右二物，細切芝，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埋陰垣之陽，去垣三寸，入土一尺，以白瓦器容四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蠟密封之上，土令厚二寸，以今日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持之南行，取己所住户十二步，乃置眠牀頭。按上至明日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器底，勿令火豔出器邊也。得三沸，竟又内玉漿一斗，又加火高初五分許，可以蓬蒿爲薪煎，令餘一斗漉滓乾之閉汁三日。三日竟開，視上當有紫光曜目，夜不用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搗三百二十杵，紙裹令密。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屋室，萬人不能開。若儻劫賊，合衆不能動。封山，山開，封人，人伏。若欲速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若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令人知見也。若令人知，空失此藥也。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謹正。此藥名既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思詳，已歷問同住人，大小咸云，不覺見垣内埋藥，亦不聞木臼搗聲，恐或别處作，不論耳。即云服之即死，故追以疑，雖見温酒，亦或假以亂之耳言。

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

周氏冥通記卷之四

（尹志華點校）

017 洞玄靈寶三師記

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籍者，嗣也。嗣籍真乘，離凡契道。籍師之師，曰經師。經者，由也。由師開悟，捨凡登仙。三師之重，媲于祖宗。祖宗能傳之，而不能使兆致道，父母能生之，而不能使兆昇仙。奉師之道，無以過矣。儒家在三之義，莫能及焉，欽惟三君，煥有明德，追仰尊稟，瞻慕無階。粤自上賓未列圖紀，雖貞猷茂範，刊勒於名山，而後學門人，難披於真奥。敢條實録，昭示將來。輒陳小序，庶劫歷有終，而清規不泯有唐龍集。庚辰中元日甲辰序。

經名：洞玄靈寶三師記。二篇同卷。原題唐末劉處靜撰，應為杜光庭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洞玄靈寶三師記 並序

廣成先生劉處靜撰

道之體也，至静而無爲。道之用也，通生而赴感。始乎無始，先乎無先。起於妙無，而生妙有。至真之教，由兹而立焉。我元始天尊，啓重玄，歷五太，握元化，運真精，總括妙門以爲法印，付于大道君。道君纘統以光大之，敷暢以宣布之。凡十二印，包舉幽賾，窮達玄妙，以授于老君。老君奉而行之，上極三清，旁周無外，綿亘億載，開導未聞，帝帝爲師，方方立教，幽明巨細，靡不宗焉。自是奕葉紹承，師師授度，上自元始，下逮兹辰。故受道尊奉，其爲度師乎。度師之師，曰籍師。籍者，嗣也。嗣籍真乘，離凡契道。籍師之師，曰經師。經者，由也。由師開悟，捨凡登仙。三師之重，媲于祖宗。祖宗能傳之，而不能使兆致道，父母能生之，而不能使兆昇仙。奉師之道，無以過矣。儒家在三之義，莫能及焉，欽惟三君，煥有明德，追仰尊稟，瞻慕無階。粤自上賓未列圖紀，雖貞猷茂範，刊勒於名山，而後學門人，難披於真奥。敢條實録，昭示將來。輒陳小序，庶劫歷有終，而清規不泯有唐龍集。庚辰中元日甲辰序。

三師

經師，南嶽上清大洞田君，諱虚應，字良逸，齊國人也。隋開皇中侍親，而居攸縣之西。數里以爲地，接人之所，雖林麓清幽，亦捨之而去，遷于嶽中。君稟靈純粹，夙蘊天和。紹嫣水之靈源，纂重華之孝德。其後擁耒於紫蓋峰之東南層巖之下，躬耕稼穡，致養於親五十餘年，晨夕無怠。雖欲披榛訪道，匿景尋真，而泉石所止，忌歸，由是山門居無定所。州牧田侯遐迎道德，於嶽觀殿東構降真堂，田千乘諸葛黄述讚于壁，以旌玄德。先生時憩於兹，弘道傳法。所授上清大洞，自貞一先生傳天師薛君，薛君以傳先生。先生纘承玄要，深臻道域。涉歷雲水二百餘年。雖寒暑遷貿，而壽紀莫窮，至今諸峯遊人，往往有見之者。斯則瑶宫、閬洞必有所宴居，仙秩、真階必有所揚歷。但塵凡夐隔，不可得而詳焉。先生門弟子達者四人，栖瑶馮君惟良，香林陳君寡言，方瀛徐君靈府，元和中，東入天台山，隨方宣教，憲宗皇帝詔徵不起。廣成先生劉君，猶居嶽下，武宗皇帝徵爲天

師，入國傳道。今江浙三洞之法，以先生田君爲祖師焉。

讚曰：

皇皇至道，無名之朴。惟希惟微，匪清匪濁。昭昭吾祖，超然先覺。默而得之，學無所學。嫣川啓祚，齊國承華。樂道簞食，橫經絳紗。粗糠簪紱，賓友烟霞。躬耕致養，盡孝于家。深隱巖扃，追真林嶺。佺羨爲侶，松喬共永。世晷徒遷，我身彌靜。欻駕飆車，飛翔八景。

籍師，天台山桐柏觀上清大洞三徵君馮君，諱惟良，長樂人也。修道於衡嶽中宮，與方瀛徐君、香林陳君爲烟蘿之友，各葺靜室於中宮之側，相去二三里焉。其後於降真堂詣先生田君，師稟真訣，三洞幽奧，咸得參授。元和中，東入天台山，弘宣大教。會稽廉察、河南元稹，聞其風而悅之，叙懇緘詞，望雲致敬，執弟子之禮。時桐柏觀自貞一先生繕修之後，綿歷歲年，華殿、層樓榛蕪翳薈。三君記元戎之力，再加興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翛閑院，以復貞一先生之跡，以貞一田君舊傳三洞之道，行于江南，憲宗、敬宗疊降徵詔，蒲輪鶴書，竟不能屈，即於華林谷創栖瑶，隱居以止焉。於是履策尋幽，遍討奇趣，靈墟華頂，瓊室石橋，天姥桃花之源，金庭黄雲之野，翛然獨往，累月一歸。自此深隱，莫知其所。門人三洞應君夷節，玉霄葉君藏質，字含象，仙都劉君處静，金庭沈君觀無，皆法葉仙枝輝映，相繼盛於海内焉。

讚曰：

厥初太極，是生兩儀。混沌既鑿，浮競交馳。泝源歸朴，以道爲基。天童寶籙，授受于師。液玉膏金，胎元鍊魄。登壇告帝，投披玄賾。紫蓋云邁，金庭是宅。剪薙榛蕪，中興桐栢。萬壑岑寂，三人得朋。澍河之左，吾道斯弘。聖主翹德，元戎服膺。雲心無著，鶴詔難徵。星步風馭，颯然上騰。

度師，天台山道元院上清大洞道士徵君庶凝之玄孫。仍世經明，行修仕，不求達。先生元先生，賜紫應君，諱夷節，字適中，祖道煥太和，氣蘊冲邈。孕素靈之質，竦宗疊降徵詔，蒲輪鶴書，竟不能屈，即於華林谷創栖瑶，隱居以止焉。於是履策尋幽，遍討奇趣，靈墟華頂，瓊室紫庭之才。體至精而不緇，契谷神而無玷。母何氏夫人，夢流星入牖，驚寤而神光在焉，因覺懷妊。元和五年庚汝南人，東晉居婺女金華山，今爲東陽郡人也。開元朝高士徵君庶凝之玄孫。仍世經明，行修仕，不求達。先生

馮傳先生。奕葉降靈，蟬聯至德，青林委粹，繼躡仙階。玉霄葉君含象、仙都劉君處静，皆同學也。會昌三年，棲桐栢觀西南翠屏巖，别建浄壇，冥心祕道不違人，勤求可至。玉京、金闕，泉筆，顧惟孱眇，輒紀大猷。顒佇英才，别加潤色。後學弟子吴郡陸甚夷，稽首烟霞，直書其事，門人廣成先生製。

讚曰：

道祕重玄，跡分三洞。玉字金訣，曲、酆都，相去幾何，惟心所兆。後學之者，勉弘之焉。以乾寧甲寅七月中會日，朝謁訖，澡沐入静，凝神如有所待。八日丑時，恬然解化，春秋八十有五。肢體柔和，顔狀無改，《真經》所謂：上解者也。是夕，清香滿院，紫氣玄虬紫鳳。三景斯寶，東華所諷。理燭昏衢，以醒大夢。惟師懿德，擺落氛囂。商頌傲漢，穎曲亂堯。八道清鍊，三元默朝，修之造極，功欲乘飆。丹霍洞臺，赤城仙宇。闡法傳教，靈規妙矩。

洞玄靈寶三師記

（王書獻點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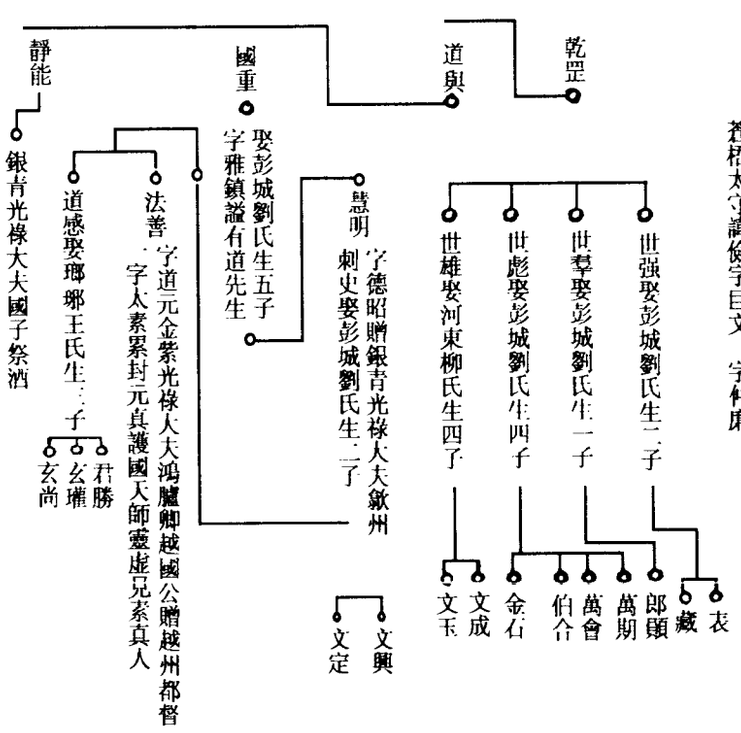
018 唐葉真人傳

經名：唐葉真人傳。又名：唐鴻臚卿越國公靈虛見素真人傳。一卷。撰者不詳。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

唐葉真人傳序

道家以清淨虛無爲宗，仙家以導引修鍊爲法。秦皇漢武，嘗求神仙矣，求而不得，則曰：天下豈有仙人哉，盡妖妄矣。嗟夫神變無方，希夷莫測。弊屣功名，泥塗軒冕。是豈多慾之君，所能屈致耶。余出守括蒼，有表兄張君，道統爲冲真羽士。一日訪余，出示《葉天師傳》。觀其邀致神人，際遇仙客，皆平生精鍊修習。仙風道骨，夙與神會，故能感遇契合。如此之易，亦其孝於親，忠於君，有以動天地，感鬼神。位在上卿，足以鞭風駕霆，膺天爵之榮，豈區區人爵之所能涘哉。今仙化幾千百年矣，祈晴禱雨，澤及生民。報應如響，故宜受享祀。香火綿綿，亘萬古而不窮者矣。淳祐庚子春，裕齋馬光祖序。

越國公葉真人世系之譜



唐鴻臚卿越國公靈虛見素真人傳

真人姓葉。名法善，字道元，一字太素，本南陽人也。自葉公沈諸，梁之後屬。漢末桓靈之時，避地江左。鼻祖儉，尋佳山水，得會稽之南鄉，隱於卯酉，家於松陽焉。高祖乾昱，道德有聞。曾祖道興，不墜世業。祖國重，始搆大門。父慧明，業詩禮居儒，素不務榮寵。遊翫山林，枕石漱流。行歌負薪，每結草爲舍。預知未然，曰：吾當有子。妻劉氏，因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繼而有娠。經十有五月，歲在困敦，月黃鍾，而真人生。天無浮翳，四氣朗清。異香入室，神光滿堂。綵雲徘徊，玄鶴下降。初真人在胎，聲聞於外。及生而聰明，幼而岐嶷。年甫七歲，識量温雅，貌古老成。父熟視之曰：汝幼勤苦，老必雅貴。於是涉江而遊，三年不返，家人謂已溺亡。及還，問其故。則曰：二青童引我，飲以

雲漿，留連許時。年十歲，有善人倫者，曰：子以日角月淵，隆隼僂背，脩上促下，當爲帝王之師。及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純潔，十一誦詩葦，獨處幽室。好古學文，十二學禮樂。研窮周易，耽味老莊。河洛圖緯，悉皆詳覽。志願修道，棲遲林泉。與父俱遁乎卯山，樵蘇自給。尋形選勝，占星候氣。登高臨深，窮源逝險。是時已有役使之術，其門巨石當路，投符起之，須臾飛去，疊於山之東南，衆皆驚異。今卯山有石坎存焉。常尋幽訪隱，得靈墟福地。其有歐治鑄劍溪。歐溪有神女化塚，石門嶺，仙人曳履嶺，其山勢並括蒼仙都洞天。連延天臺四明。近金華長山赤松洞，黄初平叱石羊之處，相去不遠。中有白馬山瀑布水。青溪萬仞，古號仙居，林泉葱蒨，於是真人隱焉。家貧，嘗曰：我生人世，功業未成，堂有垂白之親，何以爲養。遂傭耕畝畞，日旰不休，時有紫雲爲之覆蓋。同人奪其陰處，雲亦隨之。被漁者掃水卧於泥中，口中不言，色亦不愠。牧馬既去者，曰：子以日角月淵，隆隼僂背，脩上促下，當爲帝王之師。及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純潔，十一誦詩書，十二學禮樂。研窮周易，耽味老莊。河洛圖緯，悉皆詳覽。志願修道，棲遲林泉。與父俱遁乎卯山，樵蘇自給。尋形選勝，占星候氣。登高臨深，窮源逝險。是時已有役使之術，其門巨石當路，投符起之，須臾飛去，疊於山之東南，衆皆驚異。今卯山有石坎存焉。常尋幽訪隱，得靈墟福地。其有歐治鑄劍溪。歐溪有神女化塚，石門嶺，仙人曳履嶺，其山勢並括蒼仙都洞天。連延天臺四明。近金華長山赤松洞，黄初平叱石羊之處，相去不遠。中有白馬山瀑布水。青溪萬仞，古號仙居，林泉葱蒨，於是真人隱焉。家貧，嘗曰：我生人世，功業未成，堂有垂白之親，何以爲養。遂傭耕畝畞，日旰不休，時有紫雲爲之覆蓋。同人奪其陰處，雲亦隨之。被漁者掃水卧於泥中，口中不言，色亦不愠。牧馬既去者，曰：子以日角月淵，隆隼僂背，脩上促下，當爲帝王之師。及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純潔，十一誦詩葦，獨處幽室。好古學文，十二學禮樂。研窮周易，耽味老莊。河洛圖緯，悉皆詳覽。志願修道，棲遲林泉。與父俱遁乎卯山，樵蘇自給。尋形選勝，占星候氣。登高臨深，窮源逝險。是時已有役使之術，其門巨石當路，投符起之，須臾飛去，疊於山之東南，衆皆驚異。今卯山有石坎存焉。常尋幽訪隱，得靈墟福地。其有歐治鑄劍溪。歐溪有神女化塚，石門嶺，仙人曳履嶺，其山勢並括蒼仙都洞天。連延天臺四明。近金華長山赤松洞，黄初平叱石羊之處，相去不遠。中有白馬山瀑布水。青溪萬仞，古號仙居，林泉葱蒨，於是真人隱焉。家貧，嘗曰：我生人世，功業未成，堂有垂白之親，何以爲養。遂傭耕畝畞，日旰不休，時有紫雲爲之覆蓋。同人奪其陰處，雲亦隨之。被漁者掃水卧於

泥中，口中不言，色亦不愠。牧馬既去者，曰：子以日角月淵，隆隼僂背，脩上促下，當爲帝王之師。及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純潔，十一誦詩書，十二學禮樂。研窮周易，耽味老莊。河洛圖緯，悉皆詳覽。志願修道，棲遲林泉。與父俱遁乎卯山，樵蘇自給。尋形選勝，占星候氣。登高臨深，窮源逝險。是時已有役使之術，其門巨石當路，投符起之，須臾飛去，疊於山之東南，衆皆驚異。今卯山有石坎存焉。常尋幽訪隱，得靈墟福地。其有歐治鑄劍溪。歐溪有神女化塚，石門嶺，仙人曳履嶺，其山勢並括蒼仙都洞天。連延天臺四明。近金華長山赤松洞，黄初平叱石羊之處，相去不遠。中有白馬山瀑布水。青溪萬仞，古號仙居，林泉葱蒨，於是真人隱焉。家貧，嘗曰：我生人世，功業未成，堂有垂白之親，何以爲養。遂傭耕畝畞，日旰不休，時有紫雲爲之覆蓋。同人奪其陰處，雲亦隨之。被漁者掃水卧於

泥中，口中不言，色亦不愠。牧馬既去者，曰：子以日角月淵，隆隼僂背，脩上促下，當爲帝王之師。及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純潔，十一誦詩書，十二學禮樂。研窮周易，耽味老莊。河洛圖緯，悉皆詳覽。志願修道，棲遲林泉。與父俱遁乎卯山，樵蘇自給。尋形選勝，占星候氣。登高臨深，窮源逝險。是時已有役使之術，其門巨石當路，投符起之，須臾飛去，疊於山之東南，衆皆驚異。今卯山有石坎存焉。常尋幽訪隱，得靈墟福地。其有歐治鑄劍溪。歐溪有神女化塚，石門嶺，仙人曳履嶺，其山勢並括蒼仙都洞天。連延天臺四明。近金華長山赤松洞，黄初平叱石羊之處，相去不遠。中有白馬山瀑布水。青溪萬仞，古號仙居，林泉葱蒨，於是真人隱焉。家貧，嘗曰：我生人世，功業未成，堂有垂白之親，何以爲養。遂傭耕畝畞，日旰不休，時有紫雲爲之覆蓋。同人奪其陰處，雲亦隨之。被漁者掃水卧於

術，嵩高韋善俊傳八史雲蹻之道。後入蒙山訪求隱術，於是山路遇一羽士，問曰：子何往。真人曰：欲求師學道。羽士曰：余亦學道，幸得相遇於此。我欲暫往他處，有小衣幞，君爲守之，因小立環視此山，則重岡疊隴，朝揜四正。與夫左右前後連袤起伏，形勢悉備。歎曰：斯可藏矣。遂葬焉。十月上甲真人曰：不遇名師，將何度世。是時士告別，且曰：子但持此按行，爾後景界漸來，預知善惡。又合鍊神丹，置壇起竈，經涉數年，思存靈應。十月上甲夜半，焚香願念，忽聞空中鳴鍾擊磬，從滿室，内有三神人，各長八尺餘，容貌異常，衣雲錦之衣，戴通天冠。真人俯伏虔請。神人曰：汝但復坐勿恐，太上遣吾喻汝，汝合得道。蓋昔是太極紫微左宮仙翁領校簿，書録諸仙，及天下得道之士名字，增年減筭，一月三奏。緣汝失謹，曾於休暇之日，遊乎八荒。因兹降下人世，更修功累德，行滿之日，當復汝仙位。今汝行三五盟威，正一之法，誅斬魑魅妖魔，救護羣品，

術，嵩高韋善俊傳八史雲蹻之道。後入蒙山訪求隱術，於是山路遇一羽士，問曰：子何往。真人曰：欲求師學道。羽士曰：余亦學道，幸得相遇於此。我欲暫往他處，有小衣幞，君爲守之，因小立環視此山，則重岡疊隴，朝揜四正。與夫左右前後連袤起伏，形勢悉備。歎曰：斯可藏矣。遂葬焉。十月上甲真人曰：不遇名師，將何度世。是時士告別，且曰：子但持此按行，爾後景界漸來，預知善惡。又合鍊神丹，置壇起竈，經涉數年，思存靈應。十月上甲夜半，焚香願念，忽聞空中鳴鍾擊磬，從滿室，内有三神人，各長八尺餘，容貌異常，衣雲錦之衣，戴通天冠。真人俯伏虔請。神人曰：汝但復坐勿恐，太上遣吾喻汝，汝合得道。蓋昔是太極紫微左宮仙翁領校簿，書録諸仙，及天下得道之士名字，增年減筭，一月三奏。緣汝失謹，曾於休暇之日，遊乎八荒。因兹降下人世，更修功累德，行滿之日，當復汝仙位。今汝行三五盟威，正一之法，誅斬魑魅妖魔，救護羣品，

惠施貧乏，代天行理。但以陰德爲先，不須別有貢告。吾有祕法欲相傳授，須清齋三日，無使世人知。受吾口訣，不得文字相付，恐傳非人。輕泄帝旨，罪延七祖，不得上升。即以符、劍、封、印授之。又一神人曰：卿今退真，下生人世。宜廣建功德。更受五嶽符圖，天皇大字，及三一真經，黃庭紫書，八景素書，步躡罡紀祕密微妙。但是三洞上清、上法、上真須精進修習，晨夕無替。及長存五千文，統理人道，明察天地。勿致輕泄，道當自成。又一神人曰：至道微妙，非此能言，要當守一，屏去驕淫。每以鳴鍾擊鼓，調三理關，導引吐納，服內外丹。常挹存日月，開閉門户，朝修太上，則當朱光潛照，無英白元，自來守護。黃老奏書，功成行滿，必當升舉。汝受此言，修行不倦，後期欲至，即於許氏旌陽君宅北山峰，重復相見。真人俯伏，謝曰：某行微德薄，不悟天真，枉垂靈駕，非意所及，恭承教旨，精意奉行。再拜奉辭，神人騰空而去。由是潛行陰德，濟度死生。及會稽理病，屢曾起死。復於楊州，以劍開長史夫人之腹，取病以示人，夫人當時病差如故。凡開腸易胃，破腹剪形，一無損壞，亦無痛楚。抉目洗睛，出安紙上，除去膜翳，復納於中，全不驚動，目明如故。人强與錢，則乞諸貧病。其有狂邪淫祀爲灾害者，行履所及，並皆誅戮。名聞遠近。並皆知之。徵召至于，再三控辭，不允，勉赴闕庭。高宗皇帝見之，不使設以臣禮。湛然示寂。一無所言，但喘息而已。上曰：卿病耶。曰：臣病在市朝，療在山林，願從退隱。上曰：此逸人耳。詔爲上卿，真人力辭，不拜。曰：臣願出家，請爲道士。帝乃從之，度於景龍觀，多留內庭，問以道法，窮盡源奧，吉凶臧否，皆預知之，言無不中。黑闥作亂，主上憂惶，莫知所計，問真人曰：何以禳救。答曰：此小寇無足爲憂。遂以符法，勑天兵數萬，翳空而來，甲刃交馳，擊賊奔走。帝曰：功衛社稷，師之力也。屢有寵錫，真人辭而不受。曰：是天道神功，在臣何與。時有中書侍郎女，以狐魅爲崇，顛狂猖厥，鬼語神謌。女每見一僧乘青騾來至，其病遂作。奉勑命師爲治。真人欲示神變。謂侍郎曰：貧道辟穀日久，疲羸無力，希一飽飯，當即爲治。侍郎即遣家人具蔬飯。真人一飯一斛，麪三碩。瓜菜果實，莫以數計，見者皆驚，尚云未飽。未作法間，僧乘騾而至，瞻視真人，遂即却走。真人叱吏兵擒縶，女遥知發聲大哭。真人大叱一聲，僧變成狐，騾乃化狗。訊問曰：家在城南古墓中。遂往掘視，得狐百許。金銀羅綺，狼藉其內。因得素書三卷，野狐名目宗譜等官位名諱。真人繼書符焚之。狐類悉皆屏滅。由是之後，城內病者盡差。帝及皇后，諸王公主，朝士以下，親受道法。百官子弟，京城及諸州道士，從真人受經法者，前後計數千餘人。王公布施塞道盈衢，隨其所得，捨入觀宇，修飾尊像，及救困窮。每日炊米十餘碩，以供貧病，來者悉無選擇。真人常懷直諫。匡保社稷之心。高宗欲登封告

成，駕幸中嶽。忽疫疾流行，扈從者多病死。奉勑命令治，真人一誦呪訣，疫癘消殄，垂死者並皆得甦。中監。真人復辭不受。當時有供奉明正諫，每使冥官上天曹檢事，須臾之間，來報善惡，未嘗失期。帝令師密切厭之，及問正諫都無所知。數日云：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使不來。上令尊師解之，正諫曰：云被葉尊師遣向天門把捉，不得通上。又令密鑿地爲坎，使樂人入坎鼓樂。謂師曰：地中無故有音聲，請師厭禳。真人書符四道，釘之於地，音聲便斷。仍使日責地中樂人，何不作樂。報云：見四方有蛇，各如柱大，張口向人欲噬，驚懼，故不敢動，時值旱暵，命真人向河祈雨。曰：各齎雨衣及織蓋，相隨人未之信。禱祈纔畢，雨遂霶霈，人馬衣冠盡濕。一日，請帝暫離寢避灾，初不信，真人力言之，方移。畢，風雨雷電霹靂，當帝寢處，直下震地，甲帳爲之碎，帝驚悸不已。其餘應驗，事多不載。真人雖出入彤闈，佐時輔國，而韜時匿跡，和光同塵，心存仙道，志慕騰舉，辭欲還山，帝乃許焉。歸至茅山，姑蘇，洞庭，天目，天臺，括蒼等處往來。於茅山修真鍊丹，朝謁無虧。忽五月一日，老叟詣門號泣求救，真人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上帝勑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失者，超登列仙。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勛將就。有婆羅門者，逞其幻法於海畔，日夜禁呪，積二十年，其法將驗，海水如雲捲上天畔。五月五日，海將涸不遠，與子當復應歸彼，即司馬練師負焉，統天鎮海之寶，必爲幻僧所取，某今哀求救援。真人許之。至五日午時勑丹符飛往，海水復舊。胡僧愧歎，赴海而死。來日，老叟輩珍奇寶物來報，真人辭謝不受。因曰：此山峯去水且遠，但得一泉即爲惠也。是日風雨及明，山館之側有一派清泉，自石渠出，經旱不竭，今謂之天師渠。在四明之下，天臺之東，真人所寓處，皆須置壇立井。卯山絶頂初創山齋，復賜額爲通天宮，大中祥符三年改壽昌觀。觀之側西北向，有鍊丹井，山下有靈泉，即泉處有醮厨，士民祈禱之所。治平元年賜壽聖觀，今改名廣福觀。真人嘗至清溪，屬炎暑，與道士遊於溪渚。真人忽沈水中，七日不返，同遊道士驚懼，謂已葬蛟龍之腹。歸告其家，及徒衆道俗，盡皆傍溪覓之。七日後，忽見從舊遊處出。曰：汝等必懼耶，我暫共河伯遊蓬萊，值數仙人宴會，留頃刻間。慮子憂之，故亟來，果然也。遂入天台尋司馬練師，訪不死之福庭。去桐柏，入靈墟，謂司馬練師曰：蔭落落之長松，藉萋萋之纖草，今日是也。又登華頂望海云：蓬萊去此不遠，與子當復應歸彼，即司馬練師負琴，真人撫劍。而過石橋，臨青谿萬仞，蹈危履險，撫璧立之翠屏，又何懼焉。歲辛丑，則天皇后徵真人投龍採藥，徧禱名山大川。風軒飄飄，馹騎絡繹。後中宗皇帝在位，武三思尚秉國權，時多信讒說。真人從容累諫，忤旨貶之嶺外。門人憂色，真人曰：否泰有時，隱見正當爾也。遂遞至南嶽，抵連州，去廣州，尚數百里陸路不通，要以舟濟。真人欲於廣州採藥，先遣弟子舟行至廣府。義唐觀道士聞真人來，馳報都督胡元禮，即與道士僧尼及府縣官僚，先向江邊迎候。少時，見真

人乘白馬從水上來，及到岸相謁，引至龍興觀。自都督別駕長史百姓多受道法。捨施園林田宅者甚多，真人一無所取，並回施常住。當後得旨，量移歸至洪州，依宗華觀，將弟子入西山洪崖先生學道之所，居涉三年行，上清隱法。景龍四年太歲辛亥，據編年作景雲二年辛亥三月初六夜，弟子夢一仙人，將一鶴，相隨問云。對曰：我是時人，不言姓字。指弟子曰：君幸得師左宮仙卿，帝其方徵即有信來。神人所將鶴徘徊四顧，宛轉而舞。睡覺即白之。真人曰：汝當夢耶，此吉徵吾已知矣。九日日中時，有瑞雲天樂，香氣馥郁，浮空而來，遥至室内，弟子認是夢中所見。神人謂真人曰：相識否乎。答曰：晨夕思慕真容，有如饑渴。每夜存想寤寐之間，常侍左右，何爲不識。叩頭再拜。神人曰：卿累功欲滿，宜自精勵，道高魔試，當須慎之。太上令我預送變形易骨金精上藥與卿，時運未至，不可即服，密而藏之。神人曰：卿至八月，即當入京，佐助當今帝主，及開元神武皇帝，傳授道法，兼珍元凶。今天步艱難，龍飛在即，子當輔佐國家，安鎮名山嶽瀆，投龍醮祭，几在於子，自天佑之。且受世榮禄，至封邑大，内居其位，世亦應之，如影隨形。媚之疾也，不速除則張尉必死。投符而化爲黑氣。錢塘江有巨蜃，淪溺舟航，經涉者苦之。清沙鎮長沈愈躬自來迎，真人由是往焉。候潮信至，以鐵符丹篆鎮之，至今絶其患。又以劍勒道静二字於巖上，各方三丈許。真跡尚存，即三教門山是也。玄宗移仗上陽宫觀燈，尚方匠毛頤心結搆綵樓三十餘間，飾以金翠珠玉，樓高百餘丈。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螭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所至，玄宗悦之。促召真人，觀於樓下。真人曰：彩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但皆奢侈，無益於國。帝怪其言，欲試其仙術，且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以至尊遠往觀燈，恐非所宜。帝力强之。真人請帝瞑目，騰驅而上，俄頃即至，以所隨如意貰酒。及帝登九五，改元爲開元，號神武皇帝。真人在帝左右，未嘗不獻可替否，密申幽贊。除害珍凶，玄功遐被。相國姚崇有女已死。愛念彌切，投符起之。張尉之妻死而化生，復爲夫婦，真人知之，曰：此尸媚之疾也，不速除則張尉必死。投符而化爲黑氣。錢塘江有巨蜃，淪溺舟航，經涉者苦之。清沙鎮長沈愈躬自來迎，真人由是往焉。候潮信至，以鐵符丹篆鎮之，至今絶其患。又以劍勒道静二字於巖上，各方三丈許。真跡尚存，即三教門山是也。玄宗移仗上陽宫觀燈，尚方匠毛頤心結搆綵樓三十餘間，飾以金翠珠玉，樓高百餘丈。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螭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所至，玄宗悦之。促召真人，觀於樓下。真人曰：彩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但皆奢侈，無益於國。帝怪其言，欲試其仙術，且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以至尊遠往觀燈，恐非所宜。帝力强之。真人請帝瞑目，騰驅而上，俄頃即至，以所隨如意貰酒。及帝登九五，改元爲開元，號神武皇帝。真人在帝左右，未嘗不獻可替否，密申幽贊。除害珍凶，玄功遐被。相國姚崇有女已死。愛念彌切，投符起之。張尉之妻死而化生，復爲夫婦，真人知之，曰：此尸媚之疾也，不速除則張尉必死。投符而化爲黑氣。錢塘江有巨蜃，淪溺舟航，經涉者苦之。清沙鎮長沈愈躬自來迎，真人由是往焉。候潮信至，以鐵符丹篆鎮之，至今絶其患。又以劍勒道静二字於巖上，各方三丈許。真跡尚存，即三教門山是也。玄宗移仗上陽宫觀燈，尚方匠毛頤心結搆綵樓三十餘間，飾以金翠珠玉，樓高百餘丈。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螭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所至，玄宗悦之。促召真人，觀於樓下。真人曰：彩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但皆奢侈，無益於國。帝怪其言，欲試其仙術，且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以至尊遠往觀燈，恐非所宜。帝力强之。真人請帝瞑目，騰驅而上，俄頃即至，以所隨如意貰酒。及帝登九五，改元爲開元，號神武皇帝。真人在帝左

歌舞未終。繼遣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取如意以還，驗之非妄。八月望夜，與帝遊月宮，令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帝素知音律，記其聲，遂著樂府，更其名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俯視城郭峭然，而月色如晝，因請帝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尚在寢殿中，真人遣神人取之，不頃而至，既而奏曲，遂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帝累與近臣試其道術，皆非妄幻。若入柱隱形，凌空化鶴，追岳神，致風雨，靈驗之事，不可殫述。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毋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真人曰：此是凶物，宜令番使自開。及令開，函中弩發，中番使而死。帝嗟嘆驚悸。故愈加禮敬。先天二年八月，加授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三讓不受，帝不許讓。制書略曰：道士葉法善德包貞素，學究玄微。預睹豐萌，函申忠款。宜加寵命，以答懋功。仍遂乃懷，俾從真服。可授。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兼景龍觀主。真人辭不獲免，請回贈先君，並捨括蒼山門故居，奏請置宣陽觀一所，凡道場供養，珍奇寶物，並是錫賜盡歸山門。宣陽觀屬麗水縣宣慈鄉，今改爲冲真觀。贈真人父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歙州刺史。又請卯山西南祖宅爲觀，賜額曰：淳和。在松陽縣日市，今改爲永寧觀。真人於是請還山，拜掃致敬，於麗水松陽二處墓門，封樹碑表。命李邕作墓誌。韓擇木書以光窀穸。真人祖國重，葬於松陽之西山，山有石雞能鳴，遂於其處置道院，今曰天真院。立碑于下。時請李邕爲碑記，併求其書，而邕不允，是夜追其魂書之，續以碑刻示邕。邕笑曰：初以爲夢，今果然矣。真人始得碑石於海嶠，遣神人運歸，水神不知，誤裂其石，即投符治之，水神哀告，得免。以膠綴石斷處，今其碑斷痕在焉。真人封樹碑拜祭，泉石生輝，鄉閭忻慶。開元五年，歲在丁巳，春三月因別鄉人，曰：別易會難，此去恐不相見。左右歔欷。道俗潸然。車騎駢闐，士女絡繹。送之登途，莫不哀慟。又曰：吾來年即遣信還，可於此候之，信到吾非久矣。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見玄鶴數百，列北而來，翔集歐溪，徘徊三日。瑞雲五色，一時上覆。三日之後，不知所在。鄉人怪其言靈異，莫測所由。開元八年庚甲歲五月，真人已年一百七歲，於西京景龍觀託疾，潛服神丹。天真來往，千乘萬騎，日夜不絕。門人弟子，親王公主，中使朝士，已下來去莫覺。唯弟子君愔、盧齊物等，見密而不言。至六月三日，甲申日中時分，真人化劍爲尸，雲輿造門。天鈞擁户，綵雲繚繞，香氣繽紛，迎侍而去。京城之人咸見院中有青煙直上，與天相接，終日不滅。真人於座側留三詩云：

昔在禹餘天，還依太上家。忝以掌仙録，去來乘煙霞。暫下宛利城，渺然思金華。自此非久住，雲上登香車。

適向人間世，時復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但念清微樂，誰忻下界榮。門人好住此，翛然雲上征。

退仙時此地，去俗久爲榮。今日登雲天，歸真遊上清。泥丸空示世，騰舉不爲名。爲報學仙者，知余朝玉京。

并有遺書報弟子仲容，云：汝將吾詩及書進上，不得求官，當奉詔監喪，歸葬括蒼。吾去後百六十年外，卯山當出一人，更過於吾。若有人於吾舊居修行，即其人也。真人昔藏劍丹在卯山巨石下，後有豐去奢修行於此，得之，遂仙而去。今山産仙茆，及無名異，丹竈下土化成耳。真人升雲之後，弟子於舊坐處，收得詩及書進上，帝感泣，親幸喪所，輟朝三日。王公以下，百官朝士，無不感慟。翌日，進贈越州都督。至十六日，奉勑内圖寫真人貌像，御製贊曰：

詞江瀉液，義苑含芬。別有真氣，青溪出雲。卓爾無對，超然不羣。蔪子，道士封君。

肅宗重贊曰：

昂昂高士，瀟灑孤峙。却立排煙，乘霓控鯉。果而不伐，爲而不恃。馭風泠然，與物終始。

又有制書，具在賀知章作玄虛誌序中。仍勑度真人弟子司馬仲容爲東京聖真觀道士，與中使護喪，歸葬於宣化，服事五朝，竭忠盡誠，披肝瀝膽。陽觀之側。王公以下，盡出京城青門外送别，傾城縞素，莫不攀號哀慟。歸一有所補，萬死無恨。況屬聖朝，重張寓縣，再安品物。凡在含識，咸用昭蘇。陛下不棄芻蕘，復收簪履。臣愚陋過蒙恩渥，假具列棘之司，加以茅苴之封。寵榮忻被，澤漏泉扃。然臣胡顔堪此大造，灰身刎首，不能上答。前歲天恩賜歸鄉里。殘魂假息，獲拜先坐，聚族聯黨，不勝悲慶。屬親姊莫年，百餘三歲，見臣還丘壑，載喜載悲，纔逾一旬，奄忽先逝。雖死生有命，理則固然，而骨肉有情，豈無哀痛。積年之疹。一朝遂發。形容枯劣，殆不能勝往者。虔奉綸言，俾投龍璧。奉使之後，禮應復命，心馳魏闕，意欲駿奔，病在江鄉，力難勝致。自前年之冬末，驟辭南土。去歲之夏首，纔達東京。死魂餘步，抑難訓詮。寧有形枯心疾。叩厠莫宜。紫綬金章，人臣極貴。自非功高，帶礪不可，錫其光寵。況道本希夷，無觀視聽。謬膺匪服，實玷國

真人乞歸鄉上表

道士臣某言，臣江海野人，素無道業。澗

猷。伏願陛下特賜餘魂，得歸丘墓。則物善遂性，天覆無涯。方違闕廷，不勝攀戀。無任懇禱之至，謹詣朝堂，上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開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鴻臚寺卿員外置越國公，景龍觀主，臣葉某上表。

批答：省表具之。師羽儀碧落，梁棟玄門。迹雖繫於人間，神自超於物累。方欲受三清之要，宣六氣之和，資于朕躬，助以爲政。且光慶之義，衆妙所存。江海之心，此期難允。即宜斷表，深體朕懷。

真人乞歸鄉修祖塋表

道士臣某言，二月二十一日，扶病陳誠，特乞餘魂歸修塋墓。而高天未聽，跼地無所。因此舊氣發動，殘生如線。未辭聖代，奄成異物。幸賴天覆含育，未即泉壤。貸及餘命，得遂微心。臣前奉絲綸，賜歸桑梓。既齎龍璧，備歷山川。夙夜周章，恭承國命。比及鄉里，時迫嚴寒。屬數年失稔，百姓逃散，親族餒饉，未辯情禮，欲樹碑碣，私願莫從。而碑石猶在蘇州，未能得達鄉里。故當錫類及物。而臣幸生孝理之代，目視靈應之符。身無橫草之功，虛受茅茆之錫。九卿之任，下譬江海。五等之爵，上應星緯。臣皮骨空迫，泉壤無幾。生我父母，竟未答於劬勞。覆我聖恩，實有重於山嶽。臣誠則微物，豈能無心。自忝辱朝列，日夜惶懼。生無益於聖代，死實負於康時。而犬馬私情，切有所願。乞以陛下，所授爵位，回贈先父。臣上不違陛下孝道之風，下得展臣罔極之念。一遂哀疚，萬死爲幸，且臣雞皮鶴髮，形骸若是。殘魂假氣，奄忽無時。去冬辭違闕廷，情轉至。今依所請，有軫于懷。

真人乞回授先父表

臣聞，孝道之大，人行所先。故洪覆無言，神女有卷綃之應。厚載至廣，江鱗表充膳之徵。斯實感於神祇，通於天地者矣。伏惟

皇帝陛下，孝道叶天地，聖備符神祇。齊郡擢靈芝，陵寢降甘露。此陛下孝感之應，故當錫類及物。而臣幸生孝理之代，目視靈應之符。身無橫草之功，虛受茅茆之錫。九卿之任，下譬江海。五等之爵，上應星緯。臣皮骨空迫，泉壤無幾。生我父母，竟未答於劬勞。覆我聖恩，實有重於山嶽。臣誠則微物，豈能無心。自忝辱朝列，日夜惶懼。生無益於聖代，死實負於康時。而犬馬私情，切有所願。乞以陛下，所授爵位，回贈先父。臣上不違陛下孝道之風，下得展臣罔極之念。一遂哀疚，萬死爲幸，且臣雞皮鶴髮，形骸若是。殘魂假氣，奄忽無時。去冬辭違闕廷，情轉至。今依所請，有軫于懷。

日，具位臣某上表。

批答：省表具知。師名登仙境，才軼道樞，保護朕躬。朕不忘德朝之爵秩，事叶至公，鑒所陳祈，情深大孝。朕敦風厲俗，益所嘉稱。師崇讓鳴謙，固難依允。所請贈者，別有處分。

真人祖碑

大唐故有道先生葉公碑 并序

江夏李邕撰並書

昔者誕發老君，道純天地，生德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不宗，主人勿用攸（矧字，蓋碑字多近古，偏旁不同，各音于下。）乎埋照浚谷，潛盤（磐）窮山，幽姿蛻於塵容，素尚胤於仙類。豈辟命行矣，爵服縶之而已哉。公諱國重，字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昊錫羨，高辛纂緒。陶唐重熙，后稷邁種。文王之胤。受氏享於沈。尹戍之子，載封於葉。受氏享國，大哉邈乎。逮祖乾昱，克壯其猷，永孚于德。墐户習隱，塞兑億神。碩膚長材，通理博藝。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

道樞，保護朕躬。朕不忘德朝之爵秩，事叶至公，鑒所陳祈，情深大孝。朕敦風厲俗，益所嘉稱。師崇讓鳴謙，固難依允。所請贈者，別有處分。

真人祖碑

大唐故有道先生葉公碑 并序

江夏李邕撰並書

昔者誕發老君，道純天地，生德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不宗，主人勿用攸（矧字，蓋碑字多近古，偏旁不同，各音于下。）乎埋照浚谷，潛盤（磐）窮山，幽姿蛻於塵容，素尚胤於仙類。豈辟命行矣，爵服縶之而已哉。公諱國重，字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昊錫羨，高辛纂緒。陶唐重熙，后稷邁種。文王之胤。受氏享於沈。尹戍之子，載封於葉。受氏享國，大哉邈乎。逮祖乾昱，克壯其猷，永孚于德。墐户習隱，塞兑億神。碩膚長材，通理博藝。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興，性守宮庭，道敷邦國。居鬼從地，師（帥）神從天。受籙以怛之，飛符以北之。扼魑魅魎之邪。劉臺台之崇，有足奇也。至於揮扎落井，引弓貫草革。特起五部，廣雅大餘，（侯侯）誰嗣哉。先生靈承道宗，異聞訓誘。弱喪文貌，乃尚真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偏遊羣嶽。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達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以靜精動耗，息影歸止。雲卧牝壑，林巢其原，皆乘遽遠尋，請益傅（傳）授。可謂捃五石之髓，擷三芝之英。時哉不留，歲律其逝。緇鬢純漆，韶顏渥丹。事適玄同，神與道媾。惟寂惟寞，不飲不食者數十載。于茲乃聲聞帝廷。駿發皇眷，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先生佇眙長揖（揖），揮手高謝。公罔替厥繇，代增其業。啓祕籙之高妙，揚玄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歷若氣。吹律暖谷，運曆知天。屢下辟書，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備外臣之禮。虞仲夷逸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致奇齡使者。蓄無言之疑，申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省躬倉廩。考疇人之壇畝，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不甘口，色不養目。信以爲著誡去僞，敢守難奪。順風可即，強起曷至焉。遂虛靚復命，慚欲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聆嘉聲。而屬想者，豈勝言哉。有司以天元書缺，星度官弛。亡五德之轉，繆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知所呪。子亥母癸，烏識其原，皆乘遽遠尋，請益傅（傳）授。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徵，衡誠懸而輕重立。粤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説鯫生乎。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頹年迫於期頤，遠志屈於摧落。卜兆幽谷，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胤子慧明，贈銀青光禄大夫，歙州刺吏。公罔替厥繇，代增其業。啓祕籙之高妙，揚玄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歷若氣。吹律暖谷，運曆知天。屢下辟書，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備外臣之禮。虞仲夷逸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致奇齡使者。蓄無言之疑，申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省躬倉廩。考疇人之壇畝，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不甘口，色不養目。信以爲著誡去僞，敢守難奪。順風可即，強起曷至焉。遂虛靚復命，慚欲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聆嘉聲。而屬想者，豈勝言哉。有司以天元書缺，星度官弛。亡五德之轉，繆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知所呪。子亥母癸，烏識其原，皆乘遽遠尋，請益傅（傳）授。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徵，衡誠懸而輕重立。粤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説鯫生乎。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頹年迫於期頤，遠志屈於摧落。卜兆幽谷，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胤子慧明，贈銀青光禄大夫，歙州刺吏。

念有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備方外之術。火滌淫祀，劍誅羣妖。恩開五君，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璅瑣，謁紫庭，爲帝傲吏；其出也，法玉京，坐玄寺，作人宗師。故能大匠道門。家卿朝右。禮食軒座，寓直禁廬矣。常以理氣自强，登老益壯。雖莫景急節，而純孝孔哀。是獻封章，願拜墳墓。有軫帝念，再形王言。神札以飛，傅傳瑞乃發。羣么公帳餞，列藩郊迎。朝章有暉，鄉人皆慶。枉以末技，揚于孝心。惟先志以追遠。立豐碑而紀德。夫何間然，其詞曰：宗文素履，家代隱仙。道一相孕，薪火交傳。黄公術在，赤水珠聯。道開幽鍵，性與真筌。一門累祖，四至百年。抗跡巖谷，消聲天地。卓爾遐舉，藹然高致。麝以臭焚，珠以明墜。人則有心，徵亦不至。保身匪偷，全樸爲利。孝孫增業，明辟順風。志嘗無忝，事或不同。徵賢朝滿，舉逸山空。曷由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眷雖渥，孝思亦深。章服粲粲，傳業駸駸。載違廷闕，是展墳林。紀石追遠，昭銘率心。孝忠事立，榮歿寵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開元五年歲丁巳三月七日，侍者清溪觀主，詹玄一，丁小。真人有丁政觀碑，末所書如此，蓋李公既爲撰碑而難于書，真人追其魂而書之，世號追魂碑。其間用字多差誤，是時夜艾鍾鳴，李公書未畢而覺，碑因在而不易云。

真人父碑

大唐贈歙州刺史葉公神道碑並序

江　夏　李　邕　撰

國子監太學生韓擇木書并題

公諱慧明，字德昭，南陽人也。其先系自軒后，彌于周文。聃季食沈，子高封葉，因爲氏矣。逮問政偶孔，好龍得真，代有聞也。昔者惟帝興運，乃聖炳靈。風雲相從，卜夢通感。間氣駿發，良弼大來。有開必先，憑物爲象。固自然矣，則我使君。降仙府，乘道流。追蹤隱淪，叶契幽叟。結廬澗沚，考槃嚴谷。同人利貞，遁代勿用。雅好酒德，尤邃老經。話言解頤精，義絶傾倒。誘進不倦，虚納盡歡。好事集門，長者闐里。每至升月帷户，和風林薄。植杖嘯谷，席皮琴山。泰然樂生，澹乎忘老。方且維性，壽遡神仙。徇赤松之遊，縱黄老之術。外身先物，歸根致柔。緣以大均，持以大定。色理不盪，寵辱不驚。繩繩焉，熙熙焉。孔德之容，罔可測已。故師長旌禮，邦族與化。智者謂智，仁者謂仁。雖褐塞桑樞，紵衣韋帶。必避塗加敬，懷風惕息焉。用克聞于家大育厥胤則我越公襲上德延慶靈生而知之，學而習之。有專門之資，得丕承之業。纔齔羾道，既冠同玄。訊遠嶽之福庭，覯幽尋之方士。陳呪雷駭，吐刀電光。沈海莫濡，蹈冶匪爇。呵萬鬼，搦百神。啓陰官之符，變冥司之籙。追究往事，坐知來兹。膏盲無所遁其形，霧露不能滋其疾。奇跡多緒，嘉聲日聞。是以大君孔休，辟命薦至。入自卧内，問以咎徵。造膝必成，偶事皆中。時更四紀，代且五朝。順風以請天師，歛衽以近皇極。緇素莫能出右，公卿是惟虚左。國家有事天地，將旅海嶽。公嘗致禮

加璧。能事潔羞。傳駟載途，郡邑迎謁者，歲四三焉。自頃賊臣嗇禍，小人吹蠱。敢爲戎首，興此厲階。天步未亨，人事將殆。公乃極陳幽贊，大啓聖猷。枚卜撰辰，並走羣望。作爲邦翰，光於考。匪此父也，曷訓其子。匪此父也，曷揚其親。松楸已行，碑板未立。求念終古，追存孝思。驟請闕延，第如江介。遠訪才子，枉逮鄙夫。趙括論兵，多閱舊學。班固述史，實賴家書。顧惟成章，伏愧貞石。其詞曰：

真隱夷愧，默仙解形。倬哉獨立，企古遐征。殆庶玄德，升睹丹經。服鄉不涅，光和無營。築卜岑渚，左藥傳琴。徐嘯風谷，緩步月林。白雲怡意，清泉洗心。曷勝不往。曷奇不臨。迹因神遠，情隨地深。舉代方籍，皇家未軾。金骨外聳，珠光内映。肇有懿子，載揚令德。左慈致物，越人辯色。司察鬼謀，役任神力。寵被五君，聲聞八極。日嘗薄蝕，國有多難。凶逆扇揚，忠烈憤惋，亦既先覺，克圖幽贊。皇哉神武，赫然天斷。薄然即戎，于以戡亂。帝念疇庸，與開列土。豈曜厥身，實贈于父。朱藩乃錫，紫綬是與。存致歿榮，忠伸孝舉。列列松栢，緒風興悲。表墓有闕，紀德無詞。

甲辰建。

贈越州都督制曰

勅故道士具官位葉某，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原，希夷罕測。而情棲蓬苑，跡混五朝。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綬以非榮。卓爾孤芳，泠然獨往。勝氣絶俗，真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内映。肇有懿子，載揚令德。左慈致物，越人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叅隱諷，事宣洪益。歎徽音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良奄及。永爲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御製真人碑

故金紫光禄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贈越州都督，葉尊師碑銘並序。此碑乃御書，太子題額。

朕聞：軒轅三皇之盛者，尊廣成。唐虞五帝之盛者，師尹壽。故夫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守之七日，又守之九日，朝徹而後能見，獨是道也。入水不濡，蹈火不熱。嘯叱風雨，鞭笞魔魅。無方而後能進物，獨是神也。神則惟變，道亦旁通。苟得其人，抑所謂神道設教者也。師諱法善，字道元。自諸梁食采，是謂葉公。邑亦如之，因而命氏。則昔爲南陽人也。曾祖道興，祖國重，父慧明，贈歙州刺史。賁丘園者，一貫吾道。食舊德者，百代可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何莫慭遺，殲知。故名溢宇宙之中，身在江海之上。則今爲古括人也。至隋大業之歲，歲在丙子，法師是生，凡六百四十二甲

子，洎我開元之歲，歲在庚申，形解升雲。則春秋百有七矣。自丙子至庚申凡一百有五歲，余閏計誠有六百四十二甲子之數，遂以百有七歲。其生也，年長而色若孺子。其化也，委蛻而神則默仙。常從朕遊，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藏察無象，鈞致不測。若言匡國輔主，鼓舞發揮焉。朕可推而尊之，不可得而臣也。其始終出處之跡，可得言者。初，師甫七歲涉江而遊迨三年，人以爲溺。及還，問其故，則曰：三青童引之，憩于華堂峻宇。咽靈藥，吸雲漿，太上鎮之，是以留也。十五中毒死，又見昔青童，曰：天臺茅君飛印，印其腹，始殊悶絶。良久豁如。師以靈應感通，殊由若此。遂乃杖策遊諸名山，遠訪茅君而遇。嶽骨上起，目瞳正方，冰雪綽約，嘿然微笑，曰：爾來乎。爾名已登仙格，身逢魔試，故相救而免。當以輔人弼教爲意，無汲汲於去來也。由是便於青城趙元陽，受遁甲步玄之術。於嵩高韋善俊，傳八史雲蹻之道。宴息於羅浮括蒼，往還於蓬萊方丈。靈圖祕訣，仙符真度，實籙生券，冥感空傳。臨目而萬八千神，咽胎而千二百息。或潛泳水府，或飛步火房。或剖腹濯腸，勿藥自復。或刳睛抉膜，投符有嘉。或徵召鬼物，使聚合毒藥，服之自若。或徵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羣鬼，奔走衆神，若陪隸也。故海内稱焉，千轉萬變。先朝寵焉，一晝三接。朕在藩邸，屢聞道要。奸臣寓謀，凶醜及臨寓縣，虚竒昌言。僭逆，未嘗不先事啓，沃啞申幽贊。故特加紫綬，以大公侯之封。而確固黄中，不承軒冕之賞。可謂德博而施，道尊而光者也。適來無迹，爲夫子之時，適去無悋，爲夫子之順。歲在鶉尾，月鶉火，若以開元庚申歲化去，合是歲實，沈月鶉首，見前後碑傳異同故不欲輕改也。是時也。返真懸解。翊日，追贈越州都督。踰月。歸藏括蒼之山。免朝章，從夙志也。先生幻有奇質，長標特操。神照體外，骨秀形表。故萬先生目之，曰：子書成仙格，方自仙宮。吾將及爾爲同寮也。信哉，易曰：君子或出或處，然出者無山林之逸，處者無軒冕之貴。雖道同則應，而跡異難兼。先生養神太和，觀妙玄牝，君子或處之盛者也。金印實貴，紫綬方來，君子或出之盛者也。非夫道臻博大，德合神明，其孰能與此也。故於王室則承恩者五代當朕時則傳道者數人，不日宗師無間然矣。夫爲文者紀其實，稱德者尚其訓。先生知予，予寧不述。誠寓然而無愧，可披文以相質。銘曰：

忽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洌然，及臨寓縣，虚竒昌言。僭逆，未嘗不先事啓，沃啞申幽贊。故莫不入焉。百昌之源，萬化之泉。於此觀妙，實云列仙。列仙伊何，銷化却老。觀妙伊何，豈假至道。旁通幽贊，神變靈造。淫祠厲階，無隱不討。詩逆輔順，功就佐時。藏往察微，業與神期。章祓加等，方來不欺。視掾若遺，恍然我思。大有元吉，黄中通理。默仙委蛻，玄遠無已。葉縣飛鳧，遼海鶴止。玄風盛烈，鬱乎千祀。

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乘化而往彼，則悠然不忘舊情，紀諸事跡。仙山海畔，碑石依然。乘化而往云云二十四字舊本有云，姑存不敢

删去。

弟子丁政觀謝賜真人碑銘狀

勅内肅明觀道士尹愔，宣勅内出御文，賜臣師主。臣跪奉天章，仰瞻宸翰。以惶以喜，載慶載悲。臣忝與門人，不勝感愧之至，謹録陳謝以聞，謹狀。開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弟子景龍觀道士丁政觀等進。

致虛見素法師誥

勅唐金紫光禄大夫，鴻臚卿越國公，元真護國天師葉某。夫爲道者，所爲無近名，而人亦無得名焉，此至人所以去名也。乃若善善而惡惡。垂世立教則以名爲表，治天下者，亦無不廢爾。學道得法，自拔滓穢之中。今數百年，劍履如生，猶不忘物應民。請禱夾莫之爵，而自然爾固得之。聊易名號，以慰州人。可特封致虛見素法師。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加封靈虛見素真人誥

勅朕體妙道以治身，暢淳風而撫世。凡號高真之侣，每興往躅之懷。見素真人葉法善，太極仙卿，括蒼羽客。掃袄凶而馘滅，攝魍魎以驚奔。故在開元之間，屢示化人之跡。深莫可測。本皆自然。惟見素之强名，具治平之前詔，景仰可以推崇。敢忘申賁靈虛，用彰徽妙。可特封靈虛見素真人。宣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唐葉真人傳

（陳信一點校）

019 葉淨能詩

經名：葉淨能詩。撰人不詳。
底本出處：敦煌S.6836抄本。

（前缺）[會]嵇（稽）山會葉觀中，女見（冠）□□悉解符録（籙），後（復）依[太]上老君之教。淨能一見慕之，便即留意，住在觀内，□一道仕。日夜精修，懃苦而學。長年廿，便入道門。身爲擄（樗）冠黄被（帔），卷不離手，志咸敢（感）神，遂得神人而見，淨能亦不知何處而來。書云：淨能年幼，專心道門，感得天（大）羅宫帝釋，差一神人，送此符本一卷與淨能，令淨能志心懃而學，勿遣人知也。得成，無所不遂，尊師匆（從）妄（容）昇天，須去即[去]，須來便來。推五岳即須臾，喝太陽海水，時向逆流，通幽動[微]，制約宇宙，造化之内，無人可皆（偕）。若不志道示之玄，心都被符所損，天上天下，一切靈祇名字，留在此符本之中，吾亦不能言，忠人知天文，辭尊師去後，於大羅天中，爲期相見。須臾之間，淨能不見神人。當時傾心在道，更無退心。便開符讀之，脚下分明，悉住而試淨能。遂書符一道，抛向水中，其（注）鬼神名字，皆論世上精魅。不禁河枯竭，淨能即行。

小耶（邪），忽要拔地移山，即使一神符。淨能便於會嵇山内，精法人（上）五里已來。其年四月選，悉皆赴任。有常州無錫懸（縣）令張令將妻及男女應天門，下通[地]理，天下鬼神，盡被淨能招將，神祇無有不伏驅使。淨能於華岳神前過。其張令將妻，酒脯馳馬，奠祭岳神求福。適會此日岳神在廟中闕第三夫人，放到店中，夜至三更，使人娶之。三更三點，忽爾卒亡。懸（縣）令不知是岳神將娶，號天大哭，情纏綿。其淨能在於側近店上宿，忽聞哭聲甚切。淨能遂問：何故哭？張令曰：其夜妻子卒亡。淨能曰：必被岳神取（娶）也！欲與張令妻再活。張令曰：啓尊師：若化救得再活，煞身乃不敢有違，安其尊師命矣。淨能問長官曰：夫人莫先疾病否？張令曰：先無病疾，只到此門（間）有亡。淨能

救護，誓不辜恩。淨能遂取筆書一道黑符，吹向空中，化爲着黑衣神人，疾速如雲，即到岳神廟前。門人亦（一）見，走報岳神云：太一使至。岳神便屈，使人直入殿前，言：太一傳語，因何輒娶他生人婦，離他夫婦，失其恩愛？岳神啓使人曰：皆奉天曹疋配，與之作第三夫［人］，非關太一之［□］（事）。乃使迴，但依此諮報。使人唱喏，劣時却迴，具依岳神言語諮説。［淨能］作色愠然，又取朱筆書符，吹向空中，化作一使人。身着朱衣，傾（頃）刻之間使至。岳神趍走下殿，祇對使人。使人曰：不［當］取他生人婦爲妻，太上極怒。今取張令妻何處？岳神啓言使人曰：豈敢專擅取他生人婦爲妻，皆奉天曹疋配，伏惟使者照爲諮説，即劣（爲）恩幸。使人曰：莫爲此女人損着符（府）君性命，累及天曹！岳神曰：伏惟太使，善爲分疏，終不敢相負。使人迴至店中見淨能，具傳岳神言語，云皆奉天曹疋配，爲定三夫人，非敢志擅。淨能聞説，作色重容，怒使使人曰：大不了事！噣在一邊，又取雄黄及二尺白練絹，畫道符吹向空中，化爲一大將軍。身穿金甲，陣上兜鍪（鎩），身長一丈，腰闊數圍。乃拔一劍，大叫如雷，雙目赫然，猶如雷（電）掣。展轉之間，使至岳神廟前。其時張令妻入，正拜堂次，使者高聲作色，咄！這府君，因何取他生人婦爲妻，太使極怒，令我取你頭來！都不容答？張令遂於籠中取絹廿疋上尊師。張令曰：唯置得此絹，未免貧自孤遺。令身與妻子，即合永爲奴媵（僕），以謝恩私，伏望尊師，特收薄禮。淨能曰：道之法門，不將致物爲念，不求色慾之心，不貪榮貴，唯救世間人疾病，即是性命，但劣赴任，將絹以充前程，無使再三。淨能西到長安，自有財帛。妻遂拜辭淨能。

淨能日了，即策杖尋途。不經旬日，便至長安。且見玄都觀内安置，徒經一月，不出院内，只是彈琴長嘯，以暢其情。觀家奴婢，往往潛看，不見庖厨，亦無飡啜之處。五三濟（儕）流，參竭（謁）問其道術，淨能且説符録（籙）之能，隊（墜）其精魅妖邪之病，無不可言矣。遂出一人之口，入萬人之耳，不經信宿，長安兩市百姓，悉知玄都觀内一客道士，解醫療魅病，兼有符録（籙）之能。

劣時策賢坊百姓康太清有一女年十六七，被野狐精魅。或笑或哭，或走

或坐，或出街中亂走，即惡口罵詈人。時有繼（鄰）人報康太清曰：玄都觀內有一客道士，解醫野狐之病。康太清聞說，與妻相隨，同詣觀中院內，禮拜淨能。且論疾狀，輒投尊師救療，死不辜恩。淨能曰：此病是野狐之病，欲得除喻（愈），但將一領氈來，大釘四枚，醫之立差（瘥）。康太清劣時便歸，取氈一領及釘，並引女子同至觀中。淨能見女子，便知是堅野之病。淨能曰：此病是野狐之病，劣時便除。捕賊官劣時，左手持劍，右手捉女子，斬爲三斷，血流遍地。一院之人，無不驚愕。康太清夫婦號天叫地。高聲唱：走捉（投）懸（縣）門，告玄都觀道士，把劍煞人！淨能都不忙懼，收氈蓋着死女子屍，釘之內四角，血從氈下交流。看人無數，皆言帝城之內，敢有此事，誰不叫呼，淨能却於房內，彈琴長嘯，都不爲事。須臾，捕賊官及捉事所由等，齊到淨能院內，問煞人道士何在？淨能於房內報之：在此！官人何必恣恣（忽忽）？淨能療野狐之病，閑人無知，妄說煞人。官人迴問，康太清啓言官人曰：在氈底一人。其官人見氈下血流傍地，語［淨］能曰：煞人處目驗見在，仍敢拒張！淨能語官人曰：何不揭氈看驗之？取此行粗疏法令。捕賊官遂處分所由，揭氈驗之，曰：康太清女子爲野狐病並卧，女子菀（宛）然無損，野狐斬爲［□□□］（三段）。捕賊官見人，情思愕然。康太清夫妻匍匐作禮。其女魅病，劣時便除。捕賊且（具）事由申上尹，到觀中親自禮揭（謁），然［□］（後）問姓名，瞻仰之極。尹言其異聖事，録表秦（奏）聞。

開元皇帝好道，不敬釋門，遂命中使至玄睹觀（都）内宣進止，詔淨能。淨能奉詔行直至殿前，皇帝亦（一）見淨能，便説道法清虚微妙，深懷聖情。皇帝曰：何法而試？力士擬試之！皇帝曰［日］親自駕幸葉淨能院内，論其道法。及朝庭卿相，無不欲往。百姓已來，皆崇道教。

忽於一日，皇帝意欲求仙，詔淨能於大内顧聞（問）。淨能奏曰：臣與陛下遥（遥）採仙藥去。淨能一身元在觀，化爲［一］身與陛下取仙藥。行至殿（錢）塘江，見水深林林（森森），廣闊莫惻（測）其涯。江有惡蜃，舟舡不敢過之。淨能遂書符一道，抛向江中，其江水沉澄。三月（日）漂其惡蜃於沙灘之［□］（上）。淨能亦（一）見，劣時斬爲三斷（段）。便過其江，取得仙藥，進上皇帝。皇帝大悦。唯高力士不信是仙藥，遂奏曰：臣恐此藥，非是真藥，皇帝曰：何法而試？力士臣

便潠(噀)之，作法。水亦(一)離口，雲霧斗闇，化作大蛇，便入地道。眼如懸鏡，口若血盆，毒氣成雲，五百人悉皆作曾寒灾聲，不敢打鼓。淨能既聞聲絶，奏曰：臣[□](啓)陛下，不是妖鼓之聲。皇帝曰：不是妖鼓之聲，是何物聲。淨能奏曰：陛下試臣符録(籙)之，令人打鼓。皇帝聞奏，慙見淨能，便歸觀内。

前後三日，皇帝詔淨能於大内飲宴，作樂動簫韶。時囑(屬)初秋之月，凉風漸侵。大内宴賞，與賓(嬪)妃翫樂，同飲數巡，歌吹濱(繽)紛。皇帝心不歡悦，謂淨能曰：朕今飲宴，都不興合，妃姤婇女，皆歡(勸)三升。道士似；天師有章令，使宴樂歡娛？淨能被勸校多，巡巡不闕。從巳時飲至申時，道士飲一石已來，酒瓮子恰蕩。鐏承其帝命，抽身便起，只對殿西角頭一中有酒五升，淨能意逞道士，奏曰：陛箇釗(劍)南蠻畫瓮子，可授(受)石已下席欲散，餘酒擬歡(勸)尊師，伏望陛來，淨能移心作法，闇求歡要樂，帝心下允臣所[□](奏)。皇帝曰：依奏！娛情在炙。於是淨能懷中取筆，便於酒便賜尊師，其道士苦不(苦)推辭，奏瓮子上畫一道士，把酒盞飲，帖在瓮子曰：臣恐失朝儀而虧禮度。淨能曰：上，其瓮子便變作一箇道士。身長三知上人是大户，何用推辭？道士奏尺，還着撦(樗)[冠]黄被(帔)，立於殿曰：其酒已劣，貫(實)飲不得！淨能西角頭。淨能奏曰：臣見陛下飲似不樂，臣與陛下邀得一箇飲流，此席的畢歡矣。皇帝聞，謂淨能曰：是何飲流，性得朕意？淨能奏曰：還是一箇道士，妙解章令。又能飲宴，論今説古，無有不知，多解多能，人間皆曉。陛下詔道士，道士奉奏。詔從殿西角，趁而直至殿前，口口稱臣。玄宗亦(一)見，龍顔大悦，妃妃(姤)婇女，悉皆歡笑。其道士朝儀不失，皇帝便賜昇殿，與朕接坐問答。帝又問：尊師飲户大小？淨能奏曰：此尊大户，直是飲流，每巡可加三十五十分，卒難不醉。其道士巡到便飲，都不推辭。皇帝極歡，同坐及朝庭大臣，歡(歎)淨能絶古超今，化窮無極，暴書符録(籙)，[□]聖幽玄，人間(間)罕有，莫側(測)變現，與太上老君而無異矣。

玄宗傾心好道，專意求仙，露膽披肝，思望長生。又貪採符録(籙)之妙。皇帝又夜夢見一神人，送龍肝來，帝謂神人曰：此肝自何而來？神人曰：上界令神送來！皇帝夢裏得龍肝，其味甚美，忽然驚挍(覺)，都無一物。皇帝思夢，便詔淨能問之。淨能奏曰：陛下合得龍肉噢。皇帝曰：何以得之？淨能奏曰：索水一盆，横劍其上，作法見苦推辭，對皇帝前乃作色怒？恩此道士，終須議斬首！皇帝曰：他有何罪愆，忽而斬之？淨能奏曰：緣伊逅我極。皇帝依奏，令高力事(士)取劍斬道士。[□](頭)隨劍落，拋在一邊；頭元是酒瓮子蓋，身畫瓮子身，向上畫一箇道士，帖符一道。緣酒瓮子恰滿便醉。皇帝一見大笑，妃姤共賀帝情，應内入驚笑不已。高力士再三瞻矚不分，重觀恣(咨)嗟。玄宗皇帝及朝庭大臣，歡(歎)淨能絶古超今，化窮無極，暴書符録(籙)，[□]聖幽玄，人間(間)罕有，莫側(測)變現，與太上老君而無異矣。

玄宗傾心好道，專意求仙，露膽披肝，思望長生。又貪採符録(籙)之妙。皇帝又夜夢見一神人，送龍肝來，帝謂神人曰：此肝自何而來？神人曰：上界令神送來！皇帝夢裏得龍肝，其味甚美，忽然驚挍(覺)，都無一物。皇帝思夢，便詔淨能問之。淨能奏曰：陛下合得龍肉噢。皇帝曰：何以得之？淨能奏曰：索水一盆，横劍其上，作法

書符一道，拋中，雲露（霧）斗闇，良久中間，露（霧）收雲散，空中有一神人，送龍腿一隻，可重三十餘斤。淨能收得，進上皇帝。皇帝見龍肉，大悅龍顏，朝庭將相具言：自古未有似淨能者也！

開元十三年天下亢旱，帝乃詔百僚。皇帝［曰］：關外亢旱，關内無雨，卿等如何有？宰相璟宗（崇）奏曰：陛下何不問葉淨能求雨？皇帝聞，便詔淨能對，奉詔直至殿前。皇帝曰：天下亢旱，天師如何與朕求雨，以救萬姓？淨能奏曰：與陛下追五嶽神問之。皇帝曰：便與問。淨能對皇帝前，便作結壇場，書符五道，先追五嶽直（值）官要雨，五嶽曰：皆猶（由）天曹。淨能便追天曹，且（具）言，切緣百姓拋其麵米餅，在其三年亢旱。淨能曰：緣皇帝要雨，何處有餘雨，速令降下！天曹曰：隨天有雨。葉尊師便令計會五嶽四瀆，速須相將下雨。前後三日雨足，石穀豐熟，萬姓歌謠。

至十四年，皇帝大赦天下，一任百姓點燈供養。諸官看燈，非常作樂。又有勑令：坊市百姓，一任點燈，勿令禁夜。看燈却迴大内，淨能（皇帝）問：諸州縣（縣）皆如此否？淨能奏曰：蜀都有燈，供養至極，優恐京國不如！皇帝又問：劍南去此多少？淨能奏曰：去此三千里。皇帝問曰：如何知彼？淨能奏曰：臣適來從彼看迴。陛下不信臣所奏曰（白），自却即難；與臣同往，斯須便到，皇帝：脱將朕後節度使必遣人搜殿，見此汗衫子，以爲不謬。即蜀人及宙差人進來。陛下然謂朕首看燈作樂，故留汗衫子，以爲不謬。即蜀人及宙宇（宇宙）百姓，感知陛下看燈，豈不善矣。皇帝遂留衣——少（小）汗衫子一領，在蜀王殿上。淨能見皇帝留衣，便作法，須臾之間，相將到長安。淨能奏曰：此大内。皇帝展轉懷媿求道仙，面奉進上（止），當時枇排裝束。於是歎淨能是（事）事莫側（測）其渥（涯），符録（籙）天下每不可比。皇帝專心求長生不死之術，忽聞大内打四下鼓，更漏分明，皇帝迴報淨能：天師且歸觀内，明晨淨能見朕。淨能奏勑，便歸觀（劍）南，巡歷街衢，同遊諸處。又見坊市點燈鋪設，供養交横，音樂至極，深悅帝情。淨能又將皇帝於蜀王殿上，隨駕同觀，遂令奏樂數曲。皇帝謂淨能曰：天師，夜更深，朕擬却歸長安。淨能奏曰：陛下今日遊蜀川，未能周遍，若欲歸京，如今便行。淨能再奏曰：陛下駕幸此郡，須交蜀郡之知看燈，於蜀王殿上奏樂。帝曰：如何令人得之（知）朕自看燈來？淨能奏曰：陛下須留一事着體之衣於蜀王殿上。都（諸）州郡。其夜節度使及官寮百姓

等，又聞蜀王殿上作樂。直至天明，蜀郡人深怪，倍加搜獲，疑是異人。捕逐紛[□]（紜），恐是精怪。又收得少（小）汗衫子一領。數日尋逐，都無蹤由。釗（劍）南節度不敢隱，便録表聞，奏言異事，謹差幕府兼御史中承翟常進表。不經旬日，即到長安。皇帝覽表，展在玉桉，讚之一遍。又見汗衫子，龍須大悦。悉知不謬。皇帝親問事宜，使人具言：正月十五日夜二更，車馬侍從，盡着白衣，得有一百餘人，向蜀王殿上作樂，曲終便去。遺却汗衫子一領，搜獲更無蹤由。是此異詳（祥），本使勒臣奏聞。皇帝謂翟常曰：昨正月十五日夜，朕與葉淨[能]及隨駕於蜀王殿上憩歌，故令奏樂。收暢曲羅，及歸迴，恐蜀郡不知朕之遊看，故遺汗衫子。卿速報本使，朕自別有優賞詔。翟常拜辭，皇帝，便即登途。歡心弈[弈]，雨露[霑]身，六親增榮，九族咸慶，不經旬日，即至蜀中。具言詔命。釗（劍）南人吏百姓，皆言皇帝通神宇宙，天下周遊，非論蜀川境，諸州府不敢輒行法令。

皇帝每日親問淨能道法，淨能時間。緣陛下有仙分，其可蹔往。皇帝又問曰：着何色衣服？淨能奏曰：着白錦錦衣。皇帝曰：因何着白錦錦衣？淨能奏曰：緣彼是水晶樓殿，寒氣凌人。皇帝裝束便行。淨能作法，須臾便到月宮内。觀看樓殿臺閣，與世人不同；門窗[□]（户）牖，全珠（殊）異世。皇帝心看樓殿，及入重門，又見樓處宮閣，直到大殿，皆用水精瑠璃瑪瑙，莫惻（測）涯際。以水精爲窗牖，以水精爲樓臺。又見數箇美人，身着三殊之衣，手中皆擎水精之盤，盤中有器，盡是水晶七寶合成。皇帝見皆存禮度。淨能引皇帝直至娑羅樹邊看樹，皇帝見其樹，高下莫惻（測）其涯，枝條直赴三千大千世界。其葉顏色，不異白銀，花如同雲色。皇帝樹下徐行之次，踦躇（踟躕）蹔立，冷氣凌人，雪凝復（徹）骨。皇帝謂淨能曰：寒氣其（甚）冷，朕欲歸宮。淨能奏曰：陛下自行不得，與臣同往，其何難哉！皇帝大悦龍顏。皇帝曰：可將侍從同行？淨能奏曰：劍南看燈，凡人之處；月宮上界，不同人間。緣陛下有仙分，其可蹔往。皇帝又問曰：着何色衣服？淨能奏曰：可着白錦錦衣。皇帝曰：因何着白錦錦衣？淨能奏曰：緣彼是水晶樓殿，寒氣凌人。皇帝裝束便行。淨能作法，須臾便到月宮内。觀看樓殿臺閣，與世人不同；門窗[□]（户）牖，全珠（殊）異世。皇帝心看樓殿，及入重門，又見樓處宮閣，直到大殿，皆用水精瑠璃瑪瑙，莫惻（測）涯際。以水精爲窗牖，以水精爲樓臺。又見數箇美人，身着三殊之衣，手中皆擎水精之盤，盤中有器，盡是水晶七寶合成。皇帝見皆存禮度。淨能引皇帝直至娑羅樹邊看樹，皇帝見其樹，高下莫惻（測）其涯，枝條直赴三千大千世界。其葉顏色，不異白銀，花如同雲色。皇帝樹下徐行之次，踦躇（踟躕）蹔立，冷氣凌人，雪凝復（徹）骨。皇帝謂淨能曰：寒氣其（甚）冷，朕欲歸宮。淨能奏曰：陛下自行不得，與臣同往，其何難哉！皇帝大悦龍顏。皇帝曰：可將侍從同行？淨能奏曰：劍

觀看，然乃却迴，豈不善矣。皇帝倚樹，轉覺凝寒，再問净能，朕今忍寒不得，願且却歸，若更須臾，須恐將不可。净能再問（聞）帝説，不覺哂然。便乃作法，須臾却到長安。皇帝專心求法，合掌向前，啓言天師：示朕道法，盡朕一身，永受天録，與朕爲師。净能奏曰：微臣道法，皆是符録之功，豈堪傳受。皇帝至明晨，羣臣朝參，帝曰：朕昨夜三更，與葉天師同往月宫觀看，見内外清霄迥然，樓殿臺閣悉異，皆是七寶裝飾。羣臣共駕（賀）皇帝：三皇五帝周秦已來，未有似陛下者也。若道教通神，符録（籙）絶妙，天下無過葉天師耶？皇帝遂命太史官，批在唐録。

後經數日，净能見大内一宫人，美貌殊絶，每見帝寵。净能遂歸觀内，書一道符，變作一神。神人每至三更，取内人來於觀内寢，恰至天明，却送歸宫。日來月往，已經半年，美人昏似醉，都不覺知。忽奏皇帝曰：今有孕，惟候其産難，不敢不奏。皇帝聞奏，當知即是净能作法，令人取之，使令美人勿説於人，皇帝詔高力士商量，擬於大殿内敛净能。净能於觀内早知之。皇帝爲（謂）高力士曰：葉净能移山覆海，變動乾坤，製（制）約宇宙，昇虚空而自在，變化無難，朕擬敛之，恐將難矣；卿有何計，與朕殺之？力士奏曰：葉净能昇雲來往，皆用符録之功，今因大殿内設計欲謀敛之，净能何以得知。陛下但詔净能上殿賜座，殿後蜜（密）排五百口劍，陛下洋洋問法，净能道法之次，洋洋振龍威，臣闇點號，五百人一時攢敛上殿，而悉必敛之。皇帝曰：其計甚善。力士既奉進言，遂於金吾杖（仗）取五百人及劍，悉如雪霜，伏於殿後，不令人知。皇帝遂詔净能：［净能］早知伏敛殿後，都不爲事，既至殿前，皇帝賜坐，説其道法。皇帝曰：便有何法？净能知皇帝福（逼）問述（術）法，其數極多。陛下若擬遍問之，卒無理盡，臣所見只可如斯！皇帝問（聞）净能奏，悖然作色，大怒龍威。高力士便遣五百人，一時上殿，擬斬净能。［净能］見五百人拔劍上殿，都不忙懼，對皇帝前緩步徐行，吾亦不將忙矣！五百人一時舉劍，俯臨净能：净能思心作法，即變身入殿柱中，莫睹蹤由。皇帝驚忙，繞柱數匝看之。連聲便喚：天師！天師！朕無此意，高力士起此異心，幸願天師察朕成（誠）素。净參於柱内奏曰：本願盡陛下一世，誰知陛下中道起此異心？皇帝遂遣高力士把劍削柱看之。高力士奏（奉）勑削柱。其柱約一半已上，轉起分明，全無净能蹤由。净能柱内又奏：臣且歸大羅天去也！皇帝與高力士見一條紫氣，昇空而去。皇帝追悔不及。朝廷將相，皆言皇帝惢惢（忽忽）納力士之［□］，致使天師不住人間，却歸於上界，蓋非净能之過矣。

皇帝自此之後，日夜思慕，寢食不安。旬日之間，中使蜀川一百餘里已來，忽見净能緩步徐行。净能見使人，高聲便喚使人且住。使人聞喚，下馬離鞍，向前禮拜，問天師且去，來日聖宫（躬）萬福，天師（使人）曰：何得至此間？净能曰：我要歸大羅宫去。來

日嗟嗟，不及辭皇帝。使人與淨能傳語啓陛下，淨能在路，不及修表，伏惟陛下照察。若欲得與臣再相見，須待海竭河枯，山移地没。言訖，傾（頃）刻之間，並不相見。其使人遂歸赴闕庭，見皇帝先［奏］其蜀川事由，後奏臣從劍南迴日，去蜀川一百里路，逢葉淨能緩步徐行，喚臣傳奏陛下：來日嗟嗟，不及修表。兼緣在路，不及修表。陛下若欲得相見，須待山移地没，海竭河枯。令臣口奏，不敢不奏。皇帝聞淨能附使人所奏，臨殿而望蜀川，滿目流淚大哭曰：

朕之葉淨能，世上無二。道教精修，清虛玄志。練（鍊）九轉神丹，得長生不死。伏（服）之一粒，較量無比。元始太一神府（符），印能運動天地。要五曹喚來共語，呼五岳隨手驅使。造化須移則移，乾坤要止則止。亦能符（扶）朕月宮觀看，伏向蜀［□］（川）遊戲。朕興異心，干戈倫矣。乎之上殿，都無志畏。問之道術，奏言無比。鋒刀遍身，投形柱裏。相之無處，寧知其意。劍南使迴，他早至彼。令傳口奏，能存終始。朕實辜卿，願卿知意。遥望蜀川，空流雙淚。開闢已來，一人而已。與朕標題，烈（列）於清（青）史。

葉淨能詩

（王卡點校）

020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

經名：三茅真君加封事典。二卷。宋張大淳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録類。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序

道有原有統，原先天地而莫窮其始，統後天地而莫窮其終。世乃謂吾道有絶續，吁，有是哉。日用常行，飢食渴飲之天，何莫非道，一脉之傳，至今綿綿延延，一日初未嘗泯，惟患世無傳道之人耳。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茅君之仙蹤顯迹，著於先秦古史，續傳已書其詳。其仙班之尊崇，固非世人之所能測料。至如功濟九垓，恩流萬世，社稷攸資，宗祧有托，昔在思陵以至固陵，嘗增三君之休稱美號，時則有劉静一泝其源而推其波矣。迨理宗朝，我虚白高士司徒道録以爲國爲民禱祈響應，特俾以左街洞微之命，先生曰：嘻，是皆三君之靈也，何敢私有其所有，願以是寵光歸之三君，以崇報本之義。理宗允之，芝泥炳煥，照耀林泉。維時大淳實執弟子列，目擊斯事。司徒君屢期以加封事典載之金石，未及爲而君已仙去。大淳承乏下館，久思繼志，冗未遑也。丁卯春，《内傳》、《續傳》幸甫就緒，同班諸友復以事典未刊爲疑，謂事典不刊則不惟不足以彰三君之靈異、聖朝之尊崇，且不足以見我空山之能弘斯道之脉而闡斯道之傳也。余於是乎奉承惟謹，謹書此以識歲月。丁卯三月望日，特賜冲靖明真微妙大師特賜洞微先生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虚白齋高士臣司徒師坦恭承特賜冲靖明真微妙大師特差充茅山山門道正權知崇禧觀管轄本山諸宫觀賜紫臣張大淳編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卷上

尚書省劄 淳祐九年正月　日到

正月初一日，恭奉聖旨，頒降勅黄一道：虚白齋高士洞微先生司徒師坦特轉左街道録，主管教門公事。右劄付師坦準此。淳祐九年正月　日

勅黄

尚書省牒：特賜洞微先生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虚白齋高士司徒師坦　牒：奉　勅宜特轉左街道録，主管教門公事。牒至，準　勅故牒。淳祐九年二月　日。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謝　押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應　押

樞密使兼參知政事趙督視

太傅右丞相越國公　押

辭免道録表

臣師坦言：恭奉聖旨，以臣三年祈禱，特轉左街道録，主管教門公事者。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以知足不辱，炳太上之至言，得寵若驚，尤道家之明戒，榮逾涯分，懼凜淵冰。臣中謝。伏念臣才非已千，學慚道百，敢謂山樊之賤，兩趨上國以觀光，久污虚齋之生白，邯鄲有夢，偶聽於鈞天，蓬島回舟，奉祠於福地，豆邊奔走竭其智以祈祥，晨夕熏崇願以身而報上，愧毫分之無補，荷賞賚之屢加。福過灾生，人嗟命薄，形劬骨立，木類同枯，志喪神疲，灰毋復焰，丐閑之請實出由衷，曰允之俞且蒙錫賜。方指天地設報君之誓，已盟泉石爲終世之遊，逍遥乎廣漠之鄉，彷徨乎塵垢之外。詎意九重之眷，復憐三載之勞，不次推恩，驟進左街之録，非常冒寵，真爲末路之輝。然衣繡被狙，必齕齧而挽裂，彼咸韶樂鷇，徒眩視以悲憂，退惟僥倖之多，恐速顛躋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乾坤容覆，日月昭回，迹臣前後非僞之心，全臣始終知止之節，收還成命，毋拘反汗之嫌，俾遂餘生，庶竭捐軀之效。所有　恩命，未敢祗受，冒犯天威，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之至。謹具表上

奏以　聞。謹奏。

淳祐九年二月日特賜洞微先生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虚白齋高士臣司徒師坦上表

奉旨，不許再有辭免。

内省公文

閏二月初七日得旨，高士特轉左街道録付去　勑黄省劄各一道，請具謝。

奏回，不許再有辭免。

初七日齎降到　勑黄省劄各一道，寄留句容縣。是月十五日再辭，乞回降恩命加封

乞加封表

臣不避　嚴誅，輒瀝忱悃，上干天鑒。臣正月初一恭奉聖恩，畀臣左街道録，主管教門公事。臣嘗具表控辭，弗獲。今來復蒙給降　勑黄一道，令臣祗受前件職事，不得再有辭免者，臣承命惭惶，采增感惕。臣痛自修勵，早慕清真，詎意頹齡荐蒙恩遇。退省其私，盍以生人本乎天，萬物本乎祖。人不本乎天，無以知受命之始，物不本乎祖，無以究歸根之宗。臣翳迹茅山，乃三茅真君成道之所，係第一地肺福地，第八華陽洞天，宫觀庵院，晨鍾夕磬，奉三君香火，爲　國焚修，祝延聖壽，天下名山於斯爲盛。爰自漢朝迄于我宋，或發三君之潜耀，或隆三君之美名，香火綿綿，不絶如綫，此蓋真仙於是爲治職之地，國家於是植無疆之休。臣不揣狂愚，欲乞以前後所賜臣高士鑒義并今來所賜道録　勑命，回降　聖恩，照正一天師佑聖真君近例，加封本山祖師三茅真君徽號，特頒一札，各賁三峰，此人本乎天、物本乎祖之義也。臣謹按三君事蹟，上煩　聖聽，惟陛下垂覽焉。

竊以茅氏之宗，仙源甚遠。大茅君盈，次固，次衷，兄弟三人，巖棲谷隱，精練道真，累功積行。得道之後，領括羣仙，受事太極，司命嶽府，考校乎吴越之境，留治乎赤城之山。其德紀於紫書，其功茂於玉册，鶴帳龍池，屢顯神

異，天燈丹光，至今隱見，水旱雨雪，隨禱輒應，禍福吉凶，其驗如響，狼燧以之而息警，魚夢以之而考祥。臣自入山以來，每奉州縣禱祈，其詳如此。而況歷代崇敬，寵渥便蕃。祥符、景德間，既嚴之以山禁，復申之以賜田，又繼之以蠲租。祠奉甚嚴，高禖有禱。於是仁祖皇帝開虹電之祥嗣，是誕彌必降御香，修建　金籙。高宗皇帝屢遣中使傳宣嚴勅，監司保護。乾淳而下，崇奉尤虔。臣比膺　上旨，俾事祈禳。每當藏事，必密謄　宸命，躬叩洞天，上祈天貺，下告山川。凡係祠典，悉與關遣，常荷真仙孚佑，諸福荐臻。此蓋皇帝陛下抱神以靜，與道合真，德修於蠖濩蜎蜎之中，化行於昆侖磅礴之外，以至鳥獸魚鱉罔不若，山川鬼神莫不寧。故凡有顯應，所在見之，申請咸被褒封。獨本山三真未蒙表異，臣照得　三茅君初受上帝封號，職任洞天，先朝嘗即其靈迹進加封爵，臣謹具于後。伏願陛下俯從愚請，收所賜臣恩命，特加祖師徽稱，式彰三君護國之靈休，昭示皇朝報功之盛典，亦臣反本報祖之職分也。臣痛念山林之士非無遭際聖明者，庶幾導和氣，獲嘉應，以相助多自榮身，未知報本，仙真靈耀迄今埋光。重念臣年運俱往，槁木灰心，曾蔑寸功，叨踰恩分，更冒誤恩，實負陰譴。伏望聖慈憫臣以衰暮之蹤，察臣無貪榮之累，回降特恩，增重名山，以顯祖宗崇敬祈禱之地，以永國家億萬斯年之休，不勝幸甚。臣謹録白三茅真君元封勅命三道，隨表進呈。所有賜臣勅黄恩命，未敢望闕祗受，已具公狀寄留句容縣庫，拱俟　指揮，容臣併將前後蒙賜勅黄三道具表繳　進。臣干冒天威，伏取　進止。

二月日特賜洞微先生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虚白齋高士臣司徒師坦上表

元封告勅

尚書省牒：準今月二十七日　詔勅門下：句曲洞天有真人焉，變化無方，靈妙不測，秦漢而降，歷千餘年，或未備，非所以極崇奉之誠也。茅山大茅君今號太元真君，可進號太元妙道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庶幾導和氣，獲嘉應，以相助國家太平無疆之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牒：奉　詔書如前。牒至，準詔書故牒。

崇寧元年四月　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温　押

中大夫守左丞陸　押

中大夫守右僕射　押

右銀青光禄大夫守左僕射　押

左光禄大夫左僕射　押

中茅君今號定録真人，可進號定録冲静真人。

小茅君今號三官保命真人，可進號三官保命冲慧真人。　三月初一日再準。

内省公文

得旨宣諭高士，仰先次祗領　勅黄省劄，不許再有辭免，即具　謝奏回，所有加封　真君，已降　指揮施行。

閏二月延慶　恭準

繳進　勅黃

辭免第三表

臣師坦言：今月初一日恭奉聖旨，今臣先次祇領　勅黃省劄，所有加封真君，已降　指揮施行者。臣伏以避寵辭榮尚閟俞音之賜，師仙請號特蒙　温綍之頒，敢殫再瀆之忱，期動　九重之聽。臣中謝。切惟三峰森秀，三真分治職之區，九德茂隆，九錫顯神靈之異。況壇澤既加於百邑，潤旁浹於羣生。況壇壝之藏祠，接江淮之重望，風清榆塞豈無助順之機，雨灌稻田攸賴濟時之力，宣於史筆，見之詠歌，受命登霄固何心於世爵，褒功著册爰盡敬於聖朝，申萬世無疆之休，實千載難逢之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全能三極，臨統八紘，隱然道德之威，推此乾坤之造，怡神至教，法黃帝之齋心，重意名山，體仁皇之應運，乃睠太元之遺跡，願增隆號以妥靈。伏念臣戒守沽名，心懷報本，瀝忠肝而有請，非僞計以求榮。既蒙從欲之仁，將施典禮，儻復進街之録，恐速天誅。臣敢不祗俟綸音，昭聞琳館，謹宣明於聖意，祈申祐於丕基。物得以成，當驗五禾之孰，勇攝其武，用圖四海之安。所有臣前蒙賜高士鑒義道録　勅黃共三道，具狀繳進。臣干冒天威，伏取　進止。

三月日特賜洞微先生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虚白齋高士臣司徒師坦上表

申内省繳進狀

具位司徒師坦。

今月初一日伏準先次祇領　勅黃省劄，所有加封真君已降　指揮施行者。

右師坦前已具劄奏，乞聖恩收回寵命，加封真君。恭候聖旨，繳進　勅牒。

明詔，錫封三真。行下所屬，布告中外，于以彰聖君爲民崇道之意，于以顯三茅應世衛國之靈，于以保皇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不勝至願。謹具狀申都知提舉太尉，伏乞　聞奏，恭候　指揮施行。謹狀。

省劄二道，一付建康府，一付本山。閏二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已降指揮，三茅真君加封：

太元妙道冲虚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可加封聖祐二字，
定録右禁至道冲静真君可加封德祐二字，
三官保命微妙冲慧真君可加封仁祐二字。
右劄付建康府，照應準此。一付崇禧觀。
淳祐九年三月日

繳省劄申建康府狀

茅山崇禧觀：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省劄二道，一付本觀，一付使府照應，係閏二月二十八日恭奉聖旨特降指揮，加封本山三茅司命真君聖號事須至申繳者。
右具省劄一道，隨狀繳申建康使府，伏乞照應行下管内道正司，告示在處宫觀庵院，各令通知，未敢專輒。伏候鈞旨。
淳祐九年三月日

交領加封省劄表

臣師坦上言：今月二十日準都提舉都知太尉恭傳聖旨宣諭。已蒙聖恩加封三茅司命真君聖祐、德祐、仁祐六字聖號，頒到省劄二道，令臣先次交管，臣已即祗領内一道付崇禧觀，布告本山諸宫觀，咸使聞知。外一道一面申納使府。臣上感聖恩，上感聖恩，恭俟勅命到山，即當捧香齋告，躬率闔山道衆登峰醮告，仰祝聖壽，同贊皇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惶懼謹奏。
淳祐九年三月日

謝轉道録表

臣師坦言：恭蒙聖恩頒降　勅黄一道，特轉臣左街道録、三管教門公事，臣屢具表控辭，再奉聖旨不許辭免，臣已遥望　闕庭祗受謝恩訖。臣伏以大道無名，敢慕山中之相，小善必録，特陞街左之班，實士論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固辭不獲，聞命若驚。中謝。伏念臣素，學不通古今之宜，志切輔時，忠懷報國。晚際聖明之運，仰依日月之光，曾蔑功能，叨塵器，使洪恩過寵，方憂福羽之輕，黄紙除書，又換頭銜之重。接清芬於虚静，踵前美於葆真，林野驚傳，疑有華陽之故事，冠裾竦歎，謂聯仙號之新輝。義合終辭，懼膺顯戮，勉瞻庭而肅受，殆據蒺以難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被中和，化行清浄，永奉三無之妙，克盡夤恭，允釐庶績之熙，不遺纖芥，致令衰朽亦沐恩光。臣敢不益勵前修，自全末即。既投簪未棄，盍加熏萬歲之香，雖駑馬已疲，寧敢負九重之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具表奏謝以聞。謹奏。
淳祐九年三月日　新特轉左街道録洞微先生虚白齋高士主管教門公事臣司徒師坦上表

内省傳到加封真君告勅三道及宣賜儀物公文，得旨宣諭司徒高士，降去告命並設醮香茶等列具賜目，請具收領奏回。
三月日延慶恭準。

告勅三道

勅：朕聞真人馭風騎炁，神游八極之表，而一念在生靈，則猶數數然也。太元妙道冲虚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成道於茅山，登籍於仙府，三君之首者也，奇驗見于歷代，遠近以爲司命。朕爲黎元慕尚不已，特命有司亟衍喜號，以彰欽崇，可特封太元妙道冲虚聖祐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勅：朕聞句容三峰神君顯甚，遂有金壇洞天之名，歷代所慕尚，豈獨於今乎。定録右禁至道冲静真君修真得道，是謂中茅，雨暘應禱，遠近德之。亟命衍號，以答洪休，其體朕意，益陰隲于下民。可特封定録右禁至道冲静德祐真君。

勅：朕聞漢武帝祀神君於禁中，其祝甚秘，蓋以徼福，朕不爲也。三官保命微妙冲慧真君，真風道炁，號小茅君，祈旷敬事，祭典褒崇，蓋非一日矣。茲命衍號，以昭朕拳拳慕尚之意，益閎況施，以慧生靈。可特封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真君。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淳祐九年三月日。

太傅左丞相魏國公清之　右丞相葵
參知政事方叔　參知政事徽
兼權給事中壯父　兼權中書舍人

三月十五日午時都事趙煥受
兵部郎中兼左司饒　付吏部
太傅左丞相魏國公清之　右丞相葵
參知政事方叔　參知政事徽
吏部尚書闕　權兵部尚書清叟
吏部侍郎闕　起居兼權□
主事趙穎叔　令史金必過　令史傅汝霖
郎中　主管院

淳祐九年三月十五日下

賜儀物

沉香描金如意一事，係降真香柄黄羅袋，黑漆匣盛，鎖鑰全錫，獻　大茅君像。秉執玉圭二面，紅銷金袋各小朱紅匣盛，外大朱紅匣護，鎖鑰全錫，獻　中茅君。　小茅君秉執織天尊緑錦旛二首，各長二丈。

威儀一十四事

節一對五層，係五色線條鋪造。每層有銅管銅蓋子各一箇，上有六角寶蓋龍頭銜銷金彩旛六首，旛脚有銅鈴兒，每一節八十四箇，龍頭朱紅榦子，下有銅箍。

幢一對，係珠子結絡。幢身間綵銷金羅帶三條，上有六角寶蓋龍頭銜銷金綵旛六首，旛帶各有銅鈴子，每一幢九十三箇，龍頭朱紅榦子，下有銅箍。

旌一對四層，每層係五綵銷金帶各十五條，間綵銷金結帶各六條，銅鈴子各三百四十三箇，係寶珠頭朱紅榦，下銅箍。

旛一對，係紅錦造。旛身上各有玉佩一副，各六事件，珠子五串，下各有墜子二顆，上有六角寶蓋龍頭，各銜銷金雜色小旛子六首，各有銅鈴子九十八箇，係鳳頭朱紅榦，下銅箍。

五明扇一對，係素粉描金書鶴翅。各有銷金羅綵壽帶兩條，各有銅鈴子六箇，朱紅榦，下銅箍。

羽扇一對，係素粉描金。各有銷金羅綵壽帶二條，朱紅木榦，下銅箍。

如意一對，係描金彩色裝畫。
罩護威儀黃絹袋一十二箇。
盛威儀朱紅木匣一隻，二隔，鎖鑰全。
威儀黑漆立架二座。
沉香五兩、腦子五兩、新茶五十片、銀一百兩。

四月二十三日甲子，集諸山市民恭迎告勅，昭告三峰，時值連日風雨，二十二日，高士登壇上，急奏章借晴。次早五更鳴鼓集衆，宿雨即止，霽色開明，躬率本山諸宮觀主首道衆、庵寮道人，同鎮市士庶父老，出山祇迎亭，卓香花旛幢、旌旗鑼鼓，鐃鈸清樂、仙仗儀從，及本山常寧鎮官領兵率旗隊金鼓衛護約千餘人，遠近山居來觀者如堵。是日天氣清和，祥煙如畫，仙鶴鳴於晴空，白兔現於峰頂。先迎告勅至崇禧觀門，高士率諸山主首道俗望闕謝恩，歡呼萬歲，次登大茅峰奉行典禮，宣揚告命，敷獻寶器。次登中茅峰、小芽峰，儀獻如前。

大峰祝文

維大宋淳祐九年歲次己酉四月壬寅朔二十三日甲子，新特轉左街道録洞微先生虚白齋高士主管教門公事臣司徒師坦謹稽首再拜言：臣聞妙道隱乎無名，强而曰大。真仙貴在翳跡，豈俟表光。欲羣心注向於空同，故一時動耀於視聽。宜膺明詔，特進徽稱，舉希闊之盛儀，實緝熙之鉅典。恭惟太元妙道冲虚聖祐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職專吴越，師綜山川，按句曲之上峰爲校録之治所，澤加庶物，德及兆民，鏤紫玉，刻黄金，輝華九錫，摇緑已崇，恐朝封之未稱，令皇帝儲思道妙，邁德帝先，仰承列聖之心，爰陁名山之祀。既爲民而請福，乃即事以表功，煥榮。恭陟靈峰，敷陳君命。云云同前。

三峰祝文同前至

恭惟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真君，標才明穎，挺業該清，典藏録於玉，修真至士，奉道高賢，咸躋上善之因，共享長生之福。臣無任激切之至，謹稽首再拜，謹言。

二峰祝文同前至

恭惟定録右禁至道冲静德祐真君，挺資冲漠，備德神靈，受命紫素之文，留治清虚之府，管絃流響，身逸宴於洞臺，風雨以時，澤既霑於民物。中監上仙之任，右禁有爲之功，雖天號之已崇，恐朝封之未稱，令皇帝儲思道妙，邁德帝先，仰承列聖之心，爰陁名山之祀。既爲民而請福，乃即事以表功，煥爛褒書，發揚丕貺，彰明德之旁溢，顯靈祐之外聞。彩鸞銜勅以來儀，白鶴翔空而下鑒，天人欣懌，山嶽輝榮。恭陟靈峰，敷陳君命。云云同前。

先，仰承列聖之心，爰陁名山之祀。既爲民而請福，乃即事以表功，煥爛褒書，發揚丕貺，具舉崇真之禮，克彰隤祉之靈。内法既融，外教以平，皆仁之至，暴害不行，蒼生蒙潤，非祐而何。迓白鶴之翔空，受彩鸞之獻勅，天人欣懌云云同前。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卷上

進封三茅真君聖號慶禮醮科儀

儀式如常至啓聖：

臣聞天祐皇家，保萬邦之黎獻，國崇典禮，徧羣望之山川。靡神不宗，諸福畢至。睠真仙之治所，聳句曲之名峰，蘂館芝庭素嚴於祀事，颺輪欻駕時格於靈斿。茲逢明聖之朝，具舉緝熙之典，肆頒綸詔，式進徽稱，勅太卜以涓辰，命有司而具禮。玉蘭清潤，佇笙鶴之凌空，洞草晶輝，迓簫鸞之簇仗。臣等欽承宸命，祇告真靈，齋意青詞，謹當宣奏。

宣詞

諦陳詞旨，備見至懷，淵聽至聰，必蒙鑒省。臣聞陰德萬生，温密静神於玉室，躬備九德，輝華刻簡於丹瓊。繡羽斑輿，浮空躡景，緑旌紫節，封山召雲，因下戲於赤城，時按臨於玉洞。聖主仰天心之愛，宴私披地肺之圖，爰舉徽章，式褒顯蹟，備成熙事，嘉薦芬芳，明德惟馨，至誠不息，以今某朝行道，請法衆等運茲初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供養太元妙道冲虚聖祐真應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太元府得道高真，願以是道力，上祝皇帝聖壽無疆。伏願真斿臨格，昭鑒居歆，瑞應流光，允副九天之眷，庇洪隤祉，永言萬壽之期，致喜靖於四方，俾交欣於百樂。

臣聞金光藏景，同游浩洞之天，紫素敷文，以表神明之德。載揚顯册，益薦崇稱，祓靈宇以伸虔，集仙僚而交慶。以今某朝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二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供養定録右禁至道冲静德祐妙應真君定録府得道高仙，願以是道力，上祝皇后，伏願功銘鍾鼎，德邁河沙，益隆不拔之丕基，永保無疆之大曆，神祇祖考來燕以來寧，社稷宗祧以安而以永，椒房福慶，儀形萬邦，玉葉蕃昌，本支百世。

臣聞總括岱宗，任上府神宫之邃，掌封金篆，植龍芝洞草之珍，仁懷其文，勇攝其武，九陛飭褒崇之典，羣心

懷慶懺之誠，敬肅蘭場，恭陳藻供。以今某朝行道，請法衆等運茲三捻上香，願此香煙，騰空供養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應真君保命府得道真仙，願以是道力導迎景貺，敷錫庶民，兵病不登，雨暘時若，三光全而寒暑節，五穀熟而草木蕃，育萬物以皆昌，無一夫之失所，吉無不利，動則皆成。

大謝

臣等棲身福地，被教真仙，窺琅笈之祕文，典玉郎之上道，忝恭祈禱，仰賴感通。誤膺世爵之頒，敢負師恩之重，恭承明詔，馳進褒書，輒膺慶贊之誠，丕闡靈承之義，庶伸忱悃，上答嘉休。今皇帝俯眷名山，仰崇真祐，綸温六字，煥美號以增隆，勑賁三峰，靄御爐之清馥，式嚴縟禮，祇薦鴻名，情見乎辭，儀多在物。臣等奉宣密旨，延款高真，必冀鑒歆，式符願望，壽齊箕翼，澤被華夷，六宮交夢於態羆，四鄙蕩平於蛇豕，匈奴款塞，無煩漢使之通，多士在庭，重見周官之盛，社稷衍靈長之慶，春秋書大有之年。旁及飛潛，俱全性命。上以表三真之慈憫，下以副皇帝之虔誠。謹啓以聞。

十二願　復爐如常儀

慶禮設醮儀

衛靈呪　發爐如常式出官

謹出臣身中如常式至同心上啓三君聖位：臣以宿命因緣，叨行教法，告盟之日，約以行持，誓當敷贊真風，振揚大化，永扶國祚，普爲生靈。凡有所祈，理宜關奏。臣今謹爲皇帝宣揚密旨，昭告嘉封，祇陳慶懺之儀，用集厖洪之福。以今拜上青詞一通，伏乞功曹使者特爲關啓，速得上達云云至以聞。

各稱法位

具位臣某等上啓三君洞天列聖：臣聞九德功高，太帝册加於九錫，三官任重，真皇經受於三元。道始師於總真，錄畢傳於西母，由無心於人爵，乃證位於仙都，瑶室瓊房，治統於赤城玉洞，鳳腴丹藥，宴集於句曲金壇。佩鬱儀之通，多結璘之章，得服日餐華之術，化行江左，福被吴邦。天市風清，時奏空中之仙曲，洞庭浪闊，路連地内之陰宮。青童遺颺馭之蹤，白鵠現軒翔之相，以符法驅千妖之氣，以神化順百姓之心。嘗聞應跡於人間，未始離神於天上，有情斯感，無願不從。今皇帝冥運一心，遥瞻三秀，式際休明之運，緬懷道德之仙，肇舉鴻儀，丕陳顯册，蹟冲虚静慧之美，進聖德仁祐之稱。宸命自天，勑書照隴，增群峰之煥耀，新萬目之觀瞻，載潔靈場，對揚君命，輒伸慶懺，恭薦芬馨，香裊名峰合鸞笙而共奏，章吟空洞延鶴馭以來臨。臣無任激切之至，再拜奏請。

請聖　初獻

臣聞天人異世，由兩儀四象之分，兄弟齊仙，實千載一時之契。友愛備書於藥笈，靈蹤未泯於華陽，奕世欽崇，皇朝禮敬。恭惟祖師三茅司命聖德仁祐真君，挺資冲漠，抗志清虚，古昔謌謡，早驗嘉平之臘，後先飛舉，率由句曲之山，仙賓師友定約以按行，吴越人民悉歸於考校。歲以艷陽之月，颺乘汗漫之游，左玉佩，右金鐺，擁八鸞於霄漢，西峨眉，東林屋，現三鶴於峰

頭。不惟專禍福之權，亦乃運吉凶之柄，安人利物，保國寧家，道化潛行，功成不宰。今皇帝儲精道妙，邁德帝先，既密叨每思綏靖之艱，虔奉真靈之造，三於護佑，宜克盡於欽崇。九陛頒恩，峰稱慶，用報輔時之德，載祈保國之祥。爰肅清壇，昭陳縟禮。臣均霑王化，幸處名山，仰邀洞府之真旅，對揚天子之休命，願垂鑒盼，俯納虔祈。設醮青詞，謹當宣奏。

宣詞

具如詞旨，備列丹忱，諒徹淵冲，必垂鑒映。臣聞聖人無跡，或降跡於塵寰，大道難名，豈沽名於聖世。今皇帝躬行慈儉，遠達聰明，追還清淨之風，崇厚澆漓之俗，欽仙真之隹躅，舉希闊之盛儀，乃眷三君，闡靈千古，瑞應皇朝之四帝，潤霑江左之羣元。爰錫徽章，崇加顯號。更願不忘本始，俯察宸懷，申命崑臺，降神仙嶽，庶資衆妙，用格多男，衍玉葉之蕃昌，保瑤圖之綿久，永依大道，克著洪猷。臣等無任激切之至。

亞獻

臣聞神仙可學，宿名定著於玄圖，兄弟同昇，篤志多成於善行。乃眷天人之美，並登帝所之真，載籍以來，標題尤顯。切仰三君之德，森然萬世之芳，道在邦家，惠流民物，夜炳丹光而貺，仰戀鸞輿。臣等無任攀戀望恩之至，謹稽首再拜奉送。

送聖　內官復爐如常儀

終獻

臣等祗迓宸綸，丕揚徽號，敷陳典禮，延款仙真，荷列聖之居歆，副群情之舒慶。今則燈銷蘭焰，香散芳雲，邈仙仗之言，旋望靈光而順拜，欽承鴻貺。臣等無任攀戀望恩之至，謹稽首再拜奉送。

送聖　內官復爐如常儀

慶禮設醮儀終。

皇帝設醮青詞

伏以聖人無迹，馳遊八極之虛，大道難名，虔切羣心之慕。允賴神靈之祐，宜殫昭報之文。肆舉徽章，載加縟禮，用恪伸於慶懺，祈永介於休祥。善利所加，既錫黎元之福，純禧來被，更延景曆之昌。

内省張都知醮詞

伏以己峰《山記》云：山形似己字，故以句曲爲名焉。列峙，儼仙聖之真風，三號雖殊，煥熙辰之盛典。仰奉明朝，敬宣封册。伏願高仙昭格洞鑒冥扶，萬壽無疆，祐帝圖之廣大，三時不害，永民物之阜

安。

崇禧觀醮詞

伏以玉音垂誥，錫三號以褒真，金籙崇禧，領諸峰而祝聖。恭承恩命，仰贊仙旅，微臣幸際明朝，忝司教鑰，睹一時之縟典，煥千古之靈蹤，乃聖乃神，兼被德仁之祐，卜年卜世，永綿統緒之祥。謹傾慶頌之誠，聊效精修之供。洞天香遠，加稱萬歲之聲，道境風清，敷作羣生之福。

奏謝加封　祖師真君恩禮表

臣師坦言：恭蒙聖恩，加封三茅真君聖號，頒降告勅三道，宣賜如意、玉圭、威儀、錦旛、沉香、腦子、新茶、銀兩，令臣設醮慶贊。臣已仰遵聖訓，率勵法流，徧告三峰，昭陳醮禮，發揚君命，祈佑嘉生者。臣伏以福地凝嚴，會四海華封之祝，宸綸渙寵，衍三君徽號之崇，道俗歡迎，神人感懌。臣中謝切惟山留玉洞之治府，内有金壇之虚臺，鶴馭來遊，歲校華陽之籍，天皇授命，董同吴越之疆。道葉仙枝，流芳千載，靈源真系，被眷累朝。祇荷殊恩，載揚縟典，即冲虚静慧之美，進聖德仁祐之稱。彩誥臨峰，夜雨澄清於巖谷，迎輿戒道，朝晴映曜於旌幢，瑞靄祥煙，徊翔鶴袂，元圭如意，敷露鴻儀。熙事告功，飄御爐之清馥，羽流交賀，沐上賜竟。謹置典册，具載儀禮節次，及將告之榮光，瞻視一新，邇遐胥慶。茲蓋伏遇陛下明德隆祀，以道化民，爰申錫於褒章，用益昭於敬事，人悦則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篤眷之恩，山林多幸，曠絶之澤，草木俱霑，加賁已宏，全福自至。臣肅將王命揭處仙庭，祝聖壽認無疆，慶覃寰宇，感真人之應禱，輝麗前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具表奏謝以聞。

淳祐九年六月日　新特轉左街道録洞微先生虚白高士主管教門公事臣司徒師坦表奏

繳狀

具位。

四月二十一日恭準　公文，備奉聖旨宣諭降賜到，加封真君誥命三道，宣賜如意、玉圭、錦旛、威儀、沉香、腦子、新茶、銀兩，令師坦擇日設醮昭告者。

右師坦謹已恭遵聖訓，逐一交領前件告命宣賜、寶器物件，關集闔山道俗出山恭迎，望闕謝恩，徧詣三峰，敷揚君命，以次擇日設醮，昭告天地仙真事典，即冲虚静慧之美，進聖德仁祐之稱。彩誥臨峰，夜雨澄清於巖谷，迎輿戒道，朝晴映曜於旌幢，瑞靄祥煙，徊翔鶴袂，元圭如意，敷露鴻儀。熙事告功，飄御爐之清馥，羽流交賀，沐上賜竟。謹置典册，具載儀禮節次，及將告命分賁三峰，宣揚寶器，交付山門道正司崇禧觀，永鎮名山，仰延睿算。今取到崇禧觀開具交管版册一本，三峰交領誥命寶旛狀三本，具表繳進。伏乞台慈特賜施行。謹狀。

淳祐九年六月日具位司徒師坦狀

進加封告碑表

臣師坦言：伏以三封加勅，輝華句曲之山，萬古不磨，琢刻崑崗之玉。踞文龜而擁護，聚羽鶴以觀瞻，遥闕歸恩，溥天知敬。臣中謝切謂仙真之異固毋俟於表光，功德於人有不容於泯晦，空現五雲而漢詔具在，帝賚九錫而晉碑尚存，自歷代以來，蒙被眷渥。今千載而下，幸逢聖時，聿闡褒章，載崇顯號，用侈靈祇之報，倍爲至教之榮。謹鑱諸石以惟深，期與此山而不朽。茲蓋伏遇陛下德充濬哲，心照危微，飲函

三於太和，撫萬宇而無外。日行其道，坐凝百志之熙，民莫能名，躬致九功之叙，不矜已治，思答神休，時加雨露之私，頓覺煙霞之重。臣去天易久，承命惟新，爰鏤堅珉，永作君群峰之鎮，摹成徹御，敢祈乙覽之垂。臣謹奉表繳進以聞。冒瀆宸嚴。下情無任激切之至。謹稽首頓首謹言。

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具位臣司徒師坦上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卷下

（陳信一點校）

021 章獻明肅皇后受上清畢法籙記

臨壇度師上清大洞法師賜紫臣朱自英撰

經名：章獻明肅皇后受上清畢法籙記。北宋朱自英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

皇宋應運之四葉，聖君在宥之三年。聖母皇太后劉氏，九靈分粹，三元毓神之三，流光開泰之期，握寶盛明之化。内以肅雍九族，外以緝熙庶政，萬機之暇，宅心虚無之表，凝神太漠之鄉，金妃拂筵于琳碧之堂，玉華散馨于虚白之室。而又澄神澹思，誦《黄庭》二景之經，志意内修，晨夕忘倦，豈獨拘魂制魄。上符高聖之言，蓋亦務本還淳，下蔭普天之衆，于以觀三素思。九真揖儀，璘瓅珮，南真依俙而密盼，西母彷彿以冥觀，肹蠁之應，繼日而昭，積累之功，卜年而進，信乎仙可學而道不虚行矣。仍念研精尚鮮，未臻道源，聞南嶽紫虚元君魏夫人，昔以東晋興寧元年甲子歲，先小有天王清虚王真人所受《上清大洞寶經》，靈文祕籙，降傳于茅山東華上佐司命楊真人，洎上清仙侯許長史。迄後靈源真系繼踵茅峰，逍葉仙枝流芳寰海，繇是乃詔玉清昭應宫住持冲妙大師皇甫希及玉清昭應宫住持冲祕大師及等。賾王魏之文，研楊許之迹。得上清三品神經，玉清隱書，九清衆祕，泊金神二虎八景玉籙，上皇玉諱元始道場三晝夜，設闔山道士女冠大齋一，譜籙，流金火鈴迴車畢道三元玉檢，九鳳靈章，紫紋白帶，太微黄書，瓊宫靈飛等籙，共一十卷，金仙玉馬等一十五卷。依科備辦金龍玉魚、金羊銀馬，青絲金紐，雲錦鳳紋，南和之素，碧霞拂塵之羅，絳章落尸之帛，四規明照景震靈劍，五色繒綵脱世衣裳，上清法服，二景之經，志意内修，晨夕忘倦，豈獨拘魂制魄。上符高聖之言，蓋亦務本還淳，下蔭普天之衆，于以觀三素思。旬，西母彷彿以冥觀，肹蠁之應，繼日而昭，積累之功，卜年而進，信乎仙可學而道不虚行矣。仍念研精尚鮮，未臻道源，聞南嶽紫虚元君魏夫人，昔以東晋興寧元年甲子歲，先小有天王清虚王真人所受《上清大洞寶經》，靈文祕籙，降傳于茅山東華上佐司命楊真人，洎上清仙侯許長史。迄後靈源真系繼踵茅峰，逍葉仙枝流芳寰海，繇是乃詔玉清昭應宫住持冲妙大師皇甫希及玉清昭應宫住持冲祕大師賜紫臣薛清和等，同齋青詞黄素一行禮信，就江寧府茅山崇禧觀，開建上清皇壇預啓玉籙道場七晝夜，散日設醮及等。賾王魏之文，研楊許之迹。得上清三品神經，玉清隱書，九清衆祕，泊金神二虎八景玉籙，上皇玉諱元始道場三晝夜，設闔山道士女冠大齋一，中投送金龍玉簡，金鐶玉魚于華陽洞，鷰洞金山水府，于以告盟七聖，于以致誠九清，伸授受之儀，罄師資之禮也。始以輔軒至日，靈鶴低迎於羽葆。當建齋之夕，霽雲遠布於霄空，洎宿露真文以祈感，預陳精禱以伸款，蘭膏晃爾，星月粲然，百神受釐以效祥，五嶽盟文禮物，莫不周悉。先遣中使齎密辭往南嶽，致告于紫虚元君，默允冥旨。續命入内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臣康從政，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句當，御藥院臣江德用，并詔右街副道録知玉清昭應宫事同管句左，右街教門公事冲真大師賜紫臣李知損，左街都監壽寧觀住持明真大師賜紫臣石知章，玉清昭應宫副直歲宣教大師賜紫臣周遂良，玉清昭應宫住持冲妙大師賜紫臣

咸云風伯掃壇，雨師灑席，觀其所以，不亦宜乎。及啓傳之旦，九霞流光之輝熠爍而凝照，三素飛煙之氣縹緲以浮空，飆欻萃焉，霓旌煥焉，羽儀侁焉，萬靈肅焉。當分金列契之際，皓鶴翱翔于壇上，紅霞分繞於空中，蕙風襲人，靈芬郁野，觀者如堵，莫不欣歎。矧夫衆妙多門，而學則有序，至神無方，而感則無待，斯以見我后之用心也，之精誠也。符健順，服人神，降靈仙，契冥奥，非浩劫崇累之德，積生至尚之果，其孰能臻於此焉。是知令乎善始則美，克有終謀之以道，何患不臧。若然者，八景飛霞之輦，三元流雲之宴，十精回水之珍，九色鳳腦之饌，將靡日而致之矣。恭惟聖念，奉若祕文，蓋欲昭事昊穹，保寧真主，固宗祐於萬載，福民庶之三登，永戢干戈，同承富壽者也。至於後天之筭，無疆之祚，金枝之遠，蒼生之賜，不其宜哉。觀一代之能事，考百王之未書，謹直筆以記之。時天聖二年甲子歲四月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記。

章獻明肅皇后受上清畢法籙記

（陳信一點校）

022 皇明恩命世録

經名：皇明恩命世録。九卷。
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

皇明恩命世録總目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御製贊詞

卷之二

招聘榜文
回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書
賜褒天師旨
命普施符水旨
命選精道法師赴闕書
授四十二代天師大真人誥
改贈三十九代天師大真人號
改封仙姑胡氏玄君號
加授永掌道教事誥
遣代祀嵩山勅
御製諭祭文

卷之三

授四十三代大真人誥
特召入朝勅
賜勉修節以格神明勅
封包氏玄君誥
禁私出符籙旨
成祖文皇帝　永樂紀年
命編進道書勅
命齋事有應奬勅
命專出符籙旨
命邀請真仙張三丰勅
再命尋訪張三丰勅
遣行人諭祭文
皇太子遣祭文

卷之四

授四十四代大真人誥
命擇好道之士遣用勅
頒賜太和圓光圖並榔梅勅
命選武當山住持勅
命禱于福建靈濟宫瑞應奬勅
召勅
封孫氏玄君誥
命祈謝大齋瑞應奬勅
命建薦揚大齋瑞應奬勅
宣宗章皇帝　宣德紀年
推恩申錫嘉號勅
加封誥
賜勉修節以格神明勅
遣太監諭賜祭葬文

卷之五

授四十五代大真人誥
　贈孫氏玄君誥
英宗睿皇帝　正統　天順紀年
封董氏玄君誥
遣禮部郎中工部主事諭賜祭葬文

卷之六

授四十六代大真人誥
贈父真人誥
封母高氏玄君誥
禁約族屬人等欺害勅
頒賜藏經旨
禁諸人私出符籙勅
加封高氏太玄君誥
再加封高氏太玄君誥
景皇帝　景泰紀年
加封四十六代大真人誥

憲宗純皇帝　成化紀年
申禁假造符籙勅
再加封四十六代大真人誥
卷之七
授四十七代大真人誥
封母吴氏玄君誥
申禁僞造符籙勅
孝宗敬皇帝　弘治紀年
賜准致仕勅
賜褒問書
諭禁止僞造符籙敕
賜畫軸銀幣敕
命賫香儀敕
卷之八
授四十八代大真人誥
武宗毅皇帝　正德紀年
修建大上清宫勅
世宗肅皇帝　嘉靖紀年
加封大真人誥
加封大真人勅
命祈禱于太和山勅
重建大真人府第勅
欽頒神像並賜印記諭
重修大上清宫勅
准照舊蠲免通户差徭旨
提問沿途違慢官吏旨
命沿途衙門應付勅
命往齊雲山修醮勅
聖母升遐示哀手書
賀生子手書
暫免入朝勅
贈朱氏宋氏玄君誥
贈李氏吴氏柳氏玄君誥
再暫免入朝敕
御札賜嗣子名
特賜侯爵例祭葬卹典諭
遣行人諭祭文
卷之九
授四十九代大真人誥
賜伯爵服旨
賜增應付旨
暫免入朝勅
申勅所司照舊優免給與新例勘合應付旨
諭有司官員人等不許欺慢勅
封徐氏元君誥
禁族屬人等侵害勅
遣行人諭祭文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賜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贊

第一代張道陵

驅風疾霆，機斡萬靈。亶惟神智，使濁而清。道常無隱，滿腹仙經。鹿奔虎乘，儻然上升。

第二代張衡

步武飛虚，至妙而樞。握符而決，神駕羊車。周旋玉京，萬里須臾。坎離是會，深淵躍魚。

第三代張魯

載承載闡，松底爐煙。天桃洞蕊，實實三千。白鶴翹空，巖下鹿眠。九霄環珮，火棗年年。

第四代張盛

繼符繼經，上徹天庭。永張斯教，轉斗移星。朝遊北海，蒼松暮迎。一祖師志，鹿車是乘。

第五代張昭成

袖劍而趨，光射斗墟。萬靈咸聽，神步天衢。斬妖縛邪，與師無殊。禦灾捍患，氣吐而舒。

第六代張楸

鉛汞成砂，煙結紫霞。洞裏乾坤，春意桃花。不善人師，不己而誇。壺中日月，更何以加。

第七代張回

撫鹿蒼松，羽扇登峰，道合無爲，繼師而封。不善而善，密有神功。知常守默，樂道從容。

第八代張迥

如不尚俗，愛居茅屋。白鶴一雙，猶騎麂鹿。月下星奔，使黄而緑。道氣常存，歲歲辟穀。

第九代張符

醉眠松底，白雲籠衣。似酩酊醒，役使幽微。至神有設，鶴翅劍飛。群妖斂迹，巨怪悉夷。

第十代張子祥

洞花纔綻，春松翠微。高卧白雲，仙茅爲衣。呼泉叱咤，役劍神飛。無上至真，可以爲奇。

第十一代張通玄

演黄梁幻，運鍾離機，驅雲以從，致雷電飛。萬壑松聲，丹光夜宜。鶴氅飄然，煙霞是宜。

第十二代張恒

道德齊名，鞭雷策霆。按劍瞑目，妖氣不生。神遊八極，上至天京。宜哉宿緣，物外常明。

第十三代張光

九轉靈鉛，砂汞當先，茅飛去處，妖魁倒懸。神樞怒目，下察黄泉。仰觀三界，浩氣如煙。

第十四代張慈正

朝隆崇巔，酤入市廛。過飲弗醉，暮歸紫煙。山雲松掃，洞鎖千年。和光同塵，玄之又玄。

第十五代張高

千古尚傳，漆園善紀，槐國昭然。同此幻化，靈不昧，道氣常全。

第十六代張應韶

繼傳十六，人皆辟穀。日食黄精，貌態異俗。歲月以來，亦復如復。牛

背西風，蒼山一曲。

第十七代張頤

至危而全，難去而天。乃知爾仙，乃知爾賢。流派十七，道氣陵煙。孰謂其顛，孰謂有緣。

第十八代張士元

飛符有驗，始祖有傳。至於斯世，名播八埏。丹光上升，斗氣愈鮮。精神徘徊，常在三天。

第十九代張修

嵐光蔽山，丹氣雜然。飛符檄鬼，無敢不前。孰謂爾靈，孰謂爾玄。掛冠解衣，樂道便便。

第二十代張諶

冠山衣雲，道氣常淳。芬子有機，錙内猶渾。盤中數著，黑白星奔。無上至妙，丹田厚坤。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一

四十二代天師大真人張正常

招聘榜文

吳王令旨，江西等處行中書省，蓋聞玄教無爲，默贊國家之治，皇猷大啓，丕崇道德之風。乃眷至人，素居福地，既已歸於版籍，必特表其儀形。信州龍虎山正一教主天師大真人，衍華胄於留侯，紹真傳於老子。身受祖師之託，役彼百靈，心與造物者遊，超乎萬類。凡有知覺，罔不皈依。但因兵革以來，遂使公庭多故。近聞冠珮，遠寄江湖，爰伸物色之勤，庶冀旋居之速省府除已，差官齎香前詣龍虎山宗壇，敬奉真仙，祝延聖壽。外合行，出榜曉諭。仰總兵官及有司官員訪求天師，多有招聘，禮請入山，依前住持道教。但係龍虎山宮觀殿宇及供器什物，諸人毋得作踐損壞，褻瀆神明。舊管山園田地房屋悉聽爲主，諸色軍民人等不許奪占，違者治罪。須至榜者

龍鳳六年　月　日給。

本年年四月

回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書

吳王召見，命坐賜宴。

賜褒天師旨

吳王令旨，夫天地之間，品類不等，生而無窮，惟人最靈。然而神聖之生，賢人所降，非常也，皆得天地至靈之氣故然，亦世間聖賢之常也。有天假其能，因天授人之歟。或爲帝王，或爲將相。如釋道焉，或爲佛，或爲仙。雖或天地正氣所生，是由天假其能，故成數等。予聞漢祖天師，生而異常，眉峥鬚横，兩目星馳電轉，神威萬倍。始西蜀，詣龍虎，役使鬼神，肇造玄壇。非獨自己爲能止了身心，實與國民有補焉。至是捍□大患，禦大灾，明乎三界鬼神，相繼留傳。歷代❶代無有不崇者，何也，蓋由天師靈而有益者是也。予自草萊❷，因天下變，爲衆所尊，不敢不竭心之誠，以安民庶。每聞天師，今爲我見，快哉。一睹覿面，天師瞳樞電轉，法貌昂然。雖不職事於朝廷，同我一時，豈不千載一遇也，可不奇哉。然而釋道之玄，深有意焉，愚者未知，知者勿迷。敬常則吉，非常則禍，福增滅矣。悦天師法貌，其容同祖，故有賜。

上再召入對，乃賜宴及金幣，還山。

丙午年

命普施符水旨

吳王令旨，予聞漢天師妙用玄機，通天透地，濟物利人，爲國家捍患禦灾。歷代聖賢所禱，無不感應。今天師息於朝天宫，士民濟濟求符，師當斟酌放符，驗其有無患難與，可與之人而無患難之家與。訖一符，他日患难暴生，愚民無所知，將謂符法所驗，或有相輕，互相轉説。爲師之慮。莫若從有患者給，無患者郤，此説未知當否。宜與諸法師會議，普施符水，深潛妙用，以秀山靈可也。上聞病疫者飲井中符水獲差，聖意嘉之，命作亭于井上，號曰太乙泉。命進太上延禧籙，准辭還山。特詔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

吳元年丁未二月初八日

命選精道法師赴闕書

吳王令旨，書致玄壇教主龍虎山張天師。予近自正月爲國家之事，心所欠虔意也。書至，幸望令能者之師前來，再不多叙。

本年五月

洪武元年，上登大寶位，錫宴于便殿。上顧諭曰：兹授卿以大真人稱號，誥命將議給食禄。既而面可辭俸之奏，俾專出符籙如故事，恩免通户及大上清宫各色徭役，永爲定例。命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掌書佐理等官。

授四十二代天師大真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玄教真風，闡五千餘言之典。祖庭積慶，衍四十二代之傳。地靈毓龍虎之英，仙骨竦鶴鸞之表，掌茲正一品，佑我大明。天師張正常簡素性，成端凝，天賦琳書寶札。探秘妙於珠黍之中，緑輿瓊輪，超冥漠於璇霄之上。仗劍則鬼神聽令，登壇則雷雨應時。卓爾天人之師，允矣神明之冑。然道德不拘於名爵，性情貴守於中和。夫何近代以來，特授官資之顯，揆以至理，未足爲榮。用制真人之美稱，俾冠道流於當世，聲揚寰宇，法主宗壇。予欲通誠於九天，汝則以精神而運用。予欲敷治於四海，汝則以清静而輔毗。茂膺籠元，永綏福履。可授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宜令張正常。准此。

制　誥

洪武元年三月初一日

加授永掌道教事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道家者流，本於清静無爲，其來尚矣。龍虎山張氏，自漢以下，宗派相繼。其四十二代孫正常，存心冲澹，葆德純和，遠紹宗傳，以守正一。朕用嘉之，是宜錫以真人之號，爾其益振玄風，永掌其教焉。可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宜令張正常准此。

制　誥

洪武五年十二月　日

門之城樓，上舉爵謂曰：卿宜罄此一觴。勑内侍官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曰：他日當書以賜卿。明日，詔偕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代祠嵩山，分遣大臣與弟子代祠群望，仍賜衣二襲，及褚幣有差。既還復，命錫宴，賞如初。

遣祠嵩山敕

勑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正常，朕聞上古天生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立命。所以謹百神之祀，乃國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群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上天后土之眷命，嶽鎮海瀆之效靈，安能如是。今者新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禮當報謝。古者君狩方隅，詣祠而祭。朕爲新造邦基，民生方始，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奉犧牲祝帛於神所。故兹勑諭汝往，欽哉。

勑　命

洪武十年六月　日

之　寶

十一年

上聞禮部尚書張籌代奏訃音天衷嗟悼良久，且曰：朕欲命其編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此。遂親製祭文一通，詔遣前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慶詣山諭祭。

維洪武十一年，歲在戊午正月甲戌朔越二十日癸巳，皇帝遣浙江參政安慶，致祭于大真人張正常之靈曰：繼出世法，統仙度人，禦灾捍患，機斡萬靈。飛符仗劍，轉斗移星。雷神聽令，妖魑潛形。道光斯著，貌正精英。何乘鸞之去急，控法印於上清。今遣人祀以牲醴，爾其有知，尚饗。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二

---

❶「代」原作「伐」，據上下文義改。

❷「萊」原文不清，疑是。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三

四十三代大真人張宇初

授大真人誥

洪武十三年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上古之君，天下老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所以道明者，由爾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恍惚升入太虚，冒廓落之罡風，吞宇宙之浩氣。以是利濟群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之永。蓋爲行深願重，德敷上下，精神愈靈。前真人既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府，命爾爲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真人，領道教事，爾其慎哉，欽哉。

制　誥

洪武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之　寶

特召入朝敕

皇帝勅諭，前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昔之能名於海内，始漢至今，所以不泯者，蓋爲禦灾捍患之妙，功達於君，利及於民，故有不泯者爲此也。邇聞服制，且終當正教中之首，率徒以修，符至一來，朕當諭爾。爾其不貳其心，則上下格矣，故兹勅諭。

勅命

洪武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之寶

賜勉修節以格神明敕

諭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宇初，書秘訣奥在繼傳不息也。其運玄元之真，而驅萬靈如影響，則用己之際，神以契符訣之妙，則繼傳不息之道。豈不倏哉，而感應也歟。否若是，雖善秘書，精指訣，雖萬千之熟，亦何應哉。且爾祖至今，繼世名世者，以其禦灾捍患也。爾正幼年，當節修節，潔精魂，思與神通。有時則當用之際，神必爾赴。故兹勅諭。

十四年

封包氏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人臣有名位者，婦以夫榮，母因子貴，此古今令典也。爾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母包氏，篤生賢子，克紹玄宗，特封清虚冲素妙善玄君。爾惟敬哉，以承恩命。

制誥

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之寶

十六年

勅召赴京，命建玉籙大齋於紫金山。

十八年

命醮禱雨於神樂觀

二十三年

特勅重建太上清宮。

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

禁私出符籙旨

該禮部欽奉聖旨江西、浙江、福建等處，多有假借張真人名色，私出符籙，惑民取財。令出之後，犯則斬首示衆，家遷化外，欽此。八月須給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俾鎮護名山，關防符籙。

三十五年

賜緡錢，葬大上清宮。

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

四年

命編進道書敕

勅真人張宇初，前者命爾編修道教書，可早完進來，通類刊版。故勅。

廣運

永樂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之寶

五年

命建齋有應獎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朕惟玄元之教，統大道之宗，闔闢陰陽，斡運神化，混融三界，總攝萬靈。行其道者，非精誠之至，曷能感通比者。仁孝皇后崩逝，特命爾率諸道衆，爰舉薦揚，啓玉籙之齋科，宣琅函之秘典。百日之内，瑞應駢臻。燁五色之慶雲，爛九天之瑞靄。青鸞繚繞於琳館，白鶴飛舞於瑶壇。五色祥光，通明徹夜。斯皆由爾法承先祖，道契至真。探玄牝之微，贊虚無之化。克遵朕命，以展純誠。暨諸道衆修持善行，葆練精和，執恪秉虔，輔勤昭事。其中亦有至人，道化高妙，出顯入微，靈變不測。感朕誠心，來臨法會，證盟善功。朕德薄所未能知者，藉兹衆善。是以上玄響答，茂集嘉禎。睹兹感應之彰明，允想神靈之獲慶。超登大梵，永遂逍遥。式副朕懷，特申嘉獎。爾其益懋神功，愈致精一。洞明妙化，渾合無爲。弘闡宗風，翼我皇度。欽哉，故勅。

廣　運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

之　寶

六年三月

奉聖旨，符籙一節，止許張真人門下出給，欽此。

四月

命進太上延禧籙，建齋五壇。禮成，特命更給驛券還山。

命邀請真仙張三丰敕

勅真人張宇初，今發去請張真仙書一通，香一炷。真仙到山中，爾即投此，敬邀一來，以慰朕企佇之誠。故勅

廣　運

永樂六年十月初七日

之　寶

七年

再命尋訪張三丰

説與張真人，爾可用心尋訪張三丰老師。傳此數日，我心神有將與相遇之意。如得見，爾可與之同來，須厚加禮遇，切勿輕忽。故勅。

廣　運

永樂七年八月十三日

之　寶

八年

大駕駐蹕北京，皇太子監國遣行人陳逵賜祭曰：卿夙究玄範，紹乃祖風。守素抱冲，光闡教事。祝釐迎嘏，用效勤勞，膺受恩榮，厥有年歲。何其一旦，遽然長逝。聞之悼傷，爰特賜祭。惟靈不昧，庶其饗之。

九年

天衷追悼，遣行人蕭榮特加諭祭曰：爾懷清静，頤真葆和。究洞玄太微之秘，明無極自然之體。游神太素，秉握道樞。呼吸風霆，斡運靈化。光揚祖範，綱領玄宗。上以陰翊皇度，下

以濟拔群生。方期永贊於鴻禧，何以脩然而羽化。爰特遣人賜祭，用示朕懷，爾其饗之。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三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四

四十四代大真人張宇清

命擇好道之士遣用敕

永樂八年十月

大駕南還，召見，命醮朝天宮。

授大真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道教崇清虛之本，極功化之妙。上以陰翊皇度，下以福被民庶。故勅。

士王友來進表，朕以靈應圓光圖示之。彼乃不好道者，觀之默無一語，未終一二紙，即欲起身，其心誠有所不信。今後差使，必擇好道崇重本教者遣之。庶光輔於玄門，有裨益於道宗也。故

十一年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爾遣道

永樂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之寶

廣運

須賜太和圓光圖并榔梅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武當天下名山，真武成道靈應感化之地。元末宮觀悉燬于兵，遂使羽人逸士、修煉學道者無所依仰。朕積誠于中，命創建宮觀。上以資薦皇考、皇妣在天之靈，下爲天下生靈祈福。天真感格，靈

應屢臻。圓光燭霄，榔梅垂實。臣下繪圖并以榔梅來進恭，以薦先，須賜廷臣用昭神貺。茲特遣人齋圖及榔梅百顆賜爾，爾其欽受之。故勅。

廣　運

永樂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之　寶

命選武當山住持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武當天下名山，真武成道靈應顯化之地。元末宮觀悉燬于兵，遂使羽人逸士、修煉學道者無所依仰。朕積誠于中，命創建宮觀。上以資薦皇考、皇妣在天之靈，下爲天下生靈祈福。俾雨暘時，若灾沴不生，年穀豐登，家給人足。今宮觀告成而神明屢顯休應，圓光煜燁，五色燦爛，神像昭彰，見于光內。觀者數十萬人，咸加歎異。已賜名曰：玄天玉虛宮，紫霄太玄宮，五龍興聖宮，南巖太聖宮。然此名山勝境，必得高人、羽士以住持看守。南巖大聖宮，已嘗令右正一孫碧雲爲住持外。其三處，爾即選有道行者各二人爲住持。別選至誠敬謹道士，每處各五十人看守。如一時揀選不如數，隨爾所選得若干人，就分派四處看守。精進修行，興隆道教。故勅。

廣　運

永樂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之　寶

命選武當山住持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武當天下名山，真武成道靈應顯化之地。元末宮觀悉燬于兵，遂使羽人逸士、修煉學道者無所依仰。朕積誠于中，命創建宮觀。上以資薦皇考、皇妣在天之靈，下爲天下生靈祈福。俾雨暘時，若灾沴不生，年穀豐登，家給人足。今宮觀告成而神明屢顯休應，圓光煜燁，五色燦爛，神像昭彰，見于光內。觀者數十萬人，咸加歎異。已賜名曰：玄天玉虛宮，紫霄太玄宮，五龍興聖宮，南巖太聖宮。然此名山勝境，必得高人、羽士以住持看守。南巖大聖宮，已嘗酬謝上真，爲朕祈貺。特舉爾代行科事。啓壇之初，陰雨開霽，天日融明。既至，敷宣秘典，藏揚大範，天人和同，百靈翕集。而七日之內，嘉祥疊薦，景貺駢臻。慶雲燦五色之文，寶帶騰九霄之彩。神靈表見，變化不測。青鸞白鶴，翔舞交集。斯皆洪恩真君敷錫顯靈，實亦由爾光揚祖範，道契至真，對越有嚴之所致也。而洪恩真君亦稱爾敷奏勤誠，上玄鑒悅。非爾敬謹篤至曷克臻茲。今特賜勅褒奬，用伸朕懷。爾尚茂隆道行，益振玄風。弘演清虛之教，統承大道之宗。翊我國家，永臻至治。欽哉。

勅　命

永樂十六年正月　日

之　寶

命禱于福建靈濟宮瑞應獎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比者洪恩真君，於福建靈濟宮修建金籙大齋，即帶領高道來朝。故勅。

召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勅至，爾

廣　運
永樂十六年二月初十日
之　寶
本年三月
命祠玄帝金像于太和山，五月命
治平浙江潮患。
十七年

封孫氏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婦以夫榮，國有常典，道以教崇。爾惟克相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範演道大真人張宇清妻孫氏懿恭，生自名門，來配仙裔。柔嘉温靖，恭肅和平。婦道式全，宜膺寵錫。今特封爾爲端静貞淑妙惠玄君，尚克敬承，永光恩命。

制　誥
永樂十七年正月初四日
之　寶
十八年
召見，命率羽士千八百人，修玉籙大齋。本年十月又命建普度大齋于靈濟。
十九年正朔
命分獻星辰壇，命建保安醮。七日上北伐還京。

命祈謝大齋瑞應獎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朕比者躬率六師，往征胡寇。仰荷穹祇錫佑，玄天上帝，洪恩真君，翊贊維持，初庇護佑，俾士馬咸臻康泰，往復平寧。永懷恩德，銘刻弗忘。是用命爾等修建祈恩大齋，特伸昭報，用表中忱。爾等克承朕命，齋潔至誠。精嚴對越，弘宣妙典。揚闡宗風，感孚天地。神明昭格，卿雲、彩裔，充滿真體清静無爲，其用神妙無方。得其錫，景貺叠薦。靈祥、卿雲、彩裔，充滿妙者，斯能見諸功用，蓋上則有以陰翊太虚。輪菌佈護，或黄或青，流丹曳皇度，下則有以福被幽明。歷代所紀，具有明徵。朕祗承天序，恭事上帝惓紫，五色炳焕，郁郁紛紛，輝霍流動，升惓，夙夜仰惟皇考皇妣，聖靈在上，哀降卷舒，變化不測。復有祥光五色綿亘天表，璘霏璀璨，熠耀沖融，或圓若慕無極，劬勞大德。欲報無由，敬遵道日輪，或直若垂虹，或覆護于壇宇，或教，召天下道士，奉建薦揚大聲。爾能映帶于宫苑。山川出色，草木增華，天恪承朕命躬率道衆，致其精處，闡揚寶人懽慶，福被幽明。朕心慰悦，莫罄名範，用達朕之誠。悃靈貺昭答，自初至言。兹特賜勅褒奨，用彰感應之妙。爾等尚益功行，弘藏宗教，永贊鴻圖，陰翊皇度，福國利民，以副朕拳切之懷。故勅。

勅　命
永樂十九年　月　日
之　寶
二十二年
命醮于太和山

命建薦揚太齋瑞應獎敕

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朕惟上帝以好生爲德，故玄元以惠濟爲教。真體清静無爲，其用神妙無方。得其妙者，斯能見諸功用，蓋上則有以陰翊皇度，下則有以福被幽明。歷代所紀，具有明徵。朕祗承天序，恭事上帝惓惓，夙夜仰惟皇考皇妣，聖靈在上，哀慕無極，劬勞大德。欲報無由，敬遵道教，召天下道士，奉建薦揚大聲。爾能恪承朕命躬率道衆，致其精處，闡揚寶範，用達朕之誠。悃靈貺昭答，自初至

于訖事，天宇澄明，凝寒之月，雲颺不作，和氣冲融，瑞景式昭，福應斯集，固本于上帝與朕皇考皇妣之悦鑒，亦爾等敬用朕命，以克臻兹。朕既嘉賚之，仍賜勑奬諭，尚其益精爾道，益篤爾行，宣揚玄教，上以祈福宗社，下以普利生靈，汝其懋哉。故勑。

勑命

永樂二十二年　月　日

之寶

宣德元年

召見，錫宴内殿。

推恩申錫嘉號敕

勑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宇清，朕惟玄元之道，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根柢群品，神妙萬化。然其本體，至清静無爲，故歷代崇奬用弘清静之治焉。我國家重道德之教，爾父爾兄，咸克祗事。既爾嗣厥職，皇祖太宗皇帝錫之以美號，寵之以厚恩，至矣。爾克篤誠敬，用不忝榮命，十有餘年。繼事皇考仁宗昭皇帝，亦克恭慎。朕惟祖宗之所重也，達孝推恩，用申錫爾嘉號曰：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静洞玄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夫静者，道之本，謙者，德之柄。簡約而息外騖，篤實澹以處静，恭以履謙，静斯安，安斯一。而有光輝，務玄之道，孰切于尚其祗服，丕衍宗風，懋之哉。故勑。

諭祭曰：惟爾崇修玄素，志慕清虚，徹法籙之科，探清微之旨，闡道範，光振宗風。祗事先朝，累效勤懇。朕纘承大統，申錫嘉，稱方期，瀝乃精誠導迎，景貺告歸。幾日，奄忽長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歎。兹特遣人賜爾祭葬，靈爽不昧，庶其饗之。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五

四十五代大真人張懋丞

洪武三十二年

授大真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玄元之道，清静無爲，根抵群倫，神妙萬化。上陰翊於治理，下利澤於生靈。歷代以來，咸加奬勵。爾張懋丞，自其先世，崇修至道。爾祖爾伯，皆克祗承。今爾當嗣，特命爾爲正一嗣教崇修至

道葆素演法大真人，領道教事。爾其虔奉玄範，茂振宗風，導迎鴻禧，翼贊皇祚。欽哉。

制誥

宣德四年四月　日

之寶

五年

命分獻東鎮壇。

命醮于仁智殿，三月，上御西宮召對，詔授上清宮高道操克弘，龔繼宗，顒福，淵黄，嘉佑等道録官，仍遣中官黎都至山起之。

贈孫氏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崇奬道教，於正一真人之嗣，既有褒封。而其嗣之内助，蓋亦與榮焉。正一嗣教崇至道葆素演法大真人領道教事張懋丞，妻孫氏，方當内助，而遽殞逝。今追贈爲柔惠貞静玄君，靈爽不昧，尚克膺承。

制誥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二十日

之寶

六年

命分獻星辰壇。

命醮于内。

皇壇四月，命陪祀太廟，禮畢。特遣中官護送還山。

九年

命醮于靈濟宫。

命分獻風雲雷雨壇。三月，命建保安醮于大德觀。勅給部牒五百，俾度羽士。五月，御製招隱歌賜之，准辭還山。抵甲馬營傳舍，上復遣使追授密勅，勉進修煉之學，以衍宗風。

正統元年

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宫内東北隅，特詔禮官，迎入府居之，命修昇真大齋于朝天宫。

二年正旦

賜宴于奉天殿，十一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明日，召見。繼召衍聖公同宴便殿。仍各賜蟒衣，朱履之屬。

本月，命進太上延禧籙

四年

命分獻東鎮壇，二月，皇太后聖壽，建祈祝醮于朝天宫。

五年

封董氏為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以道教有陰翊皇度之功，原其所始，用顯其子孫，而復摧恩於室家，亦恒典也。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大真人領道教事張懋丞，繼室董氏，宜從夫貴，特錫之誥，封爲温静柔順玄君。爾其欽承榮命，永肅乃家。欽哉。

制誥

正統五年二月　日

之寶

本年三月，命建安玄帝金像，醮于太内玄天祠。

六年

命分獻東鎮壇，勅給部牒五百，俾度羽士。

七年

上御文華殿召見，賜宴殿中。

八年

命分獻星辰壇。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五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六

四十六代大真人張元吉

正統十年，召見于内庭，命坐賜茶，錫誥授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紹祖崇法大真人。

十一年

召見，賜宴仁智殿。

贈父張留綱真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國家之於臣下，必推恩及其親者，所以重所本也。爾張留綱，乃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紹祖崇法大真人元吉之父，宜承道蔭，而不永年。今因爾子推恩，贈爾爲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静真人，咨爾冥靈，欽承榮命。

制　誥

之　寶

正統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封母高氏為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妻隨夫榮，朝廷之大恩，母隨子貴，國家之常典。爾贈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静真人張留綱之配，乃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紹祖崇法大真人元吉之母，守志玄門，以成厥子。兹特封爲慈惠静淑玄君，服此榮恩，益隆母道。欽哉。

制　誥

之　寶

正統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禁約族屬人等欺害敕

皇帝勅諭温静柔順玄君董氏：朝廷維持道教，重在保善懲惡，用圖長久。囊者前真人張懋丞没，已命嫡孫張元吉襲承真人之職，以領教事。其族屬人等，數加欺害。已犯者，悉治以法。仍命該衙門移文巡按三司等官，

敢有仍前玩法欺害者，悉治以罪。今賜勅張元吉，勉勵進修，用承教事。及令道士高縉雲，周應瑜爲贊教官，彦矩、席克中爲掌書，專一輔助張元吉行。爾玄君係其祖母，夙受封命，凡一應在家之事，宜早晚訓誨爾孫，令勉學修行，加意保佑，用臻成立。庶爲爾宗嗣之福。但在外合行之事，令與高縉雲等商確而行，務在至當，庶圖長遠。果有族屬人等，仍前分外生事，謀害爾家者，令高縉雲等，具實告達御史三司等官，依法拿問，奏來治罪不宥。或高縉雲等，恃此欺凌爾孫元吉，爾亦指實赴御史三司等官陳告，一體拿問。爾尤宜嚴以治家，恩以睦族，戒飭家人，毋侵害彼衆，庶稱朝廷眷待之意，亦克永保爾家，欽哉。故諭。

勅　命之寶

正統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頒賜藏經旨

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道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奉龍虎山大上清宮，永充供養。聽所在道官道士，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祗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違者必究治之。諭。

勅　命之寶

正統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命分獻星辰壇，七月，皇后命建保安醮于内庭。

景泰元年

命建保安醮于大德觀。

二年

勅給部牒一千，俾度羽士。

三年

命醮于内庭，禮畢，賜宴仁智殿。

四年

命分獻風雲雷雨壇，命醮于朝天宮。

六年

命醮于靈濟宮，錫誥加封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紹祖崇法安恬樂静玄同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賜法劍一口，特遣中官，護送還山。

天順元年二月

召見，命建祈謝醮于庭。

本年

禁諸人私出符籙敕

勅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紹祖崇法安恬樂静玄同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元吉，朕惟國家崇奬道教，所以微顯闡幽，祝釐庇民，而助雍熙太和之盛治也。然必本其源，斯能神其法。蓋自祖宗以來，清理道教，未嘗廢也。近聞各處有假借張真人名色，私出符籙，惑民取財，甚非道教本源神法之意。爾張元吉，乃故真人張懋丞之長孫。昔

朕在御，已命襲祖職事。念爾幼孤，恐罹陷害，嘗以勑禁約。今復賜勑，俾爾親族人等，并本山宫觀道士，務要各循禮法，崇重敬信。不許欺侮侵凌生事，迨有仍前假爾名色，私出符籙，一體治以重罪。爾宜清心勉學，祇承玄範，茂闡宗風，毋墜先業，尚欽承之，毋忽。故勑。

廣　運
之　寶

天順元年七月初一日

三年

召見，賜宴内庭，再命進太上延禧籙。

四年

上御齋宫召對。

加封高氏為太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神明之胄，國家所崇。嗣其教者，既有真人之封，爲之室者，復有玄君之命，所以嘉奬玄元之道於無窮也。爾慈惠静淑玄君高氏，乃追贈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静真人留綱之妻，封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紹祖崇法安恬樂静玄同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元吉之母。早失所天，守節嫡居，撫育孤幼，克底成立，時惟丕振宗風，皆爾之力也。兹特加爾爲太玄君，封號如舊，錫之誥命，以示褒旌。爾。尚益勵貞潔，以迓景福，用昭恩寵。欽哉。

制　誥
之　寶

天順四年二月初六日

五年四月

上遣使至山，召赴闕，俾醮于大内玄天祠。七月，命就朝天宫修祈謝禳癘醮，禮畢，召對。准奏，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

准辭還山，抵潞河，上特遣錦衣衛百户劉昇，令以原給符驗，外加撥馬快舡追送。

八年

命建禋謝醮于内庭，錫誥加封正一嗣教體玄悟法淵默静虚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

再加封高氏太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神明之胄，國家既褒顯之，而又加恩於其親，所以重原本而廣孝道於無窮也。爾慈惠静淑太玄君高氏，乃正一嗣教體玄悟法淵默静虚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元吉之母，早失所天，嫡居守節，撫育孤幼，克振宗風，婦道母儀，昭于閨閫，眷兹玄行宜用褒旌。兹特父❶封爾爲慈和端惠貞淑太玄君，錫之誥命，以昭異數爾。尚益勵善德，迓景福於悠久。欽哉。

制　誥
之　寶

天順八年七月十二日

成化元年

上御文華殿召見，賜宴殿中。

二年正月

上遣中官，以天廐良馬及文錦朱

履酒果之屬齎賜爲壽。翌日，仍賜宴內庭。十一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二月，命建昇真醮于大德觀。

申禁假造符籙敕

勅正一嗣教體玄悟法淵默静虚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張元吉，朕惟道教有護國庇民之功，國法有佑善懲惡之典，此理勢相資，不可缺者也。爾先世，乃神明之裔，代以嫡長相承，掌領道教，其來久矣。迨爾幼孤，族屬人欲相侵奪，賴我先帝聖明，特命爾襲授爾祖張懋丞真人之職。乃賜勅禁約，維持用底，安全尚慮。事久，人頑，或生妬害。復賜爾勅俾爾親族人等，各遵禮法，崇重玄教，不許越分侵犯，及不許一應無藉之徒，假爾名色，私出符籙取財，有乖道法。違者俱治以重罪不饒。仍命道士鄧玉玄，王紹通爲贊教，林智茂，朱文吉爲掌書，助爾行事。尚體朕至懷，恪精玄教，茂振宗風，爲國祝禧，爲民祈福，以副朝廷崇奬之意，欽哉。故諭。

廣運

成化二年三月　日

之寶

三年

上御大善殿召對。聖語勉以護國保民，特恩更給金鏤正一嗣教大真人府印并玉印，御書大真人府四字，賜縣於府第閥額。

錫誥加封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闡道弘化輔德佑聖妙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仍遣中官奏勤齎賜蟒衣玉帶之屬。

五年

命醮于朝天宮。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六

❶『父』字原文不清，疑是。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七

四十七代大真人張玄慶

成化十三年

召見，命中使梁芳傳旨，聘成國公朱儀之女爲配。明年，命親赴南京畢姻，仍賜蟒衣玉帶，加撥馬快舡送回山。

授大真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玄教聿興，惟陰翊於化理，宗風丕闡，在精練，在勤誠。繼嗣續之，有人宜褒顯之無吝爾。張玄慶乃神明遥胄，福地高門，警敏可嘉，静虚是尚，兹當襲爾祖陰。特命爲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領道教事，爾其益懋進修，率修道範，毋隳立守，永祝國釐，則惟爾能欽哉。

制誥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之　寶

封母吳氏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至道無名，而修其道者，教斯尊。闕世有源而厚其有源者，恩必及玄門。慫慶孫紹祖，封國恩榮，須母因子貴。爾吳氏，乃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張玄慶之母，柔慈夙秉和惠，可稱訓子克成，宜膺寵命慈。特封爲志順淑靜玄君，服此茂恩，永光閨範。欽哉。

制誥
之寶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申禁偽造符籙敕

皇帝勅諭軍民諸色人等，朕惟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乃張真人世居掌教之所。自其祖流傳符籙，以授于人。洪武年間，曾有令禁，約不許僞造惑民取財。永樂年間，有令買魚於本山河內放養長生，不許諸人網釣。邇來豪勢刁潑之徒，往往僞造符籙，偷盜魚鮮，違朝廷禁令。今嗣教真人張玄慶以爲言，特降勅禁約，今後一應軍民諸色人等，敢有恃頑刁潑，僞造偷盜者，聽所在官司拏問。如官司不能鈐束者，一體治罪不饒。故諭。

勅　命
之　寶

成化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賜准致仕敕

特勅江西守臣重建大真人府第，命降香大華蓋山及鐵柱宮。

二十二年

召見，命醮于欽安殿。

弘治三年

命建祈聖嗣醮于內庭，明年皇太子誕生，賜玉帶金冠蟒衣之屬。

九年

欽遣太監李璡，李珍捧勅命建保民大醮于上清宮，以撫臣并兩司掌印官陪祀。

十一年

命建祈雪醮于朝天宮。

十二年

須賜牙圖書二顆，命進太上延禧

十四年

詔入朝，上御欽安殿召見，命坐賜宴

十五年

命陪祀　長陵。

賜准致仕敕

勅正一嗣教大真人張玄慶：惟爾祖宗，世領道教，嗣有封秩，以至于爾，繼承不替，蓋亦有年。近因爾朝賀至京，奏稱有疾，自乞退閒，令男張彦頒替襲真人職事，茲特允所奏。爾既優閒，宜深居習靜。保養形神。而彦頒亦要精通法業，善守名秩，以紹宗風，以無忝於前人，斯不負朝廷寵遇之意。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廣　運
弘治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之　寶
本年
命齎香達天日，葛仙，華蓋，武當，鶴鳴等山，詔遣通州衛指揮領官兵護送還山。
十八年

錫褒問書

皇帝書致正一嗣教致仕大真人張玄慶，朕惟玄風丕振，三極建于春臺。化雨均霑，八荒躋于壽域。派延仙譜，慶衍皇圖，業惟精于浄修，功斯顯于贊翊。惟爾丰標散逸，氣質純誠，傳祖宗百世之休，揚天地萬年之譽。方其分符受命也，既嘗盡職于委身，及其解組還山也，輒乃歸真于遁跡。一塵不染，瑩三尺之冰壺，萬慮咸消，澄九霄之霽月。超凡入聖，伏虎降龍。泉石養高，琴罇適興，顧冲虛之妙道，實利濟之真光。矧茲繞膝斒斕嘉袍笏之有託，滿前蒼木，幸榮辱之。無干佇想清容益懷遠，況致言重復注意勤虔，惟其亮之。
廣　運
弘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之　寶

諭禁止偽造符籙敕

皇帝勅諭正一嗣教致仕大真人張玄慶：邇年以來，各處符籙，恣意妄傳。近已命禮部行文，一體禁約，務要遵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悉從嗣教大真人門下請給，爾惟鑒察朕意，亦要拘禁家下人等，謹守法旨，毋得僞造褻慢，庶幾清規不紊，妙道益崇。故諭。
廣　運
弘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之　寶

賜書軸銀幣敕

敕正一嗣教致仕大真人張玄慶：爾子大真人張彦頨來朝，附至聖像，靈符，古劍等儀珍修之餘，備諗誠悃。知爾動止清嘉天和安養，深慰朕懷。茲具畫軸，蒼銀，幣帛，用將遠恍，爾其鑒納。故勅。
廣　運
弘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之　寶

命齎香燭敕

勅正一嗣教致仕大真人張玄慶：得疏知爾欲往武當山，鶴鳴山，葛仙山三處一遊。顧茲天時和煦，民物康阜，乘興登覽，不妨清暇。茲特俞允任從擇吉前去鶴鳴山，途路修阻，恐有跋涉之勞，欲往任意，如或不往，遣人齎香達誠，亦可其所履。尚冀勉加珍重，早還仙旆，以副朕望。茲具香燭九分，同緘馳附，煩爲轉獻，以表朕敬奉之誠。故勅。
廣　運
弘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之寶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七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八

四十八代大真人張彦頒

弘治十四年

詔隨父入朝，上御欽安殿召見，命坐賜宴及玉帶綵衣之屬，錫誥授正一嗣教致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

正德三年

命給度牒五百，度羽士。

修建大上清宫敕

勅内官監太監李文，龍虎山清宫毁壞，先帝常有旨修蓋，後因地方多事，未曾舉行。近該正一嗣教真人張彦頒，奏乞蓋造。今特命爾前去彼處，會同江西鎮巡等官，督同都布按三司委官人等，提督修蓋。其合用物料人力相工派辦，務要照依舊式，使規模停當，財物堅固，毋得遲延歲月，虚費錢糧。且江西地方人民艱窘，盜賊未寧，爾尤宜持廉秉公，安静行事，戒飭下人，不許因而侵尅科害，致生嗟怨斯爲。爾能如違，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之寶　廣運

正德三年六月十二日

之寶

七年

命陪祀泰壇。

十五年

上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召見于行在所，命往除之，扈駕還京。

嘉靖元年

召問，對以清心寡欲，稱旨。特准還山，請太上延禧諸階法籙以進。

三年

詔聘安遠侯柳文之女爲繼室，命留都内外守備官陪往親迎。

五年

加封大真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紹膺休

命，祇率舊章，惟治化之誕敷，亦玄宗之不廢。爾正一嗣教致虛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張彦頒，裔出炎漢，道本周聃，符籙得於真傳，鍊養契乎樞要，念蔭承之既久奔走，惟勤嘉感格之通靈，禱禳多驗。茲特封爲懷玄抱真養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錫之誥命。爾尚清虛之教，以益振乎玄風，弘利濟之心，以增光于王化，永保景福，敷錫群倫。欽哉。

制誥
之寶

嘉靖五年二月初三日

加封敕

勅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彦頒，今特加封爾爲懷玄抱真養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給與誥命，以爲爾榮。其上清宮道士傅德岩，邵啓南，著做大真人府贊。教余永壽，詹望奎著做掌書，各令到任管事。爾宜仰遵朕命，恪守清規，以祈福佑於悠久，仍鈐束各官，令其公勤趨事，不致怠忽廢馳，庶副崇重之意，欽哉。故諭。

廣運
之寶

嘉靖五年二月十五日

命祈禱于太和山敕

特諭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彦頒：今朕命爾前詣玄天福地，修建清醮，一以爲國大本，一以爲民祈福。爾務精一乃心，恭虔致恪。尤須鈐束下人，及差去蓋府官員，爾亦斟酌調理被所占地址，就量復原舊。惟在謹慎用心，勿怠乃事。庶副朕至意，亦於教門有光，欽哉。

廣運
之寶

嘉靖五年二月十六日

重建大真人府第敕

勅内官監左少監吴猷：近因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彦頒，奏稱光年府第已壞，乞要差官起造。今特命爾前去彼處，依式樣督工。上緊蓋造，合用錢糧，令彼處巡撫巡按三司等官措置。應用人夫，於鄰近州縣派撥到彼做工。爾須計算工料，如法整理，務要堅實，尤宜秉公持廉，安静撫卹匠作軍夫人等，俾各食息以時，勞逸適均，而皆樂於趨事斯爲。爾能毋得因而科擾，致人嗟怨，如違責有所歸，爾其如勅奉行。故勅。

廣運
之寶

嘉靖五年三月日

欽須神像并賜印記諭

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聖諭以所奉

三清四帝列曜神像，著吴猷齎去龍虎山大真人府萬法宗壇安祀。併賜銀鏤掌法仙卿之印一顆，牙刻宗傳之印一顆，欽此。詔户部查復上清宫田糧侵匿于豪民者，降勅禁護。

本年

元陽帝君親筆書復師真幕前，兹自二月，師回，建醮于武當山。一向未聞信回，今八月十八日，得致一真人轉到師書一封，知其遠涉，暑天勞辛路次。予復觀之，又知師以犯人陳某，欲予宥他但罪，甚矣，予已知之，師可攝養時序以迎和氣。惟大闡玄妙之功，弘彰利國之奥，誠以格天，佑予皇圖，永綿萬世也。予亦奉天以敬，體道以德，勉作政教耳。又倘武當山宫觀處，或至理丹册法書神物，勞師訪與，遂予慕道之誠心也。今因使還，持此以復，惟師知之。

嘉靖五年中秋復四日。

六年

元陽帝君書奉兹者：去歲，命師躬詣萬法祖師福地，安神修醮，並静樂宫建祈嗣齋，深勞真體，予正思間。而左至靈，吴尚禮七月終至京，得聞師建醮事畢，回幕。繼而舍人張顯等於九月方到京，承以福地珍産靈物等項，予謹收已。今因使回，特令持以意誠往答。又蓋造法壇府第，有司慢毁，不遵予命，欺侮法度，今已令上緊蓋造，即日回話。惟師暫屈仙仗，以待工完日，回居舊府，惟師知訾。

嘉靖六年九月吉日

七年

命陪祀星辰壇。

十一年

重修大上清宫敕

勅内官監左監丞曹玉：江西龍虎山上清宫殿宇，年久損壞，即上緊修理完備。其勅建仙源宫，照依降去圖樣，如式蓋造，務各基址堅固，棟宇壯實，以圖永久，用稱朕事神之至。今特命該户部欽奉聖旨，正一大真人，不是今日的，我皇祖已有恩旨，所奏都准，他有司不許欺慢，你每但知賣公爾，且不查究，特命悉蠲之。

十六年

物料，夫匠錢糧，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處置應用，務要綜理周密，區畫得宜。爾爲内臣，受兹委任，尤須持廉秉公，安静行事，撫卹匠役人等，俾食息以時，勞逸適均，樂於趨事，斯爾之能。毋得因而縱容，科擾役占，刁蹬需索，致生嗟怨，自取罪愆。事完，將修蓋過殿宇，支用過錢糧數目，造册奏繳。爾其慎之。故勅。

嘉靖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廣　運

之　寶

十四年

准照舊蠲免通戶差徭旨

提問沿途違慢官吏旨

聖旨：張彦頒總領道教，赴京朝賀，先朝屢有明旨，著沿途有司應付，各該地方官吏，如何不行支給。著巡按御史查提了問巡撫官，且不查究，今後務要嚴加戒飭，軍衛有司，一體應付，不許遲違悞事，該衙門知道。

本年

命祈雪于内庭，賜金冠，器，銀弊之屬

十七年正月

命建金籙大齋于内皇壇，賞賚有加。

命沿途衙門照例應付敕

勅正一嗣教懷玄抱真養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彦頒，得爾奏稱，每三載依例朝覲，沿途經過有司衙門，不肯照例應付，以致道路多阻，赴朝失期。先年奏有明旨，又復違背等因，兹降勅旨以護爾，凡爾朝賀等項來京，往迴經過處所，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即便照例一體應付，不許留難，敢有仍前怠慢悞事，聽爾指實奏聞處治。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嘉靖十七年二月初四日

之　寶

本年

命往齊雲巖修醮敕

勅正一大真人張彦頒，往歲嘗命真人李得晟恭詣齊雲巖北極真武神祀建醮禱嗣，果獲靈應。今特命卿詣彼虔修齋醮，一以上祈母壽。一以謝神，一以上祈母壽。事畢，卿還山，着隨去高士聶一然回奏卿經過去處，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即便照例應付，不許欺慢留難，如有不遵勅旨，故違悞事者，聽卿奏聞處治。故勅

廣　運

嘉靖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之　寶

十八年

准奏齊雲山如太和山，例除官道，一體應付，不許留難，敢有仍前怠慢悞事，聽爾指實奏聞處治。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嘉靖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之　寶

聖母升遐示哀手書

象一帝君，書奉正一嗣教張真人幕下，予真積深愆，不自罹上喪慈親於戊戌之十二月四日，徒裂五内之已矣。復於南華親視陵園人處，是時，可不重傷耶。況母壽未臻于中，淹患連歲，以朝繼夕，以夕繼朝，指望安復，何期二聖同棄我，哀哉！聊書予苦，衷以告哀，餘不備師，其亮我云。

元　陽

嘉靖十八載孟秋吉日象一拜

寶　記

賀生子書

象一帝君，書奉正一師，昨月得聞天垂眷于宗領。道嗣開源，予喜不已。須旦夕保視，茲使回順，令持物爲賀，至可收納不備。

元陽涵極

己亥歲季冬吉日象一書奉象一帝君寶

十九年

暫免入朝敕

皇帝勅諭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彦頫，朕惟我皇祖之制，天下大小衛門官員，凡三歲一朝覲，卿亦在與焉，重爾教也。今年又當其期，朕念卿中年方得一子，矧在襁褓，或難遠離。特遣行人黄如桂往諭，今次特暫免卿來，俾卿得專守視，見朕保慎爾嗣之意，卿其欽承之哉。故諭。

勅　命

嘉靖十九年五月初五日

之　寶

二十一年

贈朱氏宋氏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母之於子，既均教育之勞，君之於臣，必體顯揚之願。事有關於風化，恩豈限於常科。爾朱氏乃已故太師兼太子太傅成國公儀之女，今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彦頫之嫡母。勳門毓秀，宦族揚芬，行儉且勤，性柔而正，相夫契清微之妙，教子敦玄素之誠，邦國藉以祝釐，羽風因之丕闡，爰推懿訓，用錫綸章，茲特贈爲端柔順德玄君錫之誥命，賁光寵於九原，衍休聲於百世。

制曰：子以母賢信，慶源之有自，母因子貴，宜恩典之是加，顧茲玄教之臣，可悉褒嘉之命。爾宋氏乃錦衣衛指揮使清之女，今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彦頫之生母，簪纓茂族，蚤承姆訓，作配名門，淑慎有珍之女，克著儉勤之德，持身端謹，式資清静之風，揆厥所由，宜閫名家，賦性温柔，

贈李氏吳氏柳氏為玄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褒崇之錫，申褒錫，茲特贈爲柔慈崇善玄君，錫之誥命，服此隆恩，永光泉壤。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制　誥

之　寶

特贈爲安妙善常玄君，錫之誥命，冥漠有知，承此優眷。

制曰：朝廷推恩臣下，必褒榮其妻，所以厚人倫之本，勵相成之道也。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彦頒繼妻柳氏，乃安遠侯文之女，出自勳門，于歸宦族，性資淑慎，容止柔嘉，默相玄風，式彰令聞。茲特贈爲莊惠志道玄君，錫之誥命，靈爽如存，歆承渥命。

制誥之寶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本年命給部牒五百度羽士。

撫禁約撫州民私造僞籙二十二年

再免入朝敕

皇帝勅諭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彦頒，朕惟我皇祖之制，天下大小衙門官員，凡三歲一朝覲，卿亦在與焉，蓋以卿教宗之後，故重之也。前歲，朕念卿子幼免來，今年又當其期，卿子尚難遠離，特遣錦衣衛百户喬鑑齎勅往諭，再暫免卿來朝，俾得專守視，見朕保慎爾嗣之意，卿其欽承之哉。故諭。

勅命之寶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特賜侯爵例祭葬卿典諭

聖諭：朕正思於二月差官免正一大真人來朝，俾其侍親費故矣。著照侯爵例給與葬資齋糧麻布一百石，疋祭十三壇，便行文所司遵行，仍差千户一員，行人一員去諭，免

諭祭十三壇文

嘉靖四十年　月　日，皇帝遣行人司行人李諭祭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彦頒：卿受國恩，嗣領道教，存神淵默，養性冲虛，祝釐爲民，宣勞著績，以時入覲，簡在朕心，式重高風，屢須寵渥，宜延遐祉，以疾告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惜。特加卹典，賜祭遣官，仍令有司爲營兆域，卿靈不昧，涣命祇承。

諭祭首七，并七七文曰：卿凝玄守靜，綽有祖風，闡教匡時，厥功允茂，胡爲奄逝，某七倏臨，遣祭有儀，歆承無斁。

諭祭百日，窀穸週基，再期禫除文

曰：卿神遊仙境，跡化玄都，緬憶真風，渙施卹典，日月云邁，某期倏臨，諭祭載須，尚其歆服。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八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九

四十九代大真人張永緒

嘉靖二十八年

詔隨父入朝，及抵都門，上遣太監高忠傳諭慰勞，齎賜葬衣玉帶俾服之。明日召見于内庭，錫宴便殿，准嗣教襲爵，

暫免入朝敕

皇帝勅諭：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嘉靖二十九年，例該朝覲之期。朕念爾年幼，專差千户王勳齎勅傳諭，暫免來朝。爾宜體朕至意，如諭奉行。故諭。

勅　命
之　寶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授大真人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聖化顯裨，夙藉玄元之教，治功默相，式資清静之風。惟嗣人能紹乎真傳，肆朝廷宜申乎錫命。爾張永緒之先，炎漢之世，揚闡玄機，歷代相承，尊仰師範，逮我皇祖御極，念其祝釐有衛國之功，因錫以世傳真人之命。惟爾稟資英發，賦性通明，克振宗風，嗣承祖蔭，兹特封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錫之誥命。爾宜愈加持守，益慎焚修，務期熙治運於昌亨，奠民生於康泰，式昭玄祐，永保皇圖，欽哉。

制　誥
之　寶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賜伯爵服旨

本年

詔聘定國公徐延德女爲配，命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鏸，議行婚禮。

三十一年

召見，錫宴内庭。

賜伯爵服旨

該司禮監黄錦傳奉聖旨，正一嗣

教大真人張永緒，著給與伯爵朝祭常服，仍賜常用，欽此。

該禮部欽遵題覆，移咨工部製造。紅羅公服一領，玉革帶全紅羅朝服一副，帶事全青羅祭服一領，青紵絲一領，金冠一頂，玉帶一圍，牙笏一執，咨送領用。

三十二年正月

恩命成婚，月餘，差官伴送回府。

賜應付旨

聖旨：正一張真人，雖有舊例，往迴應付。今次有旨，差官伴送回府，緣何一切都欺視減大半，著照舊例增與四分之一，不許遲違，該部知道。

本年

上發內帑銀若干錠，特遣錦衣衛千户趙虎齎勅建正一，靜應，祥符三觀。

三十七年

欽降香山神像一座，命成祀于萬法宗壇，准加授道士金元清道録，司左正一銓補齊雲山玄天太素宮提點。准授法師張拱極，丘育才任大上清宮提點，提舉。

三十八年正月十三日

命早還家諭

該中官趙憲傳奉聖諭，過了二十日，早回家去，他父親在家盼望著他。欽此。

申敕所司照舊優免給與新例勘合旨

聖旨：這所奏雜差料價，著巡撫官查明，優免應付，勘合兵部，查照新例，給與舡隻，照舊例起，撥還寫護，勅與他有司，不許欺視，欽此。

諭有司官員人等不許欺慢敕

皇帝勅諭：有司官員人等，朕惟玄元之教，其來尚矣。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蓋自先世弘演道教，爲國祝釐，濟利生民，陰翊皇度，閱歲滋久，玄績益彰，用是加以崇秩，待以殊禮，所以示優眷之意。是真人入覲回，特茲降勅曉諭，除雜差料價等項，查明如舊，優免應付，勘合該部，便查照新例，給與舡隻，著照舊例起撥外，其有司官人等俱要遵奉勅旨，不許故欺慢視。如有抗違恣行欺慢者，必治以重罪不宥。故諭。

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勅　命之　寶

四十三年

上御西苑召見，命祈雪于朝天宮，又命醮于内殿。明年正月元旦，詔先諸大臣入見便殿，與大學士徐階等七臣，同賜宴殿中。

四十四年

封徐氏元君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於士大夫之配，咸有恩命，以寵榮其身。至

於顯紹真宗，默襄玄教，則其賢尤足稱焉。爾故大真人張永緒妻徐氏，出自元勳之門，相我高真之胤，夙諳圖史，能律己於端莊，繼習經詮，恒處心於平等。實生嗣子，用續箕裘，茲特賜封曰静和元君，錫之誥命。夫閑家之道，莫先於静，睦族之方，莫美於和。爾既婦道之有聞，尚期母道之無忝，式延世澤，以答國恩。

制　誥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初九日

之　寶

禁約族屬人篤侵害敕

皇帝勅諭静和元君徐氏，朝廷崇重太上教旨，既闡揚其正化，以祈祐於邦家，則必保護其後人，以冀衍於派裔。茲大真人身故，子幼，朕甚憫焉。特賜封爾徐氏爲静和元君，管理内事。仍選清謹道士四名，爲贊教掌書，佐理外事。爾於幼子，務須加意愛養，及時訓教，俾無參厥世，以克承國恩。一應族屬人等，但有倚恃行高人衆凌侮侵害者，輕則聽爾差人呈告，撫按司府等官戒治發落，重則聽爾指實奏聞，以憑拿問其贊教掌書。若有所爲不法，亦聽爾如前禁治。爾欲正人，先須正己，欲族之不侵侮，亦先須有以睦族，爾其欽哉。故諭。

勅　命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之　寶

敕賜祭葬卹典旨

聖旨：所奏并一應保卹事宜，禮部便查例來看，欽此。

諭祭七壇文

維，嘉靖四十四年　月　日，皇帝遣行人司行人姚光泩諭祭大真人張永緒曰：卿嗣教祝釐，遽爲國祝釐，未及壯年，遽爾没。爰加恩卹，仍撫爾孤，諭祭特頒併營兆域，靈如不昧，涣命祇承。

諭祭首七文曰：卿嗣教祝釐，遽爾早世，茲當首七，諭祭再頒，爾如有知，歆承無斁。

諭祭百日葬期，週期再期，禫除文曰：卿之云没倏爾許時，爰以某期，載用遣祭，惟靈不泯，服此渥恩。

奉皇帝制曰：道統于宗，教隆元始，人本乎祖，典重追崇。爾張彦弢，乃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國祥之祖父，出自玄門，遊于方外，含真靈府啓，乃聞孫丕闡宗風，默襄化理。茲以爾孫之請，特贈爾爲正一嗣教秉誠崇範真人，歆茂渥于皇綸，播休光于仙籙。

制曰：道教之原，始于玄牝，孫謀之裕，啓自重闡。爾楊氏乃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張國祥之祖母，毓秀名閨，作嬪仙裔，發祥再世，丕紹真宗，茲特贈爾爲安淑玄君，祇服恩綸，永昌靈緒。

制　誥

萬曆三十年三月十四日

之　寶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道莫先於忠孝，恩莫大於追崇，此重本著典也。爾張永紹，乃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國祥之父，技連仙裔，蜕蚤塵囂。今因爾子推恩，贈爾爲正一嗣教崇謙養素真人，錫之誥命，昭兹異數，賁爾冥靈。

制曰：至道之宗，有名爲母，若弗獲偕榮於前，而得延澤於後，則尤宜旌節而廣孝焉。爾夏氏，乃追贈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妻謝氏，乃前宗人府事太子太保駙馬都尉詔之女，系出帝乙之妹，初賓僊室之支。能脱穠華，自甘澹泊，事姑以孝，修饋惟清。今持錫之誥，封爲静淑玄君。爾尚效代終於静專，作好述於貞淑，式增道範，永副綸褒。欽哉。

制　誥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之　寶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皇王御宇，凡祝釐陳秘，錫福導民，所以陰翊化理者，率道教是崇。爾張國祥，襲蔭有年，禱祈多驗，心每懷乎沖退，例宜示夫寵嘉。兹特封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錫之誥命，爾其懋培悃愫，堅勵修持，播真風以成家，彰玄化於奕世，庶裨祚運，無負優崇。欽哉。

制曰：翊教軌於人倫，偕榮比於恒典。若乃儲徽華胄，媲美玄門，則其賢尤足嘉焉。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妻謝氏，乃前宗人府事太子太保駙馬都尉詔之女，系出帝乙之妹，初賓僊室之支。能脱穠華，自甘澹泊，事姑以孝，修饋惟清。今持錫之誥，封爲静淑玄君。爾尚效代終於静專，作好述於貞淑，式增道範，永副綸褒。欽哉。

制　誥

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之　寶

皇明恩命世録卷之九

（章偉文點校）

023 漢天師世家

經名：漢天師世家。明張正常撰。四卷。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次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冑理，有不可得闕者。今所輯《世家》，祖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略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弓矢，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千秋，千秋字萬年，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桐栢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絶嗣，殊不知流裔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遠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鍊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黄帝九鼎書。及其道成，聞巴蜀沴氣爲人害，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以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醎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詔徵黄門侍郎，辭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系師魯，字公祺，益纘前人之烈，以道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授以道業，已信，號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後設義倉，置義米内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

衆，遂居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卒，追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遇三元日，陞壇傳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塚驗之，惟冠履留耳。昭成生樹晉，安帝召之，不至。樹生回，回生迥，迥生符，符生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吐丹實掌中，光芒穿室，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咲携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遥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諶，諶生秉，一字温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烈，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見，賜號曰真静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虚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賜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守真，歷十九月始産。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復敦復，敦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虚靖先生繼先定江濤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静》《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訶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玅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嘗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一大白蛇，水遂平。又遇旱太虚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常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隱几而化，葬於龜山之陽。子嗣宗，嗣宗生象中，字復齋，隱居龍虎山，學道有成。紹興十三年，詔徵赴闕，館於天慶觀，賜號冲隱先生。象中生葆光先生守真，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慶仙生可大，可大生伯璘，伯璘生嗣古，嗣古生仁傑，仁傑生宗演，宗演生道泰，道泰生與材，與材生宇恬，宇恬生大年，大年生元吉，元吉生惟德，惟德生嗣興，嗣興生演，演生大倫，大倫生大猷，大猷生大經，大經生大受，大受生大壑，大壑

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長而穎異。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齎詔召之，賜玉冠，玉圭，授以演道靈應冲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俾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

鐵符於水，符躍出者三，雷電晦冥，殲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無有灾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通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録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勑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其道行顯著，褒賜於朝者，不減父風。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字仲紀，即今天師。國朝，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賜白金及金襴法衣。贈其父大玄弘化明誠崇道大真人，母胡氏，封恭惠慈順淑静玄君。復寵以褒文，稱其瞳樞電轉，法貌昂然，時以爲榮。蓋應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揚，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黄石公下邳圮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遊，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惟恐有人横遭夭閼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惟巴蜀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三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裨至化，奚迺□❶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所秀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光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皂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洪武九年正月十五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藥宋濂撰

❶此處一字，底本不清。

序

武王克商，封國八百，考之於史，厥後可徵者，可以指數也，卓然不泯其世，惟宋魯齊晉吳楚燕趙陳杞管蔡而已。若其宗祀，與周並傳，又惟燕齊而已。漢初之豪傑並起，從高帝驅馳於中原，天下既定，高帝裂地以封之，大者王，小者侯，凡百有餘人。訖於孝武後之元年，僅五六十年，克有終者，十無八九矣。孝宣録其子孫，多出傭保之中，降及孝成，不絶如綫，烏在其爲。蓋自周衰，王者不作，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及苗裔也。由是觀之，系緒悠長，莫若孔子，其次莫若漢天師。孔子以卒之，又明年，即其故宅爲廟祀之。至唐武德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奉祭祀。在漢曰褒成候，在宋曰衍聖公，至今遵之焉。其支庶在曲阜，及散處四方者，偉然以科目自致仕宦，通顯功業，表表當世者，代不乏。漢天師系出留文成侯，文成則軒轅氏第五子揮之後也。由揮若干，傳至文成侯，由文成侯九傳至漢天師。由漢天師到于今，千二百有餘歲，而傳世四十有三，肖子詰孫，輝連響接，咸克濟美，以光裕於前，有國者，罔不崇尚而褒異之。神明焉。斯民也，同永有依怙哉。繼今而起者，思祖宗之積累，如彼上天之屬望。如此毅然以匹休對揚自任，則大衆，而此之世彌久而益振也，則其故有不可不知者矣。其《世家》又將什百於此矣。

一卷，四十二代天師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命其徒創造之。故翰林承旨，宋先生濂序之。今天師無爲子，謂行之也遠，由言之也文，脩飭潤色之，將摹刻傳於世，不鄙伯衡，使爲後序。觀無爲子注意此編，其於紹隆前烈，以世其家遺餘力乎。此其所以蒙一人之眷，副四衆之望，而克增玄教於九鼎之重者，與伯衡。誠不敢自附宋先生之後，然雅故於無爲子，非一日是用，忘其僭，而以此爲序。

洪武庚午五月丙申前史官眉山蘇伯衡撰

序　三

曩予栖玄崖，夢老子與之譚道，竊有感於赤松之遊，而不知嗣教者。奚若茲予之金陵，帆瀉匡廬之下，倏爾，張真人舟且近，晚泊。相揖驩，若夙結已。出《漢天師世家》一帙視予，且曰：願子一言以焜燿我先世也。不佞，受而讀之，歎曰：宋太史之筆不朽，則又奚益焉。無已，則聞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雖晦蝕崩竭，其或然之數，不可必而清寧者，未嘗毀。大上得此以主張，道教正一真人得此，益衍大上之緒。故靈氣託於後之人，而神妙用歷千百餘年，握玄化如一日，夫誰測其所以然，若曰符籙可制鬼神，禦灾患，靖妖氛，有功於國家，天使之昌其世也。倘其然邪，抑其餘焉耳矣。張心湛君之光昭先業也，其契於真一可想。異日，有王子吹簫而過龍山也，則以予夢老子之譚証之，張君得毋意乎。張君曰：敢不世守子之言行，且瞻紫氣於龍山之巔矣。

賜進士出身三部尚書郎兩奉詔起
青原駱洞主人王德新撰

序　四

方今寓内，譚世家者，疇弗以孔氏稱最，等而而論之，漢天師殆孔氏埒何者。夫漢天師道陵者，留文成侯苗裔也。文成侯授書黄石，辟穀而侶赤松遊，所爲濬道教之源，蓋有其自。歷五代，道陵祖師興蘊太上之心，學發造化之玄機，脩真龍虎，直以道德爲宗，神明爲母，清静爲師，太和爲友。叱咤風雲，步三台而斡旋宇宙，吸呼霆電，仗星劍而蕩滌氛塵。興於漢，弗止於漢歷唐宋以逮我明，封誥之錫，代炳蔚焉。號尊正一爵等公侯，而媲美之微，直師祖一世之榮哉。迄今五十世，由萬萬世而道化之流衍子孫，駸駸乎其不泯，則所謂世家，非耶不庶幾哉。孔氏埒耶，或者以運符章，役鬼神，輒舉而歸之幻妄。噫，斯淺之乎。觀天師者也，詎知其食六氣而丹成白石，涵三極而道會玄元，固有先天地之始，不知其所繇始，後天地之終，不知其所繇

終，奚啻世家之足云偉也。奇遊勝境，獲天師世家書，可無讚焉，以揚其盛，是故爲之序。

萬曆丁酉春仲月賜進士出身侍經筵雲南道監察御史豫章喻文偉撰

序 五

漢天師既傳國累世，歷唐宋入明，復世掌道教，被天下。然而釋之傾，儒之詆，往往而是。夫我高皇帝神武，庸詎詭於春秋大一統之旨，顧追爲二十天師，貰録其嗣褒顯之。遡漢迄于今，蓋其盛矣，與孔氏相終始，斯固不可以智力誣哉。世未有千百禩而未定者也，猥以符籙役鬼神，當之而止鬼神，故惝怳無羈欤乎。其有而無也，似而非也，厥有光景，風輒引去，執之皆鬼神，不執之皆道，故謂符籙不足役鬼神，妄也。然夫人而能符籙也，符籙盛於寇謙之，杜光庭，而不再世也。天師之歷五十代昌，其究無極，其大道綿邈，要自有不可知者在。不然雖漢高唐文之烈，今其裔有可考者乎。故玄光《辯惑論》，李《膺蜀記》之妄詆不足玷，輔漢《化胡經》，不足尊，伯陽皆妄也。吾直以其世系之盛，能與仲尼聖胄埒，豈偶然耶。《天師世家》一帙，洪武中，四十二代天師徵序于金蘂宋太史先生，次其事大都甚悉。越二百餘年，而五十代天師識予，京邸一見，驩甚。已而入覲道吴門，輒過予，蓋彬彬儒雅有道，忽千里馳書，徵序其帙。蓋洪武迄嘉靖，凡八代事迹。予老而好道，篤然不敢黨而攻傷釋夫三教，詎非同歸者哉。

萬曆癸巳秋吴郡周天球述

漢天師世家卷之二

賜進士通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安仁張鉞校

天師世傳引

天師之號，見於《素問》，《莊子》，蓋謂有道者之極稱。老聃子言《道德》於周祖，天師倡正一教於漢，而張氏號天師者，今四十八代矣。傳代歷歷，何其詳哉。千五百年，盛衰相因，廢興相尋，未有如張氏一姓之獨靈長也。豈非萃山川之秀，合天人之玅而克然哉。垂裕後昆，吾莫知其已矣。

祖天師，諱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也。九世祖良，遊下邳，圮上黄石公授之以書，後從漢高祖取天下，以功封留侯。語帝曰：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卒謚文成侯。嗣侯子不疑，不疑子高，高子通，通子無妄，無妄子大順，是爲桐栢真人，天師父也。母夢神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授以香草，曰：蘅薇也。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娠。漢建武十年正月十五夜，生於吳之天目山。黄雲覆室，紫氣盈庭，室光如晝。昔之香氣復聞，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顙，朱頂緑睛，隆準方頤，目三角，美髭髯，垂手過膝，龍踞虎步，望之儼然。七歲讀老子書，即了其義。於天文地理圖書讖緯之祕，咸貫通焉。以戒，吾徒無益，道功未立。聞巴蜀沴氣及墳典，所覽無遺，從學者千餘人。天爲灾，當往除之。初，居陽平山，感太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講誦之堂，臨安神山觀，餘杭通仙觀，即其上授以經籙之法。次登西城山，築壇墠以降五帝。或告曰：西城白虎神，地也。後自浙瀲淮，涉河洛入蜀山，得飲人血，以人爲祭，召而戒之。梓州産大蛇，鳴則山谷震，噓氣數里，中者輒死，誅之。復居葛璜山，秦中，昌利，隸上，湧泉，真多，北平，稠梗，渠亭諸山，脩九真之法，得出入水火之玅，及養神輕身之術，還鶴鳴山。漢安元年壬午上元，感太上垂車駕五白龍降，謂曰：吾昔爲尹喜説經，今命汝溥度含靈，吾與弟子王長，從淮入鄱陽，登樂平雩子峰。山神拜於道，願受驅策命，廟食峰下，煉丹其間。山神知覺而雙鶴導其出入，遂棄其地，泝流入雲錦山，煉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山因以名。時年六十餘，餌之益壯，有神人自稱趙公明，從黑虎，詣前曰：願永護丹扃，暨訪西仙源，得制命五嶽檄，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壁魯洞。復往嵩山石室，得《三皇内文》，《黄帝九鼎丹書》及《太清丹經》。乃曰：昔禹平水土，益焚山澤，功垂萬世。今地道失寧，妖厲不

稽顙血食鬼神，率據其所，人鬼不分，汝其復治之。今授汝三五都功諸品經籙，次授三五斬邪雌雄劍，玉印魚鬚衣，二儀交泰冠，通天玉簡，千日後，會閬苑。天師拜謝。漢安二年七月一日，登青城山。山有鬼城，鬼市，鬼衆，分爲八部，日爲民害，各有鬼帥領之。及至，鬼帥率其屬，迎敵天師。以丹筆書空，鬼衆立仆，招之復起，或反風而火焚，或揭日而霧散，限以泰山，壓以巨石，鬼物哀號乞命，請受約束。遂命俱會於青城黄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處幽暗。誓曰：自今已往，天地交，日月合，汝若復出，吾必誅汝。立二十四治，增置四治以應二十八宿。正氣下通，以六十甲子生人，分屬各治，每治立仙官，陰官，及祭酒之曹分統之。其誠敬忠孝積功行者，仙官録其善，其悖逆奸貪恣肆狼戾者，陰官紀其罪。由是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使蜀民向化，定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品秩，各置神司之。還雲臺，謂弟子王長，陽山有白氣，彼妖也，往治之。道逢十二神女，因問鹹泉何在，曰：前有大湫，毒龍伏其中。以符投之，妖舍湫而去。旋涸，插劍其下，成鹽井。神女各獻玉環一枚，願奉符箓，天師以十二環合而爲一，投於井中，曰：孰能得環者，如所請。衆女争下取環，天師遂掩而誓曰：永爲井神，毋爲民害，有獵者逢於道，戒以勿殺，授以煮鹽之法，民收其利，即地創天師廟，號清河府君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絶。過宋江，察江中有妖，篆石爲函以錮之，妖乃絶。居主簿山，神人夜獻玉璧。居本竹山，居蒙秦山，遷渠亭山，至雲臺山，見絶壑中桃熟，謂弟子曰：孰能下取。趙昇下取以獻天師，亦投下，昇長繼赴，遂以神丹及諸經玄秘授昇長。居漓沅山，爲説經臺。居鹿堂山，煉九轉神丹。居平蓋山，合九華大藥。至成都，地湧玉局考子，復降説諸經要。永壽二年，遊渠亭山，奉太上玉册，勅命爲六合無窮高明大帝。既而太上勅爲第六代道之外孫，而東海小童君爲保舉師，太上爲度師，封道陵爲天師，授三百人，惟三人係代行治，張申，王昇，李忠也。乃以經籙印劍付子衡，戒之曰：吾遇太上親傳至道，此文總領三五步罡，正一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是日，以丹付長昇，分餌於雲臺峰，與夫人雍氏，乘雲上昇，在人間者，一百二十三歲。王長，趙昇侍焉。女文姬，文光，賢姬，芳芝，皆得道上昇。天寶七年，詔後漢天師張道陵，册贈太師。唐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紹寧，加號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唐玄宗皇帝贊曰：邈彼炎漢，天圖中闕，萬彙消殘，三靈蕩越，惟師應運，神威迅發，躬侍玄元，親傳秘訣。妖毒雲驅，崇山劍裂，大布聲教，全清壘孽，一振無爲，永光有截，鸞鶴斯邁，丹青是設，玉相真儀，傳芳不歇。又贊云：邈或顯，是樸是質，静處瓊臺，焚香玉室，德自清虚，聖教之實，或隱

道心不二，是爲正一。宋徽宗皇帝封真君玉册文曰：維大觀二年歲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皇帝御名謹再拜言曰：惟道無方，待人而行，行惟物役，資人而成。若昔至真，以道興世，功被萬物，則爲神明，務稱其休，夫何敢不崇恭。惟漢天師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體妙闡玄，有大利於天下，劉氏之季，厥跡懋焉。遂挾光景，上超人羣，秋籙真圖，系傳於後，弭除灾孽，擯禦不祥，陰隲下民，既久弭著，不有徽稱，何以極報，典揚嘉惠。謹遣朝奉大夫知信州軍事劉晏，上尊號曰：正一靖應真君。夫道藏於幽，顯於明，功施於速，著於近，匪我能然。惟常弗息，尚鑒觀茲，益行其餘，祐我邦家，延及我民，懋昭無疆之休，俾嗣永世。宋理宗皇帝制曰：道家以清浄無爲爲宗，篆籙丹竈吐納醮祭，乃其法之祖，而崇信者篤，得非誘人以悔過趨善，固名教治道之一助歟。三天扶教輔元大師正一靖應真君，受命璇穹，降生漢代。脩真煉行，乘雲上昇，二十四治，及青城擲筆誓鬼，三嵎化地作鹹泉，靈迹在蜀，不可誣也。上饒龍虎山，相傳爲真君故棲，玉印寶劍，奕世授傳。乃者京畿暵旱，潮汐衝決，懇祈響富，實繁陰祐，儒者諱言，怪執古史一語，過加詆訾，是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與吾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爲念，誠敬忠孝爲本，周行天下，除妖孽之爲民害者，是以親遇聖師，建立大奚以異乎。其因舊稱，加以美謚，猋游無間，尚克欽承，可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靖應顯佑真君。元成宗皇帝以立德，非忠無以事君，非孝無以事親。汝其遞相傳授，世承人倫，世遵成訓。於是率諸弟子拜曰：祖師志願弘祖天師之遺烈靈風，紀録具在。若稽古典，特畀加名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靜應顯佑真君。煉氣成真，除邪爲法嗣，承先啓後，厥任爲難，敢不祗勤用弘玄化。言畢，與妻盧氏於陽平山，白日上昇。大元至大元年，武宗皇帝制曰：蓋聞古先哲王，莫不以清靜無爲，德莫厚於追遠。因時而顯，記昔寧民爲本。公孫有大隗之訪，陶唐有汾水之往，所以博求至理，在囿天下之正月，加謚於今元貞之歲，又甲子之同符，似有數存，尚祈世濟，可加封正一冲玄神化靜應顯佑真君。是爲天師二代嗣師，諱衡，字靈真。精脩至道，不與世接。被徵爲黄門侍郎，不就。永壽二年，襲教居陽平山，歲以經籙授弟子，克彰正一之道。言約理朗，聞者有感。漢元和己未年正月，以印劍付子魯，曰：汝祖以天地爲心，生靈爲念，誠敬忠孝爲本，周行天下，除妖孽之爲民害者，是以親遇聖師，建立大教。嗣吾教者，非誠無以得道，非敬無以立德，非忠無以事君，非孝無以事親。汝其遞相傳授，世承人倫，世遵成訓。於是率諸弟子拜曰：祖師志願弘博，因家立教，永世爲宗，緣與道符，身爲法嗣，承先啓後，厥任爲難，敢不祗勤用弘玄化。言畢，與妻盧氏於陽平山，白日上昇。大元至大元年，武宗皇帝制曰：蓋聞古先哲王，莫不以清靜寧民爲本。公孫有大隗之訪，陶唐有汾水之往，所以博求至理，在囿天下之正月，加謚於今元貞之歲，又甲子之也。朕甚慕之。天師正一之教，其幾是乎。今有司以嗣師位號爲請，惟師一冲玄神化靜應顯佑真君，遺榮冲引，尚安事名。然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迹，不可不表也。

宜有顯稱，以致遐仰。可贈正一嗣師太清演教玅道真君。

三代系師，諱魯，字公祺，嗣師長子也。少膺祖訓，時漢祚日凌，中州板蕩，鄉土震動。嘗募義以保，障以道訓，人從之益衆。來學者，教以誠敬不欺。有疾者，令自首其過。立祭酒，痊可循者，使佩經籙，率之趍善，久皆自化。時詔授典農校尉，安民中郎將，領漢安太守。鎒焉克蜀，有不臣之心，請天師爲督義司馬，遂避名漢中，積栗巨萬，詔命爲漢中南鄭二郡太守。未幾，秦兵雍兵亂衆，欲以天師王漢中，力拒之。乃已魏兵又迫，乃封府庫而退居南山。魏太祖引兵入南鄭，見府庫充實，非有惡意，甚嘉之。卑辭遣使慰諭，拜爲梁益二州刺使，封鎮南將軍，關内侯，食邑三萬户。固辭不受，謂使者曰：吾修道士也，世慕冲舉，裂土之封，非所願也。請還印綬。一日，召嗣子盛，以經籙劍印授之曰：龍虎山，祖師玄壇在焉。其地天星照應，地氣冲凝，神人所都。丹竈祕文，藏諸岩洞。汝宜往宣吾化，脩煉累功。遂於北斗峰上昇。弟衛，字公則，爲昭義將軍，棄官學道，白日冲舉。弟傀，字公仁，子五人，閻圃等，皆侯，陰封爲南郡太守，加附馬都尉，棄官學道不懈，每端坐一室中，出神數百里，虎豹逢之，皆伏。壽一百一十九歲而化，面色如生。墓生靈芝百本，或見白鶴往來。及啓棺視之，惟冠履之緒遠矣，匪其子孫善繼善承不怠，益大孰濟登茲。是以代有異人，出裨治化。朕既加號於嗣師，而系師景行，焯鳴，東吳龍虎，功行既成，再遊南土。元至正元年，贈清微顯教弘德真君。

五代天師諱昭成，字道融，元宗長子。少學道不懈，每端坐一室中，出神數百里，虎豹逢之，皆伏。壽一百一十九歲而化，面色如生。墓生靈芝百本，或見白鶴往來。及啓棺視之，惟冠履存焉。元至正十三年，贈清微廣教弘道真君。

六代天師，諱樹，字德馨。博通儒書，安帝累徵不起。嘗遊鄱湖，月夜，一老翁登舟進曰：聞師家以仙道立教，願拜下風，而無階可進。今者不意仙蹤遠駐近津，獲挹光儀，乞示蘊奥，以啓昏愚。遂告曰：昔者得道之士，皆由皈戒而入，然質心於戒，莫若質戒於心，則萬法皆空，一真常存，翁知之乎。遂起謝而去，從者或見異光，水天一色，不知翁之所在。天師笑曰：此龍伯也，水族是掌，大道未聞，故來有請。居山時，多神異之跡，年一百餘歲，尸解而去。元至正十三年，贈清微弘教玄妙真君。

七代天師，諱回，字仲昌。初能言，即問道是何物，衆不能答，慨然失笑而嘆。五歲，欲傳經籙，父曰：且讀儒書。對曰：祖書不讀，讀他書何爲。十歲嗣教，能辟穀，日行數百里，後入青城山，不知所終。元至正十三年，贈玉清輔教弘濟真君。

八代天師，諱迥，字彦超。幼得道，丰姿俊美，德量天成，至誠存化。請禱者，無貴賤，皆不吝，輒有神應。魏太祖嘗召赴闕問道。年九十，解化之日，異香滿室，經月不散。元至正十三年，贈玉清應化冲静真君。

九代天師，諱符，字德信。端肅明達，凡經傳子史，過目成誦，經籙猶顯於時，四方仰之。壽九十三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玉清贊化崇妙真君。

十代天師，諱子祥，字麟伯。仕隋，爲洛陽尉。棄官襲教，服食精煉，能吐丹置掌中，光芒出户，尋復嚥之。嘗遊河洛，登嵩山中峰石室，樂其幽勝。時夜忽聞兵騎聲，有二神吏謁曰：東嶽主者道過，謁天師。主者曰：昔會聖師於青城，今四百餘載。自魏晋以來，亂離已久，生靈受害，罪業牽纏，無由解脱。今嶽司有幸，重遇聖師，願乞廣宣符籙，庶俾超化。言訖辭去。天師還山，分遣弟子，宣化四方，以積玄功。壽一百二十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至德廣妙真君。幼子名梧，字君明，自幼修煉，能辟穀，飛行往來，不知所終。

十一代天師，諱通玄，字仲達。天性静默，常獨坐一室，非時不出，雖左右人，亦常罕見。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皆愈，有持帛來謝，郤之曰：吾祖以濟人，安可受謝。乞符者雲集，受經籙者益衆。年九十七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玄應冲和真君。

十二代天師，諱恒，字德潤。經史過目，悉不忘。唐高宗遣使召至，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尤善幻術，自言：吾神仙中之狡獪者。一日，自闕潜歸，嘆曰：吾幾落世網。學道於家，嘗推甕於室中，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發甕皆在瓮中，經日不壞。年九十八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玄德太和真君。

十三代天師，諱光，字德紹。勵志於道。脩煉，居石室中，垂三十年。及襲教，乃還家。傳授經籙，居常蔬食，後能辟穀，壽一百四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至德廣妙真君。幼子名梧，字君明，自幼修煉，能辟穀，飛行往來，不知所終。

十四代天師，諱慈正，字子明，智慧明敏，常以易道教人，從者雲集。每有餘貲，即賑貧乏。棄妻脩道山中，登聖井山，結庵獨處。每歲三元日，傳經籙，則出山。朝廷累徵，不起。後百餘歲化，空中聞仙樂聲下迎。今聖井號徵君山，溪號徵君坑。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上德紫虚真君。

十五代天師，諱高，字士龍。姿宇超曠，好酒，縱飲一石，不醉。唐玄宗召見，命即京師置壇傳籙，頒賜金帛，免租税，册封漢祖天師號。肅宗降香幣，建醮於山中，賜宸翰以贊天師像。嘗忘玉印長安酒家，有少年力舉之，不能動。明日，天師至，笑而携去。年九十三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崇德玄

化真君。

十六代天師，諱應韶，字治鳳。襲教後，授其子以劍印，隱居山南龍鬚井上，躬耕自娛。每據石吹鐵笛井上，聲聞數里。一日，懸篷井上，端坐而化，所耕之地，號黃沙坑。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演道冲素真君。

十七代天師，諱順，字中孚。至孝，母疾經旬，月不解帶。每謂人曰：人不忠孝，而欲學道希仙，是舍舟楫而涉大川也。初任貴水尉，棄官襲教，携妻子，結茅山中以居。壽八十七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闡教孚佑真君。

十八代天師，諱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惟三元日，則下山傳籙。每大風雨，或見其玄冠，乘黑虎往來諸峰間，知其爲天師也。今山南有丹舍，山北有繙經石，黑龍井，碧蓮池，皆其遺跡。年九十二歲，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明道贊運真君。

十九代天師，諱脩，字德真。性淳樸、躬耕於野。以疾告者，篆木葉治之，即愈。凡傳符籙有得，隨以施人。嘗受符籙。一日，死江西大賈劉遷者，嘗受符籙。一日，死於金陵，二日復甦。遇仙吏，曰：常受法籙，死期雖至，可復延二紀。遂入山中，爲弟子。一日，天師集諸弟子曰：吾某日當化，至日，沐浴更衣，端坐而化。年八十五歲。元至正十三年，贈冲玄翊化昭慶真君。

二十代天師，諱諶，字子堅。唐會昌辛酉，武宗召見，賜傳籙壇宇額曰：真仙觀。將命官，辭歸不受。咸通中，懿宗命建金籙大醮，賜金帛，還山。一日，大醉而化。年一百餘歲，元至正十三年，贈冲玄洞真孚德真君。

二十一代天師，諱秉一，字温甫。母嘗晝寢，夢神人履金龜下降，覺而有娠，十有五月而生。既長，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常負劍行山澤，開叱一老樹，雷即震裂，打死二巨蟒，小蛇百餘。南唐齊王夢墮井中，有道士碧眼長髯，占曰：此漢天師也。衣絳衣，掖出之。卜遂即龍虎山，建祠宇，賜水田。天師將化，曰：吾去矣，須地震。乃殮，已而果震，七日乃殮。體温如玉，壽九十二。元至正十三年，贈守玄紫極昭化真君。

二十二代天師，諱善，字元長。幼不茹葷，稍長，遍遊名山，三十餘年，始還。淵默内脩。不與物接，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崇應孚惠真君。

二十三代天師，諱季文，字仲珪。五代之季，人受其經籙甚衆，乃鑄鐵環券繼之。宋初，鐵券籙尤盛。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妙道輔國

壽，肆頒徽號，益衍玄猷，賜號真静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虚廣教妙濟真君。

二十五代天師，諱乾曜，字元光。端静寡言，篤志内脩。宋天聖八年，仁宗召赴闕，問以冲舉之事。對曰：此非可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之朴，行以簡易，則天下和平矣，奚事冲舉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上又問，卿有幾子。對曰：長子傳道，次業儒。遂以次子見素爲將，作監主簿，見素雖仕，而志尤慕道，以衛尉守丞，休官隱居鄱陽東湖，至今子孫家焉。天師年八十五而化，瘞劍仁福鄉樟埠曹家源。宋仁宗皇帝制曰：朕荷后皇眷顧至道。若稽黄帝之爲君也，所以養人民，官陰陽而成無爲之治者。則有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不憚膝行，順下風而問焉，爲民故也。爾不遠千里，至輦下一言，悟朕得養生治民之要，可無徽稱，以示旌異，尚弘神化，用副招延，罔俾廣成，專美前古，賜號澄素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玄普濟湛寂真君。

二十六代天師，諱嗣宗，字榮祖。端静寡言，及襲教，神異具著。宋天聖八年，仁宗召赴闕，祈禱有應，奉勑遷上清觀於山之陽。年七十八，貌若童顔。賜號虚白先生，八十一而化，瘞劍醮口寨。宋仁宗皇帝制曰：柴望秩宗，乃禱祠之肇啓，行宫藏事，非巫史之可儕。苟誠意之旁通，亦治世之所賴。漢天師二十六代孫張嗣宗，紹承家學，綽有祖風，比露剡以箋天，旋彌灾而爲福，非道心精一，至誠感神，能若是耶。虚空生白，吉祥止止，惟爾有焉。賜號虚白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普化妙悟真君。

二十七代天師，諱象中，字拱宸。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召赴闕，賜紫衣，命嗣教。賜坐問道，大稱旨。上賜宸翰，後歸徽君山梧竹塘，結廬以居，得道冲舉，有七星墩，白鶴塢存焉。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通惠紫玄真君。

二十八代天師，諱敦復，字延之。學識天成，聲如洪鐘，士林仰之。宋熙寧間，神宗召赴闕，命醮於内殿，賜號葆光先生。年五十三而化，瘞劍鄧家塢。宋神宗皇帝制曰：朕荷后皇眷顧之休，藉祖宗盈成之業，海宇寧謐，民物阜康，思弘清浄之風，共樂無爲之治。漢天師二十八代孫張敦復，世傳祖印，早悟真詮，惜遽返於丹丘，遂莫前於宣室，宜申簡册，以賁烟霞，賜號葆光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太極無爲演道真君。

漢天師世家卷之二

漢天師世家卷之三

二十九代天師，諱景端，字子仁，敦復之從子也。性恬澹，絶嗜慾，不與物競，篤志玄學。大觀二年，贈葆真先生。年五十二歲而化。宋徽宗皇帝制曰：朕惟禦灾捍患，祀典所先，崇德報功，聖人所尚。乃者虛靖先生張繼先，靖鹽池之妖氛，藏金庭之醮奏，如響斯答，厥功甚懋，推其本原，蓋有家學，而汝名號之稱，朕甚慊焉，特贈葆真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太極清虛慈妙真君。

三十代天師，諱繼先，字嘉聞，又字道正，號翛然子，二十七代天師之曾孫。祖敦信，父處仁，仕宋知臨川縣。宋元祐七年壬申十月二十日，生於蒙谷庵。五歲不言，一日，聞雞鳴，忽笑，賦詩曰：靈鷄有五德，冠距不離身，五更張大口，喚醒夢中人。翌日，宴坐碧蓮花上，人皆稱異，爲真仙，今浴仙觀有池存焉。九歲嗣教。崇寧二年，澥州奏鹽池水溢，上以問道士徐神翁，對曰：蛟蠆爲害，宜宣張天師。命有司聘之。明年赴闕召見，問曰：卿居龍虎山，曾見龍虎否。對曰：居山，虎則常見，今日方睹龍顏。上悦，令作符法，上親祀之。七月，建壇傳授經籙，演法講説道妙，叅禮者雲集，皆領悟而去。上御天祥殿，從容問道及時政。對曰：元祐諸臣，皆負天下重望，乞聖度從容。悚然曰：朕何所不容。對曰：陛下弘建皇極，無偏無黨，以天下蒼生爲念，幸甚。力乞還山。上奬諭許之，贈金帛，皆不受。命近臣具禮餞於國門。四年復召，建醮内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兆，請脩德。宋徽宗皇帝制曰：勑漢天師三十代孫張繼先，天師在漢，玄功著聞。汝爲裔孫，不替遠業，傳襲祖法，符水有功，虛靖恬和，道行高潔，宜加顯錫，昭尚真風。賜號虛靖先生，賜金鑄老君及漢天師像。屢乞還，不許，問何所欲，對曰：臣所欲，上清觀弊陋偏僻，衆欲遷而新之，力所未能。命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

賜田以食其衆。復立庵於山之北，爲天師脩煉之所，御書靖通庵額賜之。有亭曰翛然，并建靈寶，雲錦，觀，改祖師祠爲演法觀，奉玉册，上祖師號，封爲真君。十二月還山，凡父兄，皆賜爵有差。四方學者，率數千百人。大觀丁亥，上遣使，命醮於山中。且召赴闕，時徐神翁同館居，無何，神翁曰：世事悠悠，不如歸休。對曰：歸則便歸，何思何慮。神翁遽坐而逝。端陽，召見宫中，若有妖，卿當祛之。對曰：聞邪不干正，妖不勝德。陛下脩德，妖必自息。内侍奏仁濟亭果有妖，俄頃，妖憑一少年，以手抱頭，泣拜。天師曰：汝心自昧，墮在迷途。返爾本形，汝宜速化。乃收泣，仆地久之，遂甦。上復命以大甕數十，貯水京畿，取符投水中，以飲有疾者，凡飲者皆愈。上遣使問道要，且言神仙可學，不死可致。乃作大道歌授使以進。歲大旱，命禱之，雨三日。授大虚大夫，辭不受，御製詩以賜。大觀二年，還山。賜金帛，力辭曰：臣一野褐爾，得以無用。公卿祖送塞道，揖別曰：聚散本常理，出處無定期，浮生倏忽，諸公勉之。還山，與弟子曰：江湘入蜀，有二十八治，叉之自秦川還山，即西源築庵居之，扁曰：渾淪。沂陽瓊林臺北有爲愛西源，好絶句五首。時石自方從鄱陽來，與之游。一日，語以死生之變。自方曰：吾得全於天，不知好生，不知惡死，奈何得以死哉。答曰：不然，爾謂得全於天，天復得全於何。真宰不明，性識交爍，一真獨露，萬劫皆空，則天亦無所全。自方有省。政和二年，遣使復召，以疾辭。俾弟子王道堅奉謝，以脩德彌災爲告。勑改上清觀爲宫，授道堅爲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命預禳國難，遂還旺江。王文卿皆以道術同顯於朝，既還山，亦常往還，由是日曠逸自怡，或風晨月夕，窮幽極險，徙倚歌咏，每有自得。一日，題脩然亭壁曰：赤帝御龍行未伏，姮娥分月入深山。人莫能測。嘗遊麻姑，憩齊雲亭，歎曰：蓬萊步入，清淺其桑田乎。靖康之變，其言始驗。丙午，金人寇汴，上與太上皇思天師預奏之言，遣使亟召。至泗州天慶觀，索筆作頌曰：一面青銅鏡，數重蒼玉山，恍然夜舡發，移跡洞天間，寶殿香雲合，無人萬象閑，西山下紅日，烟雨落潸潸。書終而化。時靖康丙午十一月二十三日，京師亦以是日陷。族父武功大夫張憲適至，率士民葬於龜山之下。初天師在京時，太學生陳東、易觀以終身問，天師曰：陳東爲忠臣，垂名不朽。易觀爲太和令，家貧，以年終。天師既東上言，乞罷黄潛善，汪伯彦，東被殺。易觀爲縣，以壽終。高宗南渡，陳化，越十六年紹興辛酉，西河薩守堅遊青城，遇於峽口，授以符法，及《水調歌》一闋，授書一緘，履一隻，令達嗣天師。抵山，嗣天師發書，異之，令人啓泗州窆，惟一履存，方知其尸解。後亦有遇於武夷、羅浮者。元武宗皇帝制曰：朕惟廣成子，在崆峒言契形神之妙，唐桑楚居畏壘，禮膺尸祝之榮，矧奕葉振邁於真風，宜錫號優崇於昭代。嗣漢三十代天師虚靖先生，潛心冲默，

善性粹和，道集虛而悟玄，玄行履常而安止，止嘗因宋主燕閑之問，極陳老氏清淨之宗。神得一以靈，故禱祠而輒應。物歸根曰靜，惟精氣之長存。是用增寵秩於仙階，襲嘉名於祖牒。仍羽人濯陽谷，豈徒想於高蹤，乘白雲，歸故鄉，尚秖承於先命。封虛靖玄通弘悟真君。

三十一代天師，諱時脩，字朝英，二十七代天師象中之孫，敦直子也。虛靖不娶，無子。弟淵宗爲道士，擬令嗣教，光輝清化。虛靖遊泗州時，以印劍經籙付之朝英，以是衆推之以嗣教。辭曰：繼先，吾從子也，吾何後之。衆曰：法統所在。遂嗣教。乃恬然靜退，志慕脩煉，年六十一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正一弘化明悟真君。

三十二代天師，諱守真，字遵一，初名伯璟。乾道間，侍父入朝，高宗異之，改今名，嘗醮內廷，有大感。皇子魏王鎮明州，有疾，爲壇以請。至，乃呪水飲之而愈，禮送特厚。一日，復遣人致聘，使及門，忽召弟子曰：吾仙期道癸巳，兄景淵曾以爲子。年十九襲教，崇寧中，召入覲，時景憲太子書樵隱二字賜之。嗣教一十一年，族長議上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賜號正應先生。淳熙三年十月三十日，謂弟子曰：頃得吾兄虛靖書，有青城之約，今當往矣。言畢而化，藏蛻於演法觀近西。元孝宗皇帝制曰：勅漢天師三十二代嗣孫守真，爾傳之祖業，載世數十，而猶未泯，亦異也。已錫之嘉名，厥有故事，特授正應先生，復贈崇虛光妙正應真君。

三十三代天師，諱景淵，字德瑩，初名伯璟。乾道間，侍父入朝，高宗異之，改今名，嘗醮內廷，有大感。皇子魏王鎮明州，有疾，爲壇以請。至，乃呪水飲之而愈，禮送特厚。一日，復遣人致聘，使及門，忽召弟子曰：吾仙期不可爽。遂隱几而化，瘞劍於上清莒家源。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太素冲道真君。攝天師，諱嗣先，字光祖，乾道癸巳，兄景淵曾以爲子。年十九襲教，崇寧中，召入覲，時景憲太子書樵隱二字賜之。嗣教一十一年，族長議以景淵有子，當傳，即以印劍付姪慶先，退休樂道以終。

三十四代天師，諱慶先，字紹祖，德瑩子也。慶先未生，德瑩嘗鞠幼弟嗣先權攝教位。慶先以嘉泰辛酉襲教，性慈儉周貧，因至是經籙之傳益廣。飲酒數斗不醉。嘗遊山之張公洞，有井極深，戲以木葉投之。俄而波濤洶湧，有一老人，從井中出，拜而有請，戒之毋旱潦而去。嘉定二年十月二十二，有道人來謁，禮敬甚恭。既去，語弟子曰：彼與吾有深約。越七日，晨興宴坐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崇虛真妙光化真君。

三十五代天師，諱可大，字子賢。曾祖三十二代天師守真弟二子伯瑀之孫。初，景淵歿，嫡子成大幼，可大父天麟攝教事。慶先歿，嫡子成大幼，可大父天麟攝教事。寧宗召賜仁靜先生。未幾，成大早歿，以可大爲慶先後。紹定三年，仁靜歿，可大年十二，正三十五代天師位。時鄱陽水溢，壞民廬室，袁提刑甫請治之，以符投江，雷震殛死大白蛇，水遂復，故袁爲詩以贈。端平年間，累召赴闕，賜鋟經貲。嘉禧三年，錢塘潮決水

及艮山門，民廬盡湮，詔治之。投鐵符潭中，潮遂退。又大旱蝗，命醮於太乙宮，雨作蝗殪。七月召見，賜號觀妙先生，勑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重建真風殿，紫微田若干頃，免租稅。御書真風殿，紫微閣，真懿觀額。上册加封祖師，關石二帥，龍井等神。元世祖遣使訊之，乃授以靈詮，且言其後驗。景定四年四月，以印劍付次子宗演，具表辭謝而化。丞相江萬里爲銘，瘞劍於瑞慶觀。元世祖皇帝制曰：道爲天地之常經，妙叅造化名者，古今之公器，特示褒崇。故三十五代嗣教漢天師觀妙先生張可大，佩籙三玄，蜚聲八極，積功累行，造彼希微，禱雨退潮，特其土苴。昔先皇在潛邸，遣問使詣珠庭，知天命之有歸，以靈詮而默授，謂聖明當一四海，其徵驗。後二十年，蓋神與道俱洞測將來之數，及遠懷近悅，允符前日之言。乃眷真游，盍頒異渥，嗣師與棣，克紹宗風，宗師留孫，總持玄教。其立稷丘之祝，仍加真一之稱，於戲冕服，倘來非至人之所尚，雲軒伊邇，尚多貺之未伸。贈通玄應化觀妙真君。

三十六代天師，諱宗演，字世傳，號簡齋。性淵靜，少穎敏，年十九襲教。宋咸淳間，信之上饒旱，守臣唐震請祈雨，應如期。元世祖平宋，遣使優諭，召至，勑廷臣郊迎，待以客禮。入見，顧問者再。六月醮於內廷。明年，又醮長春宮，賜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給二品銀印，命主江南道教事，得自給牒度人爲道士，路設道録司，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皆屬焉。詔諭江南復宮觀賦役，即京師創崇真萬壽宮，勑弟子張留孫主之。一日，有道人來謁，告以玉兔之約。時至元辛卯十一月十一日，有獻白兔者，語弟子曰：吾昔以明日生，今以明日去矣。遂書頌而化，瘞劍於蟹田源，後贈演道靈應冲和玄静真君。元世祖皇帝詔曰：諭龍虎山張天師，用心精一，得法籙之正傳，甚有徵驗，流布至今，子孫相承，已數十代，二千餘年矣。雖常聞卿之譽，以兩國梗絶之故，未遂延請，邇者宋主不度德量力，執我行人，久留弗遣，以故命中書左丞相伯顏率兵南伐，上天眷合，大江已爲我有，南北一家。今特遣武略將軍兵部郎中王世英，武略將軍兵部郎中蕭郁賫詔召卿，毋以易主，遂生疑貳。卿之先世，自東漢以來，歷事一十五姓，無非公心，未嘗有所偏執。天無私心，厥命靡常，卿知道者，寧想昧於是乎。宜趨命駕，毋多辭讓，故兹詔示，復宜知悉，欽哉。元世祖皇帝制曰：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卿心誠，三尺青蛇，役鬼神於冥漠，一梧明水，淨天孽於邇遐，既弘開濟之功，宜畀褒崇之號，特贈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元成宗皇帝制曰：蓋公遇漢，寧辭海上之招，司馬在唐，嘗應天台之聘。按古來之達士，多寓跡於名山，惟出處之隨時，乃周旋於中度。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張宗演慶衍仙靈之派，學探静

定之功。自王師臨鄂渚之初，而妙道達世皇之聽，芝泥，雲篆，鳳書，一下於江南。金服，瑤冠，鶴馭，三承於聖卷。宗風爲之益振，玄教爲之增光。遐想仙游，宜申卹典。爰進陞階之號，仍加節惠之丈。於戲，旌陽有術鎮蛟螭。既貽芳於賢嗣，姑射所居無疵癘，尚敷錫於編氓，贈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

三十七代天師，諱與棣，字國華，號希微子。淵默寡言，洞明三教，爲詩文，立成數千言。甫冠，侍父入覲，儀表温瑩，敏於應對，上屢嘆異之。至元辛卯，嗣教。應召，上賜坐，慰勞甚至，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成宗登極，復召，命醮於圓殿，又醮於長春宮，命天下行其醮典，改天下諸路天慶觀爲玄妙觀。一日，忽謂弟子曰：吾世味素薄，今留京師且久，非吾願也。懇乞歸山，未允。越月，示化於崇真宮，遣使護柩還山，勑廷臣祖祭於都門，後葬於玉田。元世祖皇帝制曰：漢天師三十七代孫張與棣，卿慶源有自，化應無方。宜頒紫誥之榮，以作玄門之表。特賜體玄弘道廣教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紹玄風而繼世，率元武宗皇帝制曰：漢天師三十七代孫張與棣准此。元法統，用闡玄風，宜令張與棣准此。元貞真，簪纓素緒，馨帨芳儀，媲穀城之傳益，師清静守栢舟之操彌篤，堅貞愛禱於所過名山宮觀，歸醮於上清正一宮，給銀印，視一品，加金紫光禄大夫，留國公，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加封二代嗣師，三代系師，皆爲真君。母周氏，爲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時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宋在東宮，皆寵賜特厚。是歲，夏多雨，宰臣合散公留守大都，遣禮部尚書王公約請禱。越三日天霽。仁宗即位，復入朝賜見嘉禧殿，詔太保曲出若曰：予嘉天師之道，其繼承之緒佗無與比者。又賜寶冠金服。二年四月，遣使至山，諭曰：去冬不雪，今復不雨。田弗就種，朕甚不忍民之傷也。禱於上清宮，隨應遠

三十八代天師，諱廣微子，宗演次子，天資仁厚，爲詩文，可立就，書翰精奇，至元三十一年投鐵符河圮處，符躍出者三，雷電晝晦，磔死水怪魚首龜身長丈餘於水裔，隄障復故。五年復召，至京，丞相答剌罕請禱雨。天師曰：誠可格天，天必有感。明日果雨。上召問：冬暖不雪，民間得無有災乎，命爲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六年辭歸，上御柳林，詔天師侍祠，致嘉貺甚著。且緘香，使禱於所過名山宮觀，歸醮於上清正一宮，給銀印，視一品，加金紫光禄大夫，留國公，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

近周洽。每歲叅授法籙及以水旱妖癘來告者，無虛日，皆活之。捐粟爲義倉，以周貧乏。藝術之士，日集於門，各如其望。延祐二年秋，與弟子遍遊岩洞，或爲詩繪物，皆寓意有警，人莫能測。除日，復自贊壽像，有東風吹雪之句。越明年，正月，有一日，雪口占遺頌而化，勑葬於金谿之鳴陽，建祠曰玄都觀。元貞二年，成宗皇帝制曰：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卿虹芝標瑞，金格蚩英，學叅萬景之玄微，籙闡三元之正教。乃祖乃父，已顯號之，同膺難弟難兄，宜真風之再衍。特加寵錫，庸示眷懷，惟至人體道爲功。卿當振靈山之緒，以敬德祈天永命。朕方崇璇室之科，賜號太素凝神廣道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元大德八年，成宗皇帝制曰：粤自上古，相傳能爲國家除害。正一初祖之於蜀，嘗駈龍井之妖，觀妙先生之於杭，亦彌胥濤之患。卿持法印之三載，潮齧海鹽之兩州，憑鐵符丹篆之靈殄，魚首龜形之蟄沙漲，復隄防之固，民居脱昏墊之灾。比因江淛行省，以聞俯酌玄教宗師之議，精誠有感，宜茂進於仙階，清静無爲，尚欽崇于妙道。特加正一教主，兼領三山符籙，餘爲故。元至大元年，成宗皇帝制曰：惟除邪輔正，關世教以爲多。元至大元年，武宗皇帝制曰：朕惟老子著道德言，漢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真人，主領三山符籙張亦本孝慈之旨，西母在列，仙藉可爲，管領江南諸路道事，方將敦俗化以養親，故特崇仁壽之宗，與材，清偏偉望，博學通村，泓然理域之深融，汎若環中之順應，禦民菑而輒闖儀而錫寵正一教主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張與材母玄真妙效，持章猶虛請之精嚴。祈福貺則隨應仙姑周惠恭，禔身貞淑，秉性徽柔，臻餘戒，具冲和之祇，肅動靡端倪之可見，勞奚章綬之能爲。益光炎漢之高德媲高門，克義方之訓，慶鯀後裔，益茲，順於戲封留足矣。元大德八年，成宗皇帝制曰：有元之丕祚，往綏風，自天申之永贊，有報春輝之寸草。問蓬萊水幾見海嘗清淺，西池蓮開，居姑射山。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助揚正教，茂介遐齡，授玄真妙應淵德真人。元延祐元年，仁祿大夫，封留國公，餘如故。元貞二年，成宗皇帝制曰：修道者，母爲先，學仙至道之用存乎人，孝爲大。泝其源之所自，錫恩命以維新。正一教主大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偉貞源之有自，君子之學成，其德繄

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母玄真妙應淵德真人周氏惠德，有德有功，爰清爰靜，來作神仙之侶，維以末年，繼爲天人之師。幸哉有子，指蓬山而歸去，葉鼎卷以如遺。雖冲漠不可强名，而國家亦所宜禮肆，頒美號式，重玄宗於戲，藏劍依壇，尚想成丹之魏母，飛茅建靖，母志傳道之諶師，諺爾逍遥，歆茲優涯，追封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

三十九代天師，諱嗣成，宇次望，號太玄子。神清高遠，端毅寡言。至大三年，侍父入覲，至杭，寓宗陽宮。俄杭城火發，衆往求救，發通江橋，望火起處，以水噀之，火遂滅。延祐三年丙辰，留國仙逝，以印劍授之，命襲教，開府張宗，師聞於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且召之。十月入覲，上顧問甚至，喜曰：克肖而父。命建金籙大醮於長春宮，禮成，賜冠服。明年正月，告歸。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推恩，封母易氏爲妙明慧應常静真人。降璽書，命掌道教，給度牒，行法籙，免遠輸之役，遣使護送還山。七年，鹽官州海潮復作，詔即行省建大醮禱之，投鐵符岸圮處，雷電大作，水息復故。英宗即位，詔入覲見於上都，降璽書給驛護還。泰定二年正月壬午日，有食之大臣求禱雪以禳之，天大雪。復命建黄籙大醮於長春宮，時有天花雲鶴之瑞，國子司業虞集承詔記之，制加翊元崇德正一教主知集賢院道教事。四年，鹽官州潮復決，崖崩及城，詔召至行省，醮於佑聖宮。有三足龜見殿上，潮退。杭民以旱告，即雨。至順元年，入朝降璽，書申護有加。至元，再召入見上於明仁殿，時京畿旱，詔禱雨崇真宮，大應。秋，苦雨，禱而霽。冬不雪，祈即應。上大悦，賜以上尊，且語近臣曰：朕煩天師多矣，可録前後勳績備載制詞。三年三月，頒制加知集賢院事。留京已久，乞還山，詔百官宴餞之。既還，棄絶人事，逍遥自娱。至正四年甲申，將遊五嶽，青城，先登泰山。九月，舟次吕梁，薄暮，有一老人求見，密語，移刻而去。明日，遽命返舟，庚子抵寶，應化於舟中。弟子奉冠劍還，入鄱湖，抵雲錦溪，有二黑龍護舟疾行。不六日，泝流而達，其神異若此，後葬於南山。元仁宗皇帝制曰：天下有道，宜崇清静之風，至人無爲，爰佐隆平之治。誕揚命號，申耀宗乘。嗣天師張嗣成，得老氏之真詮，實玄門之鉅擘。自漢而下，以其數考之一千餘年，渡江以來，於今四傳矣。三十九代，學邃瓊科之正聲，騰絳簡之英嗣。維教事之新，贊皇極之建中，衍洪圖之錫羨，於虧維名不假。朕特示於綏嘉，率祖攸行。卿盍思於報稱，丕欽兹渥，罔替其恭。推恩，封母易氏爲妙明慧應常静真人，別降璽書，命掌道教。元英宗皇帝制曰：朕欽崇天命，景慕道德，求所以静一而寧民者，與言至人，榮及後裔。嗣天師張嗣成，由爾祖能傳老氏之旨，遵和崇正，扶植世教。世其家者，繼顯在爾。器識弘達，博學多聞。自先朝以長，而賢俾嗣名號，承志

篤善，克勤不怠。每懷冲退令聞益彰。朕踐祚之始，爾奉幣來朝，執儀甚謹，良用寵嘉，申命宜新，循乃舊職，尚一爾心，用弘爾教，恭畏祗肅，協贊無爲之治，毋替厥服往惟，欽哉。特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元晉王制曰：我國家之崇玄教，古莫與倫。卿家世之被皇恩，今爲特盛。宜隆稱號，爰示寵嘉。嗣天師張嗣成，冰雪神人，風雲聖代。乃祖乃父，累功積行於前，若子若孫，繼緒增光於後。及此初元之覲，助予敬德之新，翼翼小心，允謂恪恭而有禮，巍巍大道，共期清静以無爲。特授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太玄輔化體仁廣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封胡氏爲明慧慈順仙姑。元順帝制曰：老聃度函谷關，未始忘於天下，留侯從赤松子，豈果棄於人間，式開聖人神道設教之門，遂任天子爲民請福之寄世傳法者，代有功焉。不遠而朝，宜新厥命。特授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知集賢院事張嗣宗，神明之裔，道德之宗。自爾祖之遇世宗，乃父之於仁廟，既膺天眷，兼簡帝心。雖膺有道之長，實繫聖明之主，而樂無爲之治，庶闡清静之風。誕布玄休，屢昭靈應。卿既克承於後，朕亦丕勞爾先。往者海水爲灾，再免黔黎於昏墊，近而天時作慝，三致雨雪之感通。功成弗居，禮宜有報。噫，神仙以忠孝爲本，尚母媿於傳賢，帝王以天地爲心，曷敢忘於敬德，見所帶職號如故。

四十代天師，諱嗣德，號太乙，與材第二子也。性寬厚，善文好詩。至正甲申嗣教，後九年壬辰，天下兵興，命弟子舒惟寅募義保障，凡鄰郡間，兵不敢犯，民賴以安。是年十月，微疾而化。明年，制授太乙明教廣玄體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制下已化矣，藏蜕排衙石。元順帝制曰：正一仙真，克紹經籙符章之秘，神明華胄，宜膺冠裳劍印之傳，仙籍有徵，寵章再錫，咨爾張嗣德，學資家訓，道演宗盟，祖禰流芳，雲仍襲慶，始著飛昇於蜀漢，世施度化於江湖。寶籙金符，瑞應昔昭於簡册，青蛇玉劍，淵源永緒於箕裘。歷彰糾攝之靈，每佐清寧之治。渙號雖基於前代，綸恩猶渥於本朝。紫誥銀章，禮重褒崇之典，珠冠金服，光貫冲素之流。玄門偶闕於承宗，法嗣共推於嫡嗣。卿其奉真元之秋律，肅太上之精筵。恪思繼業之隆，益拯含生之沴，再揚靈素，永播真風於戲。珪幣多儀，務念輸誠以事帝，壇瓊秘祝，慎嚴徼福以庇民。尚體予裏，以弘爾教。

四十一代天師，諱正言，號東華，嗣德長子也。貌古神清，沉静寡言。時京道不通，且二年餘矣。江浙行省，遣間使傳制授天師明誠凝道弘文广教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踰年，集諸弟子曰：吾家世代以福國忠君化民爲本，今天下兵争日久，朝廷去遠，安危未可知。况吾諸弟子總玄教於北者，榮遇特隆，可無一言以

致徵兆之吉乎。於是介弟子程天翼，奉命言於玄教大宗師，於有興入陳於朝。上曰：天師，方外士也。曩以川途梗塞，無以致撫安之道，朕甚慊焉。天命此幸，有以旋之宗師奉旨。俾天翼還報，歲己亥。中元日，陞座演道，語若有警，人鮮能測。未幾，示微疾，召弟子曰：吾自襲教以來，遭時多難，今逝期至矣。越二日，書頌而化。

四十二代天師，諱正常，字仲紀，號冲虛子，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公之冢子也。生有異徵，大玄公假寐，夢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遊君家，願見容也。及覺而生。幼穎，特寬厚，雙目燭人，性嗜老莊言，於仙道秘法尤篤志。大玄遊五嶽，指相傳印劍曰：龍星再集於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至正己亥襲教，太玄之懸記始驗。時兵亂，經籙久秘，至是願授者川至。闡三元醮脩於玄壇，嘗鍊度幽爽，輒有異感。辛丑，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發御榜，命有司訪求招聘，而天師始遊。遣使者上牋，陳天運有歸之符，上以手書賜答，有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之語。乙巳，朝京師，上召見，悦曰：瞳樞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命坐賜燕，下詔褒美之。再召宴，及錫以金幣，還山。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求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不止。上諭俾施符水，乃篆巨符投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竭，見土龍，致齋三日，上御衮冕服，親上聞而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命傳太上延禧諸階法籙，及辭還山，復詔中貴人，齎賜織文金衣，特勅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吳元年丁未，詣上勸進牋。洪武戊申，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入賀，賜宴於便殿，諭曰：兹授卿以大真人稱號，誥命議給俸禄，面奏懇辭議俸，止乞如故，事優免及，專出符籙之事。上嘉而可之，准賜蠲通户，及大上清宮各色徭役。宴畢，内降制書國朝制詞具載皇明恩命世録授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仍給銀印，視正二品。特設玄幕之佐，曰：贊教掌書等官，陛辭而還。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宜體之以清静無爲，輔予至治，則予汝嘉。出白金十五鎰賜之俾新其宅第。己酉二月，特召入朝，上御奉天殿賜見，預命設宴待之。是月，承顧問者四，錫誠於天帝，致齋三日，上御衮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於真人，俾祝而焚之。禮成，錫金幣，宴於文樓，羣弟子饗於别館，仍賞賚有差。庚戌夏，上録功貤寵，特勅吏部改贈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爲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爲恭順慈惠淑静玄君。是年秋，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銀印。壬子秋，特召入覲，復加賜永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寵之。丙辰秋，上遣使召，忽先期而至，入見，上喜曰：卿來何符朕意耶，明年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弟子之清脩者，與

其偕來，錫燕及金法衣玉圭，珮法器之屬。丁巳夏，率羣弟子入覲，宴於午門城樓上，舉爵謂曰：卿宜罄此一觴。勑内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曰：他日當書以賜卿。明日勑，遣代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弟子代祠羣岳，仍賜衣各二襲，楮幣有差。既還，錫宴賞如初。及歸山，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歎曰：五嶽名山，先子欲遊而弗遂。嵩山中峰，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聖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嘯曦景於層霄，邈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咸訝其言，未幾，示以徵疾，瑞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謐之化命。取印劍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語已，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聞數十里。禮部尚書張籌爲訃聞，上嗟悼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慶弔祭之，藏蛻於南山刺坑口。

四十三代天師諱宇初，字子璿，別號耆山。冲虚之冢子也。目秀雙瞳，而交二斗。九歲，嶷如老成。一日，有異人謁見，曰：是列仙之儒，異日，丕纂者，賜正一玄壇之印俾關防符籙，永鎮名山。既還，擇地於里之黄箬峰下，構峴泉精舍，爲終焉之所。壬午，成祖文皇帝嗣登寶位，入賀，寵遇益隆，賜緡錢葺大上清宫。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丙戌命編脩道教書以進。丁亥，召見，命就朝天宫建薦揚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之瑞。祠官以聞賜勑嘉奬。戊子三月，降特旨申諭真人門下專出符籙。四月，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壇，咸有瑞應，厚賜尚方珍物，特命更給驛券還山。十月，手勑俾邀請真仙張三丰。己丑，再勑尋訪張三丰。庚寅春，忽發神異語，人莫能測。一日，以印劍授介弟宇清曰：吾將返吾真矣，惟國恩未報爾。其承此以圖之。又越三日，書頌曰：一點靈明，本無生滅，五十年中，非圓非闕，今朝裂破大虚空，三界十方俱透

徹。舉手前向指而逝。時大駕駐蹕北京，皇太子監國，遣行人陳逵賜祭。明年，天衷追悼，復遣行人蕭榮諭祭焉。藏蛻於峴泉。

四十四代天師，諱宇清，字彦璣，別號西壁，冲虛仲子，耆山之弟。初，冲虛夢壁魯真人，峨冠朱衣，入其室，翌日，生。七歲能詩。及長，凡秘要儒經子史，究索無遺。著有《西壁文集》傳於世。永樂庚寅嗣教。十月，大駕南還，召見，賜宴，及冠服圭珮之屬，命傳於京，賜誥，授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領道教事。癸巳七月，勅遣齎賜太嶽圓光圖，并榔梅百顆。八月，降勅俾選有道行羽士，爲武當山住持。九月，命使詣山，就大上清宫建金籙大齋。七日，感龍井出見之瑞。上給緡錢，俾市魚放養溪中，賜名曰：放生池禁止網釣。乙未，詔修太上清宫，并勅建真懿觀，造浮橋，築隄防。丁酉，命分獻西鎮壇。十一月，詔往福建靈濟宫，修建祈謝金籙大齋。瑞感圓光燭霄，卿雲成幔，鸞鶴交舞，靈貺疊臻，祀官以聞降勅嘉奬，仍有金幣之賜。戊戌二月，勅召入京，賜冠服綵幣，白金百鎰，命祠玄帝金像於太和山。五月，命治浙江潮患，乃書鐵符，戒弟子黄端友往投之。時波濤洶湧，若有人馬呼鳴之聲，既而水退患止，有司以聞，上遣使嘉奬賞齎。己亥，誥封妻孫氏爲端静貞淑妙惠玄君，復有金幣錢物，及番果海魚之賜。庚子，上召見，命率羽士修玉籙大齋，休徵尤夥。十月，命建普度醮於京之靈濟宫。辛丑正月朔，命分獻星辰壇，復建保安醮。七日，賜冠服圭珮錦綺貂裘之屬。上北伐還京，命建祈謝大齋，感祥光慶霭之應，賜齎有加，特勅褒奬甲辰命醮太和山。仁宗昭皇帝即位，入賀，命修薦揚大齋，亦有異徵。仍降勅奬諭，賜金玉法印，并織文金衣，鶴氅貂裘圭珮綺幣，及從行弟子，賞齎有差。宣宗章皇帝即位，宣德改元入賀，錫燕内殿。四月，推恩，申錫嘉號之勅。六月，加誥封爲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静洞玄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丁未，入覲，詔下有司悉蠲僕從丁役。五月三，以老辭上還山。一日，中秋集衆飲闌，而作頌曰：易窟探周，行訪浮丘，乾虹橋畔，坤雷渡頭，咦，宇内清光半是秋，半爲貞氣還天表。忽迅雷大作，有虹隨見，光滿山谷而化。訃聞於上，遣太監雷春諭祭。復勅葬於北真觀之右山。

漢天師世家卷之四

四十五代天師，諱懋丞，字文開，別號九陽。處心恬澹，不膠於物，又號曰澹然，冲虛嫡孫，耆山、西壁之從子也。初，父宇珵於洪武丙寅臘日，宴坐中庭，突有道者謁見，衣貌甚奇，自稱重陽子，遺以菊花一本，曰：願假館門下六十年。語畢，忽不見。始異之，後覺其爲重陽真人也。明年九月九日，天師生時，有菊香滿室，紫雲覆屋，三日乃散。四歲，效作禹步，感雷聲隱隱，人以爲偶然，命再步，雷輒大震。及授儒經玄秘，日記萬言，文章書法卓冠時彦。嘗經山澤，或謂垂木前障過者，傴僂請從間道，天師曰：予任已民之責，矧正人，不由邪徑。頃之，烈風大作，至則樹已拔矣。入京，過武林，民多疫，求符者不能悉給，乃書鉅符投井中，人競汲之，水爲竭，飲者瘳焉。遊華蓋山，祥光屢現，天燈夜如星布，其神異感格大都若此。洪武二十二年，父宇珵蒙太祖高皇帝聞其賢，召偕無爲真人，入對雅稱旨，賚以金幣，命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以其弟之子妻之，天師乃劉氏所生也。及入覲，賜燕便殿。明年，命傳太上延禧籙建延禧醮於大内，禮成，賜冠服劍珮之屬。四月，陪祀太廟，錫誥授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領道教事。己酉春，入賀萬壽節，命分獻東鎮壇俾醮於仁智殿，賜賚有加。三月，上御西宫召見，與語大悦，奏舉上清宫高道操克弘，龔繼宗，顔福淵，黄嘉佑等爲道録職員，詔可遣中使黎都詣山起之。十二月，錫誥贈故室孫氏爲柔嘉貞静玄君。辛亥，入覲，命分獻星辰壇醮於内皇壇，有尚方八寶金幣之賜。四月，陪祀太廟，禮畢，特遣中官護送還山。癸丑冬，入覲，明年春，命醮於靈濟宫。三月，會青宫不豫，召入治而安之，上悦，賜冠劍衣舄，命分獻風雲雷雨壇，命保安醮於大德觀，復有金幣之賜。給部牒五百，度羽士。辭歸留之。五月，召對於内庭，賜御製招隱歌還山，抵甲馬營傳舍，上復遣使追授密勑，勉以脩鍊之學，勿墜宗範云。英宗睿皇帝即位正統，改元，入賀，勑建天師府於朝天宫内東北隅，此先帝之命，至是落成。遣禮官迎入府居之，給以餼廩，命脩昇真大齋於本宫。明年元旦，賜燕於奉天殿。十一日，俾分獻風雲雷雨壇。明日召見，繼召衍聖公同宴，便殿各有金幣蟒衣朱履之賜。本月，命傳太上延禧諸籙建金籙延禧醮於朝天宫，賞賜有加。己未春，命分獻東鎮壇。二月，皇太后聖壽節建祝延醮於朝天宫，禮成，賜金幣。庚申，錫誥封繼室董氏爲温静柔順玄君。三月，命安祀玄帝金像，醮於大内玄天祠。禮畢，命以祖傳印劍進覽，上撫摩久之，歎曰：神物靈異，果如是乎。燕賚而出。辛酉春正月，命分獻東鎮壇醮於朝天宫，給部牒五百，度羽士，厚賜而還。壬戌冬，入賀，錫宴文華殿。癸亥春，命分獻星辰壇醮於朝天宫。明年，辭歸。奏曰：臣沐兩朝寵恩，無由仰答萬一，恐臣天賦有限，不能長侍陛下

清光矣，有一子，早不禄。嫡孫元吉，雖及髫歲，資稟頗奇，願以代臣補報。上慰留至再，乃許抵家，以印劍付元吉曰：吾已得請於朝，孺子懋之，永承天眷。語訖，端坐而化，壽五十有九，果符假館之數。訃聞，詔遣禮部郎中趙最諭祭，工部主事江清塋葬於馬鞍山，建觀曰南極以祀之。

四十六代天師，諱元吉，字孟陽，別號太和。澹然之孫，贈寂靜真人子也。母玄君高氏，夢長庚星如虹，下流靈芝出東柱礎下。自幼明敏絶人，凡祖秘儒書，一覽輒了。喜爲詩詞，然所發皆非塵世語，讀者莫不奇之。正統乙丑冬，赴闕，時年甫十一，上見之，愛其岐嶷如成人，召入内庭，命坐賜茶，錫誥授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紹祖崇法真人，領道教事，厚賜而還。丙演冬，召見於仁智殿，命書趙天君符，恍惚有神秘法，命作符，大悦曰：神明之胄，代不乏人，可謂善繼矣。當時以爲榮。及金幣之屬，誥贈父留綱爲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靜真人，封母高氏爲慈惠靜淑玄君。丁卯，上念其幼孤，賜敕諭禁治族屬侵侮之輩，更授贊教掌書等官輔之。戊辰，上御大善殿召對稱旨，有萃寶冠金文服之賜。己巳正朔，命分獻星辰壇。三月，辭歸，諭留之。夏六月，雷撤謹身殿，瓦擊蚩吻，雨浹旬不止。召問以慎起居，戒邊防爲對。命建祈晴醮，於朝天宮，檄召雷神。有巨鷹藍距赤翅。挾大風而唳蓬萊門，攫檄排雲而上，觀者駭然色變，應時天朗氣清。祠官聞上喜愕交至，賜賚有加。秋七月，上北狩，於内庭。景泰改元，秋八月景皇帝召入覲，顧問者再，命建保鎮國祚醮於大德觀，有天花雲嚢之瑞，降敕褒嘉。明年二月，給部牒一千，度羽士。壬申冬，命醮於内庭，禮成，賜燕仁智殿。癸酉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醮於朝天宮。乙亥春，上御文華殿召見，問諸雷法，命作符，大悦曰：神明之胄，代不乏人，可謂善繼矣。當時以爲榮。及金幣之屬，誥贈父留綱爲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靜真人，封母高氏爲慈惠靜淑玄君。丁卯，上念其幼孤，賜敕諭禁治族屬侵侮之輩，更授贊教掌書等官輔之。戊辰，上御大善殿召對稱旨，有萃寶冠金文服之賜。己巳正朔，命分獻星辰壇。三月，辭歸，諭留之。夏六月，雷撤謹身殿，瓦擊蚩吻，雨浹旬不止。召問以慎起居，戒邊防爲對。命建祈晴醮，於朝天宮，檄召雷神。有巨鷹藍距赤翅。挾大風而唳蓬萊門，攫檄排雲而上，觀者駭然色變，應時天朗氣清。祠官聞上喜愕交至，賜賚有加。秋七月，上北狩，於内庭。景泰改元，秋八月景皇帝召入覲，顧問者再，命建保鎮國祚醮於大德觀，有天花雲嚢之瑞，降敕褒嘉。明年二月，給部牒一千，度羽士。壬申冬，命醮於内庭，禮成，賜燕仁智殿。癸酉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醮於朝天宮。乙亥春，上御文華殿召見，問諸雷法，命作符，恍惚有神秘法，命作符，大悦曰：神明之胄，代不乏人，可謂善繼矣。當時以爲榮。及金幣之屬，誥贈父留綱爲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靜真人，封母高氏爲慈惠靜淑玄君。丁卯，上念其幼孤，賜敕諭禁治族屬侵侮之輩，更授贊教掌書等官輔之。戊辰，上御大善殿召對稱旨，有萃寶冠金文服之賜。己巳正朔，命分獻星辰壇。三月，辭歸，諭留之。夏六月，雷撤謹身殿，瓦擊蚩吻，雨浹旬不止。召問以慎起居，戒邊防爲對。命建祈晴醮，於朝天宮，檄召雷神。有巨鷹藍距赤翅。挾大風而唳蓬萊門，攫檄排雲而上，觀者駭然色變，應時天朗氣清。祠官聞上喜愕交至，賜賚有加。秋七月，上北狩，於内庭。景泰改元，秋八月景皇帝召入覲，顧問者再，命建保鎮國祚醮於大德觀，有天花雲嚢之瑞，降敕褒嘉。明年二月，給部牒一千，度羽士。壬申冬，命醮於内庭，禮成，賜燕仁智殿。癸酉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醮於朝天宮。乙亥春，上御文華殿召見，問諸雷法，命作符，恍惚有神秘法，命作符，大悦曰：神明之胄，代不乏人，可謂善繼矣。當時以爲榮。及金幣之屬，誥贈父留綱爲正一嗣教

氈裀之下，命中官錢義率旗校舁出朝天宮，火裂之，響遂息。上嘗睡覺，足隱隱痛要忍呅，燭之，有黑痕，似人指點狀。遣内使傳旨諭，乃進符水滌之，痕退患愈。未幾，上御奉天殿，聞空中有如木石墜壓之聲，天衷悚懼，命醮禳謝。是夕，其聲寂然，尤加禮重，錫誥加封爲正一嗣教體玄悟法淵默静虚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加封慈惠静淑太玄君母高氏爲慈和端惠貞淑太玄君，厚賜還山。憲宗純皇帝即位，成化元年九月入賀，賜燕於文華殿。明年正月，上遣中官齎賜天廐，良馬，及文錦，朱舄，黄封，上罇，番果，海魚等物爲壽。翌日，入謝，仍賜燕内庭。二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十一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二月，命建昇真醮於大德觀，賜勑申禁族屬侵犯及諸人僞造符籙，并授贊教掌書等官，助理玄政。丁亥秋，入朝，召見於大善殿，命以祖傳印劍進覽。上回重瞳久之，嘆曰：物之珍㚢，果有神靈。賜燕而出。十一月上復御大善殿召對，聖語勉以護國安民，更給正一嗣教大真人府金印，又加賜玉印各一顆，御書大真人府四字，命梓縣於府第閥額，三錫恩綸，加封爲正一嗣教體玄崇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仍遣中官秦勤默悟法通真闡道弘化輔德佑聖妙應大安殿，感天花慶靄之祥，上嘉賚之，又命祈聖嗣醮於内庭。明年，皇太子生，賚獨盛，朝野榮之。己丑冬，召見，命建金籙醮於朝天宮。辭歸出遊，歷登名嶽，探仙人舊隱之跡。去六載方還，賚，勑俾建保民大醮於大上清宮，以守臣鄧原并兩司掌印官陪祀。召羣鶴舞徑抵龍虎㟁下，結茅却粒者三年。一日，書頌畢，端坐而化，舉之如空衣矣。葬於本里播箕灣。

四十七代天師，諱玄慶，字天錫，别號貞一，又號七一丈人。生時有異徵，博學能文，長於詩書。成化丁酉入覲，錫燕内庭，遣中官梁芳傳旨，聘成國公朱儀女爲配。明年，詔赴南畿完婚。仍賜蟒衣玉帶，加撥馬快船隻送回。詰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領道教事，封母吴氏爲志順淑静玄君。甲辰，賜勑諭申禁諸人僞造私出符籙，及偷盗放生魚。乙巳春，特召對，聖語勉以護國安民，重建大真人府第，命降香大華蓋山及鐵柱宫。丙午，入覲，命醮欽安殿，有玉帶金幣之賜。孝宗敬皇帝即位，弘治戊申，入賀，寵遇有加。庚戌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於欽安殿，感天花慶靄之祥，上嘉賚之，又命祈聖嗣醮於内庭。明年，皇太子生，賚，賜蟒衣玉帶冠履劍器圭珮之屬，寵賚獨盛，朝野榮之。己丑冬，召見，命賜雕花，天禄，壽字玉帶，金冠，蟒衣，銀幣之屬。丙辰，上遣太監李瑾，李珍建金籙醮於朝天宫。辭歸出遊，歷登名嶽，探仙人舊隱之跡。去六載方還，賚，勑俾建保民大醮於大上清宫，以守臣鄧原并兩司掌印官陪祀。召羣鶴舞徑抵龍虎㟁下，結茅却粒者三年。一日，書頌畢，端坐而化，舉之如空衣矣。葬於本里播箕灣。

四十七代天師，諱玄慶，字天錫，别號貞一，又號七一丈人。生時有異徵，博學能文，長於詩書。成化丁酉入覲，錫燕内庭，遣中官梁芳傳旨，聘成國公朱儀女爲配。明年，詔赴南畿完婚。仍賜蟒衣玉帶，加撥馬快船隻送回。詰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領道教事，封母吴氏爲志順淑静玄君。甲辰，賜勑諭申禁諸人僞造私出符籙，及偷盗放生魚。乙巳春，特召對，聖語勉以護國安民，重建大真人府第，命降香大華蓋山及鐵柱宫。丙午，入覲，命醮欽安殿，有玉帶金幣之賜。孝宗敬皇帝即位，弘治戊申，入賀，寵遇有加。庚戌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於欽安殿，感天花慶靄之祥，上嘉賚之，又命祈聖嗣醮於内庭。明年，皇太子生，賚，賜蟒衣玉帶冠履劍器圭珮之屬，寵賚獨盛，朝野榮之。己丑冬，召見，命賜雕花，天禄，壽字玉帶，金冠，蟒衣，銀幣之屬。丙辰，上遣太監李瑾，李珍建金籙醮於朝天宫。辭歸出遊，歷登名嶽，探仙人舊隱之跡。去六載方還，賚，勑俾建保民大醮於大上清宫，以守臣鄧原并兩司掌印官陪祀。召羣鶴舞徑抵龍虎㟁下，結茅却粒者三年。一日，書頌畢，端坐而化，舉之如空衣矣。葬於本里播箕灣。

四十七代天師，諱玄慶，字天錫，别號貞一，又號七一丈人。生時有異徵，博學能文，長於詩書。成化丁酉入覲，錫燕内庭，遣中官梁芳傳旨，聘成國公朱儀女爲配。明年，詔赴南畿完婚。仍賜蟒衣玉帶，加撥馬快船隻送回。詰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領道教事，封母吴氏爲志順淑静玄君。甲辰，賜勑諭申禁諸人僞造私出符籙，及偷盗放生魚。乙巳春，特召對，聖語勉以護國安民，重建大真人府第，命降香大華蓋山及鐵柱宫。丙午，入覲，命醮欽安殿，有玉帶金幣之賜。孝宗敬皇帝即位，弘治戊申，入賀，寵遇有加。庚戌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於欽安殿，感天花慶靄之祥，上嘉賚之，又命祈聖嗣醮於内庭。明年，皇太子生，賚，賜蟒衣玉帶冠履劍器圭珮之屬，寵賚獨盛，朝野榮之。己丑冬，召見，命賜雕花，天禄，壽字玉帶，金冠，蟒衣，銀幣之屬。丙辰，上遣太監李瑾，李珍建金籙醮於朝天宫。辭歸出遊，歷登名嶽，探仙人舊隱之跡。去六載方還，賚，勑俾建保民大醮於大上清宫，以守臣鄧原并兩司掌印官陪祀。召羣鶴舞徑抵龍虎㟁下，結茅却粒者三年。一日，書頌畢，端坐而化，舉之如空衣矣。葬於本里播箕灣。

覲，以自畫聖像及上意所欲古劍等物附獻，上以祖天師畫像及金幣回賜之。既精涉獵墳典，事親篤孝，鄉族稱之。武宗毅皇帝即位，正德乙丑春二月聖衷注念，特降褒問之，書又勑俞，往武當，鶴鳴，葛仙三山之遊，丙寅春，入賀召見，問曰：鄉之祖，非附御前香燭，令轉致三山，以表禮神之意。於是躋眺危巔，窮探靈窟，後次鶴鳴之崎嶇，邂逅一鶉衣鶴貌老翁，迎而揖之，作而笑曰：來去不聞山鳥喧，三生石上龍蛇年。即拂袖緣崖而逝。天師游睇良久，悵然返旆。己巳秋九月，張筵會客縱飲，極歡舉觴，謂林方伯，王憲副曰：吾有老友之期，不可失，恐此會難。又惟公等任天下治平之望者，勉旃可也。咸以爲醉語，勿諒。酒竟後，戒左右置蒲團於玄壇之西，從容理裾，北向盤坐，乃再誦老翁言而化，藏蛻於金谿長生觀。

四十八代天師，諱謬彌，字士瞻，別號湛然。先是貞一翁夢神人佩劍植梓於庭而生，及長有祖父風。弘治辛酉，甫十二歲，奉詔隨父入朝，上顧而奇之，賜宴欽安殿，命坐，三宮俱召見，賞賚有差，誥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承先弘化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歸而求學，不輟玄秘。既精涉獵墳典，事親篤孝，鄉族稱之。武宗毅皇帝即位，正德丙寅春，入賀召見，問曰：鄉之祖，非贊教，金永壽，詹望奎爲掌書等官。勑往禱於太和山。三月，勑遣內官監左少監吳獻，會同江西撫按重建大真人神仙乎，朕聞神仙長在，今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臣聞君類愈於神仙者，堯舜是也，至今猶存。上自天子，下及庶人，未嘗不見，願陛下慕而傚之，則聖壽可等天地矣。乃若臣類爲真人，餘悉更置山水增輝，神仙者，奚足尚哉。奏辭還山。戊辰，頒給部牒，普度羽士。庚午，疏請重修遂爲福地冠先。是上命範銅爲神像，大上清宮，以成。先帝遺命，勑遣內官監太監李文，會同江西鎮巡等官督造。壬申，召見，命陪祀泰壇，有蟒衣玉帶之賜。庚辰，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召赴，行在諭，往除之，果見磔死一妖。上大悅，勑扈駕還京。世宗肅皇帝即位，嘉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爲對，稱旨。寵賚孔殷，特遣還山請太上諸秘延禧籙文以本府莊田有司違例編寄莊各縣差徭，奏下戶部議止，照品官例優免。覆奉命悉蠲之，仍著爲令。丁酉入覲，驛遞違慢，如初奏謝後期之罪。癸未，詔聘安遠侯柳文之女爲繼室，勑留都內外守備官陪往親迎。丙午，錫誥加封爲正一嗣教懷玄抱真養

奉聖旨，大真人張彦頒總領道教，赴京朝賀，先朝屢有明旨。著沿途有司，應付這各該地方官吏，如何不行，支給著巡按御史，查提了問，巡撫官且不查究，今後務要嚴加戒飭軍衛有司，一體應付，不許遲延悞事，該衙門知道。是冬無雪，命禱於内庭，即應。上大悦，有金冠，玉帶，蟒衣，銀幣之賜。戊戌，命建金籙大齋於内皇壇，有白鶴繞壇，卿雲捧日之瑞，賞賚有加。辭歸，賜敕以護其行。本年詔往齊雲山，建報謝禱禳大醮。後因奏乞以本山如太和山例除道士爲住持管理職員，賜神宫額名曰：玄天太素宫，免徵所餘香錢，降勑禁護，是年冬，聖母升遐。明年，上賜手書以示哀感之意。己亥正月，嗣子生於新府第，上聞之，喜不已，親灑宸翰，并賜金幣爲賀。庚子，上念嗣子正在襁褓，恐難遠離，遣行人黄如桂，齎勑諭暫免入朝，俾得守視。辛丑，錫誥，贈嫡母朱氏爲端柔順德玄君，生母宋氏爲柔慈崇善玄君，贈妻李氏爲冲虚柔惠玄君，繼妻吴氏爲安妙善常玄君，柳氏爲莊惠志道玄君。本年命給部牒五百度羽士。特勑江西巡撫都御史，嚴禁撫州奸民僞出符籙者。己酉，詔携嗣子入覲，舟次錢塘，沙淤江涘，民病涉。投以一符，即盪去。次徐州，水涸，舟膠戲。作一詩投之曰：吕梁洪下疾如飛，一派神棲接古徐，願借紅袍三尺水，官航穩載上京畿。水忽夜溢，比及都門。上遣太監高忠迎而諭勞之，賚賜嗣子蟒衣玉帶金帛。明日召見，錫燕便殿，命録歷代真人名諱進覽。既而賜御札曰：卿子名可曰永緒。後乞致仕，詔可之，陛辭而還。庚戌十一月，忽夢遊岱宗。十六日晨，興沐浴更衣畢，焚香隱几而化，壽七十有一。上聞嗟悼無已。詔從侯爵例錫之卹典，遣行人李琦，錦衣千户王正億諭祭營葬。勑定弋陽縣城東故叠山書院爲佳城，皆異數也。

四十九代天師，諱永緒，字允承，別號三陽。父湛然，嘗夢介胄之士，持詰，贈嫡母朱氏爲端柔順德玄君，生母刺來謁，自稱三陽，將軍刺上書九字宋氏爲柔慈崇善玄君，贈妻李氏爲冲虚柔惠玄君，繼妻吴氏爲安妙善常玄君，忽大風飄去而寤。翌日生焉。玄典甫通，間學擊劍。出則佩劍，巡行山澤中，入則杜門，謝絶諸賓客，不喜逢迎，似涉傲世。嘉靖己酉，詔隨父入朝，抵都城，上遣太監高忠齎賜衣帶。明日召見於内庭，賞賚有差，命宴便殿，詔嗣教襲爵誥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詔聘定國公徐延德女爲配，勑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鏸議行婚禮。壬子入覲，上遣司禮監太監黄錦傳旨，正一大真人張永緒，著給與伯爵，朝祭常服。仍賜常用勑禮工二部，建正一，静應，祥符三觀，工費不敷疏，奏請益以落成之。戊午冬，入覲。上製送光動朝班。癸丑春，仍奉玉音成婚，币目遣官護送還山，勑駕部增驛券内例外應付以裕征途。乙卯，奉勑改享太平之賜，然臣父自度犬馬氣衰，每諄諄訓臣，勉圖補報，不敢時刻忘於宣室之前也。上曰：但不審而父復能一至朝否。賜宴而出。是年，降勑諭有

司，查明雜差料價，照舊盡行優免，兵部查照新例，給與勘合，照舊例，起撥馬快船隻，嚴戒官員人等，不許違慢。再召入對，賜燕便殿，命建保國安民大醮於朝天宮，有蟒衣玉帶之錫。明年正月十三日，上遣中使趙憲傳聖諭，俾早回家，以慰父望。遂不俟大典禮終，先陛辭而還。甲子冬入覲，上御西苑召問，錫宴及蟒衣玉帶之屬。乙丑元旦，特遣中官，傳命先諸大臣入見便殿。既而賜宴，同大學士徐階等七臣，上命以天師預首席焉。醮於內庭。復命主春祈祀典禮。畢，力辭還山，舟次嚴陵，瀕蹶然起而推篷四顧夕陽山色，移時忽作語曰：九九九，歸時侯家隔數峰，青還在，無何有。鼎湖將墜火龍髯，我今先跨金牛走。少間，又曰：暗來回首不須悲，鷄鳴日出看依舊。其聲斷續，莫不訝之。乃戒榜人遄櫂以前，歸未幾而化。內子徐氏以訃聞，上殊痛悼之，錫伯爵例恤興，遣行人姚光泮諭祭併營兆域於獅子巷，立祠南極觀，誥封徐氏爲靜和元君，仍降勑諭嚴戒族屬諸人，毋得凌侮。其聖恩隆重，深加存惜，保延玄緒，以永紹宗風。

漢天師世家後序

《易》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盈天地間，古今不息者，道也。能顯明於道，則功用之神具見，而合乎德者，故可與應萬變而贊祐於神矣，是所謂參天地之化育者也。太史遷曰：道家無爲，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良有以哉。太上生於殷，爲周藏室史，復遷柱下史，以神化莫測之迹，代降於世，爲玄教宗。我祖漢天師，蒙留侯遺澤，嘗親受道於太上，由是仙經洞籙，秘劫不傳者，悉降於世。繼以降治妖魅，服煉神丹，功成沖舉，以劍印相傳於奕代者，今垂千五百年。雖運移物改，繼承不替。其非以清靜無爲之教，功用之神，有合乎天德，而足以贊化育者歟。迨今，凡名山區奧，靈迹具存。此其子孫流芳之遠，榮達之久，信有以陰翊皇度，博施生民者，蓋可見矣。漢末而

下，居龍虎山者，岩棲谷隱，脩煉以自壽。宋初，漸以道行稱於時，暨大觀崇寧間，虚靖真君出焉，其神功妙應，一發於御氣鍊形之實，而後益振，足以方駕於前矣。其下莫顯於曾大父薇山公，大父太玄公也，凡其榮禮禱祈之著，遭際寵渥之極。當是時，奇徽茂迹，雖簪纓縉紳之士，莫不禮敬之，視前或有所未逮焉。及我朝先君冲虚公，光際聖明，混一海宇，其崇資偉望，昭赫一時，榮被終始，又豈昔之可倫擬者哉。其爲神明之胄，必若是乎。宇初以匪材庸質，仰紹先烈，惟忝竊是懼，代蒙聖恩，猶深戰慄，間以世家顛末未白於世，懼有遺闕。昔侍先君，手舊編一帙，授高道，傅同虚，謁末太史濂，序其首，而未暇整緝以行。然舊文辭意冗腐，僭用删校，增次以廣諸梓，庶以成先志也。嗚呼，物理之有盛衰也。思所以承先啓後者，爲難哉。末降以來，棄實趨華競於勢利者衆矣，苟不能造詣其學，輝光其德，以引厥宗，其可謂之克纘前人之緒乎，是豈足知。夫昔之授於太上者，德行之隆，勛烈之大，其相傳之無窮也。果何使之然哉，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後之來者，尚必自勵，其有以章述焉，斯爲不墜其教矣。其曰《世家》，則本諸史云。

嗣孫四十三代天師宇初百拜謹書。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五十代孫國祥奉旨校梓。

漢天師世家卷之四

（章偉文點校）

024 翊聖保德傳

經名：翊聖保德傳。三卷。宋王欽若編纂。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參校本：《道藏輯要》本。

宋仁宗御製翊聖應感儲慶保德傳序

蓋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道。所以協贊考之真應，安可默記。固今古而同符，矧復吾宗，在于戰國基緒，方始精感寔繁，或山祇而見形，或帝所而葉夢。其來已久，斯謂不誣。乃有接三統而開基，將隆景業。冠百神而儲祐，茂顯明徵。奠條梅之名區，號龜玉之奧主，見之於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真君矣。太祖肇膺元歷，觀德而無言。太宗祗紹睿圖，順期而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睠，序斗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真科之祕蹟。洪威顯洽，屏乎物魅神姦。諄誨博臨，揚乎天祺民祉。由是靈壇爰峙，徽稱斯崇，欽奉於芬馨，仰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暨茲沖眇纘乃基扃，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由是載稽茂典，恭益尊名，以爲上帝之禎符，文考之真應，安可默而無述。故當垂之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篇帙旋成。想風烈聞語云：汝若先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測。既還其家，又聞室中曰：吾受命降靈，汝何爲頑梗如此，不聽吾言。吾若不爲宋朝大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真方異之，而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如此臨降。守真性本愚戇且昧，神祇願勿憑凌，必無事奉。乃曰：吾是高天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乘龍降世。但以非正直之士無以奉，吾教汝有異骨，不類常流，汝可虔心奉吾道訓也。守真曰：竊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守真雖處凡庸，恥爲茲類。又曰：吾上天之神，非鬼魅

翊聖保德傳卷上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欽若奉勅編集

也。五嶽四瀆，吾能役使。汝若迴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應大國之徵命，受真主之恩遇，豈同巫覡之輩耶。守真曰：神人既若此教導，敢不虔事。又聞言曰：吾乃設酒肉之饌以祀焉。又聞言曰：吾雖不食歆，汝之意是神人也，汝何爲以膻穢瀆我。以汝未曉，不欲罪汝，此後但以香茶及素食、鮮果爲供。吾雖不食歆，汝之意也。守真稽首而謝。又曰：吾爲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師，可但訪高士，以求度焉。守真乃禮古樓觀先生梁筌爲師，度爲道士。遂於所居之側，擇隙地，出家財，搆北帝宮，内立殿以事神。旦暮崇奉，頗極精至，神謂之曰：觀汝虔心，稱吾教導，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將誨汝劍法，俾汝爲國祈民除妖。後當令汝結壇，俾汝爲國祈福。守真再拜，曰：守真本實凡庸，粗懷愚直，當緣夙生奉事，乃致今獲歸依，願以至心，永奉靈德壇儀、劍法，恭俟靈訓。真君曰：劍法有三，但以銅、鐵、鍛爲利刃，吾目一視便可用也。有疾之人，俾汝揮擊，邪氣銷鑠，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水族生妖，分野爲灾，國家軫慮，當以上劍治之。或山澤之怪，飛走之雄，震駭閭閻，侵毒黎庶，當以中劍治之。或魑魅之徒，夔魖之輩，挾邪暴物，作祟害人，當以下劍治之。守真曰：三劍之法，已聞命矣，結壇之儀，伏俟指教。真君曰：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則爲國家設之，其上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爲普天大醮，旌旗、鑑劍、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建門户，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祚保生壇，凡星位二千四百爲周天大醮，不能備紀。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齎信幣、香燭，就宮致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靈異，欲備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勑賜官名。真君曰：吾將來運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尺，焚香以奏，亦可感應也。中三壇則爲臣寮設之，其上曰黄籙延壽壇，凡星界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爲吾啓大王，言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者歸以聞太宗，驚異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遣使齎香燭清詞就宮致禱。因召守真詣闕備詢其事，守真具言之，且

曰：非精誠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
上聖降靈事迹，一一聞奏。太祖召小
黃門長嘯於側，謂守真曰：神人之言，
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儻謂臣妖妄，
乞賜按驗，戮臣於市，勿以斯言褻瀆上
聖。詔守真止於建隆觀，翌日，遣内臣
王繼恩就觀醮設，移時未有所聞，繼恩
再拜虔告，須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
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宋朝
社稷，來定遐長基業，固非山林魑魅之
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嘯，以比吾言，斯
爲不可。汝但説與官家，言天上宫闕
已成玉鑠開，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
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不敢隱，具録
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兢悚。
太祖默然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
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
位。尋召守真於瓊林苑爲周天大醮，
作延祚保生壇。醮罷，真君降言於内
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爲吾奏之。
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
掃除妖孽猶閑事，縱横整頓立乾坤。
國祚已興長安泰，兆民樂業保天真。
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震伏自稱臣。
遞相虔潔向君親。
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官萬億❶人。
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
天無氛穢地無塵。
愛民治國勝前代，萬年基業永長新。
三元及誕節、上本命日，並遣中使致
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或水旱、
或國家將舉事，率致禱焉。初宫成，真
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奉詔修
宫，勤則至矣。然何爲不開日月華門，
不畫八小殿壁，階墀甓甃亦未嚴備，唯
求速成以冀恩寵。然上天亦不掩爾
功，亦不赦爾罪。守節、龜從頗切驚
懼，然已奏訖，役不及增備，惟稽首祈
謝而去。至闕，皆獲增秩，賜白金千
兩。既而守節染疾而亡，龜從殁於兵
刃。此乃不掩功、不赦罪之戒明矣。
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親征太原，真君
忽降言於守真曰：官家已臨汾晉，非
久克復城池，汝當令監宫臣等設醮，以
謝勝捷於上帝。守真等曰：國家大
事，乞俟捷音。真君曰：上天已定勝
負也。踰旬，而王師告捷。監宫等以
聞帝，遣内臣盧文壽齎内庫、香藥、御
署、詞章詣宫，陳醮以謝上帝。是夕，
星宿諸神之像，竪鍾經二樓，齋道堂
室，靡不完備。建碑以紀其事，題曰：
真君降言曰：官家設此大醮，上帝與
諸天皆喜，國祚延遠，過於有唐。興國
上清太平宫，一如真君預言之制。命
常參官一人監宫，擇道士焚修。每歲
六年，守真以乾明節詣闕朝賀，召見因

面奏曰：聖真下降，俯爲昌朝，乞降詔加號，以靈貺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平宫神受命上穹，降靈下土，苾芬致薦，肹蠁有徵，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號，以答神休，其封神爲翊聖將軍。詔命至宫，守真焚香以告，真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聖者，翊於何聖。守真數日疑懼，不敢答復。降言曰：汝但馳奏官家，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聞，太宗覽之，召近臣謂之曰：玉皇輔臣，所輔翊者，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真，令啓白也。既而内臣傳命到宫，守真詣殿，焚香以告，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闕朝賀，真君忽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於官家，曰大道興，陰謀滅，諸天衆聖皆欣悦。宋朝社稷甚延年，太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心顯明哲，愛民治國常須切。萬年基業永長新，金枝玉葉無休歇。守真得之，到闕以聞，詔賜守真紫衣，號崇元大師。自後每遣使醮告，真君或有言，守真皆密以聞。忽降言謂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衛時，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將繼有明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矣。儻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言，當授福衛護宗社。吾下降至今三十五年，勤亦多矣。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爲五土之主。此限滿日，升汝仙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翊聖將軍，宜加號曰：翊聖保德真君。不復降言。明年閏七月十六日，守真謂門人等曰：吾已領符命，今將去矣。言訖而化。既而聖上嗣位，崇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泰山，建玉清昭應宫。於宫中寶符閣之西北隅，作凝命殿，殿後爲凝命閣，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年，詔曰：誕敷寶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徵，虔增於懿號，蓋爲邦之大典，庶民之深旨也。而況翊宣元化，表式衆靈，司陰隲於含生，播明威於福地。當王基肇啓，固降治而已，彰洎文考，續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薦徽章。蒙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盛。顧惟眇質，紹撫綿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祥之沓委。緬懷幽贊，敢怠欽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則式達至精之懇，庶申祇答之文。期克享於寅恭，永保寧於品彙。爰頒成命，俯告宰司。深體予懷，共宣其事。

翊聖保德傳卷上

❶『億』字原作『該』，據《道藏輯要》本改。

翊聖保德傳卷中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
開國公王欽若奉勅編集

真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授人，即傳録。而岐雍之民，有物魅妖怪爲害之極者，皆投誠致告，則守真祈禱，奉教而往，無不祛殄。凡所靈驗，不可勝紀。今録其傳聞者云，守真嘗朝禮至玉皇大殿，睹其額曰：通明殿，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通明之誼，竊所未知。鐵輪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叟也，曾有三天，爲諸天之尊，萬象群仙，無不臣者。常升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爲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衛，仙衆梵佛，悉來朝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偏散諸天焉。有王叟者，年七十餘，少事戎帥，老而退居終南鎮。膽氣雄傑，談五代時事，歷歷可聽。每聞妖怪誕妄之事，則扼腕切齒。自真君之降，未甚信。鄉洎目睹靈異，歆然歸仰。自後常日二時赴宮，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日，忽告守真曰：老夫本懷啓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懷剛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有幸，得遇上真。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在左右，以備驅使，爲萬足矣。真君降言而許之。未幾，叟無疾而終。踰旬，守真忽於真君殿側，聞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鐵輪將軍也，汝何以略不見録。守真仰而問曰：真君左右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真常所虔事，未知鐵輪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叟也，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蒙收録，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醮祭，勿忘吾名也。真君曰：《太上道德經》，大不照，故爲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衛，仙衆梵佛，悉來朝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偏散諸天焉。有王叟者，年七十餘，少事戎帥，老而退居終南鎮。膽氣雄傑，談五代時事，歷歷可聽。每聞妖怪誕妄之事，則扼腕切齒。自真君之降，未甚信。鄉洎目睹靈異，歆然歸仰。自後常日二時赴宮，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日，忽告守真曰：老夫本懷啓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懷剛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有幸，得遇上真。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在左右，以備驅使，爲萬足矣。真君降言而許之。未幾，叟無疾而終。踰旬，守真忽於真君殿側，聞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鐵輪將軍也，汝何以略不見録。守真仰而問曰：真君左右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真常所虔事，未知鐵輪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叟也，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蒙收録，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醮祭，勿忘吾名也。真君曰：《太上道德經》，大

于周公孔子，皆列仙品，而五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雖諷誦，多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應。仁義言行，禮智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人事，長生久視之理亦何遠矣。守真又嘗啓請云：終南山中赤谷神祠者，近鄉之人多所祈祀，屠牛、擊豕以爲饗饌，酒樂喧沸，民氓鼓舞。若斯之事，其獲祐乎。真君曰：終南山寔名山地、寔福地，人凡境聖，今古皆然。興邪致妖，殺命祈福，以兹俟祐，斯亦遠矣。既而草竊潛匿於其下，捕賊者積薪焚之，祠宇煨燼，寂無靈異。建隆末，長安進士劉頑，頗有文學，出於流輩。嘗詣宮再拜懇禱曰：頑欲知將來位秩高卑，願賜靈誥。真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賦汝禄位。汝若學道退閑，當猶延永，若妄求進，身慮促汝壽筭也。頑聞之，不悦而退。後三載，果無成而卒。雍熙中，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卒於張超谷石室中，世多傳其羽化。守真朝禮之，次因焚香啓告曰：華山陳摶近卒，時人謂之尸解，未審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希上真略賜指諭。真君降言曰：摶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凝祜，嘗詣宮致禮，既去，真君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祜行虧忠信，死非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祜秩滿還京，爲三司判官。鑄聞之，乃復焚香啓告曰：高凝祜今爲此職，又何福耶。真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祜卒。吏部尚書宋白，乾德中，家于盩厔有弟小，字曰：岐哥。年十餘歲，爲狐魅所惑，號呼無度，舉動失常，忽力敵數夫，家人莫能制。醫砭之輩至者，必遭凌扑。白因齋心遣所親詣宮致禱，懇求衛護，真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真往彼。守真受教而往，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哥已覺慞惶失次，家人遽出迎拜。守真具問之，因厲聲呼其名，須臾，岐哥自捽其首，從中唯唯而出，至守真前，戰汗悚息。守真呵責，移時鬼乃露形，叩頭伏罪。守真以術戮之，應手而斃。岐哥仆地良久而蘇，即獲平愈。真君嘗忽謂守真曰：山下李靖廟中，有狐鬼數十，盤泊於彼，本方地神適有馳報。慮其爲妖害民，汝可速往逐之。守真禀命，仗劍而去。須臾，坐於廟前震呼數四，俄而狐鬼數十悉出，遍列於前，惶惑驚怖。守真乃責之曰：此上真下降之地，汝輩豈宜雜處。今未欲戮，汝可速返林莽，無以血污吾靈劍。鬼等相顧，狼狽匍匐而散。守真自往至還，曾不移時。有寓宮道士王德淵問其所適，守真具道之。德淵曰：自此至彼，往復二十里，何其速耶。守真曰：我離廟時，以劍揮下庭樹低枝在地，汝可驗也。德淵俟曉躍馬而觀焉，果於廟前聞腥穢之氣，不可近，得斷枝而還，始再拜，稱異。時又有妖狐數百，在邠州城中，頗爲怪異。守真聞之，因焚香致告，具道其事，願奉教往彼除之。真君降言曰：此狐妖輩，嘗於長安南山中，化形爲菩薩之狀，誘彼居民捨財爲供。其間迴心歸善，亦十有八九。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俾爲邠州土地。亦有數

限，俟其歲滿，當自遠去，無能爲害，汝不必往也。開寶中，鳳翔府民陳英美家，有山魈爲怪，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放煙焰，欲焚其舍。財物耗散，親族愁苦。召術士禳禁，命僧徒課誦，皆不能止。乃移居遠遁，亦躡跡而至。英美計無所出，因齋戒持香果詣宮，精虔以告，真君降言謂守真曰：汝速受吾令，往爲遣除。守真再拜，負劍躍馬，再宿而至其家。而擲瓦之聲，喧囂如故。觀者填咽，皆曰：此道士必不能去此怪。守真乃盥滌嚴潔，整衣引劍而入，其怪忽然而止。是夕，爲壇於庭中，守真噀劍立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魈鬼何在乎，儻爲妖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外，釋汝之罪。如此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安肅。乃隨守真詣宮，陳醮以謝焉。又長安富民楊氏家，亦有鬼物爲怪，擲瓦縱火，一日萬變。聚族憂惶，莫可寧處。時有術士李捉鬼者，尤善符禁。楊氏召之，方及其門，若爲物所擊，匍匐而起，俄復顛隕，如是者三，遂狼狽而走。楊氏復召僧衆爲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又若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羣僧惶懼而去。乃至擣衣、砧石，亦自空中騰起，三三兩兩，相逐而落庭中，遇物凌觸，而物無所損。如是之怪尤衆，不可具紀。楊氏素聞真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馳赴，焚禱具言其怪，且求驅殄，真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令守真繼往也。守真仗劍噀水，呵叱數四，文瘵懵然踣於地，移時而起，曰：適先生呵叱之際，見數人若神將者，各擒二鬼而去。文瘵惶駭，不覺顛仆，今神思清爽，如酣醉之始醒也。百拜而去。

翊聖保德傳卷中

翊聖保德傳卷下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
開國公王欽若奉勅編集

自真君之臨降，官吏、民庶不遠千里，或馳誠遥禱，或齋潔朝拜，以祈真咒，時有所聞。大抵多隨其性習，加以訓勗。人臣依於忠，人子依於孝。清淳者，示之格言。貪酷者，警以要道。詞甚平易，頗葉音韻，然獲聞之者至寡。今據其所傳，録之如左。

乾德中，驪山白鹿觀道士馮洞元，朝禮之，次焚香虔告曰：洞元講孔子之書，依老子之教，積有年矣，而修身鍊行，未得真旨。幸逢上聖，敢求一言。真君降言曰：到境始知安，形忙靈物閑。真空須照達，幽微即大還。動觀無障礙，希夷合自然。功成神莫測，變化可沖天。去住由自己，三官赦舊愆。命曹除罪簿，六丁奏上天。衆生要修道，須知无上源。洞元百拜，虔謝而去。開寶中，侍御史路沖奉詔知鳳翔府，就宫禮請守真，就府署中陳醮祈降。是夕，潔齋致禱曰：沖身拘職守，阻拜真儀，輒以蘋藻，虔祈降鑒，乞賜真語，以導蒙昧。真君降言曰：盡力事君，以爲忠臣。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爲吉人。積愆爲咎，必有沈淪。衆生本無形之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虚，杳冥同理。又曰：六合盲蔫江海。如將智惠觀，自越千重海。乾坤内，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如沖再拜，録而誦之。左補闕王龜從，一日齋心詣宫，焚香懇禱曰：凡庸賤類，軀有病，返照而看。來人録之，歸致於倫，倫捧覽之，驚喜曰：吾得之矣。尋修身，得獲遐壽。真君降言曰：勸汝修煉，莫如精勤，精勤不怠，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正，用文則益君。食禄利勿違王命，行吉善但守清貧。清貧者，響合天地。濁富者，像火投冰。投冰者，火緣漸滅。積惡者，自貫其身。自貫者，殃及七祖，地府下痛害及親。吾懸千尺之索，提釣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一切物。衆生頭像天，足像地，中心空然合真理。鑿户牖以爲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影亦無形，杳杳冥冥人不識，若能識者得長生。陽在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謂。空中造化乃自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卑，大道混合虚无理。學道衆生審欲聞，此是修行崇妙門。開寶中，丞相沈倫嘗連綿卧疾，虔心遣使詣宫，陳醮致告曰：倫濁穢之質，病惱所侵，如何修行，得免兹患，敢祈聖語以導愚蒙。真君降言曰：靈物不病，形軀自安。形軀有病，返照而看。來人録之，歸致於倫，倫捧覽之，驚喜曰：吾得之矣。尋而疾愈，復遣人詣宫醮謝。道士王德淵因遊終南山，寓止宫中，勤奉香火，好養生，而性褊多所恚怒。忽一日，真君降言謂之曰：汝學道修真，先當調習其性，以順天和，忘諸有爲，勿耗心識，融怡凝湛，道乃可見。復戒之曰：莫管内莫管外，來往真虚無罣礙。所

居安樂是汝家，各自勤行莫相待。莫相待❶，先達之人難滯礙。真空妙樂有天堂，與聖相同滅諸罪。又曰：妙理須行到，周旋皆合道。舉措見真空，真空無煩惱。混合太虛中，自有無聲樂。地爐天竈間，背凡歸聖道。常將智惠觀，可向今生了。德淵曰：上感真君降言教示，不曉前篇內與聖相同滅諸罪，願垂誨諭。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真，積累其功，數盈之後，泥丸百節，元神靈通，而自同於聖。天堂員外郎李鑄嘗知鳳翔府，備睹靈應，俄復奉詔監宮，凡十餘年，志頗嚴潔。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存録者數首。一曰：建隆之初，方禀希夷，上帝命吾與聖相同滅諸罪。太平興國中，駕部外郎李鑄嘗知鳳翔府，備睹靈應，俄復奉詔監宮，凡十餘年，志頗嚴潔。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存録者數首。一曰：建隆之初，方禀希夷，上帝命吾衆聖皆知，乘龍下降，列宿相隨，五嶽受命主張，地祇潛扶社稷，密佐明時。吾要李鑄知吾降期，不得輕泄，免漏天機。又曰，與吾獨異佐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慈善理家，與吾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是延年益壽之法，吾勸府主記取。又曰：爲官求理在貞明，智惠俱通臨事清。觀天行道合陰德，食君爵禄常若驚。爲吾洗心復換骨，背凡入聖奔長生。天宮快樂勝凡世，不夜之鄉挂一名。又曰：爲官求法雨。開盲愚之耳目，迴積惡之人心，盡歸投正路。因汝醮告上玄，惡人盡來歸敬，此汝之功也。吾已與汝聞於上帝，俾汝獲福也。汝宜清者重清，白者重白，明者重明。勿初勤末怠，中路變異，迴清爲濁，迴善爲惡。設靈官奏聞上帝，若知有誤於吾也。又七月十日夜，真君降言：汝忠勤奉國，惠愛治民，更要用心，勿違吾誡。未遇吾之前，所作諸惡，吾與汝並銷除也。遇吾之後，況無諸業，左右已録汝功也。更須晨夕與吾，積其善功，勿得怠惰吾聖言也。又曰：但行王事，洗雪冤沉，常差靈官，護助汝功也。或有諸事，常行平正，依吾聖言。況是太平君治化，諸事前程，汝但莫憂煩，軍府自然安。每事依王道，從他天下傳。又曰：爲主合虔誠，將心穆保長安。不久太平天下樂，一家受福管長安。又曰：爲主合虔誠，將心助太平。天宮繫其職，每事更宜精。年，亦將康健保安自然。志誠不退修真理，今生若在玉皇前。又曰：爲汝衆聖皆知汝，舉措直須驚。一朝功滿後，永住看三清。又曰：生前莫亂憂，虔心，星辰下降。來駕於玄風，去乘於

已後亦無愁。主判陽間事，凡人得幾秋。但依聖言著，長生天上求。鑄每受一篇，未嘗不晨夕諷誦焉。公廉常用意，鑄曰：汝年及八十，別無修鍊之功，未免掩形升魂，亦當有所主掌耳。鑄再拜曰：此生得遇上真下降，屢受祕語，他日儻獲主掌，願與守真同列。真君曰：人間官職，守真不及汝，天上名位，汝不及守真也。但心歸真正，升仙階亦有時矣。淳化中，西京留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致醮虔祈，願聞休咎。真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勳，上天所知，賜汝福壽。以大妨小，幽府亦有冤對。當啓誦真經，告祈天地，首懺前非。吾亦與汝達于上帝，庶解茲咎，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録之而去。普跪讀感涕，因焚詞謝過，復遣人詣宮醮設。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嘗遣人投誠致禱，以祈聖誨。真君降言曰：聖主命臣臣之事君，道佐當代，心依古人，善惡無隱，姦邪必聞。君臣合道，可立功勳。又曰：愛民用心，賞罰平等，但依吾語，合家保安。殿中承張卓嘗乞聖言，真君曰：大道養汝性，陰陽生汝身。爲吾勤行道，爲吾勤修真。公廉常用意，憂恤在乎民。遇時佐明主，清濁上帝聞。濁富終不久，清貧爲天人。莫教人道富，從他人笑貧。自有真家富，清高不愧貧。又曰：形凡性不凡，爲國穀盡收成。勸君須修德，上帝賜長生。又曰：關西賊寇緣應時數，官家須指揮招捉，使臣莫殺平人。官家修德之際，正賊須翦滅。又嘗降言誡輔道士曰：千人心不同，萬人心皆錯。舉意不相通，與聖難相約。真君又嘗降言戒官吏等曰：每存忠信齊其天，文武班行自有賢。爲主萬年安基業，常憂黎庶恐飢寒。長行德行合其道，燒香虔祝告虛玄。但願國安君長久，齊心輔佐太平年。又嘗降言戒朝臣等曰：常齋戒詣宮，真君降言曰：汝父守真擎天之柱著功勳，包羅大海佐明君。文王治世及堯日，輔弼乾坤在忠臣。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汝豈不知信州龍虎山張道陵，至今子孫不絕，亦爲主直須行決烈，死生齊却戴皇恩。常行吉善合其德，慎終如始莫憂身。

進翊聖保德真君事迹表

臣欽若言，臣聞高穹眷命，元聖膺

期，必有至神聿彰幽贊，謨訓標於保叉，雅頌載於監觀，考今古之冥符，見天人之交感。臣欽若誠慶誠抃，頓首頓首。伏以靈源錫羨，炎德嗣興，景祚有開，丕徵允赫。惟玉晨之元輔，奉金闕之明威，降精爽不貳之民，顯陰陽莫測之造，佐大邦之啓運，告神宗之紹聞。臣欽若誠懽誠懼，頓首頓首，謹圖。兆自幾先，聳乎聞聽。由是增隆華飭，茂薦徽稱，鉅典崇嚴，純禧響答，稽首以瞻乃至搢紳、卿士，橫目、烝黎，稽首以瞻粹容，洗心以佇靈誥。隨其性之遠近，視其器之淺深，時亦戒以徽音，警其蒙惑。諄諄之誨，咸洞其隱微。蚩蚩之氓，潛識其真正。或魑魅爲孽，夏鼎之所未刊。或膏盲致妖，秦醫之所難究。真教猥臨，亦復俯矜，虔懇遥授指蹤，真教猥臨，羣邪必殄。窈冥之象既炳於人寰，颺歊之遊亟還於霄極。永載茲芬之祀，潛施睠祐之祥。凡厥祕言，悉存舊録，將伸論次，以示方來。敢謂微巨猥蒙明詔，齋精仰誦。盟手兢持，莫覺淵沖，粗伸紬繹。竊念上真之茂躅，實爲昭代之明徵，豈夫庸瑣之才，輒敢形容其事。伏望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垂旒注覽，援翰擒文，賜名以紀芳蕤，作序以冠篇首。式彰寅奉，永耀洪休。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汗屏營之至。其所録成翊聖保德真君事迹三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欽若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臣王欽若上表

批答

省表具之，夫妙道爲大，本於若沖，至神無方，昭乎善應。惟玉虚之元輔，冠瓊簡之真階。幽贊財成，亶彰陰隲。當藝祖之受命，降福壤而炳靈，逮文考之紹休，告帝期而啓兆。式申美報，肇建殊庭。奉禳禬之嚴科，介蒼黔之丕祉。若乃夷微委鑒，肹蠁攸憑，示諄誨以惟勤，昭明威而匪測。恍兮之應猶響，泠然之馭亟旋。自朕纂承寅加崇奉，嚴睟儀於恭館，薦嘉號於元都，念祕誥之具存，表格思之攸盛。期於綜緝，以耀休徵。卿任冠樞，衡道熙邦。采雅資博，洽庶就編。聯而能紬，緗帙以惟，精封縹囊而來上。懇求製序，復冀命名。載循淺昧之辭，曷叙直聰之烈。勉從勤請，良積靦數，嘉尚之懷，寤興無捨。所請宜依崇寧。三年四月十八日，使命到宮齎，降到真君加號勅初，顯告於開寶之末，大庇下土，衛我家邦。作宮奉祠，昭答如響。顧眇賞之誕育，寔欽慈之密祈。吉事有祥，敢忘美報。夫至誠能感，克應乃孚。所儲維何，萬世之慶。合爲丕號，申命用休朕典，神天永緝熙于純嘏。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翊聖保德真君，可特加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真君。

翊聖保德傳卷下

❶『莫相待』三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王書獻點校）

025 地祇上將温太保傳

經名：地祇上將温太保傳。一卷。南宋。原題：天一靖牧羊遺豎黄公瑾校正。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

地祇上將温太保傳

天一靖牧羊遺豎黄公瑾校正

太保姓温，名瓊，字子玉，乳名卓郎，温州平陽縣人。母夫人張氏，嘗夢南方日輪大如車，其聲如雷，寤而有娠，遂生太保。身長九尺二寸，長大有志，武勇敢爲。時唐朝羣盜蜂起，隨汾陽郭子儀出戰，身爲先鋒，白刃未嘗傷體。子儀嘗夢前軍有黑霧，覺而問，軍中夜來前軍有甚事。監軍曰：夜來只有校尉温瓊大醉，身中酒氣有如黑霧。子儀即拜瓊爲帳前準備將。一日，子儀與賊封壘，賊見軍中有黑霧冲冲，狀成龍蛇，羣盜驚走。瓊請步卒一千人追之，殺賊數千餘人，而瓊兵不失一卒。未幾拜瓊爲帳前都檢點。子儀嘗與同宿，又夢其變黑蛇而生一角，知其爲異人也。然終疑其爲患，欲殺之。瓊覺其意，遂逃歸岱山下，屠牛賣酒。一日，炳靈公化爲道人語瓊曰：觀子之相，骨氣通神，他日必有香火萬世，豈可冒法宰牛，深犯天律。瓊曰：如此則我不若歸山修道，恐有人度我成仙。道人曰：君無仙骨，豈可强修。瓊欲再問，不知所在，而失去矣。瓊奇之，自是不殺，只出入東嶽廟爲化主，打供精進三年。忽一日，嶽峰遇黄衣蓬頭道者，長揖瓊曰：今日嶽帝書上汝名，若天年終，則爲嶽府太保。汝可立像於殿前，身後當任其職。瓊如其言，立像於嶽府。自此諸太保時復來訪瓊。一日，殿前太保灌丘休語瓊曰：汝像若變，則歸職矣。瓊曰至像前觀之。有少年孟雲笑之曰：汝日日來觀此像，恐人盜去乎？瓊曰：灌將軍報我，像變則爲神。我若爲神，汝亦爲我卒矣。其後，孟雲同韋彦以青色塗其像，口裝二猪牙。一日，温瓊來燒香，只見其像已變，即更青衣，青巾，麻鞋，唯有平時殺牛鐵棒頭持至殿下，遂立化矣。孟韋來觀，方欲頂禮，亦皆立化。至五月初九日勑下，肉身不倒，亦不變動。勑封顯德大將軍。市民欲立廟，村主姚子正亦欲立廟，瓊告子正曰：吾受命東嶽，正欲立大功勳，去世大害，扶持正道，安敢忘上帝好生之德，而遽欲血食，不施仁濟之心乎。苟受國封，實爲我德之累。汝等若立廟，我焚之。子正乃止。明年，子正亦歸嶽府作太保。一日，炳靈公奏嶽帝曰：温瓊自去年三月十五日歸充太保，有功可賞。帝曰：如何。公曰：不受民間廟食一也，不以國封爲榮二也，在我無纖毫過失三也，合受緊要職事。嶽帝遂詔爲地府冥司急取人案大典者。人之生死，皆由所掌。至皇朝藝祖登極，次年，温州大旱，有吴思敬者，詣嶽祠祈禱。是夕，有旗見雲端，

上有温瓊二字。雨迅風飛，民卒免旱。

吴思敬欲祠之，有百姓王九二附體曰：吾誓在正直濟民，終有宗師收吾入道法會下爲吏，不以廟祀國封爲重。汝欲報吾功德，幸勿保奏朝廷，若能爲吾奏名於玄帝闕下，則天神地祇俱歸敬矣。於是衆從其言，設醮謝天，具奏玄帝，保明子玉功行。至嗣天師，虚靖先生。時有許温、郝邊者，天下國封神祇皆畏之，興行三壇之教，雖未甚流行，而瓊甚怒之，不得上命，不敢輒伐。宣和年間，虚靖遊東嶽，炳靈公郊迎虚靖。至嶽府問帝曰：嶽府諸神，誰冠羣靈。帝曰：近王祀保明，温瓊可任。虚靖曰：昨者，考校仙官過我籍中，有温瓊者，不求血食，降雨温州。不以國封爲榮，志欲扶持宗教爲先。虚靖之來正爲是爾，莫非此人乎。帝曰：是也。至是嶽帝召至，温瓊面聖再拜，頓首，言曰：臣經年在職，無由面對天顔，今承呼召得至丹墀。虚靖曰：此温瓊乎？帝曰：是也。虚靖曰：向者温州百姓保奏汝於天廷，云有救旱之功，不以廟食國封爲榮，而有歸依正道，扶持宗師之志。吾面對嶽帝爲汝作地祇一司，正法符籙呪訣。謂瓊曰：汝化於三月十五日寅時，此爲木老火初之節，故木生火，火旺於丙丁。虚静進觀，顯濟廟以成灰燼，洞中醜形鬼爲萬物之靈者，故只此籙爲汝真形皆死。須臾怪風又作，方欲叩齒，只見青面下馬躬身。至虚靖前曰：瓊在此爲天師法主，滅害人之魔，去亂教之以應其時，而成真籙。然後又以雲籙而書畫諸符，地祇一司之法蓋始於此。今生捉到拒逆，侵凌天鬼，共數千衆。虚靖携弟子三十人同進，只見怪風迅起，山色昏沈，黑暗無路。虚靖驚怪間師五兵魔王，慈利大帝，以聽法旨。虚靖教主曰：地祇之神，奉命玉清，是見一人青面皁袍，鐵甲持槌，有黑旗黑馬，飛走在前，以當其鋒，瞬息朗明。謂瓊曰：汝前身是人，强勇者，我乃冥司之猛將。遇降禍福，則羣鴉亂飛，虚靖不知魔鬼所謂靈寶侍衛送迎之官。勑制地祇，侍衛送迎之語。又謂弟子曰：法部至靈，無出温瓊。一日，虚靖教主曰：地祇之神，奉命玉清，是

者則可。瓊曰：我就岱山西城一戰。薛徐於是列兵前陳。瓊登黑馬，挺身直奔薛徐之營，薛徐開陳當前，萬箭俱發，群鎗兼舉，瓊只疾聲一呼變爲黑蛇，長千百丈，以尾束薛、徐二將，更不能變化。羣卒皆奔，四圍火起，不得出圍，羣呼拜將軍，叩首乞命，望赦其罪，甘伏節制，不敢違旨。其黑蛇發聲曰：吾受命東嶽，管掌汝等，爲天下嗣教宗師護持法門，救度衆生，寧解今日爲下鬼所苦耳。聞經聽旨，受其超鍊，具足神通，汝等敢拒逆正直之心，本欲食汝等，但以祖師好生之心，故權恕汝。薛、徐俯伏，悉歸麾下。

真宗朝有道流王宗敬，至青城遊天寶洞見虛靖。虛靖曰：汝之遊山爲何。宗敬答曰：投師學法，濟物祛妖。虛靖曰：吾即昔日張虛靖，汝曾聞名乎。宗敬曰：求師十年，不得一見，今日得見天師，再拜，願受祕法。於是分獨體地祇温太保祕法一階付之。其宗敬專志一念，奉祀玄帝行法，立功於世，顯應甚多。其在衡門洛水濟人，但念太陰化生呪，及丙丁生鬼符，用驅邪院印一顆，無不感應。其潭湖江河之民，來求水者，日以數千計。一日，宗敬夜卧，忽聞人聲云：真官可出户來，有事稟聞。及出乃見瓊下馬躬身而進。宗敬遂與太保坐法壇中。瓊曰：昨奉虛靖天師差瓊護持真官，修奉玄帝香火，濟民苦厄。今真官功德甚重，其鏡愈通神，置之之所，自有白氣冲冲。一日，太保以鏡中奔出，語道顯曰：君受宗師正傳，承受天師流教。玄帝已書名仙籍，得爲玄帝闕下主掌秦境人民香火靈官，而瓊準玄帝牒回獄府。而虛靖天師以爲傳人有功，位登真人。吾敬來告君，君即瓊之像毋且君居此，少人皈崇香火。此有閩縣僧伽山，是泗洲所建之地。左山有金光洞，有一廟神，曰：伽嘍王。君可親留於世，若後人因而立廟，又累我德。宗敬如其言，至廟，見殿閣宏往伐之。道顯如其言，遂授印與玄帝像與吴道麗，四方誦金剛經來朝者萬數，其容貌如常神，後宫夫人及親王三百餘位，左用條式，一百九十七件流傳於世。故得其正傳者，吴道顯一人耳。宗敬又殿丞相十二員，右殿太尉五十七位，五猖瘟司等衆甚多。四顧觀望，心内驚怖，不敢作用。出廟登其左山，有亭曰：羅漢行道壇。四無人聲，遂東望叩齒，密奏嶽帝，取出所鍊之鏡，叱云：吾在此，汝急報應，太保忽自鏡中令居此，居此則無我也。道顯至泉州施符水有驗，然四方果妖道崇佛甚衆，奈所行正道不振，道顯以鏡一面，誦丙丁之呪，布氣鏡中，持鍊九年，其鏡通神，瓊現身出入鏡中，而持鍊不輟，又加之天蓬呪。道顯曰：誦此呪以助威靈，鍊此鏡願承此呪力。如此又三年，毒之神，名曰：伽羅王。閩人敬仰之，又人家多養金蠶。收人魂魄，役使工作，途中商旅受害。妖神聞宗師來，相與告曰：我等仗佛爲主，來則殺之，勿持大武槌先鋒而出，雷電風雨從後，四

山皆黑，瞬息之間，霹靂一聲，廟中火發，四山皆焚。少頃，天氣朗清，則見伽嘍王已成灰矣，惟存一大柱不曾燒，大書其上云：温瓊順天助法，奉命剪祓妖魔。訖，道顯驚悚方省悟中，太保至前聲喏曰：瓊今滅邪訖，瓊本不能勝此邪，荷宗師修鍊之功，得天蓬大呪之力，瓊受鍊六通具足，無報宗師呪鍊之功，誓立大願，自今日始，永爲嗣法之師，廣施大利，普濟世人。於此，可入川中修鍊。至真丙午，君當尸解矣。然此地衆生，皆背道向佛之人，天道惡之。幸隨瓊所請，道顯曰：佛非正道，而太保何不滅之。瓊曰：佛有大覺之功，一念衆生爲善。佛有蔽邪之罪，一本慈悲爲心。故太上留此教以化愚民。體真師順天之德，不忍滅之，故不能斷其教也。於是道顯坐太保之馬，瓊把節引導，駕黑雲而去。瞬息之間，已至西蜀青城山。太保又惠白金百兩，令入川，施符水。道顯入城都，營訖，思瓊有恩於我，我當保奏，於是奏嶽帝神炳靈公。七日之內，奏詞達帝。帝曰：瓊可謂舉世衆生蒙大利益，大振正道宗風。即下詔特拜爲四海都巡，九州檢察使。依前助法，翊靈昭武大太保。掌地府冥司以嚴禁制，奈聽魔教不能改過，壽皇惡急取人案大典者。太保自得道顯天蓬之，命杜真人作大功德，飛奏三天，欲永杜絶。時東嶽帝君召炳靈公曰：以呪所鍊之功，備足六通，能升天入地，上中下三界神祇並皆敬畏，不敢干犯。妖道興行，民遵釋教，世受其害。國主忍之，汝可遵上帝勅命，急爲斷絶。炳靈公即召合嶽將吏，出兵戡伐，周滿八紘，其奈二妖運其邪力，或爲五顯靈通，或作洞庭怪異，黨從數萬。以部瘟司不敢攝捉，於是五嶽會于天寶洞天，僉議此事。炳靈公奏曰：此非都巡温瓊不可，今温瓊在青州護佐柳伯期行陞進右勝府靈官，亦五十三人。自後持濟世。可權差張巡代行召往伐之。西嶽曰：嶽府羣臣不能伏，豈可獨任温瓊乎。炳靈曰：昔日有地仙吴道顯，持天蓬呪數年不止，鍊瓊於鏡中，瓊受鍊六通備足，掌生死案，任小判官六十員，分掌天下。柳君奉法，爲當今第一階，温瓊所護也。諸嶽帝莫不驚駭，嶽帝遂飛符召瓊，及至奏嶽帝曰：郝邊嘗聞臣名而畏，若領兵伐一念護持正道，期天和風流布，而許温生蒙大利益，大振正道宗風。即下詔郝邊興妖教於世，助三壇僧伽之道，護持佛教金剛禪，其妖風甚盛，國立憲章以嚴禁制，奈聽魔教不能改過，壽皇惡之，命杜真人作大功德，飛奏三天，欲永杜絶。時東嶽帝君召炳靈公曰：以呪所鍊之功，備足六通，能升天入地，上中下三界神祇並皆敬畏，不敢干犯。妖道興行，民遵釋教，世受其害。國主忍之，汝可遵上帝勅命，急爲斷絶。炳靈公即召合嶽將吏，出兵戡伐，周滿八紘，其奈二妖運其邪力，或爲五顯靈通，或作洞庭怪異，黨從數萬。以部瘟司不敢攝捉，於是五嶽會于天寶洞天，僉議此事。炳靈公奏曰：此非都巡温瓊不可，今温瓊在青州護佐柳伯期行陞進右勝府靈官，亦五十三人。自後持濟世。可權差張巡代行召往伐之。西嶽曰：嶽府羣臣不能伏，豈可獨任温瓊乎。炳靈曰：昔日有地仙吴道顯，持天蓬呪數年不止，鍊瓊於鏡中，瓊受鍊六通備足，掌生死案，任小判官六十員，分掌天下。柳君奉法，爲當今第一階，温瓊所護也。諸嶽帝莫不驚駭，嶽帝遂飛符召瓊，及至奏嶽帝曰：郝邊嘗聞臣名而畏，若領兵伐

保又惠白金百兩，令入川，施符水。道顯入城都，營訖，思瓊有恩於我，我當保奏，於是奏嶽帝神炳靈公。七日之內，奏詞達帝。帝曰：瓊可謂舉世衆生蒙大利益，大振正道宗風。即下詔特拜爲四海都巡，九州檢察使。依前助法，翊靈昭武大太保。掌地府冥司以嚴禁制，奈聽魔教不能改過，壽皇惡之，命杜真人作大功德，飛奏三天，欲永杜絶。時東嶽帝君召炳靈公曰：以呪所鍊之功，備足六通，能升天入地，上中下三界神祇並皆敬畏，不敢干犯。妖道興行，民遵釋教，世受其害。國主忍之，汝可遵上帝勅命，急爲斷絶。炳靈公即召合嶽將吏，出兵戡伐，周滿八紘，其奈二妖運其邪力，或爲五顯靈通，或作洞庭怪異，黨從數萬。以部瘟司不敢攝捉，於是五嶽會于天寶洞天，僉議此事。炳靈公奏曰：此非都巡温瓊不可，今温瓊在青州護佐柳伯期行陞進右勝府靈官，亦五十三人。自後持濟世。可權差張巡代行召往伐之。西嶽曰：嶽府羣臣不能伏，豈可獨任温瓊乎。炳靈曰：昔日有地仙吴道顯，持天蓬呪數年不止，鍊瓊於鏡中，瓊受鍊六通備足，掌生死案，任小判官六十員，分掌天下。柳君奉法，爲當今第一階，温瓊所護也。諸嶽帝莫不驚駭，嶽帝遂飛符召瓊，及至奏嶽帝曰：郝邊嘗聞臣名而畏，若領兵伐

九。太保在嶽府嘗謂鐵勝曰：吾欲立功護持宗教，奈今天下修法者甚多，而並無此仙骨，可謂惡毒之世矣。太保

之，許、郝必逃遁。有張去疾能往聽察，願令與臣同往，乃可收功。帝從之。瓊宣號令，立賞罰。出師望西而進，東至耶尼山一萬九千里，二妖聞之，相與言曰：今嶽府温瓊來，威聲大振，不可當也。於是釋兵流散，許郝化爲二蛇藏于浩蕩穴内。去疾先往，化真形爲三歲孩兒，拖綉毬，開發光明，其中二三歲小孩兒嬉戲。許郝亦化作小兒入毬。遂爲去疾抱定，無由逃遁。良久，瓊兵大至，西耶尼山震動，浩蕩水吼，許郝伏罪。瓊食其亞副鬼王，勦絶佛釋僧伽三十六萬，凱還謝帝。即拜爲提點天下神廟仍前職真。翊靈，昭武雄烈太保。杜真人奏壽皇曰：天下妖風已滅，皆温瓊之功。帝曰：曾有封乎。對曰：曾封王而不受，帝勑廟食不受，國封不從，可謂嶽山上將，率土威神。正真無私，神通具足。杜真人於是恭奉聖旨，保奏三天，拜章之夕，帝問曰：章詞曾達天聽乎。對曰：至省蒙使相判云，人間之神，絲毫之德，而敢干瀆至尊，本欲送左司靈官擬罪，又念汝奉法七世，權赦一次。惟瓊之名，頒行天下城隍司照會，温瓊正直，曾受宗師正法，可特稱地祇上將，天下正神，部轄羣祇，提點宫廟。奏詞架閣，不敢謄録。自此後太保威名震伏，羣臣舉皆敬仰。果州鍾真人一時爲應盡滅其黨千百人，果明奉地祇之法，最有感應。有辰州寓居朝散郎王卿孺，除知果州。一日，過辰溪古寺，見右廊門上書瘟司二字，卿孺忘形觀瞻，登殿揭簾而入，忽有一人，如世間院子之狀，進揖卿孺曰：大王有命，請安撫相見。卿孺大驚曰：從交割果州軍州牌印訖，日便爲解救，亦陰德也。卿孺曰：當領王命，所可疑者，王能滅三壇行佛法之人，却不能殺鍾真人乎。王曰：真人有三事不可與争衡，一姓名書於右勝府，二能鍊鏡以通神，三有嶽府温都巡爲役使聽令將，天下神廟無敢犯者。况神市有諺曰：能捉西天釋迦佛，難當東嶽温都巡。卿孺曰：不知何以如此。康王帝親授都大提舉城隍司印，仍下東嶽以温都巡名瓊爲役使將。奈果州人民過惡甚多，而受病者衆。其民凶毒，不遵應之教化。然應初入果州，其地三壇洞王元皇洪山等徒，崇奉釋教，專事打瘟。一時爲應盡滅其黨千百人，果州之邪略盡。應初無鍾真人，應每行瘟，上奉天命，鍾真人符法所至，即爲收攝，未嘗敢違。而真人以爲應苟圖祭祀，布瘟果州，收禁應之從兵五千人，欲飛攝應赴天嶽。曲望台慈，遇騎幸望條示。王曰：昨奉大城隍司行下天下符牒委令於去年内果州行瘟。本州有鍾真人，自幼敬奉玄帝香火，蒙玄

兩以爲執贄之恭。卿孺到家，則其家已失卿孺三日矣。其後交割果州牌之後，即問孔目曰：此州鍾明真人住在何處。孔目對曰：鍾真人住在城北。次日，卿孺造其靖，宣告前事。真人恭對判官云：此鬼自去年流毒於此方，若非明所爲，公直果州之民，三分死亡二矣。卿孺懇請恕之。鍾真人曰：固當奉台命，但康應見在嶽府充太保，當來虛靖天師亦收入地祇十將之第六人。而掌瘟不平，檢察太過，昨令温瓊收下。今當以台旨恕之。所收康應吏卒，送温都巡各杖一百放之。其後王卿孺保奏鍾真人，封爲威惠真人。朝廷以温都巡不受國封，特賜金錢沈香一斤。至如滅池州五顯香火之根本，勦安慶掛車大王之吏兵，斬通聖小官人，逐洞庭劉小一，破洪山漢陽之廟，燒瘟司牛市之祠，專任都巡，報應甚亟，其他靈異，未易枚舉。後之人必能搜奇而記之廣。其不逮云。

地祇上將温太保傳

温太保傳補遺

虚白室養素下士黄公瑾纂集

温將公忠正直，既爲嶽神，永護玄帝香火，嶽帝嘉之。一日，北帝降下瘟藥千丸於東嶽，勑令遺使行瘟，檢察世間，不忠不孝，殺生害命損物之人。嶽帝受詔，召瓊行瘟。瓊奉命領藥，再三以思。一丸之藥，殺及千人，千人之死，害及于千家。況氣候傳流，借毒行疾，又在此外餘殃及人，何可數計，甚失太上好生之德，不若我以一身以代千人，救得無限性命，又何所恨。乃仰天面北，一吞而盡。須臾腹痛身熱，不可支持，乃焚香直詣嶽帝前，變作一大猛鬼，奏聞其事，俯伏待罪。適北帝勑下催督檢察，嶽帝只得直述温瓊不職之罪，奏聞北帝，遂下右勝院督過。玄帝嘉其用心，保明奏上，丐赦瓊之罪。北帝可其請就，勑令專奉玄帝命，令闡化誅魔，由是威名愈震。又見玉隆知宫曹可復，自幼奉地祇祕法，嘗於池陽行化，州有五顯廟，靈異甚著，宫殿甚都。適有倅車交割以領之，初携累謁廟，與帶側室同入殿觀看，暨歸悶絶，醫藥無所措，手足入棺，未殮。吏輩告云：有曹道人在市行符法甚靈。倅令人召之。曹至，覽詞云：惜過一日不能復生，惟恐要考究，是乃邪祟則可。倅許之。曹書符作法，焚于棺側。須臾之蓋板自起，其死尸自棺中躍出而立，聲喏於曹之前。曹云：此即攝到爲禍鬼祟，入附死尸。不須驚駭，待某再三刑考，方云：我是本州五王廟，第四位花光藏菩薩。復問因何魘奪陽人魂命。答曰：死者入廟觀看時，心中自謂，世間安得有一良人生得如此好。我見其妄念一興，是以攝其魂魄。曹令放還。神曰：法官命令固不當違，然已過息，了無如之何。曹怒，聲言欲奏上帝滅形。神曰：我是五嶽四瀆，山川秀氣結成，非他神比，法官但絶我池州香火而已。言訖，死尸入棺如故。曹令封殮，卜日奏帝，差瓊斬之。遂稟倅車，悉運泥像毁伐于

教場中，惟斬至第四位果見血流。池州香火自此而絶。曹之聲名因此而振。其後領袖琳宫，法不肯妄行，行則必驗。扣之只温將耳。又蜀口有一縣，有神祠甚靈著，累經國封，能禍福人。而寢殿深祕，未嘗容人輒入，欲入者，神必祟之。宰初到官，心已怪疑，因後其眷聚嬰疾，咸歸咎於此神。一日，佯以他事。檄巡尉領弓兵至廟，乃盛服藏祀，作文諭之。徹其寢門，帥衆排闥而入，見一猴甚巨，倉卒不能變化，宰叱弓兵射而斃之，遂焚其廟。宰終始三年，善解而去，携累以歸。行至中途，少憩旅邸，因如厠，忽睹路上迎神騶，騎從者甚都。及見所迎之神，即向來射死廟中猴神相貌，其神下轎作人語，按劍而坐呼左右擒宰，叱一鬼使食啖之。宰就執傍有人爲解救，曰：不須食啖，只請大王去他家做主。其鬼使遂，將宰拋棄於空中，忽失身於曠野，不知何地。尋路數日，方見有人，問之，則去家五千餘里。日夕丐尋歸路，不得，惟探信州龍虎山。欲投天師。一念所至，真靈護之，得以不死。越四年餘，方探到信州，未及入山，見一道人叩之，則曰：我是虚靖先生。宰叩頭下拜，纔欲陳訴，虚靖曰：我已知之，不煩到山。明公在路，有何生活可以度日。答曰：僅能課命。虚靖遂授一鏡一令，一鏡則令懸之於當心，令則令繫之於左臂，教之使去。宰急尋其祟走逸，借援邪神，變爲飛鴉、猛虎圍繞寺外，哮吼鳴噪，諸法俱不能收伏，後用十地祇方悉擒捕。遂縛其祟，過湖右用沈没法方滅其形。以是知地祇專司、温將捷疾響應如此。姑摭見聞，以補前傳缺云。

温太保傳補遺

（陳信一點校）

026 孝道吴許二真君傳

經名：孝道吴許二真君傳。一卷。出於唐代，撰人不詳。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則晋代方外之士，洞曉秘妙神仙之術，孝道之微，通感神靈，出入無間，變現奇異，當代賢達莫得測其由焉。望本高陽，隋晋過江時，吴晋初分，英雄未簡，聖上敬焉，王敦師焉，郭璞益焉，合朝宰貴卑詞厚意親昵不倦矣。乃卜勝於豫章，宅在其中，名遊帷府。時共十二真君爲友，内師事吴君。吴君名猛，字世雲。迤邐卜築間居左右，更相勸勉，修飛昇之妙法，救人民之禍害。時建昌縣上遼江畔有一大蛇，身長數里，要❶截水路四十餘里，毒裂山石氣蹙風雲，驚駭人民吞噬行旅。輸租納税疲於道路，商旅舟檝蔽於不通，州縣長吏計無所出。遂於蛇穴山西北四十餘里置丘通江，因名其路爲蛇子逕，其地爲蛇骨轉輸，名曰赤倉，供承租賦，陸路般運逾山越嶺，人力懈怠。時吴許二君拱揖相謂曰：吾等積德累業所冀利民，不能爲人除害何以彰余道德矣。於是，吴君率領弟子約三百人欲同往殺蛇，恐衆心不真而有徊惑妨我大事，疑於衆心。乃於化民亭採薪爇火取炭化人，須臾之間變三百美女渾於衆中，明旦早呼驗其邪正，二百九十九人皆染炭墨，唯我許君洞達玄微澄心寂慮苞藏六合，上應九真現朗月於水中，豈愛染而能著。于時吴君仰止而歎訝焉，爲人除害非子不可，乃邀許君二人同往。去蛇十里，吴君挺特而前。蛇縱其蠆毒噓吸雲霧眩目奪日舉首峨天，見聞之人莫不懾懼，匪神仙志道之士安能戮力而絶滅者焉。吴君當斯之時心有忌憚，我許君名繼仙籙，道應玄元，佩三萬六千之神符，尚無極至真之妙法，威力自在，與奪應機，豈爾一毒而能縱暴矣。遂拽裾叱吒挺刃而殺之，其蛇腹中毒類無數迸散奔走，裂地所出。遂於蛇穴山西北四十餘里置丘通江，因名其路爲蛇子逕，其地爲蛇骨轉輸，名曰赤倉，供承租賦，陸路般運逾山越嶺，人力懈怠。時蛇骨積累如丘，流血如塍，至今蹤跡見在。時長沙太守賈府君面辭天闕作鎮長沙，異政臨民褰惟問俗，唯有一女姿容端正志性姝美，久求良婿不愜乃心，父母哀憐竚光門望。忽有一士自遠慕親，形貌無雙詞林獨步，竊得慎姓，説他門風神彩汪洋堪爲人表。府君未詳其事，合宅不無敬憚焉。府君家珍寶盈庭，資財無數，子婿若是，何福如還，虚往實歸，悉是金銀錦帛。府君未之？家人乃爲歌曰：天生慎郎，名家子弟。資我珠玉，寔謂佳婿。後知許君爲國除害志利人民，伐獸殺蛇，自疑禍及。遂乃謁許君於公館，幻惑英賢罷，公會於郵亭，告歸安寢時不料飲酒失度龍光外摇，許君察其事，乃説而變化矣。許君迫逐至於龍沙，及變爲牛以爲潜匿，許君知之，謂弟子施氏名道

乞曰：此蛟侵害百姓非少，變化無常，吾今與爾共除此害。吾今纔年四十，其蛟壽歷千年，吾亦爲牛恐子不識，吾將手巾於左膊爲白駱牛，與伊相敵，汝可助劍擊之。言訖視之龍牛宛在，許君亦化而抵之，爭力之間施子挺劍而擊傷龍一足。龍力竭而走，從一泉口入地逕至長沙而歸賈君之宅，其泉口後人號爲横泉井焉，至今見在。其龍却化爲人，歸語妻子白於賈君曰：昨在豫章遇賊劫掠，被傷一足，其瘡痛楚卒不可言，邂逅之間不存性命。君聞之驚懼不能已矣，尋使求覓醫人，道路相望。許君尋其蹤跡又到長沙，於市乃知其由，謂求醫使曰：吾曉醫術。使人邀請至府，府君親迎許君。許君縷言其由，方知被千歲老蛟所魅。許君因請除害，府君不信，恐許君所誤，乃曰：僕之女婿慎氏親姻滿朝，識故甚衆，唯君從容，但慮有誤，人情可惜也。許君云：公不信自往報云，召得醫人姓許，從豫章來。慎郎不驚，是知真僞。府君從之，慎郎聞之驚懼，止府君不令許君入門。許君已至堂前，厲聲喝之，其龍揭壁而走。府君合宅大懼，乃再邀問許君，許君又云：公宅下有一至人姓蘭，不示其名號，曰蘭公。義居百人同心合德志行孝行，五尺已被蛟作成潭。訖尋使人令掘五尺，下悉是水無底。其龍已有二子，許弟明王之兄也。《孝經》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斯之謂歟。以蘭公孝道之志通於神明，遂降示蘭公孝道根本，言先王爲日中王，明王爲月中王。又云先王玄炁爲大道，明王始炁爲至道，孝悌王元炁散爲孝道，此三者起由玄元始炁也。孝悌王與先王明分作銅符鐵券，券中徵許氏陽氏。陽則晋時徵爲氏陽縣令，氏陽縣蜀郡所管，爲孝道之師，傳襲孝道，誘進後代，除邪去逆修心鍊行則去仙道不遠于旨。孝悌王與蘭公遊於蜀郡，路傍見並三塚，謂蘭公曰：此三塚是仙人塚，可囑上言人無幽不察千變萬化，皎在目前志爲生民除其禍害，豈妖異幻惑能爲長久哉。且萬丈堅冰睹太陽而散釋，千年魑魅逢至聖而消亡。更能鍊行通玄合宅輕舉，震鴻聞於萬古，傳法教於後來，若能守道全真，知身是幻，澄慮虚寂，補益浮生，則九真之瑶臺不離於跬步矣。老君本起，兖州剛輔縣高平鄉九原里有一至人姓蘭，不示其名號，曰蘭公。義居百人同心合德志行孝行，時感得斗中真人號孝悌王即先王之次

承孝悌王之言，且孝悌隱化一事差錯，處身何堪憂幽之間，不無愁悶。入夜作夢，夢有一人語公勿憂，但安心定慮矣。明日蜀太守府君領公開塚，公但訖，有黃仙衣一領。第二塚有一人，可年二十，潔白美麗，猶如睡覺。第三塚有白骨相連，皮肉未生，生亦仙矣。依此言之，必請無慮。蘭公夢覺欣喜而頗言，府君執縛蘭公往而開塚，問公第一塚中有何物。公答云有真仙骨，得仙去矣，有黃仙衣一領，開視果如其言。入問第二塚中有何物，公答云有一人可年二十，潔白美麗猶如睡覺。開視宛如其言。其仙人語云：今日是我生日。復見黃衣一領。問第三塚中何物，公答云有白骨相連皮肉未生發。看亦然。府君乃取黃衣著之不勝過與蘭公，蘭公度與塚中仙人著，輕舉飛騰虛空，府君大怖，叩頭辭謝。蘭公請立孝道矣。其人仙飛去或十日而一歸，府庭府君見之不覺倒展而迎候，後或十日二十日一歸，府君敬迓之不能已矣。且志道通靈，匪凡者之能測。行善獲福乃今古而共傳，足知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子之道固合棄短而從長，況昔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後之君子豈不以道德而理身哉。蘭公受孝悌王旨，令將銅符鐵券送達黃堂觀，乃是湛吳君猛與許君遜聞之，遂往黃堂拜謁湛姆，請其孝道之法。湛姆乃授與銅符鐵券，拜辭姆而去。時市見有一兒，年四五❷拱而拜母求爲義兒，湛姆示之云：你年十五須侍所生之母，何得棄本逐末義爲我兒，我若受汝殊乖禮律矣。兒跪謝而去，後經數月變其本身又爲三歲小兒，來於湛姆邊啼號，復無人誌認，湛姆見是嬰孩孤露心甚愍念，携抱將歸，愛惜將養不異腹生，過於母子。漸至長大，智慧自然通於神明感其靈瑞，行履之處消災去禍。既至成立，供侍湛姆甘旨有叙晨昏不虧，湛姆憐之爲求妻室。其兒拱揖出於中庭，白湛姆曰：兒是先王次弟明王之兄也，我身爲孝悌王，託寄阿母養育，綿歷歲序，欲興孝道遷延至今。天是我父，地是我母，日是我兄，月是我弟，天上地上唯我獨尊，五色慶雲覆我一身，何用婦乎？乃拜謝阿母請將所居之宅開爲孝門，湛姆慈悲不違兒意，遂立其住宅名黃堂觀焉。兒遂捧授姆銅符鐵券，拜辭姆而去。時吳君猛與許君遜聞之，遂往黃堂拜謁湛姆，請其孝道之法。湛姆乃授與銅符鐵券，券中徵許氏陽一門，無猛名字，猛乃却拜許君爲師。許君因傳其妙法，授與周、彭、陳、時、盱、甘、曾、鍾、施、黃、吳、劉、沈等十二真君，並以崇於孝道常以惠澤流布於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無常懷懷於德仁，内修玄微上應無極，悉舉家白日昇仙，唯許君一人德合九真名在仙籙，乃上皇所定，後學勤苦而成真者哉，轉授法諸君乃精修而獲輕舉矣。遊帷觀東二百五十步有投龍堙，堙下有潭，潭水泓澄莫測其深淺。潭中有龍潛伏久之，莫知其年代。斯境百姓堰其潭水澆溉田疇，有時禾稼栽植所冀秋成，人愁亢陽天久不雨，田父集會精意禱請，于時甘澤將降陰雲上昇，士庶有相慶之詞，境

邑獲豐稔之望，匪我地靈景勝神仙窟宅，豈得福祐資我遠近之人哉。從晉元康二年真君舉家飛昇之後，至唐元和十四年約五百六十二年，遞代相承，四鄉百姓聚會於觀設黃籙大齋，邀請道流三日三夜昇壇進表，上達玄元，作禮焚香克意誠請，存亡獲福，方休暇焉。真君晉咸寧元年，晉武帝徵爲蜀郡氏陽令，初到任，所承前當撥亂之際，貴在奉公，縱百姓冤屈無能申理，文書堆案，囚徒溢獄。許君一到咸悉除之，如寶鏡照形容，利劍剸犀象，冤者得雪，屈者全伸，闔境歌直筆之能，百姓解倒懸之急。當縣人吏枉撓取受者，疋帛錢數，悉預知之。每誡勗典吏云：爾但行直實之心，從於君命，何事不可。汝昨爲文案斷事取錢若干，復在某所如何。其典吏聞之，一一言實，不敢拒諱。然亦不罪，自茲以往，汝等人吏之體承合竭力事君，苟徒撓人利，已非人子之事也。因茲吏人各自相勉。真君與吳君、郭璞三人見王敦，敦曰：吾欲謀大事，請三先生爲吾決疑。吉之與凶，不得妄議，言吉則可，不得道凶。三人應聲道凶，王敦曰：何也？三人曰：破兵敗將，捨順取逆，軍人佪惑，萬姓不親，大凶之象。王敦聞之大怒，欲殺三人，且云：子夜夢一木破天，汝等以爲非嘉兆，何謬言診言哉？吳君曰：一木破覘，若違我語爾當不吉。言訖乃使二龍負船騰空而去，船主但聞船行疾速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又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之甚矣。船已到廬山頂上，船底刺石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聲厲，船主聞之恐船遇淺被砂石所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潛乃開艙户看之，見有二龍負船，見人中。敦令武士擒璞斬之，許君舉盃擲驚散。許君乘龍而去，吳君步水而歸。至落星灣水中見有一獸，眼大如車輪，吳君云：此獸在於江南土地，緣江人民不獲富饒，商旅往來阻於上下，吾不除之何以濟民患難矣。遂乃擲劍，中其目而殺之矣。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若不存恤黎甿，去除暴惡，何以遂九真之仙聖、成萬古之功勳哉。真君於晉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午時，王敦使五音兒收璞於河邊，欲殺之，屬水暴漲遂殺不得。令引上果到合家良賤四十餘口，宅宇鷄犬，一時昇仙，合村鄉閭悉見，頂禮久之。當年府

郡百姓聞之，不遠數千里而來，躬親求視，特爲造仙壇以報息德兼並及爲別立祠堂，號爲仙聖堂，至今儼然雕飾，每至昇仙之日，朝拜及齋戒不闕。真君未昇天之時，宴坐一錦帷，將捨與黄堂觀，真君合宅昇仙，昇仙之後，其帷從空而下，歸於舊宅之地，虚空飛遊，圍遶周回，經得三日，還復昇天。奉勅遊帷之地賜額造觀，因名爲遊帷觀。昇仙後玉函之中，留詩教兩卷、犢車一乘、石臼一面、銅劍二口、扇函一具。時徐登爲豫章太守，使人取犢車至城中，身未沐浴即欲看之，留待明日，仙聖恐觸，不令我慢。其車尋五色雲中，飛歸遊帷觀，太守不復得見。至今年代雖遥，其物並在，惟二劍，萬天師入内云：進上内中供食，其車及諸物並在。其觀中每至正月、五月、八月並以十五日，朝禮建齋，誦讚行道，爲國王、大臣、人民消災祈福，至今相承不絶。真君於晉咸和二年徵爲氏陽縣令，官滿歸宅上，頻徵請不赴，勅命上亦委以手詔，不載擾亂，唯與十二仙君更相勉勵，内修不二之法、神仙之術，經于八年，至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合宅飛昇，鷄犬悉去，舊宅壇井，儼然而存。承二代姪男簡承宗繼世爲道士，修持供養，博受孝道。晉永和三年勅再爲宣觀，至貞觀元年國之不崇，人之疏索，觀宇寥落，有似寂寞焉。至永淳三年奉勅再興孝道，承代傳香，姪男簡，簡男卿長，長男法强，强男靈曜，曜姪孝通，通男叔嗣息，嗣息法胤，胤姪法恭，恭姪景陽，陽男顯龍，龍男承觀，觀男道超，超男元樞，樞男玄基，基男紹珪，珪男文楚，楚男王仙、姪法真，真姪顯然矣。

孝道吴許二真君傳

（范恩君點校）

❶『要』疑作『腰』。

❷『年四五』，據文義疑作『年十五』。

027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

經名：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三卷。原題『西山勇悟真人施岑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跋

嘉定甲申之歲，祖師許真君降于金陵，示陳忠孝之教，溥化衆生，咸歸正道。有王居士者，感蒙聖教，罄捨家貲創崇真道院于天慶觀之西，奉安香火，迄今廟貌存焉。而岑奉師旨共闡玄風，忽值弟子邢道堅、梁道寧亦建勇悟道院於嘉會酒樓之北，爲接待仙賓之地。霧輳雲輯者，衆何啻千餘。驗其抱金石之志懷饑渴之心者，惟汪道冲、宋道昇，趙道泰、趙道節、林守一、賈守澄、劉道益、孔守善而已。此數人者嘗讀《西山傳記》稱頌祖師功德有日，于兹邇來宋道昇捧所録《十二真君傳》至，乞加訂正。因以觀之，見其詞理重復篇章混雜，使覽者易生厭倦深竊惜焉。岑乃校正事蹟分別章句，祈爲八十五化，化各著詩。又得邢道堅執卷待旨始終如一，殆可嘉賞，岑愈喜之。詩成，有朱守中來就命參詳，庶無亥豕之訛烏焉之舛，繇是祖師傳王而許真君正心誠意，真清常静，存神固炁，抱元守一，豈非聖功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危難，常行拯救，及化誘善人，入道修行，先人後己，與物無私，豈非道行歟。由此觀之，功行甫以衍其傳，綿千載而罔極，豈斯傳之期永哉，使邢、梁二士之嘉名同不泯爾。

西山勇悟真人施岑跋。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序

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信哉，斯言也。夫神仙之道，在乎内積功勤、外施德行，使其功行既著，則動天地、感鬼神，理之自然也。矧夫功之與行，非智之與力，奚能致哉。昔者祖師許真君正心誠意，真清常静，存神固炁，豈非聖功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危難，常行拯救，及道修行，先人後己，與物無私，豈非道行歟。由此觀之，功行甫

望於後學之士不淺矣，幸加勉進。時巨宋丙午祓禊日，西山勇悟真人施岑頌詠聖德，謹稽首百拜序。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卷上

西山勇悟真人施岑編

本始化

祖師姓許，名遜，字敬之。曾祖琰，祖五，父肅，世爲許昌人，高節不仕，穎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祖師焉。

詩曰：

金鳳銜珠降九天，高陽聖母誕英賢。
紅光應瑞騰蘭室，紫府書名鏤玉篇。
父祖若非脩德行，兒孫焉得作神仙。
玄功道妙超今古，福及君民數百年。

仙昆化

句曲山遠遊、君邁、護軍長史穆，皆祖師再從昆弟也。

詩曰：

二許潛修道術高，隱身句曲避塵勞。
無心競利參戎幕，豈意循名戀俗曹。
仙派源流來處遠，靈根枝葉自相交。

悟真化

祖師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麂鹿，中腹量涵容江與海，心誠伏御鬼和神。之，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

詩曰：

天形道貌瑩無塵，眉目清疏出世人。
匪因射鹿明元性，奚得驂鸞證至真。
接物利生陰德厚，到今勳績愈如新。

務學化

祖師尅意爲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鍊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吴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妙。

詩曰：

天然聰慧勝羣愚，尅意潛通百氏書。
處世固當窮世事，求仙須要悟仙樞。
奚將妙道全吾矣，希得神方濟衆歟。
幸爾吴君開寶笈，美哉功行兩相符。

擇地化

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爲棲真之

所，得西山之陽逍遥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逍遥福地玉隆萬壽宫是也。金氏見爲神，後有傳。日以修鍊爲事，今有丹井、藥臼存焉。不求聞達。鄉里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

詩曰：

西山福地是仙都，翠嶂清溪稱畫圖。因與郭君親卜兆，遂蒙金氏樂遷居。天然風水宜修鍊，日與朋儔自刈鋤。鄉黨歡欣從德化，自兹道譽播江湖。

金檠化

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然燈，見有漆剥處，視之，金也。翼日，訪主還之。人有饋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

詩曰：

稟性清廉衆所稱，豈從人欲受金檠。萬鍾饋我猶非義，一介遺吾不婉情。財若浮雲空聚散，行如皦日愈高明。祖師仰視先宗志，昔授堯禪尚乃輕。

旌陽化

郡舉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以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

詩曰：

仁聲溢郡衆民懷，賢牧飛緘達玉階。雲捧紅鸞銜詔至，風吹白鶴出山來。世塵難昧煙霞性，廊廟方虚棟宇材。帝命寵頒遽敢拒，旌陽德政自兹開。

德政化

視事之初，戒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脱囚繫，悉開諭以道。吏民悦服，咸願自新。發摘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奸，去貪戕暴，具載文誡，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以户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

詩曰：

飛舄仙儔德政嘉，鳴琴堂畔絶諠譁。仁深乳雉馴桑近，德重灾螟去境賒。志大本期興傅雨，身閑聊且種桃花。庭空務簡民無訟，晝永簾垂任影斜。

賑乏化

先是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祖師乃以靈丹點瓦礫爲金，令人潜瘞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詰責之，使服力役於後圃，民鑊地獲金得以輸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户口增衍。

詩曰：

天時荒歉稻粱枯，致使饑民欠賦租。郡邑拘催增逼法，户門迫急遂逃居。密將金寶藏園圃，詐役農人强鑊鋤。因此獲財償税後，鄉夫携犁復田廬。

平疫化

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祖師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沈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爲之謡曰：人無盜竊，吏無姦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其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祖師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

號蜀江是也。亦名錦水，今屬瑞州高安。

詩曰：

時當疫毒盛流行，閭里相傳病可惸。
欲闡神方誠一念，加持法水濟群生。
沈痾得此身皆健，大疾因斯體頓輕。
錦水亦來求拯救，至今標竹在江泓。

棄榮化

祖師任旌陽既久，知晋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旌陽縣屬漢州，祖師飛昇之後詔改爲德陽，表祖師之德及民也。尋移縣治於西偏，而以故址爲觀，今號旌陽觀。屬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裹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祖師之姓，故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

詩曰：

官成名遂復何圖，歸老吾鄉效二疏。
立像祠堂知幾處，裹糧耆幼擁長途。
太王避狄成岐市，虞舜辭堯起鄧墟。
遺愛及人人弗舍，結茅俱就許營居。

新梧化

祖師嘗至新梧憩於栢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祖師異而受之。其地今爲栢林觀也。既而偕至祖師之第，惟悉以傳付祖師。今淨明五雷法之類皆姆所授也。

詩曰：

日擊劍自娛，人莫能測，祖師識其劍仙之後，遂隱于手植栢之下，因號栢樹仙童。
也，常禮遇之，卒獲神劍之用。祖師飛昇
路入新梧值五童，各持寶匣獻霜鋒。
默施慧照先知異，識有靈威特見容。
叱使鬼神行法令，誅除蛇蜃滅妖兇。
祖師功滿昇天去，仙女身潛翠栢中。

黄堂化

既而與吳君遊於嵩陽，聞金陵丹陽縣黄堂靖有女師諶姆多道術，遂同往致敬，扣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靈骨仙名在天，然昔之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初降兗州曲阜縣蘭公家，曰：後晋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是爲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吾復授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爲本，子今來矣，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盟授，闡明孝道，誓戒叮嚀，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秘訣悉以傳付祖師。今淨明五雷法之類皆姆所授也。

詩曰：

因參諶姆訪黄堂，教法宗崇孝弟王。
香始將焚乘欲露，語猶未發意相當。
銅符鐵券宣盟誓，寶典金丹甚審詳。
擇日登壇盡傳付，旌陽名久注仙鄉。

玉譜化

諶姆顧謂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爲許君之師，今孝道明王之教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況玉皇元譜君位元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遼。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爲丑耳，自今宜以許君爲長也。

詩曰：

世云昔作許君師，玉譜仙班未合宜。
雖假神方相接示，豈知聖職有穹卑。
下司分野存資次，上列星躔不等夷。

品秩相遼分使史，旌陽爲長復何疑。

朝真化

祖師與吴君禮謝訖辭行，祖師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望南擲之曰：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祖師與吴君還，首訪飛茅之跡，尋於所居之南四十里餘得之，已叢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黄堂名之。號曰崇真觀，今稱黄堂隆道宫者是也。每歲仲秋三日必往禮謁焉。

詩曰：

心期每歲一來朝，頂戴師恩不易消。
路逕何辭千里步，仙君或返五雲軺。
拔茅擲去叢生地，營像崇修或建祧。
歲歲仲秋三日至，滿空鸞鶴雜簫韶。

憩真化

祖師往訪飛茅路傍，見陂水清澈爲之少憩，曰憩真靖。今清陂村憩真靖是也。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祖師曰：怪祟敢爾耶。夜宿於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廢社不祭。

詩曰：

回程沿路訪飛茅，村抵清陂暫息勞。
忽見鄉民陳祀禱，却因妖社起烹熬。
豈容土木興靈怪，乃召風雷盡勦鏖。
遍告里人毋妄祭，一方寧謐絶喧嘵。

靈泉化

祖師見負檐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今大澤村紫陽靖石井是也。

詩曰：

負檐遠汲甚勞瘨，澤涸居民苦乏泉。
五岳杖靈纔刺動，一泓水湧即潺湲。
耿恭受敵驅工鑿，龐儉因銅募力穿。
争似祖師施妙用，泠然甘液自涓涓。

龍城化

明日，登山巔指山腰之泉罅曰，是有異物藏焉，後將爲孽。遂立壇靖以鎮之。今每歲朝諶姆必憩於此，號龍城觀。

詩曰：

偶因登眺上層巔，忽睹山腰迸一泉。
俄見妖氛蓊鬱處，乃知異物所藏焉。
他時若出民罹害，此日須將法以遷。
於是立壇爲鎮伏，至今遺跡尚依然。

松壁化

祖師渡小蜀江，今名黄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雖貧而迎接甚敬，祖師戲畫一松於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隄，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今名松湖市，朱氏見廟食其地。

詩曰：

朱氏雖貧喜接賓，祖師惠訪有緣人。
欣然座次留仙墨，貴爾家中作寶珍。
自後雲蹤相渺渺，從兹市利甚旼旼。
邇來江漲漂堤舍，松壁如山護以神。

黄龍化

祖師嘗鍊神丹於艾城之黄龍山，山湫有蛟魅護爲淵藪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祖師遣神兵擒之釘于石壁。今有釘蛟石猶在焉。丹成祭于幕阜葛仙公石室，遂至脩川，愛其湍急而味堅，乃取神劍磨於澗傍之石。今在脩川梅山，後人於其處立觀以表其聖跡，今號爲旌陽觀是也。尋渡水登秀峰，今號曰旌陽山。爲壇於峰頂，以醮謝上帝，乃服仙丹。

詩曰：

因入黄龍要鍊丹，山湫蛟蜃發洪湍。
呼呼猛吏排金甲，追攝狂妖釘石巒。
事畢尋溪磨寶劍，藥成登嶺築瑶壇。
祖師醮謝天真罷，服餌刀圭跨彩鸞。

西安化

吴君居近焉，溪南有吴仙村、吴仙觀，即吴真君之故居也。遂造吴君之宅。過西安縣，今之分寧是也。縣社伯出謁祖師，詰其地分有妖物爲民害者，其神匿之。祖師行過一小廟，廟神廟神姓毛，兄弟五人，今號協佑廟者，在縣之東。迎告曰：此有蛟孽害民，知仙君來故往鄂渚藏矣。後將復還，願爲斯民除之。祖師如其言，躡跡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今三王見伏於前廟。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是之橋下。今號曰伏龍橋是也。祖師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遂匿于淵。今號曰下龍穴。乃勑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乃誅之。今號上龍口是也。祖師怒西安社伯之不職，錮其祠門，止民間之享祀。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開則邑有火灾，祝師止從偏户出入，居民祭者少。今祀小廟。今封協佑侯廟食甚盛，亦多靈感。

詩曰：

世云携駕過吴村，聞有蛟精此地存。
三老指橋言伏匿，五俟當道告逃奔。
爲民弭害毋留種，躡迹追擒要絶根。
師怒西安神不職，至令猶自鑠祠門。

丹藥化

已而還郡城，祖師曰：此地水陸衝要人物繁夥，豈無分合得仙之人。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被吸吞，無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爲民害。祖師聞之，乃登北嶺之巔驗之，今赤烏觀之東曰會仙峰，即其處也。果見毒氣漲空。祖師憫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

詩曰：

洪都繁夥足人煙，豈乏賢材合得仙。
鼎内試捐丹數粒，囊中雜以藥千圓。
遂令衆弟巡街貨，任使諸人信手拈。
賣盡藥圓丹尚在，縱無一箇有玄緣。

藏溪化

祖師聞新吴有蛟孽爲孽，因持劍捕逐之。故所經遊處曰龍泉觀，今改爲仙遊是也。蛟擢竄入溪穴，至今號曰藏溪。祖師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鎮蛟文石碣尚存，今爲僧院，曰延真，傍建觀亦曰延真，在奉新縣西十里。

詩曰：

聞説新吴有毒蛟，非時興怪漲波濤。
祖師仗劍親誅戮，妖物潜溪輒避逃。
禁立雄文防跳踔，鎮留寶篆塞巉嘈。
昭然碑碣存遺記，千古人尊道德高。

海昏化

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被吸吞，無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爲民害。祖師聞之，乃登北嶺之巔驗之，今赤烏觀之東曰會仙峰，即其處也。果見毒氣漲空。祖師憫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

詩曰：

毒氣横空厄巨蛇，海昏百里絶人家。
據山作穴興風勢，吐氣如雲翳日華。
道路弗通吞獸畜，江湖爲害覆舟艖。
祖師登嶺先觀視，衆弟同心唾手拏。

赤烏化

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祖師道法，競來告愬求哀懇切。祖師曰：世運周流當斯厄會，生民遭際合

受其灾，吾之此來正爲是事，當爲汝曹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群弟子至，亦同勸請祖師曰：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劍于地默禱於天，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烏飛過，祖師曰：可矣。其地爲候時觀，後改赤烏觀，今爲壽聖，又曰廣福。本朝道士萬中行詩曰：昔有長蛇抗毒威，旌陽曾此俟誅夷。洞中仙子方如命，天上靈烏忽報時。符使怒飛凌谷口，劍星交下鬼神悲。一千年後幾興廢，可惜陰功無盡期。張天覺有《卓劍泉》詩云：卓劍遽成巖下井，待時遥動日中烏。海昏餘孽今除盡，餘澤猶存七靖圖。

詩曰：

長蛇爲梗擁烟霾，世運周回合受灾。
道法有靈人赴愬，皇民無幸孰悲哀。
奚容爾怪施兇慝，既值吾徒必斬摧。
卓劍俟時如可待，烏飛泉湧似相催。

斬蛇化

遂前至蛇所，仗劍布氣。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於縣東，因建觀號符落，今名太和。其蛇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譟相助，是時祖師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吳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顙，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劍揮之。

詩曰：

飛符連召社神驅，蚺首昂昂百丈餘。
目閃火光懸電鏡，口噴煙霧暗雲衢。
鄉民鼓譟威相助，法主呼雷盡馘除。
更得吳君騰步踏，蛇頭低伏始加誅。

小蛇化

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祖師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聞鼓譟聲猶返聽，而顧其母。今抌名有蛇子港、七里聽。群弟子請追而戮之，祖師曰：此蛇五百年後若爲民害，當復出誅之。七靖者，謂進化靖、以吾壇前松栢爲驗，其枝覆壇拂地是其時也。又預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事見《松沙記》豫章職方乘云龍沙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云：五陵無限人，密視松沙記。松沙雖未合，氣象已靈異。昔時蛟龍湫，半作桑麻地。地形帶江轉，洲浮有連勢。此時小蛇若爲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物，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江。建昌縣蛇子港是其處，有廟在新建縣吳城山，甚靈，本朝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廟。今號龍骨洲。

詩曰：

蛇子雖奔蛇母亡，遠聞鼓譟尚回肮。
堪嗟虺類能存孝，故得師資且弗傷。
後世重來興國害，真仙必是奮雷戕。
龍沙旋遶江流急，本是當時聚骨場。

七靖化

祖師於海昏經行之所皆留壇井，凡六處，通候時之地爲七，其勢布若斗星之狀，蓋以鎮弭後患。七靖者，謂進化靖、御奏靖、丹符靖、華表靖、紫陽靖、霍陽靖、劉其靖，今皆爲宫觀或爲寺院官舍者有之矣。復至邑之西北，見山泉清冽，乃投符其中，與民療疾，其效亦比蜀江。令號口冷水臺。巨蛇既誅妖血汙劍，於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建昌縣有磨劍池、試劍石。告其徒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

歸郡乎，戰、岑二子從我焉。時永嘉六年也。

詩曰：

海昏巨蟒已遭誅，猶慮餘妖未盡驅。磨劍試鋒因削石，借泉蠲疾遂投符。師穿義井興滋澤，民賴靈壇勝幬幠。昔所經行營七靖，今營仙館表追怋。

炭婦化

祖師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爲弟子者數百人，却之不可得。乃化炭爲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旦閲不爲所染者，惟十人耳，即異時上昇諸高弟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餘多自愧而去。今建昌縣西津名炭婦市，立觀曰妙明。

詩曰：

祖師道術世無倫，遐邇歸投數百人。要作金仙傳上訣，故將炭婦試諸賓。咸迷赭粉貪歡事，不覺煙煤已汙身。各負慚顔逃散去，惟餘十一是高真。

橫泉化

祖師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半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祖師謂弟子曰：適者非人，老蛟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迹其所之，乃在江澨化爲黄牛，卧郡城沙磧之上。今名黄牛大洲是也。祖師乃剪紙化黑牛往鬬之，令施岑潜持劍往，俟其鬬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名横泉，今在上藍寺東南角，墻掩井口，故亦號蛟井。

詩曰：

祖師道眼孰能欺，叵耐蛟精敢詐窺。辯論閑談雖可衒，腥風臭氣弗能移。俄然化犢攙纔眠穩，忽被神牛鬬力疲。寶劍一揮傷左股，横泉竄入必當追。

追蜃化

祖師遣符使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爲人，即入賈玉史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玉之女美，化爲一少年謁之，玉大愛其才，許妻以女。因厚賂玉之親信，皆稱譽焉。遂成婚居，數歲生二子。嘗以春夏之交乘巨舸重載而歸，所貨皆寶貨。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紿玉云：財貨爲盜所劫，且傷左股。玉舉族歎惋，求醫療之。

詩曰：

蛟精逃竄入横泉，慕締長沙賈氏聯。財貨爲盜所劫去，此緣相合未多年。凫業所鍾生兩子，每掊寶貨回家舍，却在江湖陷客船。神劍偶傷時瘡不愈，詭言盜劫故空還。

昭潭化

祖師道眼孰能欺，叵耐蛟精敢詐窺。婿出求醫。祖師乃爲醫士，謁玉。玉喜，召其辯論閑談雖可衒，腥風臭氣弗能移。蛟精覺之，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祖師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人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遯，速出速出。蛟精計窮，乃現本形蜿蜒堂下，爲吏兵所誅。祖師以法水噀其二子，亦皆爲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其父母爲哀求，祖師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祖師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禍。玉舉家惶駭遷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昭潭是也。

詩曰：

師携醫藥過湖南，賈玉聞知請接談。
頓覺蛟精生恐懼，亟呼虎吏轉憂惔。
形誅砌下驚諸族，水噀堂前變兩男。
妖絶徙居高阜處，未幾斯地化深潭。

鎮蛟化

祖師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祖師誅之，心不自安。乃化爲人散遊城市。訪祖師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間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坼，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邪莫可當，神聖之寶也。又曰：抑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耳。蛟以爲誠然，繼而盡化其屬爲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擬流出境。祖師晨興覺妖氛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所化，即以劍授施岑使履水斬之。黨屬茹連，悉無噍類，江流爲之變色。祖師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爲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爲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脉。今鐵柱延真宫是也。祝之曰：鐵柱若凹，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故因鐵柱以爲讖記云，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奸儻，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之言。祖師之慮後世，深有如此者。

詩曰：

江湖蜃類甚憂虞，問劍何功欲避誅。
雪刃猶能刳五石，霜鋒豈不割瓜葫。
賡形本要隨流去，履水俄然盡斬除。
師見蛟螭多窟火，復留鐵柱鎮洪都。

楮鏁化

祖師尋飛茅時渡小蜀江，以錢二百勞舟人。舟人請益不已，欲需一千，祖師從之。既登岸，舟人持錢歸，惟二環耳，餘皆楮鏁，始驚訝，知其神人。至今仙駕經由舟人止覓二鍰，不敢過求也。

詩曰：

爲覓飛茅到處尋，蜀江喚渡緑楊陰。
波平岸闊群撓急，浪静風恬衆客欽。
既得祖師酬二券，如何捎子索千金。
不因楮鏁垂神化，焉得船家倒到今。

藥湖化

新建縣之曠旱湖水蛭至多，祖師以粒藥投之，其蛭永絶，至今名藥湖。

詩曰：

湖光灩瀲接晴空，蠢蠢蝗蝗蝘産草叢。
因把壺丹投一粒，斷除水蛭絶諸蟲。
波迎皓月汀蘆白，浪對斜陽岸蓼紅。

極目雲濤無毒翳，仙槎來往任西東。

松湖化

松湖市之杪洞，祖師嘗少憩，至今其家無蚊蚋焉。

詩曰：

松湖市館號芝蘭，逆旅招邀意緒寬。商客今時皆駐馬，祖師昔日尚栖鸞。蚊雷絶處床幬静，蝶夢成因枕席安。驛路亂鴉催薄暮，憧憧車騎解征鞍。

杪洞化

豐城縣之杪針洞，蛟入其中，以杪木楔之，至今不朽。

詩曰：

古木蒼藤鎖石門，山深地僻霧常昏。怪無瑞鶴來棲息，聞有妖蛟所聚屯。時發洪湍衝壟畝，日憂毒蜃害鄉村。祖師塞絶杪針洞，杪楔多年尚且存。

仙鴿化

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舉兵内向次于湖。祖師與吴君同往上謁，冀説之止。時郭璞先在幕府，乃因璞與俱見。處仲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以一木破天，君等以爲何如祖師曰：非佳兆也。吴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其未可妄動。處仲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處仲不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處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處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洞仙傳》云：璞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窆於江側兩松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服飾，遍與相識共語。處仲聞之不信，開棺無屍，乃尸解也。今爲水府仙伯。祖師乃舉杯擲起化爲白鴿飛繞梁棟，處仲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處仲兵敗遂惋憤而死，卒有踣屍之刑焉。

詩曰：

晉室雖殘天所扶，逆臣叛主犯宸都。因求義士仝原夢，孰識奸人别有圖。偶與王敦相忤意，遂令郭璞竟捐軀。抛杯化鴿飛梁棟，衆目爭觀失許吴。

鐵船化

祖師與吴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祖師以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潯陽郡者，慮其復還，乃周行江湖口殄滅之。至岩嶢山頂，有蛟湖三所，其孔穴至今印文猶在。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祖師與吴君欲遊洞中，故其舟梢低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乃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後皆爲鐵石，今號石峰，并桅在澗中，爲斷石矣。祖師爲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舟人拜求濟度，祖師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盡隱於此山。後栢伊刺史江州遣人訪廬山異迹，至紫霄峰見湖中有舟及群鶴赤鱗，人騎白馬，二少年長嘯聲聞數百步，疑是舟人輩。祖師與吴君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天寶洞。

詩曰：

金陵相隔豫章遥，又乏捎人駕去船。密召二龍爲挾載，欲超千里御飄颻。偶與王敦相忤意，遂令郭璞竟捐軀。忽驚樹響窺銀海，遂致船隳閣紫霄。抛杯化鴿飛梁棟，衆目爭觀失許吴。舟衆懇師求濟度，教令辟穀餌靈苗。

鄱潯化

祖師以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潯陽郡者，慮其復還，乃周行江湖口殄滅之。至岩嶢山頂，有蛟湖三所，其孔穴

透大江通饒信。祖師誅其蛟魅，立玉陽府靖以鎮之。其西北石壁下灣，立開化靖以鎮之。更立太城府靖，靖傍有大澤，深不可測，且多蛟螭。祖師盡滅之，惟一蛟子迸走，故立此靖以斷截之。

湖口，杜其所入之路。今在湖口縣上鍾石之江中。鑄鐵蓋覆廬陵元潭，制其所藏之藪，仍以鐵符鎮之，今號飛符嶺，有觀曰崇真。鐵，人莫能識焉。明年，至郴、衡諸郡，永嘉七年也。復遊長沙，遂至韶陽。又明年，至郴、衡諸郡，所至皆爲民蹔毒除害，乃還豫章，前後凡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灾也。

詩曰：

蛟精散漫入鄱潯，切慮他年禍復侵。饒信郡通了穴遠，岩巉山隱品湖深。符存蜃怪無來路，蓋覆螭妖絶匿涔。自後師遊荆廣去，再留寶劍鎮潭心。

廣德化

祖師垂迹遍於江左湖南北之境，而爲觀府爲壇靖者不可勝計，或散在山林湖澨絶有異處，如龍沙側之磨劍池，至今略不湮塞。

詩曰：

妖惡兇灾務蹔除，祖師繇此遍江湖。聖功立就三千滿，仙治修成七十餘。要逸黎民皆奠枕，所經郡縣悉安居。龍沙尚有遺蹤在，磨劍池清似碧壺。

華車化

靖安縣有劉仙姑，姑名懿真，年數百歲，貌若童子。湛姆嘗稱之。祖師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栖霞觀。

詩曰：

劉氏修行道意弘，黄堂湛姆屢嘗稱。精神雅淡齡齊鶴，器質清高貌若冰。及至祖師將禮謁，何如仙姥已飛昇。惟存寶木華車在，觀立栖霞世所憑。

歸隱化

祖師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歌，又著八寶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則罔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怨咎滌除。凡我弟子動静勤篤，念兹在兹，當守其獨，有爽厥心三官考戮。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旋繞而已。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祖師所居環百里餘，盗賊不入，閭里晏安年穀屢登，人無灾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

詩曰：

江湖蜀漢遍經過，遊覽歸來講究多。化導黎民垂寶訓，精修至道作仙歌。景雲鬱勃旋茅屋，玄鶴翔鳴輯木柯。東晉亂離頻擾攘，師居百里自安和。

金玉化

祖師隱居西山，有方士點銅鐵爲金化石爲玉，欲售其方。祖師曰：得無變乎？方士曰：五百年後復還本物。祖師曰：必誤後人。卒不受。

詩曰：

燕然幽隱在山林，方士懷奇特訪臨。

埋石噓呵成美玉，頑銅點化作堅金。豈因利術生貪性，焉被資財損道心。弗是祖師堅不受，他年惟恐悞人深。

丹詔化

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祖師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導從甚盛，都降于祖師之庭。祖師降階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子詔。祖師俯伏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灾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祖師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余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余乃元真大卿瑕丘仲。言畢揖祖師，坐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

詩曰：

氣肅秋高景宇清，九天仙仗降瑶京。
祖師尚愧神功短，宸聖遥知道行成。

絳節寶旌褒盛德，玉膏丹藥保長生。一真告以冲昇日，鸞鶴群靈悉奉迎。

垂教化

祖師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行期，自此朝夕會于祖師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爲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及以大功如意丹方傳衆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此方即丁義方中一也。其訣必先擇日齋戒，設位醮十八種藥之神，然後書符逐味誦呪而修合之，其治衆疾如意而即愈。

詩曰：

仙馭冲昇已有期，遂陳宴飲會鄉耆。
欣從父老仝樽酒，樂極師生共賦詩。
法藥濟人恩廣大，經書垂世教慈悲。
雖懷惜別誠黽勉，立善行功是道基。

飛昇化

八月望日，大營齋會，徧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遥聞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會所，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綵女前後道從，紅霞紫霧舒布環繞，前二詔使又至。祖師降階拜迎，二仙復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脱子前世貪殺匿、不祀祖先之罪，録子今生呪水行符治病、罰惡醎毒之功，已仰潜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三天。子急浄穢背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黄母，或散慢告閉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行。仍封遠祖，由玉虚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把業録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門弟子雖衆，唯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祖師昇龍車，命陳勳時荷持册前導，周廣曾亨驂馭，黄仁覽與，其父族侍從，旰烈與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鷄犬亦隨逐飛騰。里人攀戀投地悲號不忍別，祖師曰：仙凡路殊，悲懽自切，執奉孝慈，恭順天地，何患無報耶。乃留下修行鍾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即爲陳迹矣，聊以此爲異時之記。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鷄籠於

宅之東南十餘里，今曰崇元觀。并鼠數枚墜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得竊食仙藥也。後人或有見之者，必爲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見，惟祥雲彩霞瀰漫山谷，百里之内異香芳馥，經月不散。

詩曰：

催昇丹詔紫泥封，羽蓋香車馭翠龍。
里閈營齋陳餘饌，雲霄送樂奏笙鏞。
仙曹寵錫榮居第，聖職褒稱顯祖宗。
拔宅盡歸天上去，更遺數物表元蹤。

錦幃化

祖師回自旌陽，奉蜀錦爲傳道質信於諶姆，姆製以爲殿幃。至是，忽飛來周遊旋繞於故宅之上，竟而復飛入於雲霄之間。後置觀，故以游帷爲名。

詩曰：

諶姆恩宏豈有奇，祖師貢錦表無違。
耻如下士充床褥，宜與高真作殿幃。
既拔仙居離世去，惟飄聖物繞空飛。
終朝旋舞雲霄上，復被天神再攝歸。

棲梧化

王長史之子朔迎祖師居西亭，久之，謂朔曰：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仙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兼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寶藏於祠中。後改祠爲觀，因錦惟以命名，曰游道院。朔從之。祖師乃書一靖字符牓于壁而去，時祖師與郭璞尋真選勝而至此，宜春栖梧山也。飛昇之日，雲軿過其上遺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召命，因來別子。朔暨闔家瞻拜祈度，明皇尤加禽奉。本朝祖師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植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炁，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觔，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

詩曰：

尋真曩昔訪栖梧，王子相延憩盛居。
秀麗山川宜道院，風流人物稱天書。
今離世上趨丹詔，故向雲端駐寶車。
付囑仙茅令種餌，君家俱壽百齡餘。

崇祠化

祖師飛昇之後，里人與祖師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筒，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鍾並函曰併寶藏於祠中。後改祠爲觀，因錦惟以命名，曰游道院。朔從之。祖師乃書一靖字符牓于壁而去，時祖師與郭璞尋真選勝而至此，宜春栖梧山也。飛昇之日，雲軿過其上遺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召命，因來別子。朔暨闔家瞻拜祈度，明皇尤加禽奉。本朝祖師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植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炁，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觔，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

詩曰：

尋真曩昔訪栖梧，王子相延憩盛居。
秀麗山川宜道院，風流人物稱天書。
今離世上趨丹詔，故向雲端駐寶車。
付囑仙茅令種餌，君家俱壽百齡餘。

崇祠化

祖師飛昇之後，里人與祖師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筒，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鍾並函曰併寶藏於祠中。後改祠爲觀，因錦惟以命名，曰游道院。朔從之。祖師乃書一靖字符牓于壁而去，時祖師與郭璞尋真選勝而至此，宜春栖梧山也。飛昇之日，雲軿過其上遺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召命，因來別子。朔暨闔家瞻拜祈度，明皇尤加禽奉。本朝祖師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植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炁，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觔，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

詩曰：

尋真曩昔訪栖梧，王子相延憩盛居。
秀麗山川宜道院，風流人物稱天書。
今離世上趨丹詔，故向雲端駐寶車。
付囑仙茅令種餌，君家俱壽百齡餘。

崇祠化

祖師飛昇之後，里人與祖師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筒，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鍾並函曰併寶藏於祠中。後改祠爲觀，因錦惟以命名，曰游道院。朔從之。祖師乃書一靖字符牓于壁而去，時祖師與郭璞尋真選勝而至此，宜春栖梧山也。飛昇之日，雲軿過其上遺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召命，因來別子。朔暨闔家瞻拜祈度，明皇尤加禽奉。本朝祖師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植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炁，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觔，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

詩曰：

尋真曩昔訪栖梧，王子相延憩盛居。
秀麗山川宜道院，風流人物稱天書。
今離世上趨丹詔，故向雲端駐寶車。
付囑仙茅令種餌，君家俱壽百齡餘。

崇祠化

祖師飛昇之後，里人與祖師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

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妙濟真君，伏以至神无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式褒顯跡，肇薦徽稱，冀享褒崇，永綏福地，御名無任誠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

御降祖師册誥表文

臣御名稽奉高真肇揚顯跡，仰太霄之在望，被靈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來被更延景曆之昌，臣御名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御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玉册文

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羨降康，而名號弗宜，曷彰報典。乃詔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恭惟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繇魏迄晋嗣休炳靈，賑乏蠲痾一方攸賴，剪妖馘毒三乘獲分。肆膺諶姆之符，營啓都仙之籍，超昇璇極載祀緬邈，廟像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之有赫方，皇運之郅隆，薦降嘉祥，聿彰幽贊，禋禳響答，民物阜寧。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雱，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毗於純嘏，用敷錫於群人因而赦之，今乃輒爲國家之患。俟吾還職，當有處分，不令住於江淮間矣。朕夢中謝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菉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弊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爲幸。朕豁然而覺，不數日有司奏到果然絹綱盡數被風濤覆没。即取圖經考之，見洪州分寧縣梅山有許氏旌陽磨劍之地，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宫。尋有赫方，皇運之郅隆，薦降嘉祥，聿彰幽贊，禋禳響答，民物阜寧。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雱，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毗於純嘏，用敷錫於群人因而赦之，今乃輒爲國家之患。俟吾還職，當有處分，不令住於江淮間矣。朕夢中謝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菉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弊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爲幸。朕豁然而覺，不數日有司奏到果然絹綱盡數被風濤覆没。即取圖經考之，見洪州分寧縣梅山有許氏旌陽磨劍之地，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宫。尋

政和化

政和六年五月一日辰時，御前降到荀字號不下司文字付禮部。朕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載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執劍紱皆衣青，後有二使者綵衣道裝捧印杖，前至丹墀，起簡揖朕，攀左龍尾上殿。朕疑非人間道士，因問：卿是何人，不詔而至。道士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觀見妖氣，故來相訪。朕請坐而問曰：此患爲何？曰：湖南北三十六萬絹綱入水，此實小龍爲害。蓋先朝不合封此子爲王，當永嘉之戮自拆母腹而奔走，未及害人因而赦之，今乃輒爲國家之患。俟吾還職，當有處分，不令住於江淮間矣。朕夢中謝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菉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弊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爲幸。朕豁然而覺，不數日有司奏到果然絹綱盡數被風濤覆没。即取圖經考之，見洪州分寧縣梅山有許氏旌陽磨劍之地，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宫。尋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恭惟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繇魏迄晋嗣休炳靈，賑乏蠲痾一方攸賴，剪妖馘毒三乘獲分。肆膺諶姆之符，營啓都仙之籍，超昇璇極載祀緬邈，廟像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之有赫方，皇運之郅隆，薦降嘉祥，聿彰幽贊，禋禳響答，民物阜寧。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雱，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毗於純嘏，用敷錫於群

旌陽觀，仍賜詔書一道。前去本觀收掌遇天寧節撥放童行一人，仍令採訪許真君別有遺迹去處，如未有觀即勒本屬取官錢建造，如有宮觀屋宇損壞即如法修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僧寺應，有堪好莊田入觀供辦務，令嚴謹主者施行。

詩曰：

祖師奉命察瞿耶，稔服徽宗道念嘉。
瀝懇聖衷垂左顧，特將仙從入東華。
絹綱所被妖龍害，瓢藥醫除御體瑕。
只爲家山久寥落，幸加修整果榮誇。

仙宮化

數月後，復夢祖師回如初，謝上曰：分寧乃昔經行之處，重勞建造。吾卜地西山，遺迹具存，但居宇隘陋不足副四方瞻視，幸陛下一修整耳。上寤即詔洪州改修玉隆萬壽宮，仍降圖本依西京崇福宮例，鼎新蓋造，賜祖師像一軀，及銅鑄香鑪花瓶燭臺鍾磬之具，御書門殿二額。凡爲大殿六，小殿十二，三廊，七門，五閣。前殿三面繪祖師出處功行之迹，後殿奉安玉册，上建寶藏，三朝御書，兩廡複壁繪仙仗出入之儀、環以墻垣。由墻之西，盱真人之故居建道院，以安道衆。建炎中金人寇江左，欲火宮庭，俄而水自楹桷間出，火不能熱，虜酋大驚。乃書壁云，金國龍虎上將軍來獻忠被授元帥府上歷歷堯言增潤色，諄諄舜意大叮嚀。琅函藥笈藏朱閣，寶護存留鎮福庭。觀想知悉。寫畢，戢兵而去。此壁近頹方漫其字。

詩曰：

江左西山乃福庭，嵯峨宮闕勝蓬瀛。
門廊廣邃清風轉，殿閣穹窿紫霧生。
制度美如崇福麗，規模勝似建章榮。
昨經丙午罹兵火，水滴簷楹虜衆驚。

寶書化

三朝宸翰及祖師玉册，金人入寇之後不知所存。

詩曰：

天翻地覆亂縱橫，時數潛推起戰爭。
三聖寶書宜祕重，衆真玉册固非輕。
豈容世俗能窺笈，弗許胡戎敢竊贏。
搜遍仙宮尋不見，神人收拾上瑶京。

宸章化

紹興二十八年賜御書十軸，今寶之，以鎮福庭焉。

詩曰：

屢降天書出内庭，昭然文畫燦奎星。
黄麻寵錫宸章妙，紫詔初開御墨馨。
歷歷堯言增潤色，諄諄舜意大叮嚀。
琅函藥笈藏朱閣，寶護存留鎮福庭。

神物化

凡祖師遺物皆有神物守護，不可觸犯。

詩曰：

曩從拔宅出塵寰，遺物留蹤鎮故山。
僧寺挈鍾鍾韻絶，牧臣移轂轂飛還。
真仙古蹟存靈化，薄俗愚徒敢鄙頑。
法器豈容人觸犯，有神守護在玄關。

靈栢化

殿前有栢一株，乃昔日祖師手植者，其榮悴常兆宮門之盛衰，剪以煎湯無疾不療。

詩曰：

祖師昔日未仙時，手植庭前栢一枝。
鬱鬱清陰籠寶殿，蒼蒼翠色鎖瑶墀。

常將樹葉占榮悴，密與宮門兆盛衰。更有靈功能愈疾，羽人攀剪喜相遺。

丹井化

祖師昔時鍊丹之井，舊有神龍出没，胡洞真始置符石以鎮之。

詩曰：

金井深泓玉液清，祖師曾此鍊丹成。自從鶴去梧桐老，忽有龍來霧雨興。出没不時爲詭怪，方隅多日有憂驚。洞真用法書符石，鎮塞寒泉絶異聲。

鐵柱化

唐嚴譔作州牧，見鐵柱心頗不信，嘗令發掘，俄有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譔懼扣頭悔謝，久之而止。

詩曰：

鐵柱如山鎮郡菑，祖師靈蹟甚雄哉。人工力竭應難掘，聖物神扶豈易摧。城郭震摇傾雨雹，江波洶湧吼風雷。此時嚴譔心知懼，百拜焚香愾懇哀。

仙鍾化

嚴譔又强取祖師修行鍾置僧寺，叱責，將斷其首。驚覺遂釋道流，送鍾還宮。至五年之亂，一夕飛去莫知所之。

詩曰：

大冶良工鼓鑄成，鯨音嘹喨報昏明。仙宮扣擊非常韻，僧寺撞摐絶不鳴。疑是道流施禁術，遂令州牧議刑名。不因嚴譔遭神警，羽士應難得自清。

仙轂化

州牧徐登欲視祖師所遺仙轂，令取至府，猶未及觀，即夕飛還。皇朝猶在，金人入寇，尋失之矣。

詩曰：

古人制器斲車時，倣像非輕豈苟爲。玄軫緑輿循地矩，朱輪翠蓋應天規。安蒲尚想徵賢用，擲菓誰云以貌窺。仙轂只堪存聖宇，豈容俗手强遷移。

仙函化

祖師所遺石函雖有窾縫而不可開，唐張善安據洪州强鑿開之。其蓋内丹書字云，五百年後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懼，洗其字，終不能滅，遂藏其蓋，止留函底。今與藥臼俱存。

詩曰：

善安悖國犯洪都，輒探仙函視所宫。强把鑿錐開石蓋，忽然名姓著丹書。世間萬事緣皆定，天上群真語不虚。五百年前師預誌，後人焉得弗驚歟。

割瓜化

每歲季夏，諸鄉士庶各備香花鼓樂旗幟，就寢殿迎請祖師小塑像幸其鄉社，隨願祈禳以蠲除旱蝗。先期數日，率衆社首以瓜菓酌獻于前殿，名曰割瓜，預告迎請之期也。

詩曰：

年年社會甚繁華，季夏方臨啓割瓜。旗幟舞風迎鼓樂，幡幢蔽日引香花。鄉村自此螟蝗絶，畎畝滋茲穀麥嘉。仙駕幸臨多降福，故令士庶轉誠此。

黄中化

祖師之像凡六，惟前殿與寢殿未嘗動，餘皆隨意迎請。六旬之間迎請周遍，洪瑞之境八十一鄉之人同詣宫醮謝，曰黄中齋。黄中儀式，祖師所流傳也。

詩曰：

巍然師像甚威雄，安座仙宫寶殿隆。

祈聖請恩垂惠澤，分身行化闡玄風。
瑞陽户户咸皈奉，洪郡家家悉敬崇。
八十一鄉人集會，至今齋式演黄中。

禁壇化

七月二十八日，仙駕登官左之五龍崗，禁辟蛇虎，自古以然，謂之禁壇。故遠近祈禳之人晝夜往還，絶無蛇虎之患。

詩曰：

灝氣横空玉宇凉，祖師仙駕幸龍崗。
淺深草澤驅蛇虺，遠近山林絶虎狼。
晝夜道途無恐懼，往來車馬自康强。
禁壇密有神明助，不負誠人一炷香。

淨月化

仲秋號淨月，自朔旦開宫，受四方行香禱賽薦獻，先自州府始。州府具香燭酒幣詞疏，遣衙吏馳獻。遠邇之人，扶老携幼，肩輿乘騎，肩摩于路，且有商賈百貨之射利，奇能異伎之逞巧，以至茶坊酒壚食肆旅邸相續於十餘里之間，駢於關市，終月乃已。

詩曰：

時當淨月正開宫，遐邇歸投貢獻通。
無限經商圖衒沽，幾多伎藝逞奇工。
士民悉自諸方至，關市繇茲萬貨豐。
終始三旬常擁遏，九衢社會鼓鼕鼕。

黄郎化

每以中秋日修慶上昇齋，先一日建醮，次日黄君來觀。黄君，祖師之婿也。其行多由間道，明旦，未至宫五里曰侯陂，有亭曰着衣，黄君更衣之所也。宫中具威儀迎入端門，舊有門對正殿曰黄閣門也。初朝於前殿，遂入後殿，分賓主禮次曰享禮。畢，降殿憩於西廡，俟暮西還。而宫東之市肆商賈居民必固邀遊街，以求利市，競争牽挽，幾至龍崗橋乃回。俗云姑丈所至則利市和合，每試有驗。

詩曰：

冰蟾圓潔桂花香，醮慶飛昇啓道場。
雲擁紫庭躬覲禮，風飄霞仗甚輝揚。
仙宫錫宴陪歌樂，聖馭遊街降吉祥。
男女邀攔求利市，拋錢攦菓向黄郎。

紫庭化

每三歲上元後一日，祖師仙仗往瑞陽存問。黄君曰：西撫上元日，禹中先迎置前殿，陳齋羞三獻之禮，詰朝乃行，初出東門，即南過望仙橋，經茂埇入黄姑巷，次至安里迂，入元都壇少憩。壇在廟側，舊有觀，今廢之矣。次登師姑嶺，入元仙靖，尋出驛路，再迂入小路二里許，至朱塘觀供。此地養鴨童子墓舊名朱塘觀是也。復出大路至暗山頭，遂至三十里鋪，凡七供。從者午食，乃度九崗九泊過龍陂橋，直抵祥符，屬高安縣，舊名祈仙觀。瑞人多出城迎謁，號曰接仙。祖師降輿，與黄君宴於前殿。十七日，復受享禮，主首侍從仙駕者，乃詣後殿，酌獻于許氏仙姑之前。茲禮淳熙戊申歲始也。次日未五鼓而返。此一路凡六供。士庶焚香迎謁者以千數，凡所經遊聚落，人民男女長幼動數百人，焚香作禮，化錢設供，至有感激悲號者。每仙駕出入，主首必再拜，送迎於大門之外，至於南朝西廡，及州府迎請祈求，必主首從行焉。祖師乘龕輦白馬，金鳳爲前導。世傳昔有白馬之神廟，食於祖師宅東半里，今號白馬塘。祖師得道願充前驅也。金鳳意其朱雀導前之義，或置於輦龕之項，正合上有朱雀之義。而世傳以應母夢之祥，恐未必然也。肩輿之人調古

歌一闋，齊聲唱和，歌名《黄鶴樓》有着高冠綵帕者數對，冠名綵樓，二者甚古怪，蓋晋代之禮也。綵樓高二尺許，上大下細，竹胎綵帛結絡戴於首，以帶繫頷下。唐道士熊景休曰：世事已歸唐，曆數仙歌猶是晋鄉風。雖唐人且怪之矣。其歌雖在，其詞久亡。守瀕今作三章以補之，其一曰：祖師功行滿三千，帝詔凌空度九天。雞犬也隨仙眷去，至今聖迹尚依然。其二曰：祖師捨我俯千齡，晨夕燒香扣杳冥。惟願慈悲恩下土，乞將多福佑生靈。其三曰：道師謌姆住丹陽，一業飛茅着處香。仙駕不忘當日約，年年一度謁黄堂。所由之路，横斜曲直悉遵于古，不可少易，易之則有咎。每仙駕將出，地分之人，競先闢舊逕，立表以指其處，蓋非衆人所常行之路也。舊記云：昔愛女所行，祖師躡蹤而往，至黄君家爲留，信宿乃由通道而歸。其尋飛茅，亦多委曲，尋訪故今南朝西廡並襲前迹所過之地。龕有輕重遲速，安危晴雨之占。肩輕步速，安穩晴明，爲地分之福。肩重步遲，失撲陰雨，爲地分之灾。福則歲稔人安，灾則人傷物厲。惟西廡之行，往雨寒，還欲晴煖，反是亦灾。仙駕每行，必衝早涉暝，履茅茨荆棘之地，部從禱賽之人動逾數百，然從古未聞有傷其足者。惟忌人畜生死厭穢，凡香錢，服用飲食坐卧，皆須避之，不，即立有卒暴之禍，後有迍蹇之灾，皆前人所傳，而今人所見之明驗也。

詩曰：

仙仗隨師訪紫庭，祥符排宴特邀迎。霞漿斗挹清樽累，玉食星羅異味并。禮有綵樓存古制，歌翻黄鵠續新聲。鄉民擁遏爭瞻敬，豐歉應須驗雨情。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卷下

西山勇悟真人施岑編

神烈化

吴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吴爲西安令，因家焉。性至孝，齠齔時，夏月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得至人丁義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靚，復得秘法。吴黄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行於吴晋之間。晋武帝時，祖師從世雲傳法，世雲盡以秘要授之。永嘉末，杜弢寇蜀攻陷州縣，祖師既誅大蛇，世雲曰：蛇是蜀精，蛇死則杜弢滅矣。卒如其言。嘗見暴風大發，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隨止。或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驗之，果然。西安令干慶死已三日，世雲曰：令長數未盡，當爲訟之于天。遂卧於屍傍，數日與干慶俱起。慶弟著作郎寶感其異，遂作《搜神記》行於世。嘗渡豫章江，值風濤，

乏舟，世雲以所執白羽扇盡水而渡，觀者駭異。寧康二年，祖師上昇，世雲復還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人周廣捧詔召世雲，遂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白晝冲昇，宅號紫雲府。今分寧縣吳仙村西平靖吳仙觀是也。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神烈真人。

詩曰：

西安縣令氣雄豪，孝道雙全法術高。
青鳥銜符回暴飇，白江踏扇渡洪濤。
追魂復體生干慶，躡跡誅蛇滅杜弢。
立就玄功丹詔至，鹿車穩駕上天曹。

正特化

蜀川陳勳，字孝舉，乃世族儒生，博學洽聞。時魏遣鍾會、鄧艾伐蜀，劉禪降，孝舉時尚少，已有出塵之志。入青城山師谷元子，求度世之法。繼聞祖師在旌陽仁政及民，走謁公庭願充書吏，祖師嘉之，付以吏職。凡表率輩流設化民俗撫字之術，裨益爲多，遂引爲門弟子。而託以腹心，典司經籍，守視藥鑪。祖師冲舉令執策導前焉，昔玉隆宮西廡有孝舉道院，號承仙府，手植巨栢一株，其院面栢而居，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正特真人。

詩曰：

時當世亂孰崇儒，獨入青城訪道樞。
嚮服祖師行善政，乞爲徒弟樂奔趨。
腹心可託司經籍，志力無虧視藥鑪。
執策導鸞冲舉後，蒼蒼巨栢蔭庳廡。

元通化

廬陵周廣，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少好天文音律之學，長通無爲清静之教，嘗與同志遊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剪精邪之法，救民疾苦。聞祖師在旌陽，逕詣公庭，願備下執，祖師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終不怠。還居私第，左右無違。乃就宅西百餘步間築室以居，祖師飛舉，惠常與曾興國同驂龍車，宅號宣詔改曰宣紹府。有碑刻尚存，今曰太虛觀是也。政和二年五月，准詔封元通真人。

詩曰：

將家俊裔蘊才良，博學多聞喜老莊。
法禮張君參正一，道求許宰謁旌陽。
侍供杖屨心無怠，音聽琳琅志愈强。
及至祖師昇舉日，同驂鸞馭赴仙鄉。

神惠化

泗水曾亨，字興國，參之後也。少爲道士，天姿明敏，博學多能，修三天法師之教。逆知來物，名山列嶽有路必通，妙訣靈符無治不愈。神人孫登見之曰：子骨秀神清，砥礪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勉之。後隱居豫章之豐城，聞祖師道譽投謁門下，願侍巾几。祖師雅器重之，神方秘訣無不秘傳。後驂龍車昇天。今豐城縣真陽觀是其遺迹，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神惠真人。

詩曰：

骨秀神清霄外人，精勤砥礪證高真。
名山列嶽皆通路，妙訣靈符普濟民。
師得仙君親教育，道躋聖域際經綸。
慇懃立就玄功大，駕鶴驂龍出世塵。

洪施化

鉅鹿時荷，字道陽，乃黃冠上士，少修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用能却穀絶粒，役使

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賙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邇。惠懷之世，聞祖師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祖師納之，授以妙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棲祖師侍側。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策導從昇天。有遺迹在豫章城，號紫蓋府，今南昌縣廳是也。東海秣陽縣奉仙觀乃其舊隱。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洪施真人。

詩曰：

四明昔日遇神人，授以玄機要妙因。
驅役鬼神興便利，點成金玉濟飢貧。
一時帝寵雖難得，千載師恩不易親。
歸隱西山頻侍誨，獲驂龍馭離埃塵。

精行化

豐城甘戰，字伯武，草澤布衣，以孝行見推於鄉黨，遭時亂離晦迹草澤，喜神仙久視之術。聞祖師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問，懇請願備驅役。祖師異其材器，可其所請。至祖師上昇，復付以金丹妙訣。伯武後歸豐城，布德行惠。至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亭午天詔下，乃駕麟車乘雲而去。今縣中清都觀乃昔藏丹之地。其故宅號華陽亭，有飛簧觀爲之奉祀。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精行真人。

詩曰：

晉室當時正亂離，隱身草澤自栖遲。
身行孝道推鄉黨，性樂神仙過祖師。
誅戮蟒蛇平巨害，斷除蛟蜃絶群孽。
功成獨駕麟車去，壇井遺蹤在劍池。

勇悟化

沛郡施岑，字太玉，鄉閭壯士。祖師懷帝永嘉末化炭婦誅蛇而彭君在朔仕吴，因徙居九江赤烏縣。太玉狀貌雄傑，勇健多力，弓劍絶倫。祖師初領徒衆誅海昏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祖師納之，與甘伯武常執劍侍左右。寧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晨起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綵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祖師宅東南二里間有壇曰紫玉府，即其所棲之地。西嶺鎮江千石上有觀，今額至德，爲太玉眺臺，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勇悟真人。

詩曰：

撫劍從師創鉅勳，斬蛇誅蜃獨超群。
少年弧矢競威武，壯歲詞章頗廣文。
身脱貔貅思晋道，手搏龍虎懶朝君。
自從清蕩江西境，執策乘虬馭綵雲。

潜惠化

蘭陵彭抗，字武陽。以懿戚久處師門，舉孝廉仕晋累遷尚書左丞，密修仙業。以疾辭朝，師事祖師，仍納愛女爲祖師子婦。舊以彭女爲夫人，非也，故老稱爲子婦是矣。祖師懷帝永嘉末化炭婦誅蛇而彭君在許，其年已七十六七矣，豈復親匹偶乎。亦屢聞祖師夫人周氏，今者《孝道讚》有《周女史答盱母問》一篇絶妙，疑是夫人謙稱，故曰女史新藏經稱聖母非也。祖師念其恪誠應諸秘要纖悉付之，速遣還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致政南遊，挈家居豫章城中，再詣門下，朝夕扣問，道業精進。宋高祖永初二年職方秉作義熙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郡城有宗華觀。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潜惠真人。

詩曰：

棄卻榮官要學仙，掛冠解紱便歸田。

挈家匪欲叨華樾，聞道惟期際本淵。
遺女與師供灑掃，投身爲弟愈精專。
潛修玄業勳成就，舉室飛昇上九天。

和靜化

南昌盱烈、字道微。以懿戚久處師門，少孤，事母以孝聞。母蓋祖師之姊也。祖師凡二姊，盱母爲之孟。《遺愛録》云：南昌盱君烈鍾離君嘉，皆許君之甥。則盱母爲祖師姊信矣。祖師爲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故母子日聞道妙，祖師每出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胡天師《石竈詞》曰：吾昔嘗到此，則客於盱母。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今墻西道院乃其舊居。號合儀府。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和靜真人。

詩曰：

母慈子孝兩相因，同志修行合至真。
蕙室風和延隱客，萱堂晝永款仙賓。
時聞道妙因師教，日聽師音與道親。
丹詔委令專部分，同驂仙駕離埃塵。

普惠化

南昌鍾離嘉，字公陽。以懿戚久處師門，祖師仲姊之子，少喪父母，植性簡淡。祖師嘗歎其有受道之姿，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訣能役逐。是年十月十五日日中，碧霞寶車自天來迎，公陽拜詔昇車而去。新建象牙山西源是其所也，有觀曰丹陵，石藥臼尚存，號玉府。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普惠真人。

詩曰：

子然身似野雲翔，植性孤高智識長。
役使萬神存妙訣，醫治百病得神方。
雅姿可與登仙道，篤志誠宜授洞章。
師賜金丹先服餌，碧霞寶輦迓公陽。

冲道化

建城黄仁覽，以懿戚久處師門，祖師仲姊之子，少喪父母，植性簡淡。祖師嘗歎其有受道之姿，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訣能役逐。是夕紫庭歸，許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故萬石亦知仙道之足彼已得仙道，得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告以故。比明，呼黄四郎五郎是也。瑞州高安縣祥符觀，舊日祈仙觀是其故居。傍有許氏墜釵洲，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冲道真人。仁覽父輔亦求爲祖師弟子，祖師以其懿戚待以客禮，故不與十一人之數，諸弟子受法皆許傳族，壇靖各立府亭之名。其教曰大儀，曰府小儀，曰亭，乃行道法以人數多少名之。

詩曰：

紫庭英秀勝潘安，綵線曾牽許跨鞍。

竹杖成龍通聖化，草枝變鹿戒貪殘。
弟兄性異難同被，父子心齊盡得丹。
天詔祖師當拔宅，舉家仙眷亦驂鸞。

蘭公化

昔有異人姓蘭，名期，莫敢呼其名，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炁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炁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明王玄炁爲孝道，於斗中爲孝道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晋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黄堂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第一塚及第三塚藏蜕骨爾。孝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二塚見一人，童子年可十四五，扣頭再拜願爲義子。諶姆告曰：汝既長成，須侍養其己親而事吾爲母，即非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骨一具。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爲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途。其後吴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詩曰：

學道還須孝行充，自然孝道感玄穹。
若非一語開三塚，疇識三生守一功。
聖教先期諶姆授，真仙後有許君崇。

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物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執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爲人師也。吴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扣頭再拜願爲義子。諶姆告曰：汝既長成，須侍養其己親而事吾爲母，即非所生，何得背其己親而事吾爲母，即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日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諶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諶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長成，侍供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搏通經教，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幽極玄探微索奥。年將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已久，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何以爲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爲孝道明王。請以此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違。

復議求婚，兒跪母前説讚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姆作兒，乃是夙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脱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炁圓，我將返吾真。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盍於黄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正教，三清棲我神。

諶姆聞讚，驚畏異常，遂於黄堂建立壇靖，嚴奉香火，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壇，疏絶異黨，脩閑丘阜，餌服陽和，委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黄堂觀，乃祖師倣丹陽黄堂壇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諶姆之所也。

詩曰：

苦志修行隱市廛，不知在世幾何年。深明至道通玄妙，洞合虚无契上仙。育養童兒慈念重，監臨老姆聖功全。俟將法寶傳吴許，獨駕雲龍入碧天。

金公化

地主金公，世忘其名，或云名寶，行第七。世居豫章之西山。金由以進粟補官，朴直公正鄉閭所推服。祖師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僕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有起歇，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崗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峰几立，回環雲拱，内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祖師同謁，公欣然出迎，懽如平生。璞白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爲修鍊之地，故同璞上謁。公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第恐此地不足以處君耳。君誠有意，當併置莊産以爲薪水之資。許君曰：雖蒙傾蓋，然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君子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況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祖師，曰：以此爲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玉隆官有神曰西林地主顯忠真官，即公是也。宋真宗皇帝嘗遣中使奉香燭花菓於祖師，中使至溪橋，公朱衣靴幞迓之。中使不知其神也，至館問曰：適橋畔有官人相迓者誰也？今安在？左右曰：無之。中使曰：衣朱衣，狀貌肥而短者。衆咸謂無其人。翌

使登殿致獻訖，過地主堂，視之驚曰：昨日所見者即此神也。灶香設禮敬歎其靈，歸而奏之。即有旨免本觀支移折變，蓋緣於此。公之神愈久益靈，邇來報應尤彰，未易殫舉，遐邇所共知。嘉泰四年賜廟額曰昭應，嘉定三年誥封靈助侯。

詩曰：

靈助金侯古朴人，祖師傾蓋契如親。明君豈慮難求地，義士猶能弗顧身。便肯擘錢爲設誓，何勞書券更酬緡。舉家挈往西林去，廟食吾山證土神。

許大化

許大，祖師之役夫也。祖師上昇之日，適與其妻運來❶出市，今西嶺市聞祖師昇天，夫婦推覆米車奔馳而歸。至則仙仗已興，夫妻撫膺哀號乞從行，祖師告以善功未備，不應飛昇。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妻俱隱於西山，其覆車之米在地復生。今地名翻車崗生米市即其所也。既隱不欲人識，改姓名曰午，又爲所知復改曰干。夫婦各有詩留於世，干君詩曰：自從明府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心。其妻詩曰：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藥，秖箇西山是我家。又詩曰：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温。兒家只在西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因干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醮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醮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許大夫妻聞祖師將上昇，苦求隨行，祖師以詔使告，合從昇天人數已有定命，難循其請，故預期使之出幹，雖覆車而歸，已無及矣。今人時有見之者。

詩曰：

祖師拔宅欲昇天，運米車翻步不前。玄詔謂何無分際，善功知是未完全。鵠鸞已返雲霄去，夫婦空悲泣涕漣。雖即未該飛舉數，西山但隱地行仙。

胡詹化

胡詹二王者，旌陽縣二吏録也。世不知其名，祖師棄官還山且久，二吏思慕盛德捨家而來，願服役終身。祖師憫其誠意，而知分不應仙，俾没後爲神，立祠於福地東南高峰作鎮水口，永享血食焉。

詩曰：

旌陽歸騎已駸駸，吏録難忘德意深。辭職隨師常竭力，棄家奉道盡誠心。執鞭貴得聞言教，進履欣從聽咳音。可惜登仙無夙分，爲神血食到於今。

胡師化

天師姓胡，名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許人也。人莫知其年紀，唐高宗上元間來自廬山，棲於豫章西山之洪井。永淳中，幅巾布褐徒行負杖至游帷觀，見同輩手不執板擎拳而已。美鬚眉體貌瓌偉，類四十歲人，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其首獨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其肩，故時稱胡長仙。人問其年幾何，曰五十二歲，逾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至論晉宋已來治亂興廢纖毫不差，喜談晉司空張觀文博物如其友，或云許吴二君嘗授其延生鍊化超三元九紀之道，能檄召神靈驅奮雷雨，至陶弘景校茅山華陽洞《太清經》七十卷，天師亦預焉。背縫盡朱書其姓名，覽者

皆見之。又曰：吾昔到此客於盱母，用是不知爲何代人物也。每路逢暴骨遺骸悉埋之，地有古物寶器掘之如其言而獲。聞邪怪之物，疾之如寇讎，即務剪除之。時豫章西門有樟木精爲獨足神，大興怪祟，邀人淫祀。天師一見叱罵書符禁制，即命斬伐積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滅，以地爲觀。舊名信果，今額天慶，即玄妙。昔游帷觀唐初嘗荒廢，因問主觀胡不修葺，答以之材力。天師辭歸，固留不就宿江岸。臨暮飛墨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桄已在壇下矣。凌林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於山下發一窖，出錢三百千爲工役之須。應殿宇非人所居者，皆役鬼神爲之，門外鑿三井以辟火灾。俗號禁火井，故至今永無火灾矣。久之，異迹顯著，天后以蒲輪召之，天師深隱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見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鍊丹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鍊。勅遣使齎金帛送歸。行次單父賜福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俗，如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川日御先生古壇際鍊丹，首尾三年，降詔趨召詣闕。至則館于禁中，天師辭歸，固留不許。天師一朝遁去，上聞歎恨久之。遣使齎贈甚厚，兼贈詩一篇云：高人協高志，山服往山家。去隔煙霞。碧岫窺玄洞，玉竈鍊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靈槎。天師歸西山居于盱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祖師横堂，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疊至脊斲削之工，人弗可侔至，植立不斜堅固不朽非人可及，樑牌親題大周年號，筆力道勁。又自寫其真於後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師事之，千里之内無疫癘水旱之灾，無猛鷙夭折之苦，遠近賴焉。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游帷觀之西北伏龍崗造墳，藏太玄真符二七天師辭請還山修鍊。勅遣使齎金帛送歸。行次單父賜福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俗，如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川日御先生古壇際鍊丹，首尾三年，降詔趨召詣闕。至則館于禁中，天師辭歸，固留不許。天師一朝遁去，上聞歎恨久之。遣使齎贈甚厚，兼贈詩一篇云：高人協高志，山服往山家。去隔煙霞。碧岫窺玄洞，玉竈鍊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靈槎。天師歸西山居于盱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祖師横堂，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疊至脊斲削之工，人弗可侔至，植立不斜堅固不朽非人可及，樑牌親題大周年號，筆力道勁。又自寫其真於後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師事之，千里之内無疫癘水旱之灾，無猛鷙夭折之苦，遠近賴焉。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游帷觀之西北伏龍崗造墳，藏太玄真符二七

❶『來』疑作『米』。

學仙之難，自古而然。仙何難學焉，子不觀是傳乎。西山群真皆胎仙肉質，非與人異，若云其難，則西山無昇舉之仙矣。夫難與不難之分，皆在人心自勤自怠耳。勤者不難，怠者自爲難。且《許真君詩傳》募化刊梓閱五七年，或張或李，左推右托，人莫肯了斯事。邇者，寶林信士宋道昇，見其蹉跎，恐一日復一日湮没無傳。特以大道心圓成盛事，咄嗟而就，何其難哉。觀物之成否，知仙之難易，無怪乎不可學，實在乎人心可否歟。故先輩云：盡物理則通道。云淳祐十禩中元日勇悟真人施岑再識。旌陽許真君飛昇之後千有餘載，迄今民攸賴焉，有禱則應，無感不通，有神陰相歟。今歲中元之夕，元明炷香於四聖堂，恍惚有神告云：翌日獻書人至。猶謂爲茫然，越宿，忽承江淮隱士賈君守澄自石城來，敬瞻禮真君聖蹟。又出旌陽八十五化詩傳，拜而誦詠，乃睹西山施真人所述之詩，默契神告，感謝弗已。昇堂鳴鼓，舉白大衆，敬以所賜詩傳寘于寶藏，永久其傳。上堂幾語，兹不緒録，繼而賈君了心雲水之興。元明乃直書傳後記云，歲在丁未七月十八日，靈寶大師管内都道正知逍遥山玉隆萬壽宮孫元明頓首拜書。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録

（范恩君點校）

028 許真君仙傳

經名：許真君仙傳。一卷。約出於元代。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許真君仙傳

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姓許，名遜，字敬之。曾祖琰，祖玉，父肅。世爲許昌人，高節不仕，乃顓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初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墮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孕，而真君降生焉，時吴赤烏二年正月二十八日也。真君生而顓悟，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❶，鹿中之子墮，鹿母猶顧舐之，竟而斃。因是惻然感悟，即棄折弓矢學道。真君刻意爲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經緯之書，尤嗜神仙脩鍊之術，遍叅歷考悉究玄微焉。真君聞西安吴世雲得至人丁義神方，南海鮑靚秘法，及天降白雲符，遂往師之。世雲靈感玄會若契宿因，悉以秘要付授。如今之垂世如意大丹，乃丁義神方之一也。西安今寧州，世雲仕吴爲西安令，因家焉。今去州六十里有西平靖吴仙觀，即其故宅。真君與郭璞訪求名山爲棲真之地，得逍遥山金氏宅，謂大合仙格，乃同謁金公。璞白曰：許君欲置一舍爲脩鍊之地，故莊産爲薪水資。真君曰：雖蒙傾蓋，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況外物乎。乃取一大錢中破之，各收其半爲券焉。真君居金氏宅，日以脩鍊爲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遊服其德義，人有餽遺，苟非真義一介不取。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然燈有漆剥處，視之乃金也，翌日訪元主還之。真君道譽日著，郡舉孝廉，不就。朝廷累加禮命，不得已，乃以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胥吏、去貪鄙、除煩苛、脱囚繫，悉開諭以道，吏民悦服，咸願自新。其教民忠孝、慈仁、忍慎、勤儉爲先，令有德望者相與勸率，故爭競日消，至於無訟。時胡、詹二典押爲之掌案、聽政焉，今廟食爲神。真君未任縣之先，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暨蒞事日，乃以靈丹點瓦礫化黄金，令人潜瘞於縣之後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力役於後圃，民钁地獲金得以輸納，故免逃竄之憂，遂悉按堵。鄰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縣邑户口增衍，人物富庶焉。郡中屬歲大疫，民死者十有七八，真君乃以所得神方拯治之，凡符呪所及皆登時而愈，至於沈痾之疾亦無不痊者。郡中疫民既活救濟之道，傳聞他郡，病者相繼而至，日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

之亦獲痊愈。故蜀民爲之謡曰：民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晋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贏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笈以居，其狀如營壘，悉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至今其地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真君與吴君遊嵩陽，聞金陵丹陽縣黄堂靖有女師諶姆，多道術，同往師之。姆曰：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兖州曲阜縣蘭公家，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謂公曰：後晋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命公轉以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登壇依科盟授，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悉以傳付。二君前受諶姆道法，禮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返帝鄉矣。乃取香茆一根望南擲之，曰：子歸認茆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飛茆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已叢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黄堂名之，今號曰黄堂隆道宫，每歲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謁焉。真君自嵩陽回訪諶姆飛茆之迹經過路傍偶見陂水清澈爲之少憩，今清陂村有憩真靖爲觀，是其處也。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祭或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真君曰：怪崇敢爾耶。乃夜宿於逆旅，召烈風迅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廢社，鄉民不復祭祀。真君尋訪飛茆經過之地，見鄉民負檐遠汲者滿道，老幼勞苦，乃以杖刺社前涸澤湧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今大澤村紫陽靖之石井也。真君嘗登龍城之山巔，指山腰之泉罅曰：是必有異物藏于其中，後將爲妖孽以害生民。遂卓劍運法建立壇靖以鎮之，今每年仙馭朝諶姆則憩于此，號龍城觀。真君渡小蜀江即今之黄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雖貧而迎接能盡禮敬。真君乃戲畫一松于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也。今名松湖市，見有朱土地廟食焉。真君嘗鍊神丹於艾城之黄龍山，山湫有蛟魅，聚淵藪作洪水欲漂丹室。於是真君遣神兵擒之，釘于石壁，今釘蛟石俱在。真君神丹既成，乃祭于幕阜山葛仙翁之石室。真君至脩川，愛其湍急而味堅，取神劍磨于澗傍之石，即今號梅山旌陽觀。真君渡水登秀峰，爲壇於峰頂以醮謝上帝，乃服仙丹，今號旌陽山。溪南有吴仙觀，即吴真君故居也。真君造吴君之宅過西安縣，即今寧州，社伯出謁，乃詰其地分有妖孽爲民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五神人迎謁而告曰：此地又有蛟孽毒害生民，知仙君來此，故往鄂渚藏避矣。後將復還，願爲斯民除之。廟神姓毛，兄弟五人，今曰協佑廟，在州東四百步。真君如廟神之言躡迹追蛟至鄂渚，路逢三老人詢其蛟孽蹤穴所在。指曰：見伏于前橋下。真君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淵。乃勑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三老

人即普應三王廟食，其地今有伏龍橋、上下龍口。真君怒西安社伯匿蛟而不職，錮其祠門，止其享祀，令居民事姓毛之小廟。今寧州城隍廟，正門常閉開，則邑有灾協佑廟食甚盛。真君還郡城曰：此地水陸衝要人物繁夥，豈無分合神仙之人。試以靈丹數粒雜他藥貨之，令其信緣而取，竟無一人遇者，真君吁歎仙才難得也。真君聞新吴有蛟爲孽，因持寶劍捕逐，經今仙遊觀之地，蛟懼竄入溪穴，即今藏溪。真君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鎮之，文石尚存于今之奉新縣西十里延真觀院。海昏之上遼有一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吞吸人物，大爲生民害。真君聞之，乃登北嶺，即今會仙峰驗之，果見毒氣漲空，乃集弟子將來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千百人競來懇訴，真君惻然曰：世運周流，際此厄會，生民何罪，乃受其灾。吾之此來正爲是事，誓不與此蛇俱生也，當爲汝曹除之。真君群弟子既集，亦同勸請誅蛇。真君曰：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劍于地，對天默禱，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烏飛過。真君曰：時至矣。其地爲候時觀，後改赤烏壽聖，今曰廣福觀。真君至蛇所，鄉民咸鼓譟趨前聽命。乃卓劍布氣，飛符召海昏社伯南昌社公并力驅蛇出穴，其符落處因建觀名符落，今南昌太和觀是也。蛇出穴舉首十餘丈吐毒衝天，真君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令吴君飛步引劍劈其首，施岑甘戰等揮劍裂腹，有小蛇自腹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小蛇奔七里，聞鼓譟回顧其母。弟子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五百年後若爲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松栢拂地爲驗。又曰：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生沙洲，掩過沙井口之時，小蛇若爲民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若無害於民，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港。今建昌有蛇子港、七里聽，新建有吴城廟是也。真君既誅巨蟒，妖血汙劍，於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建昌州有冷水臺、磨劍池、試劍石存焉。真君告弟子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之意，恐其伺隙潰郡城，盍歸郡乎。戰、岑二子者從我焉。時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爲弟子者動以千計，郤之不可得。乃化炭爲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旦閲之其不爲所染汙者惟十人爾，即異時驂侍前後上昇諸高弟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斬蛟蛇無不從焉，餘多自愧而去。今建昌州西津名炭婦市，立觀號妙明。真君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真君顧謂羣弟子曰：適者非人，乃老蛟之精，故來見試也。其人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耳。真君知少年❷乃老蛟之精，跡其所之，乃在江澨化爲黄牛卧於沙磧之上，真君乃剪紙化一黑牛往鬥之。真君令弟子跡蛟精所之，乃在郡城江澨，化爲黄牛卧于沙磧之上，即令

之黃牛洲。真君乃剪紙化爲黑牛去後，又令施岑潛持劍往，伺其鬬酣即揮之，果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今在上籃寺東南角，故世亦號蛟井。真君遣符吏追蛟精，至長沙賈誼井中，出化爲人，入賈玉家。先是玉妻以女，居數歲生二子。每春夏出舟，秋重載歸，是時忽徒還，紿玉云：被劫傷股。玉召醫，真君爲醫士謁玉，召之不出，乃上堂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避，速出。乃見形，遂揮兵誅之，噪二子爲小蛟，並誅之。賈女幾變，父母告遂免。真君謂賈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陷溺。玉舉家駭惶移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昭潭是也。真君復還豫章，而蛟精之餘黨甚盛，慮真君必誅之，心不自安。乃化而爲人散遊城市，因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真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坼，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莫可當，神聖之寶也。又問：抑有不能傷者乎？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耳。蛟精以前言爲誠然，乃盡化其屬爲冬瓜葫蘆，聯延枝蔓浮泛滿江，擬流出境。真君晨興，覺妖氛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所化，即以劍授施岑，使履水斬之。黨屬還武昌，壽幾何？璞曰：若舉事，禍將不久，若何？璞曰：盡今日日中。即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擲杯化鴿繞梁，敦舉目失二君所在。真君與吳君遊至金陵，欲賃舟復回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與吳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毋覘、崇真觀。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于湖，真君與吳君及郭璞同往謁之。敦宴曰：予夢一木破天如何？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令璞筮之，曰：無成。敦曰：予壽幾何？璞曰：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壽未可量。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盡今日日中。即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擲杯化鴿繞梁，敦舉目失二君所在。真君與吳君遊至金陵，欲賃舟復回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與吳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毋覘視，吾自爲爾駕之。舟人諾。真君召二龍挾舟而行，經池陽以印印西岸之崖壁，辟水怪而行，今印文猶在。龍舟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真君與吳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稍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而竊窺之，二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乃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不死之術，盡隱於此山。今有鐵船峰，并桅爲石墮藏藪，仍壓以鐵符鎮以靈劍，今有飛符鎮、鄱陽湖口，杜其入路，今在湖口縣上鐵蓋覆廬陵玄潭，制其錘石。江中鑄鐵

在澗中。真君歸舊隱數十年間，不以時事關意，日與群弟子講究真詮，精脩至道，作醉思仙歌。又著《八寶訓》曰：忠、孝、廉、慎、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慎乃無失，寬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鄉里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地鳴鶴翔飛景雲旋繞而已。寧康二年甲戌，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有雲仗自天二仙乘輦下降，導從甚都，真君向空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紫，詔授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玉膏、金丹各一合。真君禮拜聽受訖，一仙曰：余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余乃元真大卿瑕丘仲，就告真君冲舉之日。復登雲車而去。真君召集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行期大會于真君之庭，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爲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及遺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傳衆弟子之不與上昇者。勸誡詩即今一百二十靈籤也，如意丹方亦行于世。每歲尚有黄中齋會，云八月十五日營齋會。遍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祥雲彌望，音樂騰空，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綵女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導從，崔瑕二詔使復降宣玉皇詔命，云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不死，意其曾竊食仙丹也。後人或有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見之者，必爲瑞應焉。昇天後綵霞祥急浄穢背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雲彌漫山谷，百里之内異香經月不散。火鈴照辟中黄，無或散慢。真君俯拜初真君自旌陽回，奉蜀錦爲質信於諶姆，姆制爲殿帷，至是忽飛來遊繞故宅之上，竟日復入雲霄。真君初與郭璞尋真選勝，經宜春棲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款敬至，真君授仙術，且云此地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道院，朔從之，遂書靖字于壁而退。及飛昇時，雲軿過其上遣二青衣告別，朔舉家祈度，真君曰：子輩仙骨未充，乃飛仙茆一根俾植之，久服可長生。後王族各百齡，今臨江玉虚觀有仙茆存焉。

玄都御史神烈吴真君名猛，字世隱，不欲人識，改姓午，復姓干，見廟食于生米市翻車岡，時人或有遇見之者，蓋出没不常焉。仙仗凌空有頃，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南十有餘里，并鼠數枚墮地，已拖腸而不死，意其曾竊食仙丹也。後人或有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見之者，必爲瑞應焉。昇天後綵霞祥雲彌漫山谷，百里之内異香經月不散。初真君自旌陽回，奉蜀錦爲質信於諶姆，姆制爲殿帷，至是忽飛來遊繞故宅之上，竟日復入雲霄。真君初與郭璞尋真選勝，經宜春棲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款敬至，真君授仙術，且云此地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道院，朔從之，遂書靖字于壁而退。及飛昇時，雲軿過其上遣二青衣告別，朔舉家祈度，真君曰：子輩仙骨未充，乃飛仙茆一根俾植之，久服可長生。後王族各百齡，今臨江玉虚觀有仙茆存焉。

玄都御史神烈吴真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性至孝，以道法行吴晉間，嘗以羽扇畫豫章江而渡。寧康二

年十月望，奉天詔與弟子四人飛昇。

潛惠彭真君名伉，字武陽。仕晋爲尚書左丞，師真君成道，宋高祖永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上昇，今龍興城宗華觀是其故址也。

洪施時真君名荷，字道陽。東海沐陽縣奉仙觀黄冠上士，依棲真君成道，能役使鬼神驅剪邪魅，及真君冲昇日命執策前導焉。

元通周真君名廣，字惠常，廬陵人。師事真君，遵行道法，夙夜惟勤。就宅西百餘步築室以居，今宣詔福地太虚觀。真君冲舉日駹龍車上昇。

精行甘真君名戰，字伯武，豐藏人。師事真君，除害利物。陳天建元年正月七日，天詔下，駕麟車冲昇，今富州清都觀乃藏丹之故宅，號飛簧觀。

勇悟施真君名岑，字大玉，九江人。勇健絶倫，師事真君成道，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天詔冲昇。西嶺至德觀即其眺望水妖之臺也。

神惠曾真君名亨，字興國，泗水人。博學多能，師事真君，要道靈符神方秘訣無不備悉。後駹龍車，同時昇舉，今富州真陽觀是其遺迹。

正特陳真君名勳，字孝舉，蜀川人。博學洽聞，真君任旌陽日，付以吏職，後引爲門弟子，託以腹心，典經籍，守丹罏，真君冲舉日命執策前導焉。

和靖旺真君名烈，字道微，少孤，事母孝。母乃真君孟姊也。真君以孀居築室於宅西居之，母子得道，並受詔命部從真君，仙眷四十二口上昇。

冲道黄真君名仁覽，字紫庭，高安

029 許太史真君圖傳

經名：許太史真君圖傳。撰者不詳。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靈圖類。

許太史真君圖傳卷上

玉陛錫詔

晋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導從甚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階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子詔。真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灾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陞。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予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予乃元真大卿瑕丘仲。言畢，揖真君，坐告以冲升之日。遂乘雲車而去。

玉陛再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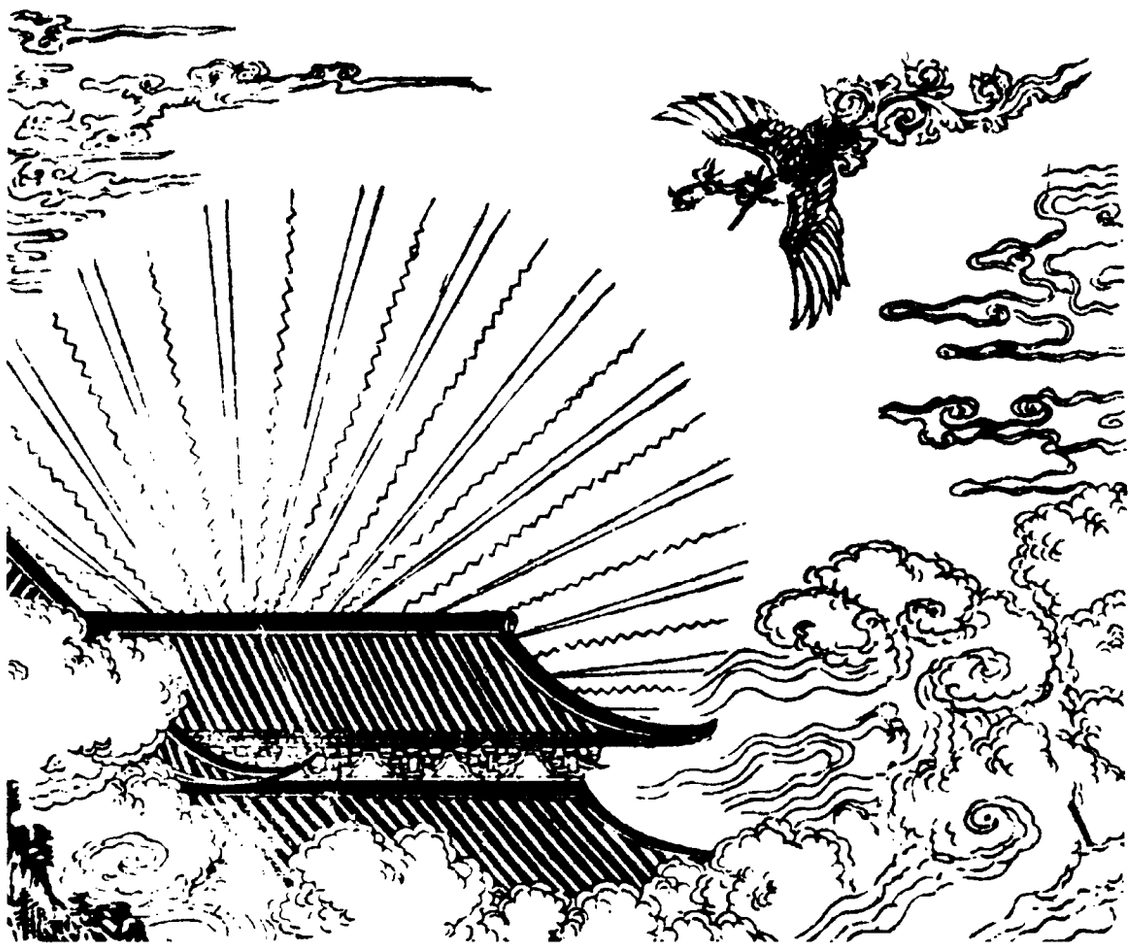
晋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歲，八月望日，至于日中，世人遥聞空中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真君之庭。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綵女，前後導從。紅雲紫氣，舒布環繞。前二詔使再至。真君降階拜迎。二仙復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脱子前世貪殺匿，不祀祖先之罪。録子今生呪水行符，治病罰惡，鹹毒之功。已仰潜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背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右流金火鈴大將，照辟中黄。無或散慢，詔至奉行。仍封遠祖由，玉虚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把業録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詔使曰：卿言畢，亦升天而去。

真君聖誥

混元始祖，一氣分真。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灾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陞。大慈大願，大孝大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雷霆泰省天樞，伏魔上相。至道玄應，神功妙濟。掌九天司職，太一定命注生真君。三天按察。都檢校，溥奏諫議大夫，天醫大帝，度人祖師，淨明溥化天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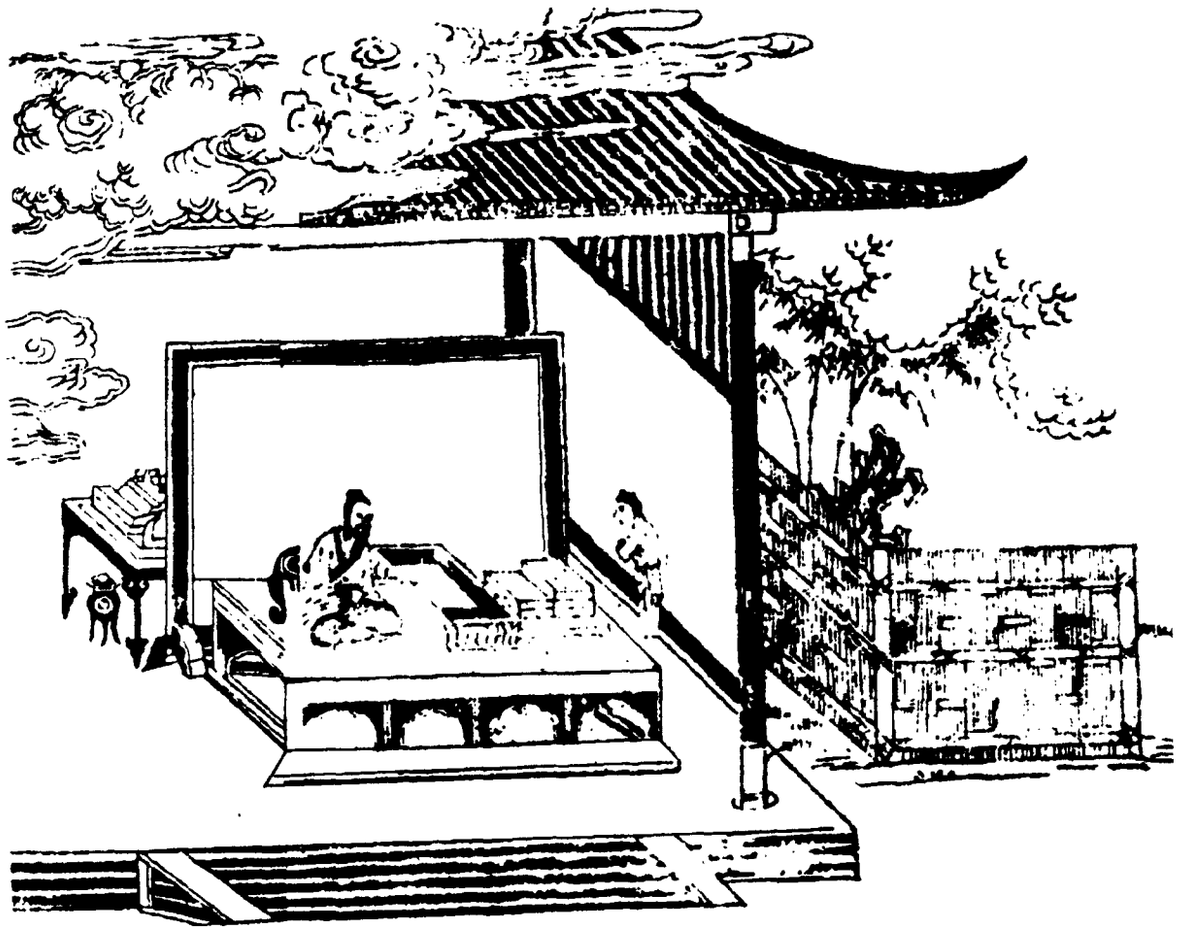
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姓許名遜，字敬之。曾祖琰，祖玉，父肅，世爲許昌人。高節不仕，乃穎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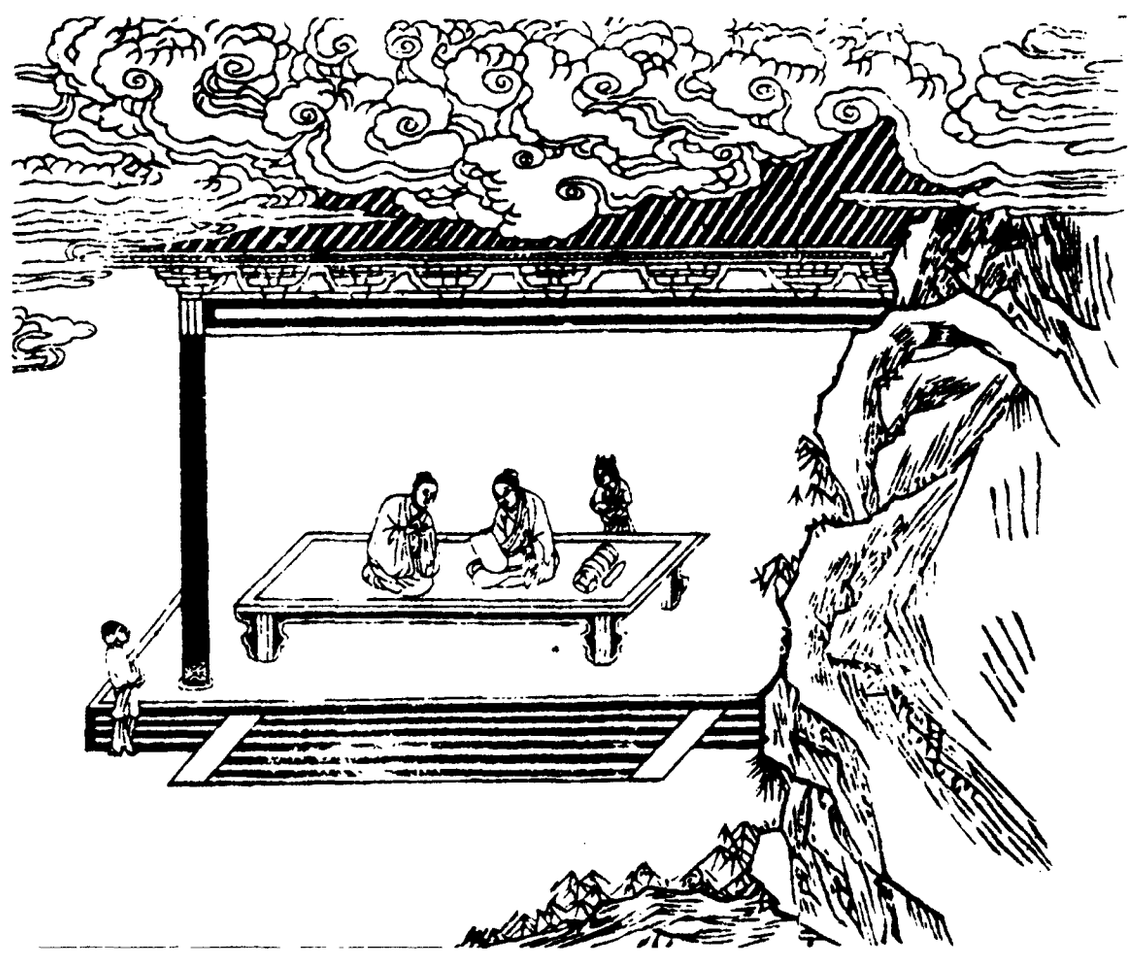
初，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墮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孕，而真君降生焉。時吴赤烏二年，正月二十八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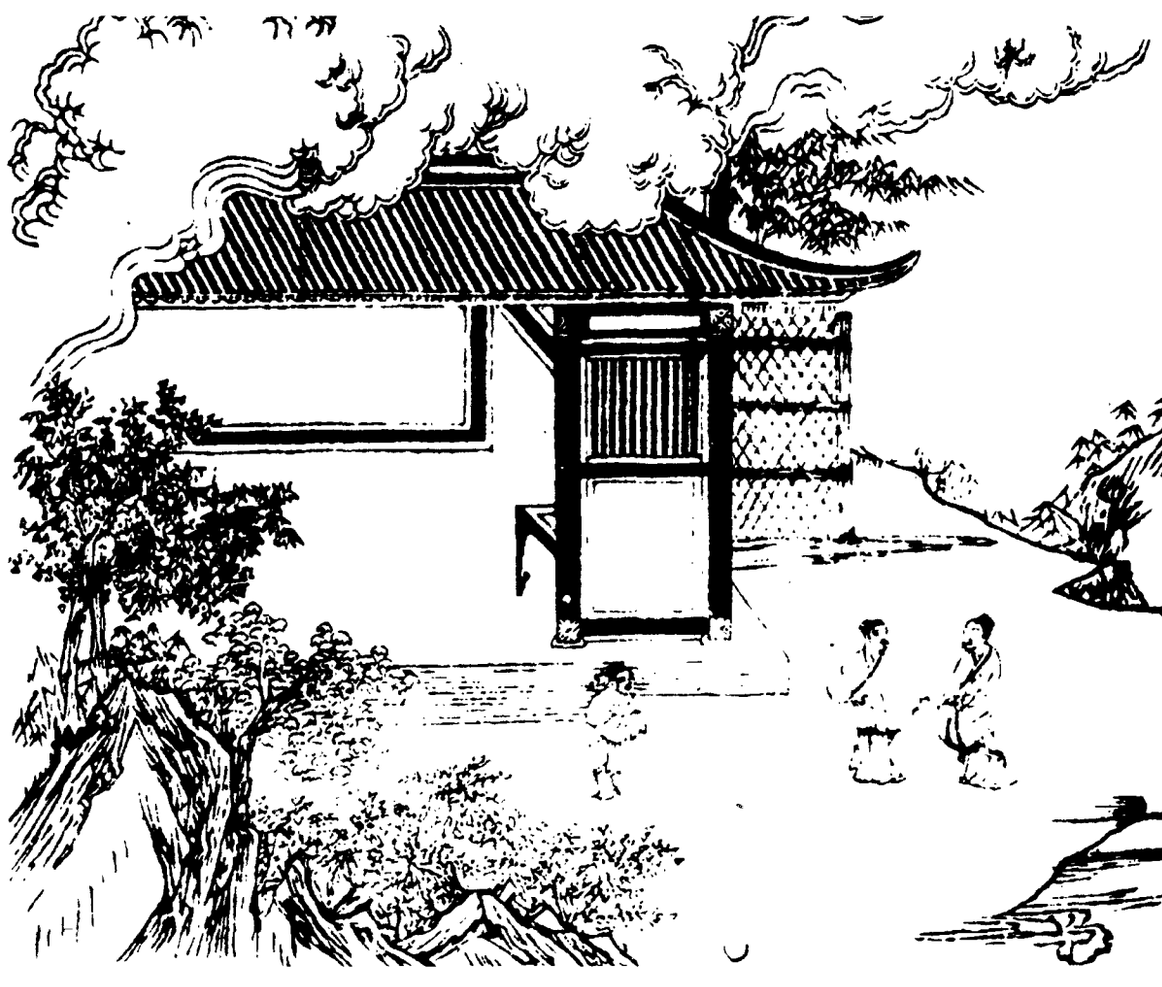
真君生而穎悟，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麑，麑中之子墮，麑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是惻然感悟，即棄折弓矢學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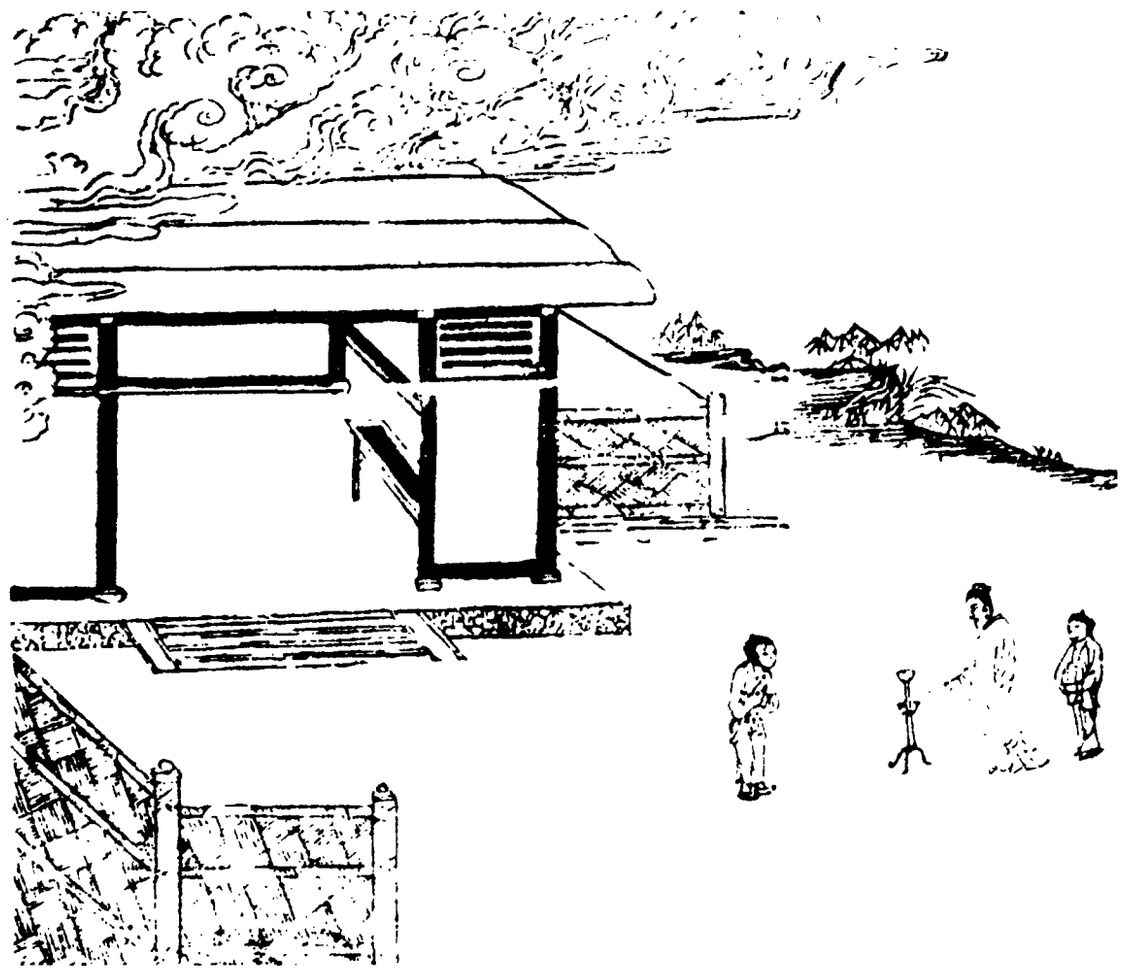
真君刻意爲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經緯之書。尤嗜神仙修鍊之術。偏參歷攷，悉究玄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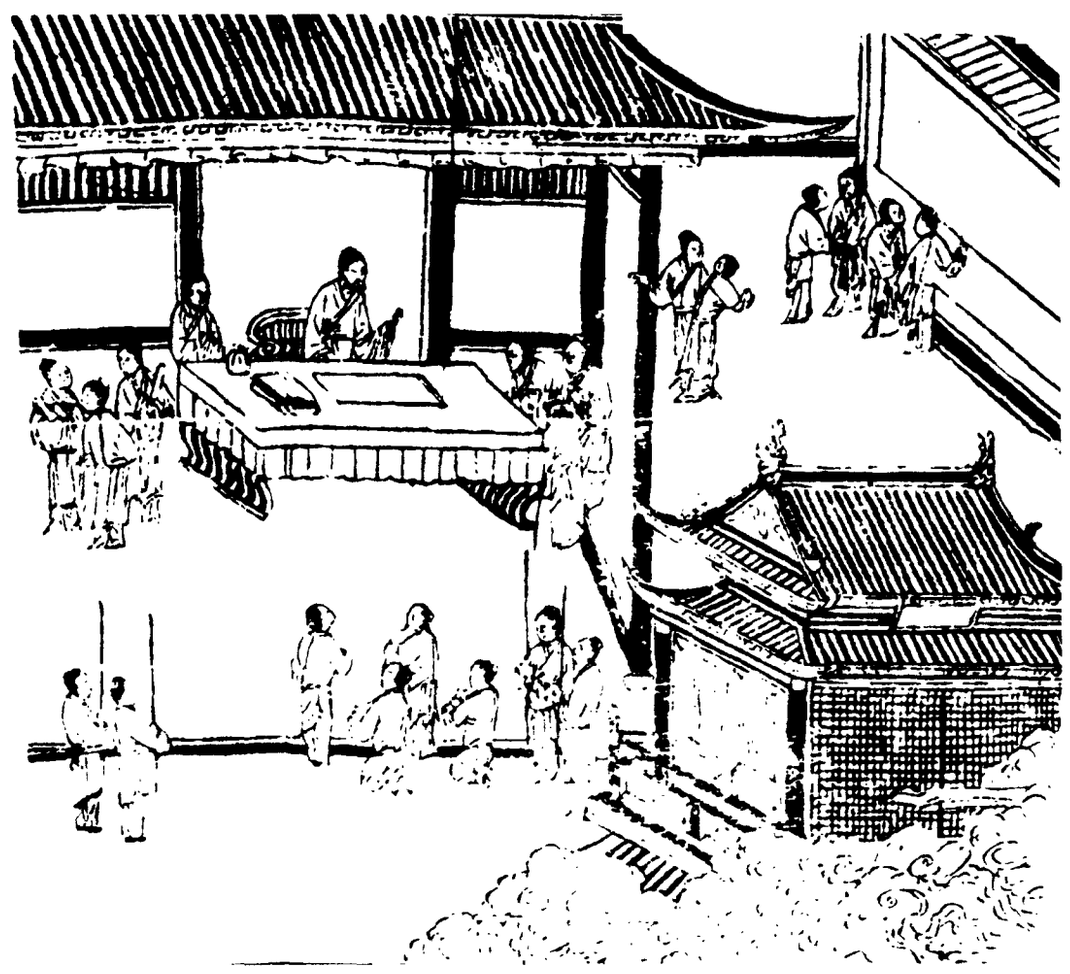
真君聞西安吴世雲，得至人丁義神方，南海鮑靖祕法，及天降白雲符，遂往師之。世雲靈感玄會，若契宿因，悉以祕要付授。如今之垂世如意大丹，乃丁義神方之一也。西安今寧州。世雲仕吴，爲西安令，因家焉。今去州六十里，有西平靖吴仙觀，即其故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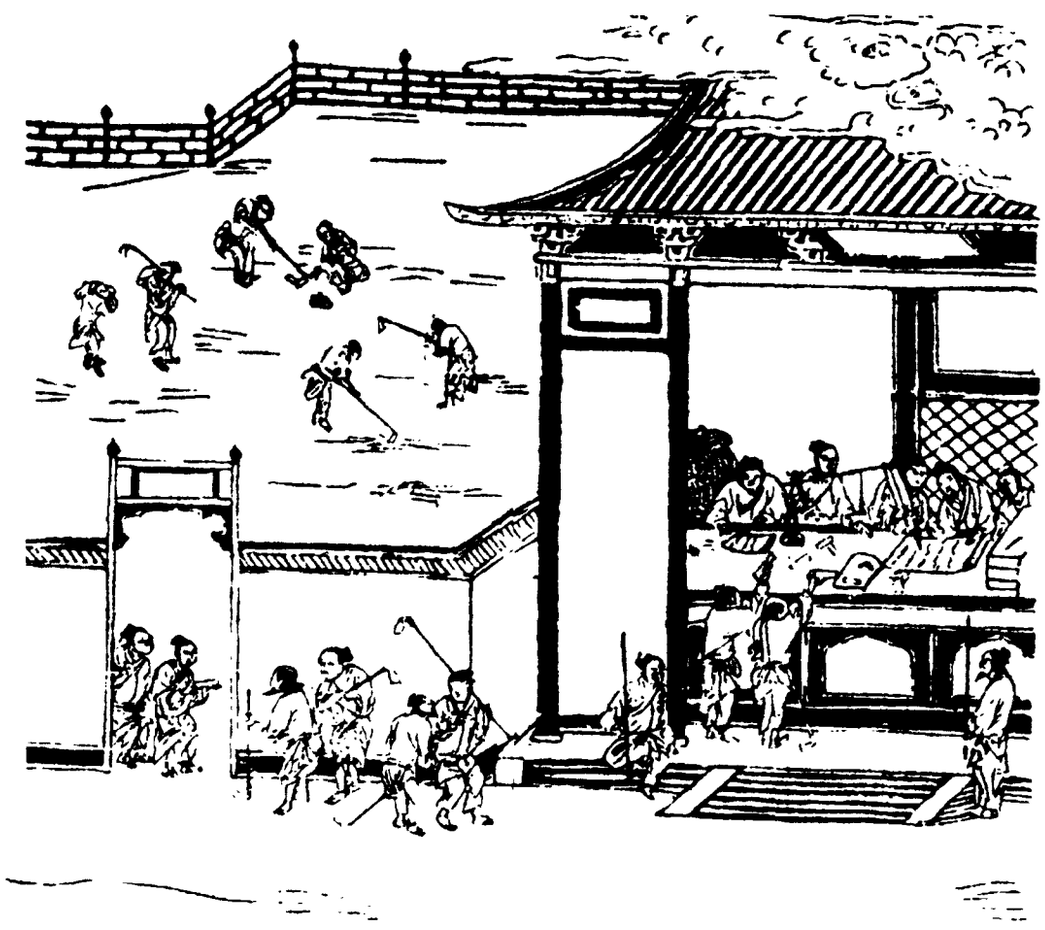
真君與郭璞訪求名山，爲棲真之地。得逍遥山金氏宅，謂大合仙格。乃同謁金公。璞白曰：許君欲置一舍，爲修鍊之地，故上謁公。答曰：許君若誠有意，當并置莊産爲薪水資。真君曰：雖蒙傾蓋，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況外物乎。乃取一大錢中破之，各收其半爲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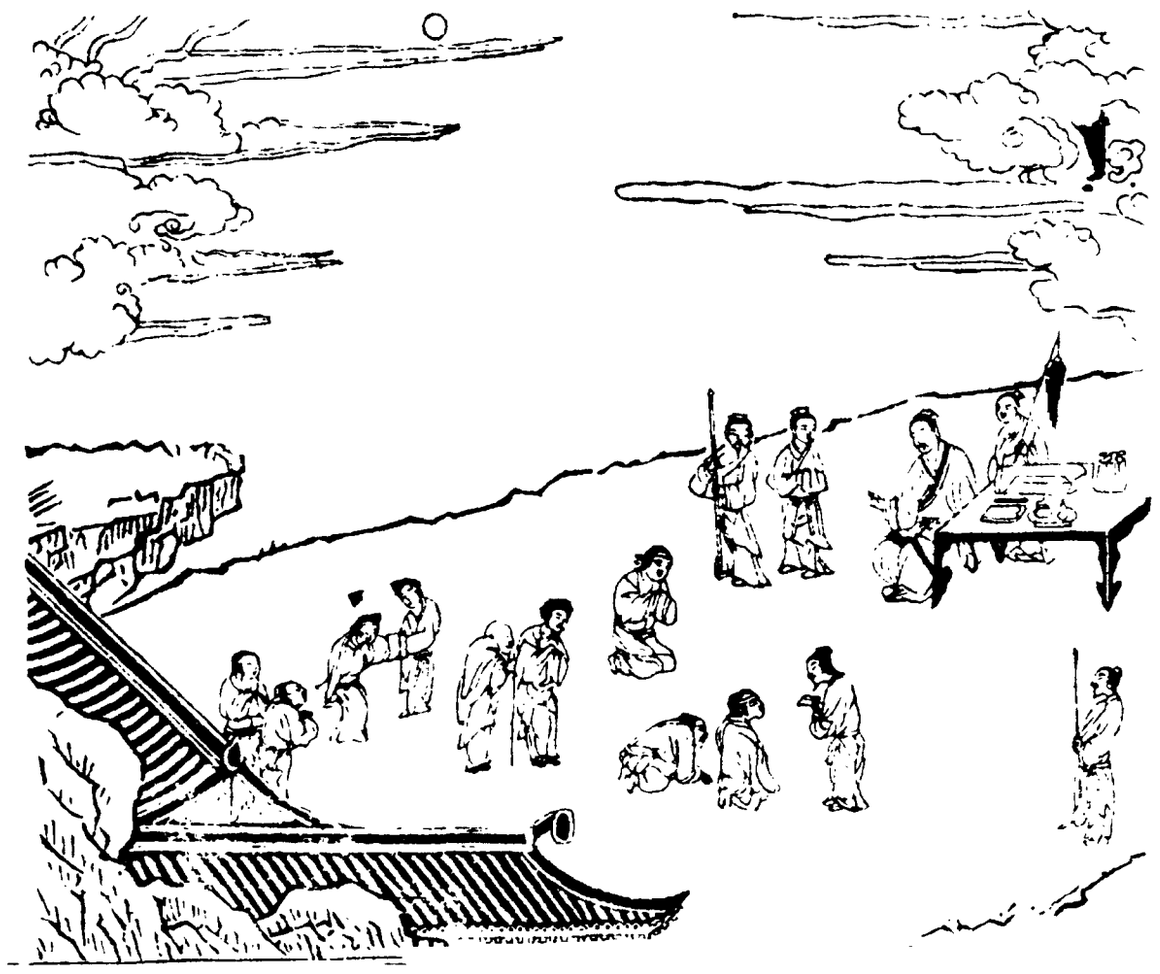
真君居金氏宅，日以修鍊爲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人有餽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然燈，有漆剥處視之，乃金也。翼日訪元主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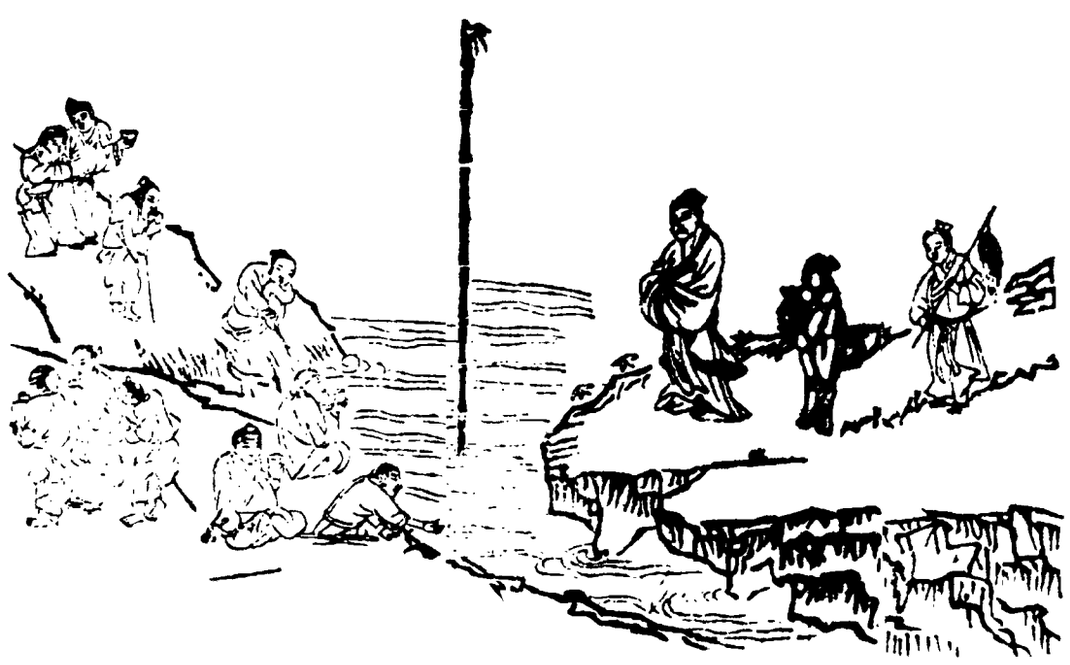
真君道譽日著，郡舉孝廉不就，朝廷累加禮命，不得已，乃以晋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胥吏去貪鄙，除煩苛，脱囚縶，悉開諭以道。吏民悦服，咸願自新。其教民，忠、孝、慈、仁、忍、慎、勤、欽爲先。令秀民有德望者，相與勸率，故争競日消，至於無訟。時胡詹二典押，爲之掌案聽政焉。今廟食爲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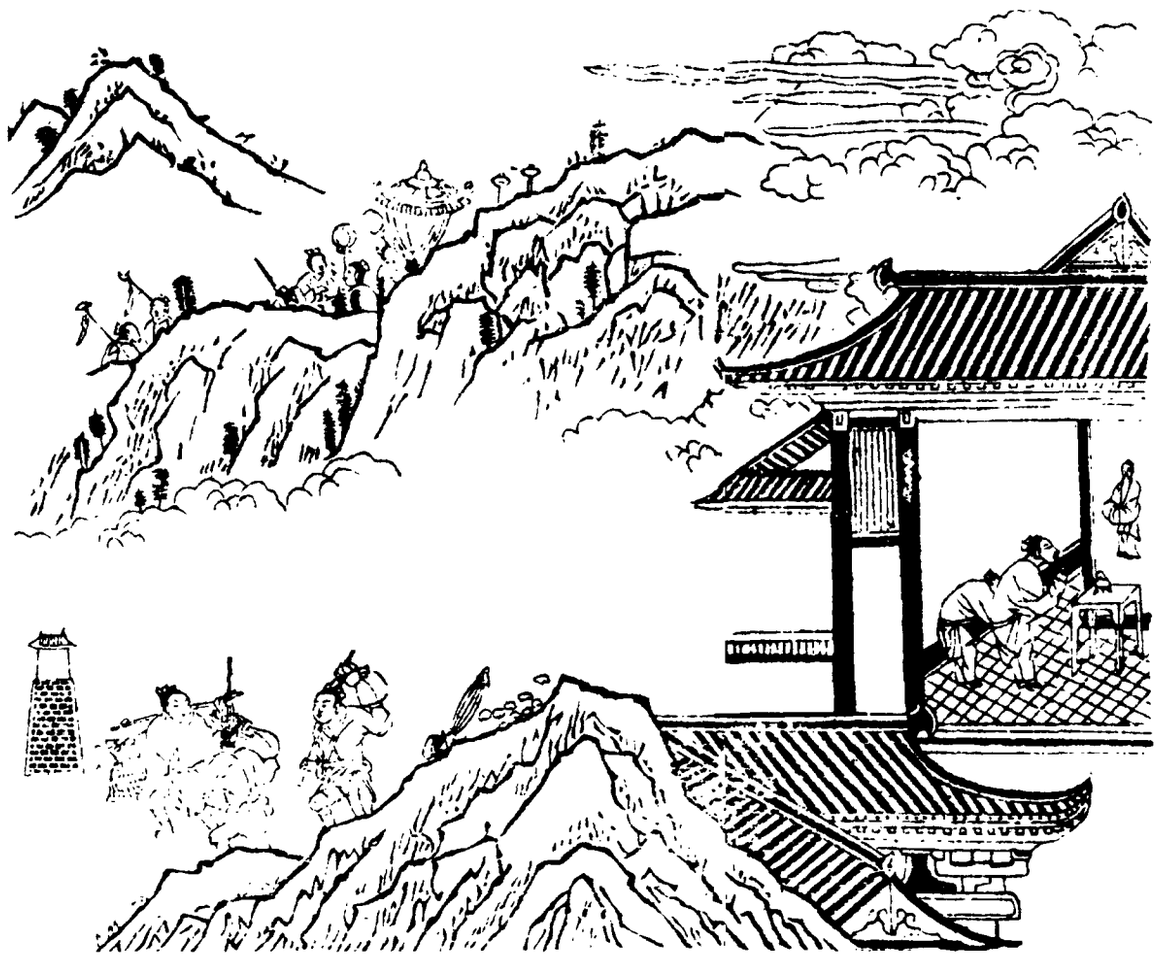
真君未任縣之先，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暨涖事日，乃以靈丹點瓦礫化黄金，令人潜瘞於縣之後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力役於後圃。民钁地獲金，得以輸納。故免逃竄之憂悉按堵。鄰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縣邑户口增衍，人物富庶焉。



郡中屬歲大疫，民死者十有七八，真君乃以所得神方拯治之。凡符呪所及，皆登時而愈。至於沈痾之疾，亦無不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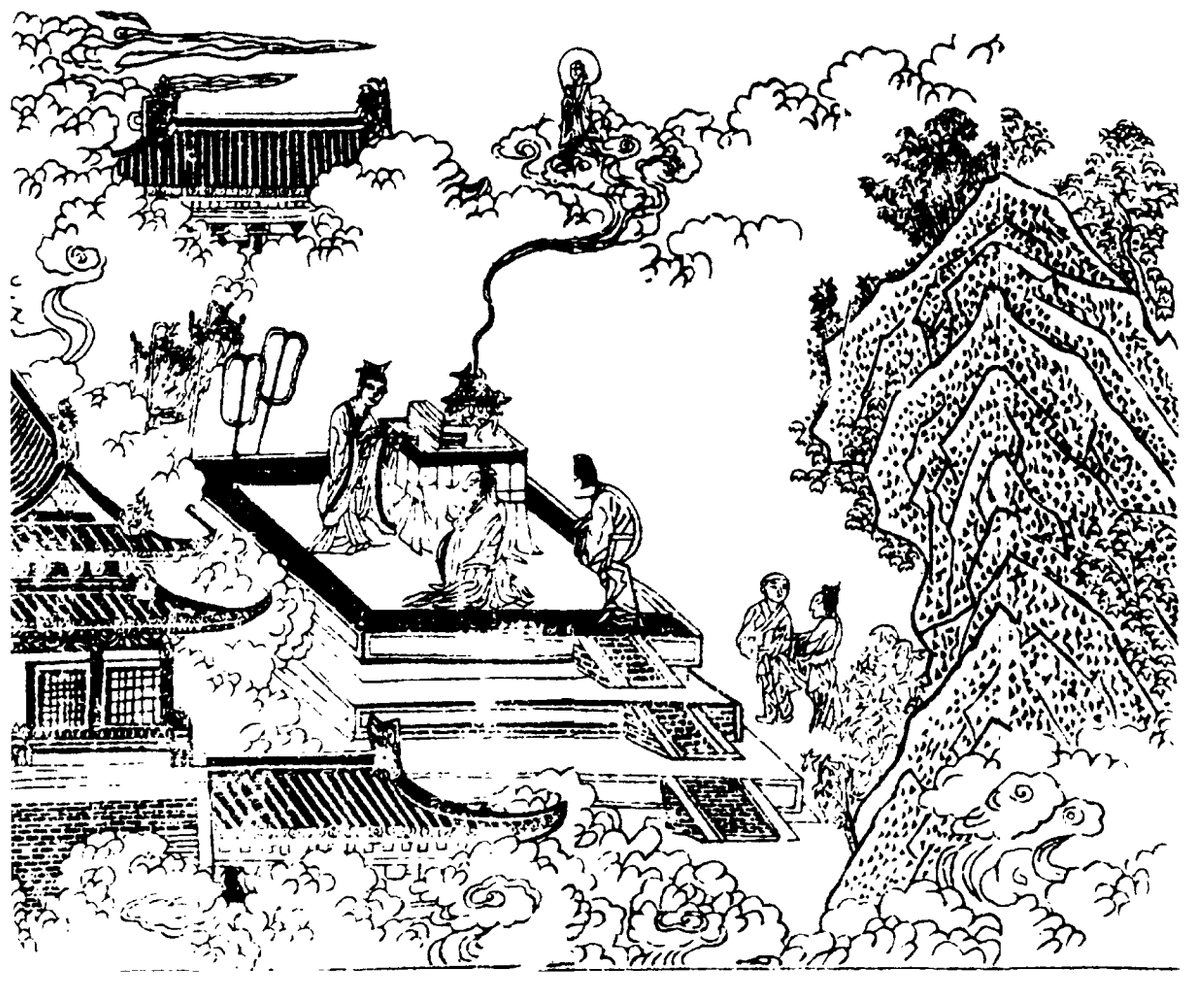
郡中疫民既活，救濟之道傳聞他郡，病者相繼而至，日以千計，於是標竹郭外十里之江，置符其中，俾就竹下飲水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愈。故蜀民謠曰：民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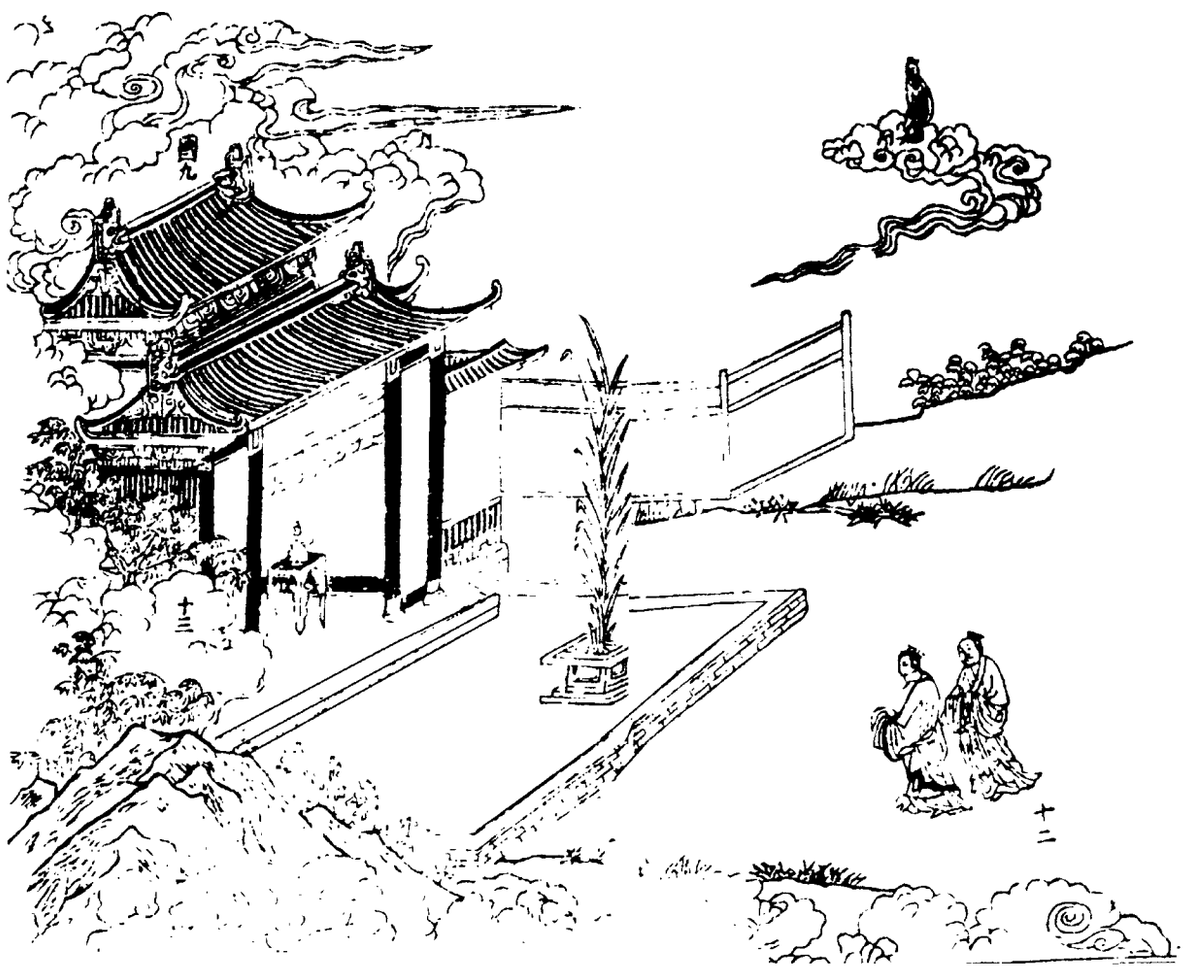
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晋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惜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贏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茇以居。其狀如營壘，悉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至今其地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



真君嘗至新吳，憩于栢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宅。日以擊劍自娛，人莫能測。真君知其劍仙，常禮遇之。卒獲神劍之用。飛升後，五童隱于手植栢下，因號栢樹仙童。新吳今有栢林觀存焉。



真君與吳真君游嵩陽，聞金陵丹陽縣黃堂靖，有女師諶姆多道術，同往師之。姆曰：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兗州曲阜縣蘭公家，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謂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命公轉以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登壇依科盟授，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悉以傳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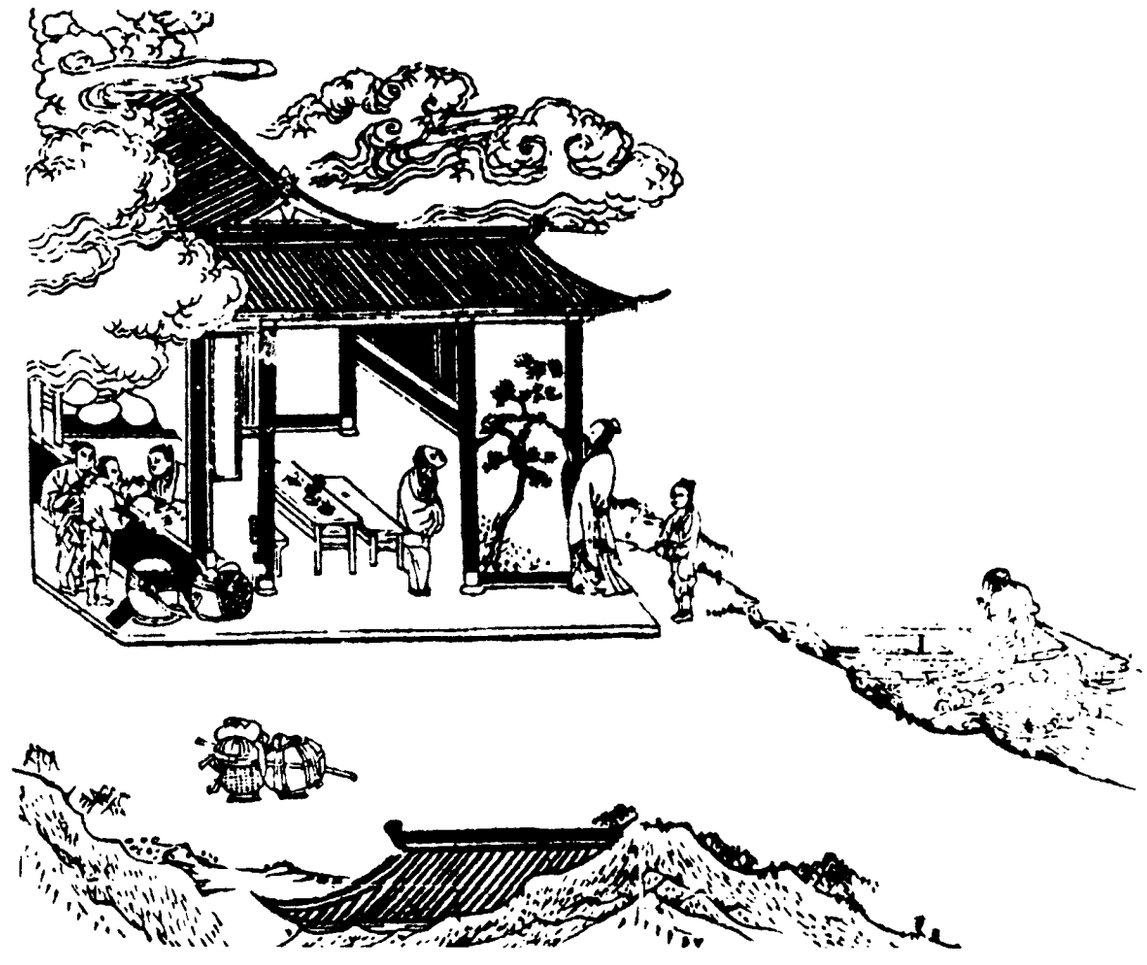
二君前受諶姆道法，禮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返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望南擲之曰：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飛茅之蹟。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已叢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黃堂名之。今號曰黃堂隆道宮。每歲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謁焉。



真君自嵩陽回訪諶姆飛茅之蹟，經過路傍，偶見陂水清澈，爲之少憩。今清陂村有憩真靖爲觀是其處也。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祭或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真君嘗曰：怪崇敢爾耶，乃夜宿於逆旅，召烈風迅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廢社，鄉民不復祭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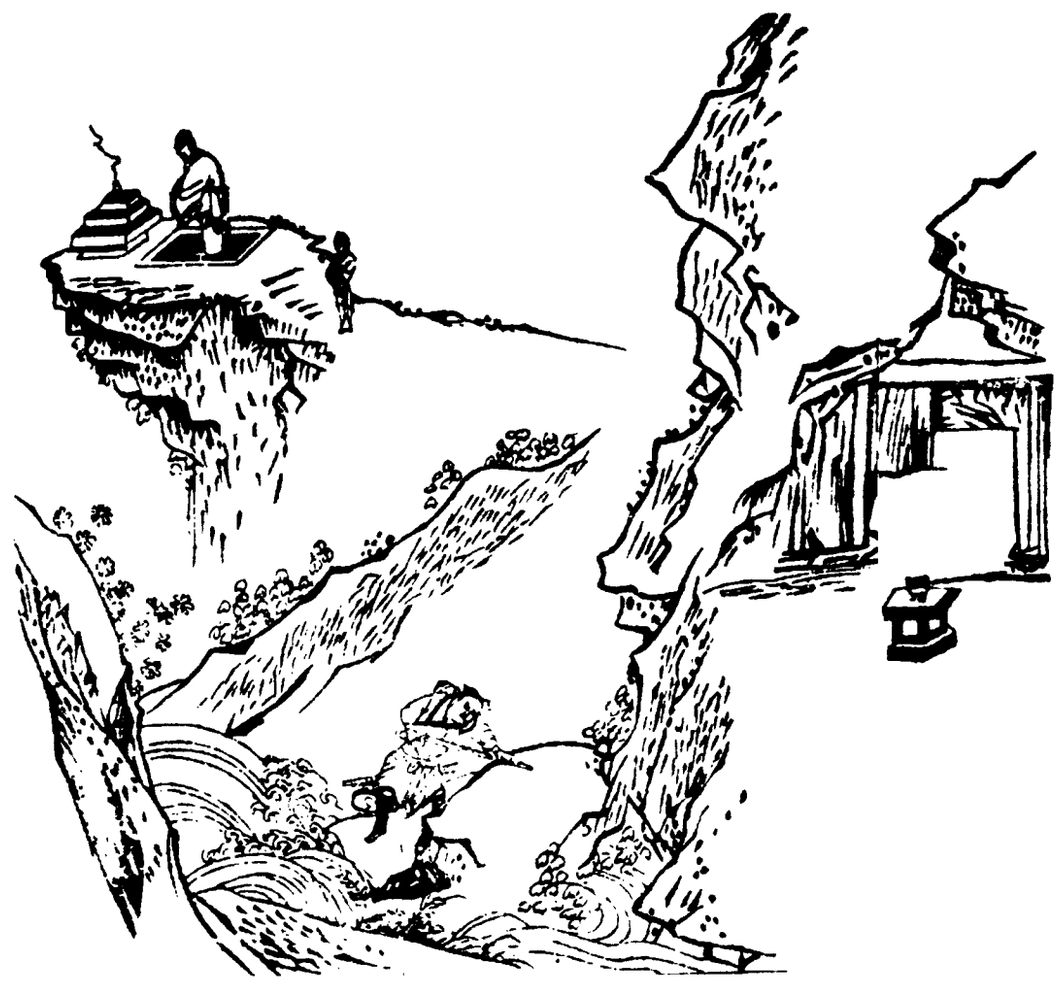
真君尋訪飛茅，經過之地，見鄉民負檐遠汲者滿道。老幼勞苦，乃以杖刺社前涸澤，湧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今大澤村紫陽靖之石井是也。真君嘗登龍城之山巔，指山腰之泉罅曰：是必有異物藏于其中，後將爲妖孽以害生民。遂卓劍運法，建立壇靖以鎮之。今每年仙馭朝諶姆，則憩于此，號龍城觀也。



真君渡小蜀江，即今之黄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雖貧而迎接，能盡禮敬。真君乃戲畫一松于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也。今名松湖市，見有朱土地廟食焉。



真君嘗鍊神丹於艾城之黄龍山，山湫有蛟魅聚淵藪，作洪水欲漂丹室。於是真君遣神兵擒之，釘于石壁。今釘蛟石具在焉。



真君神丹既成，乃祭于幕阜山，葛仙公之石室。真君至脩川，愛其湍急而味堅，取神劍磨于澗傍之石。即今號梅山旌陽觀。真君渡水登秀峰爲壇，於峰頂以醮謝上帝，乃服仙丹。今號旌陽山，溪南有吴仙觀，即是吴真君故居也。



真君造吴君之宅，過西安縣，即今寧州。社伯出謁，乃詰其地分有妖孽爲民害者，其神匿之而不告焉。真君行過一小廟，五神人迎謁而告曰：此地久有蛟孽毒害生民，知仙君來此，故往鄂渚藏避矣。後將復還，願爲斯民除之。廟神姓毛，兄弟五人。今曰協佑廟，在州東四百步地也。



真君如廟神之言，躡蹟追蛟至鄂渚。路逢三老人，詢其蛟孽蹤穴所在。指曰：見伏于前橋下。故真君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深淵。迺勑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三老人，即普應三王，廟食其地。今有伏龍橋，上下龍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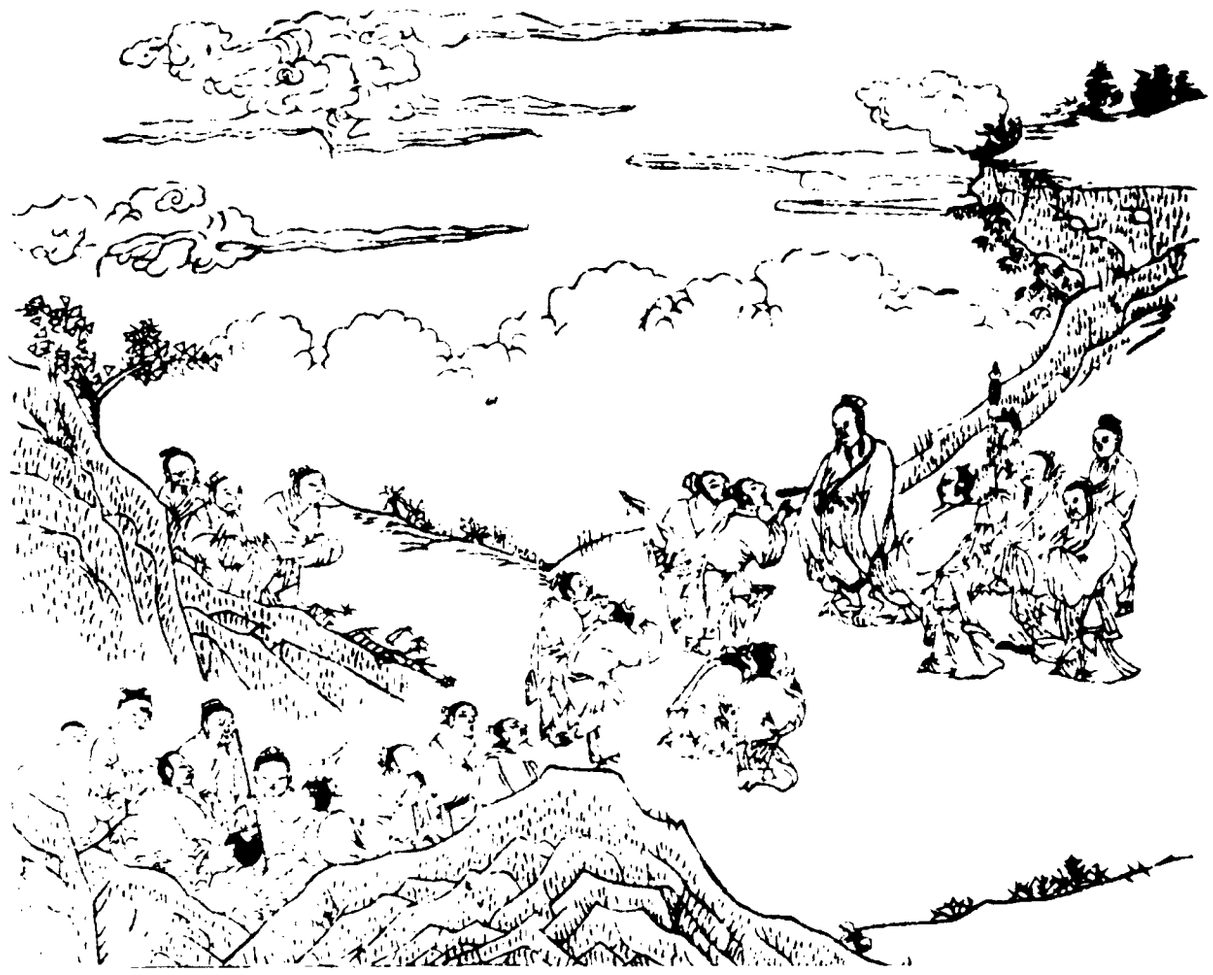


真君怒西安社伯匿蛟而不職，錮其祠門，止其享祀，令居民事姓毛之小廟。今寧州城隍廟正門常閉，開則邑有灾。協佑廟食甚盛。真君還郡城曰：此地水陸衝要，人物繁夥，豈無分合神仙之人。貨之，令其信緣而取，竟無一人遇者，真君吁嘆仙才之難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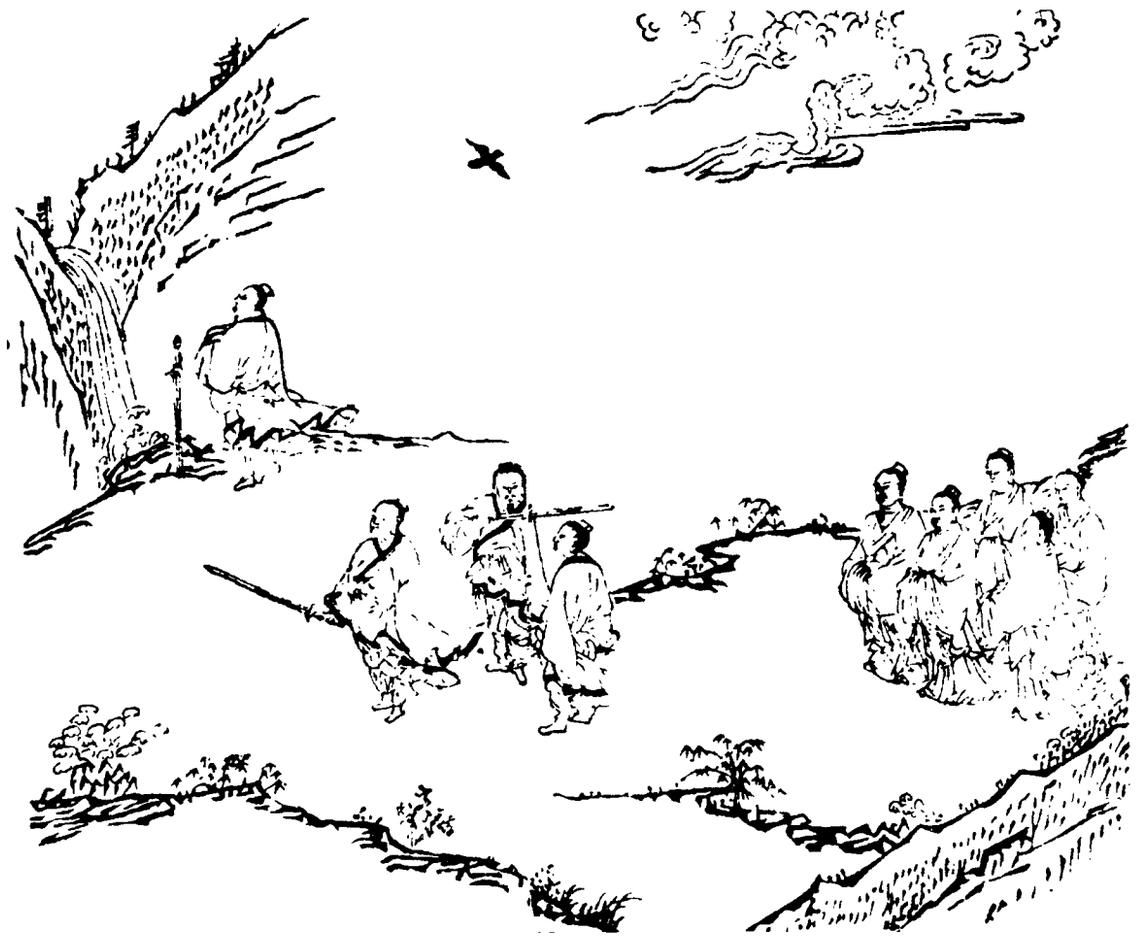


真君聞新吳有蛟爲孽，因持寶劍捕逐之。經今仙游觀之地，蛟懼竄入溪穴，即今藏溪也。

真君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鎮之。文石尚存于今之奉新縣西十里，延真觀院是也。



海昏之上遼，有一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吞吸人物，大爲生民害。真君聞之，乃登北嶺，即今會仙峰。驗之，果見毒氣漲空。乃集弟子，將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千百人，競來懇訴。真君惻然曰：世運周流，際此厄會。生民何罪，乃受其灾。吾之此來，正爲是事。誓不與此蛇俱生也，當爲汝曹除之。



真君羣弟子既集，亦同勸請誅蛇。真君曰：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劍于地，封天默禱。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烏飛過。真君曰：時至矣。其地爲候時觀，後改赤烏壽聖。今曰廣福觀也。



真君至蛇所，鄉民咸鼓譟，趨前聽命。乃卓劍布氣飛符，召海昏社伯，南昌社公，並力驅蛇出穴。其符落處，因建觀，名符落。今南昌郡南太和觀是也。



蛇出穴，舉首十餘丈，吐毒衝天。真君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令吴君飛步引劍劈其首。施岑、甘戰等，揮劍裂腹，有小蛇自腹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小蛇奔七里聞鼓譟，回顧其母。弟子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五百年後，若爲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松柏拂地爲驗。又曰：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生沙洲，掩過沙井口之時，小蛇若爲民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若無害於民，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港。今建昌有蛇子港七里聽，新建有吴城廟是也。



真君既誅巨蟒，妖血汙劍，於是磨洗且消石以試其鋒。今建昌州有冷水臺，磨劍池，試劍石存。真君告弟子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盍歸郡乎。戰岑二子者從我焉。時永嘉六年。



真君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爲弟子者，動以千計，郤之不可得。乃化炭爲美婦人，夜散羣弟子處以試之。明旦閱之，其不爲所染污者，惟十人爾。即異時驂侍前後，上升諸高弟也。自是凡周游江湖，誅斬蛟蛇，無不從焉。餘多自愧而去。令建昌州西，津名炭婦市。立觀號妙明，即其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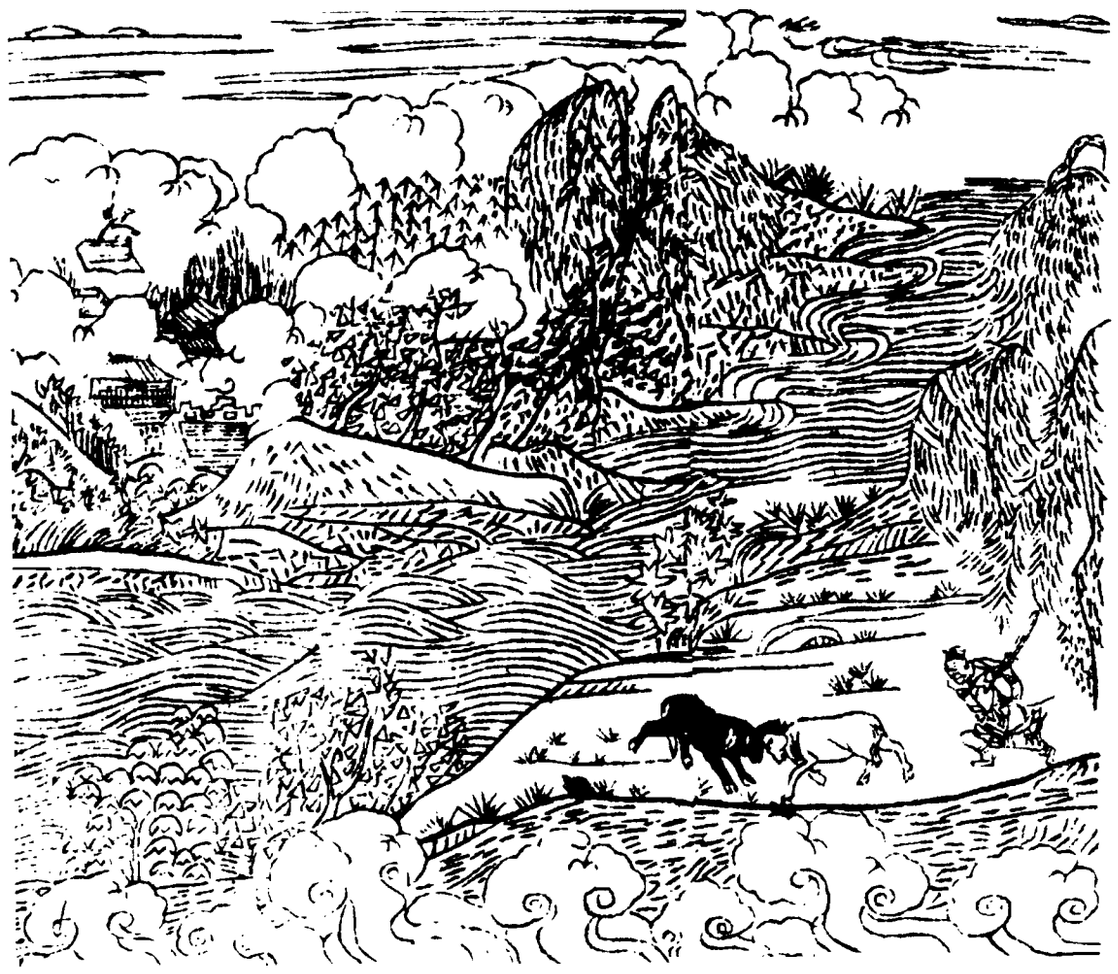
許太史真君圖傳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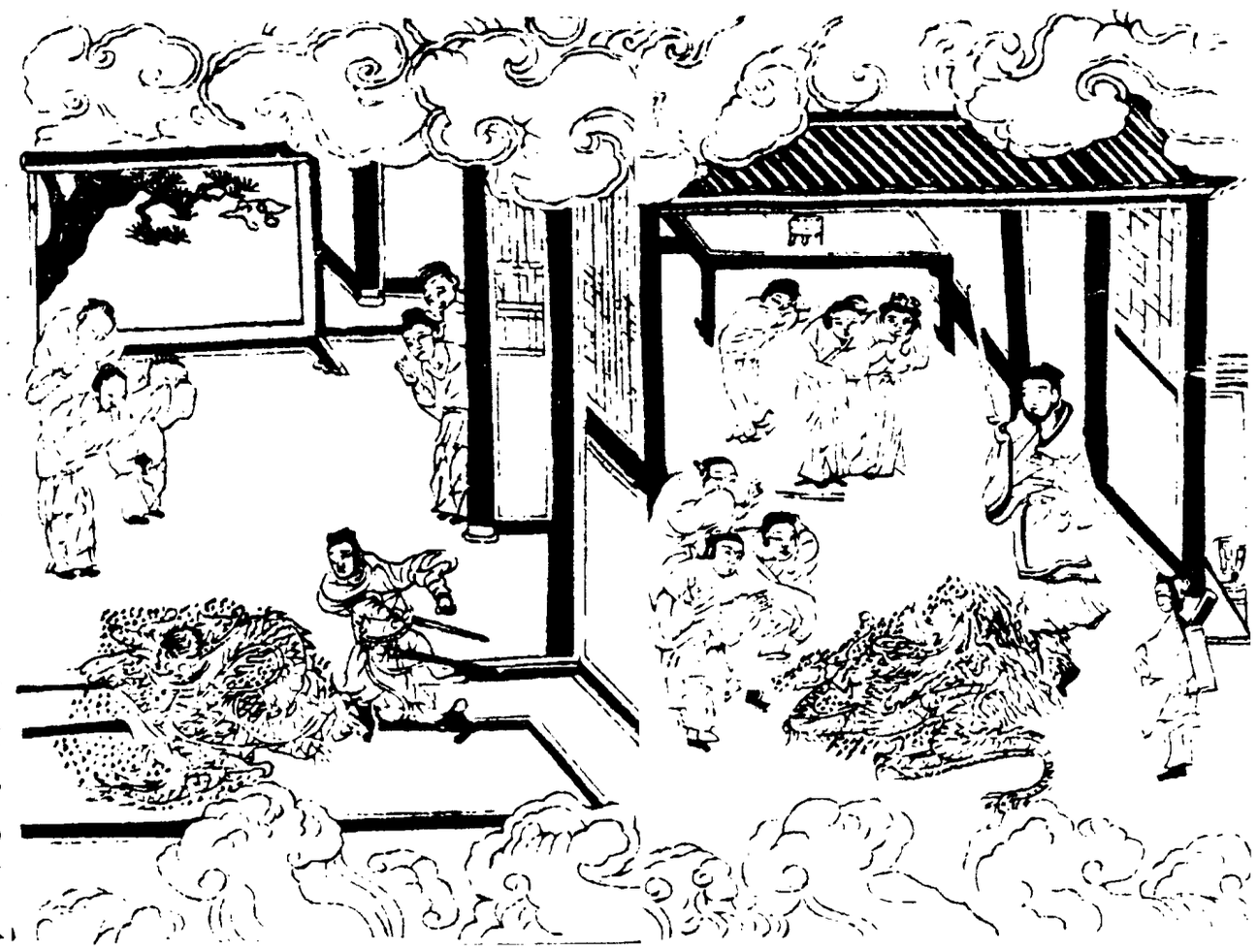
真君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真君顧謂羣弟子曰：適者非人，乃老蛟之精，故來見試。其人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耳。



真君知年少乃老蛟之精，蹟其所之，乃在江滸，化爲黃牛，卧於沙蹟之上。真君乃剪紙化一黑牛，往鬬之。



真君令弟子蹟蛟精所之，乃在郡城江滸，化爲黄牛，卧于沙蹟之上。即今之黄牛洲。真君乃剪紙化黑牛去後，又令施岑潜持劍往，伺其鬬酣，即揮之，果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井今在上藍寺東南角，故世號蛟井。



真君遣符吏追蛟精至長沙，賈誼井中，出化爲人，入賈玉家。先是玉妻以女，居數歲，生二子。每春夏出舟，秋重載歸。是時忽徒還，紿玉云：被劫，傷股。玉召醫，真君爲醫士謁玉。召之不出，乃上堂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避。速出，乃見形，遂揮兵誅之。噗二子爲小蛟，并誅之。賈女幾變，父母告遂免。



真君謂賈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陷溺。玉舉家駭惶，移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昭潭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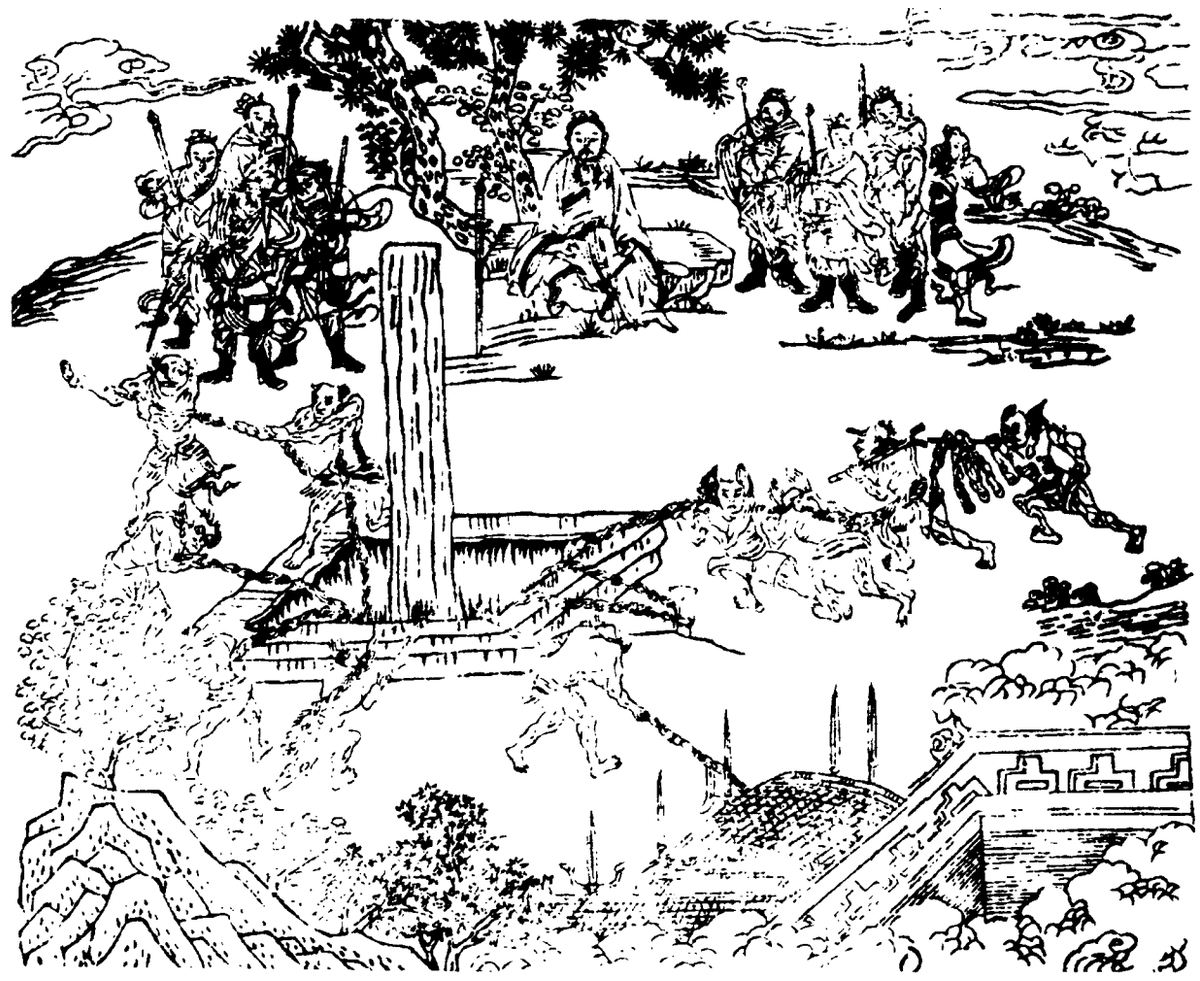
真君復還豫章，而蛟精之餘黨甚盛。慮真君必誅之，心不自安，乃化而爲人，散游城市。因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坼。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莫可當，神聖之寶也。又問抑有不能傷者乎？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耳。



蛟精以前言爲誠然，乃盡化其屬，爲冬瓜、葫蘆。聯延枝蔓，浮泛滿江，擬流出境。真君晨興，覺妖氛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所化。即以劍授施岑，使履水斬之。黨屬茹連，悉無噍類，江流爲之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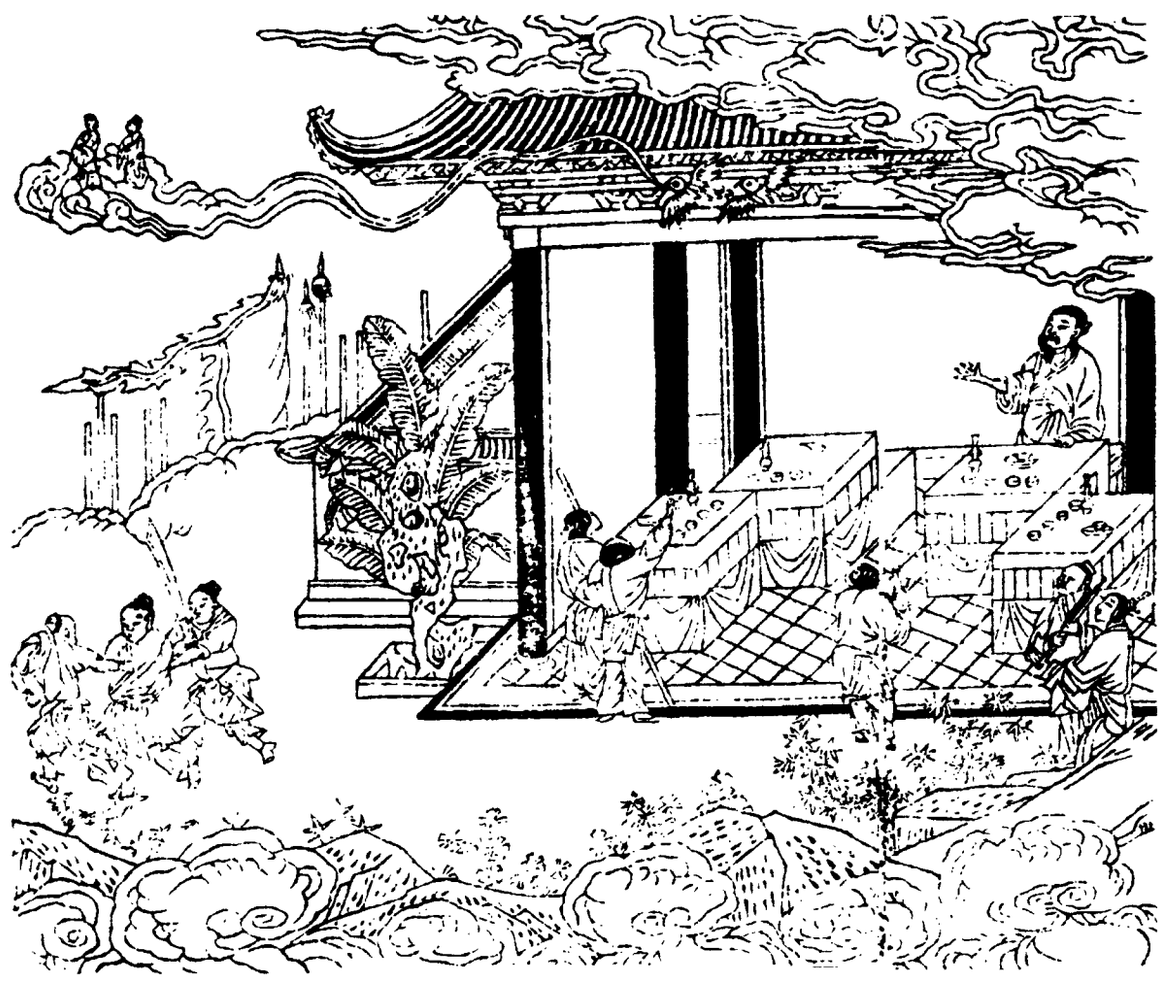
真君告弟子，及郡城之父老曰：此地爲浮州，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爲患，人莫之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柱爲永久鎮浮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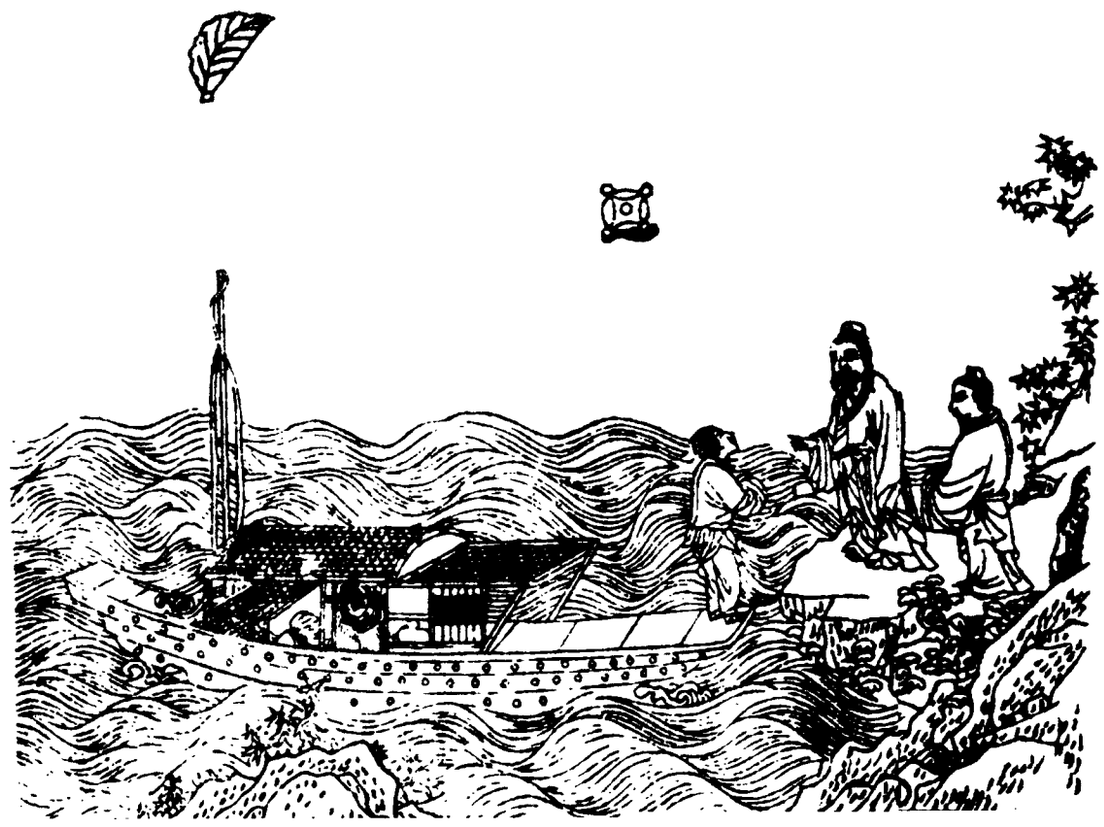
真君鑄鐵柱既成，聽其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真君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蹟，城邑無虞。復恐後世姦雄妄作，故因鐵柱再垂記云：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姦雠。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其慮後世也，深大率有如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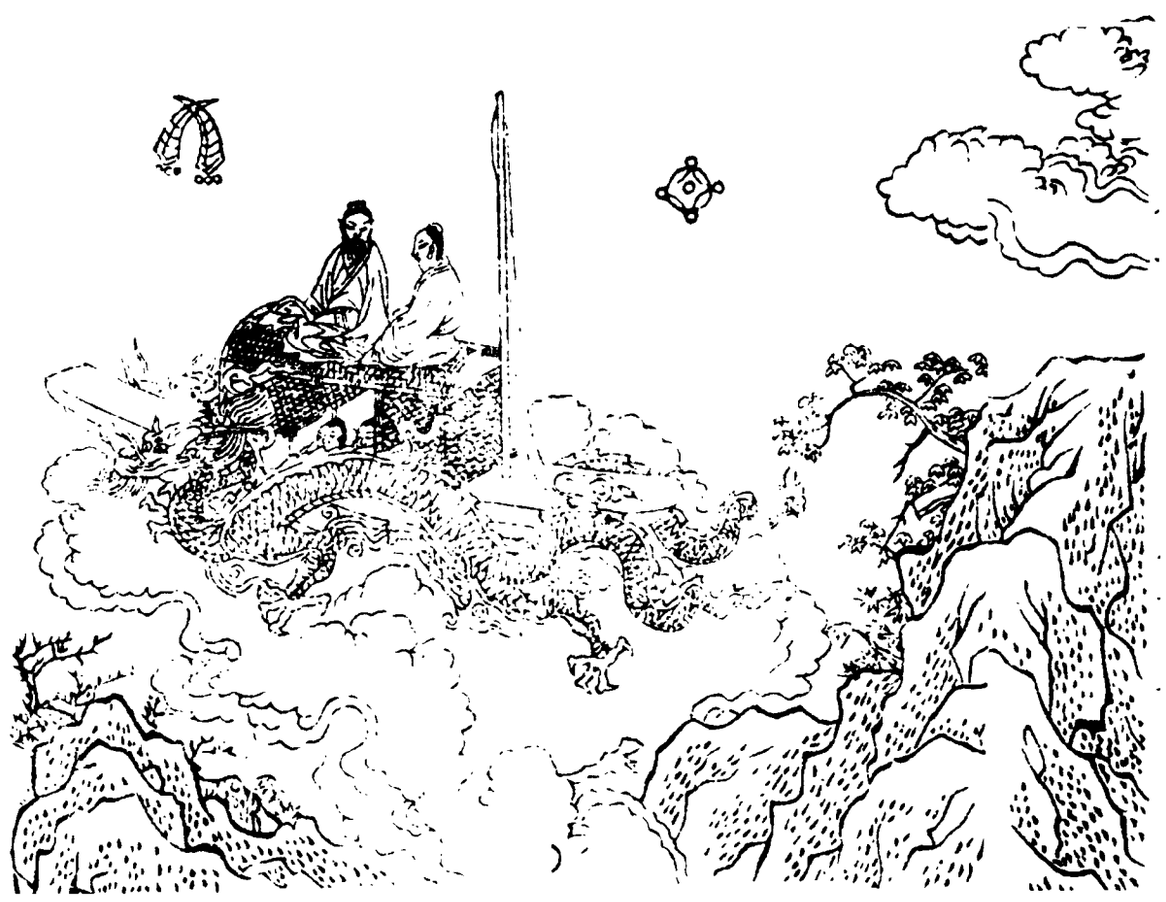
真君以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潯陽界者。慮其復還，乃周行江湖，以殄滅之。至岩嶢山頂，有蛟湖三所。孔穴透大江，通饒信，遂誅其蛟魅。立玉陽府，開化靖，太城府靖以鎮之。鑄鐵符鎮鄱陽湖口，杜其入路。今在湖口縣上，鍾石江中，鑄鐵蓋覆廬陵玄潭，制其藏匿。仍壓以鐵符，鎮以靈劍。今有飛符嶺崇真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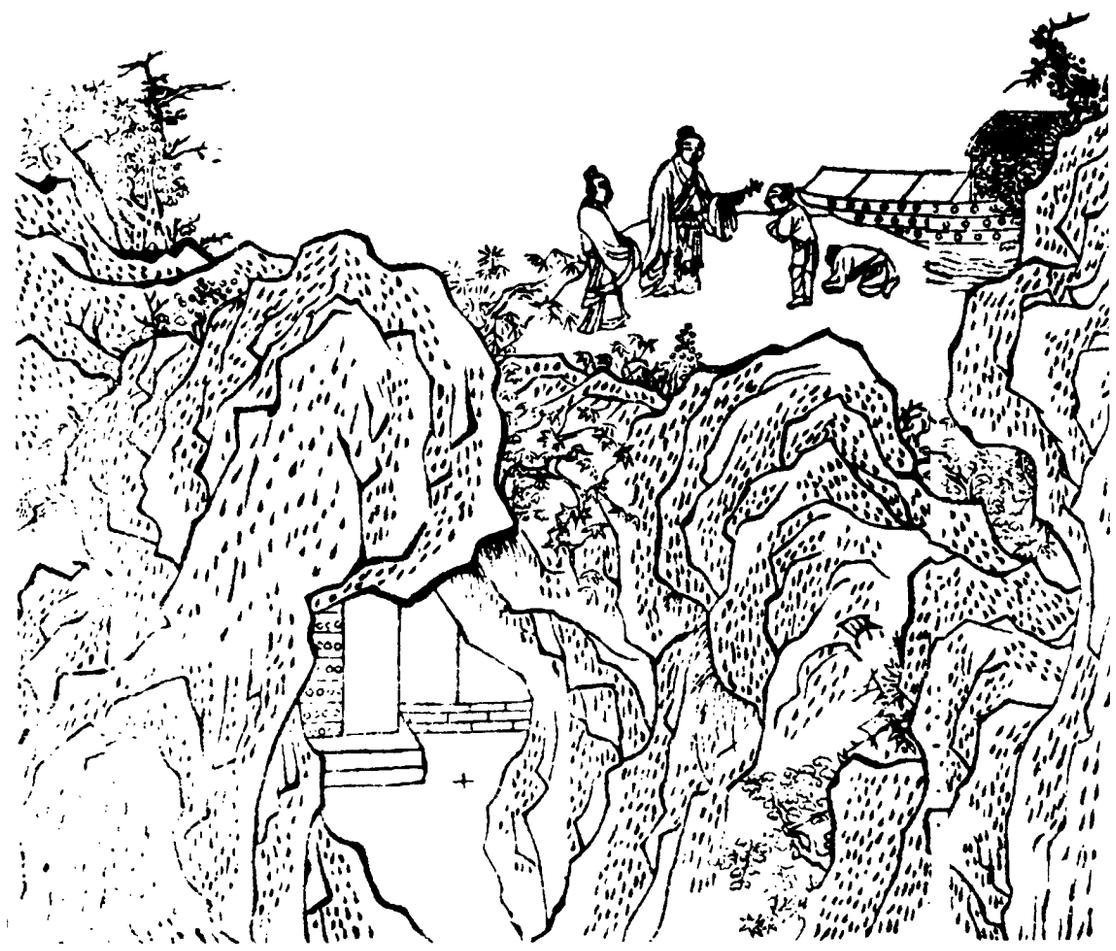
將軍王敦，舉兵内向，次于湖。真君與吴君，及郭璞同往謁之。敦宴曰：予夢一木破天，如何。真君曰：非佳兆也。令璞筮之曰：無成。敦曰：予壽幾何？璞曰：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壽未可量。敦怒曰：君壽幾目，失二君所在。璞以斬之。真君擲杯化鴿繞梁。敦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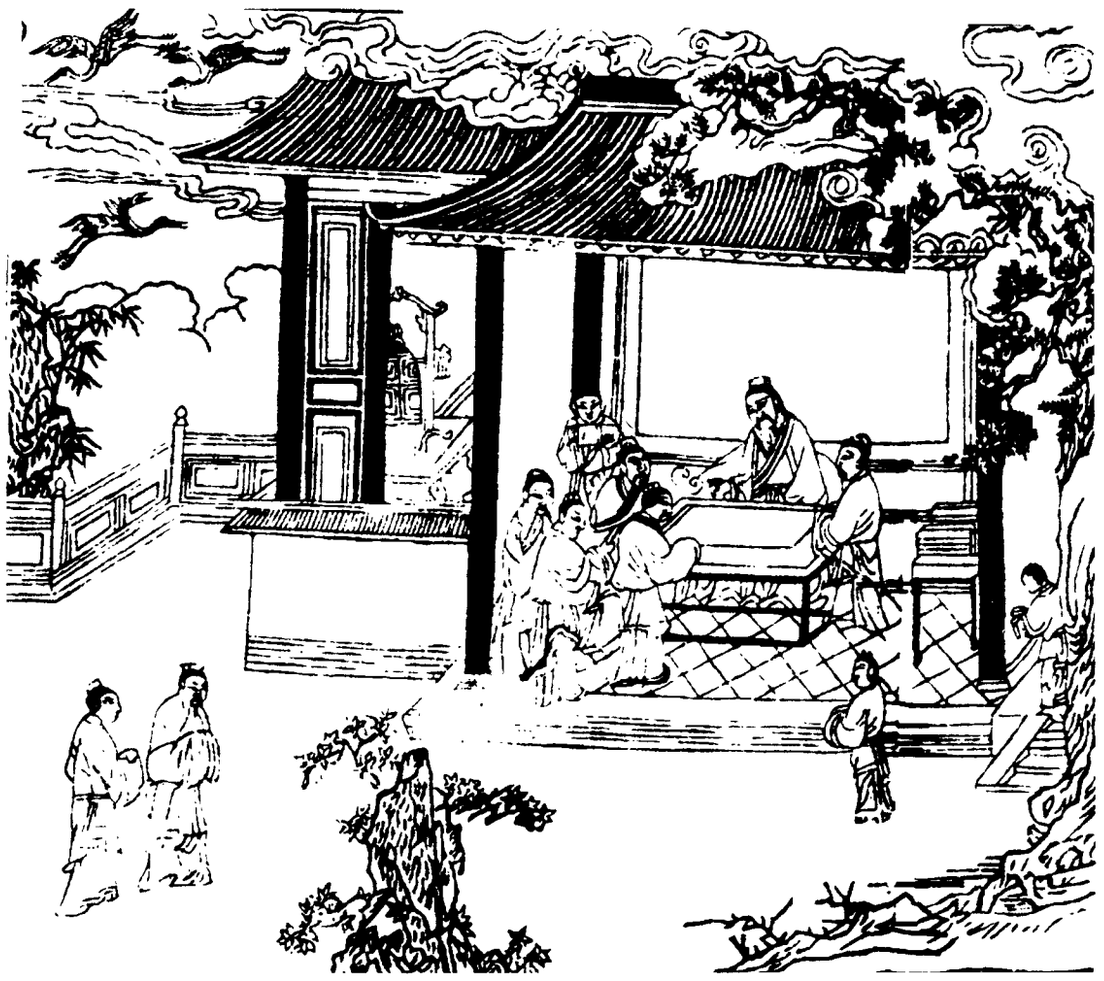
真君與吳君游至金陵，欲賃舟復回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毋覘視，吾自爲爾駕之。舟人諾。



真君召二龍挾舟而行，經池陽，以印印西岸之崖壁，辟水怪而行。今印文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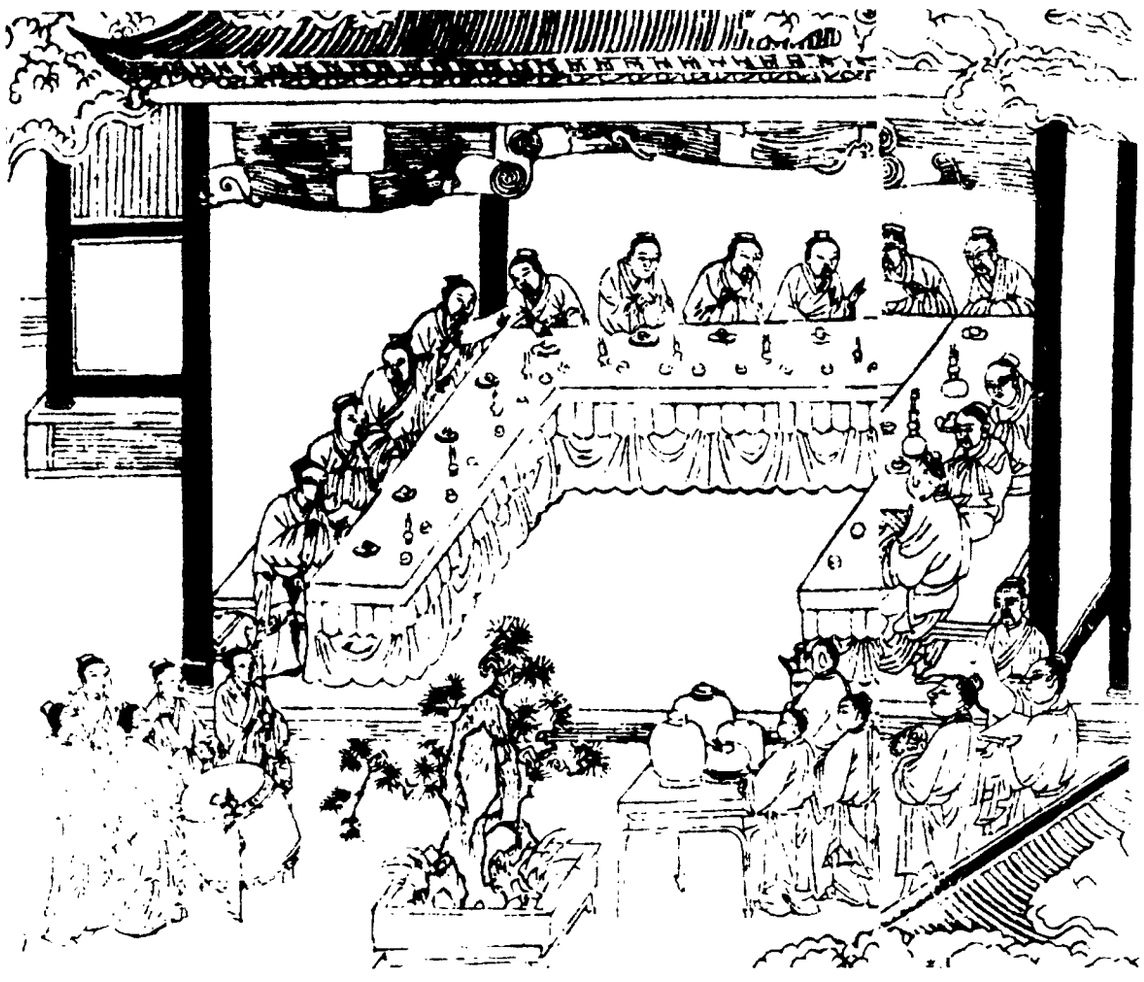
許吳二君，同乘龍舟凌空。俄過廬山頂，至于紫霄峰，金闕洞。真君與吳君欲游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稍，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而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乃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不死之術，終隱於此山。今有鐵船峰，并桅爲石，墮在澗中。



真君歸舊隱，數十年間，不以時事關意。日與羣弟子講究真詮，精修至道。作醉思仙歌，又著八寶訓，曰：忠孝廉慎，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慎乃無失。寬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鄉里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地，鳴鶴翔飛，景雲旋繞而已。



寧康二年，甲戌，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有雲仗自天，二仙乘輦下降，導從甚都。真君向空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子詔，授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玉膏、金丹各一合。真君禮拜，聽受訖。一仙曰：余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余乃元真太卿瑕丘仲。就告真君冲舉之日，復登雲車而去。



真君召集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升舉之期，大會于真君之庭。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爲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及以大功如意丹方，傳家弟子之不與上升者。勸誡詩，即今之一百二十靈籤也。如意丹方亦行于世。每歲尚有黄中齋會云。



八月十五日，大營齋會，偏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祥雲彌望，音樂騰空。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綵女導，從崔瑕二詔使復降。宣玉皇詔命云：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背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黄，無或散慢。真君俯拜欽受。



真君遵詔使玉真上公之言，以門弟子雖衆，惟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不得偕行。乃升龍車，命陳勳、時荷，持册前導。周廣、會亨驂御。黄仁覽與其父族侍從，旺烈與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拔宅同時升舉，雞犬亦隨逐飛騰。里人攀戀，投地悲號，不忍別去。真君乃留下修行鐘，并石函聊爲異時之記也。



真君有役夫許大，聞將上升，苦求隨行。真君以詔使告，人數有定，命不徇所請預期。聽其與妻運米出西嶺，及聞升舉，乃愴惶奔歸。推覆米車，暨至，撫膺望號。真君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偕隱于西山。其米覆地復生，既隱不欲人識，改姓午，復姓午見，廟食于生米市。翻車岡，時人或有遇見之者，蓋出没不常焉。



真君仙仗凌空，有頃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南十餘里，并鼠數枚墮地，已拖腸而不死，意其曾竊食仙丹也。後人或有見之者，必爲瑞應焉。升天後，綵霞祥雲，彌漫山谷。百里之内。異香經月不散。初真君自旌陽回，奉蜀錦爲質信於諶姆，姆製爲殿帷。至是忽飛來游繞於故宅之上，竟日復入雲霄。



真君初與郭璞尋真選勝。經宜春棲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款敬至，真君授以仙術。且云：此地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道院。朔從之，遂書靖字于壁而退。及飛升時，雲軿過其上，遺二青衣告別。朔舉家祈度。真君乃飛仙茅一根，俾植之，久服可長生。後王族各百齡。今臨江玉虚觀，有仙茅存焉。



潛惠，彭仙真君，名抗，字武陽。仕晋爲尚書左丞，師事真君成道。宋高祖永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天詔。舉家二十六口上升。今龍興宗華觀是其故址也。



洪施，時仙真君，名荷，字道陽，東



玄都御史神烈，吴仙真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性至孝，以道法行于吴普間。嘗以羽扇畫豫章江水而渡。晋寧康二年，十月望，奉天詔與弟子四人，同時飛升。

海沐陽縣，奉仙觀黄冠。上士依棲，師事真君成道。能役使鬼神，驅剪邪魅。及真君冲升日，命與陳勳執册前導，從龍車上升矣。



元通，周仙真君，名廣，字惠常，廬陵人。師事真君，遵行道法，夙夜惟勤。就宅西百餘步，築室以居。今號宣詔福地，太虚觀。真君冲舉日，驂龍車上升。



精行，甘仙真君，名戰，字伯武，豐城人。師事真君，除害利物。陳大建元年，正月七日奉天詔，駕麟車冲升。今富州清都觀，乃藏丹之故宅，號飛簧觀。



勇悟，施仙真君，名岑，字太玉，九江人，勇健絶倫，師事真君成道。晋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天詔冲升。西嶺至德觀，即其眺望水蛟之臺是也。



神惠，曾仙真君，名亨，字興國，泗水人。博學多能，師事真君。授以要道靈符，神方祕訣，無不備悉。後驂龍車，同時升舉。即今富州真陽觀，是其遺蹟也。



正特，陳仙真君，名勳，字孝舉，蜀川人。博學洽聞。昔真君任旌陽日，付以吏職，後引爲門弟子，託以腹心典經，籍守丹鑪。真君冲舉日，命與時荷執册前導焉。



和靖，盱仙真君，名烈，字道微。少孤事母，孝母乃真君孟姊也。真君以孀居，築室于宅西居之。母子得道，並受詔命，部從真君。仙眷四十二口上升。



冲道，黄仙真君，名仁覽，字紫庭，高安人。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真君以子妻之。父輔，字萬石，舉孝廉，任御史。同師事真君得道。舉家三十二口，從真君龍車升天。



普惠，鍾離仙真君，名嘉，字公陽。真君仲姊之子，少喪父母，真君授以至道。晋寧康二年，十月十五日，奉天詔冲升。今新建縣象牙山，丹陵觀是其故址也。



洞真，胡天師，名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許人也。居豫章西山洪井。真君授以延生鍊化，超三元九紀之道。唐長安三年，二月望，冲升。今龍興玄妙觀，是其伐樟樹精去處也。

許太史真君圖傳卷下

（陳信一點校）

030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

經名：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七卷。元苗時善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序

吾道或以神通誘掖塵俗，或以藥物救濟善良。委順曲成，隨機方便，大慈大化，會萬派咸歸一源。至願至仁，備衆德不居一德。悟不空之未始，了无生之有玄。論其微，言辭難盡。悟其的擬議，即遥不可智識以度思，當在精誠而默會。僕不揣井觀管量於諸經，集唐宋史傳，摭收實跡，削去浮華，績成一百二十化，析爲六卷。每章就，和詩詞，彖章直説，目之神化妙通紀。使同心志士開卷朗然，得觀天象，默會道微，明通无極，重玄了徹。純陽至妙圓通，无上道真，得先天春。不肖誠意集成，高明公心，静鑑自然，不迷異逕，直造天衢矣。金陵中和老獃子苗善時敬序引。

制詞

皇帝若曰：大道開名，可致无爲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成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无遠弗届。雖前代累承褒贈，在朕心猶慊追崇。特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以稱帝君，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宜錫真君名，丹陽以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册，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純陽吕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

昔聞太上教闡全真，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順。始東華之變現，訖于開化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代而至人出，以金繼宋際，熙朝而玄統。彰恢其衆妙之門，鎮以无名之朴。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驂星御龍，飛遊於紫極。不可聞，不可見，惟與造物者爲徒，翛然往翛。然來亦曰：隨時而示應。今載傳於後裔，猗叶贊於元功。盍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君别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真君，可加贈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呂真君，可加贈純玉
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明悟弘道劉真君，可加贈海蟾
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可加贈重陽
全真開化輔極帝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
素真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　日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彖

瑞應明本第一化

謹按道統，録帝君，姓吕名巖，字洞賓，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氏。曾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渭性賦純良，文詞精妙，樂善好道，多有陰德。累遷禮部侍郎，終潭州刺史，贈陝州大都督。渭生四子，温治春秋，藻翰精富，一時遷户部員外郎，終衡州刺史。温恭尚氣節，喜縱横，終殿中侍御史。儉多才，進御史裏行。讓有德，善政，遷太子右庶子，終海州刺史。真人乃讓季子。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衆見有一白鶴自天飛下，竟入房帳中不見。母氏正寢，亦夢驚覺。即時真人降生，異香滿室，經日不散。童稚時敦重少語，不好戲。長大，身長六尺有餘。道骨仙風，鳳目入鬢，眉秀鼻聳，面色黄白，左眉角右眼下各一痣如豆大，兩足下龜紋隱起。性禀純厚仁孝聰敏，三教經書圓貫精熟，常誦《周易》、《道德》、《陰符經》。喜頂華陽巾，衣黄白襴衫大條，或逍遥服冠帶。後不肯姻娶，常慕清虚恬淡，不好華飾富榮，自幼年已有仙道志矣。

彖章曰：夫大道，人人本具，物物全奈人自有生以來，物慾交攻，利名迷昧。況自己無福緣，祖宗无善德，所以棄道遠矣。故仙師云：達道登真，必仗祖宗陰德厚實，自己夙生靈慧剛志果决，可以省力成證。豈虚言哉，本紀帝君天性純厚，仁孝聰敏，三教經書，一覽圓貫，豈非夙生靈慧果乎。祖陝州都督，樂善好道，政多陰德，生四子皆顯達。乃父讓純厚仁善，政有佳聲，百姓敬慕。故上知名，遷太子官屬。以此誠實，遂感真仙謫降，豈非善積餘慶乎。帝君自冠以來，不肯婚娶，寶貴精神，豈非身體髮膚不敢毁傷乎。篤志修真，心澄性朗，養浩樂天，名揚後世，豈非全德要道以顯父母乎。

況繼嗣玄元道統，名襲紫府仙宗，為天人聖師，神化無方，隱顯莫測，豈可以常賢聖共語哉。或疑各本載帝君生所及居處不一，詳推乃父仕宦遷移，又作者欲在本鄉人物為美，是以差誤不一。今考河中府永樂鎮九峰山故宅，基址儼然，今建純陽萬壽宮是矣。永樂縣至宋熙寧間，改作鎮。愚校正的實，亦不敢固執，庶幾同志無疑矣。

黃粱夢覺第二化

唐憲宗元和五年，時年二十一歲。赴長安應舉，寄居旅館。一日有一羽士，狀貌奇古，美髯環目，鶴氅長裙，豐采不凡。直詣館中揖坐，話間誘化帝君入道。帝君曰：待某受一官爵，光顯祖上門風，然後隨師未晚。羽士笑求一齋，帝君命僕造飯。覺身倦欲睡，羽士於袖中取一枕與帝君曰：此如意枕，若枕此，從爾平日所好即應。就枕卧方睡，忽一使者至，召狀元呂某受誥。始自州縣官，次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祕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或黜或陞。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子孫振振，簪笏盈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產，分散妻孥，流于嶺表，孑然窮弱憔悴。立以至慧命末後大事，待汝果脫洒時再付未晚。帝君謝曰：師孰耳。羽士曰：吾所語汝，乃性盡之妙一邊事也。帝君驚曰：君知我夢耶。羽士曰：子適來一夢，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俄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人間世百年亦一大夢耳。帝君豁然悟曰：縱簪纓極品，金玉滿堂，以此推之，亦造物戲弄，何足戀哉。遂作禮再拜曰：先生非凡也，願加點化愚蒙。羽士曰：汝既頓徹幻化，空花利名桎梏，回心向道易矣。帝君曰：南華老仙，因蝴蝶夢頓然大覺。純陽帝君，因黃粱夢了徹本元。故《南華經》云：且有大覺，然後知此，其大夢也。純陽帝君頓然徹悟，萬幻皆空，一真洞曉，旨哉，美哉。

慈濟陰德第三化

帝君回鄉中時，遇飢荒，罄拾資產糧米，救濟飢貧，得活者幾三二萬人。鄉中耆老親屬亦喜，亦勸存留資產爲

子孫計。帝君歎曰：夫人之失也，自心。昏迷本性，以致貪戀幻物，慳恪錢財而生嗔怒、憎愛、沉淪、苦趣。某非敢抑諸親，因少有省，不足戀也。如是作一詩以示鄉宿親屬云：擔碎葫蘆踏碎琴，飄然拂袖出儒林。太初實相純如玉，元始真如瑩若金。丹焰冲天神莫測，劍鋒入地鬼難尋。自從一覺黃粱後，始信從前枉用心。後別鄉里，倬然往終南山尋師，皆莫能留。

彖章曰：帝君別親時遇飢荒，盡捨資產糧米，救濟飢貧，得活者三二萬人。鄉中耆老親屬喜敬，亦勸存留資產為子孫計。真人歎曰：夫人之失也，自心。昏迷本性，以致貪戀幻物，慳恪錢財，生嗔怒、煩惱、沉淪、苦趣。某非敢抑鄉尊，因徹悟夢幻，我身尚假，財物何足戀也。遂作此詩，辭別入道，奇哉。愚詳此詩，因留註為同志受用。擔碎葫蘆踏碎琴，粉碎幻化形骸，冰消音聲色相。飄然拂袖出儒林，拂開名利網，超出是非叢。太初實相純如玉，清淨法身，圓明堅固。元始真如瑩若金。亘古亘今，真常不壞。丹焰冲天人莫測，靈光洞燭，神化无方。劍峰入地鬼難尋。智慧深藏，妖魔怎見。自從一覺黃粱夢，夢覺俱空，真靈不昧。始信從前枉用心。十載文章畫餅，三場事業空花。可憐人我之徒，將此詩除四句改作一詩以示鄉宿親屬云：東訓尼父，西化金仙。又韓真人度慧禪師入道為馮尊師真人，紫陽真人度道光禪師入道不一，以帝君飛劍斬黃龍，蠢哉。如帝君詩云：粟中藏世界，芥子納須彌，鐺内煮山川，即六祖劫火燒海底，此皆喻真空慧命之妙，如般若梵，語言智慧，豈可假土地，口鼓葛藤枝謊乎。以此誑惑愚俗，是何心哉。亦如熾盛佛降九曜，且夫九曜星辰，自天以來，經躔度數，毫分无差。且木星紫炁在人命中，主人富貴聰明，仁慈純善，何罪而佛降之。若果降了，則至今星辰不躔度，亦无造化矣。謬妄之甚，佛心高明，則笑其誕妄也。誣上天星辰，毀中國仙聖，此輩歷歷惡報，都没結果，奈何迷昧，不復傷哉。故真人神化記云：吾之慧劍斬三尸六賊，貪嗔愛慾煩惱障，豈肯取人頭。況超禪師與吾何仇，故朱文公云：君子仁慈猶克己，神仙安肯取人頭。信哉。吾教《西化經》所載三十餘段事實，故宋仁宗贊云：東訓尼父，西化金仙。可憐人我之徒，將此詩除四句改師真人，紫陽真人度道光禪師入道為紫賢真人。又呂祖師度有德僧十餘人，皆實事。傳吾教並不彰耀誇矜，因此人我之徒，巧撰遮掩，其先生亦有參和尚者呵呵。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二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豪

歷試五魔第四化

帝君將別鄉，忽見家人皆病死。帝君心无悼怛，但備葬具。忽病死者皆起无恙，此一試也。一夜忽劫盜數十，各持刀杖，勒逼財物，少頃，家中財寶捲盡而去。帝君並不動聲色，任其所取，此二試也。次別鄉里，三兩程迷路，抵暮，遥見燈明，遂往。見草房兩間，一老者携取魚網出，帝君向前揖投宿，老者曰：我孑然一身，乘夜取魚。推托再三，遂開門，言秀才自歇，我去取魚。令帝君閉門，霎時忽一女子，年二十許，叫門。帝君將謂老者親屬，開門，此女携一袱入門，作禮云：秀才，妾夜晚迷路，投一宿。帝君答：此非我家，我亦在此與漁翁借歇，我亦不敢留娘子宿。女子云：彼此客中一宿即去，何必阻妾，夜深黑暗，妾亦去不得。百端妖媚調戲，又云：妾家田産財物無數，妾見携金寶若干，妾願與秀才爲妻，有何不可，亦不辜負秀才。帝君默坐，並不動心，任女子百端。至曉，忽開眼，在一大樹下坐，默自笑而起行，此三試也。次至一渡，春潦水溢，得一小舟來。遂求渡，上小舟將至中流，黑風大浪，雷電大雨，俱至。浪濤翻滾，小舟翻側飄蕩。帝君瞑目冥坐，任生任死，心若泰山。將近岸，小舟覆沉，幸得上岸。人問何故，帝君笑而不答，以得人。《周易》繫辭以四等言辭而見人之情偽，況學道修仙入大聖人乎，豈輕易矣。故《聖經》云：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之，況我輩乎。今觀我輩，逆境則怒，順境則喜。塵心俗氣，舊識熟境，舉止常在。禀賦血氣之性，未解習俗之性，未改分毫，而大言闊説誇誕，張皇揚眉竪目。舉拂拈槌，舒拳竪指，敲喝叫喚，熱亂狂放，百端情態。而云本然天性，一徹頓超。正所謂抱臟叫屈，掩耳偷鈴，徒自欺昧，深可憐哉。正吾之求人向道，甚於人欲求我也。故五試汝，子皆不動心，然可以教子。但功行未完，今且授汝鍊黄白祕方，可以濟物利人，待汝功行滿，吾來度子。帝君曰：得燒鍊口訣。復問如此則鍊成，將久有變異乎。雲房曰：三千年後還本質。帝君愀然曰：如此則必誤三千年後人也，某不願爲也。雲房曰：子心如此，三千八百功行成，悉在

以黃白之術，云立功行，亦不願為宜乎。正陽帝君樂然撫掌，而接引矣。我輩輕心慢意，小德小智，而為自了徹。聞此歷試不動，胡不寒心。

神變傳經第五化

正陽師真曰：吾所居終南鶴嶺洞天，子能從我遊乎。純陽帝君曰：願侍鸞儀師。自携真人手偕行，纔數步而恍然，雲飄風送，經歷山川，頃刻至鶴嶺。洞前有二虎，師叱之去。俄門開，有天丁侍衛，見琪樹珍葩，祥雲瑞靄中，朱户金釘，玉臺寶殿，瑶階金閣。二仙童迎師入瓊堂正坐，帝君侍坐，和氣如春，景物非凡。少頃仙童十數，持元和瓊漿仙果貢獻。飲畢，閑坐間，帝君避席問曰：此何洞天。師曰：此吾師東華帝君舊館，少陽洞天。帝君再拜，問曰：修仙有幾種，何功得至此。師曰：修真有一十五品仙人，略言一二。如明悟世間，生滅不常，幻妄俱空，塵心頓息，本性圓明，此名清靈鬼仙。法天地昇降之理，效陰陽消息之微。假身心爲鼎爐，以精炁爲藥物。五蘊皆空，七情泯息，久久色身輕健，法象飄然，此名靈明地仙。情慾皆泯，愛識頓消，此心明了，一性虛無。以太極爲爐，天地爲鼎。鍊元精，息元氣，凝元神。三元混妙，一真體玄。恍惚象先，超然未始。鬼神莫測，變化无方。此名神仙。神炁妙融，變化莫測。混然无狀，性命玉虛。不空，大象无象。逍遥无極，游泳先天。頓超虛无自然，玉清真境。此名天仙。帝君問曰：此總謂大道乎。師曰：大道无形无名，无問無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充塞宇宙，運化古今。不變不遷，无生无死。不化而化，不神而神。希夷微妙，清虛自然。不可致詰，子其勉之。忽有二仙人，金冠霞氅，玉佩雲裳，捧玉詔金書，召九天金闕選仙使鍾離某，赴蓬萊上宮瑶池仙會。師迎詔，真人遂獻一詩：得道來來相見難，又聞東去上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岳冠。飲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兒換骨丹。此詩恐師去急不回也，師笑於袖中出《靈寶昇玄消灾護命經》一卷付真人，再囑曰：此經乃師東華帝君授受，中言真經至若，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為照了，始達妙音。識无空法，洞觀无礙。入衆妙門，自然解悟。離諸疑網，不著空見。已上言辭簡當，性理雙融。盡三教性理，真空大藏關要，悉備於此經。奈此輩日誦為常，更不參玩真味，徒為多端見解，誠可傷哉。師真始指鬼仙、地仙、神仙法度，後授此經，豈不有意外之妙乎。學仙志士，誠心咀玩可矣。

明玄體道第六化

正陽真師赴會，旬月餘回至洞天。帝君喜迎再拜，師曰：子在於此岑寂數日，得无欲歸乎。帝君曰：某塵緣既斷，俗炁已消，既心志道，更奚有家山之思乎。師點首安慰，帝君問曰：魂魄冥冥，至理幽深，何以全真。師曰：慧燈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神。法象飛昇，就付口訣云云。

帝君再拜謝時，洞中金光明耀，清炁雍和。帝君九拜長跪曰：某嘗玩諸仙丹經，卦象異名，多有疑心。望師慈憫愚蒙，一一細詳開發。師曰：心本无迹，疑從何有。且天地未肇，父母未生。道之一字，亦是强名，何卦象異名之有。子既有疑，不妨拈出。帝君曰：丹書言修金丹，何謂金丹。師曰：金，堅之喻。即爾本性圓明堅固是也。問曰：性命一乎，二乎。師曰：不可謂之一，亦不可謂之二。一點靈明，无昧性也。一點元炁，氣，常調命也。性无命，則无依倚，亦不能安。止命無性，則不冲融，亦不能固密。二物混融，一真玉瑩。性也命也，俱强名爾。問曰：何謂水火。答曰：元神，火也。元炁，水也。神炁混融混融，則水火既濟也。問曰：何謂玄關。答曰：至玄至妙之樞機也。又謂玄之又玄，最上重關也。元神凝中，强名神谷。元炁息中，强名玄牝。假喻身中玄竅，虛无之谷也。真陰真陽。答曰：即前陰陽水火陰也。一點元炁，真陽也。精炁密融，神不死，是謂玄牝，即此妙也。問曰：何謂青龍白虎。答曰：性屬木，故喻青龍。情屬金，故喻白虎。金能剋木，故情多損性。誠能攝情歸性，則金木无間而爲一，自然龍虎伏矣。問曰：何謂龜蛇。答曰：即前水火陰陽之象也。問曰：何謂鉛汞。答曰：心與炁是一陽生也，所以道時至，神知至，此時也，淵清息念，含光内燭，自然三宮升降。《道德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致純全，皆自然而然。泥於子午四正本生時，皆妄爲也。所以不知常，妄作凶也。問曰：何謂火候。答曰：慧，火。炁，候也。心息相依，綿綿温固，文火候也。情生念動，剛志力反，武火候也。問曰：何謂藥物。答曰；元炁，元精也。問曰：何謂爐鼎。答曰：身爲玉爐，心爲金鼎也。問曰：何謂玄關。答曰：至玄至妙之樞機也。又謂玄之又玄，最上重關也。元神凝中，强名神谷。元炁息中，强名玄牝。假喻身中玄竅，虛无之谷也。元无定所，不有不空。《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即此妙也。問曰：何謂青龍白虎。答曰：性屬木，故喻青龍。情屬金，故喻白虎。金能剋木，故情多損性。誠能攝情歸性，則金木无間而爲一，自然龍虎伏矣。問曰：何謂龜蛇。答曰：即前水火陰陽之象也。問曰：何謂鉛汞。答曰：心與炁是一陽生也，所以道時至，神知至，此時也，淵清息念，含光内燭，自然三宮升降。《道德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致純全，皆自然而然。泥於子午四正本生時，皆妄爲也。所以不知常，妄作凶也。問曰：何謂火候。答曰：慧，火。炁，候也。心息相依，綿綿温固，文火候也。情生念動，剛志力

塵風。汝其頓徹力行，自然而然。真人拜謝。

象章曰：師祖此篇問答，歷代聖師心心密印，祕授仁德志士，戒勿輕示常人。愚夙生慶幸得遇，心傳時默敬味，焚香九禮，假空感謝。言言金書，玉字寶珠，乃修真最妙的的上義。心明性養之玄微，慧命真空之妙用，盡在是矣。愚味此，嘗默歎世傳靈寶畢法，鍾吕傳道集，謬妄之甚，乃要名尚奇之士為之。或云施肩吾作，亦未知是否又有於偽書中取用，作集作記，證事證理，而為傳道根源，真乃井蛙耳。認賊作兒，捐石為土，以盲指盲，無廉恥之甚矣。愚亦不敢多言，自有別寶者在焉。

密印劍法第七化

正陽師真宴坐間而謂純陽帝君曰：修真體道，全憑慧力堅持。入妙造玄，先要志剛決烈。所以極終極始，天地莫遷。大用大機，鬼神莫測。故聖人携寶劍倒斡璇璣，仗剛鋒直摧魔怪，故有劍法之喻也。此劍也，採无極至精，合先天元炁，假乾坤之爐鞴，運元始之鉗鎚。慧火煅成，靈泉磨利。以太極爲環，剛中爲柄，美利爲刃，清淨爲匣。虛白燦爛，純粹堅剛。運造化之機，秉仁威之令。舉之无今古，按之無先後。六天神鬼歸降，三界妖魔乞命。破煩惱障，絶貪愛緣。斬七情，誅六賊，斷嗔怒，勦妄邪。事物來前，迎刃而解。藏之身，可以无生死，體象太平，没價珍，德清宇宙无窮寶。此寶劍，常隨身，藏諸用顯諸仁絶。如美玉，无瑕璺，瑩似水晶絶點塵。伏天魔，降外道，萬法千門一劈掃。威鎮大千，昏散魔軍皆滅没。亦能生，亦能殺，生殺威權流電星。事物來前迎刃解，憂疑瞥起逐鋒平。吾吕祖仙得此劍，開闢乾坤成一片。死生孤巧撰瞞愚鄙，丹鳳何嘗怪黑鴟。賊，勦滅七情并六慾。貪嗔愛鬼悉消亡，昏散魔軍皆滅没。亦能生，亦能殺，生殺威權流電星。事物來前迎刃解，憂疑瞥起逐鋒平。吾吕祖仙得此劍，開闢乾坤成一片。死生絶斷體金堅，隱顯无方時變現。救死漢，活骷髏，神仙安肯取人頭。野教門善時得此劍篇，咀玩不勝真樂，遂作慧劍吟：紫極洞中傳劍訣，不屬陰陽不用鐵。先天元炁煅鎔冲，鑄成便會誅妖孽。得煅鍊，經琢磨，利勝鏌鋣及大阿。握在手中龍虎伏，收歸匣内炁神和。斬三尸，誅五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二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三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彙

肥遯華峰第八化

正陽師真授帝君口訣，及破諸疑難說慧劍法畢，乃曰：十洲羽客至玉京，吾朝元有期。汝恐難久居此，可往華峰羽谷修養，待時亦當隨機利物，行滿功成，復相際會。遂於洞口題曰：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岳雲歸。再囑曰：吾去後，好住人間，功德圓時，亦當如吾昇玉虛矣。帝君再拜曰：弟子之志，則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上昇未晚。師曰：小子勉之，真心慈憫，奈衆緣輕業重，此去所度合有五百弟子，襲吾道統者三五人而已。比及邂逅相見，珍愛寶重。言訖，與施太玉、鄭思遠二仙，乘雲輧金幢、玉節，羽儀仙樂，冉冉而去。帝君不勝依戀，遂往華峰羽谷肥遯，林泉實熙，自牧四十餘年，圓成道果。故雍先生作碑文云：晦迹華陰之羽谷四十餘年。又《道藏·青童帝君丹訣》載，唐有進士呂洞賓，得鍾離誘以道妙，授金丹鍊形之道。後居終南華峰修鍊功成，形神俱妙，神化莫測。又李奇言祥符間爲郎官，時關中嘗見呂洞賓有神劍法，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如飛。似此後或隱或顯，優游湖湘鄂岳廬山，方自莫知，鬼神莫測。又《修真指玄圖》載，歷江州，登武昌黃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時，化三級紅樓而上昇。遺詩曰：靈芝無種亦無根，解飲能餐自返魂。但得烟霞供歲月，任他烏兔走乾坤。嬰兒只戀陽中母，姹女須朝頂上尊。一德不回千古內，更無墓塚示兒孫。

象章曰：聖仙神化，居止無常，蹤跡不定，故隱顯莫測莫知。其鄉或有祠堂道院宮觀，山川有顯迹處，欲作碑記多不得人。況得有名而無實者，以己膚淺聞見一僻，又不前後詳照真偽。況有假托帝君，自為以實其事者，如《望江亭》，記帝君常隱

襲明印第九化

純陽帝君，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綽然方外，頓超物表。所以天下莫敢臣，侯王不能友。自別師後，密隱華峰羽谷四十年餘。自唐末間，時人方知之。故指示李奇，奇壽百五十歲終焉。度諸仙百餘人，隱顯更名不一。五代時，又隱華山，號无家宮，至衣麻布袍，人呼爲麻衣道者。以易理參同點化陳希夷先生，與燕國相劉玄英即海蟾帝君也，皆師事之。海蟾帝君始遇正陽帝君，示累卵之危，頓悟入道，後隱華山修證。後純陽帝君作《心易》授希夷先生，即今傳於世《麻衣心易》是也。

又作《仙統祕訣》三篇，授海蟾劉君，今玄門達道，師德心心相印，而密授受，今存《金蓮寶籙》中。宋初別華山，贈警希夷先生詩云：青霄一路少人行，休歎興亡事不成。金榜雖云无姓字，玉京却幸有仙名。雲歸大海龍千歲，雪滿長空鶴一聲。後感或作多謝清朝明聖主，屢頒丹詔起先生。後太祖太宗果三詔召之。後再至華峰，希夷先生已上昇，遂留詩云：天網恢恢可是疏，爲君笈到華山區。寒星没後留殘月，春雪來時問太虚。三洞真人歸紫府，千年老鶴化蒼梧。南北東西少丈夫。

象章曰：真人授希夷先生易妙及心易，希夷後授种放，放授穆脩，脩授周濂溪，周授二程，程授温公司馬光。海蟾帝君受易，發明仙道，復南授張紫陽。張作《周易參同契》。授石泰之，後三傳至諸葛玉蟾，又二傳至清庵李元素先生。北授重陽帝君王某，王乃以易妙河圖洛書，分梨十化丹陽七真。後開金蓮萬朵，玉樹千株，代不乏人。皆祖襲純陽帝君之餘蔭也。五代時李守正叛據河中府，周太祖御駕親征，同趙太祖周世宗率兵攻城。麻衣真人與趙韓王遥觀曰：李侍中安得久乎。韓曰：何詩象：五代興亡五十年，天生英武定山川。真人敬諫行清静，聖主誠故。曰：其城外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又文僖公錢若水，其神采膺允自然。玉帶赭袍天子貴，青巾鶴氅道人玄。飄然舍笑歸何處，回首雲騰勝天外天。

神應帝王第十化

石肆求茶第十一化

宋藝祖神武皇帝建隆二年春，帝於御苑龍亭宴坐，偶見一羽衣仙人自東南而來。帝忽見驚迎揖邀坐，問仙真自何而來。答曰：自蓬萊山來。問姓名，帝君以手空中畫二〇，曰：陛下乃朱陵，上帝還記憶否。上默默，帝君曰：當以火德旺天下，將定無勞聖慮。帝急解玉帶赭袍賜之，帝君笑，飄然乘空而去。帝悟曰：乃吕公也。命繪像于太清樓供養，左街道録陳景元傳其像于世。後滕子京所見，與此絶類云。

後周末，汴京有石氏，設茶肆。一女尚髫，鬌令行茶。帝君詭爲丐者，日往據上坐求茶。衣服藍縷，血肉垢污，殆不可近。女殊无厭惡意，益取上茗待之。父母怒笞女，女益待帝君。僅月餘，帝君謂女曰：汝能啜我所飲茗之餘乎。女以垢甚，不可下咽，覆之地，忽聞異香，亟舐之，神炁爽然。帝君曰：我吕先生，非丐者，惜爾不盡食吾餘。然爾願欲富乎，貴乎，壽乎。女曰：我小家子，不識何謂貴，得富且壽

足矣。帝君去，不復來。女後適一管營指揮使，已而爲吳王之孫乳母，所乳孫適宣仁聖烈高皇后叔父，遵約受陽沐邑，百三十五歲而終。

詩彖：盧仝七椀勿言佳，紗帽籠頭豈足誇。我祖龍涎方吐露，忽焉遍地噴金花。石家女子忙餐半，富貴安康老健加。若使趙州知此味，等閑平地步烟霞。

度老松精第十二化

岳州巴陵縣白鶴山下兩池潛巨蟒，池上一老樹枝榦悉槁，蔓草翳焉。帝君過之，有人自樹杪降而拜曰：我，松之精也，幸見先生，願求濟度。帝君曰：汝，妖魅也，奚可語汝道，平日亦有陰德否。曰：池中兩蟒屢害人一云白黿，弟子每化爲人立水，次勸人遠避，救活數百人。蟒出，化爲劍，錮之沉于泉。帝君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世人人不識我。惟有南山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今巴陵庵前一老榦枯死，旁一枝獨生，乃神丹之力，世號稚松。又一巨石如墨狀，乃帝君化石墨爲者存焉。

詩彖：真仙時行與時坐，密密潛神誰見我。已知木老救人多，特特從容池上過。一粒大丹應手揮，兩條巨蟒隨風破。吾來日午時去也，求一小棺，首開一穴，以竹竿通中。趙曰：諾。來日午時，郭果坐逝。趙如其言，瘞之河岸上，以竹竿貫其穴，重疊累石護之。至秋大雨，河水溢，趙掘之，但見破絮无尸。

再度郭仙第十三化

郭上竈，乃老樹精後身。一日帝君詭爲丐者，垢面鶉衣，瘡痍淋瀝。日往來啜茶，不償一金。求茶者掩鼻皆去，自是經月不售。郭无愠色，益取佳茗待之。帝君曰：子可教也，吾呂公耳，子前生乃老樹精，還記之否。郭恍然若夢覺也，曰：幸見先生，可教弟子學道。帝君曰：子欲學道，不懼生死，宜受一劍。郭唯唯，帝君引劍向其首，郭大呼，帝君俄不見。郭怏怏，自是遍遊雲水。一日忽遇帝君，遂得道。後明知道神仙過。今巴陵庵前一老榦枯磁州趙長官奉之，一日與趙長官言：

謁鍾弱翁第十四化

平涼節度使鍾傳，號弱翁。帝君幅巾白袍謁之，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其氣象深廣，進退閑雅，指牧童曰：道人能詩，可賦此乎。帝君曰：不煩我語，是兒自能之。牧童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別，人皆見其擔二大甕，長歌出郭。或報弱翁，曰：甕乃二口，此呂公

也。亟追之，不復見矣。今世有貯其筆跡者，真有翔鸞翥鳳之態，信非凡人能也。

詩彖：師父牧童已顯名，長歌兩口振希聲。弱翁追索空惆悵，秖為緣輕性不明。

警提丁謂第十五化

丁晉公，名謂，倅鄱陽。帝君往謁曰：吾唐吕渭之孫也。君狀貌，大肖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謂聞觸其諱，不喜，亦不敬待。晉公果大謬而竄海外，信似贊皇矣。

詩彖：晉公才智極玲瓏，可惜心偏性執蒙。不悟警提李德裕，至今羞見寇萊公。

識張參政第十六化

張公洎早年家居，帝君謁之，索紙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卒章曰：功成將在破瓜之年。後張果參大政，後六十四歲卒。俗以破瓜爲八八，蓋其識也。

詩彖：仙詩識警破瓜年，直指韶光不久堅。可歎張公全不悟，倏焉八入黃泉。

度曹國舅第十七化

曹國舅，本傳丞相曹彬之子，曾皇后之弟。美貌紺髮，秀麗敏捷。本性安恬，天資純善。不喜富貴，酷慕清虛。年十二三歲，三教經書一覽精通。自幼出入禁中，上及后妃皆愛敬之。上每與語，惟言清靜自然，无爲治政。上甚喜，嘗錫衣黃袍紅條，惟稽首謝而已。一日辭上及后，上問何往，曰：道人家信意十方，隨心四海。上與后阻當數次，賜鞍馬人從，皆不受。上賜一金牌，刻云：國舅到處，如朕親行。遂三五日忽不知所往，惟持笊籬化錢度日。忽到黃河渡，捎工索渡錢，曰：我道人家，没錢。捎工毁罵，逐下船，遂於衣中取出金牌與捎工，准渡錢。舟中人見上字，皆呼萬歲，捎工驚懼。有一藍縷道人坐船中喝叫：汝既出家，如何倚勢驚欺人。曹恭身稽首曰：弟子弟子安敢倚勢。能棄於水中否，曹隨聲將金牌擲向深流，衆皆驚拜。道人呼曹上岸，同我去來。曹諾，遂隨道人上岸。同行數里，在一大樹下歇，道人問曹曰：汝曾識洞賓否。曹曰：弟子濁夫，何識仙人。道人歎曰：吾是也，特來度汝。曹再拜，後同往，授以道妙口訣，修證仙果。亦有《仙文集》傳留于世云。

詩彖：物表英才性朴純，天然氣象妙精神。眼空四海全无欲，心貫三才絶點塵。帝賜金符微一笑，師傳玉訣樂長春。源緣慈父征唐德，積一皇后二仙真。

度曹仙姑第十八化

按《曹仙姑傳》，純陽帝君遊河南一古寺中，深夜有一圓寂僧，影影來前作禮。帝君詰之，僧曰：某甲元，係本

寺長老，應對機鋒敏捷。帝君曰：可惜，汝爲陰靈爾。僧歎曰：何故。帝君曰：吾純陽隨機應變，人皆見之，汝何能也。僧疑貳問，帝君曰：汝不信，今夜某人家設齋，吾汝皆往赴齋，若時供齋一分。帝君曰：吾二人也，再將一分來。主家再進一分，帝君齋了，起謝，僧唯吸炁而已。主家問先生，教某下兩分齋，那一人何在。帝君詭曰：此人不知如何，却又不來。遂出，僧却悟省，遂再拜，求點化。帝君曰：若得性命雙融，形神俱妙，必假父母元炁，修鍊而成，汝須往人間一番。僧曰：恐復迷昧了。帝君曰：吾自來提汝。遂指往托化，僧隨念直入京都城，胎合曹皇后孕，生女子。帝君遥見，恐後難脱富貴，遂布炁醜其形。三日皇后恐上見羞，托他故送后親母養育。後長成醜貌，簪帶爲女道流。後帝君往警提，仙姑即頓悟，薰禮請問道妙，帝君授玄關祕妙，修證雙圓。自此後，舉筆成章，今語録詩詞見行于世。

詩彖：明心見性成圓學，舉一无无都不著。百年萬化已空亡，一點靈明何處托。性命圓通體太空，形神一混超天閣。仙姑若不遇真師，安證真空遊碧落。

度何仙姑第十九化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藥茶，俄失伴獨行，迷歸路。見東峰下一人脩髯紺目，冠高冠衣，緑銖衣，即純陽帝君也。仙姑僕僕亟拜之，帝君出一桃曰：汝年幼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居地中矣。仙姑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飢無病，洞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帝君嘗謂仙姑曰：吾曾遊華陰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於瓢中信手探取，與之觀其緣分也。

詩彖：

都不著。百年萬化已空亡，一點靈
明何處托。性命圓通體太空，形神
一混超天閣。仙姑若不遇真師，安
證真空遊碧落。

遊金峨寺第二十五化

帝君抵四明金峨寺顧方丈蕭然，頃有一童子出，乃問：此何寥寥。童子曰：莫道寥寥，虚空也不著。師佳其答，題詩壁曰：金峨有門出不鑰，見箇仙童赤雙脚。問伊方丈何寥寥，報道虚空也不著。聞此語，笑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同上石樓兒，雪晴海上千峰曉。

彖曰：洞門開闔無關鑰，出有入无奚動脚，動静兩忘了不拘，色身三昧全无著。无嗔无怒不歡欣，中孚无妄與同人。性天清肅無纖翳，靈地虚閑絶點塵。无涯苦海滔滔渺，有限光陰冥冥杳。石樓擊碎雪初晴，冷淡寂寞能幾曉。

二十六化　二十七化　二十八化
二十九化　三十化　三十一化
三十二化　三十三化已上原缺

道印康節第三十四化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一日宴坐，忽聞異香滿室，覺心地恍然。遂下數，得一兑卦，爲口，重兑，兩口也，曰：吕公至也。忙整案，設一純陽真人位牌，敬待良久，僕報一道人在門首欲謁。雍忙出作禮，迎請上庭。真人中坐，將位案倒曰：爾何知吾來。雍以前因實告，真人曰：子既知吾來，必知吾往，只今吾往何處。雍茫然无答，再拜，進酒果，雍重禮求點化。真人曰：適來便是吾一念動，子便知之，吾寂然，子茫然罔措。雍豁然有悟，再拜，真人止之曰：子有何見便謝。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真人曰：此性理也，真空慧命則未在。雍再拜，三熏跪曰：望師點化愚頑。真人曰：孟子以直養浩然，云難言也，非難言，不得其人也。子平日德厚，多有陰騭，吾故來提子。適有悟性宗一邊事，吾安忍不傳子。然子性雖明了，奈累未消。再拜懇告再三，遂授口訣。拜謝，再進酒洪飲，抵暮，飄然而往。家庭異香，半月不散。自此後，堯夫少出屏事，養浩樂天，後工夫綿密，有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神警陳公第三十五化

陳公執中建甲第，東都大會，親朋合樂。陳嘗奉道，和混有德。有藍縷道士即洞賓也，陳公問曰：子何技能。曰：適來便是吾一念動，子便知之，吾曰：我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燕席。腰間出一軸畫，掛于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如人，累累列于前，兩女執幢旛以導，諸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麗態嬌音。冠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佩，轉動珊然。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大，而體甚輕虚，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雲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名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而爲此，公亦願學否。陳以爲幻惑，頗不快。道士顧諸女可去矣，遂皆復上畫軸。道士取軸張口吞之，索紙筆大書之曰：曾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横紫電，爐中丹焰起蒼烟。纔騎白鹿過滄海，復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閑聊戲爾，无人知我是神仙。末題云：谷客書。即出，俄不見。陳謂谷客吕洞賓也，悔恨欲抉目，未幾謝世。

探徐神翁第三十六化

海陵徐神翁得道，知人休咎，賓客滿門。吕惠卿往謁之，適有道人踞上坐不起，頗以語侵惠卿。惠卿怫然不平，曰：子何人斯。道人曰：吾與若同族之胄。道人布香爐灰於地，畫灰

作一詞曰：鼎裏坎離，壺中天地，滿懷風月，一吸虛空。塵寰裏，何人識我，開口問。洪濛雲中，三弄笛。岳陽樓外，天遠霞紅。笑騎黃鶴，暫過海陵東。拂袖呵呵歸去，鑾和玉佩，風響喬松。君若要知吾蹤跡，試與問仙翁。拍手大笑而去，不知所之。惠卿問徐，徐曰：即洞賓也。惠卿方悟同族之說，追恨莫及。

再提惠卿第三十七化

元豐中，惠卿守單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書二詩于紙。一曰：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今收得，龍虎丹成運水銀。一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有兩口，多好歌方无極。至真來，恍惚芝軿羽蓋。二兮不好拍。惠卿婿余中解之，曰：後篇第一句客者，賓也。第二句石橋者，呂也。第四句洞也。第三句兩口者，其洞賓也。

救滕中病第三十八化

元豐中，東京有道人稱谷客，與布衣滕中同飲。將起，以藥一丸遺滕。滕有癖，誓願齋道求治，得遇真人賜藥，服之即愈，別又二年，於揚州開明橋東隔水相遇，客坐水次招，滕取路跨橋柱而往。至則无所睹，始悟其洞賓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往往良效。

度陳宣德第三十九化

宣德即陳某，嘗遇帝君，授以巨履神丹。可疾走，可不老。作二詞，一曰：葆鍊中分，相火行持，外借方鞋，清虛爽徹御。原缺十六字。靈寶爲胎，十方无極。至真來，恍惚芝軿羽蓋。二曰：一日清歡，何往十年。舊事重拈，細風斜日到江南，春滿平湖瀲灩。黃簡手，題龍篆，緑輿前控鸞驂王。清真錄，署仙銜，列職靈臺書監。後宣德尸解而逝。

靈石求齋第四十一化

杭州西湖南岸靈石寺，一日有四道人來乞齋。僧已停，午齋已過，拒而不接。一道人題六言詩一道：南塢數回泉石，西峰幾疊烟雲。登携孰以爲侶，顏偶李甲蕭耘。或解之曰：首句寓呂字，次句寓洞字，三句寓賓字，四句是三人姓名，必呂公與三人偕也。其字倒書于椽間，削之不滅。

神光繪像第四十化

帝君遊山陽神光觀，丐筆自繪己像於三清殿北墉。眉目修整，狀貌古怪，不類世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相被髮，秉珪立傍。作一符徑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如知吾下筆處，可與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往往良效。

景德度僧第四十二化

東京景德寺峨嵋院，有一蜀僧來住持，號峨嵋道者。戒律甚嚴，至二十年不去方丈。一日有異人，青巾白袍。道者厚待之，昂然來與語，至半夜而去，期以明年今日後相見。侍童皆見之。明年次日午，道者索沐坐逝。至暮異人來，歎息不已，俄失所。次日但於堂側壁間絶高處，望所書字，筆勢飛動，如舞鳳翔鸞。乃詩一章曰：落日斜西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小書云同省作，蓋寓洞賓二字減畫也。

遊大庾嶺第四十三化

橫浦大庾嶺，有一富家子，慕道建庵，接雲水士多年。一日衆建黄籙大醮方罷，忽有一藍縷道人至求齋，衆不知恤，或以凌辱。道人題一詞于壁曰：暫遊橫浦，白鶴飛來誰同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蹊，藏盡神仙人不知。末書云无心昌老來。字作三樣筆勢，題畢，竟入雲堂，良久不出。迹之已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矣。始知昌字无心，乃吕公也，衆共歎惋。

度忠獻公第四十四化

韓忠獻公琦，晚年喜延方士。帝君鶉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曰：汝何能。解曰：能墨。試令爲之，即掘地坎溲焉。韓不悦，帝君揉和坎中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上有吕字，破之，字徹肌理。韓追恨无已。後再遇得點化，精修三年。後尸解，充紫府真人。

訪蔣暉作第四十五化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帝君題詩于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壁，萬里西風一劍寒。後書：无上宫主訪蔣暉作。遂去，字徹壁。暉歸大驚曰：宫字无上，此吕翁也。追之不復得矣。

賜藥黄覺第四十六化

黄覺能詩，名宦未遂。一日送客東都門外，至則客已去，追不及。旅次，見一羽士，因携祖席酒殽，呼羽士共享之。畢，羽士舉杯撫水書吕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翩然而去。覺始悟其洞賓也。明年果調官江南，復見洞賓。與大錢七，其次十，又其次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吾以藥數寸遺子，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一歲无患。覺如其言，至七十三歲藥亦垂竭。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今。年七十三，遂終。

度李太醫第四十七化

東京李德成能醫，崇道心慈，多救

貧苦，有陰德。盛寒時遇一貧窘道士，衣單衣，无寒色。邀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始不信，試視之，果然，乃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後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語李曰：此小術耳，吾乃呂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絶曰：九重天子寰中貴，五等諸侯間外尊。爭似布衣无事客，不將性命屬乾坤。李不悟，秖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享高壽。即別去。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

尼寺留題第四十八化

東京安遠門内有一尼寺，祖師在彼，欲度某人，緣淺不來。向東門之東壁作一詩，題其上，墨透三寸餘，筆力遒勁。詩曰：青龍駐此少徘徊，夜静雲閑尚未來。知是有緣人換骨，暫留真跡到天台。徊字止書其半，意在爲洞賓也。

賜藥馬氏第四十九化

東京一歲民大病瘧，帝君普化，皆拒之。有老姥馬氏鬻茶，子孫皆病。一日有道人來，老姥善待之，以子孫病爲請。道人曰：竪旦待我。姥早起待道人，以絳紗裹藥，病發者執之自愈。一圓可愈百人，遇百人即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遍療及百人滿，果不驗。姥拆囊，已不見藥，但有吕洞賓三字而已。

救孝子母第五十化

桐廬有通守沈志真，有母病發背，百方不瘥。祈禱備至，孝忱所感，帝君夜往救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予來救拔，若遲一日，不復可療。乃授以靈寶膏方，括蔞五枚，取好乳香五塊如棗大，二味各細研，以白砂蜜一斤，同煎成膏。每服三錢，温酒化下，大治發背諸惡瘡腫漏。其母服之，立瘥。通守

繪洞賓像，朝夕敬事焉。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彙

齋大雲僧第五十一化

帝君詭爲回處士，遊大雲寺。隨雲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麵耳。遂去，旬日携少許麵至，自庖設，數百僧皆飽足。僧智明請處士啜茶，舉丁晋公詩曰：花隨僧筋破，雲逐客甌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欲整鋒鋩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嘷。手中氣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去，凶膏全逐舊痕銷。事，與爾相隨上九霄。初若無字，既而墨迹粲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无形，法劍則有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問曰：今以道劍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驗俗乎。曰：道劍則忠劍，惟斬自己邪妄耳。

誘侯用晦第五十二化

帝君遊江州廬山簡寂觀，臨砌淬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道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盡皆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共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帝君曰：且劇飲，无相窮詰。既醉，以筯點酒，書劍詩一首于壁上曰：欲整鋒鋩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嘷。手中氣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去，凶膏全逐舊痕銷。事，與爾相隨上九霄。初若無字，既而墨迹粲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无形，法劍則有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問曰：今以道劍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驗俗乎。曰：道劍則忠劍，惟斬自己邪妄耳。

遊戲虹橋第五十三化

蘇州垂虹橋，一日有藍縷道人至，携酒于橋亭上，悠然獨酌，嘯詠終日，神氣飄然。衆計其所飲，自旦及晡，已非人量所及，亦无酒容。或詢其姓氏，道人取佛前香爐灰燼，題一詞于柱上：飛梁壓水，虹影沉清。曉橘裏，魚村半烟草。筭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横空幾番到。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紫極洞天誰鎖，指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歸。畢書：吾，洞賓也。衆驚趍之，俄不見。

訪孽鍊師第五十四化

江州太平觀薛道士有高志，帝君過之，贈詩曰：落魄薛道士，年高無白鬚。雲中閑卧石，雪裏冷尋碑。誇我飲大酒，嫌人説小詩。不知甚麽漢，一任輩流嗤。末小書云：回道人同三客謁薛鍊師作。始知洞賓，併寓其字。

誘甯道士第五十五化

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甯道士，少談莊老，有奇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士至，即洞賓也。儀狀雄偉，往來彌月。帝君欲度之不契，臨別題二絶句于扉上。作大篆，體勢飛動，一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遮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二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黄庭内景經。鶴觀古壇松影裏，悄无人跡户長扃。既去，人争剖之，以治病，良已。字入木寸餘，墨跡不減。

度侯行首第五十六化

兗州妓侯其姓者，家爲邸舍客，帝君詭服求授館，蚤出暮歸，歸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與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帝君索飲不已，滋不悦。帝君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其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可也。即登榻鼻鼾鼾，至夜分，侯迫榻，帝君以手拒之，叱侯亟去。遲明失帝君所之，視其背，則手所拒處吕字，徹肌肉。侯感悟曰：此吕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公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裘，尋洞賓。復遇授道，遂隱去，不知所終。

誘尚書第五十七化

尚書郎賈師雄藏古鐵鏡，嘗欲淬磨，帝君稱回客謁焉，初但言道，賈不悟。次日乞試其技，笥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候更取來。藥跡已不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

誘曠若谷第五十八化

青城山丈人觀道士曠若谷，風骨清峻，戒行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疾良驗。而得人錢帛，即以散施貧乏。帝君詭爲賓法師上謁，留月餘，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爲龍蛇，霧雲飛去。治鬼召將必現其形，通人言語，足踏成雷，目激成電，呵炁成雲，噴咳成雨。又善畫不用筆墨，但含墨水噴紙帛上，自然成山川花木宫室禽獸人物之象，略加拂拭而已。賣畫得錢，即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飲素無量，每爲賓所困。一日若谷問曰：先生操行異常人，必自神仙中來，還可語吾道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奚能成道耶，更一生可也。若谷驚曰：賓公殆聖人也，蓋我左足下有黑子，作

北斗七星狀，而缺其一，未嘗爲人所知故也。復問壽幾何，帝君倒書九十四字于壁，作兩圓相圍之，即別去。始悟兩圓相乃吕字，而姓也。後若谷九十四歲卒，果符倒書之讖也。

詩彖：先生元炁鍊玄玄，感應隨機法自然。若谷傲然輕問道，更生一世亦無緣。

度翟筆師第五十九化

淥江筆師翟某，喜接方士。帝君往謁之，翟館于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挈翟遊江滸，嚼筆管爲兩片泛于波上，帝君履其一，引筆師效之。翟怖不敢前，帝君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異人也。旬浹復來，自挈飲食食翟，皆臭腐矣。翟閉鼻謝弗食，帝君太息曰：若不能惡食，吾以肉醬兩瓿遺君。遂去不見，開視醬瓿，皆麩金也。兩瓿者，非兩大甕之類也。

詩彖：往來提警一年餘，必是翟公德不孤。不上管舟嫌臭食，可憐无分赴仙都。

度黃鶯妓第六十化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好濟貧布施，一日有吕秀才，即洞賓也托宿，黃以其藍縷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疏親。他年鶴髮鷄皮媪，今日玉顔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共一般。花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黃悟欲抉目。

詩彖：幻化形骸假合身，貪財好色喪真親。行藏語默奚為主，誰悟中中的主人。又曰：終朝賣笑與追捨得，獨鶴髮老親與托，奈何。語未竟，俄有一道人扣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掐其中爲二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一幅，灰之調乳香湯，塗之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別去。趙貼藥，自夕迨曉即愈。大驚喜，覓道人不復見矣。始悟兩方竅，乃吕字也。

遊戲岳陽第六十一化

帝君遊岳陽，詭名賣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空而立，衆方駭悟，欲慕其藥，帝君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撫機不發，當面蹉過。乃吟詩曰：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詩彖：仙遊翱若鳳栖梧，隱顯全忘精與麤。靈藥度人人不識，德風吹此滿江湖。

救趙監院第六十二化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瘵幾危，委頓泣別親舊：吾死矣，夫閤闔有之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與托，奈何。語未竟，俄有一道人扣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掐其中爲二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一幅，灰之調乳香湯，塗之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別去。趙貼藥，自夕迨曉即愈。大驚喜，覓道人不復見矣。始悟兩方竅，乃吕字也。

詩彖：趙公敬母德充天，孝感慈尊兩口仙。病愈求真真已遁，不明救

後乃心傳。

誘崔進士第六十三化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寓旅邸，歌《沁園春》樂章。帝君適意蒲溪，隱市井間，質其所歌，崔曰：東都新聲也。曰：吾和此詞，不解書，吾唱之，子爲吾書也。崔爲書，其詞曰：七返九還丹，在人先須鍊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鳥飛，當時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功滿，獨步雲歸。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長山口，今爲守谷客。翌日訪太守言之，太守曰：此吕洞賓也。亟令召之，叩其户，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推户而入，閒無人矣。壁有詩曰：腹内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娱情。無端措大剛摇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崔與太守歎恨无已，乃和詞曰：自己陽生正是中，虚静極，動時默，地雷微震。衝開玉户，天心朗徹。放下簾幃，真火冲融。靈泉復湊，不昧谷神何險危。自然妙若三川，龍躍九萬鵬飛。中中二土成圭，意眷戀濃，如母護兒。這恍惚，真容不空不色，窈冥妙象。無識無知，命住丹圓，全真體道奮志精修，休自遲收功了，把三才全理一貫全歸。

詩彖：雙圓性命大丹成，師憫仁賢喻道情。太守既明親拜謁，祖師安肯綽然行。

成都施丹第六十四化

成都藥市，日有道人垢面鶉衣，手持丹一粒，大呼于市：我是吕洞賓也，有能拜我者，以丹餌之。衆皆以爲狂，相聚戲笑，或加凌侮。道人不顧，如是往還市道上數回。治夜，意無人拜之者，道人往坐五顯靈觀廟前火池上。兒童争以瓦礫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而又不識吾，亦命也。夫乃自餌其丹，俄五色雲周身，有頃不見，衆共悔恨。

詩彖：一粒金丹度有緣，明明直示反生烟。世人薄福緣輕甚，覿面真仙不悟玄。

誘陳澹然第六十五化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性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无所遇。帝君詭爲傭者，爲治圃歲餘，所作工役力倍常人。陳愛之，然止以傭者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未曉殺機之旨。傭者從旁抗聲曰：生生者不生，死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驚曰：汝非傭者耶，誰教汝爲此言。既而詰之，則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實通曉也。居无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復來也。既去寂然，陳有

鄉人客于巴陵，遇之曰：爲寄語陳公，我洞賓也。始可授道，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吕仙亭前竹林中不見。明年端午日午時，陳暴卒。

詩彖：慕道參師即有年，真仙臨降了无緣。明言生殺无生妙，何故澹然空澹然。

誘太守奕第六十六化

武昌太守倅，一日對弈。有一道人不通姓名，直前曰：吾能也。守試與弈，纔下僅八子，即曰；太守負。守曰：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以分途據要津也，是以知之。已而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道人俄拂袖不見，守令人遍城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纔至郡治前，則聞笛聲在東門，至東門則聞在西門，至西門則聞在南門，至南門則聞在北門，至北門則聞在黄鶴樓前。道人走往石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黄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映江湄。衷情欲説无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末小書一吕字。

詩彖：棋言勝負露機時，皎月當空照水湄。空自隨聲四門亂，局中一著不能知。

度七子第六十七化

刀鑷工陳七子，夫婦坐茶肆梳剃。一日有道人，携一白金，求剃鬚髮。纔剃即生，既生隨剃。如是自旦迨暮，夫婦手幾脱腕。知其爲異人也，問曰：幸教某道可乎。道人曰：吾翌旦至。陳早起待之，不至，累月寂然。陳棄業，浪迹雲水求之，數十年竟无所遇。意稍懈，思歸去家，纔五里許，忽見道人自山中出，曰：吾吕公也，子精忱如此，何患不成道乎。乃授以丹訣，併與詩曰；携手三清玉帝鄉，宿生緣契不尋常。與君一轉金刀手，削去滿頭無限霜。自此七子精修，成證後與師偕往。

詩彖：十載灰心返故鄉，真仙憐憫語真常。三冬凍地生紅焰，六月炎天降雪霜。

武昌貨墨第六十八化

帝君遊武昌城，詭爲貨墨客。墨二笏僅寸餘，而價錢三千，連日不售，衆皆笑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无有意耶。自以錢三千求一笏，且與客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門者，乃客以錢還，辭去。比視墨，紫金一笏，上有吕字。遍尋客，以不復見。

詩彖：一墨三千意甚深，數朝无一是知音。鼓刀王丈雖高見，秪得金兮不得心。

穢梳高價第六十九化

帝君遊武昌天心橋，鬻敝穢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傴僂，禿髮如霜。帝君謂曰：世人徇目前襲，常見吾高價貨敝穢物，豈无意。而千萬人中，咸无起

卓之見，尚可與進道耶。乃以梳與媪理髮，隨梳隨長，鬢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爭以錢求梳。帝君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帝君與媪不見。

詩彖：穢梳誘俗價千錢，連月无人達此緣。萬髮梳通人始愛，化龍倏爾上雲天。

醉衝節儀第七十化

帝君遊巴陵市，太守陳甫出，犯節前驅執。太守置諸獄，令書款目，迨晡无一辭，吏趣之，洞賓曰：須我醉醒。吏云：汝不能憂罪，尚以酒爲解耶。言未竟，俄失之。但遺幅紙曰：暫別蓬萊海上遊，偶逢太守問蹤由。身居北斗魁罡下，劍掛南箕月角頭。道我醉時真是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却駕白雲歸去休。太守曰：此吕公也。夙興焚香謝過。一日方疇水盆中見焉，亟召畫史圖之，與滕子京絶類也。

詩彖：和光混世樂天游，不自由時也自由。火息靈宫冲妙徼，水潛慧海徹源頭。壺中自有全真樂，心上都无半點愁。太守遇真如感悟，好當勇退死心休。

度施肩吾第七十一化

施肩吾，字希聖，唐亦有肩吾柳真子，如此兩鐵拐三馬自然。溢浦人。少業習佛，博經史，攻詞章。而學道隱居豫章西山，遇帝君教以五行顛倒之法，三田反覆之義。或以《鍾吕傳道集會真記》皆施所編也。道成之日作詩曰：重重道炁結成神，玉闕金堂逐日新。若記西山學道者，連余即是十三人。

詩彖：傳道集奇怪亂神，西山記革德惟新。二書果是先生譔，誣誤閻浮多少人。

度劉跛仙第七十二化

長沙劉跛仙，遇帝君於君山，得靈龜息炁之法。功成歸隱岳麓，號瀟湘子。常侍帝君，往來黄　洞，併數遊城海徼源頭。壺中自有全真樂，心上都无半點愁。太守遇真如感悟，好當勇退死心休。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愛洞中墟。

詩彖：跛仙劉子行功深，誠感仙師點化心。息炁靈龜綿密密，形神圓混振希音。

❶後有鄭愚者，遇跛仙于清泰門外，相與仙去。

度陳進士第七十三化

陳非，閩中進士。自羅浮來遊南岳，俄遇帝君，陪連旬日。陳薰禮問道，帝君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汝以何爲中。陳默然書一〇，帝君曰：此性理也。何謂天命，陳再拜，帝君默授之。遂得道，後謁宜春李觀，言洞賓度老樹仙本末。今隱南岳永康軍。

詩彖：冰釋科名罷論書，頓忘者也與之乎。虚中至道明天命，一點靈真體太虚。

誘太公第七十四化

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及暮飲佳醞，已及石餘。衆怪，相聚以觀。倪索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頹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于壁曰：鯨吸鰲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復誰頹，醒時兩袖天風冷，一朵紅雲海上來。末書云：王山道人陽純作。以土一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朵紅雲飄然而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陽純乃純陽也。

詩彖：欲度倪公弄酒杯，直言誰起復誰頹。黄金擲面猶迷昧，安得回光見本來。

誘楊柳金第七十五化

徽宗時有道人，自稱昌虚中。往來諸琳宮，動履怪異，飲酒无量。啗生魚肉，至數十斤，引冷水數十斛。大雨雪平地六七尺餘，自埋於雪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于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及善草書，作枯藤游絲勢，一舉筆數千字絡繹不斷。人爭携楮以請，然往往不與。時有妓陽柳金，東都絶色也。道人往來其家警提，楊終不悟。又屢輸金帛，然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進之，道人曰：吾先生，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内交，聖胎已結，嬰兒相生，豈復戀外色，内交之樂過於外之樂遠甚。楊終不悟，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蕭某與楊久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趍栖雲庵雲堂不出。良久排闥❷尋之，則已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緑衣童子步虚聲。玉樓喚省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鷄鳴。張曰：昌字虚中，此吕公也。後庵遭火無孑遺，詩巍然獨存，亦一異也。

詩彖：不侵寒暑體輕清，數警嬌娥離色聲。身内陰陽提不悟，空教丹鶴九皋鳴。

廬山放生第七十六化

崇寧間，有客航海，横風飄至一島，有洞天見。金樓門牌上玉字曰：天仙院。一老人在門首，客作禮問曰：此何福地。老人曰：此洞天也，此處隔凡絶世，人惟吕洞賓時來此游戲。其人問姓氏，曰：吾即唐裴休也。客曰：有缺文到廬山。尋問前事彼處，人俱説近有一道人，見酒肆家剖活魚作鱠，道人不忍，遂化其人放生。主家不從，曰：吾令此魚活耳。鱠者不信，道人以藥一粒，捺入魚腹中，隨手跳躍。衆人大驚，遂放之江，其魚圍圍洋洋，悠然而去。道人隨不見，惟以沙灘上書回客二字。海客記前日在海洞時，與放魚日同，本人遂捨家入道。

詩彖：海客飄舟至洞天，必然夙世有仙緣。回聞魚死復開悟，何若洞天便拜仙。

警提刑第七十七化

帝君遊江夏，詭爲吕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爲人言禍福事，其驗如神。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是日提刑點獄喻某行部至鄂首，覓吕公已不見，得其平日所與往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答曰：无有。喻勵以聲色，將罪之，岑答如故。喻命搜其家，得所遺岑長歌一首《論丹訣事》，喻省之曰：此吕先生也，元圭者，析先生二字耳。惡人者，謂喻迫之云。

詩彖：來往楊家勸誘人，就中欲警喻提刑。偶知喻老心多詐，拂袖歸歟往玉京。

度姚道真第七十八化

合州姚道真，少爲長年三老，操舟三峽。帝君使負藥笈，往來荆襄凡周歲。俄洞賓遊洞庭，坐水面招道真，道真股慄莫前，帝以杖挾之，曰：分未應仙耶。既時舉藥十二丸大如粟，曰：歲星周則餌一丸，服畢不死，自此過龍則復，慎勿適清河。由是不食或寢旬日乃寤。炎天擁重裘，盛冬裸冰上。後至通川，有地名龍復鎮，遂居之。崇寧四年，郡人何適病狂，力致道真。適所居有水名清河，道真忘帝君言，不覺三涉之。適往迎致，儀仗頗侈。太守史某見之，以爲妖械，道真與適下獄，道真曰：吾忘真人言，宜抵此尚何悔焉。面覆于地，七日尸解。

詩彖：侍師復復整三周，磨鍊塵凡尚未休。一死頓忘前一步，仙師必引赴瀛洲。

題詩天慶第七十九化

帝君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鄰郡醮席，獨一小童在。帝君求筆欲書，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污壁。乃曰：但煩貯火殿爐，欲禮三清。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瓜皮畫壁曰：石池清水是吾心，浸彼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内，清閑塵累七絃琴。末題云：回後養書。壁絶高，非手所能及。衆歎異，始悟回爲吕，而後養者先生反對也。

詩彖：寂朗虚空即道心，无情日月自升沉。清堂誰是知音者，空鼓无絃一操琴。

度張珍奴第八十化

吴興妓張珍奴，性淡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脱去甚切。宣和中有一士人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幾月餘，終不及亂。張訝而問之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少留一宿，罄枕席之娱，豈下妾猥陋，不足奉君子耶。士人曰：不然，人之相得，但貴心相知耳，何必是哉。他日酒半，問珍奴曰：汝平日更何所爲。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每夕告，祈願了此債耳。士人曰：然

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何暇及此，且何從得師乎。士人曰：吾爲汝師可乎。曰：果爾則幸矣。即起整衣，炷香拜之。既去，浹旬不至。張方獨處，偶自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説些兒箇，及至如今，悶損我。援筆未置間，士人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張匿之，士人曰：示我何妨。乃示之，士人續其後，曰：别无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省氣力，思量我。張珍奴大喜，再拜敬謝。自是神氣豁然，若有開悟。亦密有所傳，張不以告人，然未知其誰何也。累月告别，張設宴餞之，臨岐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開封，乃《步蟾宫》樂章一首，曰：坎離坤兑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黄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錮，辯甲庚要降龍虎。待他人問汝甚人傳，但説道先生姓吕。張遂齋戒，謝賓朋，繪像事之，修其訣，逾年尸解而去。

詞彖和曰：陽復乾，純陰姤午象帝先。是吾元祖一氣，氤氲降甘雨。恍然大浮，黎土无極極。中誠密錮，玉龍蟠幽囚金虎。主人輕鼓没絃琴，全不屬宫商律吕。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

❶原文空缺。

❷『闔』字，原文不清，疑是。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彖

度劉高尚第八十一化

劉高尚，天資純厚，性賦温良。不喜貴榮，頓抛富産。捐情割愛，泯識超凡。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棄儒從道，遁跡林泉。逍遥方外，先遇一仙人，謂曰：辟内錠鉸，碎甕復完，喻修真亦如此。後遇帝君，語契遂問曰：道心惟微，可得見乎。答曰：非耳目所及，惟精神默會。問允執厥中何謂中，答：七情未發處，六慾不生時，是甚麽。又問云：何體式。帝君默然，端視於空中畫一字。高尚拜云：萬理歸元，一性太虚，弟子已无疑矣。帝君曰：慧命真空，子知之乎。高尚再拜請教，帝君密授口訣而往。後於渤海縣安定鎮築室居園二十餘年，修證圓成，道化大行。徽宗三詔，方至闕庭，惟以清静自然，无爲輔化之旨奏之。上問修鍊金

丹之妙，答曰：陛下萬機，此方外事不勞聖問。上默然喜敬，敕賜微妙處士號。後遊羅浮山建立道場，又於秀州隱真道院顯化，皆有碑記。作《還元篇》于世，常教門人曰：神凝炁聚，炁息丹成。心无妄念，意不外馳。死心搦地，不必外求。三處神化。

詩彖：碎甕錠鉸喻漏，可修微中頓悟。七情元由无疑，性了慧命未周，得師密授快樂，天游中原圜隱。遊戲羅浮秀州，堂內副墨同儔。百千億妙道化，皇州三詔諫帝。清淨嘉猷功成，行滿一劍瀛洲。

宮中勦祟第八十二化

政和中，宮禁有祟白晝現形，盜金寶姦妃嬪，獨有上所居无患。自林靈素王文卿諸侍宸等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九天。晝寢，見東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執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敕來治祟。良久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之再四，復問張飛何在，羽曰：飛乃臣累劫弟兄，今已爲陛下生于相州岳家，他日輔佐中興，飛將有功焉。上問師何姓名，曰：姓陽，四月十四日生。陛下性尚奇怪，多心不正，致使邪犯宮庭。當正心清靜，治化天下，免將來奸盜侵亂。帝不省，遂隱去，意其爲洞賓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道神化之號。仍塑像于景靈宮，歲時奉祠焉。

詩彖：天子天元炁純，純誠貴執中。誠中不欺昧，上下悉和通。奸佞潛蹤迹，陰邪絕影踪。忠良全正化，妖怪沒神通。清靜陰陽泰，和平人物豐。兵戈咸偃息，天下樂仁風。

遊戲羅浮第八十三化

帝君遊羅浮朱明觀，至小院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院。童揖帝君，先生少坐此，遂竊道士酒以獻。帝君滿飲，使童子盡其餘，童子不飲。童所患左目內障，帝君以所餘酒噀其目，忽開明，若素无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水于壁，山下作池三口。謂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高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道士歸，見所畫山透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嵓字，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五歲而終。

詩彖：信步恍然遊海岳，翻身忽爾到羅浮。豁開道眼除昏暗，山水隱名歸太虛。

長沙警僧第八十四化

帝君遊長沙，托爲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筭，而錢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罐，不滿。有僧推車錢，戲曰：汝能容之否。道人曰：唯。乃令推車入罐，嚘嚘然有聲，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

身固非汝身，則亦何足戀。曷不從吾游，騎鯨騰汗漫。僧益驚疑，欲死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若。取片紙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道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然。僧擊碎罐，上有片紙，題一詩曰：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俟若，欠錢之念已償，求道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已，遂不及矣。

詩彖：萬法總非真，一身皆是幻。功名似水泡，世事猶雲變。金玉豈常存，簪纓非久戀。凡僧尚愛財，苦海增瀰漫。幻物迷且貪，真宗昧不悟。不知明性天，只會用心路。

警婁道明第八十五化

梓潼婁道明，家富而善素女術。常蓄少女，選十分美麗豐肥无瘢痕者，常不減十人之數。然好周急濟貧，多有陰騭。神清體健，面若桃花。或經月不食，年九十七，止如五十許。人尤好誇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爲真神仙也。一日帝君詭爲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帝君以兩足於甎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寸。婁始異之，延置座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女歌《游仙歌》，命之酒，帝君口占《望江南》詞酧之曰：瑶池上，瑞霧藹群仙，素練金童鏘鳳版，青衣女子嘯鸞笙。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自紙尾倒書，徹鬢邊无白髮，駛馬去難尋。後題：吕洞賓來四字。筆勢遒勁，光彩殊常，觀者雲集。或取刀削之，已深透木背，墨跡轉鮮。時士人關雲祥者見之，即會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後其家油如銀者，數斗而卒。口口相傳之説，與夫石上兩方竅，皆吕字之寓也。

青城鶴會第八十六化

詞彖：婁公秉烈壯實，賦性慈仁。惜乎心術不正，如言送酒送果遺書，皆著邪魔境。然多有陰德，故祖師警救之。哀哉道明不明，清高士志，道體真仙，養浩虚中吹玉笛，凝神真樂吸瓊笙。清浄瑩心，天離慾海，放倒我人山。玄素採陰魔畜道，婁公邪術執為玄，休效損丹田。

度曹三香第八十七化

安豐縣娼曹三香，染惡疾。爲邸舍往來客，帝君詭爲寒士托宿。僕以其藍縷拒之，三香曰：吾既立此門戶，垢淨何擇焉。遂延入，殊禮待之。居无何，曹疾作，神吟良苦。帝君以筋鍼其股，曰：回心回心。時門外一皂角樹久槁死，帝君投以藥，翌日樹即再生，枝葉蕃茂。曹始悟真爲神仙，而兩回心者吕也。即毀眼去粉黛，棄家遠遊，仍爲吕真人祠奉祀焉。紹興末，曹忽還鄉，顔狀秀異，人无識者。奈自言本末，復去不知所終。

詩彖：人人皆可證為仙，纔肯回心者。帝君詭姓氏寓焉，自贊其能異衆。

寶輪現像第八十八化

紹興中，縣官胡真喜道術。建大齋于京城寶籙宫，方士大集，用技能取藥少許置諸掌，吹數過，俄紅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兩字。衆大愕覓之不見矣。

詩彖：天道能然匪技能，纔云法術便有緣。為感三香善陰德，淤泥一舉上青天。

藥救傅道人第八十九化

江陵傅道人性純善，平日敬事洞賓像甚切。乾道中正旦，獨坐鋪中，俄一客方巾布袍入，共語良久，起曰：吾有百錢，能隨我酒肆中飲一杯乎。傅從之，自是旬日，一來或留飲，或與之飲。時目昏多淚，客教服生熟地黄，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末之鍊蜜爲丸，空心米湯，服五十丸。傅如法服之，夜能視物。後忽見一真像，與客貌類，所遇洞賓像云。

詩彖：共飲時來已見心，豁開道性便圓明。傅公想你福緣淺，且救昏蒙肉眼睛。

長溪覓齋第九十化

福州長溪縣，老媪開飯肆，常齋僧道過往者。乾道中，有道人來化齋，老媪喜迎。待問姓名，不答。食畢，以火柴頭書壁，作吕洞賓來四字，光艷奇偉。自此，飯店中人食衆。太守聞之，騎馬往觀，則字已銷没，无復餘迹。太守自歎而回，信神筆也。

詩彖：閑戲長溪化一齋，飯婆善待問元來。壁書直指人明道，太守不知空自歎。

警捕趙兵馬第九十一化

潭州兵馬都監趙不問，淳熙九年四月十四日作鶴會。一道人不知所從來，攝衣齋所，不與人揖，徑入堂房内不見。但於几上得一幅紙，書絶句云：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風光小洞天。一劍當空又飛去，洞庭驚起老龍

眠。末書云：谷客書。

詩彖：各職慈仁結道緣，仙真感得降人天。攝衣不揖真消息，悟得身眠神不眠。

邵州索飲第九十二化

邵州城外有老媪開酒肆，每早晨供吕真人酒三杯，至誠切切。一日有吕道人索飲，偶无酒，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于門外一紫石，及銅錢二文，忽然隱去。徐視之，則字迹與錢，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老媪年九十坐化，後人因其居建康仙堂云。

詩彖：清晨酌酒供真仙，酒禮雖輕意不輕。二十二文俄透石，化人心善樂長生。

救劉氏病第九十三化

越州貧民劉氏，一病跛鼈于行，幾二十年。每日炷香，禱天乞已此疾，虔誠備至。一日有道人，手携鐵瓢謁劉曰：子疾易愈，可隨我行。劉隨之二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石。試掘之，果得石，大如彈丸，五色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細末以木瓜皮煎湯，服盡。即愈，可來城東駐雲庵東廊第三間左壁再相會云。劉如其言，服盡果然輕便，若素无疾者。即往庵中左右壁，尋之无人，但有洞賓像携鐵瓢。

詩彖：身貧病楚正心堅，誠禱高穹二十年。假像寓言慈憫救，脱然病愈步輕便。

覺章太守第九十四化

潭州益陽縣楚興寺東有來真堂，乾道中帝君曾遊，題詩壁間，有布袍拂出，秋九月有章騆敬愛不已。淳熙中，章騆守岳陽，命工整治洞賓塑像。夜洞賓稱謝，且請曰：子藏《五金丹三成法》書有年，可傳揚後世，俾衆見之大道，不爲一人私也。既覺遂綉梓于郡齋，廣其傳焉。其三成法書自序曰：昔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虚，心游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憚於驅馳。切問近思，終始不生於懈怠。陰陽升降，取法於二儀。性命根基，歸元於一炁。无形无相，來時只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重臺畔，十二樓前，玉女收成金童採得黄芽。十二斤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内鍊陽，自别九州之炁。三花和會，化火光直上昏衢。千日功成，驂鸞鶴元遊海島。天機深遠，不敢輕言。道要玄微，難於直述。今以平日見功之法，尊師已驗之符，集成口訣一十八道，密示後學。凡金丹小成七訣：天童不老一，聚火煮海二，匹配陰陽三，聚火還元四，散火鍊形五，龍虎金丹六，周天火候七。金丹中成六訣：河車肘後一，肘後飛金精二，玉液還丹三，玉液鍊形四，金液還丹五，金液鍊形六。金丹大成五訣：集神朝元一，鍊炁成形二，體同太虚三，出有入無四，形神超

脫五。其書合三千言，每訣四句，每句四字。以明白之言，發杳冥元精先天至神。以此推之，與傳道集靈寶畢法相去遠矣。

詩彖：頓漸三成非易難，高明虛己返心觀。靈泉化質丹臺瑩，慧火鍊形慾海乾。息念凝神全法像，鍊精化炁駐童顏。形神俱妙超生滅，游泳先天不等閑。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彖

度開先僧第九十五化

廬山開先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入定坐，見一道人來謁，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了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貪嗔癡婬殺，爲甚方其坐時，自謂无此心矣。及其遇境遇物不能自克。則此四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因與珍歷僧堂，見一僧方睡酣，謂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赤蛇，長五寸餘。緣床左足至地，過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乃出軒外，渡小溝，繞花臺，若駐翫狀。復渡，道人以一桶水傾漫小溝，以溢而退。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刃插地迎之，蛇見畏縮，尋側徑至床右足，循僧頂門而入。僧睡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渡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渡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遂回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與珍大笑而去，謂彼足爲門，以涕唾溺爲供醞，以溝爲江，以花木爲美女，以刃爲賊人，其夢寐幻妄如此。珍曰：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毒多嗔，薰染變色，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生于蛇中矣，可不懼哉。吾吕公也，見子精忱可以學道，故來教子。僧遂禮敬求點化，後隨之而往，而莫知所終。

詩彖：珍僧德行異常人，我祖垂慈救出塵。道種昏蒙因愛慾，佛心迷昧為貪嗔。四端泯絶明元主，一性圓純見本真。警策睡僧方了悟，同師天外樂長春。

遊沈家園第九十六化

湖州沈惟心，慈善多陰德，其家園最勝。慶元中，有一客青布袍巾，徑入

游翫，形狀頗異。守園者急白主人，尋伺已不復見，但於後亭壁上見一詩章曰：萬里來遊蜀道長，杖藜閑翫百花莊。誰家鷄犬千家市，中有神仙一島藏。乳燕鳴鳩春自在，落花飛絮水微茫。主人了却明寧事，向此重開緑野堂。末云：向道人作。或謂向者，回字之轉，必洞賓也。

詩彖：誠信壺中日月長，水山景物隱仙莊。比如世上險中顯，好向雲根深處藏。厚實和同方士樂，虚華糕點俗夫茫。沈園秀麗皆凡景，何若京山白玉堂。

度楊太明第九十七化

南康楊太明，事親孝，親喪已廬墓三年，然後歸。方廬時，七月七日，帝君來謁曰：子八月有厄，服吾藥則无恙。腰間出一小壺，取藥投太明，吞之，已而揣摘上布袍，曰：能與我乎。太明唯唯，帝君納諸壺中，太明滋惑，帝君笑曰：吾何是哉，姑試子耳。復探諸壺還之。俄取杯水投之藥，以手撓之，頃之藥聚如彈丸，光彩奪目，謂太明曰：願餌之乎。太明答曰：稍遲。帝君即自餌之，徐曰：擬議即非也，子居此良苦，亦思所以給朝夕否，吾有以遺子。乃取土一塊，噓之成紫金。太明謂以利餂我，却不受。帝君蹴金成石。太明曰：諸公皆有詩遺我，道人能之乎。帝君應聲援禿筆，拂地三四，濡杯水大書其壁曰：楊君真確士，孝行洞穹壤。皇天憐其難，七夕遺追往。逡巡藥頑石，遺子另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知强。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紀，青雲看反掌。末書回客贈，即辭去。其字初若暗昧不可識，已而色渥如赭，入壁數分。至子年正月，真人來與之偕往焉。

詩彖：明通道一源，迷昧中霄壤。天地惟降升，烏兔自來往，清虚世鮮明，富貴人争享。仙祖苦提撕，太明誠勉强。心空性眼明，息炁神清爽。不悟若隔山，了明如視掌。

度喬二郎第九十八化

京師喬公二郎，家富豪好禮，英勇撝謙，和順同人，仁慈利物。施棺木埋葬孤貧，設粥飲接濟餓殍。常齋道敬真仙，是以得感祖師會遇。自相見以來，求錢物以濟人，或索酒飲至大醉，蹴金成石。太明曰：諸公皆有詩遺我，道人能之乎。帝君應聲援禿筆，並无慳吝。時以狂放語言逆觸，如此往來一年有餘，喬公並不動心。故祖師力救入道修真，臨辭贈遺追往。逡巡藥頑石，遺子另饋享。與君相見皇都裏，陶陶動醉中往往愛藏真，亦不爲名並爲利。勸君休戀浮華榮，直須奔走烟霞程。烟霞欲去如何去，先須肘後飛金晶。金晶飛到上宫裏，上宫下當時玉露涓涓生，奔到元從此夫妻相際會，歡娱踴躍情无外。水火都來兩半間，卦復翻一浮一沉陽鍊陰，陰盡方到底根元是何物，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急下手，莫逐烏飛兼兔走。如何修鍊作真人，塵世浮

生終不久。人道長生那得來，自古至今有有有。

象和：超出乾坤奚表裏，醺醺默默常如醉。和光混世了神功，弘道度人多美利。寵辱不驚誰顯榮，逍遥遊戲恣鵬程。萬緣洒落清冰室，一點圓明瑩水晶。靜鼓瑶琴清浩烹，閑携玉麈震希聲。樞機圓活風雲會，撥轉玄關无極外。清肅玄風萬籟澄，冲融元烹陽和泰。離内陰，坎離既濟密幽深。霎時妙合中宫混，純一乾陽體健金。擊碎虚空不用手，没脚童兒善飛走。金童罔象撥玄珠，慧命壽同天地久。有人或問此天機，向道真元中妙有。

正君心非第九十九化

徽宗政和二年駕幸寶籙宮，設供齋畢，上問道衆：能有異術否，能化汞爲銀否。衆无答，最下有一道人越次而出：化汞爲銀，猶有所因不足論，貧道專以土爲之。上駭異，即命爲之。遂以泥和，作銀錠入爐，用火煅之，須臾霞光四出，遂成真銀。道人曰：尚欠光澤，容貧道歸邸取藥。既去，久不至。上令近侍催促宣召，已不知所向。上命開爐，取出得花銀一錠，上有絶句詩一首，若模鑄成。其詩曰：世上紛紛鍊汞銀，大都宜假不宜真。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吕洞賓。上及官道衆駭愕，懊恨不識真仙。次日，上命再設齋醮謝。

詩象：吁嗟嗜利問燒銀，邪見昏心喪本真。深警太平無宰相，蒙塵宜住作朝賓。

度黄先生一百化

帝君遊梧桐山，見黄一中棄儒入道，篤志皈真，建庵接待四方雲遊道友，數年未嘗少怠。一日帝君求掛搭，黄見非常，每日敬待之。帝君亦逆意試其心，黄愈加誠謹，始得受密印。黄自此大洞徹明，臨别告求法語，于是贈一長篇：吾有玄中極玄語，周遊八極无處吐。雲軿飄從到定陽，一見君子在玄浦。知君本是孤雲客，擬話希夷生恍惚。无爲大道本根源，要君親見求真物。其中有一分三五，本自无名號丹母。寒泉歷歷烹綿綿，上透崑崙還紫府。浮沉升降入中宫，四象五行齊見土。驅青龍，擒白虎，起祥雲，下甘露。鉛凝真汞結丹砂，一派火輪真爲主。既修真，須堅確，能轉乾坤泛海獄。運行天地莫能知，變化鬼神應不覺。千朝鍊就紫金身，乃致全真歸返朴。黄秀才，黄秀才，既修真，須早早，人間萬事何時了，貪名貪利愛金多，爲他財色身衰老。我今勸子心悲切，君自思兮生猛裂。莫教大限到身來，又是隨流入生滅。末書云：昌虚中留此片言，用表其意，他日相逢，必與汝訣。莫退初心，善養善養。後三年，黄偕隱去。

詩和象：假象强名留妙語，慈雲法雨如龍吐。道風鼓舞肅靈臺，寶鑑圓明輝藥浦。昌字虚中字谷客，無方神化恍兮惚。教人養性了真心，

直指虛空忘幻物。精神魂魄意為五，五者為子中為母。虛中五炁朝一靈，一靈密混潛玄府。性天朗朗即浮黎，靈地肅清真淨土。雲從龍，風從虎，誠感合兮全體露。竪指舒拳是識神，揚眉瞬目非真主。造玄門，志誠確，我祖九年潛華嶽。心无妄偽乃全真，性不偏邪惟正覺。一念虛寂復本然，機心泯没全純朴。樂象先，須趁早，事休休，心了了。紫金闕内禮三清，白玉堂中侍九老。超萬法，離一切，慧劍光寒心决烈。神凝空碧樂无生，性體玉虛常不滅。

度王祖師一百一化

《重陽帝君本傳》，王其姓，初名中孚，字允卿，咸陽大魏村人。母懷二十四月餘，生而聰敏。及長，儀觀魁偉，廣顙巨目，髯鬚長美。志操清高，不拘小節，文武皆備。天春初，試武略，中舉，易名世雄，字得威。好布施，利物濟人，多有陰德。嘗歎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吾年已過，猶碌碌世間，不亦愚乎。一日師飲于甘河鎮酒肆中，忽有二人形質面貌一般，各披氈衫而坐笑視。師驚異之，二仙遂去，師亦隨其後。至止處，便作禮懇告求點化，二人徐言：此子可教。遂以性點省，師頓然開悟。二仙再囑云：此心明性著之妙，吾年已過，猶塵累冰釋，業緣鎔化，吾以汝師分付，師即海蟾，更名嘉，字智明。自此狂縱，人以爲害風目之師，受之亦自以爲名。詳二仙，即兩口吕仙也。

祕授重陽第一百二化

重陽帝君自廿河鎮得點化之後，徉狂自樂，不以萬事干心，遂斷緣釋累，去俗離塵一年有餘。忽有二仙，青巾布袍，各懸二袋，倒插一扇。師瞥見，認是前披氈衫先生，便拜呼師父，相邀入酒館中。酒闌，請問姓名，俱不答。後辭去，指海蟾劉仙翁，此汝師也。重陽敬禮，遂傳密印真空慧命之旨，及授祕訣五篇，囑曰：汝熟了焚之，吾乃正陽師父之弟子純陽子是也。遂拄杖與海蟾，乘風而登雲漢矣。

警鍾仲山第一百三化

長沙鍾仲山，嘉定己巳自金陵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津晡時，俄睹一舟過焉。舟中一黄襖翁，風貌奇庞，凝然佇立，熟視仲山良久。仲山窺其篷中无他物，惟船頭有黑瓶罐十枚，篷前兩青衣童子，參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既而僅行二丈許即回棹，而黄襖翁已復端坐篷後矣。二舟相幫行約一二里，再熟視仲山良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謂爲巨商，不與之語，至是恍然驚訝，知其爲異人也。翌日往吕仙亭禮拜真像，果儼然衣黄衣，亦有兩童衣青衣侍側，其貌皆與昨日所見者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神仙，感歎无已。周星作水調歌頭詞，有更南津港再遇吕翁船之句。次年下世，仲山之孫景瞻嘗出其祖所繪黄襖翁真示人，誠以

清峻絶俗云。

遊寒山寺第一百四化

帝君遊寒山寺，在蘇州閶門外五里就歇。一夜風大作，本寺塔鈴玎璫聒耳，次日不止。早本寺長老待茶，問姓，曰：姓吕。坐間，因言一夜風吹鐸鈴聒惱人，長老戲曰：爾是吕先生，何不禁其鈴休響。帝君笑，遂吹炁禁之，隨果不響。僧驚訝仰觀，遂隱去。長老方省真吕先生也。後僧取下舊鈴換上新鈴，至今亦不響。

儀真繪像第一百五化

真州天慶觀先知觀，常奉純陽真君。一日發心糅塑供養，胎骨木植，及泥作下，匠者失期不至。忽一秀才投宿，知觀正怒，秀才問其事，勸曰：小生善塑，休動心，來日小生結緣塑了。知觀喜待，至夜已醉安歇。至來日，方丈請早齋，覓之已去。知觀正嗟歎，兩三道衆來言，昨夜廊下祠堂内，誰塑一吕真人像。知觀驚觀之，果然其像，清奇神彩，收一足端坐。衆皆喜慶，謝齋謝之。凡有祈禱，无不感應。後三遭回禄，其像獨存。見碑記事實于觀。

度關真人第一百六化

四明關真人，本貧家女，自幼有出塵志。年十六，父母將許嫁，關不悦，走入深山不歸。飢甚，拾橡栗而食。忽有一老翁，鬚眉垂地，眼碧有光，指關腹一畫曰：吾已與汝斬赤龍矣，自是可入道。關拜問道，翁密授玄旨，關謝曰：然則殽糧之累不息，道奚可代。老翁曰：此易耳。袖中出一橡子，大如彈丸，光彩絢爛，曰：食此，即不飢。關食之，移時方盡，俄不見。既歸，即不喜烟火，食惟啖果飲水，无復天癸，動履若神，父母不復强之嫁。淳祐中召至闕庭，謝后愛之，度爲道士，錫號真人。當奉敕代太后降香至天師龍虎山壇所，一羽流見之，謂人曰：肌膚纖麗，眉目如刻畫，宛然天女，神炁澹然，清雅非凡。關作《女仙傳》七卷，自言遇老翁即洞賓真仙云。

丹度莫敵第一百七化

楊州老兵官莫敵，自解名籍。家居奉道多化人，積善消愆，常齋道友濟貧苦。一日有道人遇之，問曰：汝所學，何道耶。莫曰：吾平生懺悔，殺人罪耳，安敢望道耶。吾束髮從軍，大小百戰，殺千百人，今年七十三矣。老來頗以爲恨，時見冤魂。道人曰：死生一揆，罪福本空。心以爲罪，則罪狀自見。心以爲無罪，則惡相皆無。冤家形影，皆自心生，非實有也。古人爲太善大惡，極處一念，迴機其力甚大。乃引莫臨水次，果見百餘人，血身淋漓來莫左右，莫驚泣哀求。道人一喝，其冤魂皆散去。遂以丹三粒與之，曰：服三粒則成天仙，二粒則成地仙，一粒則爲地下主者。莫置丹掌上，一粒升空，一粒墜地，一粒則服之。道人曰：分

止此耳。莫拜問姓名，乃以指畫空，作吕字，遽别去。莫自是絶烟火食，知人休咎。年百三歲，端坐而逝焉。

度張和尚第一百八化

衡山僧智玄，張其姓也。一日遊衡山紫蓋峰修真院，遇帝君共語，機鋒敏絶契合。帝君曰：華嚴經釋迦佛與多寶佛入塔融會，紫金榻上不分左右，説何事。僧无答，遂作禮問，答曰：此佛祖正法，眼藏真相，空實教外，心傳之妙。二佛融會，性命雙融也。不分左右，體一太虚也。汝執一邊，以見性，爲能了，何其偏乎。僧再拜，求點化。遂授密旨，僧曰：不遇真師，幾乎誤此生。帝君點化首遂贈詩云：得道純陽亡百秋，五湖四海任風流。此身已出三千界，一日須遊數十州。醉倒清風明月夜，踏翻紅蓼白蘋洲。禪門衲子休相笑，我在華嚴最上頭。僧謝，出門乘雲而去。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

（王書獻點校）

031 呂祖志

經名：呂祖志。六卷。編撰人不詳。底本出處：《萬歷續道藏》，參校本：《道藏輯要》本。

呂祖志目録

圖像三
事蹟志
真人本傳
附雲房十試真人
真人十問雲房
真人自記
真人度盧生枕中記
神通變化二十二條
更名顯化一十六條
晋謁儒門八條
經遊寺觀十條
市廛混跡八條
庵堂赴會七條
丹藥濟人七條
因緣會遇四條
藝文志
五言古風一篇
七言古風二篇
五言絶句四首
五言律詩一十八首
七言絶句四十二首
七言律詩六十首
七言律詩六十一首
雜著十條
歌九篇
漁父詞一十八首
夢江南詞一十一首
沁園春四首
雜曲九首

圖像三❶



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四月十五日降生



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二月十八日上昇

四月十四日降生

五月二十日上昇

除是自家親的子
純陽呂祖本來面目
誰人敢向裏頭行



❶『圖像三』三字原缺，據目録補。

呂祖志卷一

事績志

真人本傳

呂嵒，字洞賓，一名嵓客，一云初紹先，唐河中府永樂縣人。一云蒲坂，一云河東。曾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終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一云年五十始知道，六十四卦已盡乃始母就縡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飛下，竟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風，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層稜，鳳眼朝鬢，頸修顴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面色黄白，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筋頭般大，如功曹使者狀，兩足下紋隱起如龜。少聰敏，日記萬言，矢口成文。既長，身五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黄白襴衫，繫大皂絛，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於廬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一云開成時年六十四歲。一云年五十始知道，六十四卦已盡乃始於乾，此純陽之應。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携紫笻，腰掛大瓢。書三絶白於壁，一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三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間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壯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鍾離其姓，權其名，雲房其字。洞賓再拜延坐，異人曰：可吟一絶，予欲觀之。洞

賓筆不停綴，書二十八字，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異人見詩，喜曰：予所居在終南鶴嶺，可從予此行否。洞賓因隨雲房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遑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苑祕閣郎曹從橐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後升。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没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事真大夢也。洞賓感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願求度世術。雲房詭曰：子骨節未完，志行未足。若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怏怏自失，棄官歸隱。見後。一日忽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了，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有未完，吾今授子黃白秘方，可以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吾來度子。洞賓一人，甚於人之求吾也。吾十度試子皆送以詩曰：得道來來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蓋慮雲房之不返也。雲房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因與洞賓叙其得道來歷，曾遇苦竹真君，謂吾曰：汝此去遊人間，若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遊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又曰：君能從我遊乎。洞賓因隨之至鶴嶺，見一小洞，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雲房執洞賓手偕行，纔數步恍如騎快馬歷山川，俄頃已至洞南門下，前有二虎踞守，雲房叱之，虎翩然別去，洞賓快快自失，棄官歸隱。一日忽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謂洞賓曰：塵心難滅，仙才難值。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手持蠶紙金書曰：群仙已集蓬萊上宮，要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真人神遊記事。雲房將去，洞賓曰：得道來來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蓋慮雲房之不返也。雲房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因與洞賓叙其得道來歷，曾遇苦竹真君，謂吾曰：汝此去遊人間，若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遊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又曰：君能從我遊乎。洞賓因隨之至鶴嶺，見一小洞，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雲房執洞賓手偕行，纔數步恍如騎快馬歷山川，俄頃已至洞南門下，前有二虎踞守，雲房叱之，虎翩然別去，洞賓快快自失，棄官歸隱。一日忽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謂洞賓曰：塵心難滅，仙才難值。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手持蠶紙金書曰：群仙已集蓬萊上宮，要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真人神遊記事。雲房將去，洞賓送以詩

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洞賓自是凡十問脩真之説見後，雲房悉傳以上真玄訣，盡豁塵濁。俄有叩户者，乃清溪鄭思遠與太華施真人由東南而來，緩步凌虚，體凝金碧，相揖共坐，曰：契闊來久，適尹思逸煉丹所，遂造仙扉。施真人曰：此一侍者，何也。師曰：本朝吕海州讓之子，少習儒墨，失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洞賓乃拜二僊，鄭尹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脱塵網，可示一詩。授洞賓金管霞牋，靈膠犀硯，洞賓立獻詩曰：萬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覺飛輕。抛家别國雲山外，煉魄全魂日月精。比見至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真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三僊相視，嘆其才清句麗。時春禽嚶嚶，師謂洞賓曰：可於洞口題。曰：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岳雲歸。又謂洞賓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此功行，以陞仙階，汝恐不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湖中石壁草書一十六字相見，取筆於洞口題曰：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魂神，三尸神須打撒，進退天機明六賊。知混合上昇。擲筆告洞賓曰：世間游之三要萬神歸，來駕火龍離九闕。九道至成真日，三界四府朝元節。氣行，當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相際會。時雲房又以靈寶畢法授洞賓。始翱翔兮神恒燕，蓬萊便是吾家宅。群仙會飲天樂喧，雙童引入昇玄客。道心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親洒血。逢上部元始金誥，中部曰元皇玉籙，下部曰太上真元義，凡數千卷。雲房撮其要爲畢法，分十二科及六義。蓋明陰人兮莫亂説，遇友兮不須訣。莫怪頻發此言辭，輕慢必有陰司折。執手相别意如何，今日爲君重作歌。説盡千般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麽。子後分明説與汝，保惜吾言上大羅。鍾吕授寶符云：上帝詔鍾離權爲九天金闕選仙使。謂洞賓曰：吾即昇天，汝好住世間，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嗤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上昇未晚也。於是翔鸞彩鳳，金幢玉節，仙吹嘹喨，鍾離先生與捧詔二仙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又得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一斷煩惱，二斷色慾，三斷貪嗔。嘗有

詩曰：昔年曾遇火龍君，一劍相傳伴此身。天地山河從結沫，星辰日月任停輪。須知本性綿多劫，空向人間歷萬春。昨夜鍾離傳一語，六天宮殿欲成塵。洞賓初遊江淮，試靈劍遂斬長蛟之害。隱顯變化不一，迨今四百餘年。其對雲房發大誓願，至今浮沉濁世，行化度人。洞賓今雖在世，然已出離世間矣。洞賓曰：世人兢欲見吾，既見吾而不能行吾言，雖日夕與吾同處，何益哉。人若能忠于國，孝友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濟物，以陰隲格，天人愛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與吾同，雖不見吾，猶見吾也。蓋人之性，念于善，則屬陽，明其性，入于輕清，此天堂之路。念于惡，則屬陰，濁其性，入于粗重，此地獄之階。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自化成耳。宋藝祖建隆初，洞賓自後苑出，對上稱朱陵上帝，以火德王天下，留語移時，語秘不傳。上解赭袍玉帶賜之，俄不見。上命繪像于太清樓，道録陳景元傳其像於世。政和中宮禁有祟，白晝現形，盜金寶，姦妃嬪，獨上所居無患。自林靈素、王文卿諸侍宸等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一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良久一金甲丈大捉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復問張飛何在。羽曰：飛乃臣累劫兄弟，今已爲陛下生于相州岳家，他日輔佐中興，飛將有功焉。上問：卿姓名。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録之，召侍宸言之，意其爲洞賓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通真人之號，蓋自此始。其詞曰：朕嘉與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隱，具載册書，而況默應禱祈，宜示恩寵。呂真人匿景藏文，遠邇游方，逮建福庭，適有寓舍。歎茲符契，錫以號名。神明儼然，尚垂昭鑒，可封妙通真人。塑像於景靈宮，歲時奉祀焉。

雲房十試洞賓

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悼怛，但備葬具，既而死者皆起無恙。

第二試，洞賓鬻貨于市，義定其直，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併直之半。皆不取，委貨而去。

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忽丐者倚門求施，洞賓與以錢物，而丐者索不已，且出惡言嫚罵，抽刃相向。洞賓再三禮謝，披襟受刃，丐者笑而去。

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虎追逐漸逼。洞賓推羊下峻阪，而獨以身當之，虎即釋去。

第五試，洞賓獨居山中草舍讀書，一日危坐，忽見一女，年可十七八，容華絶世，光艷照人，粧飾靚麗，自言歸寇母家，至此迷路，日云暮矣，足弱倦行，借此少憩。言訖，顰眉嬌咤，弱不自勝。既而窈窕萬態，調戲百端，迨夜逼同寢，而洞賓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辭去。

第六試，洞賓一日出郊暨歸，則家

資已爲劫盜席捲，殆無以供朝夕。洞賓無慍色，躬耕自給，忽於鋤下見金數十餅，速揜之，一無所取。

第七試，洞賓見有貨銅器者，市之以歸，則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

第八試，有風狂道士坊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旬日不售。洞賓謂此必有意，因買藥歸，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吾將行矣。既而服之無恙。

第九試，洞賓因春潦汎溢，衆方病涉，獨棹一小舟至中流，風濤掀舞，而洞賓端坐不動，任生任死，竟亦無虞。

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神無數，有見擊者，有欲殺者，洞賓一切不問。復有夜叉數十械一死囚，血肉淋瀝，哭泣號叫，言汝宿世殺我，今急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其又奚辭。遽索刀繩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乃是雲房撫掌大笑而下。

洞賓十問雲房

第一問天地，曰：乾三索，而天交于地，乃生三陽。坤三索，而地交于天，乃生三陰。陽中藏陰，乃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陰中藏陽，乃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交合得道，自然長久。

第二問日月，曰：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極陽純，月華瑩淨。修煉到此，積氣成神。

第三問四時五行，曰：一心自有五行，一日自有四時。大抵陰陽相推而已，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盡而皆陽。

第四問水火龍虎，曰：身中有君火、臣火、民火。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真水生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可留。留之不可住，腎水也。水中有氣，名曰真火，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以絶腎之餘陰，而氣過肝時，即爲純陽。藏真一之水，恍惚名真龍，以火尅金，心液盛而肺液生，以絶心之餘陽，而液到肺時即爲純陰。藏正陽之氣，杳冥名真虎。氣中取水，水中取氣，得黍大，歸於黄庭，此大丹也。

第五問鉛汞，曰：鉛性沉重而喜墜，此腎水以潤下而易漏。汞性輕飛而喜升，此心火以炎上而易散。以鉛制汞，以沉重而鎮輕飛，内丹結矣。

第六問抽添，曰：冬至後，陽升于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爲厥陰，少陽添而爲陽明，厥陰抽而爲少陰，陽明添而爲太陽。夏至後，陰降于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爲陽明，少陰添而爲厥陰，陽明抽而爲少陽，厥陰添而爲太陰。又如日月，月受日魂，日受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華已滿，光照下土，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上弦而變月望也。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定，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下弦而變晦朔也。日月往復而變九六，此抽添之象也。

第七問河車，曰：人身陽少陰多，無非是水。故有取於河車之誼，河車起於北方正水中，而非若旁門搬運力也。

第八問內觀坐忘之妙，曰：龍虎交媾，陰陽配匹，九皇真人引一朱衣童子下降，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女子上升，相見黃屋之前。有一黃衣老嫗接引，如夫婦之合，盡時歡洽。女復下降，男復上升，如夫婦之離。既畢產一物，大如彈丸，色同朱橘，拋入黃屋，以金氣盛留。

第九問如此修行，有魔難否。因子知十魔九難乎。衣食逼迫一難也，恩愛牽纏二難也，利名縈絆三難也，患橫生四難也，盲師約束五難也，歲月蹉差別六難也，志意懈怠七難也，陀八難也，時世亂離九難也。一六賊魔，二富貴魔，三六情魔，四恩愛魔，五患難魔，六神佛爲害是聖賢魔，七刀兵魔，八女樂魔，九女色魔，十貨利魔。

第十問有何證驗，曰：始也，淫邪盡絕，外行兼修，採藥之際，金晶充滿，陰魄銷融。次心經湧溢，口出甘液。次陰陽擊搏，腹鳴如雷。次魂魄未定，夢寐驚恐。次或生微疾，不療自愈。次丹田夜暖，形容盡清。次若抱嬰兒，而上歸金闕。次雷鳴一聲，關節通，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瘢痕銷滅。次涕淚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綵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遥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

真人自記

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瘢痕銷滅。次涕淚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綵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遥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

真人自記

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瘢痕銷滅。次涕淚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綵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遥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

真人自記

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瘢痕銷滅。次涕淚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綵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遥自

次若抱嬰兒，而上歸金闕。次雷鳴一聲，關節通，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瘢痕銷滅。次涕淚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綵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遥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

真人自記

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瘢痕銷滅。次涕淚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綵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遥自

次若抱嬰兒，而上歸金闕。次雷鳴一聲，關節通，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內觀明朗。次雙睛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香。次目視萬里。次瘢痕銷滅。次涕淚汗皆絕。次三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俱空。次魂魄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噓呵可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卧。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外神來朝，功圓行滿，膺籙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綵雲繚繞，瑞氣繽紛，天花亂墜，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遥自然。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

真人自記

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

真人度盧生枕中記

開成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名英。衣

短褐，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旅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長嘆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瘁，談諧方適，而嘆其困者，何也。生曰：吾苟此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荅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於學，富於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猷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之如志。其枕青瓷，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產質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興同州遷陝郊，生性好上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戒狄，恢弘土宇，會吐蕃悉採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㚟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册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童，群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羅者皆死，獨生省定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僔，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僔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衮。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好伏樂，後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園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宫叙。過蒙殊獎，特被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沉頓，待時益盡。顧無試效，上荅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蕃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攖疾疹，日謂痊平。

豈斯沉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自瘳。是夕薨。

盧生欠身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憮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期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寵辱之道，窮通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呂祖志卷之一

呂祖志卷二

事績志

神通變化二十二條

武昌市桃

洞賓遊武昌，詭爲道人。生惡瘡，露腹潰爛，卧於黄鵠山下口，稱摩我肚，摩我肚。人見臭穢，率不敢近。初不知摩我度你，爲隱語也。次日又詭容變少。衆始神之，争以求梳。洞賓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洞賓與媪不見。

羅浮畫山

洞賓遊羅浮朱明觀，至小庵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坐此乎。遂竊道士酒以獻，洞賓滿飲，使小童盡其餘。童不屑，童素患左目内障，洞賓以所餘酒噀其目，忽然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于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當享萬壽。叩户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吕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武昌鬻梳

洞賓遊武昌天心橋，詭姓名，鬻敝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傴僂，禿髮如雪。洞賓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吾寧價貨敝穢物，豈無意。而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乃以梳爲媪理髮，隨梳隨長，鬢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之，争以求梳。洞賓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洞賓與媪不見。

畫山

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坐此乎。遂竊道士酒以獻，洞賓滿飲，使小童盡其餘。童不屑，童素患左目内障，洞賓以所餘酒噀其目，忽然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于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當享萬壽。且與客劇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户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吕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武昌鬻梳

洞賓遊武昌天心橋，詭姓名，鬻敝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傴僂，禿髮如雪。洞賓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吾寧價貨敝穢物，豈無意。而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乃以梳爲媪理髮，隨梳隨長，鬢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之，争以求梳。洞賓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洞賓與媪不見。

羅浮畫山

洞賓遊羅浮朱明觀，至小庵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坐此乎。遂竊道士酒以獻，洞賓滿飲，使小童盡其餘。童不屑，童素患左目内障，洞賓以所餘酒噀其目，忽然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于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當享萬壽。且與客劇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户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吕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畫山，徹壁内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嵒字，非吕先生乎。後童果百五歲而終。

廬山淬劍

洞賓遊江州廬山真寂觀，臨砌淬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洞賓曰：且劇飲，無相窮詰。既醉，以筯頭書劍詩一首于壁曰：欲整鋒鋩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嗥。手中氣槩冰三尺，石王精神蛇一條。姦血默隨流水盡，凶豪今逐漬痕消。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題畢，初見若無字，而墨迹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劍詩，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无形，法劍則以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但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劍殺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爲母，氣爲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去其氣，而人將自没。或假於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吕嵒也。言訖，因擲劍于空中，隨之而去。

廣陵散錢

洞賓常遊廣陵市，以十千錢散之坊陌。暨翼日晚視之，十千拾者無遺。止遺其三，一落泥中，一落草中，一落井中磚石縫，去井口三寸許。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争取之。復嘆世人財利之心如此也。

捚土爲香

宋朝張天覺爲相，日有繿縷一道人及門求施。公不知禮敬，戲問道人有何仙術。答以能捚土爲香，公請試爲之。須臾香煙罷，道人不見，但留詩於案上云：捚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吕洞賓。

水化成酒

馬善，東都人。熙寧初，舉進士不第學道。一日與一侯道人行汴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體秀骨異，目如明水，面無塵土。馬召啜茶，且飲食之。侯性素嗔吒之，羽士曰：吾有不死法。侯詰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侯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璧。羽士曰：子所爲皆非正法。侯曰：子何能。曰：吾能壯吾氣，清吾神。侯曰：何謂壯吾氣。羽士曰：但試觀之。乃吐氣射酒肆，去燭數十丈，而燭立滅。復吐氣吹侯面，若驚風大發，凛凛不可支，二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功即勤苦修煉，行即濟人利物。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非功行乎。羽士曰：子殺物以救人命，是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疾自佳。語及曙，羽士别去，曰：吾將返湘水之濱矣。與子酌别于柳陰下，以百金令侯市酒，適無酒，羽士以瓶一隻，命侯取汴水一瓶，以藥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人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來走天下，即是姓兼名。既别，二人思之，乃吕洞賓也。

墨化成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始延方士。洞賓鶉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曰：汝何能。答曰：能墨。試令爲之，即掘地坎搜焉。韓不悅，洞賓和揉坎中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也。上有呂字，破之徹肌理，韓追悔無已。

紙中方竅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瘰癧，幾妥頓。泣別親舊曰：吾死矣，夫閨閣中一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無托，奈何。語未竟，俄有道人扣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掐其中爲二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燒一幅灰之，調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道人不復見矣。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石上方竅

梓潼婁道明，家富。善玄素術，常蓄少女十人。纔有孕，即遣去，復置新者，常不減十人之數。晝夜迭御無休息，而神清體健，面若桃紅。或經日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許人。尤好誇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玄女送酒，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爲真仙也。一日洞賓詭爲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洞賓以兩足踏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寸。婁始驚異，延置坐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女歌游仙詞，命之酬。洞賓口占《望江南》詞之曰：瑤池上，瑞霧藹群仙，素練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嘯鸞笙。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化而爲此，公亦願學否。婁問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華席。腰間❶出一軸畫掛于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下，如人累累列於前。鼻上各有一教黃玉如幢幡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花貌、嚴態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珮，轉動珊然。黍大，而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煙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化而爲此，公亦願學否。陳

往謁之，翟館于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挈翟游江之滸，嚙筆管爲二片，浮於波上。洞賓履其一，引筆師效之。翟師怖不敢前，洞賓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爲異人也。旬浹復來，自挈飲食食翟，皆臭腐也。翟不取錢，悉以畚中荳與之。像有喜色，揜鼻謝弗食，洞賓太息曰：若不能惡以紅藥一粒授焉，使吞服，即覺恍惚如食，吾以肉醬兩瓿遺君。遂去不復見。醉。還家索紙筆作文章，詞翰皆美，至開視醬瓿，皆麩金也。兩瓿者，非兩大于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不茹烟火食，甕之類乎。唯飲酒，啖棗，如是歲餘。聞市曹決死

鱠魚再活

洞賓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鱠，曰：吾令此魚再活。鱠者不信，洞賓以藥一粒納魚腹中，良久跳躑如生。鱠者驚，試放於江，圉圉洋洋，悠然而逝。覓洞賓不見。

寶輪現相

紹興中，一縣官喜道術。建大齋寶籙宮，方士大集，角技能。洞賓詭姓氏寓焉，自贊其能異衆。取藥少許，實諸掌，吹數過，俄紅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二字。衆大愕，覓之不見矣。

小兒化鶴

常州天慶觀真仙堂，塑洞賓像，有小兒賣荳，日過其前，見其儀狀，敬仰之，每盤旋不忍去。一日瞻視嘆息間，像忽微動，引手招之，持一錢買荳，兒已，錢隨而墜下。至三日，所得十餘千，明日不復有矣。

餅店洗木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什。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一店，祈願解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泥卧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飼之餅不納。先是風折大木，居民解爲二凳，正臨門側，以待過客。店去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忽起，縛茅爲篙，蘸水洗木，搰搰踰兩時，又卧其上。及門即返，餅終日不得賣。客亦捨去，泥塑呂先生像。買歸供事之，香火甚肅。小兒年十歲許，亦每日敬拜。嘗牧牛山坡，見白衣道人過前，亟從牛背躍下，挽其袍呼爲呂先生，道人曰：汝安得以此見稱，且何爲識我。兒云：你便是我家供養的面目衣裳一般，只是身體長大不同耳。道人笑將一錢實兒手，戒之曰：汝要買物喫時，但用此，儘取儘有，惟不得向人説。兒喜歸家，密白其父，開手示之，纔用一錢畢，又有一錢在手。經月餘，父忽起無厭之心，施行畚於傍，命兒伸手拂之不已，錢隨而墜下。至三日，所得十餘

其洗木，時云一清癯道人也。

華亭附舟

紹興二十八年，華亭客商販蘆蓆萬領往臨安，巍然滿船。晚出西栅，一道人呼于岸，欲附載，商曰：船已塞滿，全無宿卧處，我自露立，豈能容爾。道人曰：與汝千錢，但輟一席地足矣。商曰：遇雨奈何。道人曰：更與百錢，買蘆蓆一領，遇雨自覆。商利其錢，使登舟，坐於蓆上，僅容膝。不見其飲食便溺，在途亦無雨。辭去，曰：謝汝載我，使汝多得二十千相報。商殊不曉，適是年郊祀，大禮青城，用蘆蓆甚廣。臨安府懼乏，凡販此物至者，每領增價錢二文，盡買之。遂贏二萬，搬却既畢，最下一領有墨書六大字，曰：吕洞賓曾附舟。字畫遒勁，好事者争來觀視，知爲仙翁。明日商入城，過衆安橋，逢此道人賣薑于市，揖之曰：你原來是吕先生，想能化黄金可多與我。道人笑曰：爲我守薑，今還店取金來疾守。至暮不復來，乃畫輦薑歸商庸人也。不復懊恨，聞者爲之太。

醉繪仙像

峽州遠安民篤言仙佛，嘗作吕翁純陽會，道流盛集。齋罷，一老兵從外來，着青袍，躡麻鞋，挑兩箬籠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去。其家尚有餘饌即與之，又求酒舁以小樽，一吸而盡，至于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君家貴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何齋會，告以故，曰：倘吕真人自來，亦識之乎。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笑曰：我却是他狀貌，結束，全與此别。與我絹五尺，當爲汝寫一本。主人喜甚，即取付客，接絹不施粉墨，但手中披莎，俄而大吐，以絹拭之。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奈何，傍觀皆唾罵引去。良久，納絹于空鉼，揖而去。一童探鉼中，出絹展視，仙像已成。衣履穿結，與客無異。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遇，表飾懸奉之。時淳熙七年，新昌鄒兼善主簿傳其事。

杜家園會飲

紹興十六年，王寅祖爲湖北提刑司指使，僦舍于張四官人店。武陵杜昌言家有小圃，雜花正開，以三月六日邀王張并外兩三客聚飲。半酣各摘荼蘼插巾三，俄一道人着青衣道服，披簑背笠，袖中各有物，揖衆曰：諸君高會，能容我預席乎。杜延之坐，酌酒巨盃，一飲而盡。大嚼肉胾，不留遺餘，放箸微笑，精神可掬。請借酒爲諸人壽，杜令少待，道人曰：吾亦有酒在此，便當奉償。仍付以一觴，聽其滿勸，坐客不敢辭，獨謂王曰：君氣宇軒昂，有學道之質，但恨世事未除耳，且飲我酒。即探袖取一錫鉼，度可容二升，遍斟客。酒原未嘗煖而熱，味亦清醇。杜異之，視鉼内尚有盞許。道人曰：能再飲一盃乎。曰：正欲之。杜又不曾見吕翁，云云何也。復笑曰：諸君欲見之乎。遂解背上箬笠擲起，騰身丈餘，跨一白鶴而去，錫鉼亦亡

矣。

踐錢入石

宋景泰間，邵武軍衙前殷姓者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以三錢施之，未曾少倦。一日有道人持椶扇乞錢，適逢殷以他事，遷怒形於面色，連以三錢擲椶扇中，隨墮於地。道人以足踐之，不顧而去。殷乃自拾其錢，則已固結磚上不能動矣。觀者駭異，道人杳然不見。殷以鋤穵出磚，見磚背有詩曰：平生大願度三千，直到於今不得圓。特持此來應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

更名顯化一十六條

吕元圭

洞賓遊江夏，詭爲吕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爲人言禍福事，甚驗。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是夕，提點刑獄喻陟行部至鄂，首覓吕已不見，得其平日所與往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無有。喻厲以聲色，將笞之，岑答如故。喻命搜其家，得所遺卷長歌一首，論内丹事。喻省之曰：此吕先生也。元圭者，折先生二字。其惡人者，謂喻迫之云。

思屯乾道人

金陵萬鎡老人，號與石。性醇慕道，以召箕自給，每召，即吕祖至。一日忽夢吕祖與説八卦，又夢言某日客來，有手書可求之。至期，果客至，求得其書，乃卜事，爲卜者十餘年。隆慶庚午得末疾，以帛絡臂左，手執杖而行。十一月二十一日早輿過普德寺，下輿見一道人，呼鎡爲老兒。鎡應曰：我不幸得偏枯疾，乃如此。道人厲聲曰；何謂偏枯，偏枯樹，榮悴相半，必屬之火，人豈如是。耶問疾始于何時，曰：今七月二十一日。曰：此密雲不雨之象也。鎡聞其言，乃曰：善藥乎。曰：不。善炙乎，曰不。曰：然則何以度日。曰：乞於市。鎡見繫一瓢，曰：乞用瓢乎。曰：然。鎡問道人希姓，曰：乾。又問：號。曰：思屯。曰何謂屯，思之何也。曰：屯於義爲難，思屯，嘗以難自思也。我六歲隨師，故不知色，若酒與財氣，則尚有之，但能自遣，不似汝致跌爾。又問荅良久，爲説屯義，乃曰：今汝以肝氣致疾，即屯也。因呼老兒可往橋上行，鎡不覺扶杖行，出寺東門。又呼老兒再往前一行，鎡辭不能。道人若略以手强拽者，遂自橋及兩花之巖倚樹而坐。以手捫鎡腰腎曰：痠乎。曰：不。又捫至膝曰：痠矣。又見手懸帛，將手向衣内上下捫者三，曰：幸瘦可愈。又曰：爾五臟皆火，不必藥，惟武夷茶能解，以東南枝生者佳，烹以澗泉，葉竪立投以井泉即横。鎡感其意，乃問所寓，曰：清元觀，可問思屯乾道人。因别去，鎡歸，其疾頓釋，步履如初。及人毛儔驚問其故，曰：公遇仙矣，思者絲也，加屯純也，乾陽也，所遇乃吕祖。因至清元觀訪之，止塑像在焉。

回道士

滕宗諒子京謫守巴陵，洞賓詭爲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談論俊辯。子京異之，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人，來到宜陽城。别我遊何處，秋空一劍

橫。洞賓大笑，俄不見。子京使人繪其像，置于岳陽樓。

回道人

江州太平宮道士十徐輩集于庫堂，有客自稱回道人，掉臂徑入，傲睨四座。衆恕相謂曰：妄人紛紛多，竊此名以自衒，特可紹俗耳，吾曹何取焉。皆去弗顧，唯胡用宗揖入，坐小軒，雍容款接，奇其風骨，待遇加敬。既而索酒飲，徐顧左右，覓刀刮土瀝酒漱液，就掌摶和，吹噓成墨，錠，擲之案上，鏗然有聲。語胡曰：善藏之餌，此亦能去病。取視，香氣四發，郁然襲人，殆非蘭麝可比。復邀胡登樓飲酒，辭以日暮，笑而去。明日胡趍郡，未旦抵成門，逢其自城中出笑而顧旋。聞閽吏言，半夜時回道人已在此候門矣。胡益異之，歸驗所假，刀半已化金色，稍服所遺之墨，累年後貌不少改，而酒量日增。異日道人又至，敝衫破帽，蔴鞋草帶，自挑二壺胡，問壺胡所有，傾視之，皆藥銀也。始悟爲真呂翁，拜以師禮，虔扣長生之術。有更似南津港，再遇呂公船之句。其孫嘗出其祖所繪黃襖翁像，誠清峻絶俗云。

回道人

洞賓遊長沙，詭爲回道人。持小磨。洞賓稱回處士道上，言有能以錢瓦罐乞錢，得錢無筭，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題詩曰：手内青蛇凌白日，洞滿吾罐者，當授以道。寺，扉上題詩曰：手内青蛇凌白日，洞竟不滿。有僧驅一車錢戲曰：汰罐能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容之否。道人唯唯，及推車入罐，戛戛是塵中磨鏡人。視鏡上藥已飛去，一有聲，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點光明如玉。

回山人

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遇湖州東林沈山，自稱回山人。用石榴樹皮寫絶句於壁，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身固非我有，財亦何足戀。金散盡爲收書。

回後養

洞賓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鄰郡醮席，獨一小童在。洞賓求筆欲書壁，童辭以觀堂新修，師戒毋污壁。乃曰：但煩貯火殿爐，欲禮三清。既人，曰：吾俟君久矣，以車還之，錢皆在。曰：我呂公也，始謂汝可教，今惜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瓜畫壁書曰：錢之念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不及石池清水是吾心，剛被桃花影倒沉。

一到邦山宮闕内，銷閑澄慮七絃琴。
末題云：回後養。書壁絶高，非手所
能及，衆嘆異，始悟回爲吕，後養者，先
生反對。

谷客

元豐中，東京有道人稱谷客。與
布衣滕忠同飲酒，將起以藥一丸遺滕，
滕素有風癖，服之即愈，遂别，又二年
於楊州開明橋東遇谷客，坐水次招滕，
滕取路跨橋而往，至則無所睹。始悟
其爲洞賓也，怏怏未幾卒矣。前吞軸題
詩，後潭州寓會，俱稱谷客

守谷客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旅寓邸，歌
沁園春樂章。洞賓適以補蹊隱市井
間，質其所歌，曰：何曲也。崔曰：東
都新聲也。曰：吾不解書，子爲書吾
詞。崔爲書其詞曰：七返還丹云云見第
八卷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長山口，
今爲守谷客。翌旦訪太守言之，此吕
洞賓也，亟令召之，叩其户，應聲漸遠
再呼不應，排户而入，閒無人矣。壁有
詩曰：腹内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
娱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却入白雲深
處行。崔與太守歎恨而已。

昌虚中

徽廟時，有一道人自稱昌虚中，往
來諸琳宫。動履怪異，飲酒無量，啖生
魚肉至數十斤，引冷水數十斛。天大
雨，雪平地七八尺餘，自埋入雪中，旬
日不出。雪霽復起，行於深潭水面，如
履平地。又善草書，作枯藤遊絲勢，一
舉垂數千，絡繹不斷。人争携楮以請
之，墨跡透壁，方知爲純陽祖師筆也，
嘉靖三十九年洪水泛濫，觀宇傾圮，而
詩壁挺然獨存，灰泥不剥。見者異之，
乃爲本地勢家强取，舁至半途過一嶺，
傾落石上，至今尚有灰跡墨痕存焉。

賓法師

青城山丈人觀黄若谷，風骨清峻，
接雲水士多年。
方罷，忽有一襤褸道人至，求齋。衆不
知恤，或加凌辱，道人題一詞曰：暫游
大庾，白鶴飛來誰共語。嶺畔人家，曾
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
流水處。花滿前蹊，藏盡神仙人不知。
末書云：無心昌老來五字，作三樣筆
勢，題畢，竟入雲堂良久不出。迹之已
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矣。始知昌
字無心，乃吕公也，衆共歎惋。
患無心
江西吉水縣大江之濱，有玄壇觀。
一日道侶皆下山齋事，止留小童在觀。
偶一道人青巾白袍，緩步入觀投宿。
小童以師不在拒辭不許，道人索筆題
詩壁上云：褰裳攬步尋真宿，清景一
宵吟不足。月在寒潭風在松，何必洞
天三十六。患無心書詩成擲筆而去。
次日師歸，小童備述道人求宿吟詩意。
道衆往觀，字勢飄逸不凡，向房内視
之，墨跡透壁，方知爲純陽祖師筆也，
嘉靖三十九年洪水泛濫，觀宇傾圮，而
詩壁挺然獨存，灰泥不剥。見者異之，
乃爲本地勢家强取，舁至半途過一嶺，
傾落石上，至今尚有灰跡墨痕存焉。

賓法師

青城山丈人觀黄若谷，風骨清峻，
接雲水士多年。
戒行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
治疾，良驗。而得人財帛，即以散施貧
乏。洞賓詭爲賓法師上謁，留月餘，所
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爲龍蛇雲霧，飛去
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矣。通人言語，足踏
治鬼，召將必現其形。通人言語，足踏
成雷，目瞬成電，呵氣成雲，噴唾成雨。

又善畫不用筆墨，但含墨水噴紙帛上，自然成山川花木宮室禽獸人物之狀，略加拂拭而已。每畫得錢即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飲素無量，每爲賓所困。一日若谷問曰：先生操行異常人，必自神仙中來，還可語吾道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奚能成道耶，更一生可也。若谷驚曰：賓公殆聖人矣。蓋其左足下有黑子作北斗七星狀，而缺其一，未嘗爲人所知故也。復問壽幾何，洞賓倒書九十四字于壁，作兩圓相圍之，即別去。始悟兩圓相乃吕字，而賓姓其字也。後若谷四十九歲卒，果符倒書之讖。

同客

熙寧中江南有李先生者，自號同客人。持莎苣輪竽，敲短板，唱漁家傲，又爲鳴榔之聲以參之。音清悲激，如在青霄。其詞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和雨玉龍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不受，與酒即不辭。後以甲辰二月終，瘞之無尸。始悟同客者，即吕洞賓也。

黄襖翁

長沙鍾將之仲山，嘉定己巳自金陵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津埔時，俄睹一舟過焉，舟中一黄襖翁風貌奇龐，凝然伫立，熟視仲山良久。仲山窺其蓬中無他物，惟船頭有黑瓶罐十枚，蓬前兩青衣童參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既而僅行二丈許即回楫，而黄襖翁已復端坐蓬後矣。再熟視仲山良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謂爲巨商不與之意，卒章曰：功成當在破瓜年。後張果參政，後十六歲卒。俗以破瓜爲，二八蓋其讖也。

謁武昌守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且往吕仙庵拜禮，真像果儼然，衣黄衣，亦有兩青童侍側。而其貌，則皆與昨日所見者惟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真仙，感歎無已，作水調歌頭詞，有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分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更似南津港再遇吕公船之句。次年下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世，其後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黄襖翁真像示人，誠爲清俊絶俗云。

晉謁儒門八條

謁丁晉公

丁晉公謂倅鄱陽，洞賓和一秀才往謁，曰：吾唐吕渭之孫也，經史百家，無不通究。因與晉公言君狀貌大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後晉公果大拜而竄海外，信似贊皇矣。

謁張參政

張公洎講《周易》，併言《孟子》存心養氣之旨。公洎在後文章日進，因索紙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卒章曰：功成當在破瓜年。後張果參政，後十六歲卒。俗以破瓜爲，二八蓋其讖也。

謁武昌守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且往吕仙庵拜禮，真像果儼然，衣黄衣，亦有兩青童侍側。而其貌，則皆與昨日所見者惟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真仙，感歎無已，作水調歌頭詞，有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分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更似南津港再遇吕公船之句。次年下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世，其後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黄襖翁真像示人，誠爲清俊絶俗云。

謁丁晉公

丁晉公謂倅鄱陽，洞賓和一秀才往謁，曰：吾唐吕渭之孫也，經史百家，無不通究。因與晉公言君狀貌大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後晉公果大拜而竄海外，信似贊皇矣。

謁張參政

張公洎講《周易》，併言《孟子》存心養氣之旨。公洎在後文章日進，因索紙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卒章曰：功成當在破瓜年。後張果參政，後十六歲卒。俗以破瓜爲，二八蓋其讖也。

謁武昌守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且往吕仙庵拜禮，真像果儼然，衣黄衣，亦有兩青童侍側。而其貌，則皆與昨日所見者惟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真仙，感歎無已，作水調歌頭詞，有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分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更似南津港再遇吕公船之句。次年下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世，其後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黄襖翁真像示人，誠爲清俊絶俗云。

晉謁儒門八條

謁丁晉公

丁晉公謂倅鄱陽，洞賓和一秀才往謁，曰：吾唐吕渭之孫也，經史百家，無不通究。因與晉公言君狀貌大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後晉公果大拜而竄海外，信似贊皇矣。

謁張參政

張公洎講《周易》，併言《孟子》存心養氣之旨。公洎在後文章日進，因索紙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卒章曰：功成當在破瓜年。後張果參政，後十六歲卒。俗以破瓜爲，二八蓋其讖也。

謁武昌守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且往吕仙庵拜禮，真像果儼然，衣黄衣，亦有兩青童侍側。而其貌，則皆與昨日所見者惟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真仙，感歎無已，作水調歌頭詞，有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分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更似南津港再遇吕公船之句。次年下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世，其後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黄襖翁真像示人，誠爲清俊絶俗云。

謁丁晉公

丁晉公謂倅鄱陽，洞賓和一秀才往謁，曰：吾唐吕渭之孫也，經史百家，無不通究。因與晉公言君狀貌大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後晉公果大拜而竄海外，信似贊皇矣。

謁張參政

張公洎講《周易》，併言《孟子》存心養氣之旨。公洎在後文章日進，因索紙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卒章曰：功成當在破瓜年。後張果參政，後十六歲卒。俗以破瓜爲，二八蓋其讖也。

謁武昌守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且往吕仙庵拜禮，真像果儼然，衣黄衣，亦有兩青童侍側。而其貌，則皆與昨日所見者惟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真仙，感歎無已，作水調歌頭詞，有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分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更似南津港再遇吕公船之句。次年下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世，其後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黄襖翁真像示人，誠爲清俊絶俗云。

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黄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裏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末書一吕字。

謁鍾弱翁

鍾傳弱翁帥平涼，洞賓幅巾衣白紵衣上謁，從牧童牽黄犢立庭下。弱翁異其氣局閑雅，指牧童曰：道人能詩，可賦此乎。曰：是兒自能之牧童。大書曰：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黄昏後，不脱蓑衣卧月明。既别，人皆見其擔二大甕，長歌出郭。或報弱翁曰：甕二口，此吕公也。亟追之，不復見矣。

謁石國監

石介守道爲國子監直講，一方士稱回叟上謁，袖出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紱銀章寵已優。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爲謀。石遜謝不悟其旨，延以酒食。日將夕，叟辭，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安可留也。既而期年，因賊孔直温謀逆，石嘗有書與之，坐貶卒。

謁王岳州

太常博士王綸守岳州，有道人上謁，貌清癯，短褐不掩骭，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世系不必問，所請教者奕碁耳。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日云暮，乃酌以酒，問何方人，回以詩曰：仙籍班班有姓名，蓬萊倦客吕先生，凡夫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綸驚訝間已失之矣，庭下煙雲滿然，移時不散。

謁石舍人

石舍人王休因避暑，有襤褸樵夫持斧而前，眉目秀整，議論清快。石問鄉里及世系，曰：老夫生于河南，移居於終南山，吕渭之裔也。所學者《莊子》、《老子》，此外無所爲。石曰：終南有佳處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所有惟白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款留二日，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别，曰：吾將往岳陽。以丹一粒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

巴陵犯節

洞賓行巴陵市，太守出，犯節，前驅執之。太守置諸獄，令書款，日迨晡，無一辭。吏逼之，洞賓曰：須我酒醒。吏曰：汝不憂罪，尚以酒爲解也。洞賓曰：醉來真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却駕白雲歸去休。太守驚曰：此吕翁也。夙興焚香謝過，一日於水盆中見焉。亟召畫史圖之，與滕子京本絶類也。

❶『間』原爲『問』，據《道藏輯要》本改。

呂祖志卷三

事蹟志

經遊寺觀十條

金鵝寺題詩

洞賓抵四明金鵝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曰：莫道寥寥，虛空也。遂佳其言，題詩于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虛空也不着。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闊千峰曉。

廬山寺見夢

廬山開元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定坐，見一道人來謁，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含嗔，淫殺爲甚。方其坐時，自謂無此心矣。乃其遇景遇物，不能自克，則此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乎。因與珍歷雲堂，見一僧酣睡，謂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蛇長三寸餘，緣床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及出軒外，度小溝，繞花臺，若駐翫狀，復欲度一小溝，以水溢而返。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刃插地迎之，蛇見畏縮，尋則往至床右足，循僧悅然曰：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人到此，贈我墨耳，初無金也。出墨示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褰裳度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欲度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與珍大笑，而謂珍曰：以床足爲門，以涕唾爲供，以溺爲醞，以溝爲江，以花木爲美女，以刃爲賊。人之夢寐，幻妄如此。珍曰：爲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毒多嗔，薰染變化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於蛇中矣，可不懼哉。吾呂公也，見子精忱，可以學道，故來教子。珍遂隨之而往，不知所終。

開元寺贈金

袁州開元寺，浴室有大井，泉水甘冽。洞賓愛之，留連旬日。因與一僧朴野待之盡敬，不知其爲洞賓也。臨行以墨兩笏贈僧，藏之篋笥不復省。一日李大臨轉漕江西行部至袁，尋僧問曰：呂先生嘗贈汝金乎。僧悅然曰：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人大臨，則墨即金矣。大臨摩娑駭異，欲以他金貿易之。僧弗受，但以一笏轉贈之，且問轉運使何自知此，李曰：昨過零睦見何仙姑，問呂公動履，何曰：近呂過此，自言久客宜春，與開元浴室僧相善，喜其有仙風道骨，以金遺之。吾聞此故來驗焉。旬日洞賓復來，問僧墨何在，僧具以告。洞賓笑曰：此女饒舌。遂與僧携手出門去，不知所之。

大雲寺會食

洞賓詭爲回處士游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

少麵耳。遂去，旬日携少許麵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僧請處士啜茗，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筋破，雲逐客瓢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迺書詩曰：玉蘂一鎗稱絶品，僧家造法極功夫。兔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嵓外，不肯移根入上都。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遂别去，後僧亦仙去。

山寺化艷婦

洞賓嘗游山寺，以劍化作一艷婦入寺。僧行縱觀，神馳志喪。過雲堂前，有一僧方趺坐，獨不顧。竟出門，似若不動心者。初以爲可教，既出門，則已候於無人之地，意欲要而挑之。女色蠱人，罪根難滅，此第一障道因緣也。

神光觀繪像

洞賓遊山陽神光觀，丐筆自繪己像於三清殿北墉。眉目修整，貌古怪，不類世所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相被髮，秉珪立。傍作一符，徑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如知吾下筆處，可與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往往良已。

或見神人儀觀甚偉，曰；吾神光符使也。訴暴露，以暮區之。

平都觀訪友

四川忠州屬有平都山，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二人求仙，同隱此。山之中有平都觀，有丹鼎亭，有下棋亭。吕祖曾兩訪之，其一詩云：孟蘭清曉過平都，天下名山所不如。兩口單行人不識，王陰空使馬蹄虚。其二詩云：一鳴白鳥出青城，再謁王陰二友人。口口惟思三島好，擡眸已過洞庭春。

太平觀題詩

江州太平觀道士有高志，洞賓訪之，贈詩曰：落魄薛高士，年高無白髭。雲中閑卧石，山裏冷尋碑。誇我飲大酒，嫌人説小詩。不知甚麽漢，一任輩流嗤。末小書云：回道人同三客，訪薛鍊師作。始知洞賓併寓其字。

天慶觀題詩

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甯道士，少年談老莊有奇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人至，即洞賓也。儀狀雄偉，往來彌月，因有老莊之要旨授道士，曰：吾觀禪學，皆出於老莊。縱千經萬卷，反覆議論，要自立箇門庭，源流授受，其實皆本於老莊之旨也。臨别，題二絶句於扉上，作大篆，體勢飛動，一曰：秋景董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二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黄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松影裏，悄無人跡户長扃。既去，人争刮以治疾良已。字入木寸餘，墨迹不滅。

單州天慶觀題詩

元豐中吕惠卿守單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書詩于紙，一曰：四海孤游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君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一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有兩口，多好歌笙不好拍。惠卿婿余中解之曰：後篇第一句賓字也，第二句石橋者洞也，第五句兩口者吕也，第四句者吟也。吟此詩，

者其洞賓乎。

市廛混迹八條

邵城酒肆

邵州城外有老媪開酒肆，一日有吕道人來索飲。偶無酒，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文。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于門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視，則字迹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後人因其居建集仙觀。

永康酒樓

永康軍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及暮，飲佳醞圮及石餘。衆怪，相聚以觀。倪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頹然醉倒。倪坐守之，曙皷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于壁曰：鯨吸鰲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復誰頹。醒時兩袂天風冷，一朵紅雲海上來。末書云：三山道人陽純作。以土一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朵紅雲而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陽純者，乃純陽也。

汴京茶肆

後周末汴京有石氏設茶肆，一女尚髫齔，令行茶。洞賓詭爲丐者，日往據上坐求茶，衣服襤褸，血肉垢污，殆不可近。女殊無厭惡意，益取上茗待之。父母怒笞女，女益待之，月餘無厭。洞賓謂女曰：汝能啜我所飲茗之餘乎。女以穢甚，不可下咽，覆之地。忽聞異香，亟舐之，神氣爽然。洞賓去，不復來。後有道人來。食畢，以火紫頭書壁，作吕洞賓來四字，光艷奇偉。太守聞之，騎往觀，則字已銷没，無復餘迹，信神筆也。

兗州妓館

兗州妓侯其姓者，爲邸以舍客。洞賓詭服求授館，蚤出暮歸，歸必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以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洞賓索飲不已，侯迫榻，洞賓以手拒之，侯亟去。洞賓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齁齁，至夜分，侯遲明，失洞賓所在。視其身，則手所拒處，吕字徹肌上。侯感悟曰：此吕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公其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裘尋洞賓，不知所終。

廣陵妓館

廣陵妓黄鶯，有姿色，豪客填門。有吕秀才托宿，黄以其襤褸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嫫母一日有道人來。食畢，以火紫頭書壁，作吕洞賓來四字，光艷奇偉。太守聞之，騎往觀，則字已銷没，無復餘迹，信神筆也。

兗州妓館

兗州妓侯其姓者，爲邸以舍客。洞賓詭服求授館，蚤出暮歸，歸必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以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洞賓索飲不已，侯迫榻，洞賓以手拒之，侯亟去。洞賓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齁齁，至夜分，侯遲明，失洞賓所在。視其身，則手所拒處，吕字徹肌上。侯感悟曰：此吕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公其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裘尋洞賓，不知所終。

廣陵妓館

廣陵妓黄鶯，有姿色，豪客填門。有吕秀才托宿，黄以其襤褸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嫫母一日有道人來。食畢，以火紫頭書壁，作吕洞賓來四字，光艷奇偉。他年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洞賓來四字，光艷奇偉。太守聞之，騎往觀，則字已銷没，無復餘迹，信神筆也。二鶴髮鷄皮媪，今日玉顔花貌人。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間防客折，落來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

東都妓館

東都妓楊柳，有姝色也。道人來

往其家，屢輸金帛，然終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迫之，道人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内交，聖胎已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内交之樂過於外交之樂遠矣。楊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蕭某與久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棲雲庵雲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則已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緑衣童子步虚聲。玉樓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鷄鳴。後庵遺火無孑遺，而題詩之壁歸然獨存，亦一異也。

平康妓館

平康妓館，一夜有男子過，被諸妓牽扯。男子連聲嗷叫殺人，夜巡捉數妓，並男子赴官。根虎妓説並不曾殺人，押下男子實供，因自稱爲吕仙，寫詩二首，其一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殺愚夫。雖然不取人頭落，暗裏能教骨髓枯。其二云：六幅紅裙卓地棚，就中險設陷人坑。遭陷，留得先生獨自醒。詩成，回顧不見，乃知是爲吕祖也。

庵堂赴會七條

徽宗齋會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癩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靈素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下，呼遣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字，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果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狩之難。

青城鶴會

紹興末，洞賓赴青城山鶴會，憩一賣餅果人家，人不之識也。頗異之，洞賓濃墨大書詩一章于門之大木上，拱一孕婦將産而來，即繪其像，乃一清癯道人，押下男子實供，真銅水換金。鬢邊無白髮，騃馬去難尋。蓋寓吕洞賓來詩成，回顧不見，只留嬰兒在地。群道人即扶女兒，乃一劍袋也，始知爲吕公以戲凡俗云。

白雲掛搭

吉州舊有白雲堂，在龍慶寺近。

嘗有道人在堂掛搭，喉下復有一口，以吹鐵笛。吹訖，復塞以紙。笠上題兩句，云：一聲吹動斜陽外，喚起江湖萬里心。小孩群尾其後，輒將銅錢撒地，使競取之。後題一詩於後堂云：牽牛與織女，依舊白蓮堂。遂去，皆莫曉其意。後郴州寇李元礪反，白雲堂閉門，不容掛搭，以防奸細。三年後復開，開之日，乃七夕後一日也。始悟其詩，及悟二口呂字也。

江州掛搭

江州瑞昌縣潘安撫道場，適有道人至，求掛搭。無包無傘，僅有一笠，襤褸村俗。直堂鄙之曰：你無傘無包，奈何掛搭。道人曰：既不許掛搭，及出，則覓一茶即去。直堂入令之坐，不知賓主道人反坐主席，直堂怒曰：禮，做甚道人。道人不揖而去，遺下一笠。直堂不能舉，遂會衆諷經謝罪，方舉其笠，地上有呂字，人病取土煎湯服之立愈。數年間，遂成一井，水泡上結成呂字，劃開復聚，至今尚存。

丹藥濟人十一條

文思院醫瘰

趙應道監文思院，日有親事官患瘰癧，度不可療。來辭院官，且謂其徒曰：吾旦夕死矣，老母無托，奈何。衆强慰勉之，或爲泣下。纔出外，即有道人隨之行，行未遠，語之曰：瘡易愈。令買紙二幅，以爪掐其中，爲二方竅，徑可三寸，許以授之，謂曰：俟夜燒一幅爲灰，調乳香湯塗傅，留其一劑，以濟後人。其人既歸，如言貼藥畢就枕。及寤，已覺瘡痕蕩盡，痂亦不見。徑走謁院官，談其異，衆悟曰：兩方竅，吕字也。得非以瀕死，念母一言起孝，故仙翁救之耶。

趙州醫跛

趙州貧民劉某，病跛二十年，每夕灶香禱天。一日有道人，手携鐵瓢，謂劉曰：可隨我行。劉隨之行二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石。試掘之，果得一石，大如彈丸，五彩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細末，以木瓜皮煎湯服。俟愈，可來城東駐雲堂東廊第三間左壁上再相會云。劉疾脱然，即往尋之，但見壁有洞賓像携瓢云。

江陵醫眼

江陵傅氏家貧，以鬻紙爲業。性喜雲水士，見必邀迎。隨其豐儉，款接里巷，呼爲傅道人。舍後小閣塑吕翁像，坐磐石上，旁置墨籃以泥竹片作，墨數笏。朝暮焚香敬事，拜畢，扃户去梯，雖妻子不許至。乾道元年正旦，獨坐鋪中，一客方巾布袍入，共語良久。起曰：吾適有百錢，能過酒肆飲否。傅從之，自是數日一來，或留飲，或與飯。傅目昏多淚，教取生熟地黄，切焙，取椒去，日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煉蜜爲丸，每五十丸，空腹鹽米湯飲下之。傅如方治藥一月，日明夜能視物。往還半歲，忽别去，三兩日外將往襄陽，能與我偕西乎。辭以累重不可出，客笑曰：吾知汝不肯去。取筆書利市和合四字付之，曰：貼于鋪壁，獲息當百倍。復拉請酒肆酌别，袖出紙包，有墨數片，曰：欲携去襄陽做人

事，暫寄君所，臨行來取之。酒罷，傅歸，寘墨架上。踰兩月，客不至，試啓視之，乃吕翁像，前竹皮所作者。探閣内籃中，無有矣。始悟客爲吕翁，深悔不遇。乃貼四字于壁，生意日豐。享壽八十九，耳聰目明，精力如少年云。

安豐醫娼

元佑末，安豐縣娼女三香得惡疾，拯療不痊，貧甚，爲客邸以自給。會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見其襤褸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焉。便延入，少頃，士聞呻痛聲甚苦，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口，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皂莢樹甚大，久枯死。士以藥粒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爲吕。遂棄家尋師，邑人于其地建吕真人祠，顔貌韶秀。紹興十四年三香忽還鄉，顔夫子澤爲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翼大夫子澤爲郡守，召問之，不肯深言，後不知所之。

岳陽貨藥

洞賓遊岳陽，詭名貨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騰空而立。衆方駭慕，欲買其藥，洞賓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而已，方知遇吕先生。

孝感救母

桐廬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成都持丹

成都藥市，日有道人垢面鶉衣，手持丹一粒，大呼干市，曰：我，吕洞賓也，有能再拜我者，以丹餌之。衆以爲狂，相聚笑隨之，道人往還數四，竟無拜之者。道人往坐五顯廟前大池上，兒童争以瓦礫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亦命也。吕乃自餌金丹，俄五色雲周身，有頃不見，衆共悔恨。

覺能得丹

黄覺能有詩名，一日送客東都門外，旅次見一羽士，因携酒餚，呼羽士共享之。畢，羽士舉盃，撚水書吕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明年果調官江南，復見洞賓。與以大錢七，其次十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遍療及百人，滿果不驗矣。姥拆囊，已不見藥，但有書：吕洞賓三字而已，方知遇吕先生。

絳紗裹藥

東京一歲民大病瘧，有老姥家鬻茶，子孫皆病。一日有道人來，姥善待之，以子孫病爲請，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起待之，道人以絳紗裹藥，至七十三歲，藥亦垂

竭，卒於東京。

德成得丹

李德成，能醫。盛寒時，遇一貧窘道士，衣單衣，無寒色。與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取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乃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酒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語李曰：此小術耳，吾呂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絶曰：九重天子聚中貴，五箏諸侯門外尊。争似布衣狂醉客，不教性命屬乾坤。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享高壽。即別去。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

建祠傳方

孫應期別墅左有隙地一塊，四圍環把水，木清奇默，意欲造純陽一室。未幾，有一襤褸道人至，揖伽跌上坐，袖中出故紙藥方書二册，指示孫云，公可常服此古方六味補陰丸，甚好，又授以叅同悟真口訣。自云周姓，野仙天長人。留飲，醉歸，過山而去，再顧不知所之，孫乃搆室塑像以祀云。藥方録後：

固本補陰丸

生地黄姜汁炒　熟地黄酒浸焙
天門冬去心　麥門冬去心各二兩
人參一兩　杏仁三錢俱磨爲膏汁

以上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鹽白湯，或酒送下。如服煎劑，合六味，等分撮之。久服，功效甚速，甚驗。

因緣會過四條

茅山度老兵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修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王亦顔同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遇道人，白苧衫，青布巾，修眉美髯，風骨清俊。鄭王相謂曰：豈非吕仙翁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謾問客曰：能。可飲幾何，曰：無筭。乃令侍史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一杯，復一杯不已。鄭曰：先生如有藥，求數粒。曰：有。即引手擦左腋下垢汗，撚成青粒與之，曰：只可嗅，不得喫。王亦求之，復擦右腋下汗，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閣，一漕老兵卧簷間，日晏未醒，漕因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入，猶未覺。使人喚之起，問曰：汝覺四體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耳。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悔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何仙遇道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俄失伴，獨行迷歸。路見東峰下一人，修髯、紺目、冠高冠、衣六銖衣，即洞賓也。仙姑始僕僕亟拜之，洞賓出一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居地中也。仙姑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饑無漏洞，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市中，有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於瓢中信手探取與之，觀其緣分也。如是數日，他藥

萬粒探取八丁，而此丹入手即墜。因歎世間仙骨難值如此。

跛仙遇道

長沙劉跛仙，遇洞賓於君山，得靈龜吞吐之法。功成歸隱岳麓，自號瀟湘子。常侍洞賓往來抱黃洞，賓數遊城下，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愛洞真墟。後有鄭思者，遇跛仙于清泰門外，相與俱仙云。

道友講經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性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洞賓詭爲傭者，爲治圃歲餘，所作工役力過常人。陳愛之，然止以傭者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天發殺機、天地返覆，未曉殺機之旨。洞賓從旁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無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駡曰：汝非傭者邪，誰教汝爲此言。既而詰之，則復繆愆其辭，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實通曉也。居無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午時復來也。既去寂然，陳有鄉人客于巴陵，遇之曰：爲我寄語陳公，我呂洞賓也。始意公可授道，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呂仙亭竹林中不見。明年端午日午時，陳公暴卒。

呂祖志卷之三

呂祖志卷四

藝文志

五言古風一篇

又記

數載樂幽幽，欲逃寒暑逼。不求名與利，猶恐身心役。苦志慕黃庭，慇勤求道跡。陰功暗心修，善行長日積。世路果逢師，時人皆不識。我師機行密，懷量性孤僻。解把五行移，能將四象易。傳余造化門，始悟希夷則。服取兩般真，從頭路端的。烹煎日月壺，不離乾坤側。至道眼前觀，得之元咫尺。真空空不空，真色色非色。推倒玉葫蘆，迸出黃金液。緊把赤龍頭，猛將驪珠吸。吞歸臟腑中，奪得神仙力。抄號一黍珠，延年千萬億。同途聽我吟，與道相親益，未曉真黃芽，徒勞遊紫陌。把住赤烏魂，突出銀蟾魄。未省此中玄，常流容易測。三天應有路，九地終無厄。守道且藏愚，忘機要混

迹。群生莫相❶輕，已是蓬萊客。

七言古風二篇

贈劉方處士

六國愁看沉與浮，携琴長嘯出神州。擬向煙霞煮白石，偶來城市見丹丘。受得金華出世術，期於紫府駕雲遊。年來摘得黃巖翠，琪樹參差連地肺。露飄香隴玉苗滋，月上碧峰舟鶴唳。洞天消息春正深，仙路往還俗難繼。忽因乘興下白雲，與君邂逅於塵世。塵世相逢開口希，共論太古同流志。浮世短景倏成空，石火電光看即逝。瑶琴寶瑟與君彈，瓊漿玉液勸我醉。醉中亦話興亡事，云道□無珪組累。韶年淑質曾非固，花面玉顔還作土。芳樽但繼曉復昏，樂事不窮今與古。何如識箇玄玄道，道在杳冥須細考。壺中一粒化奇物，物外千年功力奧。但能制得水中華，水火翻成金丹竈。丹就人間不久居，自有碧霄元命誥。玄洲暘谷悉可居，地壽天齡永相保。鸞車鶴駕逐雲飛，迢迢瑶池應易到。耳聞爭戰還傾覆，眼見妍華成枯槁。唐家舊國盡荒蕪，漢室諸陵空白草。蜉蝣世界實足悲，槿花性命莫遲遲。珠璣溢屋非爲福，羅綺滿箱徒自危。志士戒貪昔所重，達人忘欲寧自期。劉方劉方審聽我，流光迅速如飛過。陰婬果決用心除，尸鬼因循爲汝禍。八瓊秘訣君自識，莫待鉛空車又破。破車壞鉛須震驚，直遇伯陽應不可。悠悠憂家復憂國，耗盡三田元宅火。咫尺玄關若要開，憑君自解黃金鎖。

贈喬二郎

與君相見皇都裏，陶陶動便經年。醉。醉中往往愛藏真，亦不爲他名與利。勸君休戀浮華榮，直須奔走煙霞程。煙霞欲去如何去，金晶飛到上宮裏，上宮下宮通光明。當時玉录涓涓止。奔歸元海如雷聲。縱此夫妻相際會，歡娛一作始終踴躍情無外。水火都來兩平間，掛候翻成地天泰。一浮一沉陽煉陰，陰盡方知此理深。到底根元是何物，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急下手，莫逐烏飛兼兔走。何如修煉作真人，塵世浮生終不久。大道長生没得來，自古至今有有有。

五言絶句四首

賜齊州李希遇

少飲欺心酒，休貪不義財。福因慈善得，禍向巧姦來。

題紫極宮

宮門一閑入，臨水憑欄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

贈沈處士貞吉二首

洞庭秋，湖波弄明月。

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獨鶴忽不見，閒雲自來去。

五言律詩一十八首

登錦帳，玉女下香階。處嘯天魂住，龍吟地魄來。有人明此道，立便返嬰孩。

妮女住南方，身邊産太陽。蟾宮烹玉液，坎户煉瓊漿。過去神仙餌，今來到我嘗。一杯延萬紀，物外任翱翔。

頓悟黃芽理，陰陽稟自然。乾坤爐裏煉，日月鼎中煎。木産長生汞，金

生續命鉛。世人明此道，立便返童顏。

宇宙産黄芽，經爐煅作砂。陰陽搬精入上宫。有人明此法，萬載貌如童。

烹五彩，水火煉三花。鼎内龍降虎，壺中龜遣蛇。功成歸物外，自在樂煙霞。

要覓長生路，除非認本源。都來七返足，四象九還終。浴就微微白，燒成漸漸紅。一丸延萬紀，物外去沖沖。

爐煉作鉛。依時服一粒，白日上沖天。

箇箇覓長生，根元不易逢。三才天上寶，須棄世間琛，内有黄童玉帝名。

妊女住瑶臺，仙花滿地開。金苗一味藥，剛到數千般。丹鼎烹成汞，紅從此出，玉蘂自天來。鳳舞長生曲，鸞歌續命盃。有人明此道，海變已千回。

古往諸仙子，根元占甲庚。水中生白虎，地魄産青龍。運寶泥丸住。

聞虎嘯，火裏見龍行。悟者子投母，迷者母投子。進退窮三候，相吞用八紘。沖天功行滿，寒暑不能争。

我悟長生理，太陽伏太陰。離宫玉子偏宜種，金生白玉，坎户産黄金。要主君臣義，須存子母心。九重神室内，虎嘯與龍吟。

靈丹産太虚，九轉入重爐。浴就微微白，燒成漸漸紅。一丸延萬紀，物外去沖沖。

紅蓮顆，燒成白玉珠。水中鉛一兩，火内汞三銖。喫了瑶臺寶，升天任每枯。

妊女住離宫，身邊産雌雄。爐中七返畢，鼎内九還終。悟了魚投水，迷因鳥在籠。耄年服一粒，立地變沖童。

道德乾坤祖，陰陽是本宗。天魂

生白虎，地魄産青龍。運寶泥丸住。

搬精入上宫。有人明此法，萬載貌如童。

要覓金丹理，根元不易逢。三才天上寶，須棄世間琛，内有黄童玉帝名。

七返足，四象九還終。浴就微微白，燒成漸漸紅。一丸延萬紀，物外去沖沖。

成漸漸紅。一丸延萬紀，物外去沖沖。

箇箇覓長生，根无不易尋。要貪混元海底隱生倫，内有一黄童上太微。

混元海底隱生倫，内有黄童玉帝名。

白虎神符潜妊女，靈元鎮在七元君。

成陽内陰。祖師親有語，一味水中金。

萬物皆生玉，如人得本元。青龍精是汞，白虎水爲鉛。

精是汞，白虎水爲鉛。

應地是天。將來物外客，箇箇補丹田。

二十四神清，三于功行成。寒雲連地轉，聖日滿天明。

連地轉，聖日滿天明。

田豈在耕。此中真妙理，誰道不長生。

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動言茶逐旋煎。豈知來混世，不久却回天。

七言絶句四十二首

俱演道，語默盡神仙。在掌如珠異，當空似月圓。他時功滿後，直入大羅天。

捉得金精固命基，日魂東畔月華西。

離女液，嚥盡坎男津。悟了魚投水，迷然自在身。更修功業滿，旌鶴引朝真。

於中煉就長生藥，服了還同天地齊。

密室静存神，陰陽重一斤。煉成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

莫怪瑶池消息稀，只緣人事隔天機。

有人問我修行法，只種心田養自身。

若人尋得水中火，有一黄童上太微。

時人若擬去瀛洲，先過巍巍十八樓。

不用梯媒向外求，還丹只在體中收。

自是電雷聲震動，一池金水向東流。

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功夫不到頭。

瓶子如金玉子黃，上升下降續神光。
三元一會經年淨，這箇天中日月長。
學道須教徹骨貧，囊中只有五三文。
有人問我修行法，遥指天邊日月輪。
我自忘心神自悅，跨水穿雲來相謁。
不問黃芽肘後方，玅道通微怎生説。
丹傳肘後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
鶴觀古壇松影裏，悄無人跡户長扃。
獨上高峰望八都，黑雲散後月還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天下都游半日功，不須跨鳳與乘龍。
偶因博戲飛神劍，摧却終南第一峰。
趯倒葫蘆棹却琴，倒行直上卧牛岑。
水飛石上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
吾家本住在天齊，零落白雲鏁石梯。
來往八千消半日，依前歸路不曾迷。
黃峰道士高且潔，不下蓮宫經歲月。
星辰夜禮玉簪寒，龍虎曉開金鼎熱。
東山東畔忽相逢，握手丁寧語似鍾。
劍術已成君把去，有蛟龍處斬蛟龍。

朝泛蒼梧暮却還，洞中日月我爲天。
匣藏寶劍時時吼，不遇同人誓不傳。
猥仙拍手葫蘆舞，過嶺穿雲拄杖飛。
來往八千須半日，金州南畔有松扉。
養得兒形似我形，我身枯梓子光精。
生生世世常如此，争似留神養自身。
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之外更無真。
神仙不肯分明説，迷了千千萬萬人。
不事王侯不種田，日高猶自抱琴眠。
起來旋點黃金買，不使人間作業錢。
天涯海角人求我，行到天涯不見人。
忠孝義慈行方便，不須求我自成真。
莫道幽人一事無，閑中儘有静工夫。
閉門清晝讀書罷，掃地焚香到日晡。
息精息氣養精神，精養丹田氣養身。
有人學得這般術，便是長生不死人。
斗笠爲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遊。
或爲道士或爲僧，混俗和光别有能。
大千世界須臾至，石爛松枯經幾秋。
苦海翻成天上路，昆盧常點百千燈。

過洞庭湖君山
午夜君山翫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
天香風露蒼華冷，雲在青霄鶴未來。
贈鳳翔府天慶觀
得道年來八百秋，不曾飛劍取人頭。
玉皇未有天符至，且貨烏金混世流。
贈鳳翔府天慶觀
峴山一夜玉龍寒，鳳林千樹梨花老。
襄陽城裏少人知，襄陽城外江山好。
海上逢趙同
南宫水火吾須濟，北關夫妻我自媒。
洞裏龍兒嬌欝律，山前童子喜徘徊。
贈劍客五首
先生先生貌獰惡，拔劍當空氣雲錯。
連喝三回急急去，欻然空裏人頭落。
劍起星奔萬里珠，風雷時逐雨聲麁。
人頭携處非人在，何事高吟過五湖。
麁眉卓竪語如雷，聞説不平便放盃。
使劍當空千里去，一更别我一更回。
龐眉鬬竪惡精神，萬里騰空一踴身。
背上匣中三尺劍，爲天且示不平人。
先生先生莫外求，道要人傳劍要收。

今日相逢江海畔，一杯村酒勸君休。

贈曹先生

鶴不西飛龍不行，露乾雲破洞蕭清。
少年仙子説閑事，遥隔彩雲聞嘆聲。

與潭州智度寺慧覺禪師有序

余遊韶彬，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純潔，促膝静坐，收光内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絶。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

達者惟心兼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
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我神仙過。
請師開説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閑題一首

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
此道非從它外得，千言萬語謾評論。
色非色際誰窮處，空不空中自得根。
無象無形潛造化，有門有户在乾坤。
通靈一顆正金丹，不在天涯地角安。
討論窮經深莫究，登山臨水杳無看。
光明暗寄希夷頂，赫赤高居混沌端。
舉世若能知所寓，超凡入聖弗爲難。
落魄紅塵四十春，無爲無事信天真。
生涯只在乾坤鼎，活計惟憑日月輪。
他年得赴瑶池會，須感當初指教人。

調氣訣。

混混沌沌不計年，一吸略記五千言。
燒丹煉藥南山秀，服氣吞霞九海乾。
曾經幾度鬚眉濫，數番滄海變桑田。
陛下問臣年多少，先有吾身後有天。

對君作。

我家至道本無爲，白雪壺中配坎離。
常飲三盃無事酒，閑行數着不争棋。
抽鉛添汞存真體，返本還元復命基。
會得兩般歸一處，到頭端的上天梯。

叅玄作。

周行獨力出群倫，默默昏昏亘古存。
無象無形潛造化，有門有户在乾坤。
色非色際誰窮處，空不空中自得根。
此道非從它外得，千言萬語謾評論。
通靈一顆正金丹，不在天涯地角安。
討論窮經深莫究，登山臨水杳無看。
光明暗寄希夷頂，赫赤高居混沌端。
舉世若能知所寓，超凡入聖弗爲難。
落魄紅塵四十春，無爲無事信天真。
生涯只在乾坤鼎，活計惟憑日月輪。
八卦氣中潛至寶，五行光裏隱元神。
桑田改變依然在，永作人間出世人。
獨處乾坤萬象中，從頭歷歷運元功。
縱横北斗心機大，顛倒南辰膽氣雄。
鬼哭神號金鼎結，鷄飛犬化玉爐空。
如何俗世尋常覓，不達希夷不可窮。
誰信華池路最深，非遐非邇奥難尋。
九年採煉如紅玉，一日圓成似紫金。
得了永祛寒暑逼，服之應免死生侵。
勸君門外修身者，端念思惟此道心。
水府尋鉛合火鉛，黑紅紅黑又玄玄。
氣中生氣肌膚换，精裏含精性命專。
藥返便爲真道士，丹還本是聖胎仙。
出神入定虚華語，徒費工夫萬萬年。
九鼎烹煎九轉砂，區分時節更無差。
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
天地變通飛白雪，陰陽和合産金華。
終期鳳詔空中降，跨虎騎龍映紫霞。
憑君子後午前看，一脉天津在脊端。
金闕内藏玄谷子，玉池中坐太和官。
只將至妙三周火，煉出通靈九轉丹。

七言律詩六十首

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逕路此爲根。
華池神水頻來嚥，紫府元君往濟潯。
常使氣冲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伸。

直指幾多求道者，行藏莫離虎龍灘。
返本還元道氣平，虛非形質轉分明。
水中白雪微微結，火裏金蓮漸漸生。
聖汞論時非有體，真鉛窮看亦無名。
吾今爲娘修行者，莫問燒金問至精。
安排鼎竈煉玄根，進退須明卯酉門。
繞電奔雲飛日月，驅龍走虎出乾坤。
一丸因與紅顏主，九轉能燒白髮痕。
此道幽微知者少，茫茫塵世與誰論。
醍醐一盞詩一篇，暮醉朝吟不記年。
乾馬屢來遊九地，坤牛時駕出三天。
白龜窟裏夫妻會，青鳳巢中子母圓。
提挈靈童山上望，重重疊疊是金錢。
認得東西術與火，自然爐鼎虎龍吟。
但隨天地明消息，方識陰陽有信音。
左掌南辰攀鶴羽。右檠北極剖龜心。
神仙親口留斯旨，何用區區向外尋。
一本天機深更深，徒言萬劫與千金。
三冬大熱玄中火，六月霜寒表外陰。
金爲浮來方見性，木因沉後始知心。
五行顛倒堪消息，返本還元在己尋。

虎將龍軍氣宇雄，佩符持甲去匆匆。
鋪排劍戟奔如電，羅列旌旗疾似風。
活捉三尸焚鬼窟，生擒六賊破魔宮。
河清海宴乾坤淨，世世安居道德中。
我家勤種我家田，內有靈苗活萬年。
花似黃金苞不大，子如白玉顆皆圓。
栽培全賴中宮土，灌溉須憑上谷泉。
直候九年功滿日，和根拔入大羅天。
尋常學道說黃芽，萬水千山覓轉差。
有眇有圓難下種，無根無脚自開花。
九三鼎內烹如酪，六一爐中結似霞。
不日成丹應化骨，飛昇遥指玉皇家。
四六關頭路坦平，行人到此不須驚。
從教犢駕轟轟轉，盡使羊車軋軋鳴。
渡海經河稀阻滯，上天入地絶欹傾。
功成直入長生殿，袖出神珠徹夜明。
九六相交道氣和，河車晝夜迸金波。
呼時一一關頭轉，吸處重重脉上摩。
電激離門光海嶽，雷轟震户動婆娑。
思量此道真長遠。學者多迷溺愛河。
金丹不是小金丹，陰鼎陽爐裏面安。

盡道東山尋汞易，豈知西海覓鉛難。
玄珠窟裏行非遠，赤水灘頭去便端。
語得靈竿真的路，何勞禮月步星壇。
古今機要甚分明，自是衆生力量輕。
盡向有中尋有質，誰能無裏見無形。
舉世筭無心可契，誰人更與道相參。
寸猶未到甘談尺，一尚難明强説三。
經卷葫蘆并拄杖，依前擔入舊江南。
浮名浮利兩何堪，迴首歸山味轉甘。
本來無坐亦無行，行著之時是妄情。
老氏語中猶未決，瞿曇言下更難明。
靈竿有節通天去，至藥無根得地生。
今日與君無吝惜，功成只此是蓬瀛。
解將火種種刀圭，火種刀圭世豈知。
山上長男騎白馬，水邊少女牧烏龜。
無中出有還丹象，陰裏生陽大道基。
顛倒五行憑匠手，不逢匠手莫施爲。
三千餘法論修行，第一燒丹路最親。
須是坎男端的物，取他離女自然珍。

烹成不死砂中汞，結出長生水裏銀。
九轉九還功若就，定將衰老返長春。
欲種長生不死根，再營陰魄及陽魂。
先教玄女歸離户，復遣空王鎮坎門。
虎到甲邊風浩浩，龍居庚内水温温。
迷途争與輕輕泄，此理須憑達者論。
閉目存神玉户觀，時來火候遞相傳。
雲飛海面龍吞汞，風擊巖顛虎伏鉛。
一旦煉成身内寶，等閑探得道中玄。
刀圭餌了丹書降，跳出塵龍上九天。
千日工夫不暫閑，河車搬載上崑山。
虎拍白汞安爐裏，龍發紅鉛向鼎間。
仙府記名丹已熟，陰司除籍命應還。
彩雲捧足歸何處，直入三清謝聖顔。
解匹真陰與正陽，三年功滿結成霜。
神龜出入庚辛位，丹鳳翱翔甲乙方。
九鼎先輝雙瑞氣，三元中換五毫光。
塵中若有同機者，共住煙霄不死鄉。
修生一路就中難，迷者徒將萬卷看。
水火均平方是藥，陰陽差互不成丹。
守雌勿失雄方住，在黑無虧白自乾。

認得此般真妙訣，何憂風雨妬衰殘。
纔吞一粒便安然，十二重樓九曲連。
庚虎循環飡絳雪，甲龍夭嬌迸靈泉。
三三上應三千日，九九中延九萬年。
須得有緣方可授，未曾輕泄與人傳。
晨昏點盡黄金粉，頃刻修成玉石脂。
齋戒餌之千日後，等閑輕舉上雲梯。
九天雲静鶴飛輕，衙簡翩翩别太清。
身外紅塵隨意換，爐中白石立時成。
九苞鳳向空中舞，五色雲從足下生。
回首便歸天上去，願將甘雨救焦氓。
嬰兒迤邐降瑶階，手握玄珠直下來。
半夜紫雲披素質，幾回赤氣掩桃顋。
微微笑處機關轉，拂拂行時户牖開。
此是吾家真一子，庸愚誰敢等閑猜。
才得天符下玉都，三千日裏積工夫。
禱祈天地開金鼎，收拾陰陽鎖玉壺。
便覺凡軀能變化，深知妙道不虚圖。
時來試問塵中叟，這箇玄機世有無。

誰識寰中達者人，生平解法水中銀。
一條拄杖撐天地，三尺昆吾斬鬼神。
大醉醉來眠月洞，高吟吟去傲紅塵。
自從悟裏終身後，贏得蓬壺永劫春。
紅爐迸濺煉金英，一點靈珠透室明。
擺動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見功程。
逍遥四海留蹤跡，歸去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鸞朱鳳自來迎。
時人若要學長生，先是樞機晝夜行。
恍惚中間專志氣，虚無裏面固元精。
龍友虎戰三周畢，兔走烏飛九轉成。
煉出一爐神聖藥，五雲歸去路分明。
亦無得失亦無言，動即施功静即眠。
驅遣赤牛耕宇宙，分張玉粒種山川。
栽培不憚勞千日，服食須知活萬年。
今日示君君好信，教君見世作神仙。
不須兩兩與三三，秖在崑崙第一巖。
逢潤自然情易伏，遇炎常恐性難降。
有時直入三元户，無事還歸九曲江。
世上有人燒得住。壽齊天地更無雙。
本末無非在玉都，亦曾陸地作凡夫。

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歸真便入無。
水火自然成既濟，陰陽和合自相符。
爐中煉出延年藥，溟渤從教變復枯。
無名無利任優游，遇酒逢歌且唱酬。
數載未曾經聖闕，千年唯只在仙州。
尋常水火三回進，真箇夫妻一處收。
藥就功成身羽化，更拋塵坌出凡流。
杳杳冥冥莫問涯，雕盡蟲篆刻道之華。
守中絶學方知奥，抱一無言始見佳。
自有物如黄菊蕊，更無色似碧桃花。
休將心地虚勞用，煮鐵燒金轉轉差。
還丹功滿未朝天，且向人間度有緣。
拄杖兩頭擔日月，葫蘆一箇隱山川。
詩吟自得閑中句，酒飲多遺醉後錢。
若問我修何妙法，不離身内汞和鉛。
半紅半黑道中玄，水養真金火養鉛。
解接往年三寸氣，還將運動一周天。
烹煎盡在陰陽力，進退須憑日月權。
只此功成三島外，穩乘鸞鳳謁諸仙。
返本還元已到乾，能升能降號飛仙。
一陽生是興功日，九轉周爲得道年。

煉藥但尋金裏水，安爐先立地中天。
此處便是還丹理，不遇奇人誓莫傳。
飛龍九五已升天，次第還當赤帝權。
喜遇汞珠凝正午，幸逢鉛母結重玄。
狂猿自伏何須煉，野馬親調不着鞭。
煉就一丸天上藥，頓然心地永剛堅。
舉世何人悟我家，我家別是一榮華。
盈箱貯積登仙録，滿室收藏伏火砂。
頓飲長生天上酒，常栽不死洞中花。
凡流若問吾生計，遍地紛紛五彩霞。
津能充渴氣充糧，家住三清玉帝鄉。
金鼎煉來多外白，玉虚烹處徹中黄。
始知青帝離宫住，方信金精水府藏。
流俗要求玄妙理，參同契有兩三行。
紫詔隨鸞下玉京，元君相命會三清。
便將金鼎丹砂餌。時拂霞衣鶴駕行。
天上雙童持佩引，月中嬌女執旛迎。
此時功滿參真後，始信仙都有姓名。
修修脩得到乾乾，方號人間一醉仙。
世上光陰催短景，洞中花木任長年。
形飛峭壁非凡骨，神在玄宫别有天。

唯願先生頻一顧，更玄玄外問玄玄。
無心獨坐轉黄庭，不遂時流入利名。
救老只存真一氣，修生長遺百神靈。
朝朝煉液歸瓊府，夜夜朝元養玉英。
莫嘆老人貧裡樂，十年功滿上三清。

時人受氣稟陰陽，均體乾坤壽命長。
爲産本宗能壽永，因輕元祖遂淪亡。
三宫自有迴流法，萬物那無運用方。
咫尺崑崙山上玉，幾人知是藥中王。

別客。

青霄一路少人行，休話興亡事不成。
金榜因何無姓字，玉都必是有仙名。
雲歸大海龍千尺，月滿長空鶴一聲。
深謝宋朝明聖主，解書丹詔詔先生。

贈陳處上。

天網恢恢萬象疏，一身親到華山區。
寒雲去後留殘月，春雪來時問太虚。
六洞真人歸紫府，千年鸞鶴老蒼梧。
自從遺却先生後，南北東西少丈夫。

哭陳先生。

修修脩得到乾乾，方號人間一醉仙。
世上光陰催短景，洞中花木任長年。
形飛峭壁非凡骨，神在玄宫别有天。
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

世間甲子管不得，壺裏乾坤只自由。
數着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海山秋。
飲餘回首話歸路，遥指白雲天際頭。
贈羅浮道士。

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來雲水身。
行滿蓬萊爲別館，道成瓦礫盡黄金。
待賓袖裏常存酒，化藥爐中別有春。
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
荅僧見。

天生一物變三才，交感陰陽結聖胎。
龍虎順行陰鬼去，龜蛇逆往火龍來。
嬰兒日喫黄婆髓，姹女時飧白玉杯。
功滿自然居物外，人間寒暑任輪回。

呂祖志卷之四

❶『相』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呂祖志卷五

藝文志

七言律詩六十一首

星辰聚會入離鄉，日月盈虧助藥王。
三候火燒金鼎寶，五符水煉玉壺漿。
乾坤反覆龍收霧，卯酉相吞虎放光。
入室用機擒捉取，一丸丹點體純陽。

髮頭滴血眼如鐶，吐氣雲生怒世間。
争奈不平千萬事，須期一訣蕩兇頑。
蛟龍斬處翻滄海，暴虎除時拔遠山。
爲減世情兼負義，劍光腥染點痕班。

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鍾滿勸撫焦桐。
詩吟席上未移刻，劍舞筵前疾似風。
何事行盃當午夜，忽然怒目便騰空。
不知誰是虧忠孝，携箇人頭入坐中。
贈劍客二首。

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煉甲庚。
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
鼎追四季中央合，藥遣三元八卦行。
齋戒興功成九轉，定應入口鬼神驚。

碧潭深處一真人，貌似桃花體似銀。
鬚髮未斑緣有術，紅顔不老爲通神。
蓬萊要去如今去，架上黄衣化作雲。
任彼桑田變滄海，一丸凡藥定千春。

爐養丹砂鬢不斑，假將名利住人間。
已逢志士傳神藥，又喜同流動笑顔。
老子道經分付得，紫微星許共相攀。
幸蒙上士甘撈摝，處世輪君一箇閑。
贈人。

誰解長生是我栽，煉成真氣在三台。
盡知白日昇天去，剛逐紅塵下世來。
黑虎行時傾雨露，赤龍耕處産瓊瑰。
只吞一粒金丹藥，飛入青霄更不回。

亂雲堆裏表星都，認得深藏大丈夫。
緑酒醉眠閑日月，白蘋風定釣江湖。
長將氣度隨天道，不把言詞問世徒。
山水路遥人不到，茆君消息近知無。

鶴爲車駕酒爲糧，爲戀長生不死鄉。
地脉尚能縮得短，人年豈不展教長。
星辰往往壺中見，日月時時袖裏藏。
若欲時流親得見，朝朝不離水銀行。

靈芝無種亦無根，解飲能飧自返魂。
但得煙霞供歲月，任他烏兔走乾坤。
嬰兒只戀陽中母，姹女須朝頂上尊。
一得不回千古內，更無塚墓示兒孫。
世上何人會此言，休將名利掛心田。
等閑倒盡十分酒，遇興高吟一百篇。
物外烟霞爲伴侶，壺中日月任嬋娟。
他時功滿歸何處，直駕雲車入洞天。
玄門弟子坐中央，得箅明良感玉皇。
枕下山河和雨露，笛中日月混瀟湘。
坎男會遇退金女，離女交騰嫁木郎。
真箇夫妻齊守志，立教牽惹在陰陽。
遥指高峰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
每於廛市無人識，長到山中有鶴迎。
時弄玉蟾驅鬼魅，夜煎金鼎煮瓊英。
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仙家有姓名。
堪笑時人問我家，杖擔雲物惹烟霞。
眉藏火電非他説，手種金蓮不自誇。
三尺焦桐爲活計，一壺美酒是生涯。
騎龍遠出游三島，夜久無人翫月華。
九曲江邊坐卧看，一條長路入天端。

慶雲捧擁朝丹闕，瑞氣徘徊起白煙。
鉛汞此時爲至藥，坎離今日結神丹。
功能濟命長無老，只在人心不是難。
玄門玄理又玄玄，不死根元在汞鉛。
知是一般真箇術，調和六一也同天。
玉京山上羊兒鬧，金水河中石虎眠。
妙要能生覺本體，勤心到處自如然。
公卿雖貴不曾酬，説者仙卿便去遊。
爲討石肝逢蜃海，因尋甜雪過瀛洲。
山川醉後壺中放，神鬼閑來匣裏收。
據見日前無箇識，不如盃酒混凡流。
曾邀相訪到仙家，忽上崑崙宴月華。
玉女控攏蒼獬豸，山童提挈白蝦蟆。
時斟海内千年酒，慣摘壺中四序花。
今在人寰人不識，看看揮袖入煙霞。
火種丹田金自生，重重樓閣自分明。
二千功行百旬見，萬里蓬萊一日程。
羽化自應無鬼録，玉都長是有仙名。
今朝得赴瑶池會，九節幢旛洞裏迎。
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
陽龍原向離宫出，陰虎還於坎位生。

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
修真道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清。
浮生不實爲輕忽，衲服身藏奇異骨。
非是塵中不染塵，焉得物外通無物。
共語難兮情兀兀，獨自行時輕拂拂。
一點刀圭五彩生，飛丹走入神仙窟。
莫性愛吟天上詩，蓋緣吟得世間稀。
慣飧玉帝宫中飯，曾着蓬萊洞裏衣。
馬踏日輪紅露捲，鳳銜月角碧雲飛。
何時再控青絲轡，又掉金鞭入紫微。
黄芽白雪雨飛金，行即高歌醉即吟。
日月暗扶君甲子，乾坤自與我知音。
精靈滅跡三清劍，風雨騰空一弄琴。
的當南遊歸甚處，莫交鶴去上天尋。
雲鬢雙明骨更輕，自言尋鶴到蓬瀛。
日論藥草皆知味，問着神仙自得名。
簪冷夜龍穿碧洞，枕寒晨虎卧銀城。
米春又擬携笻去，爲憶軒轅海上行。
龍精龜眼兩相和，丈六男兒不奈何。
九盞水中煎赤子，一輪火内養黄婆。
月圓自覺離天網，功滿方知出地羅。

半醉好吞龍鳳髓，勸君休更認彌陀。
强居此境絶知音，野景離多不合吟。
詩句若喧卿相口，姓名還動帝王心。
道袍薜帶應慵掛，隱帽皮冠尚懶簪。
除此更無餘箇事，一壺村酒一張琴。
華陽山裏多芝田，華陽山叟復延年。
青松巖畔攀高幹，白雲堆裏飲飛泉。
不寒不熱神蕩蕩，東來西去氣綿綿。
三千功滿好歸去，休與時人説洞天。
天心不散自然心，成敗從來古與今。
得路應知能出世，迷途終是任埋沉。
身邊至藥堪攻煉，物外丹砂且細尋。
咫尺洞房仙景在，莫隨波浪没光陰。
自隱玄都不記春，幾回滄海變成塵。
玉京殿裏朝元始，金闕宫中拜老君。
悶即駕乘千歲鶴，閒來高卧九重雲。
我今學得長生法，未肯輕傳與世人。
北帝南辰掌内觀，潜通造化暗相傳。
金搥袖裏居元宅，玉户星宫降上玄。
舉世盡皆尋此道，誰人空裏得玄關。
明明道在堪消息。日月灘頭去又還。

日影元中合自然，奔雷走電入中原。
長驅赤馬居東殿，大啓朱門泛碧泉。
怒拔混吾歌聖化，喜陪孤月賀新年。
方知此是生生物，得在仁人始受傳。
六龍齊賀得升乾，須覺潜通造化權。
真道每吟秋月澹，至言長運碧波塞。
晝乘白鶴遊三島，夜頂金冠立古壇。
一載已成千歲藥，誰人將袖染塵寰。
五岳灘頭景象新，仁人方達杳冥身。
天網運轉三元净，地脉通來萬物生。
自曉谷神通此道，誰能理性欲修真。
明明説向中黄路，霹靂聲中自得神。
欲陪仙侶得身輕，飛過蓬萊徹上清。
朱頂鶴來雲外接，紫鱗魚向海中迎。
姮娥月桂花生吐，玉母仙桃子漸成。
下瞰日輪天欲曉，定知人世久長生。
四海皆忙幾箇閑，時人口内説塵緣。
知君有道來山上，何以無名住世間。
十二樓臺藏祕訣，五千言内隱玄關。
方知鼎貯神仙藥，乞取刀圭一粒看。
割斷繁華掉却榮，便從初得是長生。

曾於錦水爲蟬蜕，又向蓬萊别姓名。
三住住來無否泰，一塵塵在世人情。
不知功滿歸何處，直跨虬龍上玉京。
當年時價滿皇都，掉臂西歸是丈夫。
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丹桂阿誰無。
閑尋渭曲漁翁引，醉上蓮峰道士扶。
他日與君同際會，竹溪茅舍夜相呼。
金鎚灼灼舞天階，獨自騎龍去又來。
高卧白雲觀日窟，閑眠秋月臂天開。
離花片片乾坤産，坎藥翻翻造化栽。
晚醉九品回首望，北郎山下骨皚皚。
結交常與道情深，日日隨他出又沉。
若要自通雲外鶴，直須勤煉水中金。
丹成只恐乾坤窄，餌了寧憂疾患侵。
未去瑶臺猶混世，不妨盃酒喜閑吟。
因携琴劍下煙蘿，何幸今朝喜暫過。
貌相本來猶自可，針醫偏恨效無多。
仙經已讀三千卷，古法曾持十二科。
些小道功如不信，金階捨手試看麽。
傾倒華陽再醉三，騎龍遇晚下南岩。
眉因拍劍留星電，衣爲眠雲惹碧嵐。

金液變來成雨露，玉都歸去老松杉。
曾將鐵鏡照神鬼，霹靂搜尋火滿潭。
鐵鏡烹金火滿空，碧潭龍卧夕陽中。
麒麟意合乾坤地，獬豸機關日月東。
三尺劍横雙水岸，五丁冠頂百神官。
閑鋪羽服居仙窟，自著金蓮造化功。
隨緣信業任浮沉，似水加雲一片心。
兩卷道經三尺劍，一條藜杖七絃琴。
壺中仙藥逢人施，腹内新詩遇客吟。
一味永添千載壽，一凡丹點一斤金。
琴劍酒棋龍鶴虎，逍遥落托水無憂。
閑騎白鹿遊三島，悶駕青牛看十洲。
碧洞遠觀明月上，青山高隱綵雲流。
時人若要還如此，名利浮華即便休。
紫極宮中我自知，親磨神劍劍還飛。
先差玉子開南殿，後遣青龍入紫微。
九鼎黄芽棲瑞鳳，一軀仙骨養靈芝。
蓬萊不是凡人處，只怕愚人泄世機。
回身方始出埃塵，造化工夫只在人。
早使亢龍抛地網，豈知白虎出天真。
綿綿有路誰留我，默默忘言自合神。

擊劍夜深歸甚處，披星帶月折麒麟。
春盡閑閑過落花，一回舞劍一吁嗟。
常憂白日光陰促，每恨青天道路賒。
本志不求名與利，元心只慕水兼霞。
世間萬種浮沉事，達理誰能似我家。
日爲和解月呼丹，華夏諸侯肉眼看。
仁義異如胡越異，世情難似泰衡難。
八仙煉後鍾神異，四海磨成照膽寒。
笑指不平千萬萬，騎龍撫劍九重關。
別來洛汭六東風，醉眼吟情慵不慵。
擺撼乾坤金劍吼，烹煎日月玉爐紅。
杖摇楚甸三千王，鶴氅秦煙幾萬重。
爲報晉城仙子道，再期春色會稽峰。
未煉還丹且煉心，丹成方覺道元深。
每留各有錢酤酒，誰信君無藥點金。
洞裏風雷歸掌握，壺中日月在胸襟。
神仙事業人難會，養性長生自意吟。
鐵牛耕地種金錢，刻石時童把貫穿。
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内煮山川。
白頭老子眉垂地，碧眼胡兒手指天。
若向此中玄會得，此玄外更無玄。

箕星昴宿下長天，凡景寧交不愕然。
龍出水來鱗甲就，鶴冲天去羽毛全。
塵中教化千人眼，世上難知爾雅篇。
自是凡流福命簿，忍教微妙略輕傳。
閑來掉臂入天門，拂袂徐徐撮綵雲。
無語下窺黄谷子，破顔平揖紫霞君。
擬登瑶殿參金母，回訪瀛洲看日輪。
恰值嫦娥排宴會，瑶漿新熟味氤氳。
曾隨劉阮醉桃源，未省人間欠酒錢。
一領布裘權且當，九天回日却歸還。
鳳茸襖子非爲貴，狐白裘裳欲比難。
只此世間無價寶，不憑火裏試燒看。
因思往事却成憨，曾讀仙經第十三。
武氏死時應室女，陳玉没後是童男。
兩輪日月從他載，九箇山河一担擔。
晝日無人話消息，一壺春酒且醺酣。
垂袖騰騰傲世塵，葫蘆携却數遊巡。
利名身外終非道，龍虎門前辯取真。
一覺夢魂朝熟府，數年蹤跡隱埃塵。
華陰市内纔相見，不是尋常賣藥人。
萬卷仙經三尺琴，劉安問説是知音。

杖頭春包一壺酒，爐内丹砂萬點金。
悶裏醉眠三路口，閑來遊釣洞庭心。
相逢相遇人誰識，只恐冲天没處尋。
曾戰蚩尤玉座前，六龍高駕振鳴鸞。
如來車後隨金鼓，黄帝旂傍戴鐵冠。
醉將黑鬚三島黯，怒抽霜劍十洲寒。
軒轅世代横行後，直隱深嵓久覓難。
頭角滄浪聲似鍾，貌如冰雪骨如松。
匣中寶劍時頻吼，袖裏金鎚逞露風。
會飲酒時爲伴侶，能吟詩句便參同。
來年定赴蓬萊會，騎箇生獰九色龍。
神仙暮入黄金闕，將相門關白玉京。
可是洞中無好景，爲憐天下有衆生。
心琴際會閑隨鶴，匣劍時磨待斷鯨。
進退兩楹俱未應，憑君與我指前程。
九鼎烹煎一味砂，自然火候放童花。
星辰照出青蓮顆，日月能藏白馬牙。
七返返成生碧露，九還還就吐紅霞。
有人奪得玄珠餌，三島途中路不賒。

呂祖志卷之五

呂祖志卷六

藝文志

雜著十條

修身訣三首

人命急如線，上下來往速如箭。
認得是元神，子後午前須至煉。隨意
出，隨意入，天地三才人得一。既得
一，勿遺失，失了永求無一物。堪嘆荒
郊塚墓中，自古滅亡不知屈。一本無後兩
句。

煙花爛熳，人事悠悠。得之者一
氣含元，失之者三泉昧景。至藥龍居
虎位，虎❶據龍宮。當龍虎混合之時，
認恍惚杳冥之路。大電霹而神莫爲，
迅雷烈而神莫知。去彼取此兮一本去彼
繁華取此真實，用資久視之功，即是遷神之
妙。

先住其子，後覓其母❷。率首爲
宗，擒和正取。水伏其火，龍引其虎。
得自兩眉，始應玄牝。雷驚電杳，無非

三字訣

這箇道，非常道。性命根，生死
竅。説着醜，行着妙。人人憎，個個
咲。大關鍵，在顛倒。莫厭穢，莫計
較。得他來，立見效。地天泰，烏朕
兆。口對口，竅對竅。吞入腹，自知
道。藥苗新，先天兆。審眉間，行逆
道。澤質物，自繼紹。二者余，方絶
妙。要行持，令人叫。氣要堅，神莫
耗。若不行，空老耄。認得真，老還
少。不知音，莫語告。些兒法，合大
道。精氣神，不老藥讀作要。靜裡全，明
中報。乘鳳鸞，聽天詔。

內丹百字吟

内丹自結，壺中配坎離。陰陽生返
復，普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洒
須彌。自飲長生酒，逍遥誰得知。坐

聽無絃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外丹百字吟

鉛汞鼎中居，煉成無價珠。都來兩個字，了却萬家書。用鉛不用鉛，非鉛汞不歸。會盜鉛裏炁，定死石中硃。大藥良無頭，不須用別藥，鉛汞自相制。相制作夫妻，自然得相契。百日火符功，鼎中有天地。一載成大丹，功能方出世。用鉛者無數，貴鉛者有幾。

勸世文

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君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筭是甚命，問什麽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眼昭昭，報應甚速。諦聽吾言，神欽鬼伏。

長短句

落魄且落魄，夜宿鄉村朝遊城廓。閑來無事翫青山，困來街市貨丹藥。賣得錢不筭度，沽美酒自斟酌。醉後吟哦動鬼神，任意日頭向西落。

六言詩

春暖群花半開，逍遥石上徘徊。獨携玉律丹訣，閑踏青莎碧苔。古洞眠來九載，流霞飲幾千盃。逢人莫話他事，咲指白雲去來。

四言自述

唐朝進士，今日神仙。足躡紫霧，却返洞天。月朗風清，一聲鐵笛。均山回首，四海無跡。

題景福寺二聯

莫道神仙無學處，古今多少上昇人。

莫道神仙無學處，古今多少上昇玄中之玄號真鈆，及至用鈆還不用。

敲爻歌

漢終唐國飄蓬客，所以敲爻不可或名龍或名虎，或號嬰兒并姹女。丹測。縱橫逆順没遮欄，静則無爲動是砂一粒名千般，一中有一爲丹母。火色。飲酒也食肉，守定胭花斷淫欲。莫燃水莫凍，修之煉之須珍重。直待行禪唱詠胭粉詞，持戒酒肉常充腹。虎嘯折顛峰，驪龍奪得玄珠弄。龍吞失長生寶，得者須由道力人，道力人真玄寶忽昇飛，飛龍被我捉來騎。一翥散漢，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覓上朝歸碧落，碧落廣闊無東西。無曉了。曉來日早纔看畢，不覺自醉如恍無夜無年月，無寒無暑無四時。自從惚。恍惚之中見有物，狀如日輪明突修到無爲地，始覺奇之又怪之。

真人，真人只在花街翫。摘花戴飲長生酒，景禮無爲道自昌。一任群迷多咲怪，仙花仙酒是仙鄉。到此鄉非常客，姹女嬰兒生喜樂。洞中常採四時物。不用鈆不用汞，還丹須向爐中種。

花，花花結就長生藥。長生藥採花心，花蘂層層艷麗春。時人不達花中理，一訣天機直萬金。謝天地感虛空，得遇仙師是祖宗。附耳低言玄妙旨，提上蓬萊第一峰。第一峰是仙物，惟産金花生恍惚。口口相傳不記文，煩得靈根堅髓骨。堅髓骨煉靈根，片片桃花洞裏春。七七白虎雙雙養，八八青龍總一斤。真父母送元宮，木母金公性本温。十二官中蟾魄現，時時地魄降天魂。鉛初就汞初生，玉爐金鼎未經烹。一夫一婦同天地，一男一女合乾坤。庚要生甲要生，生甲生庚道始萌。拔取天根並地髓。白雪黄芽自長成。鉛亦生汞亦生，生汞生鉛一處烹。烹煉不是精和液，天地乾坤日月精。黄婆匹配得團圓，時刻無差口付傳。八卦二元全藉汞，五行四象豈離鉛。鉛生汞汞生鉛，奪得乾坤造化權。杳杳冥冥生恍惚，恍恍惚惚結成團。性須空❸意要專，莫遣猿猴取次攀。花露初開切忌觸，鎖居土釜勿抽添。玉爐中文火爍，十二時中惟守一。此時黄道會陰陽，三性元宮無漏泄。氣若行真火煉，莫使玄珠離寶殿。加添火候一訣就，内外相接和諧偶。結成切防危，初九潛龍不可煉。消息火刀圭變，大地黄芽都長遍。五行數内一陽生，二十四氣排珠宴。火足數藥方成，便有龍吟虎嘯聲。三鉛只得一鉛就，金果仙芽未現形。再安爐重立鼎，跨虎乘龍離凡境。日精才現❹月華凝，二八相交在壬丙。龍汞結虎鉛成，咫尺蓬萊秖一程。坤鉛乾汞金丹祖，龍虎汞最通靈。達此理道方成，三萬神龍護水晶。守時定日明符刻，專心惟在意虔誠。黑鉛過採清真，一陣交鋒定太平。三車搬運珍珠寶，送歸寶藏自通靈。天神祐地祇迎，混合乾坤日月精。虎嘯一聲龍出窟，鸞飛鳳舞出金城。硃砂配水銀停，一派紅霞列太清。鉛池迸出金光現，汞火流珠入帝京。龍虎媾外持盈，走聖飛靈在寶瓶。一時辰内金丹就，上朝金闕紫雲生。仙桃熟摘取餌，萬化來朝天地喜。杳冥冥生恍惚，恍恍惚惚結成團。性須空❸意要專，莫遣猿猴取次攀。花露初開切忌觸，鎖居土釜勿抽添。玉爐中文火爍，十二時中惟守一。此時黄道會陰陽，三性元宮無漏泄。氣若行真火煉，莫使玄珠離寶殿。加添火候一訣就，内外相接和諧偶。結成切防危，初九潛龍不可煉。消息火刀圭變，大地黄芽都長遍。五行數内一陽生，二十四氣排珠宴。火足數藥方成，便有龍吟虎嘯聲。三鉛只得一鉛就，金果仙芽未現形。再安爐重立鼎，跨虎乘龍離凡境。日精才現❹月華凝，二八相交在壬丙。龍汞結虎鉛成，咫尺蓬萊秖一程。坤鉛乾汞金丹祖，龍虎汞最通靈。達此理道方成，三萬神龍護水晶。守時定日明符刻，專心惟在意虔誠。黑鉛過採清真，一陣交鋒定太平。三車搬運珍珠寶，送歸寶藏自通靈。天神祐地祇迎，混合乾坤日月精。虎嘯一聲龍出窟，鸞飛鳳舞出金城。硃砂配水銀停，一派紅霞列太清。鉛池迸出金光現，汞火流珠入帝京。龍虎媾外持盈，走聖飛靈在寶瓶。一時辰内金丹就，上朝金闕紫雲生。仙桃熟摘取餌，萬化來朝天地喜。齋戒等候一陽生，便進周天叅同理。叅同理煉金丹，水火薰蒸透間關。養胎二月神丹結，男子懷胎豈等閑。内丹成外丹就，内外相接和諧偶。結成一塊紫金丸，變化飛騰天地久。丹入腹非尋常，陰行剥盡化純陽。飛昇羽化三清客，名遂功成達上蒼。三清客顯道，五方透出真人貌。仙童仙女彩雲迎，五明宮内傳真誥。傳真誥話幽情，只是真鉛煉汞精。聲聞緣覺冰消散，外道修羅縮項驚。點枯骨立成形，信道天梯似掌平。九祖先靈得超脱，誰羨繁華貴與榮。尋烈士覓賢才，同安爐鼎化凡胎。若是慳財井惜寶，千萬神仙不肯來。修真士不妄説，妄説❺一句天公折。萬劫塵沙道不成，七竅眼睛皆迸血。貧窮子發誓切，待把凡流盡提接。同赴蓬萊仙會中，凡景煎熬無了歇。塵世短更思量，洞裏乾坤日月長。堅志苦心三二載，百千萬劫壽彌疆。達聖道顯真常，虎兕刀兵更不傷。水火蛟龍無損害，拍手天宮咲

一場。這些功真奇妙，分付與人誰肯要。愚徒死戀色和財，所以神仙不肯召。真至道不擇人，豈論高低富與貧。且饒帝子共王孫，須去繁華銼銳分。嗔不除態不改，墮入輪迴生死海。堆金積玉滿山川，神仙冷咲應不彩。名非貴道極尊，聖聖賢賢顯子孫。腰金跨玉騎驕馬，瞥見如洞隙裏塵。隙裏塵石中火，何在留心爲久計。苦苦煎熬喚不回，奪利爭名如鼎沸。如鼎沸永沈淪，失道迷真業所根。有人平却心頭棘，便把天機說與君。命要傳性要悟，入聖超凡由汝做。三清路上少人行，畜類門前爭入去。報賢良休慕顧，性命機關堪守護。若還缺一不芳菲，執着波查應失路。只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達命宗迷祖性，恰似鑑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一愚夫，權物家財無主柄。性命雙修玄又玄，海底洪波駕法船。生擒活捉蛟龍首，始知匠手不虛傳。

秘訣歌

求之不見，來即不見。不見❻不見，君之素面。火裏曾飛，水中亦見。道路非遥，身心不戀，又不知有返陰之變。谷神不死玄牝門，出入綿綿道若存，修煉還須夜半子，河車搬載上崑崙。流霞流霞，本性一家。饑餐日精，渴飲月華。將甲子丁丑之歲，與君決破東門之大菰。

直指大丹歌

三清宮殿隱崑顛，日月光浮起紫煙。池沼泓泓翻玉液，樓臺疊疊運靈泉。青龍乘火鈆爲汞，白虎騰波汞作鈆。欲得坎男求匹偶，須憑離女結因緣。黄婆設盡千般計，金鼎開成一朵蓮。列女擎烏當左畔，將軍戴兔鎮西邊。黑龜却伏紅爐下，朱雀還栖華閣前。然後澄神窺見影，三周功就駕雲軿。

谷神歌

我有一腹空谷虛，言之無物不可捨，言之有物不可居。谷兮谷兮太玄妙，神兮神兮真大道。保之守之不死名，修之煉之仙人號。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若人能守一，只此是長生。長生❽本不遠，離身還不見。煉之功若成，自然凡骨

行路上多少人，窮年煉養費精神。不道未曾經水火，無常一旦臨君身。既不悟終不悔，死了猶來借精髓。主持正念大艱辛，一失人身爲異類。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説與金丹如盲聾。執迷不悟修真理，焉知潛合造化功。又不見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反餌金石何太愚。又不見三衢趙樞密，參禪作鬼終不識。修完外體在何邊，辯捷語言終不實。傳道至于今，窮理盡性至于命。了命丈夫超覺性，了盡空門不爲證。伏羲搖頭坯隨雨破，便似修行這幾箇。大如何是本元，先認坎離并四正。坎離却即是真常家。見者超凡須入聖。坎是虎離是龍，二體本來同一宫。龍吞虎咽居其中，離合浮沉初復終。弦而望復否而泰，進退往來定交會。明而晦，消長盈虚相匹配。神仙深入水晶宫，時飲醍醐清更濃。餌之千日功便成，金肋玉骨身已輕。此箇景象惟自身，上昇早得朝三清。三清聖位我亦有，本來只奪乾坤精。飲凡酒食羶腥，補養元和中更盈。自融結轉光明，變作珍珠飛玉京，須臾❾六年腸不餒，血化白膏體難毁。不食方爲真絶糧，真氣薰蒸肢體强。既不食超百億，口鼻都無凡喘息，真人以踵凡以喉，從此丹田湧真火。老氏自此號嬰兒，火候九年都經過。留形住世不知春，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聖賢三教不異門，昧者勞心休恁麽。有識自愛生，有形終不滅。嘆愚人空駕説，愚人流蕩無則休，落趣循環幾時徹。學人學人細尋覓，且須研究古金碧。金碧參同不計年，妙中妙兮玄中玄。

勉牛生夏侯歌

二秀才，二秀才兮非秀才，非秀才兮是仙才。中華國裏親遭遇，仰面觀天笑眼開。一作回。鶴形兮龜骨，龍吟虎顔。我有至言相勸勉，嘻雨呵雷，火寄冥宫，水濟丹臺。金木交而土歸位，鉛汞分而露胎。赤血換而白乳流，透光竅兮動百骸。然然卷，然然舒，哀哀咍咍，孩兒喘而不死。腹空虚兮長齋，酬名利兮狂歌醉舞，酬富貴兮麻裰莎鞋，甲子問時休記。看桑因變作黄埃，青山白雲好居住，勸君歸去來兮歸去來。

寄白龍洞劉道人

玉走金飛兩曜忙，始聞花發又秋霜。徒誇籤壽千來歲，也似雲中一電光。何太疾，百年都來三萬日。天仙可相賀。聖賢三教不異門，昧者勞心休恁麽。有識自愛生，有形終不滅。嘆愚人空駕説，愚人流蕩無則休，落趣循環幾時徹。學人學人細尋覓，且須研究古金碧。金碧參同不計年，妙中妙兮玄中玄。

雲氣收，種箇玄珠在泥底。從此根芽漸長成，隨時灌溉抱真精。十月脫胎吞入口，忽覺凡身已有靈。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閑人得知。宿世若無⑩仙骨分，容易如何得遇之。金液丹宜便煉，大都光景急如箭。要取魚須結筌，何不收心煉取鈆。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難僥天。近來世上人多詐，盡着布衣稱道者。問他金木是何般，嚙口不言如害啞。却云服氣與休糧，別有門庭道路長。豈不見陰君破迷歌裏說，太乙含耳法最强。莫怪言詞太狂劣，只爲時人難鑒別。惟君心與我心同，方敢傾心與君說。

題桐栢山黃先生菴門

吾有玄中極玄語，周遊八極無處吐。雲軿飄泛到凝陽，一見君兮在玄浦。知君本是孤雲客，擬話希夷生恍惚。無爲大道本根源。要君親見求真物。其中有一分三五，本自無名號丹母。寒泉瀝瀝氣綿綿，上透崑崙還紫府。浮沉升降入中宮，四象五行齊見土。驅青龍擒白虎，起祥風兮下甘露，鈆凝真汞結丹砂，一派火輪真爲主。既修真須堅確，能轉乾坤泛海岳。運行天地莫能知，變化鬼神應不覺。千朝鍊就紫金身，乃至全神歸返朴。黃秀才黃秀才，既修真須且早，人間萬事何時了。貪名貪利愛金多，爲他財色相逢，必與汝決。莫退⑪初心，善愛善愛。

漁父詞一十八首

入定

閉目藏真神思凝，杳冥中裏見吾宗。無邊半，迴朦朧，玄景觀來覺盡空。

初九

大道從來屬自然，空堂寂坐守機關。三田寶。鎮長存，赤帝分明坐廣寒。

玄用

日月交加曉夜奔，崑崙頂上定乾坤。真鏡裏，實堪論，鑿鑿紅霞曉寂寥。

鍊質
運本還元于此尋，周流金鼎虎龍吟。
身不老，俗難侵，貌返童顏骨變金。
神異
還返初成立變童，瑞蓮開處色輝紅。
金鼎内，迴朦朧，換骨添筋處處通。
知路
那箇仙經述此方，參同大易顯陰陽。
須窮取，莫顛狂，會者名高道自昌。
朝帝
九轉功成盡數乾，開爐撥鼎見金丹。
飧餌了，別塵寰，足躡青雲突上天。
方契理
舉世人生何所依，不求自己更求誰。
絶嗜慾，斷貪癡，莫把神明暗裏欺。
自無憂
學道初從此處脩，斷除貪愛別嬌柔。
長守静，處深幽，服氣飧霞飽即休。
作甚物
貪責貪榮逐利名，追遊醉後戀懽情。
年不求，代君驚，一報身終那裏生。
疾瞥地
萬劫千生得個人，須知先世種來因。
速覺悟，出迷津，莫使輪回受苦辛。
常自在
閉目尋真真自歸，玄珠一顆出輝輝。
終日翫，莫拋離，免使閻王遣使追。

夢江南詞十一首

淮南法，淮南法，秋石最堪誇。位應乾坤白露飾，象移寅卯載河車，子午⓭結朝霞。
王陽術，王陽術，得秘是黄芽。萬藥初生將此類，黄鍾應律始歸家，十月定君誇。
黄帝術，黄帝術，玄妙美金花。玉液初凝紅粉見，乾坤覆載暗交加，龍虎變成砂。
長生術，長生術，玄要補泥丸。祖得之年八百，世人因此轉傷殘，誰是識陰丹。
陰丹訣，陰丹訣，三五合玄圖。二八應機堪採運，玉瓊回首免榮枯，顔貌勝凡姝。
長生術，長生術，初九祕潛龍。勿從高宜作客，丹田流注氣交通，耆老反嬰童。
脩身客，脩身客，莫誤入迷津。術金丹傳在世，象天象地象人身，不用問東鄰。
還丹訣，還丹訣，九九最幽玄。牲本同一體内，要燒靈藥切尋鉛，尋得是神仙。
長生藥，長生藥，不用問他人。卦九宫看掌上，五行四象在人身，明了自通神。
學道客，學道客，脩養莫遲遲。景斯須如夢裏，還丹粟粒變金姿，死去莫回歸。
治生客，治生客，審細察微言。歲夢中看即過，勸君脩煉保尊年，不久

是神仙。

沁園春四首

昨日南京，今朝天岳，悠焉忽焉。指洞庭爲酒，渴時浩飲。君山作枕，醉後高眠。談笑自如，往來無礙，半是風狂半是仙。隨身在，有一襟風月，雨袖雲煙。人間放浪多年，又排辦東華第二筵。把珊瑚砍倒，栽吾琪樹。天河放淺，種我金蓮。槌碎玉京，賜翻蓬島。稽首虛皇王案前，無難事。信功成八百，行滿三千。其一

火宅牽纏，夜去明來，早晚無休，奈今日不知明日事。波波劫劫，有甚來由，人世風燈，草頭珠露，我見傷心眼淚流。不堅久，似石中迸火，水上浮漚。休休，聞早回頭，把往日風流一筆勾。但麁衣淡飯，隨緣度日，任人笑我，我又何求。限到頭來不論貧富，着甚千忙日夜憂。勸年少把家緣棄了，海上來遊。其二

詩曲文章，任汝空留，數千萬篇，奈日推一日，月推一月。今年不了，又待來年。有限光陰，無涯火院，只恐蹉跎老却賢。貪癡漢，望成家學道，兩事雙全。凡夫只戀塵緣，又誰信壺中別有天。這道本無[14]情，不親富貴，不疏貧賤，只要心堅。不在勞神，不須苦行，舊話成重省。長生事，待明公放下，方可相傳。其三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簫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功夫猶鬬危。猶鬬危元作牛斗危，玉蟾訣亦云妙在尾箕牛斗，女正爲一陽初動之位，今或作猶鬬危恐非是。曲江上，看月華瑩浄，有箇烏飛。當時自飲刀圭，文誰信無中養就兒，辯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脩猶太遲。蓬萊路，待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其四。

雜曲十首

稽首鍾離，群真領袖。道天地先，縱横宇宙。唐朝吕仙，祕訣親授。咦蓬壺碧落幾遨遊，萬古豐神常似舊。何處去，浪苑瀛洲風細細。何處來，胡麻飯罷下天臺。自從二祖談玄後，海上金蓮萬朵開。

心空道亦空，風静林還。捲盡浮雲，月自明中，有山河影。供養及脩行，舊話成重省。豆爆生蓮火裏時，痛撥寒灰冷。右卜筭之。

坎離坤兑逢子午，須認取自家根祖。地雷震動山頭雨，雨要洗濯[15]黄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錮，煉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説道先生姓吕。向有一太守好道，令妓者唱道情詞曲，妓無以應命，遂迎方士求之。忽有道人過門，索酒題詞于壁而去。次日妓佐公筵以此歌之，太守驚問，欲求道人，竟失其蹤，方知其爲吕公也。妓亦因此脱籍。右步蟾宫。

大道淵源，高真隱秘，風流豈可知聞。先天一氣，清濁自然分，不識坎離顛倒，誰能辯金木浮沉。幽微處，無中産有，澗畔虎龍吟。壺中真造化，天精地髓，陰魄陽魂。運周天水火變理寒温，十月脱胎丹就，除此外皆是傍門。君知否，塵寰走徧。端的少知音。右滿庭芳

仙風道骨，顛倒運乾坤。平分時

節，金木相交坎離位。一粒刀圭凝結，水虎潛形，火龍伏體，萬丈毫光烈，仙就靈烏，飛出光明海。右蘇幕遮

三百年間，功標青史。幾多俱委埃塵，悟黄粱，棄儒事，厭世藏身。將我一枝丹桂，換他千載青春。岳陽樓上，綸巾羽扇，誰識天人。蓬萊願應仙舉，誰知會合仙賓。遥望吹笙玉殿，奏舞鸞裀，風馭雲軿，不散碧桃紫榛長新。願逢一粒，九霞光裏，相繼朝真。右雨中花題岳陽樓。

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茫茫塵世裏，獨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一粒刀圭，便成陸地神仙。　從他富貴擁華軒，到了亦徒然。黄粱猶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終久立身難。拂袖江南去，白蘋紅蓼，再遊溢浦盧山。右促拍滿路花題長安酒樓桂。

淘沙

天不高，地不大，惟有真心，物物俱含下。不用之全體在，用即拈來，萬象周沙界。　虚無中，塵色内，盡是還

呂祖志卷之六

❶『虎』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❷『母』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❸『空』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❹『纔現』二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❺『妄説』二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❻『不見』二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❼『達』字原作『之』，據《道藏輯要》本改。
❽『長生』二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改。
❾『臾』字原作『更』，據《道藏輯要》本改。
❿『無』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⓫『退』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⓬『陽』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⓭『午』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⓮『無』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⓯『濯』字原缺，據《道藏輯要》本補。

（王書獻點校）

032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

祿昭聞編纂

經名：凝陽董真人遇仙記。一卷。原題祿昭聞編纂。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真人家世隆安，本姓术虎，俗稱董氏，諱守志，字寬甫，號凝陽子，元係女直人也。父故不仕，母夙喪。娶女奚烈氏，生一男、二女。以祖遊宦陝右，遂寓居終南山。大定庚子，府帖夜下，揀閱軍徒。後爲謀克，遷隴州汧陽鎮防。因家焉。真人性資淳朴，氣貌恢弘，幼而篤孝，長而異俗。雖隸戎行動作，云爲迥絶流輩。志慕玄風，而力不及行。感遇正陽、純陽、海蟾三神仙，察其累劫修行，迭作間出，明話前因，力加點化，故使抱疾，拂亂其所爲有司坐，是爲落軍籍，真人緣此得專心於教門焉。自是而後，厥疾弗瘳，蒙上仙分之刀圭，及鍼其膏盲。授以鐵馬星印，而使之執持。降以符水藥力，而俾之濟世。留詩以勸誘之，賜酒以慰諭之。或歷試其所行，或提策其不逮，或下臨於菴所，或相逢於道中。青天白日顯然見之，其遇合未有如此之拳拳也。真人自遇真以來，棄俗出家，結庵下志，往來於德順、秦隴間。每每自悟，隨寓行緣，信從者衆。請藥而藥降，療病而病愈，言雷而雷作，禱雨而雨應。凡有起心動念者，善惡必先知之。發於歌頌，見於詩詞。出語驚人，無烟火氣也。真人於出神入夢，示現化人。既服丹藥，病果痊愈。二正隆庚辰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大定庚子歲九月一日出戍於德順州南寨。十一日辰時與衆會，食間忽見一神人，身長八尺許，頂分二髻，容貌紫赤，髭髯盛美，青袍草履，仗劍造門而呼曰：爲汝隱於軍中，故來相接，何爲不出。真人驚起，墜於床下，即時昏悶，衆皆扶翼之。至七日，稍蘇，四肢不能屈伸，本寨千户申至總押所遣官醫驗，以爲癱瘓，遂得長假，還歸汧陽本寨求治。承安丙辰三月三日未時，復見神人衣白袍於門首，指面大笑，真人就卧榻瞻禮，忽然不見，因問家人曰：來者神人，識之否。答曰：不識。真人謂家人：今夜甚要洒掃精潔，庶幾神人再降，救我性命。家人如其言已。是月望日，夜半神人復降，光明如晝，異香滿室，立於前曰：爲汝不省，得此重疾，特來救汝。即於懷中取丹三粒，俾安三魂，藥七錠，俾定七魄。語之曰：服此蕩散一切邪氣，通身如火，慎勿驚怖。言畢，遂失所在。既服丹藥，病果痊愈。二十七日午時，神人復降，真人喜而拜謝，神人曰：汝識鍾否。真人曰：識，是處宫觀皆有之。神人笑曰：汝只識撞的鍾，不知聲從何來，吾乃漢鍾離也，爲汝累世修行，有缺功行，故來賜汝鐵馬，可隨身執持，勿得輕棄。今歲運氣，人多疾疫，吾又賜汝法水、符藥，可以救人。補完功行，汝可每旦焚香請藥，吾降藥與汝。真人依其言，藥果

從空降下，但有疾者服之，必效。凡請藥之際，屢見神人現於空中，至誠祈請之人，亦有見之也。真人每呪水，必先自飲，然後賜人治病。日多飲水，莫知其數。人竟不能曉，有緣遇之者，真人必以詞示之。丁丑年正旦見一異人，身長面黃，髻頭跣足，毛連蔽體，麻繩繫腰，兩手扮肩，仰天而行，丐於市中，口云：只化一錢。與之兩錢者，則云：乞兒本來只化一錢，安用兩錢。既得錢，即指而歎曰：你却有眼，只爲四字，教我等候一日。但所化錢，即以買肉，將肉并餘錢包之以紙，齎至河畔，以手掊沙土，遂取所裹肉埋之，復累土如塚，栽柴一枝，掛紙錢於上，取棗、梨獻于傍，扮肩而坐，俟觀者衆至，指云：喚棗、梨，你棗後怎生棗得，梨後怎生梨得。隨以兩手插土，至於埋肉，亟力揚之，口云：棗、梨不得，直待恁麽。如此行化數月，時人號扮肩先生。真人與先生每相會，輒話修真之事，凡百爲喻，冀化出家，真人悟其言，遂云：弟子願隨。先生云：汝未可去，待你去得時，我將你去。真人問曰：敢問法姓。先生曰：黃面劉師患，不能行履，復問所患得幾時，真人曰：已及半載。先生曰：即刻鍼刺，今夜子時乃愈，不然則否。遂扶起倚先生膝而坐，遂揣穴施鍼，先刺天門，次及百會，二鍼在合谷，二鍼在湧泉。鍼畢，先生欲辭而去，真人請姓字，答曰：劉。止先生宿不可，夜既分聞霹靂一聲，真人愕然而起，腰膝舒展，病若拈去。是夜大雪詰旦，真人喜而掃雪，至鄰庵，衆爲驚異，皆知遭遇上真救療之力也。承安庚申十月望日，於汧陽住庵，忽遇向者神人，真人急膝跪於前，神人曰：爲汝不能省悟，吾先賜汝鐵馬，今又賜汝七星寶印，可作持修。印馬者，乃先天之物，七星慧劍也。汝依法修鍊，吾復提汝，勿得漏泄，記取記取。真人拜謝間，神人恍然不見。泰和壬戌孟冬十七日寅時，忽聞空中降語云：三河口相會。真人倉惶趨進，行至虛川澗口岸之南，見二神人已坐盤石，即鍾吕二仙也。真人拜跪於前，鍾仙曰：汝身垢膩太多，何不入水

中洗滌。真人曰：唯。仙又指水中一大魚曰：汝能捉否。真人泝流而上搏之，魚竟不獲。又指一大龜曰：汝能登龜背否。真人勉力而登，亦不能得。二仙撫掌笑曰：汝魚龜俱不能得，待汝洗浄垢膩，捉得魚龜，吾復提汝，汝望西南覷。及仰視間，二仙恍然不見。於是，出水穿衣，望空拜謝而歸。既至庵中，覺遍體蒸熱，如此彌旬。每旦沐浴，自覺有得於心，常於三河，頓然不食。自默然感於仙真也。癸亥年，真人既入道，俗眷猶存室，奚烈氏親見真人遇仙異跡，遂割愛，始得禮師出家。乙丑年仲春望日夜，見鍾仙降於土室中，神光射人，晃然如晝，長跪於前，仙誨曰：汝毋以藥與人，恐悞人性命，損汝功行，吾前與呂仙會於三河，令汝洗垢膩、捉魚龜，汝悟其旨乎。真人曰：否。仙曰：垢膩者，乃心垢也，魚龜者，乃性命也。大抵修行，只要除垢、止念，靈臺無物，自得性命相守，鍊成金丹，脱殼飛昇，遨遊仙闕，汝切記取。因留行藥吟，其辭曰：勸汝行藥兮，於心無益。貪救他人兮，不覺自己。縱然醫可兮，人皆道好。若是悞殺兮，難還累世。似此行藥兮，可不痛哉。子細尋思兮，經綸不識。吾今勸汝兮，行藥勞神。若不依從兮，永墮沉淪。莫再勸於子兮，不著聲色兮，是非休説。百得貪嗔。亘古販骨兮，氣養神兮，固蒂深根。生云解州芮城黄面劉也。正陽指而笑曰：即此海蟾公也，後於白坡庵有一業皆消。清浄無爲兮，人供養兮，一心辦道。禍臨身。吾今訣破兮，停命住兮，遨遊輕舉。失永失。依此修行兮，取小瓢傾酒賜之，既飲，而冥然不省已，經七日，然後稍醒。旛，蓋所須之物俱爲灰燼，滿室異香不絶。自兹厥後，豁然大悟。大安己巳上元平旦於汧陽，忽聞空中降語云：汝之因緣在於德順，切記切記。真人亟出瞻禮，了無所見。仲春二十五日至順德，專誘門人盧自然出家，既見與語，若合符契。庚午年德順卓庵，仲冬七日，夜色將分，真人縱步前院，仰觀乾象，適二仙乘彩雲而過。真人驚惶，易衣焚香，見正陽上仙青袍草履，一面黄、髯美、皂巾、絳服，正陽手托一仙右肩，立於大杏樹下，霞光射目，香風襲人。真人拜跪，正陽仙曰：汝在汧陽時，有扮肩先生化汝，數月不省悟，汝以先生爲何人也。真人曰：當時先生云解州芮城黄面劉也。正陽指而笑曰：即此海蟾公也，後於白坡庵有一先生與汝鍼法，令汝病可，亦此海蟾公也。爲汝前生亦是修真之士，吾與海蟾亦曾提挈，賜汝道號曰凝陽子，法名遇真。吾今與海蟾再來，明話前因，復賜舊號，加以和光老人，法名守志。又教汝三共之道，水火顛倒、鍊金液還丹之法，既濟黄芽枯、水銀不飛走之訣，汞鉛凝結、神氣相守之道。即賦詩曰：全神養氣得身安，汞結鉛凝合自然。入聖超凡歸物外，何愁不做大羅仙。又曰：吾曾賜汝鐵馬七星寶印，汝猶未省，吾今爲汝言之，吾昔以劍法傳洞賓，令其執以修行，今傳汝鐵馬星印，與洞賓一同。因賦二頌云，其一

曰：七星寶印正當權，復顯光明照大千。鐵馬祛邪能代劍，龜蛇自是兩相纏。其二曰：七番提挈大愚頑，鬢髮蒼浪老却賢。若是蹉跎歸地府，人身一失永難還。海蟾仙亦留頌云：前世貧人號海蟾，今來説破舊因緣。不因累劫修行到，誰肯頻頻提挈賢。又以五言長篇贈之曰：吾今説大道，亘古人行少。要固水銀飄，勿令猨偷了。清浄真無爲，纖毫塵不擾。黑雲一點無，湛然明月皎。閉口牢藏舌，六根盡除掃。北海黑龜兒，南山赤蛇繞。洞中雪飄飄，爐鼎自然造。若嗔則神弱，怒則氣散，氣散則人亡，人亡則永爲下同赴蓬萊島。此乃修真祕訣，慎勿獨善。兼汝有數子，亦是前生法眷。汝曾於鸞鸞山登真洞集休觀建庵，號曰：凝陽，與通玄子陳信道爲伴，今谷神子馬善能等爲汝之門人，同作修持。登真洞，乃張果老仙隱。通玄子，即今之冰陽子陳知和也。今亦付之道號、法名，先令盟誓，而後傳法，方可修行，切記切記，慎之戒之。真人拜謝，仰視二仙，復駕彩雲而升空矣。於是，真人復想二仙提挈前生之言，忽然大省。辛未年，往德順遇真庵，道友聞真人腹中，雷鳴驚異，請詩二絶，以示道衆。崇慶癸酉仲春二十六日，與師叔陳先生歸汧陽，天色昏暝，黄塵障空，至流江峽忽遇二仙，正陽、海蟾也。各乘花鹿而立，真人拜跪，正陽曰：吾先付汝修真祕訣，當夜事煩，恐汝不明，今復提汝，勿令猨偷了。一仙立於峭壁松石間。適師叔至，真人曰：山間仙人，汝見之乎。師叔曰：不見。真人祝以虔懇再拜，果見仙人皂巾、絳袍，現於松石間，風袖翩翩，迤邐而去，衆雖瞻拜，竟不得見。師復迴德順，時孟夏中旬也。貞佑甲戌，真人從德順往汧陽，九月望日起發，十八日到隴州，宿南關。未時分，忽見正陽神仙立於河上，問曰：汝今何往。真人啞拜而答曰：弟子汧陽有土控所，爲人占奪，今故幹此。仙曰：水生金，火生木，此是天道逆行，豈有生死乎。大抵修鍊決要，養就水中金，此是五行顛倒法。若人見吾一面，三世不墮地獄，已後難見吾面，切記切記。若漏泄天機，流傳非人，殃及己身，罪禍必有。如遇信心之人，先盟誓狀，當其祖先，次可傳法。真人拜謝間，二仙已上升矣，真人復四顧，仰見一仙立於峭壁松石間。適師叔至，真汝，勸化一切男女，返真歸道，可煉大丹，養冲和自然之氣，運用真水、真火，汞、鉛凝結，烹煉成丹。若不煉心定意，息氣養神，如何得出離輪迴之苦。若嗔則神弱，怒翩翩，迤邐而去，衆雖瞻拜，竟不得見。師復迴德順，時孟夏中旬也。貞佑甲戌，真人從德順往汧陽，九月望日起發，十八日到隴州，宿南關。未時分，忽見正陽神仙立於河上，問曰：汝今何往。真人啞拜而答曰：弟子汧陽有土控所，爲人占奪，今故幹此。仙曰：水生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此是五行相尅之法。又如金生水，木生火，此是地道順行。即有生死，只要勦除猨馬，屏去萬緣，怕汝不信，火尅土控直錢耶，汝性命直錢耶，汝只識得土控，昧了真空，著了假空，汝還不省，墮落頑空。真人告曰：何者爲真空。仙曰：真空者，遍塞虚空，不染不著，

一靈常在。問：識否，真人曰：不識。遂以氣一噓，真人頓然省悟。須臾，失其所在。行至汧陽，惶恐不已，所幹之事，更不敢言論。至月餘，復還德順，遇真庵道友張二郎等，問：冬至一陽初生，意旨若何，師以詞贈之。貞佑乙亥，德順王進卿請真人齋畢，送師至庵，天已昏黑，將欲告歸，真人留宿不可，真人曰：汝可將吾鐵馬歸樓上安奉，若聞雷聲，勿驚怖。進卿一依師言。夜坐昏睡，忽然雷霆震動樓屋，柱礎幾拔。滿家驚呼，進卿不覺，明燈視之，進卿面上髭鬚爲火所燒，家人呼起稍蘇。翌日，舉家具香花、頂鐵馬，送還庵中，詳陳其事，真人曰：昨日雷作，汝呼不省，知其因乎。汝樓上有一孽龍，隱於樓壁掛刀中，適值天雷收捉，是時非吾鐵馬。進卿歸而視之，果見龍跡銷刃，突鞘而去，樓壁上爪痕尚存。真人隨機顯化，人莫識之也。丙子年，真人自洛水復還德順，抵壽聖觀，行至殿後松間，忽遇二仙真純陽、海蟾。曰：吾於四海之內，化爲貧人，口口勸人不回，皆緣業障深重，慳貪嫉妬，作業越煞，奈何奈何。吾有詞云：汝宜聽取。真人出前院觀瞻，了無所見。癸未年，隴州道友請師教化，真人隨機顯現，慈悲指人，四方奉道者莫不忻然，而仰慕者亦衆矣。苦勸君生死大，頗奈頑愚，作業貪昧。苦勸君生死大，暗損精神，只爲凡情心煞。不肯修真，犯天戒，墮落酆都受苦無年代。詞畢，令真人闡化勸緣。正大乙酉，大旱久不雨，隴海蟾曰：吾等觀見世間迷徒，種種積業，萬中無一覺知。汝但見女男可以周圍建庵數十餘所，道風日盛，宗門爲之廣大矣。

人請師作雨，真人以生靈爲心，於是潛靜太虛，天雨自至矣。丙戌年貞元節，謂門人曰：我數四教指汝等生死事大，辦道修真，汝等於十二時中，無一不可留心，汝宜聽取。真人出前院觀瞻，了無所見。癸未年，隴州道友請師教化，真人隨機顯現，慈悲指人，四方奉道者莫不忻然，而仰慕者亦衆矣

故也。真人曰：祖師邀我赴蓬萊之會，吾將歸矣。我昔遇正陽上仙時，賜我印、馬，令我修行，今將鐵馬付盧自然，七星寶印付馬善能，二人與我立教，可爲師牧，與我當日傳法一同，不得輕泄懈怠。自然等告曰：素無功行，不敢當克。辭讓再四，真人見不受，威形於色，目光射人，衆皆驚怖，真人曰：不以我教門爲念，輒相違拒。後遂索之衣，芒霜如雪，異香噴鼻。周衣之二人悲泣不獲，已而祗受。真人呼衆棺，奇花異草，如刻如畫。衆皆讚歎不門人，即令拜靈陽子、谷神子，已。翌日扶輿挽櫬，葬于隴底龜山之水浴，既訖，索衣，真人曰：不下，時首夏十有三日也。真人資稟不厚服，但布素單衣即可。皆曰：凡，夙性穎悟，真神仙中人也。既獲三奈單祫何。真人曰：我來時著甚來。聖口傳而面命，脱馳馬試劍之習，而爲遂服單衣，坐而良久，索筆留三頌，其修真鍊行之歸。離抗塵走俗之形，而爲超凡入聖之舉。向也不識之無，今一曰：陸地一法船，舉棹數十年。船也筆則成書。向也未嘗學問，今也言棹都撇下，我命不由天。其二則成文。命意高絶於古今，措詞暗合有聚神法，真火鍊丹砂。無形亦無心，於聲韻。雖博學多識，文人才士，有所認得祖阿麻。其三曰：通神變化，造不逮。蓋其造詣極深，修行極至，聖賢物無窮。我命由我，天地難籠。頌畢，不期而自佑，詞章不學而自得。宜與囑門人曰；待我歸後，宜附隴下而已。夫窺陳編以盜竊者，大有逕庭矣。門言訖，正未刻儼然而化矣。時丁亥十人靈陽子等親炙日久，聞見日多，得師月二十五。登真之後，遭時多故，藁葬流傳遺文、詩、詞、歌頌總四篇，爲上、於低村養浩庵。越十二載戊戌，門人靈陽子、盧自然等歎日月之如流，痛音容之愈遠，遂自秦度隴權爲移殯，親造墳庵，彷徨瞻禮，睹塚之北崖石上有瑞草一株，狀若紫芝，枝葉如蓋，蓊密蔓衍，蔽覆墳土。命衆開穴，有聲如雷，挽紼舉棺，啓而視之，顔貌如生，周身棺，奇花異草，如刻如畫。衆皆讚歎不已。翌日扶輿挽櫬，葬于隴底龜山之下，時首夏十有三日也。真人資稟不凡，夙性穎悟，真神仙中人也。既獲三聖口傳而面命，脱馳馬試劍之習，而爲修真鍊行之歸。離抗塵走俗之形，而爲超凡入聖之舉。向也不識之無，今也筆則成書。向也未嘗學問，今也言則成文。命意高絶於古今，措詞暗合於聲韻。雖博學多識，文人才士，有所不逮。蓋其造詣極深，修行極至，聖賢不期而自佑，詞章不學而自得。宜與夫窺陳編以盜竊者，大有逕庭矣。門人靈陽子等親炙日久，聞見日多，得師流傳遺文、詩、詞、歌頌總四篇，爲上、中、下三卷，目曰：《和光集》，不敢自私，刻梓以傳於世。別集真人出處遇真紀年一帙，曰：《遇仙記》，尚庶幾真人昇仙證道之源流，垂世立教之本末，開卷而瞭然也。故爲之記。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

（王書獻點校）

033 雲阜山申仙翁傳

經名：雲阜山申仙翁傳。不題撰人。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仙翁申姓，名泰芝，字廣祥。家世洛陽人，譜係出于周時申伯之裔。故詩有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蕃宣四海，有其功德。朝廷宣王以路車乘馬，賜南土而居之，而子孫繼承不絶。迄至于漢，傑出申仙祖翁，年高八十餘歲。武帝有聞，遣安車駟馬迎之，封太中大夫。厥後嗣孫寓長沙，皆仕宦宰相之榮。及其散徙四方者，不可勝紀。惟先祖之宗，流派於邵州邵陵縣，今之寶慶府邵陽縣仁風鄉柳塘村。卜居，高大門閭。父母以敬愛慈忍孝善於恒心。一夕，母楊氏夫人夢一神人自空而下，持紫芝一莖，揉碎爲丸，與楊氏掬水吞之。覺而喜懼不已。及至旦明，以夢告於族屬。有曰紫芝非凡矣，必有祥瑞。因而有妊。時於唐則天順聖皇后垂拱三年，歲次丁亥，八月初五日辰時誕生。是時神光燦爛，瑞氣衝盈，遠近歡呼，莫不嗟訝，何喜如之。仙翁既長，器識不凡，敏而好學，六經通曉，善屬文，深戒色慾，斷葷腥。其奈家不甚厚，每見因窮，隨力贈給。人有犯而不校，觀其玄教經科，一覽備悉。及父喪，遇神人指以地，葬於紅衙山爲之宅兆，盡其孝道，岡有虧也。未幾，無心於世，好其夐處，疏於親友之交，慕神仙之事。一日，澄神浣思，訪遊南嶽朱陵洞天，踐履巉巖之際，陟彼祝融峰上木陰之下，坐其巖石之上，歎曰：此中甚有佳致，何惜无緣居此。俄有一老叟黄冠野服，髭鬢皓然，散誕徜徉，來于憩所，仙翁起而揖之。叟乃問曰：子何人也，在此歎息？仙翁答曰：吾乃邵陵人也，暫遊勝槩，愛此清閑，自恨緣薄，不獲久駐，所以歎息。叟復有云：名山靈跡，在在有之，何道在近而求諸遠耶？子所居之地，幸有雲山之北、余胡之巔、蓮荷之托，亦有小小超絶去處，可以鍊行修身，但患子之無心耳。仙翁曰：願求指教。叟曰：吾乃九天真人，今授子之要法。乃探囊取書一帙，曰：此即金丹火龍大成之旨，爲超凡入聖之機，密而行之，方得成道。道成之日，吾當邂逅子於大羅之境未晚也。切宜精修，幸勿輕泄懈怠。於是仙翁俯伏拜受，欽慕不已。俄頃之間，風飛雲起，叟已在半天矣。仙翁再拜，違南山徑歸故里。自是笑談應對，動息之間，與平昔不同也。半年之久，又告族屬：我今不欲處於塵俗，擬求隱地修養身心，敢以暫別左右。諸人允諾。於是就蓮荷山蓋覆庵寮，立丹竈，採藥物，按法修鍊。今蓮荷山有丹竈、丹池尚存。丹成之後，告之衆曰：我丹藥雖成，善行未備，不敢輕服，佩而行之，當爲助國立功，濟民累行，他時入侍三境，誠無愧矣。仙翁自此轉覺神清炁爽，洞達幽冥，曰暘而

暘，曰雨而雨，隱顯變化，坐觀世事如指諸掌。孰不仰羨？至明皇開元二十六年戊寅之歲八月十六，朝罷，帝謂群臣曰：朕自昨宵夢一神人告朕云，湖南雲山之北，邵陵之地，有申姓道人，號曰白雲居士，以鍊丹成而悟道。若禮之，可爲國師，必能與國家修禳而獲福壽。群臣喜而稱賀于帝：此猶高宗夢傅説而無異也。即敕翰林草詔，遣使奉詔往邵陵尋訪而宣詔之。詔到，郡守委官同奉使於余胡蓮荷修鍊之所，果有申姓道人稱白雲居士。時已道德清高，欣然從詔，不逆上命，即同詔使前赴長安帝都。到日，承宣入殿，與帝談論，聞一知十。帝稱爲仙翁，賜號大國師，敕旨住持元真觀事，賜千斤金鍾、百鍊寶劍，與國焚修祝願，許其出入禁廷，主領玄教。次年八月中秋夜，帝謂仙翁曰：月中可以到否？仙翁答曰：可也。遂同葉静天師與帝擁從乘雲，至于月殿之下，見榜曰廣寒清虚之府，過一大門，在玉光中乃飛浮宮殿，常有寒氣逼人，濕濡襟袖，見其門兵嚴衛，止於門下。少焉，仙翁引進，明皇得見仙衆及素娥十餘人，衣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大桂樹下。樂音響亮，明皇素解音律，倏覽而意已得傳，倉忙抄寫曲譜，即今之工六工尺　工尺四上　上尺上尺工　六吾六尺六　工尺上尺上　四合四上尺　上四上之字是也。頃刻，仙翁、葉静天師與帝依前乘雲，隨逐旋風，若醉寤而還宮闕。次夕，明皇意求再往，仙翁但笑而不允，帝亦無咎矣。天寶三年，明皇宮中楊貴妃亦懇仙翁受傳秘籙。次年二月二日，上建寶齋，設紙蓆僞座而試之，仙翁端坐而席不傾。上歎曰：異哉，真神仙中人也。時仙翁在几，帝問曰：留齋何如？答曰：歸以遺母。帝曰：路程甚遠，何時可到？答曰：今晚可到。帝亦未信。遂附齋與邵陵郡守，到郡，齋尚温芬。郡守隨即具表謝帝，看詳日時，果賜齋之日同也。於是帝與臣僚無不欽信。惟帝愛慕貴妃之情甚厚，仙翁累入内庭與帝講解，因進諫曰：宜戒色慾，爲患

防其奸臣蔽主，竊弄大權，小人在位則君子在野。然帝不見用，亦不甚謹。一夕，京城元真觀金鍾不扣自鳴，有司奏聞。帝召仙翁，曰：西嶽神人報云，國家不寧，禍亂將至。雖曰有數，亦可修禳。明年果見南蠻釁毒南方。仙翁已知有安禄山之變將漸萌矣，仙翁乃上表辭帝，乞歸故里，爲國按法禳之，奈歸心甚切。帝亦從請，乃敕宫中陳氏與帝依前乘雲，隨逐旋風，若醉寤而還宫闕。次夕，明皇意求再往，仙翁但笑而不允，帝亦無咎矣。天寶三年，明皇宫中楊貴妃亦懇仙翁受傳秘籙。次年二月二日，上建寶齋，設紙蓆僞座而試之，仙翁端坐而席不傾。上歎曰：異哉，真神仙中人也。時仙翁在几，帝問曰：留齋何如？答曰：歸以遺母。帝曰：路程甚遠，何時可到？答曰：今晚可到。帝亦未信。遂附齋與邵陵郡守，到郡，齋尚温芬。郡守隨即具表謝帝，看詳日時，果賜齋之日同也。於是帝與臣僚無不欽信。惟帝愛慕貴妃之情甚厚，仙翁累入内庭與帝講解，因進諫曰：宜戒色慾，爲患

蘭昌宮。後天寶七年二月二日，帝勑中書門下省遣中官二員雀湜、李中貴等護送仙翁還於邵陵。是時貴妃亦製紫服一領，以金珠裝飾而贈之。御筆親書勑賜宜唐觀額，與仙翁還山主持香火，福國利民。回郡，參見太守，具述聖意，遂歸故里柳塘，即今祖基觀是也。仙翁謂中官曰：山門寂寥，殊乏奉待，有丹藥二丸贈送，回京見其六親方可吞服，以釋塵勞之難。來使受丹，叙謝告別，往見太守，請給回文，取路從邵河塘口渡，買舟過洞庭，迤邐可回京國。初起程，至大禹廟前，二使相與語曰：仙翁贈丹，必有神驗，何必到家方服？遂取水吞之。良久，覺身輕心燥熱，即解衣浴於廟下淺流之中，自然身輕欲羽，勢可騰空。乃與從者曰：一切裹囊盡付汝輩，急速歸京，以此事的報家人，各宜知悉。二使遂隱入彼處山林中。有時人或見其出入，罔知所在，邦人立廟奉祀，今之邵江漁父王是也。或云二人服丹後浴於水中，其江内之魚自此之後漁獵之人皆不能獲其魚，因此號爲漁父大王，與禹王爲中貴門下省遣中官二員雀湜、李中貴等護送仙翁還於邵陵。是時貴妃亦製紫服一領，以金珠裝飾而贈之。御筆親書勑賜宜唐觀額，與仙翁還山主持香火，福國利民。回郡，參見太守，具述聖意，遂歸故里柳塘，即今祖基觀是也。仙翁謂中官曰：山門寂寥，殊乏奉待，有丹藥二丸贈送，回京見其六親方可吞服，以釋塵勞之難。來使受丹，叙謝告別，往見太守，請給回文，取路從邵河塘口渡，買舟過洞庭，迤邐可回京國。初起程，至大禹廟前，二使相與語曰：仙翁贈丹，必有神驗，何必到家方服？遂取水吞之。良久，覺身輕心燥熱，即解衣浴於廟下淺流之中，自然身輕欲羽，勢可騰空。乃與從者曰：一切裹囊盡付汝輩，急速歸京，以此事的報家人，各宜知悉。二使遂隱入彼處山林中。有時人或見其出入，罔知所在，邦人立廟奉祀，今之邵江漁父王是也。或云二人服丹後浴於水中，其江内之魚自此之後漁獵之人皆不能獲其魚，因此號爲漁父大王，與禹王爲

友，後總稱漁父三位靈官。見於余胡山下，地名雲霖，建觀宇以前勑額爲用。於是闡揚教法，與國祝壽降祥。帝勑本州支給錢糧，供真膳衆。彼時仙翁於邵河箕子潭水面建壇，作法拜章，斷隔南蠻。今潭面上有拜章蓆紋，水長水落，其紋如故。其後明皇幸蜀，太子即位，靈武中興大唐，此必拜章修唐觀，永遠爲祝聖人壽。遇三元、八襛之驗也。仙翁由是書符呪水，行藥治病。時復奏事於長安帝庭，或赴洛陽齋會，朝遊暮返，策空駕浮。而邵陵十九矣。今余胡山有石柱，上横平石一片，世傳此爲仙翁上馬臺。道士比城東河畔有小石室，仙翁往來其中隱遁，頃刻又在洛陽矣。風俗通知靈異，至今號曰洛陽灣，顯然可據。至天寶十四年，歲在乙未，八月十三日，由楊二姓集社，會於宜唐觀側。仙翁亦承其請，中途遏神人與桃三五顆，因持桃顆見示社人，舉皆嗟嘆。獻之，長宿不受，遂剖而食之。須臾之間，彷彿聞太空步虛之聲，忽爾余胡峰頂祥雲下覆，仙樂響亮，鸞鶴飛騰，旌幢雜還，内朱衣二人，珠翠擁從，隱隱下至觀所。仙翁遂辭杜衆，迎禮仙軿。中有長旛一首丈餘，上赤書玉字題曰：邵州道士申泰芝，丹成九轉，行滿三千，今當白日上昇。仰視彩雲四布，絳節滿前。仙翁囑之道衆曰：吾今脱離塵世，昇陟清都，與天地相爲長久。今後凡民有請，吾當感而遂通。此後必遇劫火患難，但陰相扶持。各宜保重，所有宜唐觀，永遠爲祝聖人壽。遇三元、八節、五臘、十直之辰，勿虧醮奉，福國及民。言訖，騰空而去。時仙翁年已六十九矣。今余胡山有石柱，上横平石一片，世傳此爲仙翁上馬臺。道士比時結狀申州，太守具表聞奏朝廷。其年八月十三日，明皇登殿之際，遥見虚空有仙仗駕鶴，形儀持幢執節衛列左右。帝與朝臣庶士咸皆瞻視。一日，邵州太守表到，丞相陳希烈，李林甫捧表達御。上覽所奏，事因帝登殿遥見太空現神仙之儀相符而合。即勑下邵州守，令四時宜加祭謁，毋輒怠慢。本觀去州百餘里，守令往來禮謁不便，復爲聞奏。次勑守令於近城創立開元

觀，於邵河之北繪塑仙像崇奉，以便祭祀。續降勑旨，凡申氏之族，五服之內，並勑免租稅。仙翁上昇之日，永州祁陽縣士庶人等見一仙人乘白鶴浮空而來，飛下仙衣一領於道觀之所，收之安奉，因易其觀名曰白鶴觀，亦爲聞奏。看詳，皆別無神仙事故，惟邵州申泰芝白日跨鶴飛昇天也。其觀每遇法會，請衆捧衣遶壇行道，歷世傳聞不泯。仙翁之丹，世無仙分不可覩覩。至于雲山勝槩，猶存仙翁昔日棲真之所，巖穴深邃，峭壁巉巖，不可得進，併存仙跡於峰巔絶頂，攀緣而上，可得見之。山間靈杉蓊鬱，歷年多矣。靈巖聖水，請禱輒應。今山門香火，官民士庶，禦菑捍旱，澤物利民，影響報應。白雲長鎖於巖前，洪福永扶於國祚。普天稱慶，易地騰歡。謹留行狀以廣聞，豈小補云爾。

證驗事實

唐憲宗元和間，薛昭爲禁城捕尉，出理民訟，枉法受賂，被其糾彈。時❶唐法嚴明，捕尉犯之，亦須菴楚。昭懼受辱，遂潛逃出於禁城之外。天色將暮，迷失路徑，彷徨四顧，忽遇一老叟，問曰：汝何姓氏在此？答曰：姓薛名昭，爲禁城捕尉，枉法懼誅，來竄於此，適遇一老叟以逃此，而迷失道路。昭復問叟何氏，答曰：我是田山叟，久居山林，知人休咎。既求指迷，吾當以實告汝，可免憂至此？昭答曰：姓薛名昭，爲禁城捕尉，枉法懼罪責，所稱曰田山叟，指我來此，可以逃難。陳氏拍掌大笑曰：田山叟即申仙翁也，知妾居此百年矣。今日果應昔許之事，豈偶然哉？昭猛省吾爲書生時，嘗觀唐傳有載，亦非偶爾而遇。二人歎息良久，陳氏乃以雲情雨態告昭，昭不免伸繾綣之難，陳氏曰：汝可隨我往此，咫尺之間有塚門大開，其中廣闊，朱棺尚存而其蓋參差，中乃妾之身也。陳氏令昭舉其棺蓋，果見一女子面目妙道。妾侍茶湯，無不盡誠。仙翁與妾言曰：久勞供侍，無以爲謝，出藥一丸名絳雪丹，祝妾候命終之時方可吞服，百年後遇生人，復還人道，當得爲地仙。女子復問曰：汝何姓氏？緣何快然，喜懼交作，遂栖其亭。將至二更時，月華皎潔，忽見一女子容貌妖嬈，皎然，温暖而起，衣服壞爛，惟存首飾金璧。至天色漸明，陳氏令昭將金璧鬻之于市，製換衣棠，與陳氏裝飾。未幾，俱入霸陵山而隱，得爲地行仙矣。白日飛昇，知神質久種於芝草；朱幢接引，諒仙緣適滿於冰桃。異哉，夢感朝，明皇以仙翁稱之，詔入禁城，演談

於明皇，尋膺丹詔；盛矣，聲聞於太上，續奉玉音。矧嘗躡鳳乘龍，可以驂鸞跨鶴。頓離凡境，敬造玄都。握造化之樞機，司雷霆之號令。旱禱輒應，民難必扶。跡著三山，已見道非常道；丹成九轉，稔知名匪常名。抑由行滿三千，始可鵬搏九萬。昭如日月，凜若冰霜。息漸寰宇以無疆，福被生民而甚大。仁博而愛，惠我无私；妙合而凝，寂然不動。靈則不知而不識，修而可治而可平。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神庥莫測，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道化難量，功優於天上人間，德顯於今來古往。洋洋在上，濯濯厥靈。前宋加封，徽號三承於褒美；大元崇祀，聖恩累降以增輝。道炁常存，奚啻山高而水遠？仙風永扇，信同地久以天長。切觀事紀之詳，大莫能載，小莫能破；次察真人之妙，魄可使返，凡可使仙。歎莫難盡讚揚不可思議。加封誥命：

勅衡州衡陽縣雲阜山仁惠廟白雲大仙。昔楚人祀雲中君而舍之於壽宮，龍駕帝服見乎歌詠。今衡陽之阜有能以雲氣致嘉雨驅旱癘，載在彝典。稱爲列仙，邦人德之，揭虔于廟。嗚呼，豈昔之所謂靈皇皇而飈遠舉者；聊褒厥異功，錫之沖號，益孚善應，以澤斯民。可特封妙寂真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雲阜山申仙翁傳

（郝文華點校）

❶『時』原作『是』，據文義改。

034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

經名：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不題編者。七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序

夢當時使者之語，以謂後五百年福及生靈。以曆考之，自開元辛未距今行及五百年矣。元宗皇帝建祠以事，而使者之名顯。國朝累聖崇奉，神宗皇帝虔進聖號，徽宗皇帝加上寶册，而使者之位益重，祀典益崇，禮意益至。殊祥異貺，影從響答，其在斯歟。義問來九江，適太守大卿胡公紡以清静理郡政，民神協從。甲戌春，舉行舊典，以義問攝祀事于太平興國宮。禮畢，因觀山川之勝，窮隆磅礴，層見疊出，不可名狀，是宜高真之所慎擇也。宮之道士有向師尚者，清修自持，且有心於闡宗立教，以使者應化之迹泯泯未傳，求義問編次，義問不敢以鄙陋辭，謹列于左方。紹興二十四年中元左朝奉郎通判江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葉義問謹序。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一

分真創始類

考原

謹按《太上三天正法經》云：九天真王與元始天王俱生始炁之先。天光未明，鬱結未澄，混沌太虛，浩瀚流冥，七千餘劫，元景始分，九炁肇存，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歲。青童君注：爾時未有歲月，九炁既有一炁，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爲一歲。清炁高澄，濁炁下布。九天真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炁，故稱九天之號。九天丈人者，衆真景德之宗師也。九天司命者，萬物受生之真宰也。天使者，監御萬靈之貴神，巡察三界，賞善罰惡之總司也。又《九天鳳炁元丘太真書》云：太上丈人下授五嶽君千神，使衆靈。又《南唐降現真圖記》稱：使者真君有五號：一曰九天真

王，二曰朱陵上帝，三曰火鍊真人，四曰南上真君，五曰九天採訪使者。上帝錫之七暎平華九德偃月金晨玉冠，九光紅霄飛雲金羅之帔，曳紅霄碧襯霄裙，六華銖衣，躡元朱光之履，飛紅單舄，執太元碧琳之圭，瓊華翠簪，佩九天採訪南上真君使者金册、九元之劍、五帝伏魔之印、九天真王之印、採訪靈威攝邪之印；授北極天帝、五靈尊神、吏兵天丁之印，五百靈官、五帝、三官、三河、四海、五嶽、四瀆、九江、五湖、十二河源溪女、吏兵之印；白鶴師子擁御，青龍白虎護衛，六丁六甲侍列左右，九天仙女、十二溪真陳奏樂部；扶桑大帝、暘谷神王、太極真人以爲副從。上三皇時下降爲九龍使者，中三皇時爲元都使者，下三皇時爲九都使者。黄帝時爲真元使者，帝堯時爲太清使者，帝舜時爲九疑使者，大禹時爲元夷蒼水使者，助禹治水成功，周穆王時爲天靈使者，唐元宗皇帝時爲九天採訪使者。九天在三十二天之上，統九億萬諸天地人物，應中國九宮、九州、九星分野太一之數，以定灾福。大小運炁、陽九百六之灾，臨諸分野，各有天帝靈官主司也。生化人物，大數甚多。以九天配日月星宿，照臨天下萬國、九州八極、十方世界，天人禄壽、元无極大道玉皇尊帝。九天，下臨真化，故命九天真王受朱陵上帝爲使者，威德備三清之法，尊崇亞之。時見五百靈官、九江水帝、十二溪真、上清二十四位真人，儀仗羅列。百官瞻望，乃詔吴道子肖貌，勑内供奉張平公等齎像詣江州，命刺史獨孤正、縣令魏昌建祠於廬山之陰。

見祥

元宗開元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夜寢，靈符殿，夢神人仙仗甚盛，語帝曰：吾是九天使者，被受混元正真玉帝、太上老君勑命，採訪九天九地、三界十方、萬國九州、八極内外，觀察巡遊，較定天人禄壽，生靈罪福，建立採訪總司。九天司命真君開治舒州潜山，九天丈人真君開治蜀郡青城山，吾今開治江州廬山。可於三山興置齊祠，後五百年福及生靈。言訖而覺。明日，元宗宣諭群臣。時宰相張説奏言：陛下夢且當春，或恐未審。帝乃設案焚香，至誠禱籲。須臾，雲鶴仙仗森布含元殿前，第見使者乘青龍之車，靈姿妙粹，瑞相端妍。帝爲虔拜，使者以左手約之。時見五百靈官、九江水帝、十二溪真、上清二十四位真人，儀仗羅列。百官瞻望，乃詔吴道子肖貌，勑内供奉張平公等齎像詣江州，命刺史獨孤正、縣令魏昌建祠於廬山之陰。

宅靈

本宮係真君親擇勝地，居廬山西北隅。先是，明皇遣使搜訪山水佳處，莫知適從。舊傳有居民陳氏所居平夷，忽有道士踵門，謂曰：此地宜使者廟基，汝盍捨諸，當獲靈佑。陳曰：願老君勑命，採訪九天九地、三界十方、萬國九州、八極内外，觀察巡遊，較定天人禄壽，生靈罪福，建立採訪總司。九天司命真君開治舒州潜山，九天丈人真君開治蜀郡青城山，吾今開治江州廬山。可於三山興置齊祠，後五百年福及生靈。言訖而覺。明日，元宗宣諭群臣。時宰相張説奏言：陛下夢且當春，或恐未審。帝乃設案焚香，至誠禱籲。須臾，雲鶴仙仗森布含元殿前，第見使者乘青龍之車，靈姿妙粹，瑞相端妍。帝爲虔拜，使者以左手約之。時見五百靈官、九江水帝、十二溪真、上清二十四位真人，儀仗羅列。百官瞻望，乃詔吴道子肖貌，勑内供奉張平公等齎像詣江州，命刺史獨孤正、縣令魏昌建祠於廬山之陰。

宅靈

本宮係真君親擇勝地，居廬山西北隅。先是，明皇遣使搜訪山水佳處，莫知適從。舊傳有居民陳氏所居平夷，忽有道士踵門，謂曰：此地宜使者廟基，汝盍捨諸，當獲靈佑。陳曰：願老君勑命，採訪九天九地、三界十方、萬國九州、八極内外，觀察巡遊，較定天人禄壽，生靈罪福，建立採訪總司。九天司命真君開治舒州潜山，九天丈人真君開治蜀郡青城山，吾今開治江州廬山。可於三山興置齊祠，後五百年福及生靈。言訖而覺。明日，元宗宣諭群臣。時宰相張説奏言：陛下夢且當春，或恐未審。帝乃設案焚香，至誠禱籲。須臾，雲鶴仙仗森布含元殿前，第見使者乘青龍之車，靈姿妙粹，瑞相端妍。帝爲虔拜，使者以左手約之。時見五百靈官、九江水帝、十二溪真、上清二十四位真人，儀仗羅列。百官瞻望，乃詔吴道子肖貌，勑内供奉張平公等齎像詣江州，命刺史獨孤正、縣令魏昌建祠於廬山之陰。

宅靈

本宮係真君親擇勝地，居廬山西北隅。先是，明皇遣使搜訪山水佳處，莫知適從。舊傳有居民陳氏所居平夷，忽有道士踵門，謂曰：此地宜使者廟基，汝盍捨諸，當獲靈佑。陳曰：願老君勑命，採訪九天九地、三界十方、萬國九州、八極内外，觀察巡遊，較定天人禄壽，生靈罪福，建立採訪總司。

地。言畢而逝，陳愕然。是夜風雷大作，及曉，陳家于山之南崦矣。今宮之左有地主祠，血食一方，靈通昭著。潯陽之義門陳氏，即其後也。

聖治峰前。連引横山，在巽天醫之方；自艮臨震，乃得貪狼而歸。玉兔生炁也，天醫主拯救生靈，生氣主長養萬物。道家以迴骸起死爲功，以度人濟物爲行。真君宅之亦宜。坐乙向辛，皆合天心。左右龍虎蜿蜒盤踞，互相揖抱，十有二重，應十二辰。大溪自巽入乾，復回坤地，别有小澗，發源聖治峰，歷午未與大水合。四面方位，周流無間，冬夏不涸。宮前案山，名遊魚上水，孤峙宮前，有同朝禮。外案自瑞昌縣排列以至蘄黄二州，環望數百里，重疊如屏障，襟江帶湖，如拱揖此宮也。聖治峰特高於諸峰，左右群峰，千巒萬疊，爲之輔翼。南接虎溪福地、康真人道場、葛仙翁鍊丹之井，北跨詠真洞天董真君種杏上昇之館。後有吕仙翁藥爐丹竈遺址存焉。背抵五老峰，倚天青壁，屏圍於外。神人所居，是豈偶然者哉。

應真

初，元宗夢見使者云建祠之處自有木植，但加工力而已。及中使至，得地于聖治峰前，别引横山，扶輿磅礴，迤邐而下，如頓萬馬。基甫定而巨木數萬隨水坌至，隨用隨足。工役之興，常有神光如晝。力作忘倦，旬月告成。中使復夢神人曰：粉堊丹緑，此地有之，不待他求，鑿祠之北，五色具備。或云：是材也，昔九江王布擬作宮殿之用，沉埋溢浦，以待今日。吁，異哉。祠西長廊，在巨澗湫流之上，水聲澎湃，聞於地中。其祠號九天使者廟，元宗御篆九天使者之殿六字。南唐昇元二年就祠改通元府。山前今有府前市。

彭澤尉潘觀《祥驗記》其略云：建祠之初，靈異有五：不雨不風，水忽漂漲，移柵近山，水復仍舊，一也。丹粉雜色，穴出崖生，私求者失路，廟用者必獲，二也。謝土之夕，連宵風雲，焚香告祈，俄頃雲收風息，祭之日，宇宙澄空，會此良辰，仙燈遠照，三也。彭蠡津渡之處，時有數百人求渡，云：我往廬山謁使者廟，汝載我，當酬汝直。渡已，各留五錢，經宿閱之，錢乃成紙。乃知鬼神遠來欽禮，見斯瑞像以示於人，四也。使者騎從，龍君虎吏，刻削馭人，或泥或木，入廟之後，忽有數尊汗流霢霂，沾濡其面，仙靈所役，其汗交流，稽驗具存，人神匪别，五也。凡此五事，前世罕聞，刻石紀之，以傳來者。

殿宇像設

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之殿：神宗皇帝御書，後罹兵火。今乃王棺恭書。塑採訪居中，左右侍立金童、玉女、靈官各二，六丁六甲各六。殿内兩壁畫上清太微二十四位真人，殿外兩壁左畫十二溪真，右畫九江水帝、三江大王。皆倣吴道子之本，相貌奇古，精神聳動。殿前左防觀，右護法，閣下驛龍金虎大將。殿之左翼，三官大帝；殿右翼，四聖真君。殿主廊左有道藏，榜曰瓊章寶室；于湖張孝祥筆。貯經五百二十八函，計五千二百八十七卷，外九十九函，奉敕禁隱，不曾頒降，係楊和王府捨。右有天師堂，榜曰正一之殿。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内恭奉高宗皇帝特旨，於採訪殿後創建大殿，專一崇奉皇帝御容本命，賜名申福殿。殿之

右，漳泉慈濟真君殿；殿之左，三山澗靈澤龍王殿。嘉泰四年敕封，事見後。紹定五年創三清寶閣，中塑九皇御座。左脇樓，九天丈人真君像；右脇樓，唐元宗皇帝像。嘉熙四年閏十二月內，理宗皇帝賜御書三清閣三大字。脩廊左右各二十五間，左畫採訪真君自興置以來賞善罰惡、習仙祈嗣靈驗事蹟。轉廊左右各五間，畫五百靈官像，天冠絳服，如朝謁儀，相貌各異，皆以次列，係倣唐待詔院畫，亦近代奇筆也。脩廊中有石壇三成，左有磚閣五層，上安洪鍾，榜曰景陽；右有磚閣五層，上塑朱陵大帝，榜曰朱陵。兩轉廊之間爲內三門，榜曰紫元景曜之門。張子湖書。內亭榜曰詠真洞天。張槎察書。按舊記云：得道劉德本遇仙人從遊，入詠真洞天，所扁如此，及見採訪考校世人罪福而出。階下有石一株，舊記云：有劉越者從此出入，康阜真人赴劉約，叩此石而入，會于洞府。今有亭曰劉仙石。此外爲外三門，曰太平興國之宮。徽宗賜御書，後罹兵焰。今乃蔣運使璨書。門接度仙橋，松杉蓊鬱，徑皆石甃，有亭臨驛路，榜曰天下太平。亦槎察書。大殿後有道紀堂、吳説書蓮池蓮會、堂、抱一堂、易山齊書虛室、紫溪真逸書。泡泉跨碧橋、何師尹書。御書碑亭。中藏石刻御書，敕黃省劄、壽星、觀音圖像。名公碑刻附馬。左右兩山道院共三十餘所，依山傍水，窗户玲瓏，誦聲琅然。内有希微堂、今葆清天籟堂、東坡留題有枯木怪石于壁間，洪芻跋之。是也。有濂溪先生留題。墨仙泉、因洞賓得名老圃堂、山谷紀遊也葆真庵。方壺梅竹幽邃，眼界清楚。橋察書額及名賢留題極多。其如真一庵、鏡泉寒碧軒、留雲閣、冷翠閣、名勝翰墨具在詩集。宮後有靈澤龍湫、上中下三潭：一潭在高崖絶壁之中，嶮不可攀，中下兩潭可往來祈禱。樵者常見龍戲珠。每雲起時，山前人望龍附雲而上。仙人誦經臺、有一石突出如經案樣，四邊石紋摺疊若幃。每陰雨時，採樵者聞誦經之聲。飛雲洞。洞中可坐二三十人，又有一竅，隱隱而入，近生一石。當門，不可入。但雲起則雨，雲聚則晴。山前人皆以此驗其晦明。宮前有祝聖放生池、積金池。左右龍虎環抱，松風蘿月，清流奇石，夐隔人境，真天下形勝福地也。

蓮花會

唐自建祠宇以後，選差道士蔡仙芝、緇素之徒，不約而集者數千人，慶成齋醮，晝夜不絶。時蓮花盛開，朝謁者各捧一花爲供，爭置殿陛之下。喜相告曰：此會殊勝，盍命爲蓮花會。誓歲以此日同會于此，祈年穀，禳疵癘。庶幾，使者垂祐，錫羨以福。我衆萬口一辭，再拜而去。出舊記

採訪行

江東憲周彦質作

君不見：開元天子全盛時，高拱昭曠居無爲。人神和協天意得，太史按諜書厖禧。六宮深鑰青春夜，新月

朦朧照臺榭。金鈴不曳禁直閉，宸慮檜柏高參天。
澄清鎮多暇。嬪嬙衛宿昭陽宮，時聽江淮貢金貝。
禁鼓鳴丁夜。恍然帝夢見神物，千幢祈禳致豐歲。
萬鬟來虛空。陰雲滌蕩天衢碧，風伯千疊爭岧嶢。
雨師親執職。天地水府神官從，後導雜還星辰朝。
前驅齊衛翼。金車龍御雲中央，穆穆誕誇潛曲筆。
天表端圭璋。霓旌鳳蓋颺晴影，縹緲奇蹤散遺逸。
鸞珮聲琅琅。爭傳天語青冥上，低詣七日方言還。
神都駐仙仗。自言帝命有司職，領使清夜來嬋娟。
九天躬採訪。側聞廬阜窮幽清，願寄朝朝甚明白。
一畝營宮庭。慇懃禱祀五百年，自有年齡今五百。
至福覃生靈。銀箭頻更春漏短，清寐遺方陳迹垂編策，千古穆契勤都俞。
忽隨雞唱斷。覺來樓殿菲微間，滿目萬化歸神樞。
鶯花自零亂。平明大駕朝明光，坐對和氣周綿區。
百辟言休祥。大臣不敢眩天聽，指引神語誠非虛。
六夢多譸張。宿齋致禱深深殿，法從美應徒嘻噓。
依然清晝現。五雲掩映更分明，不似萬葉永永爲休符。出本宮舊記
昭陽夢中見。千官瞻拜齊驩呼，急詔小臣齷齪無嘉謨，目睹願傳史筆令直書，留示
道子丹青圖。泥封密札下江左，千門
萬户成須臾。撐横直瞰康廬道，驛使
春秋奉宸禱。天香祝簡來九重，黄袍
題封皆御寶。龍樓鳳閣飛雲煙，白晝
往往巢神仙。不知卜築歲月遠，但見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二

宋朝崇奉類

春秋國醮

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九日，準勑江州九天採訪使者可每年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係春秋兩節各致一祭。當年七月初十日，江州申奏齋儀禮物，開建道場三日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青詞朱表，係學士院降到。今本州永爲定式。三年郊祀禮畢，遣中使齎御名青詞朱表，建道場五日，設醮謝恩。

醮意青詞

維年月日

嗣天子臣御名，謹以節届仲春秋，遣某官於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開啓春秋祭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靈寶道場三日兩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以用和天安地，保國寧邦，俯爲天下生靈禳災祈福。謹上啓九天採訪

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伏以真境粹清，高穹杳邈。苟精誠之不怠，諒降鑒以非遥。獲以眇躬，祇膺景命。每慚涼德，嗣守丕圖。適丁隆盛之時，益荷高明之貺。眷茲福地，久峙殊庭。屬届仲春秋，式陳常典。況琳宫之宏啓，冀飈馭之俯臨。察于恭恪之誠，享茲蠲潔之薦。俯回洪造，申錫嘉祥。然後願邦社儲休，車書混一，民躋富壽，運洽隆平。仰冀高穹，普垂至貺。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滿散醮詞

區宇泰寧，蒼黔富壽。荷高穹之降鑒，致純嘏之荐臻。節屆仲春秋，禮伸毖祀。是以凝神碧落，著念仙都，三日齋居，以時朝奏。適屬瓊詞告徹，金磬停音，更露丹衷，嚴伸清醮。伏冀垂休群物，錫羡宗祊，疵癘聿消，車書混一。百穀保順成之美，四時無愆亢之灾。永賴真休，長依景貺。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內降郊祀禮畢青詞

吉日備儀，薦明禋而享帝；湛恩敷令，均純嘏以惠民。時維秩禮之行，允賴群靈之貺。肅陳浄醮，祇罄潔誠。惟冀神聰，式垂沖鑒。

內降郊祀禮畢朱表

明禋郊祀，昭受帝休，賴神助之，介成肅祭。容而協禮，具嚴馨薦，恭接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真科，冀誠意之。潜孚格靈，神而丕佑。

宣賜濕香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準勅：訪聞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缺好香供燒，可於翰林院歲破濕香三百斤，付本觀逐日於諸殿堂及兩廊焚燒供養。

蠲免税賦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十六日，準中書門下牒，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見納夏秋二税等牒，奉勅並特與除放，充本觀常住，仍仰本州檢校分明，上曆支用。

賜金寶牌

天禧元年九月日，奉勅修玉清昭應宫成，特賜聖祖天尊大帝神化金寶牌一所，於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奉安供養。歲度道士一員掌管。

進應元保運號詔

元豐四年正月日詔曰：運妙用，跨太虚；高極於九霄，遠際於八表；巡遊上下，博觀廣察。是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真科，冀誠意之。潜孚格靈，神而丕佑。然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神明之意。可進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庶幾導殊祥，獲嘉氣，以蒙覆生民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先是，元豐二年本觀道士陶智仙治含基，於地中得土缶，封緘甚固，破之，皆五色土，有銅錢一，其文曰應元保運四字。當時罔測。至四年遣内侍廖維齎詔及御書殿額來賜，及與錢文符合。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興國觀，召本觀主首，究問得實。即以其錢付廖維，表獻迎牌。至觀之夕，直殿道士吴有終等聞仙樂之聲，驚走閉殿。即止。其靈異如此。

祭告祝版

陟降上下，高窮於九霄；周遊巡行，旁際於八極。鑒觀有度，善惡無差。美報未豐，隆名久缺。爰通精意，肅進徽稱。庶俾黎元，永膺福祉。

醮慶進號青詞

道妙太虛，化馳八極。恭承庇佑，積仰靈光。冀崇顯於上真，乃加隆於懿號。爛然寶字，揭著重簷。就祓齊壇，嚴陳淨供。庶延颺馭，下賁琳宮。

同前朱表

臣御名言薦號高真，揭題祕殿，就陳淨供，備致潔，誠敢不藏。在昔神考，嚴恭寅畏，明德恤祀。帝用居歆，百神受職，發揚丕貺，肇進徽稱。謂其顯仁利用，兆於有形之始，故曰應元。錫羨降康，成是無疆之休，故曰保運。勅書扁榜，奎璧粲然。霞衣綵幢，金碧焜燿，而典册未備，屬在後人。肆惟菲德，紹休聖緒。噫，惟大道是興，惟前烈是承。鋪張景鑠，刊鏤嘉玉。具舉縟禮，繼述先志。伏惟精誠所嚮，符應昭答；孚佑眇躬，膺受多福；相我有邦，億萬斯年。惟時報事，其永無斁。謹言。

奏告詞

至人無迹，大道難名。爰即舊稱，肇刊新册。遠馳使傳，祇告真宮。勅太卜以涓辰，命有司而備禮。仰祈靈鑒，俯照丹誠。享茲久闕之儀，錫以無疆之慶。

祭告詞

妙道格天，休功被物。炳爲靈耀，可得形容。祇奉徽、稱，式嚴報禮。涓誠斯在，昭鑒惟時。

奉上行禮詞

職典欽崇，敢替靈承之義；誠交肹蠁，宜殫昭報之文。備茲縟禮，屬在休期。鏤玉填金，煥成章於雲漢；臨軒發册，用恪伸於寅奉。仰祈歆答，永介休祥。

滿散詞

至神無象，雖莫能名，盛德在人。姑從所示，式哀顯蹟，肇薰燎揭虔，共仰九霄之邃；厖鴻隤祉，永言萬壽之期。併敷錫於庶民，俾交欣於百樂。

改觀爲宮

宣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御筆改觀爲宮。給事中王易簡奏，乞降御書牌額，遂賜御書，曰太平興國之宮。

是時，迎奉御書牌，江行至太平州謝家灣，有順濟龍王登舟，現金鱗玉爪，長尺餘，盤旋花枝之上，護舟至池陽清溪，有水獸三四昂首呼鳴。龍王自船中引首顧之，池州官民瞻拜，忽爾不見。○戒途之初，預卜言曰建醮本宮，沿途阻風，將失期伏願：至神昭格，洞鑒宜符。萬壽無疆，恢帝圖之廣大；三時不害，永民物之阜康。

滿散詞

惟廬嶽之名峰，實天仙之奧宅。夢符晝現，雖自開元之傳；迹遠名彰，邈想真王之始。應世則帝王之佐，在誠斯昭鑒惟時。

奉上行禮詞

天惟耳目之司。千齡昔紀於元豐，四字首加於徽號。備茲縟禮，屬在休期。鏤玉填金，煥成章於雲漢；臨軒發册，增偉觀於江山。顧熙事之嘉成，涓良辰而祝告。伏願威神臨格，昭鑒居歆。薰燎揭虔，共仰九霄之邃；厖鴻隤祉，永言萬壽之期。併敷錫於庶民，俾交欣於百樂。

限。忽在真州遇順風，半月之程，數日而至，到岸則風逆如初。預期不爽，衆皆異之。出異録記。

保禳祝版

維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二月己亥朔，十七日乙卯，嗣天子臣某，近爲邊鄙繹騷，朝廷用兵，乞賜陰助，掃除妖孽，以速萬全。謹遣右承議郎通判江州軍州事臣鄭建中，敢昭告于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伏以國家祇奉神祇，載在祀典，春秋時享，罔敢不飭，欽惟明靈密垂護佑。蠢兹妖孽，犯我邊疆，爰整王師，正緊神助，掃蕩邊氛，亟臻清平，嘉與含生，躋于仁壽。尚饗。

韋太后殿設醮兩座

第一醮意

皇太后妾韋氏，謹齎十方鎮綵、本命文繒，詣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殿，普集道士一壇，於八月七日宿建太上順天興國寶壇，修奉无上太羅玄都玉京紫微上宮三元玉籙道場，三晝夜滿散，修設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延奉高真，用祝聖壽無疆，皇圖永固，萬民樂業，五穀豐登。次冀妾齒堅目明，身强體健；皇后吴氏宮闈集慶，枝葉繁昌。

第一醮詞

祇承道蔭，敢忘昭事之心；抑扣天閽，特露忱恂之懇。伏念妾篤生聖主，慶集慈闈；年踰中壽之高，日備懽心之養；荷上帝之眷顧，撫小己以戰兢。迺捐脂澤之餘，恭款琳宮之邃。三千六百分之仙靈之秘宇。輒伸悃愊，少答生成。

恭演真科聖位十周天之度，用增睿算；神人三嵩嶽之呼。椒房應夢日之祥，晚景續如川之壽。更資道蔭，廣被群生。師混元之人，早契飛昇之妙；樂瞿曇之士，速登圓覺之門。四時有玉燭之調，百穀獲金穰之兆。惟大圓之從欲，遂小己之陳辭。不勝依歸，諒垂昭鑒。

保邊祝版

隆興二年，歲次甲申，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八日己酉，嗣天子臣某，伏爲邊鄙敉寧，朝廷用兵，乞賜陰助。謹遣降授左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臣唐文若，敢昭薦于太平興國宮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伏以妖孽侵邊，尚肆虔劉之虐；師徒駐野，未收攘却之功，敢布忱誠，仰干英鑒，冀靈威之佑助，無妖祲之結蟠。尚饗。

賜靈澤龍廟額

嘉泰四年正月，準尚書省牒禮部狀，準都省批下江西轉運使司狀，據江

州申，據德化縣申，據管屬進士劉揆等竊見太平興國宮宮後三山澗龍潭，遠近百姓祈求雨澤，感應顯著。前政知州王容在任兩年，遇旱祈禱，雨澤隨降。嘉泰元年，六月不雨，本州遂委本縣主簿常權躬詣龍潭，迎請聖水，奉安設廳醮，未畢，雨大作，槁苗滫興，歲成大稔。本州遂於龍潭建立廟祠崇奉。乞封爵廟額。本司委興國軍永興縣丞上官世勣躬親詢究，再委隆興府奉新縣主簿孫仁覆實上件靈蹟，委有恩惠澤及生民。保明詣實，伏候勅旨。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行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申檢，準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已降指揮節文，神祠遇有靈應，即先賜額；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節文，今後神祠祈禱應驗，令諸路運司依條保奏，取旨加封。本寺照得今來本路轉運司，已依條差官詢究，覆實保奏了當，應得加封條法。今勘當，乞從已降指揮合先賜廟額，合行降勅。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取旨加封施行。申部本部，今勘當欲從太常寺勘當到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奉勅，宜賜靈澤廟爲額。

保國祈嗣玉簡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嗣天子臣某，伏爲保延國祚，恭祈嗣續，敬齎香信，祇建沖科，命道士二十一員於江州太平興國宮啓建靈寶道場一晝二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誕集嘉祥。謹依舊式，詣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殿下。投送金龍玉簡，欲冀至聖至真鑒此丹悃。乞爲謄奏，上聞九天。臣入山，蒙恩服羽，奉真君香火餘五十年。誤叨住持以來，剔蠹革弊，一新福分屯，尚調虎符之戍；內欲隆於國本，外思靖於兵氛；仰惟祖宗積累之難，深切朝夕繼承之懼；是用肆類上帝，求感應，仰贊明時。臣雖非官守言責，偏禱名山。願垂覆燾之仁，宏賜扶持之力；得男而應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太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於枚寧。祇迓靈休，永依大道。臣某無任懇禱之至。

陳乞加封奏狀

臣熊守中謹瀝愚衷，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伏典刑。竊念臣山林灰槁，雲水簞瓢；身與世以漂流，志因時而感激。伏睹江州廬山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上自三皇五帝，下至于唐，逐代易名，顯靈降祉，主天地國家之歷數，掌祖宗儲嗣之符圖。在昔賜額撥田，褒封祈禱，具有成典。至於禳禬水旱，弭戢兵戈，應感靈驗，載諸碑記。真君顯靈之初，有語曰後五百年福及生靈，保安國祚。揆今五百八年，無有以徹淵聽者。重念臣本儒家子，父命入山，蒙恩服羽，奉真君香火餘五十年。誤叨住持以來，剔蠹革弊，一新福庭，表率羽流，祝延聖壽。凡歲之豐凶、民之疾苦，日夜齋心，精白祈禱，務求感應，仰贊明時。臣雖非官守言責者比，而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敢致叩閽之請，庸醻戀闕之心。謹纂集廬山古碑舊記所載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在本朝靈驗事跡彰彰在人耳目者，編次爲六：一曰創始源流，二曰宅靈始末，三曰崇奉彝則，四曰褒嘉典故，五曰像設儀制，六曰感應靈異。繕寫爲

一册，用黄羅囊封，隨狀上進。伏望陛下少賜采覽，體祖宗崇信之意，爲社稷靈長之謀，遵故事於往時，舉曠儀於今日。應元有自復太平興國之風，保運無窮叶壽富多男之祝。皇圖鞏固，邊祲澄清。臣不避鼎鑊之誅，謹具奏聞。伏望陛下俯伏闕庭，伏望聖慈特賜睿旨，付尚書省檢尋舊規，加封真君徽號，降香廬山太平興國宮，設醮陳詞，禳兵弭寇，以應五百年福及生靈之運，丕衍億萬載無疆之休。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嘉熙二年八月日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前住持知宮兼管轄臣熊守中狀奉

醮旨

嗣天子臣某，伏爲家國少寧，邊陲侵擾；師徒久戍，未收攘却之功；宵旰靡寧，敢怠禱祈之請。謹遣上清大洞經籙道士熊守中齎香信詣廬山太平興國宮，開壇蔵事，拜伏寶章，上通宸極，以用禳兵弭寇，保國寧邦。欽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開治廬山之始，預祈國祚之安。五百年福及生靈，適當此數；億萬載垂休宗社，克保將來。伏願九天助順，三境昭臨；消禍亂以康時，弭干戈於不戰。更冀雨暘時若，年穀豐登；萬民無疵癘之灾，四海樂昇平之化。

上帝青詞

皇天無親，固惟德而是輔；至道有要，必自誠之可通。爰命羽流，虔伸丹悃。邊陲驚擾，燹燧因仍。内貽宵旰之憂，外積干戈之慘。薦頻蘩而請禱，望穹昊以攄誠。伏願天道宜還，人心從欲；俯回洪造，溥施下濟之仁；申命真司，盡被好生之德。

真君青詞

嗣守丕圖，昧攸司之疏曠；適丁多事，駭成典之昭彰。爰命羽流，旋申祀事。十三帝尊崇縟禮，豈不偉哉；五百年福及生靈，今其時矣。誓堅香火，永答神休。兵革侵疆，師徒駐野。四蜀長淮之慘酷，痛徹此心；九州率土之威儀，合歸中國。恭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闡至靈於前古，隆徽號於本朝；當瑞命之應期，符生靈之積望；雷行號令，速掃妖氛，日扇祥風，將安善類。

加封誥詞

中書門下省禮部狀，準嘉熙三年九月二日都省批下江州太平興國宮前管轄住持知宮事熊守中劄子，陳乞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加封設醮及乞頒降御書三清閣三字事。後批并進册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尋連送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照得熊守中所陳真君事迹，自唐以來多著靈異，至我朝神廟始進號爲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列聖欽崇，有加無替，拖詳進册，鋪叙六門。其啓耀發祥，摽符顯應，固非其他神祠可比。至若水旱疾疫之灾，盜賊兵革之變，隨事切禱，響答影從。真有助於國家，有功於生靈也。增隆徽號，用侈殊褒。其加封一節，欲照所乞申，取行下以憑擬定，欲具檢申，呈奉批判行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如從今來熊守中所乞事理，候批。今

狀下日行下本寺，以憑加封施行，更合取自指揮施行，并進册繳連見到申部。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事理，備録在前。本部照得今來熊守中所乞真君事跡加封，如蒙朝廷許從太常寺申到事理，候批。今狀下部，行下太常寺，以憑加封施行，伏候指揮。後批并册送禮部，從勘當到事理施行，本部尋連送太常寺，遵從都省批狀指揮施行，去後，今據太常寺申，本寺今遵從都省批狀指揮，欲於應元保運字下加二字，今欲擬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合命詞給誥。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取旨加封施行。申部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事理，備録在前，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四月八日奉聖旨，依本部尋取到太常寺，供到前銜後擬。伏乞朝廷命詞給誥施行，伏候指揮奉勑。朕寅事上帝，懷柔百神。矧惟仙品之高，夙紀道書之祕。三山鼎立，雖肇跡於有唐；一氣胚涵，本儲靈於太始。嶽瀆並歸於主宰，國家允賴於保綏。遥企真風，肆加美謚：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體道爲用，入有出無，象帝之先；莫知誰子，御炁之辯，以遊無窮。嘗受命於璇霄，來宅靈於廬阜。惟九穹品秩，孰如採訪之尊；會三界天人，皆屬統臨之大。自熙陵以太平興國而易觀額，至神廟進應元保運，仍揭宮名。昭回雲漢之光，焜燿朱陵之府。肆朕纘服，率循舊章。春秋醮祭之聿嚴，水旱禳禱而必應。閲羽衣之驛奏，想鶴駕之颺遊。用舉徽稱，式彰妙化。七千劫初分於元景，未易强名；五百年流福於生靈，適逢休會。諒上蒼悔禍之有日，而四海息兵之可期。佑我丕圖，永綏景福。可特封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

盧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二

宋朝崇奉類

聖旨文字

得旨爲加封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徽號。仰管轄道士熊守中前往江州太平興國宮，設醮一百二十分位，降五晝夜，拜奏寶章，拜於壽聖廣福觀、大中祥符觀，各設醮一百二十分位，降賜感通，仍賜御書。并具收領回奏。得旨宣諭安撫制置史尚書，今令江州太平興國宮管轄熊守中齎三清閣御書及香信等於本宮設醮，并奉安誥命。仰尚書代書青詞祝版御名，及差屬官一員到宮主香，所有日分，却令熊守中供報，仍具已差官職位、姓名前往回奏。嘉熙四年閏十二月日，協中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内侍省副都知張延慶恭準。

真君祝版

維淳祐元年，歲次辛丑，二月己未朔，初六日甲子，皇帝某，謹遣太平興國宮管轄道士熊守中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品冠仙都，道高今古。綏集生靈，福流下土。運數脩延，實歸宗主。斯爲揆之百神，靈休爲愈。徽號聿崇，斯爲盛舉。特伸慶讚，攄誠帝所，用昭告於神聰，敬一酬于觴俎。尚饗。

設醮意旨

嗣天子臣某，伏念纘紹丕圖，期光前烈，茂延支本，式固邦家，眷茲福系之隆，實藉神功之佑。恭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天之貴神，國之主宰；千萬載垂休於宗社，五百年流福於生靈；茂著仙遊，宜崇徽號。謹備潔涓之禮，用伸慶讚之忱。謹取二月初六日就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命闔宮道士開建祈穀福時齋壇五晝夜，節次拜奏寶章，關祝周天星燈、甲子長生命燈，滿散設醮一千二百分位，延奉上真，導迎景貺。伏冀神休密佑，聖造潛扶；寧謐三邊，安全萬宇；咸睹清寧之象；早開嗣續之祥；永錫和平，更祈豐稔。

上帝青詞

淳祐初元，屬履王春之吉；太平真宇，冀蒙帝祉之私。猥以菲涼，紹茲休烈。天知悔禍，幸邊備之甫紓；民讃之後，乃百神交慶之初。爰演沖科，慮阻飢，念邦儲之尚窘。每軫憂於丹同歃盛事。取今月十八日，就江州廬山壽聖廣福觀大中祥符觀醮意

維淳祐元年，歲次辛丑，二月己未朔，十八日丙子，嗣天子臣某仰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道品聿宗，福源浸衍，爲嶽瀆之主宰，實國朝之貴

扶；寧謐三邊，安全萬宇；咸睹清寧之象；早開嗣續之祥；永錫和平，更祈豐稔。

上帝青詞

淳祐初元，屬履王春之吉；太平真宇，冀蒙帝祉之私。猥以菲涼，紹茲休烈。天知悔禍，幸邊備之甫紓；民讃之後，乃百神交慶之初。爰演沖科，慮阻飢，念邦儲之尚窘。每軫憂於丹同歃盛事。取今月十八日，就江州廬山壽聖廣福觀，開建靈寶道場一晝夜，誦經行道，關祝星燈，滿散修設清醮一百二十分位，延奉上真，仰祈景貺。伏冀神休葉贊，遂民安國泰之期；邊鄙無虞，睹天清地寧之象。

青詞

褒妙化之徽稱，百神交慶；對玄穹之上帝，一念潛乎。非惟侈縟典之立功，爲國朝之尊仰。用蕆潔蠲昭明，抑以顯靈休之偉赫。用蕆潔蠲之褒崇，式表真風之妙化。盍奏聞於上帝，庸慶讃於神休。肅展蘋蘩，上延共保丕圖於綿永；邊陲寧謐，俾躋黎庶於昇平；儲嗣流祥，清寧開泰。

本州乞降御香奏狀

臣厲文翁，據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兼管轄李守浩狀申，照得本

宮係採訪宅靈之地，崇奉皇帝，本命申福殿。歲有春秋國醮，係守臣代書御名詞表。其旨曰：俯爲天下生靈禳災祈福。祥符元年，準勅歲降濕香下本宮諸殿堂供燒。後來本宮不曾援例陳請。竊惟福庭香火，列聖崇奉，褒嘉縉禮，降香建醮，保國寧邦，靈驗昭著。勅文省劄，非一而止。昨蒙使府以瑞雪愆期，持忱設醮，隨獲感通。十萬户和氣遍覃，五百年流福應讖。自祥符至嘉熙，年内遇時降香，建醮感應。嘗奉聖旨加封真君妙化二字，及頒降御書三清閣字，仍賜度牒、沉香、腦子、鎮壇、繒綵等設醮，保邊祈嗣，詞意具存。今但前後降香建醮，皆係使府保奏。今來欲乞照例保奏朝廷，舉行舊典，所據前狀，須至奏聞者。

右臣照得太平興國宮係九天採訪真君治所，自唐開元至本朝已五百餘載，神應非一，褒典屢加。國初以來，給降御香，歲有常比。迨至隆興，因循廢闕。嘉熙二年及四年，本宮管轄熊守中申請，遂蒙朝廷加封真君妙化二字、及降賜御香等。自後本宮無人陳乞，而本州亦不復與之奏申，殊失累朝崇奉之意，大爲闕典。近緣去臘瑞雪愆期，臣躬詣祠下，爲民祈禱，即獲感應，如響斯答。三白呈瑞，豐年有兆。即其靈驗，所合申述彝章以昭神貺。伏望聖慈特賜睿旨，照國朝舊典，每歲給降御香下本宮，節次承準朝廷降香建醮等事，拜照嘉熙庚子年頒降建醮指揮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寶祐四年正月日

賜香省劄

昨準禮部符，準寶祐四年二月八日都省批下知江州厲文翁狀、奏乞舉行國朝舊典，每歲給降御香，下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建醮事。後批送禮部契勘體例，申尚書省。準此本部所準，都省批下上件事，尋連送太常寺契勘分明，指定申部。去後，據太常寺申，本寺今拖照奏内稱乞，照嘉熙庚子年頒降建醮指揮施行，今指定欲乞省部備申朝廷，下江州行下本宮，照嘉熙庚子年分頒降指揮體例，徑自申請施行。右連元送一宗申部乞備，申朝廷施行，尋呈奉判，備太常寺所申，符本州徑自照元得指揮申請施行，仍申省照會。今本部具申朝廷照應外，符州照應，徑自照元得指揮申請施行。所準前項指揮，州司除已遵禀備報，本宮照應施行。去後，今據太平興國宮回申，開具給降御香下本宮，節次承準朝廷降香建醮等事，到本宮，節次承準朝廷降香建醮指揮施行。月日體例事件，申州乞備，申省部檢照前例，給降施行。太平興國三年，春秋二醮，勅牒。太平興國三年，春秋二醮，省牒，齋料帳三縫。紹興三十一年，降香設醮、祝版。隆興二年，降香設醮祝版。端平三年，廟堂奏旨設醮，祈穀禳兵，詞旨七縫并可漏。嘉熙元年，降香設醮，保邊祈嗣玉簡。嘉熙二年，降香設醮禳兵，詞旨并銀兩、會子、綾羅、單子等三縫肆件。淳祐元年，加封真君徽號，詞旨祝版，降香并祠牒、銀兩、綾羅、聖旨文字肆縫伍件。

右除已將前項文字申部，乞辦驗發下本宮照應外，本州保明是實，伏乞指揮給降施行。伏候指揮照得知江州

厲文翁申：乞舉行國朝舊典，給降御香，下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設醮事。契勘先朝間曾降香及賜御書，並降度牒、綾羅等。今據住持知宮事李守浩乞，檢照元來已得指揮符，本州徑自照例申請，六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照舊例降香下江州，付本宮設醮，仍照嘉熙庚子給賜，并下御藥院、內侍省、學士院、江州本宮各照應。右劄付廬山太平興國宮。寶祐四年陸月日。

得旨宣諭制置厲侍郎，江州太平興國宮八月十五日修設國醮。今賜去沉香三十兩、篋檀、降真各一十斤，充本宮醮筵供燒使用。以後祈禱，別有降賜，仍具收領回奏。寶祐四年七月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恩殿，祗候幹辦龍圖天章等閣、幹辦內藏庫翰林司毛存恭準。

奉安御香疏意

臣厲文翁情旨，昨於領藩之初，因以禱雪而應，慨念真君儲福之地，夙存國朝賜香之彝，宮門既有失於申明，州郡復不爲之啓請。亟謄奏牘，隨沐恩光。恭準聖旨宣諭，每歲賜太平興國宮沉香三十兩，篋檀、降真各一十斤，充八月十五日秋祭醮筵供燒。向後別行宣賜，以用祈天永命，保國安邊，溥及生靈，同躋仁壽。今則已次琳宮，預白丹悃，伏望景曜下臨，監九重之忱悃；名熏上賜，修每歲之常儀。所集勝因，以祈嘉貺。

皇帝陛下：恭願鴻圖廣大，燕翼綿長。庶證時而百穀成，民皆樂業；中國安而四夷服，邊不揚塵。

初降御香建國醮別奏青詞

採訪宅靈金闕，地隆於廬阜；祈真三百斤、黃蠟一百斤、官會十萬貫，專差人兵管押前去，逐一交割，嚴潔排辦。擇八月內啓建三晝夜。已劄四川制置司、廣東經略安撫司、廣西經略安撫司、湖南安撫司、京湖制置司。

景定元年六月日

昨者韃虜不道，荐食無厭。所賴人可即戎，每戰必克。或執干戈以衛，或奪螯弧以登。未嘗臨敵以懷生，皆欲滅此而後食。竭忠思報，視死如歸。殺氣干霄而欲腥，英魂委露而逾壯。丹陛以輸忠，即朱陵而請福。伏願帝躬壽樂，國本安強；四序氣調，大有稻梁之慶；三邊勢鞏，永無烽燧之虞；凡曰王民，均蒙道蔭。

恭奉朝廷賜錢設普度醮密劄

恭奉宣諭指揮：去歲兵革以來，忠亮死節，傷亡之民甚衆。孤魂無依，實可興念。當行普度，使遂超生。四川可於重慶，兩廣當就南嶽，荆湖江西仍就江州太平興國宮。三處各修醮一千二百分，每一處降賜沉香一百兩、腦子十兩、降

第念形軀之已殞，痛干心膂以難忘。謹於八月二十五日，就江州太平興國宮修設普度大醮一千二百分，用憑道力，俾遂超生。

青詞

百戰間關，見危致命；一忠激烈，雖死猶生。惟勇士不忘喪元，故敵人每爲奪氣。追念胡氛之甚惡，遂令國步之多艱。不貳爾心，豈與共戴天而處；勉出乃力，蓋將寘亡地而存。義重而形軀則輕，役同而瞬息即異。興言鉅痛，深愴至懷。帶劍之辭尚新，忍忘楚野；復矢之哀曷挽，空慨邾婁。虔修薦拔之科，庸寫盡傷之極。伏望大垂慈鑒，俯挈寘途。壯節難磨，已可垂名於穹壤，英魂未逝，尚能效役於風霆。

史大資申述靈驗乞加封尊册事

本州太平興國宮崇奉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考諸圖誌，實元保運妙化真君香火。考諸圖誌，實唐開元間明皇感夢，真靈欲就廬山建祠，後五百年福及生靈，於是勅江州建九天使者廟。本朝列聖尤極欽崇，太宗改賜觀額，神宗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徽宗奉上玉册，易觀爲宮，高孝兩朝皆常遣官致禱，保邊禳兵。皇上踐祚以來，賜奎畫，降御香，尊奉尤謹。岩之自去秋祇戍，適值胡馬偷❶渡，被旨進册，以至列聖青詞皆以皇帝臣某冠之。嘉熙年間加封妙化二字，太常一時失於檢會，止令命詞給誥，與元豐政和典禮舛異，恐未稱明時昭事之意。謹録元豐政和詔册繳連在前，欲望公朝特加敷奏，付有司討論典故，於應元保運妙化今號之上加上八字徽號，尊以册書，鏤以嘉玉，收回元誥，赴禮部架閣。不惟消弭兵災，肇開泰運，保國祚於有永，延聖壽以無疆；抑與列聖尊崇典禮不至背馳，豈勝宗社生靈之幸。

景定元年五月日

陸殿撰再奏乞頒降封册事

臣景思照得本州太平興國宮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考之圖誌，自唐開元見夢著靈，有五百年後福及生靈之證。參之碑刻，一號朱陵上帝，元保運妙化真君香火。開禧吴曦叛蜀，夔帥蔣馬，賊遂殞滅。開禧吴曦叛蜀，夔帥蔣辛未，正應五百年後，靈響昭彰如此。但岩之竊念：神考進應元保運之號，係降詔旨。及徽廟追繼先志，鏤之玉再清，東南莫枕。逆數今日至于開元介有神降萃，謂採訪已奏於上帝，行被採訪九天九地，主九宮九州星野、陽九百六之數。按之祀典，本朝自太宗賜族誅。今兹狂虜犯順，實賴陰相，江面

今觀額，神宗降詔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徽宗奉上玉册，易觀爲宮，高孝兩朝皆嘗遣官致禱邊事。皇帝臨御以來，加封妙化二字，頒降三清閣御書，降香設醮，朱表青詞。所以欽奉者，至隆質之靈驗。建炎張遇犯城，有現雲滅賊之應。開禧吴曦叛蜀，有降筆誅兇之報。今年虜哨入本州瑞昌縣境，若有所制，若有所制，若有所制

帖，須至行遣。

景定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加封誥勅

至道之精，窈冥無迹，超乎萬物之表，行乎九天之間，名位崇而功化妙，命之曰真而已。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真君，沖澹而與造物遊，變化而與陰陽運。吉凶悔吝存乎人，皆出於寂通感應之理。天憤不道之虐，迺能相王師清江面。採訪爲名，若有物司乎其間，不知真君之不物於物而物有不能遁之者。封極於真君，號極於八字，尊之至矣。可特封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

本州奉安封誥醮慶意旨

歲在己未，戎馬寇江。密依採訪之靈，克相王師之捷。犬羊掃迹，鴻鴈奠居。允藉陰功，宜崇報典。足真封於八字，惠徼福於九江。鳳詔誕頒，琳宮改觀。臣叨承藩牧，躬致綸恩，幸依助順之休。爰奉妥虔之禮，永扶國祚，垂祐邦圻。

慶醮詞

有赫厥靈，克助王師之順；揭虔以告，用昭國典之華。雖真馭毋假於褒揚，在朝廷合隆於酬報。緬惟曩歲，悫啓厲階。江漢浮浮，驚渡揚韃之馬；疆場翼翼，卒蘇涸釜之魚。密佐威聲，獲全生聚。錫徽章於八字，答景貺於九天。與國同休，蕩妖氛於邊瑣；思皇多祐，增瑞色於山川。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三

❶『偷』原作『透』，據後文《江州備坐省劄》改。

❷『至』原作『致』，據文義改。

❸『于』原作『干』，據文義改。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四

元朝崇奉類

聖旨文字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城子裏、村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行路底使臣每、管軍的官人每、出軍底人每、衆先生每、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也里可温、先生、達失蠻，不揀甚麽差發休著者，依著太上老君教法裏，告天與俺每祝願。者麽道，這信州龍虎山上清正一宮住持張天師根底執把著行的聖旨與了也。更有天師本户演法觀爲頭。諸宮觀裏、房舍裏，使臣每休下者。不揀是誰，休倚氣力住坐者，宮觀裏休斷公事者，倉

糧休頓者，不揀甚麽休頓放者，鋪馬祇應休著者，商稅休與者。但屬宮觀底田地、水土、竹木、碾磨、般隻、園林、解典、庫店、浴堂、鋪席、酒醋，不揀甚麽差發休要者。俺每的明降聖旨，無呵推稱著。諸色投下於先生每根底，不揀甚麽休索要者，先生每也休與者。更先生每，不揀甚麽公事呵，這張天師的言語裏、太上老君的教法裏，休別了依理行踏者。更俗人每根底休歸斷者。先生每與俗人每有折證的言語呵，倚付來的先生每頭目與管城子官人一同理問歸斷者。若先生的體例不行，行的公事說謊做賊的，先生每於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分付與者。更這張天師執把著行的聖旨。有麽道，無體例公事休行者。行呵，俺每根底說者怎生般道的？俺每識也者。

至元十四年二月初十日

聖節醮意

江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同本路興國宮，啓建金籙大醮一座。預於二十六日開啓醮筵，轉誦真經，宿建齋壇，敷露雲篆。二十七日，三時朝奏，禮懺陳詞。二十八日淩晨修設醮筵，提點道録司，恭遇上元令節，天官賜福之辰，虔就福地太平興國宮，啓建祝聖靈寶清醮一座，轉真君大殿，啓建祝壽無疆，皇圖鞏固，民康物阜，海晏河清者。

上元醮意

江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同本路興國宮，啓建金籙大醮一座。預於二十六日開啓醮筵，轉誦真經，宿建齋壇，敷露雲篆。二十七日，三時朝奏，禮懺陳詞。二十八日淩晨修設醮筵，提點道録司，恭遇上元令節，天官賜福之辰，虔就福地太平興國宮，啓建祝聖靈寶清醮一座，轉誦真經，宿啓齋科，敷露雲篆，三時朝奏，禮懺陳詞。滿散設醮一百二十分位，所集殊利，上祝皇帝陛下，恭願聖壽無疆，皇圖鞏固，民康物阜，海晏河清之慶；時和歲豐，欣樂太平之治。

青詞

上天眷命，篤生神武之姿；南極呈祥，倏届誕彌之旦。敬即琳宮之闕，虔依藥笈之科。無極，撫瑶圖於永久，如日之升。

青詞

伏以歲序履端，肅届朝元之日；聖人在上，虔伸祝壽之儀。殿陛風清，香燈露奏。迓真旂於碧落，瞻天表於清都。享于克誠，介以景福。皇帝陛下：恭願帝圖天大，享萬國以惟懽；聖壽無疆，皇圖鞏固，民康物阜，海晏欣樂太平。

降香設醮意旨

江州路太平興國宮欽奉朝廷專遣使臣咬難，與宣授玄教宗師、總攝兩淮荆襄等路道教、江南諸路道教都提點張留孫，齎擎聖旨，捧降御香，詣九天採訪真君大殿，焚炷光，啓福庭。本宮欽此，謹涓今月二十七日修建謝恩清醮一座，所集殊利，上祝皇帝陛下，恭願聖壽無疆，皇圖鞏固，民康物阜，海晏河清者。

宗師建醮意旨

□授玄教宗師，總攝兩淮、荆襄等路道教，江南諸路道教，都提點張留孫，同奉御咬難敬奉皇后懿旨、皇太子令旨，降賜御香，下江州廬山太平興國

宮採訪真君聖殿焚獻，專爲祝延皇帝聖壽萬安，次冀坤掖儲祥，震宮集慶，萬民樂業，四海同風者。

延祐五年戊午加封真君徽號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聞天地與之並生，妙合胚胎之造；山川載其神氣，實專監御之司。爰考彝章，式崇徽號。江州路廬山聖治太平宮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道超寥廓，功贊彌綸。總制萬靈通，微顯闡幽之故；巡遊三界，昭福善禍淫之機。代穹昊以握符，體虛皇而示化。肇自唐朝而感夢，居然匡阜以宅靈。既開鼎運護國之祥，宜侈渙號，揚庭之渥。於戲，跨九霄，際八表，運妙用以無垠；斂五福，錫庶民，保太和而有永。可特加號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化助順至德仁聖真君。主者施行。

延祐五年五月日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五

習仙類

康先生遇劉越

周有康先生，兄弟七人於廬山修鍊真氣，嘉遁林泉。忽有一少年衣逢掖衣，冠章甫冠來訪。言論典雅，好談古今及神仙學。先生異之，延待益厚。如是數歲，不知姓名。來往既久，先生未知棲止。少年曰：余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先生苟不棄僻陋，希垂一訪。山下有一石高三尺許，叩之即得相見。先生如其語訪之，至山下見一石，叩之，忽然自開，雙户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十餘步，復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花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知非人間，意欲求居。真人默知其意，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蓬海鰲宮、赤城絳闕相從不晚。飲玉酒三爵、延年保命湯一啜而出。返顧巨石，宛然如初。它日復叩，無所應矣。即石建亭，號曰仙石。石上自有劉仙二字，今宮之三門遺址見在。出《劉仙石記》

張芸叟《南遷録》云：周有康先生者，結廬於此山，故曰康廬。在州之南三十里過甘棠湖，循溢江岸高下可十里，有澗水北流，從濂溪書院出。又數里至新橋，左右皆林麓，水聲令然可愛，峰頂逝近。又越蛇岡嶺至太平興國觀，即唐九天採訪使者廟。熙寧中，册制應元保運真君，改觀爲宮，規副宏敞，連亘溪谷，階燕厨湢，水流周環，有元宗手篆殿榜、漆牌、墨字。又金銅等身，御容兄豐所賜殿榜彩牌金字，又爲髹塗。金扉以祕之，常不得見。又有所賜泥金仙衣共三事，殿外階下有石一株，曰劉仙石，康先生叩開赴劉仙之約云。

胡沖真遇吕洞賓

本宮道士胡用琮，號沖真子。幼脱俗緣，留心修鍊。熙寧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稱姓回，突入庫堂，傍若無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公揖坐小軒，從容款視，驚其仙風不凡，待遇加禮。既而索酒再飲，復邀胡公出飲于邸，胡辭以日暮，回掀髯一笑而别。翌

早，胡公入城謁郡候，抵關未啓鑰，道人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顧。閽吏云：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開，不知何人也。胡公心亦異之。後數年，革帶麻鞾，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但得長生之術足矣。就取碎銀鱭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剜土，瀝酒漱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再飲，胡醉倒。及醒來，但聞異香滿室，剜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甦。年餘七旬，貌若處子，酒量如初，由是漸厭人間。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王左丞宋、宋侍郎伯友，及諸名公皆有疇唱留題。並載《本宮名賢詩集》。胡公亦有遇仙傳。出《本宮舊記》碑刻

齊武直坐化

本宮道士齊武直，每旦朝真畢即閉門端坐，不交人事，誦《靈寶度人經》，冥心默契，自得其旨。崇寧中，忽連日飲水不休，語同舍道士呂師中曰：塵世不足戀，吾將逝矣。呂以爲戲言。及夜半，趺坐，舉手向燭曰：茲爲證明，然此事難哉。呂猶未悟，乃就枕熟寐。既覺，齊已坐亡。出《本宮舊記》

畢養素遇異人

本宮道士畢道寧，字康叔。幼穎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紹聖間遊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狀貌甚偉，不通姓字，相與遊山。畢度其非凡，欲師事之，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道貴乎鍊神毓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絶俗紛，精鍊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溪水，指謂畢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鑑。遂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于聖治峰下。畢即日還山，適遇宮副虛席，州命帖充。未幾，丐閑築道院于宮之右，鑿池潴水，名曰清斯。每日杜門存神，誦《度人經》一卷。至宣和乙巳正月三日，有衣甲山人來訪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凝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卦氣周圓爐鼎開。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況穎悟明空嬰未孩？幸淮濱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霄歧路哉？

王三一主金華洞

本宮道士王秉文，字彦衡。成道後遊京師，其時朝廷方建神霄萬壽宮，賜紫衣，會幾間有《周易》，就布筭數，云：此地當有兵厄，子非數中人，宜避之。因授與存三守一之要、黃帝和扁之訣。遂辭職還山。至建炎四年，本宮燬于賊兵。次年盜退，莫有任其責者，王乃領副職，灰燼之餘，經營數載，金碧繪像，煥然一新。遂謝宮事，杜門燕居三十餘

年。即其居曰三一堂，因號三一先生。日閱道藏經，究竟祕訣，留心醫藥，此外無他嗜好。至乾道丙戌上元夜，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金華大滌洞，賜汝返魂丹一粒，復汝精神，還汝元氣，當以神光、白馬、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訖，覺悟。翌旦，語諸徒曰：塵世不足住，吾將往矣。因取所著《聖治顯驗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籤解》一部、今採訪殿籤即其解者，靈驗異常。《十全脉訣》一部、《朝斗紫庭祕訣》一卷，授師孫秦致祥等。至二月旦，朝香沐更衣，凝然而逝。本州太守唐敷文文若以文祭之曰：吾聞真人其寢無夢。彼有夢者，疑其妄傳。以夢爲妄，又未必然。於夢之夢賚良弼，覺而得賢。夢至帝所，聞奏鈞天。人生如夢，固亦難言。中，又有夢焉。三一先生，天守既全。臨行夢化，默契真詮。帝命賜我，金洞還元。吾將問子，孰爲因緣。真妄一致，瞬息百年。超然往矣，白馬翩翩。老圃祁寬贊神云：視不見，聽不聞，中有象，酷似君。强描貌，謾辛勤，阿睹中，欠少分。在眉睫，常絪縕，如止水，如行雲。出《本宮碑記》

黄真人尸解

本宮道士黄知微，字明道。稟性沖淡，賦形豐偉。元豐間充知殿，奉香火。一日，潜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因語泥丸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蒿之日也。談人禍福，歷歷皆驗。先生羽化瘞于宫側。後數年，有自蜀中回者曰：黄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寄家書在此。衆疑之，開槭，乃是喪亂後所存道士妣名。於是發棺視之，惟衣履在。出《黄真人傳記》

劉虚谷坐化

本宮道士劉列，號虚谷子。初生時，母感異夢。長而有超卓之志，肆業山中，交遊不雜。王公大人嘆其貌有大古淳風，必異日之法器也。紹興六年，創草庵，扁曰真一。每日端坐檢閲道藏經史，一覽隨記。士大夫願納交焉，如晦庵朱文公與談《易》，論還丹之旨。詩云：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謾白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一馬果能爲我馭，五芽應自長家園。明朝酒醒下山去，此話更從

誰與論。張于湖孝祥一見留詩而去。福地偏藏小洞天，洞天幽處鍊神仙。箇中得趣惟虛谷，火候參同妙自然。羅樞密點、王參政炎、曹兩府勛、周鳳溪順、岳吏部甫，諸名公皆往來談《易》，疇唱佳什。並載《本宮名賢詩❷集》。至隆興元年，注解《周易》正經、及《六壬》，總括機乎一部，詣京投進。蒙宣見問道賜宴，應制三茅觀詩，謝恩賜酒乞還山等詩，並見本集。後居山十餘載。至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餘日，惟飲冷水。至七月十四日，將親書《登真隱訣》二十五卷、并《上經》九卷送入木言藏史。次日中元節，親筆留原真一首詩、頌等有云：虛谷子將欲遺形棄世，掃迹人間，趨煙霞廣漠之鄉，與道冥一焉。十六夜，步月登廬山可牛洞絶頂端坐而化。有《還丹百篇》、雜著、詩文、《周易解義》，山齋易尚書作序。及《歷代君臣括要圖》，並行于世。見江用設廳碑石，出《虛父子傳》及《本宮記》

劉祖師立化

本宮道士劉大彰，字開祖，江州湖口人，生于元豐癸亥歲。幼肄業山中，徽廟朝試經爲道士，禮楊公彝爲師。建炎兵變，避地鄱陽，後歸鄉省親，傳聞本宮悉罹兵燄，進退不能，遂與徒弟駱守明就潮邑東南隅得逃亡屋而居之，崇奉採訪香火，泣而告之故，誓願闡揚道教，重立玄功。劉爲人純謹，奉身無長物，交遊不雜，鄉曲稱之。濟人利物，其道甚❸行，遂撤茅居而鼎新，扁曰龍德庵。即今西湖道院。士民皈嚮，香火日隆。時劉年已耄，貌若處子。一日晨興澡沐更衣，誦《度人經》畢，呼其徒弟來前，語以死生超化之道，語境，觀者如堵。出《本宮傳記》

駱祖師坐亡

本宮道士駱守明，字德光，即劉大彰之高弟。生於政和甲午歲，江州彭澤人。建炎隨師避地鄱陽，同回鄉里，聞本宮灰燼，與其師就龍德庵居止。公之道乃家傳衣鉢，日買飛潛跳擲之物而放之，始終不輟。一日病革，召其徒弟五人來前，余懷德、楊懷玉、李懷智、潘懷信、劉懷恩。取筆書頌千，繼容曰：余病時不吉，音死字余吉死時不病。如遇吕真人，便是我好命。真蹟見存本宮。未幾，病愈回宮，即黄真人舊址創道院，扁曰養正。取黄之道號，今改曰黄仙。公享年最高，每日焚香誦經，不妄交接。一日赴堂，展鉢趺坐❹，大衆舉食，公凝然不動，視之已坐亡矣。果符吉時不病之語，異哉。越一日，西湖人有夢見公衣紫，二青衣執旛前導，識其上曰：霍僮山洞天仙官。公葬于宮左，知宮胡葆清舉棺云：不以擾攘亂其真，不以富貴妨其道。雖無留形住世之妙，而有脱胎坐亡之功。公舊庵西湖，香火興隆，異於昔矣。出《本宮傳記》

❶『户』原作『尸』，據文義改。
❷『詩』原作『恃』，據文義改。
❸『甚』原作『其』，據文義改。
❹『坐』原作『生』，據文義改。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六

碑記類

九天使者廟碑并序

蘄州黄梅縣東山衡門

之下草莽臣李玭撰

按，江州德安縣撫州太守王阮録寄事實云：唐李玭有學不仕，至開元中，明皇夢神人稱廬山使者，令所在學求立廟。詔刺史獨孤正營建，下諸州，令所在學士制使者碑文，凡作者六百八十一人，獨玭文入用，詔召不赴。本宫舊記所刊，纔五百五十一字。淳祐乙巳，中書程滄洲於秘書省得全文，凡一千七百七十二字。但泚玭字異，今兩存之，餘見程中書跋文。

伏稽諸文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道也，生三混成洞微於變化。惟神也，得一而妙蓄祕於恬冥。欽若太元，遐微妙有，運陶甄之極，不獨尊歟。后唐累聖，光華大明終始，陟曦陽之午，廓照瑶京；操元命之符，銘昌鼎筭。白雲孤峙，時望高丘；紫炁千齡，日飛函谷。我開元神武皇帝，圓靈受瞻，方輿龍祕，握玄珠之妙，捐可寶之珍，演至道於希夷，刊雜法之凝滯，乃聖一也。於穆祀典，清廟皦教，孝友光明，天地化仰，乃神二也。劍戟之器，返於三農，弧矢之威，神斷六合，乃武三也。察時變者，觀乎天文，人習凡庸，無階測聖，乃文四也。故沖精象外，高視鴻名，景薦河圖，靈朝海若，堯心攝照，顧言筌於几蘧，軒目司明，屈旌乘於茨隗。所以虞環益地，夏玉從天。納殊盡於西王，展告成於東后。五龍推紀，邁梁甫之高曾，八駿巡遊，陋崑墟之徹疏。昭回上轉，山嶽下騰，列聖攸居，通仙福會。文皇質義，武帝佩圖，至道之興，其來尚矣。

自華封獻壽，聖德殆年，金格傳書，珠流味液，公主以天慈入道，挹化芙蓉，祕監以王子出家，調芳芝術。北玄著列仙之想，南丹希至學之因，聖緒無爲，斯其有作，乃睠群嶽；真君道府，光啓祠室，幽贊神宗。青城、廬嶽二山者，佐命群峰之望也。丈人仙録，祕諦真君，使者靈司，孔昭冥察。名書五法，舉亞三魔。滀洩崇巒，異弗騫於物阜，寒暑穹谷，將必順於人時。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宜準五嶽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養，仍委所管，揀擇灼然道行者安置真年，名申所由，敕置廟使，内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祠廟，拜章醮，行道設齋，使大供道觀。法師張平公，粤自秦京，宣猷江服，煥丹青之飾，錫玄礼之儀。駙傳光臨，雲巖皎色。使持節江州項軍事、守州刺史獨孤正，重鎮柴桑，孚謡积補，時觀武庫，代伏文碓，經始干城，全摹益厲，崇規逸麗，壯思逾紛。朝散大夫行長史楊楚玉、行司馬甫楚玉、潯陽縣令魏昌等，恭惟聖善，式議靈場，道俗虔精，冥休擁異。爰初築土，則雨霾煙嶂俄頃仲立，而色霽霞標。寶龜奠臬之辰，金虬驛程之際，陰濛洊密，黮晦遘交，注想玄空，肅思皇道，芬芳載潔，章醮翹襟，六虚窈冥，一夕融朗。半空之上，忽吐神輝，綴灼九激，熲揚

千仞，寀寮率扑，人吏並觀。昔天靈降周，以雲門舞奏；神光燭漢，以大一登禋。然北陸氣交，南州煥變，物委霜霰，人嗟沍寒。使法師恬懇仙庭，憑威國命，故玄冬易煖，朱景晴暉，暢以幽明，優乎力没，並利攸往，咸欣子來。便卜勝郊，遂甄靈域。騰頹祇嶺，鬱翠松巖。召斲郢門，僝材荆岫。疏峻嵫，繚長垣。紅壁列錢，丹楹繡礎。三間四表，炳繪文桅；八維九隅，懸鏤鏤檻。虹梁亘紾，風牖承楣。倒井蕖蘇，芳壇竹掃。銀鋪月曉，瑶簟霜開。至若神理全幽，真容罕測，夫其祕狀，遠降使司，蓋考三仙之圖，不於九牧之鼎。激姿粉堊，備質光妍。忽想冥標，靈侔瑞表，工徒罄想，殊思感通。齋室既優如在，霓旌霞旆，時颺羽儀，盟祠，列冠名山，禮均行潦，覃董紫極，供養黄冠，玉釜常煎，金爐永藝，牲牷草享，鸞鳳于飛，露挹神翁，星臨婺女。清吹洞唱，天渚匏瓜之津；匹水仙宮，海曲蓬萊之島。龍驤鶴翥，飄翾浄戒之庭；師子辟邪，趯躍精思之地。珠幡

衛筧，瓊蓋持輿。法供天厨，六時朝念；真經雲帙，萬劫修行。弗翦茅茨，明代久彰於克儉；經營梓匠，神理邈尊於寵光。聖渥堂闡，靈棲窟宅。揭來禔福，不亦宜乎。冬十有二月，司存式命畢鉤繩也。玄門道士章沖寂等挹教五千，齊驩億兆，歷仙階而仰止，攀睿笇以驅誠。天使願奉於雕鐫，心存魏闕；法衆希憑於琬琰，道在吴岑。春水桃花，迷源遂遠，幽林杏塢，勝地非遥。伏賀天休，敢述頌曰：

道祕重冥，神幽福庭。二景運極，五嶽棲靈。其真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恍惚，功惟泰寧。於赫皇極，照融亭造。睿握玄珠，祥丕大寶。蒼垠集貺，紫雲宗道。至享百神，探因五老。乃睠崇山，嶽靈之祕。三象浮精，十華仙□❶。威溍雲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真圖炳粹。幸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扈仙儀兮肅肅，曄瑞彩兮煌煌。燦琳宮之夕照，拂琪木之神光。雕輝兮翠輦，玉釜兮調香。擷五芝於秀嵱，搴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霓裳。節空歌於瑶磬，臻羽旆於瓊漿。冥激兮福宇，彰眇兮神極。牽匹水之布流，晛煙爐之綺色。留鶴語於千載，翥鸞裝兮一息。絳河真毋將易逢，碧海仙姑淼難測。恭至道於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真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唐開元二十年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己巳樹。

跋唐九天使者廟碑

圓覆在上，蒼蒼正色，而一氣之翕闢，萬有之生化，莫知其然而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即儒者之説，形體謂之天，主宰❷謂之帝，析理精矣。道家書乃明言所以為主宰者，維皇上帝，高居宸極，統御三界，分職而理，猶世之帝王。内有宰輔百執事，外有方岳侯藩，絲牽繩聯，生殺賞罰，各率其屬，以為民極者。幽顯一道，斯固可以類推，兩儒者不欲言之，難乎為言也。青城、潜、廬三山真君，降靈顯化，昉有唐之開元。而推原本始，蓋與無極道祖同胚胕於太元，司生化於品彙，應運御世，保

國衛民，可以世數之久近，後先之彰晦而臆度哉？紹興間，九江通守葉義問纂《感應記》中有唐李玭廟碑。近歲道流蒐補放失，首載臨川故守王阮録寄事實一紙，謂開元廟成，詔刺史獨孤正訪諸工丈辭者製碑以進，凡六百八十一士，謂李玭文稱旨，命召固辭。阮説必有據。泚玭字異，豈舊記誤耶？頌文葩藻可觀，是必棲道不仕，嘗窕心于真詮者。我國家肇開景運，躋世隆平，易廟扁為觀、為宫，若節春秋，有嚴典祀。逮中興南渡，真君之助順福善，靈響交著。上御極，文明稽古，躬寶慈儉，屬運度參，會邊塵繹騷，用震于淵衷，為生靈請命，祕祝書名，惟謹是至。前管轄上清法師熊守中，既承詔祇厥事，乃簪笏伏闕下，丐為真君加徽號，上乃親書三清閣三大字以賜。有旨，即九天採訪應元保運之下加二字曰妙化。臣公許秉筆直西省，演綸非材，懼無以發揚聖意。守中屬書李泚之文，拜識本末，庸侈上賜。狄難孔難，岷潜二福地氛祲慘結，獨康廬穹爽屹峙，此固聖上所以懇懇乎欽崇之典、禬禳之供，于以寧國步、拯民瘼。與夫樓居甲帳之竒瞻、露臺仙掌之崇侈、窮人欲而妄希仙事者，可同日語哉？嗚呼，陽九百六，運度有常，雖帝王盛時所不能免。然天道好生，豈忍其赤子之劉於鋒鏑？而人君者代天以子萬姓，體天之生育長養為心，則兵禍可得而戢，和氣可得而致也。不然，保制乃建皇極，於是陳祀典，考靈文，禳禬科教以致其誠，車服采章以辯其數。明之寶篆玉章，而迓續乃命于天，用祈天永命，聖經垂訓，何乃冥契若此乎？今聖上憂勤思治，心與天通。即九天使者之廟焉。昔在有唐，開元御曆，肇肹蠁於冥感，荷昭錫於至真，否傾必亨，眷顧有屬。豈惟丹梯、天柱盡掃退於攙搶，五老、崇山長屏蔽於清都，乃旁詢於方士。憑茲將叩寂於蓬仙居。洎上運載移，四方雲擾，信靈心之有待，協冥數於昌朝。我太祖皇帝，乘五運以天飛，撫萬邦而御極。聲教覃於無外，臨照被於有截。俟。淳祐元年❺，歲在辛丑，重陽節，朝奉大夫守太常少卿兼直學士院臣程公許拜手謹跋。

皇朝景德二年重修本觀碑銘

周起撰

臣聞兩儀既分，三才定位。高明廣運，象緯列於次躔；博厚無疆，嶽瀆挺埴而神明生，式是化權，必有司牧，所以協宣上帝，垂祐下民。粤若聖人，乃建皇極，於是陳祀典，考靈文，禳禬以致其誠，車服采章以辯其數。科教以致其誠，車服采章以辯其數。復無方而設教，迪妙用以爲宗。崇德報功，其來尚矣。廬山太平興國觀者，即九天使者之廟焉。昔在有唐，開元御曆，肇肹蠁於冥感，荷昭錫於至真，將叩寂於清都，乃旁詢於方士。憑茲靈嶽，始建仙居。洎上運載移，四方雲擾，信靈心之有待，協冥數於昌朝。我太祖皇帝，乘五運以天飛，撫萬邦而御極。聲教覃於無外，臨照被於有截。矧茲靈壤，實惟奥區，當九服之會同，眷百神而受職。我太宗皇帝，握乾符，

登大寶，丕變風俗，惠綏黎元。墜典必興，無文咸秩，總帝王之能事，推覆育之深仁。乃眷集靈之宮，洪惟祈福之地。特頒紫詔，爰授正名，申嚴如在之儀，乃錫紀年之號。今上皇帝，誕膺真籙，撫育蒼黔，奉列聖之洪猷，啓無疆之寶祚。若乃自家刑國，敦厚於素風；一日萬機，憂勤於庶政。況乎日新聖德，天縱多能，宸章煥爛於昭回，睿略懷來於寓縣。旰具每虛於聽納，烝嘗肅奉於孝思。至於靈瑞紛紛，鴻禧累洽，考前編而莫紀，訪博識以未聞。斯皆掩在民謠，稔熟輿聽。鑿井耕田者焉知帝力，瞻雲望闕者史不絶書。是以中外雲趨，華夷麇至，率詣天闕，疊獻方聞，以爲奉元符，答靈命，允兹大典，天貺難籍。雖本錫於帝俞，終俯從於民欲。於是陳法從，儼文衛，封巒肆觀，方展於鴻儀；瘞玉潢汾，載陳於大報。耀祖宗之丕烈，薦天地以至誠；掩歷代之宏綱，昭勒成之盛禮。豈直竹宮望拜，方集於榮光；桐嶺順風，始挹其顥素而已乎。天慶既已成矣，洪恩既已洽矣。至於巖壑叢祠、史傳遺烈，猶乃徧申祀享，特禁樵蘇，況上帝之元肱、會列真之別館。揆日非謀於改築，庀徒不易於前修。爰詔侍臣，精求匠石，費從官給，事以樂成。軒楹特啓於宏規，藻繪重新於壯觀；蜺旌寶座，照耀於中圍，霞帔星冠，周旋於列侍。若乃飈輪戾止，羽客朝脩，星壇夜燭於絳光，雲馭遥聞於衆聖。當三元之令序，間六氣以雍和，莫不寅奉科儀，肅陳醮席，祝皇圖之睿筭，祈民福於嘉生，允集祺祥，咸躋富壽。宜兹華宇，申啓靈揚，江山回抱於四封，襟帶交衝於八達。信乎神仙之窟宅，乾坤之户牖者也。若然，則紀靈蹟，刻貞珉，昭示信書，抑惟舊式。臣濫塵近列，莫有寸長，幸奉明恩，謹爲銘曰：

元后膺圖，受天明命。統御八紘，裁成庶政。澤浸含靈，風行號令。奉若天道，惠兹萬姓。乃見庶官，乃立民極。脩崇明祀，光昭令德。爲民祈福，俾民不忒。官既居方，神亦受職。矧兹靈嶽，巉巉太虛，上真所相，仙館攸居，江山迴抱，水木扶疏，糺正陰慝，此馬慘舒。道有汙隆，運逢開泰。慶浹寰中，教尊方外。棲羽客兮精修，奉真文兮禳禬。雖冥數之有期，示神人之交會。占使星兮南馳，爰庀徒兮江湄。藻繪增嚴兮像設，彤鏤焜煌兮層墀。瞰飛甍兮臨大道，揭疊巘兮蔭華禳。既成之兮不日，顧民力兮何知。肅肅兮上真，盻玉宇兮重新。彤霞兮轉旆，皓月兮停輪。宅靈心兮昭格，阜風俗兮和淳。祝皇圖兮萬祀，熙品物兮常春。

採訪殿記

朝散郎提舉太平興國觀輕草都尉賜紫金魚袋臣熊本撰文

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充江西鈐轄南陽縣開國伯臣蔡延慶篆額

元豐四年正月乙卯，制詔中書門下：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可進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即日中書班命于有司。粤三日己亥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臣郟亶奉御香

祝辭來告。四月戊辰，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臣廖維護勑書、殿榜、仙衣、幢節，即其祠奉安，又降緑章、黄素，醮於壇殿，凡二晝夜。勑書、仙衣皆藏以寶匣，藉以文綉，絳袍裙帔，以泥金雲鶴爲章。榜字用金，旁有龍鸞葩花飛動之象，綵幢、瑞節、致飾蕃麗，皆出於中禁，而世所未嘗見也。於是太平冠褐之衆，與夫九江内外小大官吏，緇黄稚耋，莫不踴躍奔走，動色相賀。迺相與涓潔，致慶成之醮于祠下，又八晝夜。而相與言曰：兹山自唐開元辛未肇建廟宇，距今三百五十有一年矣。儲休錫羨，應驗昭晰。國朝著令，春秋長吏侍祠，三歲郊禮，亦遣使告饗。間嘗有寶冠、霞衣、命圭、履襪之賜，所以答賽神貺，恩亦厚矣。今也天啓嘉會，幽贊聖意，講闊典，加隆號，禮盛文縟，蓋歷世所未遑者。褒表之旨，固具載於詔書。至於錫予之名數，告享之秩序，非刻之金石，懼無以耀四海之觀而永萬世之傳。謂臣嘗備詞掖，適蒞真館，宜有以紀一時之盛者。竊惟聖上以鴻烈光祖宗，以達孝通神明，夤畏夙夜，思所以對三靈之休，故考禮文，正祀典，總公卿博士之議，而制旨臨決焉。至於山川神祇降依兹人者，無昔今遐邇，罔不登秩，壇場珪幣，罔不畀絡繹兮。椒漿桂酒列瑶席兮，雲車風馬來上真嘉娱百神懌兮，瑞福穰穰兮。天子萬年慶平格兮，登封勒成耀金石兮。子孫繩繩保千億兮，元元何知安壽域兮。

奉安玉册記

元豐四年，神宗皇帝若曰：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宫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而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賽神明之意，其進號應元保運真君。遣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廖維，護送金書。殿榜拜勑文即賜焉。先是，本觀道士陶智仙誅茅創宇，發地得殖瓠一，破之，以土實，厥土五色，獲銅泉一，其文曰應元保運。初不知其何祥也。後二年而明詔寵加，與泉文符。廖維即取其泉以以鴻烈光祖宗，以達孝通神明，夤畏夙夜，思所以對三靈之休，故考禮文，正祀典，總公卿博士之議，而制旨臨決焉。至於山川神祇降依兹人者，無昔今遐邇，罔不登秩，壇場珪幣，罔不畀絡繹兮。椒漿桂酒列瑶席兮，雲車風馬來上真嘉娱百神懌兮，瑞福穰穰兮。天子萬年慶平格兮，登封勒成耀金石兮。子孫繩繩保千億兮，元元何知安壽域兮。

奉安玉册記

元豐四年，神宗皇帝若曰：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宫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而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賽神明之意，其進號應元保運真君。遣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廖維，護送金書。殿榜拜勑文即賜焉。先是，本觀道士陶智仙誅茅創宇，發地得殖瓠一，破之，以土實，厥土五色，獲銅泉一，其文曰應元保運。初不知其何祥也。後二年而明詔寵加，與泉文符。廖維即取其泉以山敞仙宅兮，總統靈官凡五百兮。遊衍陟降窮杳默兮，福善禍淫淵莫測兮。祀典，總公卿博士之議，而制旨臨決煌煌玉書發奎畫兮，進以顯號冠今昔兮。椒漿桂酒列瑶席兮，雲車風馬來焉。至於山川神祇降依兹人者，無昔今遐邇，罔不登秩，壇場珪幣，罔不畀絡繹兮。上真嘉娱百神懌兮，瑞福穰穰兮。天子萬年慶平格兮，登封勒成耀金石兮。子孫繩繩保千億兮，元元何知安壽域兮。

奉安玉册記

元豐四年，神宗皇帝若曰：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宫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而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賽神明之意，其進號應元保運真君。遣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廖維，護送金書。殿榜拜勑文即賜焉。先是，本觀道士陶智仙誅茅創宇，發地得殖瓠一，破之，以土實，厥土五色，獲銅泉一，其文曰應元保運。初不知其何祥也。後二年而明詔寵加，與泉文符。廖維即取其泉以山敞仙宅兮，總統靈官凡五百兮。遊衍陟降窮杳默兮，福善禍淫淵莫測兮。祀典，總公卿博士之議，而制旨臨決煌煌玉書發奎畫兮，進以顯號冠今昔兮。椒漿桂酒列瑶席兮，雲車風馬來焉。至於山川神祇降依兹人者，無昔今遐邇，罔不登秩，壇場珪幣，罔不畀絡繹兮。上真嘉娱百神懌兮，瑞福穰穰兮。天子萬年慶平格兮，登封勒成耀金石兮。子孫繩繩保千億兮，元元何知安壽域兮。

奉安玉册記

元豐四年，神宗皇帝若曰：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宫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而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賽神明之意，其進號應元保運真君。遣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廖維，護送金書。殿榜拜勑文即賜焉。先是，本觀道士陶智仙誅茅創宇，發地得殖瓠一，破之，以土實，厥土五色，獲銅泉一，其文曰應元保運。初不知其何祥也。後二年而明詔寵加，與泉文符。廖維即取其泉以

承考，以道交神，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式瞻四方，靡神不宗，乃眷南顧，惟應元保運真君陟降庭止，在帝左右，惟我神考，肇建鴻號，而典册未備，遹追繼承，其在我後之人，乃命有司備禮册命焉。遣入内内侍省敦武郎黄京，奉玉册以至。册文有曰皇帝名，且曰謹再拜言，其恭如是。守土之臣與縣令、祠官，跪起薦進惟謹。厥册刻以嘉玉，貫以金縢，藉以文錦，外匣下牀，彤鬆釦飾，光彩焜耀，窮工極麗，不可名字。冠褐之徒，拭目榮觀，歡呼鼓舞，動色相趨。既而奉安於别殿。之後一年，而祠吏臣芻實來奉香火。黄冠羽衣無慮二百輩，鴈行而進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崇黄老之學，寅奉明神，聿修闕典，禮重文蔚，絶後光前。而金石之刻不刊，無以鋪張王靈，昭示來世。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爲？臣芻曰：道士言是。謹按《録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於廬山西北隅。明日又降於庭，命吴道子寫之。遣内供奉持使者真圖，建立祠廟於山之陰，明皇帝親書繆篆殿額以賜之，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稱，其榜固在也。建廟之初，祥異甚夥，事見李玭廟碑、潘觀《祥驗記》、張景述《續潯陽記》、陳舜《俞廬山記》。故世謂使者之號。廬山之祠，皆權輿於有唐，發祥於明帝也。臣芻攷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其説曰：五嶽皆有佐命之山：崧岱、華、恒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女凡、河逢、抱犢爲佐命，分治四嶽。無輔。故黄帝省方，南至于江，請命上帝，迺建潛、霍二山爲南嶽儲君。又拜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真形圖》雖興於中古，然歷世方士祖襲授受，東晉之世輯而成書，不可誣也。開元中，天台司馬子微兼直學士院德安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户臣吴愈撰

皇姪慶遠軍承官使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二伯户臣乃裕書

惟皇上帝弼我宋丕基。聖天子嗣大歷服，寅畏天命，宫築敬天之臺，坐

之。遣内供奉持使者真圖，建立祠廟於山之陰，明皇帝親書繆篆殿額以賜之，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稱，其榜固在也。建廟之初，祥異甚夥，事見李玭廟碑、潘觀《祥驗記》、陳舜《俞廬山記》。故世謂使者之號。廬山之祠，皆權輿於有唐，發祥於明帝也。臣芻攷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其説曰：五嶽皆有佐命之山：崧岱、華、恒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女凡、河逢、抱犢爲佐命，分治四嶽。無輔。故黄帝省方，南至于江，請命上帝，迺建潛、霍二山爲南嶽儲君。又拜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真形圖》雖興於中古，然歷世方士祖襲授受，東晉之世輯而成書，不可誣也。開元中，天台司馬子微兼直學士院德安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户臣吴愈撰

皇姪慶遠軍承官使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二伯户臣乃裕書

惟皇上帝弼我宋丕基。聖天子嗣大歷服，寅畏天命，宫築敬天之臺，坐

列欽天之圖，陟降左右，無適非天，而揭處寓敬之地，凡可以爲民祈天者，亦罔不留聖心，明德恤祀，百神受職。先是，江州太平興國官九天採訪使者靈應彰灼，列聖褒嘉，册號應元保運真君。至是有詔，增以二字曰妙化，且親灑三大字曰三清閣以賜之。龍文麗空，鳳詔炳世，瞻仰傳誦，震于四海，於戲茂哉。夫天得一以清，無聲無臭至矣。道家者説，上宫玉清，中宫上清，下宫太清，意者道本一元，氣分三境，不崇三清而事之。宫在廬山之陰，舊爲採訪使者廟。由唐開元迄于我宋，自廟而觀，自觀而宫，琳館瓊房，霞綵星列，徽稱美號，先甲後庚，卓爲天下偉觀。獨三清未有殿，管轄宫事臣熊守中謂非報本返始之義也，乃即真君殿之前，建巨閣以奉焉，蓋經葺八年而始成。閎麗穹峻，稱其教法，前帝後臣，神位嚴侐，禮備而道順矣。靈聞天下。我國家自六飛南渡，視廬山同五嶽，凡疆場之事禱焉，歲之水旱禱焉，盜賊灾異之變咸禱焉。賚香命官，其禮逾重，無謁不獲，其受命如響。蓋嘗思之，惟天聰明，臨下有赫，福善禍淫，虧盈益謙，要必有代天之耳目者，其殆採訪之職歟。上帝命之以稽察四方，亦猶人主命臣以諏訪天下，四時行而萬物成，凡皆以佑我民耳。惟子孫千億。民拜稽首，願垂表經。從臣刻辭，永錫休聲。

宫記

歲在嘉定，戊寅清明，福州靈霍童景洞天羽人白玉蟾袂香趍敬九天御史臺下。頃焉，官牧陳至和飲以醴。逮予之玉華也，醉屨飄忽，弗違而邁。承遺道士陳守默、陳如一約爲文以記其宫，豈容遜也？其文曰：九江故郡，千古廬山，乃仙靈詠真之洞天，實紫元景曜之神府。琅庭琛館，隱於丹崖翠壁之間；羽衣霓裳，混於青牛白鹿之際。猿啼玉澗，鶴唳芝田。地接炎衡，雲連潛皖。金童戴月，傳麻姑、閻阜之書；寶仗凭風，赴委羽、括蒼之宴。琪花開盡，朱鳳飛來五老峰；玉井寒深，白龍湧出三峽水。松蒼石怪，襟九曲而帶

羅浮；竹老草靈，輻三茅而轂大滌。北顧❻紫極，西睇青城。域會楚吳，星分軫角。神刓鬼劃，諸峰三百六十巖；山瘦溪寒，一夜八萬四千偈。周時康子孝佩雷璽於林間，晉代許旌陽飛鐵舟於木杪。劉越掩赤城於石裏，雙户凝紫金；董奉種紅杏於溪東，千朝騰碧落。蔡李舉玉棺而沖去，鍾吕啓金匱以相傳。馬瀑濺濕劉混成之衣，虎溪淘碎陸簡寂之句。靖節酒醒，穀雨惜佛社親植西天蓮；義之書忙，羣白露筍。陟崇崗之勝槩，採先哲之遺蹤。剔蝸銀朱網之幽，攻草碣苔碑之舊。欲揮椽筆，以紀琳宮。明皇開元十九年，仲秋二旬有一日，特遣殷勤之使，俾新採訪之祠。爰究其原，實基所始。昭陽寶禁，金餘驚醒夢初回；靈符宮神霄天君，玉騎迎歸天欲曉。裏，早朝憑几諭群臣；含元殿前，雲鶴盤空輝八極。千幢萬纛，霓旌鳳蓋颺晴霞；三冕九旒，風馬雲車散花雨。上清五百珠吏，握蒼龍監兵之符；太微四六瑶仙，掌金虎飛雲之印。十二

溪女騎玉鰲而跨金鯨，二九江神御錦蛟而坐翠蜃。三官執籍，校天地山海之圖；六丁操戈，守日月星辰之籙。左防觀而右護法，金鉞横霜；前飛遼而後延精，錦牙耀日。四帥麾節，驅雷公電母之群；五嶽旌旗，奮風伯雨師之陣。九州社令把社稷城隍之書，八海龍君捧龍蛇魚鼈之典。司命翼駕，典禁侍軒。簫鼓鳴空，髣髴鈞天之九奏；笙竽菩翠，陰沈禁漏之三更。風遞琵琶，宫女倚芙蓉而側耳；露凄麝栗，仙嬪舞芍藥以薦觴。漂渺煙霞，譜出奇冥之上；依稀綸綍，聲傳翠葆之前。比登太清混元之天，親禀五靈皇帝之勑。丈人鎮蜀，玄命治舒。吾於康廬西北之隅，盍建九天廉訪之治。十七世之後，覃戡穀於生靈；一二日之間，運楩楠於基址。但須斤斧，庸治金龍之鄉。霜劍鐵獅，更蜿蜒於西巘；香爐石鼎，並盤礴於東峰。控御兩三州，環望數百里。天寶爲廟而昇元一之運，司陽九百六之經。言將訖而吴岑善丹青，事尚新而李玭❼入竹帛。麟輿倏已去，飇馭不可追。一念感通，千官瞻禮。今潯陽刺史獨人連

軍群僚而營創祠壇，遣神都道士孟仙真凡五人而焚修香火。不雨而暴漲，運水神作殿之材；正晝而反風，移地主所居之屋。粉堊丹緑，掘地而尋；磚瓦石泥，非人而至。仙燈夜現，衆真隱約於陰霾；楮鏹曉飛，萬鬼往來於野渡。木像入廟而流汗，粉楹卧地以發光。龍跳朱樓，樓影高浮雲影亂；鴛鋪翠瓦，瓦痕冷織月痕花。期歲工夫梧葉秋，萬邦香火蓮花會。梯山航海，無遠不來；星燭雲壇，迄今尤盛。江淮貢金貝，人如織而日如梭；閩浙走香花，袂成帷而汗成雨。再瞻仙躅，適當聖治之峰前；爰相案山，遠及蘄黄之界外。負仙鶴沖天之勢，對遊魚上水之形。自艮臨震屬貪狼，正天醫玉兔之位；折巽歸乾入姑洗，乃鶉首金龍之鄉。霜劍鐵獅，更蜿蜒於西巘；香爐石鼎，並盤礴於東峰。控御兩三州，環望數百里。天寶爲廟而昇元爲府，太平改觀而宣和改宫。雖亘古以昭靈，亦歷代而沿革。太宗登大寶，新翠輦玉釜之榮；真廟握元圖，特

紫札金牌之賜。粤從興國，春秋責兩
醮於守臣；逮至政和，位號已三登於
玉册。祥符降蠲稅之令，天禧賜度牒
之恩。月破御香三百斤，歲設國醮五
六會。金虬玉牒，荐有寵光；鳳畫奎
文，益增鏤誌。銘昌鼎筭，騰景瑶京。
星使護船，玉鬣盤花枝而現瑞；皇華
投幣，綵雲帶華蓋以鳴鞭。元豐東師
獲銅錢於土缶，神宗明詔上寶號於金
庭。四字相符，一時咸異。建炎戮張
遇，顯龍馬於碧空；開禧馘吴曦，奏犬
羊於紫闕。炳靈愈煥，降祉彌繁。蓋
玉虚朱帝之尊，亦金闕赤皇之化。靈
姿妙粹，秉太元碧琳之圭；瑞相端妍，
衣九光紅霄之帔。丹盈羽襭，瓊華碧
簪。冠偃月金晨之冠，履天風朱光之
履。曳玉銖之袂，服海嶽之裳。五印
凝丹，一劍横素。分景作玉鍊火帝，化
形爲南上真君。其爲炎極之皇，或亶
太陽之政。巡遊三界，監御萬真。初
皇之九龍，中皇之九都，下皇之元都，
化爲使者；黄帝之真元，堯帝之元一，
舜帝之太一，皆乃真形。夏禹朝謂蒼
水之神，周穆世曰天靈之使。唐朝肇
跡，宋代隆禧。琪木晨光，擷五枝於秀
嵉；珠宫夕照，搴八桂於飛梁。高雲
竽纓動，水動煙寒。萬枝紅女媚芳塘，
舉讀洞經於錢塘，親承降顧；龔慶長
閱名籍於向氏，備諭威靈。吴大和而
增丹臒之光，唐保大而葺黝赤之弊。
中厄兵焰，半爲草墟。運星鎚月斧之
勞，復煙桷霞甍之勝。内而方丈，外以
三門。輪奐崢嶸，金碧絢爛。三官殿、
四聖殿，輔弼正宫，道紀堂、抱一堂，掩
映虚室。山光軒與擢秀軒而争爽，朱
陵閣共景陽閣以相高。寶藏儲經，開
天上圖書之府；華庭申福，燦人間箕
翼之躔。榜扁雲無心，泉鳴人聽雨。
雨廊綵壁，繪絳衣碧弁之靈；四面粉
墻，閉紫木黄芝之茂。倉院粟紅而貫
朽，庫堂茶緑而水香。崇廩齊山，河伯
轉輪而舂穀；香厨蒸霧，原夫饋飯以
擔薪。霞帔星冠，萬指之張頤待哺；
月壇風峙，幾代之棲仙宅靈。面乎覆
船山，背彼飛雲洞。門外古石，樹爲劉
仙之亭；官後峨嶂，聿建靈澤之廟。
道院十九所，居鳴琴嘯劍之流；官廨
三五間，延秣馬脂車之客。碧流遶舍，
緑蘚封堦。天籟一鳴，山鳴谷應；風
竽纓動，水動煙寒。萬枝紅女媚芳塘，
千丈蒼官迎古路。真神仙之窟宅，況
泉石之膏盲。素瀑紫岩，側援星江之
地；白蘋紅蓼，再遊溢浦之時。朝家
太平興國之宫。爲侍從奉祠之所；真
君應元保運之號，迺聖明縟典之封。
古今幾何年，曾未鐫翠珉之字？鬠乳
一小子，詎可賦白雲之篇？有命奚辭，
聊詩以記：

九嶷真人元夷君，笑騎玉龍飛紫雲。
手持五帝伏魔印，霓旌羽仗朝太清。
親受混元皇帝勅，浮駕萬鶴下紅塵。
芝軿一憩仙韶響，千騎屯空驅火鈴。
昭陽官中夜月麗，樓殿簾幕風泠泠。
明皇夢裏與神遇，乃知九天使者名。
浚晨輦出明光殿，宣諭百辟聞且驚。
玉殿再設香花席，羽蓋瓊輪泛杳冥。
忽聆青鳥鳴一聲，舉首天際瞻群真。
風雷震吼雲氣騰，麟車鳳駕森不鳴。
三十六官散天花，千官羅拜如雲崩。
開元天子一稽首，翠葆深守語如綸。

傳言太上愛黎庶，遣使廉訪遊八紘。九天九地萬品彙，盡我掌握令枯榮。廬山西北地可廟，千歲之下崇香燈。言終奄忽入空碧，詔遣獨孤老守臣。殷勤天使捧金幣，營建宮廟福生靈。一夜無風水自溢，千章杓梓飄山根。市妖運斧山靈奔，明年秋風咚落成。萬家共結蓮花會，龍樓鳳閣插天星。寥寥五百春桃花，落花流水洞天春。我來炷栢九頓首，神霄故吏問山人。爲言聖宋啓仙祚，五朝明主增寵榮。歷年春秋國一醮，宸書光燦龍鳳形。頃年逆寇忘國恩，仙颺親控蒼龍兵。神通變化不可測，萬民陰受雨露均。金鏤賜牌銘景貺，寶笈朝凝瑞雪馨。彤霞肅駕騎北斗，飄忽虛極嬉蓬瀛。白鶴青鸞杳不歸，博山香穗一縷青。清都絳闕渺無際，醉拍玉欄呼雷霆。九霄真皇分萬化，景飛颺舉夜吹笙。聖主煥文耀層漢，鏤玉填金藏翠京。國朝鴻烈等天地，充塞天地涵魚鳶。小詩何足紀盛事，聊歌丕德光林泉。持螯酌水歸去來，一枕清風千萬年。

授墨堂記

潯陽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廬山蓋仙靈詠真洞天虎溪福地也。嘗聞之，晋鍾離權棲隱於山中，遇鍾離，獲刀圭之傳，後與之俱仙矣。紹聖間，輪困子杜曠著《沖真先生胡公遇仙傳》。胡公則太平興國宮道士也，宮則九天採訪之司也，居廬山之陰。凡聖同居，隱顯莫測。胡公諱用琮，昔爲山中道正時，有道人姓及七旬，顔貌如處子，酒量不減，八仙回，冠華陽青綃之巾，衣開元崇玄之服，垂飛雲玄縑之裳，履，美鬚眉，豐臉脥，緑鬢而隆準，碧眼而方頤，氣宇昂昂，風神燁燁，過宮中，莫有延之者。獨胡公款以杯茗，既而語笑自若，乃指壺而點胸，索酒以待酌，一壺不竭，百杯有餘，由昕而夕，飲不知醉。復欲邀胡公飲于邸，籌新糖，膾小鮮。胡公辭以日暮，而回道人乃掀髯長笑去矣。宮之距城有一舍之遥。翌日，胡公謁郡候，款城關尚未啓鑰，道人又自城而出，笑與胡相顧而去。闇吏云：子夜回道人已此候門久之。胡公亦異其人矣。後數年，弊衫破帽，革帶麻鞾，自稱大宋客，扣胡公之幽院，自肩二酒壜。示胡，皆黄白之物。取碎銀以鬻酒鱠。飲至日昳，以鐵刀剔土，瀝殘酒漱津，和土成墨。擲之几上，錚然有聲。胡公醉卧胡床，而客拂袖不知所之。滿室異香，彌日馥郁。其刀皆金色，人争市之。乃以墨研酒而餌其半，宿疾頓甦。胡公年及七旬，顔貌如處子，酒量不減，八仙誠異遇矣。若夫大宋二字，切音乃洞字也，二壜者吕字也，所稱客者賓也，則吕洞賓之相遇明矣。胡公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蜕形而去，向之醞墨之地忽湧泉五支。左丞王公寀過之，爲名墨仙泉。侍郎宋公伯友與左丞皆有墨仙酬唱之什，有緑膏換得朱顔迴，白髮不用黄精拂之句。太尉譙國曹公勛、清虚真人皇甫坦，采其事實以聞于德壽殿，高宗甚嗟異之。胡公之居，先曰遇仙堂，改爲授墨，重樓複屋，瑞氣葱葱。古井寒泉，四時瑩碧。奇哉，廬山異事也。故爲之書，將以補仙史之

遺云。

地主祠堂記

陳氏原乎高卒，其派如流泉。漢曲逆候佐沛公王關中，卒成相業。自茲世代煌煌，子孫燁燁，隱陽而侯封，陰而廟食者代有人焉。昔由潁陽徙居閩粤者甚族。古無諸郡梅川侯姓陳，晉代人也，廟于南山李花林，嘗遜地以爲仙源洞宮。古武榮郡莆田侯姓陳，亦晉代人也，廟于壺山風亭驛，亦遜地以爲清源洞宮。有如富沙之蓋竹侯、臨漳之靈著侯，皆陳族也。名山大川，陳氏血食者，莫知其幾。唐廟隱君陳其姓，莫知其名，或曰諱伯宣者，晦迹康山，注《史記》以行天下。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家儒世仕。既居聖治峰之前，開元間明皇夜宿昭陽，曉御靈光，凡兩睹九天採訪使者之相，面承聖訓，使就廬山西北之隅，委江州守臣獨孤正樹廟，敕差孟仙真等五人奉香火。一旦，有峨星曳霞者詣陳門曰：混元皇帝遣元夷蒼水使者，持九麾五靈之節，廉訪九天九地生死枯榮之籍。今天子親詣使者，欲於廬山建九天御史之臺，五百年後福被黎庶。吾以爾所居瑤壑葬月，玉淵影天，真勝處也。宜捐厥地而基山陳隱君一也。隱君雖亡如存，萬古其廟歟。爾他日換世，當爲臺屬，使爾司是山而廟食矣。陳既諾，道士出門，恍失所在。後忽迅雷烈風移所居于宮左，即其址以爲祠焉。祠既落成，陳亦羽解，遂得世爲此方地主矣。厥後移居德安縣之常樂里，久而又分派于丁山之別業，兩被國朝義門旌表之命，遂以宮左故廬爲地主香火之地。國廟改祠爲宮，而陳氏亦有跨鰲者、登瀛者、握蘭者、入翰苑老坐釣臺者。弦誦琅琅，簪珮鏘鏘，閥閱堂堂，旌旆皇皇，盛哉盛哉。其耳孫陳琢，控青鳧，策黃鵠，委宮門直歲道士向德新市楩楠，價陶埏，撤而鼎之，塑神像十尊，締神宇六間，兩重門，兩過道，翠桷凝煙，朱廊浸月。簷鐸風而遞響，燈龕晝而長焰。寶帳垂軒，玉爐花塼織地，璵礎生苔。氣焰威褭屋。金碧爛目，朱紫驚人。氣焰威此蓋前監宮事東溪杜道樞有以啓陳琢者，欲於廬山建九天御史之臺，五百年後福被黎庶。吾以爾所居瑤壑葬月，玉淵影天，真勝處也。宜捐厥地而基山陳隱君一也。隱君雖亡如存，萬古其廟歟。爾他日換世，當爲臺屬，使爾司是山而廟食矣。陳既諾，道士出門，恍失所在。後忽迅雷烈風移所居于宮左，即其址以爲祠焉。祠既落成，陳亦羽解，遂得世爲此方地主矣。厥後移居德安縣之常樂里，久而又分派于丁山之別業，兩被國朝義門旌表之命，遂以宮左故廬爲地主香火之地。國廟改祠爲宮，而陳氏亦有跨鰲者、登瀛者、握蘭者、入翰苑老坐釣臺者。弦誦琅琅，簪珮鏘鏘，閥閱堂堂，旌旆皇皇，盛哉盛哉。其耳孫陳琢，控青鳧，策黃鵠，委宮門直歲道士向德新市楩楠，價陶埏，撤而鼎之，塑神像十尊，締神宇六間，兩重門，兩過道，翠桷凝煙，朱廊浸月。簷鐸風而遞響，燈龕晝而長焰。寶帳垂軒，玉爐花塼織地，璵礎生苔。氣焰威褭屋。金碧爛目，朱紫驚人。氣焰威

迺風霆夜駭，屋廬無撓，詰旦，盡室已南徙矣。於是神職效珍，子來畢瘁，因溪阜爲墉洫，架雲霓於棟宇。由廟而府，府而觀，觀而宮，真館日增，異境亦曰廣有，非人謀所及。原夫宏規偉制，雖云地闢天開，要皆公胸中之丘壑也。人之情私户牖者，不知有藩墻之外，不忍其身之不宴，則皇恤乎異代之戚休。今公捐世守之業，以爲生靈請命，割吾廬之愛，以開後五百年黎庶之福，高識邁往，誼槩薄雲。使爭席野老見之，能無媿汗？是足主茲山，與宮之香火相爲久長矣。歲在旃蒙大淵獻，道院以兵毁，殃及于主祠。事定載葺，其明年落成。管轄宮事周得一、副知宮事周承源，請記其廢興。余聞之，公自徙家，絫傳而世次莫考，好事者往往以譜之助。豈謂乙亥祠又延燬。大數將疆附于公，獨古碑有知宮事吕至信刻期，非神不祐。地覆天翻，其毒太苦，初降像，而以事繫之，曰：今乾步是倉庫蕩然，束乎無措，粒食不繼，命懸也。世以爲余族焉。兵火屢更，家無一縷。百孔千創，非昔年比。舊逋未完牒，不敢效崇韜祖汾陽以爲公羞。償，新債又舉。朝夕靡遑，妥靈無所。雖然，公之賢，雖微吾祖，猶應記之，況輒不自揣，奮空撑挂。幸藉檀那慨然樂施，經營新廟，還復舊址。將次落丑至元十四年上元日，山之民石磵陳有宗記。

重建地主祠祝版

至元十三年，歲次丙子，三月丙寅朔，初三日戊辰。住持宮事兼領管轄周得一、副知宮事周承源、監臨同主管宮事伍永懷、與宮門知事道衆等，敢昭告于恩府：地主陳公，感應大王，惟神夙有仙苗，毓靈聖世，採訪分司廬山，開治玉趾，親臨曰：捨此地當獲靈佑。言畢隱去。雷電宵馳，不驚春寐，神運厥居山之南際，廟食自唐而宋，越五百禩。厄至，宮庭灰燼，草萊填翳。隨即中興，扶顛起廢，畚築撤新，香火如故。南渡于今，幾更祠宇，朝謁軿繁，絫神之助。豈謂乙亥祠又延燬。大數將炳然丹青。殿陛整肅，門徑闢平。規模宏遠，莫之與京。悉自神化，於人豈能，日❽吉時良，揭虔妥靈。鄉茗牲醞，于豆于登。洋乎如在，昭鑒微誠。真靈香火，協贊中興。簪褐聚居，各保安寧。疵癘聿消，倉庫充盈。歲時祀事，成，悉資神護，涓日惟良，適逢修禊，畝牲醪酒，敬酹元誓。少長咸集，慶安神位。幸攝化於十方，俾庫帑之豐裕。簪褐聚居而叶和，主佃相依而安堵。茂衍香花，敢忘神賜？尚饗。維至元十六年，太歲己卯七月丙午朔，初六日辛亥，通妙沖真大師、江州路道教都提點管轄諸宮觀太平興國宮都監住持宮事周得一、明素凝和大師、江州路道録提舉諸宮觀知太平興國宮事周承源，崇道大師、江州路道判、太平興國宮副知宮事劉宗傳，與宮門知事道衆等，敢昭告于恩府。地生陳公，感應大王。惟神秉靈此山，垂佑宮庭。遠來近悦，福被民生。聖元革命，祠宇變更。度材改築，五載落成。美哉輪奐，門徑闢平。規模宏遠，莫之與京。悉自神化，於人豈能，日❽吉時良，揭虔妥靈。鄉茗牲醞，于豆于登。洋乎如在，昭鑒微誠。真靈香火，協贊中興。簪褐聚居，各保安寧。疵癘聿消，倉庫充盈。歲時祀事，敢忘報稱。尚饗。

九天採討真君行宮記

善言天道者，至自然而止。然其監曰天監，眷白天眷，視聽秩討，惟天之歸之。無爲而無不爲，無言而無不言，其自然者，固體用兼該，不過行其所無事耳。古人知其然，故奉若其道，克享其心，參贊其化育，迓續其休命。若諉曰天道遠，不可致詰，付之悠邈，以爲自然，焉惡可？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與天爲一矣。至其下民必清問，岳牧必徧咨，明目而達聰，黜幽而陟明，何嘗一日而忘天下？迨德下衰，猶有人主，耳目之宫懼其不廣，且於内外着廉察之員，而後遐方絶域，莫逃於萬里之門。見此採訪之下任司牧之寄者，無負於惠養，承流宣化者，無負於撫字，爲人臣子者，盡事君之忠，事親之孝以無負於覆載。庶可對越，以免於戾。否則，昭昭在上，毫髮無爽，休咎將於是乎分，其敢不敬？世道所關，非其他香火緣比矣。眷維雙鍾之邑，距聖治百里而遠，獨分祠視他邑爲陋。翠麓周氏祖禰祠堂就附東偏；歲自永命；次可以希風魯頌，爲輔世長民之賢臣，集福延年；聖號所謂應元保氏爲邑❾望族，周君恕，字公叔，又族之望，曾罹❿兵火，家靡孑遺，旁求嗣續，運神化昭順，此其證也；又次可以爲吾之高曾以下得聽法聞經，超凡希聖之階；又次可以爲吾邑井鄉黨得日修勝事，歲濟豐登之便。聖讖所謂五百年後福及生靈，又此其旨也。吾祖父如有知焉，幽幽之中能不釋然以慰，躍然以喜哉？聞者莫不稱善，乃白之郡國宫管轄宫事提點周得一、知宫事道録周承源，願捨田若干頃，莊宇在焉；地若干畝，祖隴在焉；爲莊扁以翠麓，創採訪行殿一所，旁建飛天法輪及諸聖像，周氏祖禰祠堂就附東偏；歲自官庭分遣道侶之公清者以主之。上可以效瞻華祝，爲作民父母之聖主，祈天永命；次可以希風魯頌，爲輔世長民之賢臣，集福延年；聖號所謂應元保氏爲邑望族，周君恕，字公叔，又族之運神化昭順，此其證也；又次可以爲吾之高曾以下得聽法聞經，超凡希聖之階；又次可以爲吾邑井鄉黨得日修勝事，歲濟豐登之便。聖讖所謂五百年後福及生靈，又此其旨也。吾祖父如有知焉，幽幽之中能不釋然以慰，躍然以喜哉？聞者莫不稱善，乃白之郡邑，給以書契，蓋至元十三年六月日也。儲是年之租入爲祠宇之創始。未落成，公叔以疾終，得年七十有五。先己自叙其顛末，遺言求記之者。有宗未熟公叔而稔其事，乃爲志其大槩，且諗于衆曰：捨宅之源，委既如右矣。觀其所自叙，則於祀祖先、資冥福護、監臨之司，則幽遐必徧燭，淑慝必精

丘隴之事，一編之中屢致意焉。以繼志述事之難其人，而托之方外之士，則受其托者良亦不輕。一言之發，顯幽臨監，大其生也。既以是屬之其人，則其殁也，將以是請之於神，苟得請焉，則非受公叔之托，實膺上真之托矣。重然諾者，其良圖之如何？經紀必務於周密，委任必擇於謹厚。以住山甲乙之規，視周氏之宗祀，使其香火相繼於無窮，則公叔爲不死矣。至元十七年清明日，石磵居士陳有宗記并書。少中大夫江州路總管兼府尹膺門楊仁風題蓋。

太平興國宮營造記

潯陽爲江南重鎮，廬阜爲潯陽名山，神禹之所嘗登而刻石者，秦皇漢武亦皆紀功其上。傳記所載，班班可攷，它山蓋不得擬也。山中道釋之廬不可縷數，而太平興國宮獨以九天採訪真君宅靈之地而加顯焉。自唐開元帝感異夢，一時修奉備極，既命吳道子圖寫像貌，復命獨孤正建立祠宇，神運之木隨用隨足，談者以爲異。由唐而來，世代凡幾更革，林谷凡幾變遷，由府而觀，由觀而宮，雖或興或廢，而真君之靈則猶一日。上之尊崇愈至，下之信向愈篤，又豈他神可得而擬哉？歲乙亥，國家混一六合，九江市不易肆，各得全生，而宮去城差遠，不無過中之擾。知宮事周得一、副宮事周承源慨然有感，人宮庭之毁剥，田園之荒蕪，欲圖繕葺而無其力。左承呂公時開大府，亟以告焉，隨助以廩粟，貸以耕牛，俾招集羽流，經理舊業，越二年，租入漸復，其故。於是廢者興，仆者祖，殿堂廊廡，一時俱新。湖邑有周公叔者，濱使，降香東西，行者莫不舉乎加額。是固一周君辦悉以其家産爲香火之奉。宮前之田，比靈改觀，神人咸悦。是固一周君辦及以疾歸，留宮瞻月，與身見而言傳者間有爲豪家所據者，亦皆歸疆。由是宮計始裕，道衆日增，鐘磬口響，九重或異，遂更訂，而丹書之既入石矣，猶有一遺，其曰始田履畝財及三千，今萬有奇。若合其舊爲一而言，今則不然，皆沖靖真常凝妙法師湯君⓭提點知宮，録江州路道教之後之致者，獨萬有一千。其道有三：曰貨取、曰施入、曰力作。余歎其用志之確，親勞之多，無文以彰之世。烏乎知爲？目其諸莊與地壞爛頹廢而不克振者，何可勝筭？豈觀，由觀而宮，雖或興或廢，而真君之皆其勢之不可爲哉？蓋上下悠悠而無惻怛之念爾。乃若潜山、青城，蓋⓬與真君同時著靈，而兵革之餘，皆不復如舊，又安得不有感於斯。余九年寄述有禱，未嘗不孚，留滯未能即歸故隱，歲率一至宮中，辦香致敬。二君俾記顛末，用不敢辭，姑爲紀大略，俾來者考焉。若夫土木凡用則不著。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八月甲子，承直郎江南濶溪書院提學年鎔撰拜書，嘉議大夫常德路總管、兼府尹李秉彝篆額。

太平興國宮新莊記

真君殿碑，蓋龍興據其所具而作。

在所，反其施入之主之名，自多衰之以及其寡，今最貨取三千六百五十，惟石門千二百八十爲多。其不足是者，啓石二百八十，錦溪七百五十，石塘九百一十，龍岡九百六十，上龍二十。惟啓石居興國大治，餘皆江之德化。最施人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爲多，高岸半之，元山千二百，萬安千七百，福興千七百四十，趙陳二千一百，惟高岸居興國之永興，元山居蘄之黄梅，其故主則厲堅孫、項至安、福興彭澤、趙陳瑞昌，其主周恕、胡榮、吕師山，則碑⑭福州路同知者與齊永年。云力作者，創四茗磴於德化縣，曰義興莊，凡四十有二盤，又墾田二千。肇爲五庵，宫之前三，曰東西太平與紫元，宫之後二，曰湧翠、穀峰。其始皆菅茅樸楸，衆所薪牧之圃皆募人錢鎛銍斧而出，高蒔松杉栢茗，皆摘實授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種薑芋、藷茜與水可堘稻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宫以勸夫未至者。余聞之，肩輿歷至其所而觀焉。經始久者方五年，近者一歲，而木之布列岡阜，薪者雖没草間而生意茁然，久者已離立如人，將數萬舉⑮。其畦而未分，猶盈畝焉。篁篠斬梢而不傷其鞭，畚故土取諸他山爲箇不可計，意者倍蓰乎。木筍已叢出其下，特未林耳。君登高丘，指宫林以相語曰：聞之故耆⑯之山始亦榛莽如是，吾所材而用之，皆基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猶或數里，其然，則曰：子院强則公宫弱，强日益天假吾年而爲之不置，或得盡闢。百年木皆連抱，可使後人資以治宫，亦吾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三則柔者德之以色，剛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寢以於世生不虚也。余曰：嗚呼，君之所言，政古人所謂人棄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爲心，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之爲可恒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與一二知己私竊評之，白須集？宜人之動盪鼓舞，割所愛惟懼施入之後。不然，彼其家田，民賴以食其力者也，將以尺帛斗米遺之，猶戀嫪移時，呴呴然收恩而後以授，況是連阡亘陌之田，直或千金，無所望報，棄之若鴻毛。非有以服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聞其將大衆之入錢取薪炭山者，皆給之券。恒遣力人持挺行邏林間，盜采者有罰。錢穀入出，井井有稽，舂磨之細，不遺糠粃。公宫大庖，日炊米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宫堂，來必道謦以示不褻。職宫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飲食，惟待煮茗顙水之須。其僮奴之守舍，與諸菴遠宫數里者，爲飯皆日賦之。子院不得設塑像，旦夕惟即瞻禮於宫。余問其然，則曰：子院强則公宫弱，强日益富，則公宫日益不足。不足勢必下求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三則柔者德之以色，剛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寢以離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宫所廩養之爲可恒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與一二知己私竊評之，白須蜎磔，有熊豹之姿，已見其力足任事，加以沉深有謀，寡言而信，威而和，誠而恪，視數百人黄童白叟，約束如一，使不爲老子法，用世而爲將帥，可以進退三軍，立功萬里。今顧爲九江黄冠師，枯槁山林，已是也耶？因叙田及此。君名德潤，字季玉，號薇澗。其左

右君靡朝以夕，盡其勞勤，忠於其宮。同成功者，中外四十九人，紀諸殿碑，可考而知。嘗觀漢費鳳、韓仁諸碑，書多不滿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後。豈待天嗣有所書耶？故今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大德九年辰在乙巳，日短至，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姚燧記并書及題額。

盧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六

❶『□』，原字不清，疑似『使』字。
❷『宰』原作『幸』，據文義改。
❸『配』原作『酡』，據文義改。
❹『雅』原作『褚』，據文義改。
❺『年』原作『平』，據文義改。
❻『顧』原作『頭』，據文義改。
❼『玭』原作『此』，據文義改。
❽『日』原作『目』，據文義改。
❾『邑』原作『色』，據文義改。
❿『罹』原作『惟』，據文義改。
⓫『昔』原作『者』，據文義改。
⓬『蓋』原作『盍』，據文義改。

⓭『君』原作『均』，據姚燧《牧庵集》改。
⓮『碑』疑衍，據姚燧《牧庵集》刪。
⓯『舉』原作『辛』，據文義改。
⓰『耆』原作『者』，據文義改。

盧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七

應感類

楊泰明棄官學道于廬山

泰明爲長安縣令，本一儒生，事父母孝，時謂楊孝子。嘗佐郭子儀幕府，性恬静，不求仕進。每勸子儀曰：軍政雖曰尚嚴，人命至重，不可輕殺。子儀掌兵二十餘年，馭下寬厚，不妄誅戮，軍士愛之如父兄，皆泰明陰贊之力。永泰元年，棄官來廬山峰項結庵，造青精飯，服以辟穀，然栢香禱于九天使者真王，求長生之道，積一十四年。時當秋夕，天宇清霽，忽於朝禮之地，見神人金冠絳袍，白珠絡縫，傍有一人執玉斧，一人捧玉函。神人曰：我乃九天使者，採訪人間善惡。以汝積世有功於民，秉心清苦，精持道行，誠達九天，玉清太素三元君命我授汝《九天太真道經》。泰明再拜伏地，叩首稱

謝。徐啓玉函，授以寶書，仍告戒曰：始終精勤不替，道成之日，吾當召汝。語訖，風雲驟起，已失所在。開經觀之，乃《高上大洞真經》三十九章也。泰明從此依經行持，屏跡人世，凡三十六年。至憲宗元和八年正月一日午時，祥雲來迎，泰明乘雲昇舉。出《真仙感遇記》

李雲鄉醫道有功

雲卿，唐之隱士。每云上真高仙，必須陰功濟物，精持戒行，遂留心醫道。智識穎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使金石草木，自以古仙製方傳于後人。其間有用蟲魚爲藥，緣此不得輕舉，因爲鑒戒，來居廬山。數州求醫者盈門，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焚香，祝曰：雲卿以醫藥救民疾苦，不務財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心。神明靈通，必蒙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顔色黄潤，目❶光射人，識者皆云陰德所致。一日，因隨採藥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圓冠紫袍，揖曰：我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太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罡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此當屏跡人間，精意修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雲卿可得見否？神人曰：汝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之訣，其神已隱不見。雲卿乃就聖治峰土穴爲室，專修其道。後唐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昇仙。出《神藥總録》

向子文遇龔慶長

子文，長沙人。唐寶曆二年，得官衡州，貧不能歸，愛山水之勝。一旦，謁嶽廟時，當盛暑，留宿旬餘。忽有一人青布紫裘，面如琢玉，神色威整，鬚眉如畫。子文異其骨相，翌旦，往見問之。乃曰：余龔慶長也。世家洛陽，少遇司馬隱元于鳴皐山下。隱元者，自云委羽洞天之靈官也。凡五嶽、四瀆、洞天福地，各有靈官主之，校量功罪，採訪善惡，聞于九天使者之府。隱元語慶長曰：汝宿生常居要職，有辯才，故得再生爲人，他時通悟，必能記憶矣。九天使者録汝之功，命我授汝石精金光藏景録形神劍之法，中黄太一默朝之道，因得度世。近登紫霄峰望氣，見嶺外妖氣，欲往禳除，經過嶽祠，故來朝謁。子文爲之致恭，慶長顧侍者取琴鼓之，其曲曰《金鯨躍海》、《雨滴秋荷》、《醉淘月》、《白雪引》之類。音韻清越，非凡聲也。陪從數日，臨別，子文再拜曰：幸得際遇，欲從先生南遊，可乎？慶長曰：未可也，汝尚當仕進，更十八年，中條山相見。子文再拜乞言。慶長曰：學道先乎功行，逢時得志，汝宜勉之。至于吐納、服餌，乃其餘事。子文懇請再三，慶長曰：當俟後會。子文曰：更有教戒，少遇司馬隱元于鳴皐山下。隱元者，誓當稟奉。慶長沉思良久，云：汝父祖旅殯僧舍，頗苦鬼役，早卜吉壤，以終大事。子文流涕拜謝，翩然而去。出《李文正公南行録》

徐司諫施錢新廟

司諫，唐大和二年除江西節度使。以私錢三萬緡新廬山使者廟，命工丹

臒。潯陽令遣吏典其事。吏入城召畫工，與俱歸，工負荷丹采從之。始出闉，吏忽自褫衣帶投地，工疑其醉，拾而隨之。須臾，脱衣棄帽。比行三十里，衣僅蔽體。將及廟，忽有若健卒者，青衣，白韋蔽膝，出自澗中，前捽吏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恕之。卒但瞠視，捽吏，坐水中。工始覺其鬼，驚走告廟中人，偕來，已失青衣所在，吏坐如初。視之，死矣。因閱出納之籍，則乾没過半。出《太平遺事》

劉德本捐財賑饑

德本，字孝叔，鄂州人。好古多能，不求仕進，往來船賈於大江中。唐乾符六年十月，黄巢陷鄂州，沿江驚動，自度不能還鄉，以米萬碩散施饑貧，避地廬山。一日，有道者蓬頭鹿裘來訪，不通姓字，相從遊山，踰年。一日，偶至五老峰下賞翫，不覺日暮，乃携手入深澗，見石門中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具述行止。老人喜曰：可同到後院。行約四五里，見一門，丹碧煥爛，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曜之門。既入，見樓臺層列，宫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德本震悚，不敢仰視。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汝捐家財巨萬以賑饑民，善行可嘉，故許一造神府。當刊名九天仙籙，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爲人方四世，夙生障厚，骨相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精進匪懈，真王洞鑒隱微，他時必垂救度。德本再拜以謝。老人便引出門。未踰閾之間，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也？道者曰：即此洞天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隸也。爾既曾造神宫，躬授嚴訓，吾與汝請從此別。遂揖而去。出《洞大靈迹記》

張懷武陰功友物

唐天祐初，江西連帥南平王鍾某遣道士沈太虚設醮于九天使者廟。太虚醮罷，恍若夢見圖像前一人揖曰：吾張懷武也。嘗爲軍將，微有陰功及物，採訪命我爲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知者。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君與客方食，有許軍吏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頃因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將部屬奔焉。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❷至武昌，釁隙大作，剋日將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拔劍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❸命。爾奈何不忍小忿自相攻戰。失戰，强者傷，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兩軍所以致争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爲汝等死，兩軍亦無後艱矣。遂自刎。於是衆皆慟哭，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死亡者。出《張智官記》

王琳放生葬死

琳，京兆人。唐大順二年，任邢州堯山尉。時方兵興，死於血刃者甚衆。琳歡曰：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深可哀也。遂捨家貲具棺槨。數年之間，所葬不可數計。金陵同事高應成卒於❹官，母老食衆，貧不能歸。琳竭力資助，遣子剛印津送還鄉，士論嘉之。金

陵瀕江，琳每過市，必鬻魚鼈而放之。一日，漁者舉網得魚，赤鱗金目，長丈餘。琳曰：此異物也。買送江中，風濤隨起。夜夢一武士，衣冠甚偉，語琳曰：公放生葬死多矣。九天使者已録善功，當享長年之福。琳曰：九天使者何神也？曰：天之貴神也。受命上帝，採訪人間善惡而誅賞之。之陰，公豈不知，琳覺而異之，日奉香火。年百有餘歲而終。二子六孫亦皆耆耄。京師謂之長壽王家。丞相薛居正詩云：丹魚報福流三世，白骨銜恩軌九天。其家刻石記之。出《搢紳傳信録》

食牛肉入觀之戒

大中祥符元年，有一屠者春時因隨遊人入觀中。忽若有物擒捽擲之庭下，倉惶奔走，出門竄入一空室中，卧地作牛吼之聲。數日而卒，兩目突出。至今有食牛肉者不敢入宫門。出《明戒録》

鬻油穢雜齋醮之報

廬山下有鬻油者，養母頗孝。一日，暴雷震死。母以其子無罪，日號泣於使者之祠，祈知其故。一夕，夢朱衣神人告曰：汝子雜取魚膏，以僞亂真，欺人而謀利，吾祠齋醮用之，腥氣薰蒸。靈仙所惡，震死晚矣。出《太不遺事》

何集虚信事使者雙目再明

集虚，字道甫，黄州人。天禧二年，主河南府偃師簿。因目瞽解官，有素，醮于祠下。是夜宿道院中，夢一繡衣小童告曰：汝平昔廣殺物命以恣口腹，所以絶嗣。若能戒殺，當有善報。元弼夢覺媿汗。再致醮以拜神誨，戒殺以贖前過。踰年得子，後頗成家。出《明戒録》

馬子簡在官恣性之報

子簡，京師人。治平元年，自洪州録事解官歸。其父存誠途中感時疾，不育，乞養異姓，亦復夭折。舉家齋禱，日取供水洗目。見物如隔紗縠。遂望山醮謝以答神休。復經數月，雙目俱明。集虚緣此感悟，持戒奉道益加精專。享年九十有七而終。嘗作朝真發願文及神水洗眼賦。九天使者真王畫贊叙述甚詳。出《搢紳傳信録》

張信立繪像奉事免風濤之厄

信立，字成之，河陽人。天聖二年，授南雄州司理。過廬山太平觀醮，因繪九天使者像奉事。任滿還京，舟至小孤，風濤大作，幾至覆溺，舉家慟哭。然香禱告中，大風穿窗，掣去繪像。須臾風息雨霽，繪像挂於桅竿。同舟之衆仰歎不已。出《江湖録》

胡元弼夢戒殺生而得子

元弼，景祐元年任江州酒官。父母俱年七十有七，而自己多病，累得子不育，乞養異姓，亦復夭折。舉家齋素，醮于祠下。是夜宿道院中，夢一繡衣小童告曰：汝平昔廣殺物命以恣口腹，所以絶嗣。若能戒殺，當有善報。元弼夢覺媿汗。再致醮以拜神誨，戒殺以贖前過。踰年得子，後頗成家。出《明戒録》

文孝子取肝救父

文彪，字仲炳，江州德化縣農家子，篤學至孝。年十六，遊上庠。元豐七年，父病垂死。彪詣採訪殿，禱告歸家，剖腹取肝爲劑二十四粒，雜他藥進之。父病即愈，郡縣廉得其事，欲聞于朝。彪泣曰：此人子之常情，何以名爲？由❺是人益高之。父後二十四年而卒，與肝劑數同。初取肝時，誤剖右脇，忽聞空中有語云：在左邊。彪呃納入，再剖左脇得之。血流滿地，神思昏瞑。恍惚中見一道士食以來禽，遂甦。彪後再遊京師，卒于道。其家立祠宮側。蔡猴溪嵩題詩云：見説當年立剖肝，九天宮裏萬神看。接花刀上血猶在，吞藥胸中父已安。卓行的知通上帝，美名元不要高官。奇標玉潔歸何處，應在三山跨綵鸞。又乾道五年，彪之兄子解亦刲股以愈母疾。時司馬知白爲二人作文孝子傳。出《本州圖經孝行傳》

高雲舉讀大洞經

雲舉，錢塘隱士。篤性奉道，喜讀《大洞經》，動如戒律。一日，忽有雲輧仙馭翕赫自空中來，一人降坐，冠服霞映，容貌玉光。雲舉再拜稽首。仙問曰：子讀是經，亦知其旨乎？雲舉曰：嘗聞三十九章尊貴之書。但竊讀之，未造奥旨。仙笑曰：吾九天採訪使者，聞子讀洞經不倦，故來觀耳。果若不替，久之❻自造其妙。子宜勉之，語未畢，忽然昇空而隱。出《李文正公南行録》

周舉神授十字經

周舉，吴人。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是時，僞賊萬張，群盜四起。忽遇星冠羽衣人曰：子明日死於兵難，若能誦十字經，可以免死，解冤延壽。舉跪地以請，羽衣曰：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乃十字經也。拜而受之，羽衣忽不見。舉疑其神授，堅心默識。明日果遇盜逐之林間。窘懼之次，亟誦前號。聲未絶口，而雷聲大震。群盜驚走，遂得脱難。出《趙學老》。

建炎退張遇寇

建炎元年冬，賊張遇聚數萬衆，自淮渡江，攻陷池州。十二月初十日，犯江州。時太守龍圖閣待制陳彦文躬櫬甲冑，率衆登城，誓以死守。賊兵攻陷凡三日，大勢危迫。州人號呼，請命望山而拜。忽見旌幢現于雲表，圓光被野中，有真相如乘獅子，又類龍馬擁列騎從在雲氣中，合城共睹。須臾，大雪，賊不能露處，殺獲甚衆。有騎兵千餘至宮中，隨處舉火，雖竹屋紙幛亦不能然。睥睨殿門，若有所睹，倉惶逃遁。賊退，太守及州民建醮謝恩相繼月餘。至今，江城士庶每年四月上七結會建醮，蓋本諸此。出《本宮舊記》

太守陳彦文謝恩醮詞：玉虚朱帝炳靈，久鎮於名山，金闕真王降祉，肇基於福地。事聞前古，禮重本朝。近以淮寇猖狂，凶徒暴横，水陸並進，欲竊據於江城。矢石交攻，將盡屠於生齒。望琳宮而請命，罄丹悃以祈哀，威現旌幢，氣成龍馬，祥雲四合，知神騎之護持。大雪連朝，覺寇鋒之潜挫。恭惟道力，敢怠齋心。式展沖科，庶酬洪造。霓旌羽蓋，願暫降於叢霄；風馬雲車，竚來臨於洞府。冀終大賜，永保群生。每年四月上七，江城士庶建醮意旨。伏爲建炎年間，賊徒來犯九江，一城生靈將遭屠戮，彼時荷蒙九天採訪真君雲端垂佑，一郡生靈皆得更生。自後合郡士庶恭詣福

地，建醮謝恩。迨于嘉定兵犯鄂城，禍連數郡之郊，勢迫九江之境，民懸憂於近死，望泣真官，時舉荷於生全，頓消妖祲。計恩踰昔，思報何窮。謹結會，修設謝恩清醮一百二十分位。伏願干戈永息，合境安寧。次冀各家俱膺百福。

周氏沉溺木筏

瑞昌縣居民周氏，以財雄鄉里，多貨賣江湖間。紹興三年，買上江杉木爲大筏，其直十萬餘緡，將至建康遍售，命九江同姓人主之行有日矣。同姓者詣廬山採訪真君殿，決籤詞云：四顧那自一，抱疑有二心。遂爾不能改，如何就沒沉。周其姓者謂業已辦裝，不肯止。纔至湓江門，果溺。出《夷堅丙志》

開禧誅逆曦事

開禧二年十二月，四川宣撫副使興州都統制吳曦叛。三年正月十八日，僭號蜀王，遣僞將祿禧部兵守夔門，本路帥臣蔣介解印付之，凍二月十九日至夔。介之客有趙潭者，善降諸神。介遡江而歸，二十四日泊萬州。介之客有趙潭者，善降諸神。所執羽爽超劫輪，時而濟虛柔，剥度昭六箕筆迅動異常，忽大書云：吳曦世受國恩，敢謀僭叛，將降四罰於左衽。九天採訪使者奏其事，上帝震怒，敕滅其族，事不出三月，祕之。介懼泄神語召禍，緘封甚密。三月初十日至忠州，逢露布，曦果以二月二十九日就誅。介聚十數客拆緘，共賭驚歎。萬去興州二千餘里，神之降先，曦死蓋五日。異載，沿幹江西，道經湓浦，方知廬山太平乃採訪開治，始悟昔日應元公即採訪真君也。袖香瞻禮，謹録前文，揭于殿楣，以昭神授而去。

于本宮

錢方平神授運生章

方平，淮海人。淳祐四年上元節，日漸停午，神情恍惚，伏几而睡。夢一髽髻道人稱曰：吾乃應元公也。未及問答，探懷中出一幅紙，有文訓。方平讀曰：道跡輔玄化，雲璈肅神尤。清華洞靈巖，萬境隨週流。丹光燦平浮。揖召帝子家，回象明飛輈。變運舉若此，邈爾不可求。鶱林動餘蔭，鳳質難稽勾。瑤蘂發棲香，禁關舒神謀。密簡眷通翳，六運朝元遊。羽爽超劫輪，時而濟虛柔，剥度昭六下土之微臣，曷動上天之顯相。爰自蟻旋於王事，幾脱虎口之殘生云云。伏

趙架閣夢神授半夏湯方

宣教郎趙架閣時楒，景定二年在江西制慕，忽感氣疾，夜夢霞衣仙客親授半夏湯方。翌早依方投劑，隨即痊愈。及檄往招募軍兵，入山灶香，復得異夢。六十日招足，回司就山致醮。其詞意云：曩因去年日逢大歲，氣疾忽作，官事盡曠。夜夢靈衣仙客親授半夏湯方，翌旦叩醫，依方投劑，藥盞甫嘗於瞑眩，體府頓覺其清涼。重惟空幽。霓節表佐見，侍相採良儔。大哉混沌中，群息勝氣投。黄房宴馬尊，九蓋奪君侔。轉降爾至妙，開教當三樓。子避復以命，王檢停千秋。誦畢，曰：此《九天運生章》，子密記之，異日來太平宮訪吾。方平疾讀，悉記，欲扣其原。忽家人驚寤，當亦罔測。越五

願帝德好生，天道福善，鑒平生之無愧，俾久禱以上通。香火有緣，世作玉皇之仙吏，精勤不替，常陪太一之青黎。

劉氏朝真暈死之異

江州官牌夾居民劉氏，景定五年正月七日隨衆朝拜採訪真君，所帶僕將紙錢就殿下焚化，所莅者慮其燒壞甃石，遽止之，劉氏陞殿喧喊，欲奮拳相捶，忽殿中燈燭昏暗，須臾若有神人挈劉下殿，旋轉三匝，殞絶在地，流血被面。衆拜告真君，乞特赦罪。移時復甦，扶護回歸。至新橋又復暈倒，自云：採訪六丁神，何苦責我之甚？如醉而歸，離家一里而卒。聞其家云：三日前曾食厭物，所以神靈責罰。由是來朝拜者益加尊敬。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七

---

❶『目』原作『日』，據文義改。

❷『比』原作『此』，據文義改。

❸『性』原作『姓』，據文義改。

❹『於』原作『令』，據文義改。

❺『由』原作『猶』，據文義改。

❻『之』原作『久』，據文義改。

（郝文華點校）

035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

真君事實

經名：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宋沈庭瑞、黄彌堅等編。六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録類。

華蓋山三仙事實序

仙道自古尚矣，而世之紀録或不得其詳焉。間因其微而病其著，一斥之以眇茫怪誕者有之。又孰知其靈蹤異跡昭赫彰著信有不可揜焉耳，其可均謂之誣哉。撫之崇仁華蓋山，又曰寶蓋山，浮丘、王、郭三真之祠也。浮丘者，與容成子、黄帝遊，周末授靈王太子晉，漢授詩於申公，與楚元王友，度王褒以仙，即古浮丘公也。或傳王方平云，郭乃王氏族，因託邑尹姓，猶未之詳。然以代稽之，至人神化，因時而顯，固或然矣，而託姓之説亦鄙諺，不足取也。迨晉元康間王郭始師事公，永平二年二月一日二仙上升，則是山由晉始著稱矣。按紫清白真人云：公生於商，仕於周，隱於漢，化於晉，至隋開皇間，尚留巴陵華蓋山也，宋元累旌以封謚。若山之曰華林山、衡州小廬山、潭州浮丘山、江陵之寶蓋山，歙縣宣州、太平州、金華俱有黄山，皆三仙遺跡也。當是時名卿鉅大，若顔魯公、李宗諤、李冲元、吴文正、虞文靖輩之記審矣。而廣録所載凡旱潦、疾疢禱祠，禜禬之應在在有之，故所奉祠宇亦不下百餘，是豈非至神無方而能然乎？余少慕靈跡，洪武己巳獲謁祠焉。壬申奉旨降香于山，皆有異徵。暨配孔氏，累疾，叩輒應。永樂甲申秋，復謁，夜夢白衣仙坐卧内，翌日登峰頂，初雨晝息，天燈夜現山麓。九月朔日，竣事畢，紫玄洞現圓光，大如室，芒彩燁煜，若仙居其中。予再拜，遂辭。殆還，感至德之神，亟欲叙其異焉。噫，是非目覿耳濡，其能盡信之哉。且夫真仙神化蓋不世出，其靈質仙風皆天真法慧所至，故其神庥靈貺，垂澤萬世而不泯，其亦宜矣。而兹山穹秀卓絶，迥出遊氛浮埃之表，孰無雲軿霞躅往來陟降於其間也，其可失所紀歟。惜先後所述多庸鄙弗典，願飾而未遑。今年夏蒙旨纂修道典，謹以是録正而附之，因叙其實於首，使千萬載之下知慕夫仙者，庶不以眇茫怪誕視也乎。而生民蒙惠之大，昭之國祀，與兹山齊久，不其偉歟。時永樂五年端陽節，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齋沐謹序。

死而有靈之謂神，長生不死之謂仙，道不同也。神往往能禦灾患、茁生民，仙志在修鍊飛升而已，鮮有推德以及人者。惟華蓋三仙則不然，禱雨雨應，禱疾疾瘳，求嗣而得嗣，求藥而得藥，四方之人蒙福者衆，此所以羣然傾心而起敬也歟。觀顔魯公碑，載本末甚詳，但稱晋元康三年二月一日二仙

上升。攷之晋史，無所謂元康，有永康而已，豈公筆誤邪？因識其疑以竢知者。景定辛酉九月朔，崇禧散吏約山朱渙敬書。

稟造化而生者，人也；妙造化而運者，神也；峙然爲造化之重鎮者，山也。山以神而靈，人以神而安，神居其山，人崇其神而能敬其山？此理勢之然也。撫州華山，三峰聳雲，爲江右絶嶺，乃浮丘、王、郭三真君飛升得道之所。國有旱潦則禱之，民有疾疫則求之，危可轉而安，禍可轉而福，叩心一萌，其應如響。終歲朝謁不絶，於秋尤甚。景定庚子九月朔旦，祥偕里人王克明、羽衣郭守成，詣山朝拜，忽睹殿宇輪奐一新，裝嚴壯麗，乃夜醮于壇。事畢，睹當山住持延茶語話，議論清灑，爽氣逼人，待人接物，禮貌温如，且無嗜利之心，真神仙地位中人。從而詢之，乃陳其姓，元應其名，顯者其字，荆山其號也。且言往來江湖已二百四十甲子矣，蔣山金壇、黄鵠開元、玉笥承天、南嶽壽寧、華林壽聖、平江乾元，皆嘗爲之領袖。祥笑而詰之曰：捨彼瑶宫瓊宇，而居此參天之山頂，去清華而然寂寞，得無慕道若王、郭之慕浮丘者乎？荆山肅容，儀之過矣，予豈敢當。姑舍是，但弔於仙真有請於予焉。三真之棟宇翬飛矣，三仙之像貌裝嚴矣，但缺實録。昔亦有之，歲在戊午，炎帝炳靈，竟爲灰燼，今不復存。子能爲山間鋟梓乎？祥等夙蒙仙惠，聞言而悦，遂諾其請。翌日與王兄再炷瓣香，敬對三真，誓刊此録。洎歸，徧求其本，始得道士黄彌堅所纂者，紀載頗略。備述三真受累朝之封命，歷代名公之序，記修鍊升舉之顛末，靈顯感應之實跡，視黄本差詳，而互有得失。祥等不愧愚庸，集二本所長，列爲一十四卷，未敢校正其是非，姑存本以竢知者。雖然，華山乃江南重鎮，三真乃華山靈神，福澤於人多矣，必有民中之秀出，校正其是非，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時景定辛酉貞元節，廬陵佩籙弟子劉祥、王克明百拜齋沐謹言。

浮丘公事跡，多見於傳記諸書，故學者類能言之。惟王、郭二真之仙道，非顔魯公及李冲元採摭其行實，記載其本末，則知之不能悉也。觀其服膺師訓，跋履山川，不憚險遠，積功累行，愈顯愈微，此老子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之謂歟。吁，神仙之學豈易至哉。夫何吾黨之士學夫子之學而鮮克臻其域者，果能以二真之學移以學吾夫子之學，有不至其至者哉？是足以爲吾儒之勸也。惜乎刊板毁於壬辰兵亂，人鮮克聞。主兹山之祠者江碧澄氏營搆殿亭寮宇，既畢，復慨念兹山靈響若此而事實將遂湮微，是不可不急也。乃購求全集，較其殘缺，勸率好道之士合力繡梓以廣其傳。有德容孔氏者，玄妙觀之管轄也，爲督其事，又得在城沙氏友和者捐資以足之，於是不數月而功畢，仙之德澤其美。於是不勞而感人之深如此也。俾余爲序。余四世祖緑峰兄弟，起廢玉庭觀而新三真及衆聖之像，復架屋臨紫玄之崖，以爲隱息之所，雖經劫火，而至今名舊張家寮焉。其忠厚不没，人善

有自來矣。今得聯名仙籍，斯幸矣，又何辭？夫碧澄資質温純，待衆以寬，不汲汲於利，惟以營造修葺爲務。每使居是山者人曰：此吾輩分内事也。使居是山者人能如碧澄之用心，勤力以奉祠祀，則兹山之興復也不難矣。

今四十三代天師至山，嘉其年少而克守清規，撫景賦詩若干首，俾收之，賜以職劄，爲改今名云。此亦兹山之盛事也，故併及之。青龍在辛未歲夏五月，南村鄉友張顔序。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一

玉笥山道士沈庭瑞述

按《太平御覽》云：歙縣西北有黄山，高一千一百八十仞，豐洛水出焉。其山有摩天寶六年，勑改北黟音伊山。其山有摩天戛日之高，霞城洞室，巖竇瀑泉，無峰不有。山中峰乃浮丘公仙壇，彩霞靈禽棲止其上。世傳黄帝嘗命駕與容成子、浮丘公同遊會于此。昔有人到壇所，忽見樓臺煥然，樓前有蓮池，左右有積鹽、積米，遂歸引人取之，了不知處。山下時聞山上仙樂之聲。又按《九域志》云：宣州亦有黄山，乃黄帝與浮丘仙人鍊丹於此。天都峰。太平州亦有黄山，一名浮丘山，乃浮丘養仙鷄之所。

浮丘公度周靈王太子王子晉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太子也。生而神異，幼而好道。雖燕居宫中，往往不食，端默之際，累有神仙降之，雖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笙，作鸞鳳之音，聲貫行雲，響滿宫掖，白鸞延頸鼓翼，集而聽之，奇禽異鳥，率舞庭砌，以爲常也。一旦，天台山神仙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鍊形之法，是時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之，王弗聽，卒壅之，不從子晉之諫。

浮丘公授丹與王子晉

子晉諫，王不從。公密降其室，賜以靈藥，接以登嵩山。後數年，友人桓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故人與桓良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飲齕。如期，子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升天而去。是時羣官拜別，迴拜所乘馬，馬亦飛空而去，今惟拜馬澗存焉。子晉今爲右弼，司侍帝宸，主領五嶽真人。年少，身長八尺，項負圓光，並載《雲笈王氏傳》。

浮丘公授詩學與申公

《漢書》言浮丘伯，吕后時猶在長安，楚元王交，及申公從之，授詩學，蓋齊人也。浮丘，漢時隱於儒生，猶老子之隱于柱下也。

浮丘公度王褒

王褒，字子登，漢安國侯陵七世孫，黄門侍郎揩之子，以元帝十三年乙酉生。少勤墳典，大將軍王鳳辟爲從事，高蹈不屈。年四十三，跪辭二親，求學長生之道。入華陰山，寢息空林，鳥獸爲侣，轗軻辛勤，亦云至矣。如是九年，大雪摧林，空巖無侣，殆將殞斃而精誠不迴，至真玄感。夜半聞簫鼓之聲，須臾漸近，千乘萬騎浮空而來，神人各乘三雲之輦，手把虎符，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一真人曰：吾華蓋上公浮丘伯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誠可愍也。褒叩頭千萬，願授長生之道。太極真人曰：吾等主神仙之司，憫子有志，故來相過。乃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浮丘伯授以五靈夜觀之道，雲琅冰霜之珍。浮丘再拜而服之。於是身有金映，項生圓光，能飛行萬里，受神策拜爲太素清虚真人，領小有天王，主三元四司，給玉童玉女各三伯人，得乘八景飛輿，出入上清。今麻姑小有天仙王峰，亦真人所理。載《王氏傳·旺江志》。

浮丘公遺跡

《豫章職方乘》云：昔浮丘公隱於華林山，故山之南一峰號曰浮丘。其山三峰，皆卓拔高險危秀，周回百里，有三觀曰浮丘，今不生惡草及猛獸。有三觀曰浮丘，今在豫章奉新縣西南五十里。及有華林山，王郭二真君壇存焉。

宋朝錫命加封詞誥，與夫實録銘文皆曰華蓋山，今二名並書之，以詔來世。

投簡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命是乙酉八月降誕，夙好道真，願蒙神仙長生之法。位忝君臨，不獲朝拜，謹令高士孫智良齎信簡投刺浮丘石室，以爲金龍驛傳。以青瑶刻之

山圖雜載

宋朝翰林學士李宗諤所修《圖經》云：寶蓋山，在縣南二百里，高二十二里，山形如寶蓋，因以爲名，絶頂有王、郭二真壇。

唐魯郡公顔真卿所紀王、郭二真君碑云：按地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存焉。

唐撫州崇仁縣橋仙觀王郭二真君

碑銘

金紫光禄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顔真卿撰并書

粤以江南之地，佳麗垂名，山嶽之

間，宛有仙洞。予祗膺聖澤，廉察臨川。一日，按地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真君壇存焉，欣睹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因令軍將往山下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於壞碑上再録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真者，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再從，郭乃王之族弟也。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輕舉，尋遊洞府，自玉笥將之麻姑洞，中道經一山，問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再鍊神丹。山下父老詣而再拜曰，敢問真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真人之師。曰：吾師浮丘先生，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遇焉。二真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有人苦疾暴亡，往而告之，即飛符以救之。歲將大旱，即致霖雨以濟之。至晋元康三年二月一日，綵雲連晝，仙樂喧風，二真君乃驂鸞駕鶴，冉冉上升。今上升之壇及浮丘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境邑將旱，若詣壇禱之，則雲雨立應。美乎，故事昭然，仙蹤儼若，雖遺史籍，安泯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疊秀，别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列焚修。尋差軍將以公用錢詣山換殿宇門廊，不日而回，云工畢矣。子德慚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罕測冲天之日，擒文染翰，用貽千古之芳。銘曰：

玄牝之門，存心養神。學則彼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真。丹成巖谷，道應穹旻。綵雲色焕，仙樂聲匀。遲日初麗，桃華正新。驂鸞拔俗，駕鶴超雲。言歸紫府，笑别芳晨。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濟烝民。浮雲勢速，好月生頻。儼若聖址，永播清芬。

三真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李冲元撰

臨川山秀水靈，頗多前代神仙遺跡，丹井仙壇往往雜出。於圖記文字間，可以考信，而崇仁華蓋山王、郭二真君祠，靈跡尤著。唐顔魯公取隋開皇五年舊碑所載事爲記，不著名字州里，而世系復舛謬，惟曰於金華山遇浮丘公授教，後居此山，能飛符走石，興雲致雨，使死者甦，病者起，以晋元康三年上升。當時人有問真君名字者，皆祕而不言。其後州縣歲時水旱，禱之立應。而郡人男女疾疫祈禳，無不之焉。至走旁郡數千里，人皆恭敬齋潔，然後敢登。山不爾，風雷雨雹、虎豹虵蚖蜂蠆之變立至。祠中併立浮丘公像，山上猶有仙壇存焉。熙寧中，州以王郭異事上之朝廷，神宗皇帝詔封王爲冲應真君，郭爲誠應真君，而偶遺浮丘公事，故旌號不及。元符二年，洪州夏不雨，民有憂色，右正言王公桓以漕使權領州事，聞三真人感應如此，乃蔬食齋居，遣崇仁縣主簿葉祖文詣祠下，迎請真像至府城，率僚屬迓於城門之外，館於天慶觀中。陰雲隨至，焚香懇禱，雨即大霔，三日始霽，稼穡勃興。

郡人歡呼，嘆未曾有，莫不德公之賜。公曰：浮丘爲二真人師而褒禮未加，此其用意，豈甚非所以嚴奉高真之意。乃符臨川主者具浮丘公始末，請命於朝廷，而屬門吏李冲元考覈其事而記之。冲元謹按劉向《列仙傳》，稱王子晉遇浮丘公，接以上嵩山，而《漢書》言浮丘伯呂后時猶在長安，楚元王交從之，授詩學，蓋齊人也。唐林寶《元和姓纂》亦載浮丘伯云，子晉師之。而子晉乃周太子，然則浮丘蓋又出於子晉之先，莫知其來之遠近。意其漢時隱於儒生，猶老子之隱於柱下也。嗚呼，神仙之學，古無有也，自秦皇漢武好方士長生不死之術，世始知有神仙，而劉向因之爲《列仙傳》，獨載王子晉師浮丘公，而浮丘公反無傳，然則當向時已莫得而考矣。

稱，大抵以名爲深戒，迨其仙去，始著異跡，使人知所向而已。此其用意，豈淺識狹慮者所能髣髴。而秦漢之君，富有天下，窮兵黷式，心侈意盈，神荒氣蠹，乃欲長生不死，是果足以出造化越古今乎？然近世爲此學者，反以釣名賈利，僕僕公卿之門，求獻其説，且偃然居之不疑，自謂已當經崑崙，涉太虚，遊乎恍惚之庭矣。聞其風者至，或危坐敬聽，不敢竊議，會不察其人真超然世表者乎。歷觀前代諸仙，皆卓絶不羣，擺落塵累，率有造微參寥之致，雖未御風乘雲，伍跡人間，而己不與世俗並軌方駕矣。推是心以往，庶或近之。王公高明，厚德君子也，頗以鄙言爲然，故叙浮丘公事而併記之。元符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記。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一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二

二真君實錄

玉笥山道士沈庭瑞述

夫學神仙者，皆累世修行，積功盈德，内修其心，外潔其行，如是，則世世即有神仙降而爲師，以傳至道。道之成也，功及於人，功之備也，升而仙矣，故經云：積學爲真人。此之謂也。華蓋山王、郭二真君，本汴州陳留人，王則方平之遠孫，郭乃王之族弟。

注：一本云，王郭二真君本汴州陳留縣太原坊人，遠祖方平也。漢舉孝廉，除郎中，加至太中大夫黄門侍郎。祖延嗣，父开文死晉元帝時，嘗進《春秋義》。家素長厚，累積善功。母氏許夫人，年三十，偶一夕夢月華滿室，神光射人，覺而有妊，乃雙育二子，精神競爽，迥出儔品，一名道想，一名道意，道想隨府尹之姓，道

意隨縣令之姓，尹姓王，令姓郭。及長，不喜塵事，惟慕出家。父母不能移其金石之志，遂置疏與二子投師。二真執父手疏，詣大梁天節山玄元觀，禮浮丘公為師，師諱良，本北海人也。侍下元有二高弟子，一姓黄名語，一姓吴名質，師承道學，多涉歲華，備受寶籙，晝夜不輟，既而二真同志事師，希求出離。

二真素秉仁孝，節操高潔，才智之優，人莫能及，而性樂神仙之道，始於本郡玄元觀出家，師事浮丘公。後因隨往金華山採藥，浮丘遂委付黄吴二真人曰：宜精思勤修，不日道成，吾當付度。仍授二真以導養之術，二真年幾三七，旦暮行持，終始如一，師嘉善之。一日，浮丘與二真云：吾有所往，後會未期。言訖，忽失師所在。二真既獲祥傾慕，泣禱于天，誓欲再見本師，以終道業。忽一夕，夢神人告曰：但向江南絶頂三峰即可見也。二真朝夕應，不辭迂遠，乃操瓢負笠，直抵江南，徧歷洞府。

注：一本云，尋至江南，將入撫州，道遊筆架山，今屬臨川縣，西北五十里有觀曰永興。道過靈谷山，其山危峻。去臨川縣東二十三里，高四里一百步。世傳二真煉丹於山中。今立觀曰隱真。入撫州謁州牧，牧姓阮名程。迎敬禮焉，特送入郡東精舍安息。今立觀曰天慶，舊名天寶。一日，二真出撫州城，到玉笥山，徧觀三十六峰洞天福地，次上九仙峰，正見華蓋山皐然特出，二真作禮。次到小峰，駐爲久之。今玉笥山葆光觀前第二重案山有華蓋亭祠，屬臨江新淦縣。復道過閤皁山。今山前小峰有王郭壇猶存，屬清江縣。道遊豐城縣之富城，少憩。次日，同造羅山之下，初有觀曰同仙，後易名丹霞，故地曰同造，俗訛同早云。次升羅山之上，遥見華蓋三峰。其名曰望仙峰。將之麻姑，便道至一山，見其獨秀，羣峰環之，下有小澗，二真登山少憩。今名中華山，屬建昌軍廣昌縣東二十里。再經過一巖，棲息久之。今屬南城縣東五十里，地名石巖，内有二仙祠。復至麻姑洞止，遂睹昔日遠祖方平會麻姑之地。乃登一山，眺望四顧，忽見向南三峰聳空。今二真所登之山曰仙王峰，及三仙之祠，山下觀曰大中祥符。

自玉笥山將之麻姑，道見一山三峰聳空，乃詢諸鄉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我師遺言江南絶頂三峰處所，想師必在其處。遥拜敬禮。

注：一本云，二真別麻姑，望山西五七里一峰登覽，今名仙山，南城縣西五里，上有二真君之祠。次別山。王君先行至一橋，款佇候郭君之來。今南豐有會郭橋。復見一山如筆，峭拔聳空，登而息焉。今有二真之祠存焉，在南豐縣西北四十里，其山蒼翠插天，見于數百里之外。若歲大旱，祈禱必雨。又西漢吴王芮嘗於此山祭祀萬軍，因名曰軍山。又登一山，卓望華蓋，遺下一桃，今有桃木猶存。屬宜黄縣，地名剌桑，亦浮丘公遺跡也。復入撫州，告別州牧，出之西津，望一山聳峻。二真相顧曰：此山定佳。遂登山四望，則水秀山奇，左拱右揖，略少棲息，因遺金一秉埋於山頂曰：此山異日因

是得名。今西津之金石臺，乃二真遺金之所，故今有觀曰仙隱。次至銅山，今名峨峰山，有觀曰龍泉。次至地名左橋，望一山雲氣蒙覆，有若黃龍升天之狀。二真登山顧笑曰：此山亦可為居民植福之場。下山度橋，次觀山形勢，有山自溪左發足，疊疊未易，悉數行至地名七里山，其勢獨雄。乃相顧曰：此山佳勝，真神仙修鍊之地。於是前進五里，則其山巋然，左拱右揖，前朝，若百里宗派，前引後遮，秀水前朝，若百里宗派，千山環拱，似虎踞龍蟠。二真登山，遂相與棲息於此。時天色已晚，清風徐來，明月當空，二真依松陰之下談笑忘寐。黎明，南望山頂，拜尋華蓋三峰。拜訖，雲霞豁然。面前一直三峰如削，遠出天表。二真喜曰：此即麻姑所見之山也，我師重睹應在即矣。於是就山鑿青石，刻云：超然蹤跡，清若壺冰，興隆萬世，棲息千真。刻訖，乃埋於所止於松陰之下，曰：他日時復一遊於此，成道之日，當福澤此邦之民。迨今香火茂盛，他所莫及。鄉人初置茆舍三間，號曰仙遊亭。今立觀，初曰紫府，後次曰昭清觀。名仙遊山。建殿，嘗鋤獲丹鼎。詳載相山志，有顏魯公碑銘。二真日夕遊憩于松陰之下，鍊五神丹，曰：吾欲可入，遂繞遍山徑，忽得路，方登臨其地。鄉人名其地曰遶山。今主觀亦曰遶山。自遶山便道數里，間駐舄九令姓夏字子嬰。送二真入縣西道院安下，今立觀曰玉清，舊名景雲。次日備齋講觀曰九真望。三真之像則曰首經華蓋。齋畢，二真少息於寓居，二真遂同出市，訪問鄉老，顧北巴陵，想多勝處，況此縣山水秀異，風俗淳厚，謂有人物應時而出，有繼吾道行者獲應焉。今立觀曰凌雲，舊名北塔青華山。次度水，南二十里間登一坡，謂曰：後尋師，行至縣之西南百步之間，有一地稍平坦，前橫小溪，遂化居民可就此置一道場，建立尊像，儻有灾咎，宜於此崇善修福。其後居民立，名曰善修道院。今有觀曰善修，舊名永崇。又至數十步之間，度橋，則曰：橋似一去處。於是臨眺觀覽，顧曰：此地之勝，亦為植福之場。今立觀曰無為，舊名義興。度江望東南行步，憩于一坪上。其後鄉人亦創亭曰仙亭。今立觀移額曰再興，亭左舊有松一株，其大數圍，亦某手植云，觀有孫尚書覿記，載于志。又東南十五里之間，望一地似可遊歷而無路可入，遂繞遍山徑，忽得路，方登臨其地。鄉人名其地曰遶山。今主觀亦曰遶山。自遶山便道數里，間駐舄九真望。三真之像則曰首經華蓋。二真嘗望縣治西北有山可眺，因登焉。戲取石作塔，以語鄉人，有灾難宜於此禳度。鄉人如其言，皆獲應焉。今立觀曰招華。次至東南四十里間，遊覽至夜。遂在張逸人家求宿，張氏迎待甚禮。詰其姓氏，則曰：吾等本姓王、郭，自金華至此，往華蓋訪吾師浮丘焉。餘外則不荅。後逸人因以其宅奉香火，故立觀曰招真。次望西南至一坪，曰：此地宜種玉，否則植芝草於田內可也。棲息一日，然後方往焉。今立觀曰

玉田。世傳蓋王真君手植，故呼曰玉田。至梁時有真人簫子雲始於此地種玉，又更名玉田。二真自金華來，有從者姓華名大，參逐二真遍歷江南，因至巴陵，到地名斤村，失二真所在，遂隱居小山。今其山上有華蓋仙祠，名華公山，蓋華大隱仙之地也。

於是尋到華蓋山，果見其師。師曰：子等修真之志，誠難沮抑。再授以修真鍊質之道。二真習鍊行持，寒暑勿怠。偶一日，師謂二真曰：子等之道今將成矣，然無以濟民，則功不能備。宜外習三五飛步之術、一云法。九一上清之法，一云文，今鄧有功所進饒洞氣於華蓋山，得石函法書者即此是也。以濟于時，以全功行。吾即爲子奏名金闕，方升帝所，一云功行滿足。則爲神仙矣。二真依其言傳而習之。元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云景元元年七月七日。浮丘公調琴於山北玉亭館之西。俄彩雲瑞靄彌谷連空，仙樂喧轟，儀仗偉集雲中。有朱衣捧詔言曰：上帝詔浮丘先生，上升之次盡以微言妙旨付度二真。浮丘先生即駕龍輦凌霄而上，二真攀拜而別。二真修鍊於其庵所，常吐雲爲橋，度至山之絶頂，禮斗朝天，其處立二仙壇。故觀名橋仙，今勑改曰崇仙。自後所習仙道愈加精確，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遠近庶俗，苦病急難詣而告者，則飛符以救之。歲或旱戲之弓，斯蓋陛下聖德感召。國有至人，且獲異寶。百僚稱賀，勑命元晏班師，乃遣中使詔迎二真。二真辭曰：之功，不可殫述。又因修鍊大丹，丹成，神彩靈光徹于象緯之間。時掌天象者怪之，奏于時君云：江南有瑞氣騰天，此天子氣也。君命臣以下議之於是命將遣師渡江搜訪。時主將李元晏蓋山下，但見山之周迴紫雲瑞氣繚繞。令軍士瞰之，二真朝論，罔知所謂。於是命將遣師渡江統兵收伐，既至華蓋山朝謝。至晋惠帝時上升。

晋元康三年二月一日，王郭二真亦在山北玉亭館奉玉皇詔命上升，乃留言鄉人曰：吾去後，若遇蟲灾、旱潦、疾苦、急難、艱於嗣續，於此禱祈，吾當以福澤應之。汝等但能忠孝君親，持心平直，濟貧拔難，隨力爲之，此大功德也。其或不忠不孝，不義不仁，嫉妬諂冥，將士戰慄，進退莫能。元晏等方悟神仙。叩首謝過，願獲光明，誓不敢干忤真聖。須臾，雲氣頓捲，祥光赫然，尋有桂枝寶弓自空而降，光彩奇異，非世間有。元晏得弓，差人持進于朝，具陳所以。帝見而駭，乃命百官辯之。惟宰相李仲甫奏曰：此是上天神仙遊戲之弓，斯蓋陛下聖德感召。國有至人，且獲異寶。百僚稱賀，勑命元晏班師，乃遣中使詔迎二真。二真辭曰：吾等居山，當福澤民庶。竟辭召命。

注：一本云，詔使既還，奏對訖，上收獲瓦頭箭。今地名戰坪，與馬跡石猶存。田家子今尚有

至，若不能首改，吾終不應之矣。言訖，王駕青鸞，郭乘白鶴，仙樂儀仗前迎，霓旌靈官後擁，冉冉上升。從辰至巳，祥雲彩霞，移時望之，方没所屬。具事以聞，有旨：應二真經行之地，並崇觀宇。山東建仙林觀，山南建南真觀，山北玉亭館建上仙觀，山西二真修行道院，常吐氣爲橋，步至絶頂朝天禮斗之處，建橋仙觀。熙寧八年，奉勅賜爲崇仙觀。觀前有一山，若飛龍登天之勢，乃浮丘先生常居之地，謂之浮丘壇。仙弓降處，謂之弓山。仙凡兵交戰處，號曰戰坪。二真上升時，有仙女奏樂處，號謂之仙女峰。二真朝天禮斗處，號曰仙壇：並爲古跡。升舉之後，二真所治處，玉帝遣三十六員仙官、一十八純土地衛護之，無令穢觸。洎後，如紫玄洞、五嶽壇、下馬臺、鵝公垣、鹿頭山、血木凹、煎茶凹、牛頭凹、着碁峰、浄水池、投龍潭、香鑪峰，並爲聖跡，與夫所立觀宇是也。自是郡邑歲遇荒歉、蟲灾，人罹厄難、凶禍，詣壇禱之，無不昭應。遂使四方之民不憚其遠而至焉。因訪求古跡遺銘，得此實録。昭然仙蹤，儼若故備，書以告來者。

勅封王郭二真詔書

中書門下　牒

準　詔中書門下：神靈所在，民實賴於庇庥；利澤有聞，朕豈忘於褒顯，撫州上仙觀王真人、郭真人，仙風高邈，德施昭彰，藐居華蓋之名山，深得浮丘之妙道，一方走望，無遠弗臻，千里祈禳，有誠斯答，蓋薦升天之美號，以旌及物之陰功。王真人宜加號冲應真君，郭真人宜加勅額存，養道衆住持，許令焚修，專切看管。賜到勅牒，祇應祈禱。州司所據本官申述，照會朝廷降到華蓋山王真人爲冲應真君，郭真人爲誠應真君，置造牌額於上仙觀安置。比來勘會得本山脚下元有上仙觀等，各是倒廢，其地盡没入官，不敢專行蓋造，只有相近橋仙一觀，祖來觀宇，尊像係存留，名目並無，勅額。元有水田六百餘把，亦係收屯入官。撫州奏據崇仁縣令郭峻狀，準州帖差人齎到勅牒二道，加號華蓋山王真人爲冲應真君、郭真人爲誠應真君。差往祭告，置造牌額於上仙觀安置，遂躬親齎領，前去祭告。爲無尋檢會本山脚下元有仙林、南真、橋仙、上仙四觀，内仙林、南真、上仙三觀並無觀宇，只有橋仙一觀存焉。所蒙朝廷降到勅牒二道，見權令橋仙觀看管。其上件古觀，元未有正額，係帳供，申乞申奏，賜勅額存，養道衆住持，許令焚修，專切看管。賜到勅牒，祇應祈禱。州司所據本官申述，照會朝廷降到華蓋山王真人爲冲應真君，郭真人爲誠應真君，置造牌額於上仙觀安置。比來勘會得本山脚下元有上仙觀等，各是倒廢，其地盡没入官，不敢專行蓋造，只有相近橋仙一觀，祖來觀宇，尊像係存留，名目並無，勅額。元有水田六百餘把，亦係收屯入官。爲無人承嗣，自來祈求，本山只有本

中書門下　牒崇仙觀

縣道士一名在彼祇應，伏緣。今來已準朝廷降到冲應真君、誠應真君勅牒，只在本處收掌。州司欲乞就令所存一觀爲上仙觀，特降勅命，賜一名額，依舊存留。元有尊像水田六百餘把，選差名行道士焚修，祇應，逐時祈禱看管。降到勅牒，候勅旨牒、奉勅、並依奏，宜特賜崇仙觀爲額，牒至準勅，故牒。

熙寧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侍郎參知政事元、禮部門下侍郎平章事王。

哲宗皇帝封浮丘先生爲超應真君

江西轉運司元符二年奏乞賜浮丘先生封號。準元符三年八月八日勅：道本無心，妙斯有應。精神之感，發自窈冥。美矣三仙，澤乎一國。活枯流涸，屢報豐年。既崇華蓋之封，宜顯浮丘之學。超升真號，式慰輿情。可特封超應真人。

元符三年九月十六日。

朝奉大夫權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借紫王桓。

徽宗皇帝勅封浮丘真君爲號寶詰

準：政和七年八月九日勅：恢太始希夷之旨，嘉惠萬方，既博延山林遺逸之士，以倡後學，又尚論邃古有道者而褒顯之所，以昭欽崇之實意。益天下之福也。撫州崇仁縣崇仙觀超應真人，浮丘真君等比年以來，靈貺彌著，衛民扞寇，焱遠舉兮雲中，啜水蠲痾，厲遄驅於山左。庸增美號，式報洪休。抑聞耕鑿之民，尤畏旱乾之虐，其稽里諺，毋作神羞。可依前件，特封孚佑浮丘真君，正佑冲應真君，顯佑誠應真君。

嘉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二

君詞命

嘉熙丁酉十月二十七日準：

勅寶蓋爲江南絶頂，有唐顔真卿記載存焉。撫州崇仁縣華蓋山崇仙觀，浮丘真君等比年以來，靈貺彌著者，衛民扞寇，焱遠舉兮雲中，啜水蠲痾，厲遄驅於山左。庸增美號，式報洪休。抑聞耕鑿之民，尤畏旱乾之虐，其稽里諺，毋作神羞。可依前件，特封孚佑浮丘真君，正佑冲應真君，顯佑誠應真君。

嘉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三

道士章元樞編華蓋山事實

按，華蓋山峙於臨川、廬陵二境之間，其在圖則屬撫州崇仁。山之高，三十有五里，周迴四百餘里，中有紫玄之洞，即浮丘公與王郭二真修鍊升舉之所，《華夷圖》所載寶蓋山是也。又按，温州永嘉縣亦有華蓋山，其洞周迴四百里，名容成太玉之天，冲妙先生李思聰有詩云：山如華蓋勢穹崇，霞織冰崖黛潑濃。危聳層霄數百里，狂奔四海一千峰。冷光突兀三生石，老翠嶙峋五粒松。玉帝祠宫朱殿外，遶壇花醮水溶溶。又按，杭州餘杭縣亦有紫蓋山，其山有紫玄洞，其得道之仙未詳載記。惟崇仁之華蓋自晉以來靈響浸著，州縣祈禱，無不獲應。有顔魯公碑、沈仙翁實録，該載甚詳。宋熙寧中本州守令以碑銘奏于朝，特加寶號，若三真顯化之地，不知幾焉。吾邑山巖猶可究竟，異鄉蹤跡難盡搜尋。元樞自冠褐之後，因訪問尊宿，聞知詳細，今逾一紀矣。念念三真之跡而未原事實，今者天與之幸，得遇全文，又得李君公諺所箋注在前，皆有依據。歲月廷長，香火愈盛。或加創建在沈君尸解之後，不載記傳，使後來無由討論，元樞輒不揆庸愚，廣加搜訪，凡所目擊，或得之傳聞，無不悉書而備誌之，將以闡揚真風，皈崇聖化，使四方之士修禳祈禱，各隨其方而加敬焉。將見福遂願，心無感不應，所謂道在邇而不必求諸遠也。儻能依二真遺言，平直忠孝，濟貧拔難，隨力爲之，依此行持，旋即昭應。今有華蓋景跡并三真隨方顯應之地，凡是洞天福地、觀宇峰巖、以至創立壇場，悉皆譜録于後。

洞

紫玄洞，迺浮丘先生、王、郭三真君燕處之地。檢校《神仙圖》録功過之庭，在第一峰之下，萬丈峭壁之中。洞之門，面三陽之地，象八卦之形，上下縣絶，東西壁立而洞旁有石髮、石耳。奇花異草，怪石巨塊，不可名狀，惟三真上升壇前可遥望。崔嵬蒼石間，隱然有石門二片。青芝緑竹，叢生洞巖；白雲紫霧，簇乎境皐。懷蘊金碧，蓄洩風雷。蓋上靈校籍于中，神仙棲息之府也。歷代方士，或忘命攀緣而上，捫蘿踐草，有若猿猱，傍觀，心膽爲碎。由朝至暮，將及洞門，纔離數丈，必有非常之風透體徹骨，冷如冰雪，不容前進，仍洞府之限正如崑崙，又若蓬島，上闊下斂，無階而升，不過引手叩頭而返。嗟乎仙聖異境，非身能輕舉者，豈造次到哉。

雷洞，在第一峰之陰，嵌空懸絶，四山瞻望，無路可通。天將雨霧，則雷洞之間雲升一縷，有若飛煙，須臾，翁冥彌漫，八表風雨立至，雷電交馳，神化倏焉，莫測其妙。謹按《太玄仙品明科經》略云：浮丘、王、郭三仙真君，主隸掌吴楚分野人民生死罪福、五穀豐歉，水旱等籍，故有仙官

三十六員、雷神諸司、千將萬兵各領其職也。昔有塑工李某者，自山上而下，至中途，忽見黑雲奔湧，中隱隱如雷。漸近，霹靂一聲，雲氣中間見雷神徧身皆青，握斧駕車，如是者三，魂飄颺，驚怖倒地。及抵山下，乃知一雨滂沱，時山上日出，纖雲亦無。今麻溪溪上有雷公嶺，亦二真驅雷之地。

凹

煎茶凹，乃浮丘、王、郭三真於此烹茶，殆今名存。

血木凹，乃王、郭二真遣將吏收縛誅斬精魅之處，血射其木，所以名之，距正壇七里。

臺

下馬臺，乃浮丘真君升壇下馬之所。

著棋臺，乃二真弈棋之所。

翻經臺，乃二真看經之所。

嶺

退心嶺，初登華蓋半山之腰，一嶺横踞，愈高愈巉，朝拜之士至此，非篤志堅高，未免退心，所以名之。

劍脊嶺，在三峰之間。兩旁下視，萬丈懸崖，僅有一徑，遊人莫不驚怖，以謂如履劍脊也。若志心稱三真之號，願賜祐助，則履如平地，心安神定，不以爲難。

打鼓嶺，李元晏於此置更籌，謂之打鼓嶺。又云擊鼓助戰之所，距崇仙觀二里。

華大嶺，乃王、郭二真隨從之僕名華大成道，於此嶺朝參，因以名之，後訛爲畫樹嶺，距崇仙觀三十里。

坑

浄水坑，朝真之士於此盥漱浄穢之所。

止馬坑，浮丘公升壇於此止馬。

晉坑，仙瓢也，王郭二真洗瓢之所。

止晚坑，李元晏統兵至此值夜之所。

納坑，元晏公兵過，州縣應副糧料，於此納糧食。

壇

浮丘壇，迺浮丘燕處之所，今丹井猶存。

王喬壇，迺王子晉朝師浮丘之壇。

著衣壇，迺二真著衣見師之處。

五嶽壇，乃五嶽聖帝僉議人間罪福之所。

王郭壇，乃王、郭二真遥望閤皂之地，今載《崇真宫圖》。

上升壇，屬建昌麻姑山丹霞洞，仙王峰石殿後。古老相傳，乃浮丘公弟子清虚真人王褒上升之地。每歲春夏，攝蠱形如蠅身入座砌壁，使不害稼，秋，蠱脱殼化去。靈驗非常，迄今如是。

巖

隱仙巖，在第一峰之陽，絶嶠，人蹤罕到。或攀援陟之者，毛髮皆聳。及至，則洞室空濛，層崖晃朗。世言昔有仙人隱居其中，而歲久莫得傳焉。

金鷄巖，乃浮丘養仙雞之所。羽毛爲金色，每歲大稔，則金鷄必現，否則隱之。近有樵者時於巖口拾得金雞屎，其堅如石。

龜鳳巖，屬崇仁，地名广石麻陂，上距縣正南長安鄉二十四都。其巖廣闊開朗，中安華蓋三仙之像，兼有石著衣壇，迺二真著衣見師浮丘之處。凡所祈福之士，四序紛然。凡所祈

叩，響荅昭彰。

禮石巖，石峰圓聳，勢欲傾倒，如高簷下覆，有若朝天禮斗之像。橫徑三十餘丈，中可容人正向朝瞰。最高有華蓋仙亭，向北處亦有窩泉，清不涸，俗名裹石。

華仙巖，屬宜黄縣北三里仙桂鄉二都，巖懸拱似橋，又名橋仙巖，下有觀曰元寶。蓋王郭二真經遊尋師之地。橫闊十高約二十餘丈，深約四五丈，橫餘丈。

仙人巖，在建昌南城縣五十里，有王郭二真祠，乃經行之地，亦有隱仙蛻骨於巖者，至今顯應。

伏虎巖，屬建昌，距南城縣五十里，王郭二真跨虎過此，迨今名存。鄉人創菴崇奉仙祠，又名虎巖山。

丹井

浮丘丹井，在山西玉庭觀仙殿前，冬不涸，夏不溢，蓋仙真之遺澤在焉。玉庭觀舊爲玉庭館，浮丘公調琴之所也，王、郭二真君相繼於此修鍊冲升。仙橋山橫陳乎其前，仙女峰屹立于左，真神仙宅也。至今丹井宛然，時有光瑞。宋末觀宇頹圮，奉香火者視爲傳舍。至咸淳乙丑，有觀近進士張希逸號緑峰，張炎發號清壺，張普生號雲岫，禮請葛溪冲虛觀道士無隱吴好生遠來起廢於内，給水濟人，求之者無不應效。張公著號天牖兄弟等，又念靈跡不可湮晦，遂出力鼎創法堂一所，及勸率衆信重新修建仙殿門廊，自此香火復興。金精蕭冰崖酌此水，有詩云：仙家居山者藉此而飲。每歲冲升之月，傍有仙鶴花産焉。舊館玉爲庭，白日山頭笙鶴鳴。我來酌此丹井水，洗我讀書雙眼明。

景致

玉庭館，浮丘調琴，王郭敬聽之所。自後浮丘冲舉，王郭二真亦於此地上升，今名玉庭觀。

鷄鳴山，李元晏統兵起早，至此鷄鳴，故名。

馬軍營，元晏屯馬軍之所，近有戰坪。百鹿源，浮丘真君燕居於此，百鹿馴之，因以名焉，距玉庭館相近。

弓山，王郭二真遺仙兵與李元晏凡兵戰罷，雲中墜下桂枝弓一張於此山，迨今名存。其地多生弓弦藤，蓋當時遺跡也。

鵝公垣，仙鵝展翼之所，今仙鵝池祈真觀，例係顯跡。

掣傘洞，朝仙之人到此多有被疾風掣去傘者。

鍊墨竈，距崇仙觀稍遠，與烏龜峰相近，乃真仙製墨之所。

鍊丹井，在第二峰之側，香潔而味甘，居山者藉此而飲。每歲冲升之月，傍有仙鶴花産焉。

煎茶泉，在第三峰之下，二真嘗取水烹茶。

奇異

瓦箭，王、郭二真化李元晏凡兵所射之箭，落地皆變化爲瓦。至今彼地有之，猶有人得之者。

瑞鑪，三峰之上自産之物，仰覆三層，其形甚古，可辟瘟灾，故名曰瑞鑪。人能至誠叩禱，隨意掘地即獲，否則終日求之不得。自晋迄今，不知幾年，而瑞鑪之感應，愈掘愈有，未嘗

告盡。圓齊堅潤，儼如陶冶之爲，聖化如此。

横兜，王、郭過江，以木横江而渡，今謂之横兜，其樹尤存，又名横槎，屬崇仁鄉。

丹砂，王、郭二真君在聖寶山撒丹砂於山頂，悉化爲石，其圓麗宛若丹砂，一名藥圓子。

石甲，王、郭二真君化凡兵甲胄器械，悉皆變化爲瓦，使無所施爲其勇。山下亦有老宿收得者。

石髮，多生紫玄洞上洞下，精細如髮，可爲蔬茹，又聞亦可繫縛物色。一名王郭線，或有人得之，將與葷味同煮，即化爲水。

馬跡，正在戰灘，乃當時李元晏所戰之地，迨今馬跡、騾跡，石上猶存。

虎跡石，距上仙觀近，乃常日王郭二真跨虎於此少憩，遺跡尚存，又名虎跡石，在崇仁河亭上路傍。

祥瑞

金燈，生于清夜，必天氣朗清，山寒風寂乃見。初生三五十點，散爲一二百巵，合而復散，少則復多，須臾之間，百千萬點，上下相接，星燈渺蒙相映。

金船，有如星之移躔、霞之曉夕，亦若飛煙一抹，過電駿奔，其狀靡常，隱顯莫測。

圓光，圓若車輪，或大或小，現於紫玄洞，上五色輝華，光芒奪目。歲當冲升之時，及良辰吉日，真仙降現於其間，或一位，或三位，見者皆獲禎祥。

仙鶴，間或翔現。鄉老傳云，往古鶴現多，是三隻最巨白，餘小者不可數，記多在一二百隻。宋之國初尤甚，近歲雖現，祇三隻而已。

靈芝，世傳三峰之内産紫芝、玉芝、金英草、太清草、仙木、英芝，皆山中得道遇焉。

仙藥，三峰之上草木，世有疾者禱而採服，無不愈者。

朝元相，宋紹興中八月晦日，道民曾彦通詣山朝拜，至第二峰，日方午，忽祥光屬天，只見朱砂大擁一輪圓光直上頂門，出五色金光，圓光中有聖像，衣上清服，秉簡朝天。是時，同行謝有成亦見之。鄉老謂之朝元相，輪曠歲或一現。

投龍潭，正在紫玄洞之下。昔朝廷嘗遣使投奠金龍玉簡。潭深無底，鄉人每於此祭賽求雨，謂之打龍潭。

藏書源，正在紫玄洞之下萬丈峭壁。有樵夫曾誤入其中，獲金經數卷持歸。夜夢道士三人來取，次日奉還，尚留下一卷。他日再遊，不得其路。迨今其書猶存，字不可認。歲旱，坊團迎書叩雨，旋獲昭應，距玉庭觀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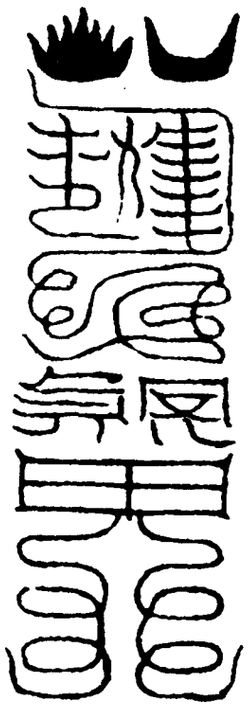
大雨鼎，俗名黄水桶。其初出之際，本自山間。每鄉坊迎請禱雨，立獲感通。乃二真所爲之鼎，或傳云今爲天官所取，不復有也。

流珠坑，正在此山之北，乃當日二真遺珠使龍戲逐之地，迨今有珠潭及珠坑，距本山近。

石崖靈篆，在紫玄洞上。嘗有志人遊隱仙巖，過一巨石，復有可行之地，見峭壁之上有篆文，光彩焕然，筆勢

遒勁，因以小石記于片石持歸。同志者卜日再往，時晴日方午大雷震動，疾風甚雨，走石揚砂，摧折巨石，不復再見，而靈篆得傳於世矣。

靈篆



此篆本山道士散施四方，可辟萬邪，治療百病，凡妖惑疫疾用此制之，無不殄滅。在在處處，神物護持。收食苗，蟲歲歲至，栽插之後，應諸傷苗害物之蟲，盡皆收攝在山周迴巖穴之間，殿廡道院等處如毬毯堆積，不可勝數。居山者指曰：香蟲不尒則飛襲擾人，揮之莫去，及乎稼穡登場，方令散去。

毛公庵，在第二峰之陽，故有基址，藥臼存焉。

十二峰

浮丘峰，江南福地華蓋名山絶頂之所，號曰正壇，位應浮丘真君。

王仙峰，位應王仙真君。

郭仙峰，位應郭仙真君。

仙女峰，三仙上升，仙女奏樂之處。

香鑪峰，變現瑞鑪之所，朝拜士庶多有求得者。

五真峰，浮丘王郭三真君及黄仙吴仙五人燕寓之所。

緑竹峰，王郭二真君手植緑竹之所。

駐仙峰，地名斜田，上有三仙殿宇。

集仙峰，地名苦竹，其上皆箭簇石，光瑩可愛。山之下靈泉出焉，冬夏不竭。

白銀峰，地名烏龜坪。

道嶺峰，在崇仁鄉三十八都，上有三仙祠。

石榴峰，在崇仁鄉五十一都，當日二仙曾遺石榴於其地，距咸口觀之北。

三十六福地

天節山玄元觀、婺州金華山、筆架山永興觀、玉笥山華蓋亭、撫州天慶觀、吉州太和縣六十餘里。

駐舄佑仙觀，王郭二真離迎仙十里之間，駐舄，利佑民庶，今立觀曰佑仙，距太和六十餘里。

洞口王仙觀，吉州太和縣，距縣百里，地名九州洞口，上有王仙山，觀傍鍊丹竈猶存，并手植紫荆花樹，其大數

圍，至今花時不減晉時，觀亦名王仙云。

值夏太霄觀，吉州廬陵縣，地名值夏，有觀曰太霄，乃王郭二真經過之地，正值盛夏，因以名焉。至今鄉老呼其地曰值夏。

大篙渡永興觀，王郭二真之吉州，近城十五里，阻大江，舟人見難，二真取篙擲水，乘之而過，兩岸觀者瞻敬，今名大篙渡。登岸處有觀曰永興。

檢法曾大鼎云：二真到日，盛暑蚊子如市，二真以扇驅之，誓曰蚊蚋遠去，至今永興獨無蚊蚋。

宮觀

浮雲觀，屬本邑，地號明村，距縣三十五里，實崇仁鄉二十一都，乃華蓋祠。至唐，鄧、葉二仙亦嘗棲止其地。

雲元觀，在縣正南，地名龍源。山頂有仙，奉華蓋，鄰都有太華山。

華蓋靈蹤。以遺文考之，其山起於晉泰始間，實浮丘真君濟衆之所。

鄧林觀，距邑溪南十五里。興觀之由，本鄉民迎華蓋禱雨獲應，因立祠宇。

延壽觀，在縣西南二十里，本華蓋祠宇。宋元豐間，重修堂殿。

洞雲觀，距縣南二十里，地名羅棍，是觀起於唐代，聯數百祀，迄宋慶歷丙戌重建。峰巒環擁，亦佳地也。

祈真觀，在本縣青雲鄉四十二都，本華蓋道場。宋太和中有仙鵝七隻向望自華蓋而來，下門外池中。乾德間，二百餘隻聚于觀之松篁，開寶中亦現。侍郎樂史爲之記。去觀三里有湯泉，病疥者浴之必愈。丞相無盡居士作漕江西，經遊其地，有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洗盡塵埃換玉顏。邑中孫公懋，亦有詩賦湯泉。

靈興觀，在縣南三十里。本祠華蓋香火，至崇寧丙戌之間，觀宇落成，兼主太浮山。淳熙乙巳章元樞作記。

洞仙觀，距縣東南五十里，屬禮賢鄉二十七都，地名西源田心，山額東華仙，奉華蓋，鄰都有太華山。

鄧林觀，距邑溪南，奉三仙香火，近有助道五通之祠。

白鶴觀，距縣東北三十里，地名譚坊，又名三清山。

清溪觀，距縣東北二十里，地名羅棍，上有仙壇。

寶真觀，屬崇仁鄉三十八都，地名寨陂，又三十七都有會仙峰，地名橫兜。

游仙觀，屬崇仁鄉三十六都，地名大坑，同都有饅頭堆。

吾章觀，屬崇仁鄉三十八都，地名苦竹，三十七都有龍山。

建興觀，屬崇仁鄉三十二都，地名觀坑，同都有龍石嶺。

函口觀，屬崇仁鄉五十一都，地名函口。

龍停觀，距觀東二十里，地名沙陂，奉華蓋香火，舊有水田四百餘把。禮賢鄉有若❶干名山。

延昌觀，本華蓋道場，有田爲民所占，尊像並移在觀近。山間名曰筋竹凹。今靈官尚能呵護，凡佃延昌觀田者，必須收成之日以竹爲斗詣山交穀，往往亦有斗數，否則必有蟲蝗水旱雀鼠之患。

唐興觀，正在羅山望仙峰下，距縣五十里青雲鄉七都丹桂里，地名唐坪，有田二千把係華蓋道場，今觀基猶存。

雲臺觀，在本縣長安鄉五都，地名河川，華蓋道場。

上崇觀，屬崇仁鄉三十四都，距寨下相近。

龍塘觀，屬穎秀鄉，今名彭山，華蓋道場，祈禱有應。

飛茅觀，在羅山下，隔嶺有太虛觀。

巴山觀，在巴山崇仁鄉四十二都，鄰都有甘竹壇下渡山。

翁誠觀，屬禮賢鄉二十六都，地名黃棖堆，去郭墟相近。

興樂觀，距縣東四十里，祠三仙香火，屬穎秀鄉十九都，地名航步湖西，於太和二年建。鄰都有龍興山真駐亭。

上雲觀，距縣南二十五里，屬長安鄉二十都，地名巖石章坊，華蓋仙興雲致雨救旱之地，宋朝始立觀。

上方觀，距縣北二十五里，屬青雲鄉十九都，地名馬旗嶺，下有王郭二真之壇，宋宣和中建。

寶臺觀，距縣南七十里，隸崇仁鄉二十二都，地名白竹埳，本王郭扣石之地。其石方廣四尺二，石之枝，扣之清越。

侶仙觀，距縣西五十里，大唐建，奉三仙香火，屬青雲鄉四十三都。

保安觀，距縣南六十里，有隋開皇五年古鍾，奉華蓋仙，屬崇仁鄉十都，地名斤村。又同都招華觀，亦是二真遺跡。

凌霄觀，距縣南二十五里，有王郭二仙壇存焉，屬長安鄉十一都，地名河川，山名大岡，香火甚盛。

聶坊觀，距縣東四十五里，乃居民崇奉王郭二仙禱祈之地，舊名梓陂道院，在秋下穎秀鄉。

章仙觀，距臨川縣南四十五里，屬長安鄉，地名荷嶺。上有接雲山，乃王郭二仙顯靈之地，本南郡王子章震真人道場。新豐鄉百二都有北華山，香火甚盛，歲無虛日。

靈泉觀，距臨川縣西南五十里，隸長安鄉，山名雷公，蓋當日華蓋驅雷之地，今禱雨響應，山有雷池。

白鶴觀，去臨川縣南六十里，隸長安鄉，地名神嶺禪尋山，蓋當日華蓋道場。香火甚盛，峨嶺有長興觀。

洞林觀，距臨川縣西南四十里，山名潭頭，地名博陂烏石，隸新豐鄉，正華蓋仙祠。請求，無不如願。

集仙觀，距臨川縣南十里，有王郭壇殿，碑刻猶存，誠二仙顯應之地。迨

今愈盛，春季士女多遊訪，其地名仙臨山。

臨溪觀，距臨川縣南七十里，隸新豐鄉，本名鑪峰山，亦浮丘王郭壇，四方嚮慕。

崇興觀，屬臨川縣十五里，係靈臺鄉，地名衆湖，實華蓋三仙祈禱顯應之地，碑刻登載稍詳。

新興觀，距臨川縣南五十里，隸積善鄉，名聚雲山，蓋三仙給雨之地，一方所賴，無禱不應。

席湖觀，距臨川縣東南五十里，隸崇德鄉會原保，名左鵝峰，舊傳二仙經行之地，今朝亦盛。

妙音觀，屬金谿縣，其觀有石鍾，乃當日王郭二仙遺跡，亦傾邑士夫朝拜之地。望仙招真，翠微瑞雲，皆華蓋遺跡，四方依賴。

靈仙觀，在金谿縣東，名真遊峰，蓋當日華蓋經遊之地，迨今香火歲無虛日。

靈昌觀，距宜黄縣南五里，乃三仙香火之地，祈求應感。今玉清龍巖仍奉三仙祠宇。

東林觀，距宜黄縣南四十里，名九峰山，蓋王郭道場。

招仙觀，距樂安縣南數百步，華蓋曾遊，香火茂著。

仙遊觀，距樂安縣，有王郭二仙亭，蓋當日曾遊。

南華觀，距樂安縣東北，乃三真香火之地。

横源觀，距樂安縣南雲蓋卿，奉三仙香火，以至常清、元真、南真、西隱、清溪諸處靈跡，時奉華仙。

延禧觀，屬建昌軍南城縣，西乃王郭道場。

無爲觀，距南城縣西南二十五里，名景華山，隸雅俗鄉，實王郭棲息之地，今名白鶴，隸永豐，距縣三里，日王郭二仙遺跡，亦傾邑士夫朝謁，應感昭然。

嵩山觀，隸永豐，距縣西南五里。古跡，王郭二仙感應之地。每歲春月，何仙觀，隸瑞州高安縣，王郭二仙舊至此地，問此爲何山，因名焉。劉仙師洞處其中，丁王二仙壇在其上。

逍遥觀，屬豫章郡東南六十里，舊名龍泉云，王郭遊歷之地，宋治平中賜今額。

崇仙觀，隸富州，距城二十里梅仙鄉，山，蓋王郭自閩阜山經過，於此憩焉。

紫極觀，隸富州長樂鄉，距升舉山十五里，實二真憩息之鄉。麻山有王郭壇，香火甚盛，距進賢縣十五里。

太極觀，隸富州茂才鄉，乃黄初平送浮丘至此，以其形似金華山，故名之。

香火極盛，歲無虛日，題詠甚多。

遊仙觀，屬吉州永豐縣，地名騰田，本王郭經遊之地，後易名龍仙，仍縣治有寧仙觀，亦二真道場。

慶龍觀，屬永豐縣，距縣東二十里龍洲突起，鄉民崇奉王郭二真，禱祈悉應，及有定真觀，亦仙蹤也。

洪都觀，今名白鶴，隸永豐，距縣三里，乃王郭二真鍊丹之處，尚存古碑。

嵩山觀，隸永豐，距縣西南五里。古跡，王郭二仙感應之地。每歲春月，傾邑士庶禱祈如市，先名靈興山，宋紹興十四年，請今額，邑人謝峰爲之記。

華蓋院，隸衡州衡山縣，西北三十里間正處南嶽之下，乃浮丘王郭修鍊遊

息之地。

名山

大浮山，距崇仁縣南三十里，隸長安鄉十一都。其靈應起於宋元豐巳未之間，實華蓋顯應之地，故號曰浮山崇邑。士庶有疾苦則親叩其上。以其地近，朝往而暮可還，凡所祈禱必獲感格。又鄉民有心願至重者，多許三山朝拜，以華蓋爲大，已峰爲中，大浮爲小，迨今昭應不減昔日。

靈興山，有四處：本縣西門外係第一處；又縣南二十里，地名陳墟广石，係第二處；又左坊距縣二十五里，地名唐陂，係第三處；穎秀鄉二十都勸農里，係第四處。各有仙洞所奉之真，特尊華蓋。

大岡山，屬十一都，地名河川。上有郭祠，遠邇依賴，祈禱昭著。環山脩竹，引衆壑之清風；瞰殿平池，浸高空之皓月。真勝地也，有神護之。

新華山，今有四處：其一則邑之東南三十五里，地名長岡，與黄仙姑棲真巖聲跡相聞，上有庵室殿宇，創建在高垍之前，顯化之初，亦甚昭著。其二則目今香火之盛，高垍新華是也，山水奇特，祈禱昭荅，士夫崇奉，日無虚時。其三則屬長安鄉十一都，地名朝坑，距縣西南四十里，亦有三仙之祠。其四則樂安縣屬地，名塔上，距縣七里，上有仙子年始興。

朝華山，屬長安鄉，地名根村，上有華蓋三仙之祠，蟲旱祈，雨暘如禱，田家依嚮，一方願焉。

寶蓋山，屬長安鄉五都開元里，距縣三十五里，地名郭家石，小羅下，山上殿宇像貌尊嚴，亦華蓋香火。

盤龍山，屬邑南，地名張山，距縣十五里，係長安鄉五都，上有王郭仙壇。

南嶺山，屬長安鄉五都開元里，地名龍源水，東距縣十五里，上有華蓋祠。

天寶山，峭拔森聳，遠邇奇觀，在縣東南三十里，屬禮賢鄉二十七都，上有華蓋祠。本朝開寶間創建，下有仙巖。

金石山，在縣正南，屬長安鄉二十三都，地名長山里石，距縣十五里，祠奉華仙。

鷄籠山，在縣正南三十里，屬長安鄉二十四都，地名王陂，上有華蓋仙祠。

寨帽山，在縣正南玉田觀十里，距縣三十里，離大岡二里，本是華蓋仙壇，休廢今久，淳熙庚子陳監稅重興。迨今隆盛，何亞曩日。又更名曰逍遥，屬長安鄉十一都。時歲在辛丑七月七日，圓光大現，踰時方没，創亭於殿側，曰圓光。

靈寶山，今有三處：其一在禮賢鄉二十六都紅旗嶺相近，去厚山巖可十里，因野豕傷稼，乃立華蓋壇宇。今有道士焚修，祈丐響荅。其二則屬邑，地名懷仁，亦華蓋道場，祈禳多應。第三處在宜黄五都黄土磜。

通靈山，距縣三十五里，地名周舍，本華蓋仙祠，隸穎秀鄉二十三都，與臨川井山相近。

朝真山，在本邑，地名十字路口，上有華蓋祠。

南華山，距縣七里，地名後鑿，上有華

蓋仙祠。又一處在南源驢陂，一處在宜黄縣南五十里，地名孤山。南巖山，距縣十五里，地名冷水姜坊，上有華蓋仙祠。油榨山，在地名二源，上有華蓋仙祠。懸鍾山，在地名巴宫，上有華蓋仙祠。門樓山，在邑南地名魯步浄居院前，上有華蓋仙祠。厚杵山，本邑西南三十六都，地名廖桑，華蓋仙祠。石榼山，本邑西南，地名陳源，係華蓋道場。仙石山，距縣西南十里，地名陳源，係華蓋道場。東華山，距縣南四十里，係華蓋道場。又一處在宜黄縣上疏溪。一吾山，本邑西北，地名柴棚，俗號第一峰，本浮丘之壇，久廢今興，初曰一華，近名金華。二吾山，距第二峰甚近，俗號第二峰，本冲應真君之峰，雖無祠殿，其下有廟依焉，地名石臼。三吾山，俗號第三峰，蓋誠應真君之峰也，地名上城。距縣十五里，隸青雲鄉十七都。山脚衡石峭拔聳空，至絶頂則有土，其色滋潤，環殿脩竹清陰可喜。遠近祈禳，無不獲應。朝元山，屬青雲鄉十七都，地名高塘，距縣西北三十里，烏羅山相近，係華蓋道場。聖寶山，本有兩處：其一則在免府，其二在楮源，距縣正西二十五里，係華蓋道場。中華山，本有四處。其一屬崇仁鄉三十四都，地名黄岡墟，又曰磔頭，距縣西南四十里，係華蓋道場。第二處在臨川縣新豐鄉，地名孤山，聳峻峭拔，不可建殿宇，但有壇存焉，鄉人有懇，但詣壇所，祈之則應，亦號中華山。三處屬廣昌縣東二十里。四處在宜黄縣待賢鄉，地名清溪源，有松皆合抱。又撫州之樂安、吉安之永豐，亦皆有之。雷公山，屬崇仁鄉二十一都，地名牢源，上有羣仙之祠，距縣正西三十五里，臨川有雷公山，觀名龍泉，皆是

姚嶺峰，在長安鄉三都，地名長坑，上有華蓋仙亭，去縣十五里，下即姚坊。

檀峰山，隸青雲鄉，連山里六都，地名黃墟檀田，亦華蓋道場，距縣三十里。

遇仙亭，距縣五十里，有長尋高峰。歲旱，村民欲立仙壇迎華蓋仙禱雨，平其地，得一石，如升上有金堆，長不及寸，瀹而視之，有眉目如人像，光彩燦爛，因名浮丘金仙。好事龕而祀之，因見小精石，疾病、雨暘、蟲螟，祈之，無不立應。有利其金竊去者，僵仆其側，或合門狂病。鄰人夢羽衣持劍至其家，令首謝之即安。遠近敬畏，又以銀製王郭二像侍其側。

烏岡仙亭，在六都，係華蓋道場吳臺觀，地名郭墟。

觀前山，屬崇仁鄉三十七都，地名罕撫，去縣七十里。

茶華山及朝前山、鳳凰山、遊仙山，靈觀並在華山下。

旗峰鄉❷，距縣三十里，屬青雲鄉、長安二鄉之界。峰之表有仙巖，高二丈，深五尺，闊三尺，遠觀巖面，有若蓮花將開之形，乃王、郭經遊遠邇嚮慕。巖下出石乳，香與真乳相類。峰之前有香鑪峰，上有王郭石，光彩有如釋氏，所謂菩薩石之類。

聚仙山，起於淳熙壬寅，上元前期進龍顯靈不減曩日，與筆架山相近。

廟，神附魂報云：華蓋羣仙取元日來銅岡，給水救民疾苦，至日有雷雨即是其時。及期，果如前說，有香鑪旛子之類，斤村諸遊，尋於其地建祠，立像，以聚仙名之，朝拜紛集。

彭山，隸穎秀鄉四十四都，係華蓋祈禳感應之所，修葺嚴肅。

招仙山，隸禮賢鄉二十七都，地名桃源上，係華蓋感應道場。

盧嶺山，同鄉二十八都，地名盧山，係華蓋道場。

金華山，隸臨川縣西南六十五里新豐鄉，地名黃銅墟，係華蓋浮丘道場。

又一處在富州長樂鄉，地名蔣坊。

厚靈山，距臨川縣南七里，係華蓋道場。

萬歲峰，隸臨川招賢鄉，去縣三十里，地名戰坪，亦華蓋山道場。

巖嶺山，隸臨川縣積善鄉，地名界山，距縣南六十五里，亦華蓋道場。

浮遊山，隸臨川縣長樂鄉，距縣東北七十里，地名清湖，乃浮丘經過之地，隸臨川縣，地名淒源，係華蓋場。

佛嶺山，距撫州城河東八十里，地名虵王寨，乃王郭二仙顯靈之地。上山五里有桃花院，又上二里方登壇。香火乃高僧所主，又名佛嶺。

崇峰山，隸金谿縣歸政鄉，距縣北四十里，乃華蓋道場，香火日興，遠近加敬。

梅州嶺，隸金谿縣歸德鄉，距縣南五十里，亦華蓋道場。

華蓋堂，隸宜黃縣待賢鄉上疏源，距縣東南六十里，乃王郭道場，舊額名南華山，因江西憲陶公遊其地，易以今名，親書額牌。

刺桑重山，距宜黄縣南四十里，上有浮丘仙壇，蓋當日王郭尋師之地，近立觀曰招仙，香火甚盛，俗訛爲次莊云。

石笋山，隸宜黄縣西待賢鄉，地名白土，有院在其下，蓋三仙道場。

覆龍山，隸宜黄縣待賢鄉，距縣東南四十里，係華蓋道場。

西華山，隸宜黄縣待賢鄉，地名水口觀坑，係華蓋道場，又一處在富州。

寨華山，隸宜黄縣仙桂鄉，有觀曰棲靈，係華蓋道場。

感應山，在宜黄縣，郭係華蓋顯靈之地，傍有器械廟。

重華山，隸崇賢鄉，地名余溪，亦華蓋道場。

靈應山，在樂安縣西北五里，實華蓋三仙之別殿。每大旱，禱之必應，邑人以靈應名之。又一處在崇仁唐陂。

甑蓋山，在樂安縣忠義鄉四都，距縣五里，亦三仙行宫，遠邇祈禱，無不感應。

興國山，隸樂安縣忠義鄉，地名黄源嶺，上有華蓋祠宇。

中華山，隸樂安縣西二十里樂安鄉十四都。仙殿雖廢，靈跡猶存。内産瑞鑪，鄉民祈禱，無不感應。傍有鷄籠山，昔悟真譚五雷、名一明，俗名渭，字濟卿，祈禱于上，風雷大應。

如再興山，在樂安縣忠義鄉四都，西華山在忠義鄉三都，見有仙壇，俱係三仙香火，蟲蝗雨旱，官民朝仰。

芙蓉山，屬崇仁鄉，地名函溪，上山一十五里，似芙蓉之未敷，以形得名，頂上有仙巖，巖之下乃浮丘王郭葛吉諸仙道場。山頂有自然靈泉，不溢不竭，冬夏如一，在縣南一百里，下有芙蓉院。

靈峰山，屬建昌南城之南六十里，係華蓋道場。

佛容山，隸南城宜黄二縣之界，南北二庵皆奉華山香火，距麻姑山五十里。

霧應山，距佛容山二三里，亦華仙壇所。

標旗山，隸南城太平鄉，距縣北四十里，係華蓋道場。

應祈山，隸南城雅俗鄉，距縣南三十里，係華蓋道場。

雲臺山，隸新城縣北十五里，係華蓋道場，香火茂著。

蟬峰山，隸新城縣藍田鄉二十五都，係華蓋道場焚修。

鵠仙山，隸富州，蓋王郭二仙道成以後侍師浮丘，跨黄鵠駐舄于此，因以名焉。自後樓觀落成，熏修益盛。建殿，鋤獲丹鼎銅鑪，今立觀曰廣福。

升華山，隸富州長樂鄉，地名蔣山，上有華蓋殿宇，下乃蘇山龍潭。

龍門山，隸富州，距角陂稍近，王郭經遊之地。

青銅山，隸南豐，距城西五里恭上耆，地名樂坊，上係三仙道場，祈禱有應，傍亦有楊梅山相連。

聖華山，隸宜黄縣待賢鄉，地名巖背俟坊，係華蓋道場，頂有合抱古木。

浮丘山，屬潭州益陽，距縣百里，有觀曰凌虚，州府迎仙祈禱之地，蓋浮丘鍊養之所。

錦綉谷，屬潭州寧鄉縣，西四十里有浮

丘市，市前有山謂之小廬山，其下有鍊丹壇，傍有觀曰清修觀，後乃浮丘修真之所，地多花木，故曰錦綉谷名。

紫蓋峰，屬衡州南嶽，高五千四百餘丈，有紫霞華籠之狀，其形如蓋，本謂之華蓋峰。又云小紫蓋者，亦謂之華蓋峰也。諸峰並朝祝融，如拱揖之狀，獨此峰面南。唐杜甫有詩云：祝融五峰尊，峰峰迭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勢相望是也。天氣澄明，有雙鶴徊翔其上，有鶴鳴臺頂。有仙人池，西有紫蓋院。

洞巖山，屬吉州吉水城東三十里，觀曰宋陵。有王郭洞、三仙巖，其巖橫闊十餘丈，高約三十餘丈，巖内有洞，乃王郭鍊丹之地，役使鬼神建石輪，藏石鼓、石鍾、石鐃鈸、石鹽甕。石龍隨狀能吐清泉，四季長流，不溢不竭，石出瀑布。絶頂有三峰，廬陵呼爲小華蓋。

王仙師壇，隸吉水州，上有三跪膝痕，蓋當日王真君朝天之地，屬修德鄉。中華山，乃三真香火福地吉水州，地名漁梁，距城十五里，與東山王仙壇鄰峰。其山峻峭拔，上有殿宇、樓閣、寮舍，士庶朝仰紛然，及春秋尤盛。天燈無夕不見，至於圓光亦時出現。靈響極著，祈禱無不感通。或旱潦蟲蝗，民有疾疫，州縣必祈禳于此山，隨禱隨應。

芳華山，隸吉水州，地名虎溪，亦三仙香火。山上有石洞，中有雷神，主司雨澤，士庶祈福，感應如響。昔有人夜醮壇上，假宿其山，夢中爲神拋擲山下，而無所傷，自後朝山者竟不敢宿焉。

南華山，屬吉州廬陵縣，山名鄉城，距縣五十里，其山三峰高聳，二壇對峙，皆三仙香火。朝山設醮，靈感非一，夜亦現天燈焉。

佑華山，屬廬陵，距縣三十里，地名横溪。因鄉人請香火建祠於其山，遂爲巫者數輩據其壇所，一夕雷電交作，擊巫死於山下，旋即雨霽。今係天慶觀道士甘務敏在此山創殿立觀，請額曰延真。至今香火日盛一日。

萬華山昭福觀，距贛城之西三十五里，乃華蓋三仙福地，朝仰輻輳，殿閣道藏偉如也，皆彭伯藥所立。

兜山，隸富州，相距八十里，係范曉山名玉成開山鼎建正殿法堂。兩廊門廡、開雲堂接待過往高士，蒙教所賜觀，請額曰延真。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四

❶『若』原作『白』，據文義改。

❷『鄉』字疑衍。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五

沈道者傳

沈庭瑞，五代南唐時人，住筠州高安縣，故吏部郎中彬之仲子也。沈彬亦得仙，事載稽神録。天性孤介，形貌秀徹，初名有鄰，南唐保大中棄妻入于玉笥山梅仙觀精思院，今名承天宫。易名庭瑞。性坦率，嘗不由剌字直造縣宇前，期吉州剌史到山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庭瑞應聲成詩曰：何須問我道成時？武帝壇前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争知？書符解遣龍蛇走，動印還教山嶽移。時看玉皇飛詔下，參天鸞鶴自相隨。或數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絶食經月，或縱酒行歌。緣峭壁升喬木，若猿猱之狀。骨肉相尋，便却走避。忘情混俗，人莫之測。嘗寄食閻皁山中作異俗輩，盛夏向火。同道者往往問其故，終不答。宋雍熙二年正月内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早晨辭道侶歸所居院集仙亭，讀人生幾何賦畢，無病而終。命其徒以《度人經》一卷，土星畫像一軸爲殉。如其言而葬之。後二年二月二十日，有閻皁山道士曾昭瑩來自閻皁，遇沈于葛仙壇，曾問所往，云：吾暫到廬山尋知己。乃以前所藏經畫贈之，别詩云：聖境，因往訪之，行未數里，太初亦先知之，以詩謁于道周云：梅仙隊仗訪南北東西事，人間會也無。昔曾遊玉笥，今又返元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丹霞人有約，邀共煮菖蒲。昭瑩携至玉笥，話及，方知沈已亡，具述途中相遇，出所留經畫及詩示人，衆皆駭異，即其壟而觀之，見其土交横坼裂，傍有穴尺餘，得片紙遺詩云：虚勞營殯玉山前，殯後那知已蜕蟬。應是元神歸洞府，更無遺魄在黄泉。靈臺已得修真訣，塵世空留悟道篇。堪嘆浮生今古事，北邙山下草芊芊。開塚而視，惟有空棺耳。

詹太初

詹太初，字元祚，本武夷山冲佑觀道士，宋熙寧中來灑掃華蓋山。一日縣宰郭公峻請禱於山，纔出邑，太初即以詩迎謁，云：鶴報星郎入洞遊，匆匆携杖别浮丘。崎嶇走出白雲路，踴躍來迎清政侯。瑞氣遠浮山鳳喜，朱衣高照野花羞。敢邀朝旆歸茆結，紫笋黄精願少留。遂相友善，且以丹砂療其痼疾。宰歸，語同寮，有張縣尉欲觀

側。冬夏單衣，自種植以爲糧。多歷年所，時人但呼毛公，莫知敬重，惟以癡癲待之。口不談時事，逢人輒笑。一日至山巔語人曰：明日去矣。但往視其庵，亦既焚蕝，莫知其所，惟藥臼存焉。紹興甲寅元日，至承天宮遇道士姚彦章，授以銅印，姚不受，笑而持去。泊于官廳，夜每扃户，常不寐。朝而出外，未嘗啓關。凡三教文書，無不成誦。每遇神祠，多所毁棄。居民聚衆以辱之，雖傷甚流血，用水洗滌即無痕損。好登高木以兩足倒懸枝梢。嘗道過安城，不度橋而入水，見❶者慮其溺死，俄而登岸，衣不濡。後嘗題詩於南陽養素庵云：仁者從來好樂山，樂山宜隱向深灣。包藏遯世慕高潔，浣濯靈臺養素閑。杜老每思千廣厦，盧仝惟愛數茅間。卷舒遂作忘機客，榮辱窮通事莫關。爰隱於此，自是不復見矣。

饒處士

饒洞天，撫州臨川人。初爲縣吏，後夢神人曰：汝用心公平，執法嚴正，名已動天矣。夢覺而悟，遂以洞天華蓋山夜見上升壇前五色寶光上衝霄漢，尋光掘地，遂獲金函一枚。開視，則神可修而凡可度，草有玉篆仙經，題曰《天心經正法》。處士遂獲靈文，莫知其妙，居常隱形，精思感徹。一羽人謂曰：子宜見譚先生名紫霄，可以師焉。既蒙教導，頓悟玄理，遇先生於南豐。既携處士謁見東嶽帝君。帝曰：奉三仍携處士謁見東嶽帝君。帝曰：奉三仙道旨令，授子寶印陰兵。處士受已，再歷諸塗，制命陰魔，馘滅凶妖，祈禳水旱，嘯命風雷，役神使靈，救人利物，於是四方慕道者凡數百人從游。一日，率諸弟子登華蓋之巔，授以至道而誓曰：護氣希言，絶利聲色，立功爲上，謝過次之。救人疾病、灾荒、水旱之時，當伸謝悃。凡求藥歸家，置于淨堂大仙案上，以香供之，始覓淨器煮此者，道合陰隲，雖未拜太上，亦居仙焉。要須過熟，至誠遥望絶頂叩齒服之，亦宜齋潔，無不效驗。前後顯應，被召，不可留也。揮手別諸弟子，皷風揚塵，行及奔馬，倏尔不知所之。自兹正法流傳矣。

感應朝山求藥

丞相張無盡作《青城山丈人觀記》云：洞府之深，則神可修而凡可度，草木之靈，則壽可延而疾可愈。今華蓋之山，左右前後，一草一木，烹而飲之，可以療病。考驗古今，信有之矣。每日三峰朝拜紛集，未必全是賽願。其間多有苦於疾痛叩仙求藥者，無不應焉。凡欲求之，必先章醮或誦經號，建大勝緣，其或無力者，秖許朝拜，亦可卜之杯筊。或就西北之境，或許東南之隅，隨地採之，悉是妙藥，煮則香氣噴馥，飲則疾痛頓除。長剪深鋤，連根和葉，不問其名，一發收取。藥草入手，又須卜懇，或以酒煮，或以水煎，疾安之時，當伸謝悃。凡求藥歸家，置于淨堂大仙案上，以香供之，始覓淨器煮敬録于後：

半夏　草烏　桔梗　山茵陳　黄精　龍

鬚草　細辛　牛膝　鬼臼

邑有羅撫幹彬，無嗣，日夕默禱華蓋，朔望就昭清醮奏種種，祈叩希賜夢應。至紹興辛未，忽夢紫衣道士一人以李子三枚相惠其間，一枚稍壞。次日詣華蓋謝。夢此，想是三子也。次年果生一子，至甲戌年又生一子，後再生一子名燁者，雖長入學，然不免夭亡。果應一李朽壞之夢。仙之夢應，靈感如此。

化將官齋以遺兵士觸穢

紹興末，國朝招軍。一日，有將統領新招萬弩營兵二百餘人入昭清華蓋壇上宿，穢汙糞狼藉，不可具道。至夜，將領忽夢道士三人自雲中現求齋，將領遂拜禮云：某在此，目今未備，可少候。再拜，已而忽失道士。次日早，具以所夢白聞師長，知觀元道行同入殿燒香，則睹塑像儼然，似夢中所見者。將領深自思省：此大仙非求齋也，想軍兵觸穢多矣，上真欲其潔，齋亦潔之義也。再拜，旋即起軍，不得住此。將官亦可謂有敬，信者矣。

樵者獲紫玄洞下仙書

華蓋紫玄洞下，一日有樵者姓盧，因至其處採蓆草，愈覓愈有，不覺行至一洞，見有石兀、牀榻、几案備足，案上香鑪一所，餘香噴馥，傍有經書數卷，其正中一卷方看及半，樵者瞻敬，已而收書歸家。莫辯其旨，乃與鄰居姓黃處，曰：子之家出示其書，不可識，因藏留，迨今猶存。其本元取六卷，歸後盧樵夜夢道士來取，遂還五卷，仍留一卷。今在黃僎家收掌，每遇祈禱叩之，隨應。去玉亭觀八九里之間，福此一坊，民感賴焉。

郭真君化身湖北救人難病

乾道間，湖北有一土豪，家貲巨萬，宅染時疾。一日，忽有道人登門教化，僕搖手指曰：道人你去，無所有，主人全家不安。道人曰：是何疾苦？僕荅曰：時行瘟疫。道人曰：我能呪水，使病即安。僕曰：果如此，主人肯道人要什麽，如命供應，且候我歸報覆。主人纔聞，喜不自勝，遣僕傳語留坐。隨即汲水與道人呪勅，道人得水，吸入口內盥漱數四，然後委僕急將入與主人公喫，自大至小，每人飲之，所病當愈。不俟終日，僕將水入，主人叩齒飲之周旋，合家所患清凉，頓覺强健。旋即使僕重重傳語道人，未審道人高姓。道人曰：予姓郭。問所居何處，曰：子居撫州崇仁縣。地名何處，曰在華蓋山下草庵。主人知其姓氏居止，急令安頓門下，炊飯打麵以待，直遽言：子適過此，知宅中有欲款留。遽言：可住一年二載，亦不爲多，何故便去？道人曰：我一二日間便轉來，不須見慮。擡留不住而去。主人候之，寒家，雖一累日彌月，積年終不見返，於是遣人備信物厚幣，齎到山下，徧尋郭道人庵。經日無有，樵夫鄉老喚之曰：此山下素無郭道人庵，豈非山上郭真君顯化如此。汝當速齎香紙，重作醮謝。其人如所言登山謝之，回至邑中胡家店安下，徧告知識。嗟乎，真仙化身，靈感昭著如此。

華蓋巖警戒劉厨裸露

乾道末五月中旬，宜黄縣之附郭三四里有巖曰華仙，觀名元寶，本王郭顯應之地。巖竇奇怪，石梁横亘上下，遠近弗有，是爲美觀。是月觀修雷齋，有劉厨者平日慢易，於仙佛略不信之，是夕寢于三仙閣。仙本在絶頂，因修殿，移在閣中。劉厨裸露，無所忌憚，便旋之類，就閣簷而下，殊無避忌。良久，忽覺有路自閣而下，劉隨路往焉，遽至竹山之間，前進不得，方知落在草莽，長聲求救。衆人啓關視之，但見赤體在竹山之下。問之，但云急救。衆人披榛踐棘，揭劉上至平處，移時神定，方語及云：初小遺之際，便見有路可行，因而乘便下去，但見竹山四圍，目前黑暗，所以方覺，大聲求救。始知得罪於王郭二仙，而仙真慈悲，使不致大傷，但顯其過而昭其靈。聞者莫不心怖知畏。

夢華蓋真仙衣衮冕服

淳熙己亥二月一日，正王郭冲舉之日，元樞奠香茶，焚賀疏。至夜，於二鼓後，忽夢在本觀陞殿之際，遽見華蓋三應真君相貌端嚴，儼如平昔。及觀首飾，則各垂旒冕，以至衣裳幃帳，望之偉如也。傍觀兩隅，則星位羣仙各衣凡衣，鮮艷殊異。方讚嘆瞻禮，遽尔夢覺。元樞細思此事，若以意想而成，則華蓋不應有旒冕之服，今切想三真仙奉上帝錫命，恐人世未知，故以夢示元樞，使喻及信敬者，如浮丘功行昭著，爲列仙之冠，然王郭真君，恐又非江南主者之任，當別有爵封權柄。今録于此，姑俟賢士，或濟夢感而暗合，則此疑可釋矣。

山南老人應王家求嗣

饒州有王省幹，因朝華蓋到邑，與元樞邂逅。語及華山景物，王遽云：吾師曾聞山南老人否？某應云：不知君何故言此？渠云：予前身是也。某遂問其故，曰：先君無嗣，徧禱弗應，訪諸老宿，云君欲繼承，不遠千里求華蓋方可。遂齋潔登程，累日始到絶頂，命黄冠建醮焚詞，許每歲一朝，俟有子，則大作勝事以酬仙貺。迨至第三載，宿山之夜，忽夢道士三人相揖曰：謝汝遠來，汝本無子，今遣山南老人與汝爲嗣。言訖，夢覺，擁被而已詳味其意，喜甚。不俟天曉，盥潔陞殿，百拜以謝。歸日，妻遂懷喜，月滿，果生一子。自後齎質信就山修造建醮謝恩，每歲不缺。至某長成，又携某同往朝拜。自後只某獨來，某見今有子五人，荷仙之賜，曷勝報稱。予親聞其説，故敬書矣。

羣仙尊讓浮丘坐次

紹興問，邑之善友塑巴山四仙、華山三仙、玉隆十二仙像。工畢，擇日詣巴山安奉。本意爲巴仙，而設羣仙附焉。一日登山列位，敬以梅、欒、鄧、葉居正位，傍分諸位，循次而座方定。炷香起立，禮文致醮之初，遽爾風雨交作，雷電震耀，衆皆不安。燈燭明滅，不容致敬。咸謂怨有觸犯。會之杯筊，皆不之荅，以至近憂遠慮，祈叩弗應。至於再四，内一尊宿越班而告仙曰：豈非梅、欒、鄧、葉西山羣仙，而以教主華蓋浮丘超應真君置于座末，爲

之不安羣仙，有尊讓請居正中之位。盍是此事，則願求吉卦。言訖，一擲獲吉。衆皆擲地驚嘆，仙凡意向，旋即移浮丘居中，梅、欒、鄧、葉左右分座其次，許、吴、王、郭、班序羅列。已而再祝曰：如是仙位已定，告乞風息雨止。庶幾，衆信安逸，無致畏懼。勝緣克就，皆仙之賜。須臾，霹靂一聲，雲收霧捲，星河耿耿，磬韻揚揚，異香襲人，誠意愈恪，遂獲既事。

檀香華蓋金像記

檀香金像，象華蓋三仙真君，故知郡熊公故事。公諱溥，字博文，政和中因處上庠，晨夕景仰。既第，司録容州。郡有火灾，風勢狂急，公具冠裳再拜，像現空中，斯須頓息。宰建德，方寇搶攘，公齋冥禱，竟免於難。守海康，公素以家山仙跡勝遊，施之奉仙，昭清觀基焉，遂像奉香火于本觀。像飾嚴潔，備極精巧。嘗有偷兒利其直，夜規取之，靈響震耀，懼而復還。時亦嗟異，元樞素聞其事。念欲鑱石以傳不朽，一日會熊公諸孫言及，後得表兄禮州教授吴君琮作記，復以聖像刻碑，傳諸四方。誠奇事焉。

真仙降附童子

本邑將仕郎吴經昨傳授上清祕法，於紹興丁丑中秋，詣山朝拜，忽真仙附降童子，據案而坐，言語異常，須臾索紙筆，書云：三峰峭拔，萬仞聳空，洞天岑寂，吾處其中。仍跋云：中秋之夜，吾會正一真人、鄧、葉二公下赴汝家。回眸少頃，跪領仙翰，嗟嘆無已。是晚宿于仙壇，乃周回四顧，眺望聖境，因思巴山有圓光亭居於壇側，今茲勝地尚闕此亭，殊未滿意。儻真仙報應，令經建造，即當遵從。是夜監山道士江若冲密禱真仙，欲求仙旨，令經建造符水亭，經初不知其端。翌日，拜辭壇下，遽蒙真仙再附童子，勸作符水圓光亭。經當思圓光亭乃經所願，今皆疑，以爲鬼物。久之方信，始詢其故。乃云臨危之際以念華蓋浮丘三仙聖號求救之功，得以再活。

誦聖號免山崩壓死

山近地名七富，有一鄉民，偶忘姓風颼然，雲霧交集，暴雨隨至。少頃，洞中擁出五色仙橋，遠跨橋仙觀，踰時乃收。經感仙意厚，遂再命工鏤鍾一口，以序本末，永鎮靈壇。迄今見存可考。

誦華蓋真君聖號免溺死

華蓋山下，地名辟富，有陳四客，鄉人呼爲花四郎，其家祀仙甚謹。長子往高郵軍作商，舟行溺水，其餘皆死，獨其子急呼大仙聖號，抱桅竿順流一日一夜，不知所在。近泊蘆林，有二老人棹一小舟來救，扶掖上岸，以火燎甦，飼以糜粥，近二三日稍覺輕健。二老舟中略無所有，又以餘糧相遺，囑別云：此去猶有三五程未有人家，望此前行，必達所在。渠依所言前進，果逢徑而歸。其家以爲已死，備孝禮終七，齋僧方罷，但見羸形狼狽，及門，舉家皆疑，以爲鬼物。久之方信，始詢其故。乃云臨危之際以念華蓋浮丘三仙聖號求救之功，得以再活。

氏，累世奉祀三仙。紹興間，忽然山崩，俗諺謂之山嘯。所居前後左右同時崩摧，一家同聲誦大仙聖號求救。四簷之外盡爲深坑，獨一家如在高臺之上，更無餘地，因以全活。自後遷基，其地亦壞。

村僕喫肉登山獲警戒

曹坪陳早偉明，乾道間春月治疊朝山，隔宿叮囑佃賓二十餘人準備肩輿行李等類。凡預在行者無不齋戒，內獨有鄢牙推兒，其日渠家買猪頭烹煮欲熟，父云：兒係陳都巡宅帶汝上山，不可喫肉。其子云：上山自是本主，干我甚事。咀嚼之後，却隨例登山。醮奏罷歸，至中途忽尔不見。當陳早云：想此僕隨後必來，夫何抵夜未到。次早使人上山尋邏到血木凹下，忽見笠子一箇，微有小徑下至半嶺，又見頭巾一枚，久之又見行李在焉，更無損動，却以別僕拈歸。徧尋其人，忽在山北，地名至晚坑側，猿懸三門前，虛空縛起立地，不記人事。迨晚揑歸，以火炙醒，次日方能言語。問之，云：約到半山，忽見四人，着緋力士，扯揭而下，不知到此。旋即再許願，首雪乞赦原，方得甦醒。如此警戒。

❶『見』字原脱。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六

大仙遣雷治凶徒

淳熙初，廬陵僻遠村落兩家兄弟六人上山朝拜。至山頂，日方亭午，遂問山主：此中有頭牲否？山主曰：此勝境也，去天咫尺，安得動葷？其人説：我起來途中，未嘗斷此，如昨日住宿處亦殺犬一隻，今此既無，且喫素飯。朝拜既畢，至晚又不肯就庵下宿卧，必要居仙殿正壇下，約一更盡，庵下忽聞一人長聲叫救，山主秉燭登壇，照見五人盡雷火所傷，不省人事，内一人雖被火，稍省人事，發言求救，云是盡被雷火燒打。扛揑下庵中，仍結許願醮求哀首悔。内四人頓活，兩人爲首者身體俱冷，但心頭微温而不能言。迨天明，顧夫扛下至二三程許，二首者俱死，四人無恙。自後凶徒皆知畏敬。凡上山者無不齋戒焉。

告仙免壓死

大浮山下有彦先者，偶遺其姓，於宋淳熙己亥年五月五日，屋後忽然有聲，急看，乃是山崩，其勢必壓倒，舉家人口皆就死地。倉惶無措，遂合家望大浮山告華蓋三仙求救，許醮拜山，告訴哀切。忽然山裂止住，一家全活。迨今其圻猶在，此事顯應尤著。彦先宅近半里有張邦昌者，其家同日遭山咲，壓死者半。噫，彦先告仙者獲福如此，邦昌未告者獲禍如此，世之人安得不嚴事於仙真乎。

吴一鶚夢授法書

淳熙壬寅歲九月二十六日甲子，天將欲明時，吴君一鶚夢在華蓋山崇仙觀，相似坐於三層靠背竹牀之上，俄睹其山江道士着山谷褐衣來訪，吾遂牽接上竹牀上，相對作揖，叙話間，忽在一樓上，江師不見，别有二道士，内着紫一人，長髯道貌，紫色清癯，其次一人不肥不長，雍容濟楚，各執得一卷紙，寫文字，與吾相揖。吾稽首叩頭，問：手中何文？道士曰：是法書。吾爲借看，既得，即入袖中，却堅爲求覓。一人相允，内紫衣長髯者有怒意，堅來取索，吾遂與争。吾分明記是夢中，然心下説只要入我袖中，雖夢覺亦得。其相允者遂勸得紫衣道士下樓去，吾傍有一人着皂，短小身材，數令吾急開籠收藏法書。不久，叫得一人似地客黄權來開籠却收訖。夢覺，正在追思所夢，良久，又睡着。復夢前去樓上，二道士再上來，吾高聲叫本師，適間謝法書，跪拜不記數目，紫衣方有笑容。吾跪前進言：所賜法書其間無訣節，切望教誨。紫衣云：待我取來看。就腰間小袋子取出數片，黑石相似，長纔寸許，約大半寸。抛從卓子肱上過，變成小劍，十數次爲之，其劍漸長，約近四寸，吾心中自説，想是飛劍之法。道士將劍看了，再抛過，化成一活魚，約長三寸，提在手中，青緑白色，紋絡如繡，頭尾鱗甲分明，隔鱗照見腸肚運動。道士纔看，地上忽湧出泉如池，闊一尺餘，放魚在内遊戲。良久，化爲一禽，其大如鵠，眉目分明，衣毛如錦，緑白相間，兩頭兩身，前後相重，飛向吾頂上盤旋。吾自思，此神仙相試，不要震懼。忽飛上左臂，稍久，紫衣云：來，不要驚他。鵠立地上，傍有小盆，内竚麻子。紫衣云：尋常多費糧食，此是天樞院討來。吾爲求少許，紫衣云：不可。吾再三求覓，遂微笑曰：你也會得些子。將葫蘆來，傾得一粒，如大麻子，安在吾手中。傍又一道士手托得有小青圓子，如針頭大，將手指撥數，和麻子共得十一粒。吾云：被地神收却些子。道士微笑，吾纔轉身，有一道士在後亦喫小青圓，吾亦爲乞，得二十餘粒，併先所得將抛入口中，覺有二三粒稍大，用力嚥下，約又有二三四粒落地。吾心中説，此是仙藥，我既喫了，必有仙分。不勝歡喜，便拜謝三道士。其二道士同下巖穴中去，吾兩手扶捉石上，懸頭窺覷，却見二道士在睡牀説話。吾自思，不可去，恐被失，或致觸犯。尚有紫衣長髯道士在先拜王、郭三真君，低頭便拜，近前説：今

日得遇真仙，願求濟世之術，尋常行法救人符水無靈，願求教誨。紫衣云：汝何苦要法靈？吾云：爲見世人多被邪崇侵害，枉傷性命，誓願救人。正再拜求教間，忽尔夢覺，喉中丹藥猶若哽然，其日甲子吉。邑之善友借法院朝禮真聖，吾遂拜疏，略言得意，請三仙就法院崇奉，願求護助，俾道法靈顯。至二十七日書記其事，自後吾符水昭應，勝於前日，因詣華蓋山請三仙像歸。及裝修訖，其夜又夢紫衣長髯并二道士到其家堂前，吾瞻拜之際，遂忽夢覺。一日，元樞到吾家，偶序及予近傳得《華蓋九一上清法》一部，俟早晚奉傳，吾歷歷言及前事，元樞且驚。由此以思，則知三真顯著，誨人不倦，接引方來，未見有如此者。

朝山母病頓安

紹興戊寅間，章元樞兄楫爲老母吴氏染疾危篤，徧禱弗應，遂齋戒朝華蓋，數日當還，夫何未至？一日偶問蓬仙，遂沐三真仙子下降，老母令炷香叩兄歸期及所患安否。仙運箕賜詩云：華峰高頂截雲衢，曾翫真仙鍊藥鑪，此境不應容易到，歸來百病自蠲除。翊日，兄至，母病頓安。自後老母獲享眉壽，俾兄楫等以全南陔之養，皆仙賜焉。

賈氏還魂言冥間事

淳熙甲辰四月二十八日，郎官姪吴塤彦和妻賈氏午間無疾暴死，一時皆不知。徐與水喫，方始脱然甦醒。親屬環視無救，不醒人事，渾身盡冷。賈氏遽然眼微開，似有所言，遂問其故。云：有三婦人邀去前港邊看大水，忽見塤母云冠子碎，教歸家中，無人看顧母，與鄰人程節級送歸。良久，復見塤父及塤祖着皁衫紫褾子，祖叫賈氏云：小仔，我要歸來奉你夫妻老。如何養我夫妻老？祖但笑以荅之，又云：百五十郎家周保是我，後來不住他家，要歸來你家。後屈指云：我今數日子要歸來。賈氏却問：阿翁，歸在何日？云：只候天符牒下便歸，但你是新婦，消我不得，尚有半月十日病。復云：我日逐在昭清仙亭上，我多時要歸，只又爲你家無飯與我喫，亦無衣裳。又云：我有一宅屋、四井錢、三條街、一口塘歸來。賈氏又見一判官執簿示言：你夫本分兩平。莫愁，前頭尚有快活處。又云：你夫捨錢百足在東嶽，但得六十功果，列在第七行簿上。賈氏問：如何只得六十？判官云：幽冥之情休問。賈氏言畢乃甦，再三問前所言，云家無飯與我喫，亦無衣裳。又云：我有一宅屋、四井錢、三條街、一口塘歸來。賈氏又見一判官執簿示言：你夫本分兩平。莫愁，前頭尚有快活處。又云：你夫捨錢百足在東嶽，但得六十功果，列在第七行簿上。賈氏問：如何只得六十？判官云：幽冥之情休問。賈氏言畢乃甦，再三問前所言，云皆不知。徐與水喫，方始脱然甦醒。賈氏遽然眼微開，似有所言，遂問其故。云：有三婦人邀去前港邊看大水，忽見塤母云冠子碎，教歸家中，無人看顧母，與鄰人程節級送歸。良久，復見塤父及塤祖着皁衫紫褾子，祖叫賈氏云：小仔，我要歸來奉你夫妻老。如何養我夫妻老？祖但笑以荅之，又云：百五十郎家周保是我，後來不住他家，要歸來你家。後屈指云：我今數日子要歸來。賈氏却問：阿翁，歸在何日？云：只候天符牒下便歸，但你是新婦，消我不得，尚有半月十日病。復云：我日逐在昭清仙亭上，我多時要歸，只又爲你至黄昏，賈氏遽然眼微開，似有所言，遂問其故。云：有三婦人邀去前港邊看大水，忽見塤母云冠子碎，教歸家中，無人看顧母，與鄰人程節級送歸。良久，復見塤父及塤祖着皁衫紫褾子，祖叫賈氏云：小仔，我要歸來奉你夫妻老。如何養我夫妻老？祖但笑以荅之，又云：百五十郎家周保是我，後來不住他家，要歸來你家。後屈指云：我今數日子要歸來。賈氏却問：阿翁，歸在何日？云：只候天符牒下便歸，但你是新婦，消我不得，尚有半月十日病。復云：我日逐在昭清仙亭上，我多時要歸，只又爲你急救我。言訖，如前死去。約一時久，方甦，言見有人在門首叫我去索送鞋錢，久而無人供應，却見三人入來在牀前，一人着紫，一人着緑，一人着白。紫衣者令賈氏問塤：三八娘二十貫文如何不要。又問：劉家有許多錢、許多田，如何不要？塤叩頭荅云：畏天畏罪，福，他人之物不敢要。紫衣云：此二事但是試你。却別指一室錢米與賈氏看云：是你夫底。良久，扃鎖訖，將鑰匙三箇與賈氏收在其家卓子上。其紫衣二人復與賈氏説：我是東嶽善惡二判官，你十座星辰倒却八座，只得

兩座，及得一位傍照，更得你夫星辰救，及你阿翁歸來，所以你未着去。不是如此，你多時去。少頃，紫衣持簿於家中卓子上，執筆抄録，簿上皆黑小字，賈氏認不得，但認得朱書心好二大字，復示賈氏云：你夫心好，我明日去奏。言畢而去，其家如前與賈氏水喫，後復甦。再四問之，皆云不知。吳塤乃於五月一日早備香紙入東嶽聖帝前謝過，及善惡司謝罪。出嶽門，見兄城（次陽），問其故，塤舉實以告，兄云：汝祖奉華蓋香火甚謹，扣之鄉人，就經遊之地建立大殿，裝塑三仙聖像，名昭清觀，最爲傾邑偉觀，以至堂室門廡、常住田産，皆汝祖施。今汝祖言日逐在昭清觀仙亭上者，此其所施功果報應顯然。想冥數已足，再來出世，汝可再往彼昭告。塤領兄之言，次日徑往昭清誦經追薦。至五月二十二日天明，賈氏生下一兒。二十三日夜，賈氏忽夢一紫衣長髯道士仗劍入家中來貼符呪水。賈氏夢中問道士：朝日來此，何有閑錢與你？道士云：不是要錢，我昨日送一眷屬來，你知得否？你不要罵他，更宜愛惜。至六月十五日，鄰家買羊肉與賈氏喫。賈氏其夜又夢昭清謝觀主入來云：不要將羊肉汁污壞小兒口。言畢而去，至六月二十九日夜，賈氏夢中見三人道士入來，二人坐花瓶上，一紫衣道士直入卧内云：我是華蓋二仙，來看你小兒，兩夜夜啼，從今夜去不啼也。覺來，果然頓止。予切觀此段，浮丘、王、郭真君經遊顯跡，化人昭著，此深爲建殿立像、施田行善長者之勸，故書之。

華蓋辟邪靈符應驗

辟邪靈符，子自纂集鏤板散施後，往往感應十有八九。乃一日，有黄秀才名彬，請一本歸供養，置于廳事門上。邂逅其妻招一鄰婦同入後園下梅子，歸家，忽然頭目眩暈，身體壯熱，似染邪祟。至夜，遂夢兩人來門外廳下丐飯喫，其妻不允。旁有人助云：何不入去討？其人指門上符云：不敢入。妻當云：你出門外立，待我討些與你喫。言訖夢覺。次日，彬入園，方悟舊有古墓二所，因備飯祭之，旋即頻愈。由此而思，符之有靈端不誣矣。

浮丘真君治龍源山頂水怪及靈跡

龍源山，屬崇邑正南。初來山頂有水怪，春夏間嘗爲水患。浮丘初至江南，由軍山道過斯境，見山奇水秀，因遊覽焉，且知怪之爲患也，遂以鍾覆之曰：是後永不得爲民害。即今之沸湖是也。湖自覆鍾之後，其水常沸。歲久，愚民無知，利其鍾之直，遂計而取之，然愈掘愈陷，卒不可得。頃有流民由此，而婦人於其地産焉，往往污觸，其沸遂止。若欲修湖，則必叩仙而往，否則有水災及多蜂蠆。山有錢倉，乃真君役地神歸錢以濟貧困者。昔有樵夫至其地，窺見石開，其内錢不可較，仍有錢三百餘散在地，其人計無以將之，又慮人知，乃以餘者歸而圖夜以取焉，因以土石封記。及再來，則石已合矣。歸，夢道士語之曰：此乃吾賑貧之物，不可妄得，餘金酬汝封倉尔。山上有石室，禱祈則雲物出焉，或現圓像，則霧自此出，霧既交則就中現光，

其色有五，或跨橋如虹，直指華峰，其出無定。西有龍潭，歲旱則禱山投龍，甘雨如澍。其下懸崖壁立，蒲針茸茸，泉石相映，誠爲異觀。壇側有石井天成，呼曰藥井。汲之，雖淺，用之不竭。浮丘曾於此棲神，以法濟衆。中，羽人嘗於殿基獲石法器，乃今之法水盂也。而瓦已化爲土矣，中有沸湖二字。是已踰千載，其間興廢亦屢矣。大抵神護威嚴，小有所觸則風雷震動，擊搏隨之。紹興間，逸人羅公璋同道士鄒從周立仙像焉。落成之夕，圓像有三橋光，燈炬燭天，如舡如橋，異香四襲，自夜達旦。羅公感之，故謝疏中有云：瑞相圓明，式顯靈常之道；祥光炳燿，莫窮變化之神。瞻敬有歸，歡汴何極。千載之微風復振，三士人羅公無逸，時同邑人黃衷、黃震及址重輝。後有以穢觸之者，復有天灾，羅斗南方乘閑野步，忽見天燈三炬，自亦上聖除舊布新之意也。紹熙辛亥，羽流黃宗一糾衆新之。至七夕，當里山焦而上，至夜半，登書樓觀之，則幾百餘矣。是後間出，然止於三五或十餘而已。昨以禱祠不恭而兩爲雷驚，俗咸畏而莫之輯。至庚申，羅公與黃道士叩仙而修焉，尊像祠宇於是備矣。告成之際，金燈時現，祥光盛出，人亦爲常而不之異。至是歲六月，復修行道像，以爲迎請之用。士鄒林卿所捨也。至圓象忽現，其光尤大於常時。是山高與華山幾齊，而復與對峰。絶頂仍有甘泉、茂林、脩竹、桃李間錯焉。其四小崖石有文，盡成冰波之狀。有大小石門，因神仙沖舉，以劍揮之闢路取道。昔有軍衆過此，推倒一角，陰責而死者三百人。世謂唐杜甫師得道之地也。鍊丹壇井及遺跡俱存。

朝山禱雨

華蓋，居常朝拜，歲無虛日。隆冬盛夏，雲霧蓊然，蓋其常也。絶頂之上，寒燠不時。有虔禱者，旋掃陰霾，即騰曦馭。頃年淨鄉吳城爲親徼福，許朝仙峰，已而協願，詣山謝焉。連日阻雨，就旅次炷香，遥望三真以祈晴霽。次日果如所禱，往返安逸。因哦詩紀其事云：浹旬凍雨路成泥，那更漫天雪霰飛。多謝真風盪陰翳，萬峰頂上湧晴輝。感應可見矣。凡登正壇，若纖雲不起，千里可觀。古今名賢，長篇秀句，題詠山間，使覽者含英咀華，深有珍味。高峰異景，無所逃焉。

孫尚書朝山感應

孫尚書覲南遷，次臨川輳廬陵道。與華山幾齊，而復與對峰。絶頂仍有甘泉、茂林、脩竹、桃李間錯焉。其四聞盜掠高安、新淦之間，少留崇邑仙遊小崖石有文，盡成冰波之狀。有大小山道祠。款久，偶有微恙，因奉香火陞殿再拜，以丐靈響，且約俟安步登絶頂以荅真貺。已而悉如祈禱，一旦齋潔，不憚險阻，敬陟雲巇，頓忘疲倦，若履平地。章疏纔終，徧覽勝槩。因留詠云：煙蘿茂密可躋攀，不假籃輿已到山。送曉鳥聲青嶂外，乞靈人在白雲間。亭前空想鸞驂跡，洞口猶存蘚暈斑。異日丹砂如換骨，乘尚可訪金關。

陳檢法母虞宜人病夢三真授銅筋

即愈建寶殿

華蓋寶山於寶祐戊午春因野火延

燒？殿宇道院盡爲煨燼，片瓦不留，雖草創以蔽風雨，殊失舊觀。景定庚申仲春，寶唐寓貴陳帥之子檢法，諱同祖，聞邊事警急，挈家居于古嶺莊。其母宜人虞氏宿有氣疾，因憂時警，病勢愈重。倉皇莫措時，檢法恭詣仙壇，叩乞聖水救療。服餌之餘，病中恍見道士三人衣彩衣，乘彩雲冉冉降于莊舍，中有道士美髯豐頰，至于庭次，授虞氏銅筋一雙。曰：宜人爲疾所苦，今授此筋，當即平善無憂矣。言訖揖去，虞氏便覺身輕其疾患即愈，但聞異香芬馥襲人，虞氏乃命合室具告前言，莫有曉者。越十有三日，虞氏與其子登山謝水，既陞殿拈香，仰視三真曰：前者病中所見，即此仙也。於是大設醮筵，謝恩而退。旋復命工建立寶殿名牌，聖案鍾鼓爲之一新，以荅聖貺焉。

盧陵周顯述三真靈異

盧陵周顯，於寶祐戊午年間，家人有妊，懷懼而有事。顯欲出，將行趍趍，發心敬禱三真。是夜，夢二羽衣在顯家修醮，顯對羽衣言：顯有事不暇相陪，欲出外幹事，如何？其羽衣荅言：汝莫妨公幹，但有事，吾二人自爲理會。夢覺數日，收家信報生童男，生産甚艱。又於景定庚申，合家爲疥瘡所楚，未免一與禱三真，復蒙桴鼓之應。又至咸淳乙丑春，仲男文慶文貴，在家相繼患豆疹之疾，數日不食不起，全家有憂色。顯焚香遥叩三真，祈男所患無諸難事。隨即長男文慶夢道士三人來家，令男將手診視，視畢，言其病不妨。男乃夢覺。言罷未幾，復夢前道士再來診視，用藥而去。不數日間，飲食無阻，收没浄盡，兩男遂獲更生。謹刊板就于紫玄洞上，以廣其傳，用荅恩貺。

縣司迎華蓋真仙禱雨

淳熙壬寅仲夏，越月焦涸，民情駭悸，宰趙公宜中率僚佐士庶迎三真像，建齋于玉清殿，獲甘雨連日，四野沾溉。於十九日，瑞光燭天者，再雲雨晦冥，非虹非電，萬目奪視。到七月一日，邑人共建大醮，初獻焚詞罷，霧霈大作，至四更乃止。是歲果獲有年。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之六

（郝文華點校）

036 南嶽九真人傳

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廖侁撰

經名：南嶽九真人傳。宋廖侁撰。二書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南嶽真人，名之著者有九。其升舉時代，即晋宋齊梁間，今像設依然。孰測真人間會朱陵洞天，朝奉注生真君，有所贊輔，與民人轉禍爲福也。自本朝樞密使孫沔治事長沙日，嘗夢衣道士服者詣前曰：老叟姓王，朋儕九人，有田産爲别觀占佃百餘年。在公部下，幸一存意。沔第默誌于心，未能詳也。及奉命祠嶽，偶遊九仙石壇，睹其老屋塑像，位於中者榜曰王靈輿真人，與向之夢中告語者道貌略同。沔追憶前事，故委縣官推究。逾年，果得若干土田屬鄰觀歲收地利因而申明，勒還舊管。自非靈顯感通，何緣發於沔夢寐而有所伸矣？諒兹時少警湘楚，間涉於欺隱者，往往悔責祈於自新。自是四方至朱陵者，惟恐謁款群真乞靈後時也。去年冬，道士歐陽道隆款扉求見，謂余曰：道隆私門數世喜藏仙書，及道隆曉人事時，散墜過半。雖復卷軸存者，悉無首尾，惟《南嶽九仙傳》次第存焉。姑欲傭板與前此所印施《太上度人經》、《老子道德經》、《九幽經》兼行於世，使觀者遷善遠罪，必有得焉。願爲書百餘言，冠其篇首。余審語論由，中非涉浮僞，疾索所謂九真人傳者，削其叙説稠疊者十有一，又較升舉年月不同者四，取舊碑爲定。復語道隆曰：嘗聞信道故能學，學患不能勤，勤患不能久。學而勤，勤而久，行滿功成，遠到有涯矣。今道隆欲名山，周訪真跡於南嶽天柱峰，遇二真人，年可十八九，自云：我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以世人修道暫能專精，中道而廢，不能勤久，何由擢形雲天，飛後樂，苦即有極，樂即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獸爲伍，饑渴畢至，寒暑辛勤，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也。壽同天地，變化無方，策空乘虚，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勉於修勵乎，興明拜首曰：永佩聖言，畢志於道，不敢怠忽也。遂授明鏡玄真之道。修之十八年，二仙復降以告之曰：昔我授汝至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惟子得之矣。以晋太始元年三月一日於元陽宫升舉。

施真人，諱存，號胡浮先生。師黄盧子，得三皇内文驅策虎豹之術。居衡嶽西峰洞門觀石室，或跨白豹而出，愛慕者罕得親近。晋永康元年四月七

日升舉。

尹真人，諱道全，天水人也。於衡嶽觀後峰修洞真還神徹視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十二事，纔得尸解之道，而不能使形骨俱飛。汝受❶其一事而有冲舉之望，斯乃勤苦所資，亦宿分所值矣。道全曰：淺學無聞，願示其要。天真曰：上自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洎混洞東蒙之丈，事目次第而有十二。及五嶽真形，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隧脉之所通而爲之圖也。況主符圖吏兵仙曹，職宰者衆矣。汝得靈符及受列嶽真形，能自信奉而獲感通，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與汝期於九清之上，混茫之中。言訖而去。道全晉時居山，至永嘉九年正月九日白日升舉。

徐真人，諱靈期，宋時人也。修道於南嶽，歲久，遍遊嶽之巖洞及諸山谷，一十五年，無不周覽。作《衡山記》云：天柱峰高四千一百丈，有夏禹治水碑銘，皆科斗文字。紫蓋峰常有白鶴翔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又言有石室在其下，香鑪、臼杵、丹竈具存。祝融峰上有碧玉壇，傍生紫梨木，雖子熟，人莫得而食之。其所記洞府勝異甚詳，竟不知靈期所修何道。能制伏虎豹，役使鬼神，以元徽二年甲寅九月九日於上清宮白日升舉。

陳真人，諱慧度。修道鍊丹於玉清觀，早暮爲山精所試，三結丹鑪，其志愈勤。及丹成，服之年五月十三日升舉。

張真人，諱曇要。居招仙觀精思，感通天真，密降授其内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三年，神遊太空，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實琅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之，變化不測，神用無方。以齊延興元年七月十三日升舉。

張真人，諱始珍，南陽人也。居南嶽，遇神仙降授明鏡之道，使其修之。照物形者，鏡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體以明。人能存天清鏡明、澄心静神而内外洞朗，則至道成矣。若以内役其智，外勞其形，心不澄，神不清者，去道遠矣。吾昔受之於長桑公子云：此道要秘於太微中天帝所，得之能洞達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之，亦與此同體爾。古人所謂虚其室則白自生，定其心則道自至。信哉，言乎。始珍修之九年而成，洞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三年十一月十日於九仙宮白日升舉。

王真人，諱真，九江道士也，勤志於道。初居五老峰，神人夜中謂之曰：得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穀於砂石之間，則不能成矣，雖有升飛之骨，當得福地靈墟，爾後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功以爲羽翼，苟非其所，魔壞其功，兹道無由成矣。靈輿問何地可以棲止，曰：朱陵之上峰、紫蓋之鄰岫，可以沖天矣。遂自廬阜遷居南嶽之中宮。一十二年，群真下迎，以梁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就壇升舉。

鄧真人，諱郁之。昔與徐靈期爲

友，周遊靈山。宋元徽年中，徐君於上清宮升天，郁之徘徊仙山。歲久，梁帝聞其修道而闕丹石之備，詔賜物力，許於嶽麓山置上中下三觀爲修鍊之所。有神人告語曰：洞門之中是招福之鄉、延生之地，善記勿忘。丹成，復回居紫蓋峰東。以梁天監十一年壬辰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雲車羽蓋降于室中，即前得道升舉者八真人也，於是日揖郁之就自然石壇同升霄。漢後有朝旨，爲之宮字，擇道士以主薰奉。至唐咸通年，衡州刺史張覿陳乞賜號紫蓋峰九仙石壇，如其所請焉。

南嶽九真人傳

（郝文華點校）

❶『受』原作『授』，據文義改。

037 南嶽小録

經名：南嶽小録。唐李冲昭撰。二書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録類。

南嶽小録 并序

道士李冲昭述

沖昭弱年悟道，近歲依師洎臨嶽門，頻訪靈跡，唯求古來舊記，希窮勝異之事，莫之有者。咸云兵火之後，其文散失。遂遍閲古碑及衡山圖經、湘中説，仍致詰於師資長者、嶽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貯篋笥。今據所得，上自五峰、三澗、古來宫觀藥院，至于歷代得道飛升之流、靈異之端，撮而直書，總成一卷，目爲《南嶽小録》。庶道侣遊山，得之披覽，粗知靈跡之所自云。時壬戌歲冬十月序。

敘嶽

南嶽者《周禮職方氏》曰：南嶽之鎮曰衡。以其分當翼軫，光輔紫宸，鈐三氣之根，鈞五靈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長育之功，稱物平施，故謂之衡山。《五嶽真形圖》云：潛、霍、廬、衡、恒、麻、玉笥、洞陽、小潙、九疑、羅浮等十山爲之佐命。復有神仙聖境曰朱陵洞洞天也。又云：山禀靈氣，時有異人。又《福庭誌》云：朱陵之天，周環七百里，七十大峰，有五小峰，有二壇：露光、青玉。學道居此，度世上昇。又青玉壇、洞靈源光天壇，悉是福地。五嶽作鎮，皆有高真統治，蓋以導雲雨，養萬物，惠群生者也。

五峰

祝融峰　紫蓋峰　雲密峰
天柱峰　石廩峰
祝融峰，去地高九千七百八十丈，在諸峰之北，最高，擁諸峰而直上。有祝融廟基及青玉壇、光天壇、白璧壇、雷公池、風穴、仙梨樹、上清院基，峰之東南有李泌書堂。

紫蓋峰，去地高四千五百丈九尺。其形嵯峨，有似麾蓋，因以爲名。上有仙人池、七真閣，下有紫蓋院基、王氏藥堂。

雲密峰，昔夏禹治水，登此峰立碑，紀其山高下丈尺，皆科斗文字。近代樵人或有遇者。其碑至靈，隱而不見。又有禹溪及隱真平、斷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

天柱峰，其形似柱，因以爲名，亦名柱括峰。下有魏夫人石壇，或云魏夫人在此處得道。

石廩峰，遠望如倉廩，其上方闊十丈，傳云傍通洞府。昔有洞門觀，胡浮先生常乘白豹遊之。又有小石廩峰，下有舜廟，又有華蓋、峋嶁、擲鉢、回鴈，皆小峰之數。

三澗

靈澗　壽澗　洞真澗

靈澗，以其通於仙源而多靈藥，是有其名。出紫蓋峰西，逾聖壽觀，合壽澗，南下嶽觀，分注平野，及有洞真澗。

司天霍王廟

司天霍王廟，在嶽觀前，去觀百餘步。本以南方屬火，配神曰祝融。玄宗封爲司天王，以配夏享。有廟令、司人。本廟在祝融峰上，隋代遷移，廢華藪觀而建立。今祝融峰頂有古廟基存焉。

衡嶽觀

衡嶽觀，在華蓋峰下。按舊碑，晋太康八年，徐真人靈期、鄧真人郁之建置，梁天監二年周真人静真再加弘葺。武帝賜三百户莊田充基業。至隋大業八年，詔請蔡天師法濤、李天師法超住觀焚修，興行教法。其衡州府庫田疇什物，並賜觀資用。唐貞觀二年，太宗重書額，請張天師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爲國焚修。高宗弘道元年，請葉天師法善封嶽，辟方四十里充宮觀長生之地，禁樵採，斷畋獵，罷獻琛，以爲常典。觀内有田先生得道降真堂，劉天師真堂，後有尹真人上昇壇。其觀碑《五靈經》云：佐治者九人，從吏三百人，羽衛官三萬人，爲國家祈真請命之地。《上真記》云：太虚真人領南嶽司命，即炎老君也。潜山真人鮑君副治，霍山真人韓君佐治。金華真人黄君初平、天柱真人左君元放、南霍真人鄭君思遠、霍林真人許君映、丹霍真人周君陽、紫虚元君魏夫人華存，並居佐命之曹，吴越楚蜀之會，皆當司察之。

招仙觀

招仙觀，按舊碑文，曰：肇基劉宋，分宇蕭齊。又別傳，晋咸亨間徐真人建置。至齊元興元年七月二日，有九真觀，按碑文，晋太康中鄧真人化黄白之物，投外藩轉錢物而創觀宇。不數年，克致完合。貞觀五年，建尋真閣。

九真觀

九真觀，按碑文，晋太康中鄧真人建置徐真人祠。唐開元年中，有王天師仙喬。初，天師爲行者，道性沖昭，有非常之志，因將嶽中茶二百餘弗直入京國，每携茶器於城門内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其所來，乃曰：某是南嶽行者，今爲本住九真觀殿宇破落，特將茶來募施主耳。於是力士上聞，玄宗召見，嘉歎久之。問曰：爾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

盛，濟濟經道興。上深加禮焉，俾於内殿披度，厚與金帛津置，令歸嶽中修創觀宇。不數年而完全。道行逾高，聲流上國，尋有詔命，封爲天師，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又有薛天師季昌，本綿州綿竹縣帛，上命筆賦詩送贈，有序曰：鍊師初解簪裾，栖心衡嶽，及登道録，慨然來茲。願歸舊居，以守虚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忽遇靈藥，志人時來城闕也。乃賦詩一首，寵行云爾。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申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虚。猶期傳秘録，來往候仙輿。後封天師。天師又師司馬天師，玄宗禮重，呼爲道兄。凡是觀中什物，多是恩賜。臨行，又贈金器一百事，銀器二百事，綿帛至多，皆有御札。天師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離亂後焚燒蕩然，雖重修舍宇，竟未完復，唯存恩賜鍾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師（名因節）住持，道行出衆，營緝至多，聲達京師，爲王候所重。今在北嶽，封總教大師。觀後有白雲先生藥堂，又有一小池，名甘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舊日亦有甘泉院。

西靈觀

西靈觀，按《圖經》云：梁天監五年建置，本女真住持。經兵火，後未暇修營。西有魏夫人仙壇。開元中，有女真薛師在觀得道。又於晨溪别構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隨行，遊歷洞府。薛天師常詣之，不與相見。後不知所之。

聖壽觀

聖壽觀，本靈夏盧尚書名藩書堂。以咸通六年抗表奏，捨爲聖壽觀。觀内盧公真堂、壇殿儼然。又有層崖峭壁、脩竹茂松，澗水潺湲，風景甚異。

九仙宫

九仙宫，本張真人（名始珍）所居。有石壇，方闊丈餘。梁天監三年，有仙者八人迎張真人於石壇上，同昇天去。咸通中有王尊師，道行出衆，營緝至事，綿帛至多，皆有御札。天師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離亂後焚燒蕩然，雖重修舍宇，竟未完復，唯存恩賜鍾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師（名因節）住持，道行出衆，營緝至多，聲達京師，爲王候所重。今在北嶽，封總教大師。觀後有白雲先生藥堂，又有一小池，名甘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舊日亦有甘泉院。

元陽宫

元陽觀，按《圖經》云：梁天監五年建置，本女真住持。經兵火，後未暇修營。西有魏夫人仙壇。開元中，有女真薛師在觀得道。又於晨溪别構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隨行，遊歷洞府。薛天師常詣之，不與相見。後不知所之。

聖壽觀

聖壽觀，本靈夏盧尚書名藩書堂。以咸通六年抗表奏，捨爲聖壽觀。觀内盧公真堂、壇殿儼然。又有層崖峭壁、脩竹茂松，澗水潺湲，風景甚異。

九仙宫

九仙宫，本張真人（名始珍）所居。有石壇，方闊丈餘。梁天監三年，有仙者八人迎張真人於石壇上，同昇天去。咸通中有王尊師（名因節）住持，道行出衆，營緝至事，綿帛至多，皆有御札。天師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離亂後焚燒蕩然，雖重修舍宇，竟未完復，唯存恩賜鍾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師，道行出衆，營緝至多，聲達京師，爲王候所重。今在北嶽，封總教大師。觀後有白雲先生藥堂，又有一小池，名甘泉，其泉味甘，煎茶似乳，舊日亦有甘泉院。

中宫

中宫，本梁朝王真人靈與修行上昇之處。又大曆年，李得琳先生居之得道。

元陽宫

元陽宫，本晋朝陳真人興明修行上昇之處。

上清宫

上清宫，本徐真人靈期修行上昇之處。

上清宫

上清宫，本女真住持。經兵火，後未暇修營。西有魏夫人仙壇。開元中，有女真薛師在觀得道。又於晨溪别構道院。每出入，常有白豹隨行，遊歷洞府。薛天師常詣之，不與相見。後不知所之。

聖壽觀

聖壽觀，本靈夏盧尚書名藩書堂。以咸通六年抗表奏，捨爲聖壽觀。觀内盧公真堂、壇殿儼然。又有層崖峭壁、脩竹茂松，澗水潺湲，風景甚異。

九仙宫

九仙宫，本張真人（名始珍）所居。有石壇，方闊丈餘。梁天監三年，有仙者八人迎張真人於石壇上，同昇天去。咸通中有王尊師，道行出衆，營緝至事，綿帛至多，皆有御札。天師以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自離亂後焚燒蕩然，雖重修舍宇，竟未完復，唯存恩賜鍾一口，重四千斤。咸通中有王尊師（名因節）住持

生玄静修行之處。行三五步岡，奪虎穴而居之，名曰隱真宮。刺史韓皐出俸錢，爲創會真閣。初，先生在玆十五年餘修道，莫有知者。時因太史占之云：有真人星見，隱者在玆嶽，得道應於天文。上聞武宗，武宗遽降詔命，委本道監軍使遣人賫詔徵召。使人到嶽遍尋，無所不至，忽一日中，使人行及中宮西南三里餘，歷嶮攀蘿，見一石室，深邃屈曲，有住之家。於是擘藤蘿入深，乃見先生凝然而坐，中使宣命。先生初乃佯狂，後即承命，尋赴闕庭。却復玆地，未幾而羽化。今石室有昔時鐫石、爲醮壇、天寶臺、碓磴、甕缶、碁局、茶竈、燈臺，皆就石而琢成之，今悉存焉。

凌虛臺

凌虛臺，昔有薛天師季昌、周尊師混汙相次居之得道。

洞靈臺

洞靈臺，本李天師明俊居之得道，亦是福地。

添香臺

添香臺，昔有女真居之得道，今臺及聖境存焉。

劉根先生藥巖

劉根先生藥巖，昔有仙人劉根居之。修行之所在九仙宮之西北，頗甚深邃，亦殊異之境也。

紫蓋院

紫蓋院，昔有道人建置，亂後唯基址存焉。

白雲先生藥堂

白雲先生藥堂，在九真觀西。開元中，司馬天師承禎，本號白雲先生，後授貞一先生，嘗於此修行。

尹真人壇

尹真人壇，在嶽觀北百餘步，真人諱道全，上昇之處。

田先生藥巖

田先生藥巖，在中宮東面百餘步。

北帝院

北帝院，在嶽觀東北，去觀三里。昔有女真侯鍊師居之修行，勤於香火，後亦得道。

洞真瀑布

洞真瀑布，在招仙觀北，去觀三里，瀑布如簾，垂及亭臺。碑文紀其勝異。上有朝天壇，昔日張真人曇要上昇之處，又下有投龍潭，每修齋畢，投金龍於此也。

王氏藥院

王氏藥院，咸通間有術士王生居之。有茂松脩竹流水周遶，及多榧樹茶園，今基址存焉。

光天觀

光天觀，傳云融峰院是觀基。

隱真平

隱真平，在雲密峰之中，坦然而平，方闊五里，是神仙遨遊之所。時人尋之，少有到者。

斷石源

斷石源，在隱真平。水源有石，高數丈，闊數尺，而中斷，上有鐫字云：此有丹砂水，如乳而甘香，有人得掬飲之，可壽至千歲。尋遊者到此間，唯聞石下有流水之聲，在左邊聽、即落右

邊，在右邊聽即落左邊，罕有得者。

朱陵洞

朱陵洞，即三茅洞天，在九仙宮正西三里。有石巖，下有平石，方二丈是舊時投金簡之所。傳云朱陵洞之東門也。

前代九真人

出九仙宮碑舊有九仙殿。

陳真人興明，居元陽宮。晉武帝大始元年三月一日上昇。

胡浮先生，姓施名存，居洞門觀西峰搆虛閣，晉惠帝永康九年四月上昇。

尹真人道全，居嶽觀溪，晉懷帝元嘉元年正月九日上昇。

徐真人靈期，居上清宮，宋元徽二年九月九日上昇。

陳真人惠度，居古玉清宮，齊武帝永明二年五月十三日上昇。

張真人曇要，居招仙觀，齊延興元年七月三日上昇。

張真人始軫，居九仙宮，梁天監三年七月十三日上昇。

王真人靈輿，居中宮，梁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上昇。

鄧真人郁之，字玄寂，居洞門觀，梁天監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昇。

又有雙襲祖、雙子辨二人相次得道。

唐朝得道人

在嶽一十四人。

敖先生景童，天寶十七年七月三日得道。

蕭先生靈護，弘道三年八月十五日得道。

李天師思慕，天寶十四年八月廿六日得道。

何尊師，隱其名，天寶二年十月十五日得道。

薛天師季昌，乾元二年二月六日得道。

王天師仙喬，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得道。

傅天師待仙，乾元三年十一月七日得道。

董先生秦仙，大曆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玄和張先生太空，大曆七年二月八日上清宮得道。

李先生德琳，大曆十二年九月五日中宮得道。

田先生良逸，元和六年正月七日在降真院得道。

廣成劉先生玄静，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

周尊師混汙，會昌二年正月得道。

韓威儀，大中元年上清宮得道。

田先生有弟子陳徵君、馮徵君、張徵君三人，不就徵，皆於天台山相次得道。

真君傳

漢中壘校尉劉向撰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數往崑崙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焉。

王母者，神人之面，蓬髮戴勝，虎

爪善嘯，巖居，名王母，在崑崙之墟焉。

讚曰：

渺渺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泠然雙舉。縱身長風，俄翼玄圃。妙達坎巽，作範司雨。

田先生寫真讚

蒙谷子諸葛黄撰

田先生，實衡之攸民，間世所出，天然真氣，生而知道。醇孝養親，得混朴自然之理。言貌不飾，裘褐垢弊。侯王禮重，我亦不榮。貶隷紿輕，我亦不陋。驅役鬼神，意往即至。一入衡嶽，踰五十年。九百門人，皆是軒冕。即請爲法主，一作帝師。廣成先生是也。儀形可質圖寫先生之道，其可知也。僊非積學，存焉自始及今未有稱述黄承其闕序以讚云：

靈根獨秀，真人間生。仙非積學，道乃天成。汪汪德貌，落落神情。兹形如在，猶可作程。

南嶽小録

❶『史』字疑衍。

（郝文華點校）

